

小腆纪年
自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跋一
跋二
跋三
跋四

自序

叙曰：世运治乱之大小，人心之邪正分之也。「易」之占曰：『坤变干至二成「遯」，为子弑父；至三成「否」，为臣弑君』。「洪范五行传」之言天人感应也，曰：『彝伦攸叙，彝伦攸斁』。彝伦叙，则人心未死、天理犹存，兵戈水旱之灾，人力可施其补救；彝伦斁，则晦盲否塞，大乱而不知止。孔子之作「春秋」以讨乱贼，所以明君臣之义，正人心而维世运也。两汉近古，气节未尽泯亡，其祸变亦数十年而即定。自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

代之季，人心披靡，伦纪荡然。或一人而传见两史、或一官而命拜数朝；荣遇自夸，恬不知耻。故其间篡弑相仍，两千年中可惊可愕绝无人理之事，层见迭出。盖人心之变、世运之穷极矣！朱子忧之，作「纲目」一书，以昌明孔子之教，踵事「春秋」；而义例较浅显，稍识文字者能读之而知其说。于是愚夫妇亦晓然于君父之义、怵然于名节之防。故自南宋后七、八百年中，有递嬗之世，无篡立之君。极微贱之人，知节义之重；则圣贤正人心而维世运之明效大验也。

臣考纂读「纯庙实录」及「御制胜朝殉节诸臣录序」谓：『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为一代完人。其它死守城池、身陨行阵，琐尾间关，有死无二，在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实为无愧。朕深为嘉予，不欲令其湮没无传。下及诸生、韦布、山樵、市隐之流慷慨轻生者，亦当令俎豆其乡，以昭軫慰』。凡赐谥者千六百余人，入祀忠义祠者又二千余人。命儒臣于「通鉴辑览」之末，附纪福王年号，撮叙唐、桂二王本末，铨次死事诸臣。又命史馆编明降臣刘良臣等百二十余人为「贰臣传」、吴三桂等二十余人为「逆臣传」。煌煌圣谕，至再至三。盖以前圣人公天下之心，行后圣人正人心之教；大中至正，超越千古。而史臣惑忌讳之私、稗史习传闻之谬，漏略舛错，不可究诘。臣禀仰遵纯庙附书之谕，窃取「春秋」「纲目」之义，原本正史，博采旧闻，为「小腆纪年附考」一书。考而知其梗概者，则王鸿绪「明史稿」、温睿临「南疆绎史」、李瑶「绎史摭遗」、黄宗羲「行朝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也；参考而订其谬误者，甲申三月以前，则吴伟业「绥寇纪略」、邹漪「明季遗闻」、李逊之「三朝野纪」、文秉「烈皇小识」、钱■〈粤只〉「甲申传信录」、陈济之「再生纪」、某氏「国变难臣钞」、戴田有「桐城子遗录」、「保定榆林城守纪略」暨「国子监进士题名碑」、「贡举考」也；福王南渡事，则顾炎武「圣安本纪」、黄宗羲「弘光实录」、李清「南渡录」、「三垣笔记」、夏允彝「幸存录」、文秉「甲乙纪」、许重熙「甲乙汇略」、应廷吉「青磷屑」、载田有「伪东宫伪后事略」、某氏「弘光大事纪」、「金陵剩事」、「扬州殉难觚」、「福人录」暨各省郡县志、诸家诗文集也；唐、桂二王事，则钱秉鐙「所知录」、瞿昌文「天南逸史」、闽人「思文大纪」、刘湘客「行在阳秋」、沈氏「存信编」、鲁可藻「岭表纪年」、冯苏「劫灰录」、某氏「南粤新书」、「粤游见闻」、「东明闻见录」、范康生「仿指南录」、何印甫「风倒梧桐纪」、杨在「纪事始末」、邓凯「滇缅纪闻」、「遗忠录」、「求野录」、「也是录」、黄晞「江阴城守纪」、某氏「赣州乙丙纪略」、徐世溥「江变纪」、沈荀蔚「蜀难叙」、郑元庆「湖录」暨闽、广各志书也；鲁监国及赐姓成功事，则冯京第「浮海纪」、鲍泽「甲子纪略」、陈睿思

「闽海见闻」、汪光复「航海遗闻」、某氏「江东事案」、「江南义师始末」、「鲁乘」、「舟山忠节表」、「江上孤忠录」、黄宗羲「朱成功始末」、江
东旭「台湾外纪」暨台湾、厦门志、海外诸遗老诗文集也。

臣薰入史馆后，始创是书。壬子（一八五二）冬，乞假归觐；奉命办理团练。扞掇之暇，发家藏稗史，参互推勘，五历寒暑。每月夜登埤与诸同事相劳苦，辄举书中忠义事，口讲手画；环而听者，咸感喟不能自己。戊午（一八五八）春，扬州官军移营浦口，士民额手相庆。臣薰亦解团练事，需次入都；属门下士汪达利缮写成帙。方冀故乡友朋参订讹阙，乃五载金汤、一朝瓦碎，向时家藏之书，毁焉无复存矣。登埤听讲之人，较书中死事之人为更惨矣！独臣薰以孑然之身，远宦数千里外，烽烟未息，羽檄交驰；脱并是书灰烬焉，则臣薰所以仰遵纯庙圣谕、窃取「春秋」、「纲目」之义，汲汲以正人心、维世运之愚衷，与不才之躯同忽焉没矣。是则梓而存之之意也夫！

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岁在辛酉）秋八月，六合彝舟甫徐薰自叙。

卷第一

甲申，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一六四四）春正月（明崇祯十七年）庚寅朔，明帝视朝，文武朝班乱。

明庄烈愍皇帝讳由检，光宗第五子也；明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十二月生。我太祖高皇帝天命七年，为明熹宗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封信王。又五年，为天启七年（一六二七），我太宗文皇帝天聪元年也；熹宗崩，愍皇帝即位，册妃周氏为皇后。明年，改元崇祯。帝承神、熹之敝，慨然有拨乱之志：诛客、魏，撤各边镇守内臣。天下想望治平。而求治太急，革广、宁诸部赏，杀毛文龙，而辽左事愈坏；又凶荒屡告，流贼大起，任事者多僨败。帝乃果于诛赏，先后易置宰相几五十人，督师诸臣以失机弃市者后先相望。而宜兴周延儒、乌程温体仁、武陵杨嗣昌用事最久；体仁、嗣昌死，延儒诛。帝以廷臣为不足用，乃复命内臣监军，而国事愈不可为矣（自天聪二年至崇德八年（一六二八～四三），事，详「明史」；自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迄圣祖仁皇帝康熙二年（一六四四～六三）小腆纪绪，「明史」所不可详者，敬遵纯庙『分注福王年号，撮叙唐、桂二王本末』之谕，为「小腆纪年」焉）。

臣薰曰：「纪年」一书，纪福、唐、桂三王事也，始以庄烈帝何？原其始也。断自顺治年春正月何？圣人御宇，日月维新；朝菌须臾，晦朔何数？「春秋」书『春王正月』之例也。帝后之殉国，闯、献之残暴，文武臣工之死绥从逆，「明史」既详之；兹复缕叙何？「明史」之为书也，本明史官之书而笔削之。陵谷变迁之事，馆阁未及著录，輶轩及于稗官；时地舛误，忠佞混淆；谬戾纷纭，不可胜数。此固全书之憾，而予小臣之所滋惧也。因而附着之，修史

职也。古有之乎？「春秋」始于「隐」之立，而左氏原于「惠」之薨；犹此志也。

文臣寓西城而朝班在东，武臣寓东城而班在西。是日，明帝视朝早，立班者，止锦衣卫一人；奏：『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令鸣钟勿歇，门勿闭，久之无至者。乃谕：『谒太庙后受朝』。呼驾銮舆，则马无一备，乃驱长安门外朝官所乘马入端门。将登辇，司礼又以外马不驯，奏止之。乃谕：『受朝后拜庙』，再登座。文武官从东、西长安门入者，以天颜正视，不敢过中门。文官入武班，由螭头下蹲而入东班；武官亦由文班蹲而入西班。朝罢，召对阁臣；揖，赐茶。阁臣云：『库藏久虚，外饷不至，恃皇上内帑耳』！明帝默然良久，曰：『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语毕，泪下。

徐薰曰：往者癸未（一六四三）之岁，曾误朝班矣（考曰：「明季北略」引「新史」：『癸未年春正之朔，圣驾升殿，文班止一首辅周延儒、武班止一勋臣。旧例：钟鸣，则东、西长安门俱开，朝臣俱拥挤在外。因谕开门，而到者仍寥寥，鸿胪未可唱齐班。久之，来者作踉跄状，十少五六，勉成礼焉。延儒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廷臣慢误。乞夺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说铃」引某氏「谈往」，亦载两失朝事，与「北略」同）；胡未期年而再失乎？亡国气象，于斯见矣！颠倒未明，挈壶失掌；错立无禁，司士失官。书曰『乱』，深讥之也。

大风霾。明凤阳地震。

是日大风霾，震屋扬沙，咫尺不见。占曰：『风从干起，主暴兵城破』。明帝以风变祷于虬仙，有『官贪吏要钱，休想太平年』之语。先是，内殿多鼠，与人相触而不畏。元旦后，鼠忽屏迹。干清宫后庑陈设宝玉重器，忽自移其处。守者伺之，御榻重茵中有溺而旋者；狐毛零落，其气尚温焉。

徐薰曰：先书『朝班乱』而后书『风霾』何？史家之法，以人事为主也。「洪范」曰：『曰蒙，恒风若』。

闯贼僭称王于西安。

闯贼李自成者，陕西延安府米脂双泉堡人也。父守忠，隶行太仆为养马户。守忠之父海，海之父世甫，家颇饶。守忠娶金氏而无子，祷于华山，梦神告之曰：『以破军星为若子』，而生自成。父母异之，呼为黄来儿（考曰：「传信录」曰：『初，李闯父死，改适一军士，调赴宁夏。军士又死，遂流寓其地与数少年通。时提筐往来军士、民家鬻衣物；或男女有欲私者，为之牵合焉。及闯僭号，人或为母言其生辰及里居、小字、相别岁月并符。语颇闻于节度使陈之龙，遂密疏其事，改馆阴膳之。而所为数少年者，居然享嫖毒之奉。数日，闯不按验，章亦不下，至今宁夏人传为永昌皇太后云』。薰按：诸书皆云自

成母死。且云祷于华山而生。时万历三十五年丙午，自成母当是二十许人；又二十三年而自成始作贼，又十五年而自成始僭号。自成母当是六十老嫗，亦不应有嫖毒之事。此或传闻之谬，恶自成者乐而道之耳）。六岁，记忆踰常儿，顾跳踉不可禁。长名鸿基，与兄鸿名之子名过者，偕就塾，不读书，嗜拳勇。与同里刘国龙偕饮郊外，诣关庙角力，铁炉七十三觔，自成只手举之，绕殿三匝；过与国龙不能也。乃大言曰：『大丈夫当横行天下，自成自立』。即改名自成，号鸿基焉。三人数聚饮，守忠责之。自成私走延安，从教师罗君彦学刀槊，大喜；以书招过与国龙同往。守忠见书，觅之还；延罗于家，使三人师之。守忠既死，自成益傲荡，尽亡其父资；贷于邑之艾氏。艾着姓，有为府同知者，邑人呼艾老举人；以自成负其子钱也，执而扶之。自成数犯法，米脂令晏子宾者，械而游于市，将置之死；得脱。自成妻韩氏，故倡也；县役盖君禄与之通。自成杀淫者，与李过亡命甘州（考曰：艾同知、盖君禄事，「北略」所言与「绥寇纪略」小异；云『自成年十八，娶韩金儿，艳而淫。自成以事往延安，金儿与里棍盖虎儿奸。适自成归，杀金儿，盖虎儿逸。署县艾同知某，以捉奸须双，止杀妻于律不合，笞二十下狱。自成贿其门子丁姓二百金，得拟徒。自成以受金控宪语危之；丁惧，白于艾，艾出牒覆勘。自成以泄言，知不免，遂杀艾走甘肃』。「甲申传信录」载艾同知事与「绥寇记略」同）。

崇祯二年（己巳、一六二九）二月，征兵勤王；自成投为队长，兵隶参将王国麾下。国奉调过金县，兵哗。自成缚县令索饷，并杀国，遂反。安塞人高迎祥纠饥民王异为乱，号闯王（考曰：自成从高迎祥事，「北略」与「绥寇纪略」亦小异；云『己巳二月，自成投为队长，兵隶总兵杨肇基麾下。甘肃东有盗警，自成欲结响马为爪牙，请往捕。有高如岳者，与自成战良久，艺勇悉敌，乃结为兄弟；而别以他级报功，升把总。适征兵檄至，肇基以参将王国为先锋，自成与大同左卫人刘良佐不服，刺杀之。闻高有众八百，率所部往』。高如岳，诸书皆作高迎祥；疑如岳是迎祥初名，犹自成初号鸿基也。计六奇曰：『是一是二，存实以俟考』）。自成于高为甥舅，往从之。将七千人，立一队，号曰闯将（考曰：李自成初起事，传说不一。「甲申传信录」云：『自成家颇饶，世有里役。熹庙时，自成以里役征税。岁饥，逋税者众，称债以偿犹不给，官司督之。其里艾同知又逼其债莫偿，遂为寇，劫人于秦、晋之间。貌甚魁壮，而鼻纤齿黄，短发蓬松。崇祯改元，戊申正旦大雪，自成与众饮山中。众有羨为官者，自成曰：「若此世界，贿赂公行，文官必由七篇文字，武科也由策论。我辈不读书、不识字，安敢望此，或者取皇帝未可知也」。时自成齿长，皆跃然曰：「愿哥为之」。自成曰：「试卜之」。遂举骰一掷，得六红；大喜，饮过醉。众皆起作朝贺状。自成曰：「还当问天」。因以箭插雪中

，拜而祝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其雪适与矢齐。遂自负焉』。竊按：谷应泰「纪事本末」谓：「自成家贫为驿书」。与「传信录」里役逋税称债之说相近，当不妄。惟艾同知事，「北略」以为勘狱激变，而「传信录」、「绥寇纪略」以为同里逼债。事虽不一，然艾同知为激变首祸人，无疑也。又「北略」「补遗」云云，绝荒谬，当是好事者为之）。掠邢氏为妻，与高麾下罗汝才、刘国龙、贺一龙、马守应、刘希尧等却掠郡县。朝议将推督下剿，众惧，谋乘兵未至，掠平民充阵；遂分掠于河州、金县、甘州之间。官兵迫之洮河，自成弃其众，率七骑涉流而渡，岸上兵见黑云如龙；自成既渡河，不之觉。先后寇郟阳，破竹山、竹溪、房县，走紫阳，入汉中。

七年（甲戌、一六三四），陕督陈奇瑜围自成于车箱峡。初，自成在群贼中不甚着，既纵横楚、豫间，乃与过结顾君恩、高杰等自为一军。过、杰善战，君恩善谋。车箱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居民从其巅颓大石击贼，又投以火，飞走路绝。会大雨两月，马乏刍，死者过半。君恩谋曰：『吾辈掠妇女辎重，何不以之饵群帅伪降，而狡焉以遁也』？因贿奇瑜左右以请，奇瑜受之。自成既出险，即杀监视官。先后攻陷麟游、永寿、灵台、崇信、白水、泾州、扶风七州县。知泾州事湘阴娄锈死之（考曰：本「沅湘耆旧集」）。围贺人龙、张天礼于陇州。洪承畴檄左光先（考曰：「明史」、「绥寇纪略」诸书俱作左光先。按：左光先乃浙之巡按御史。降贼总兵自是祖光先。「四王合传」、「燕都日记」俱作祖，不作左，可证也。明末武臣祖姓为多，祖大寿、祖大弼、祖宽、祖克勇，光先或其族欤？左、祖音近，光先名同，或以此致传闻之误耳？俟考）赴援，与人龙合击，大破之。自成窜入终南山。已而东出，陷陈州、灵宝、卢氏，与泛水贼合。闻左良玉将至，移壁梅山、溱水间。时朝命洪承畴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并力击贼。

八年（一六三五）正月，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金王（考曰：左金王亦作左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十三家七十二营，大会于荥阳，议敌官军，未决。时自成犹为闯将，进曰：『匹夫可奋臂，况十万众乎？今吾兵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惟分兵，随所向立效，利钝听之天』。众曰：『善』。乃商定：革里眼、左金王南当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西迎陕军，曹操、过天星扼河上，自成从闯、献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为往来策应，射塌天、改世王为迎陕军后继。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众如自成言，杀牛马祭天，饮舖。自成既与诸贼陷凤阳，焚皇陵享殿（考曰：陷凤阳事，「资治三编」云：『八年正月』；文秉「烈皇小识」云：『二月』。按「北略」、「绥寇纪略」云：『时方元夕』。则正月无疑）。群贼合乐大饮。自成从献忠求皇陵小阁善鼓

吹者，不得；自成怒，遂与迎祥去。献忠西趋归德。陕督洪承畴会诸将于信阳，自成与群贼惧，复入陕。总兵曹文诏、副将艾万年、柳国镇先后败没；群贼大掠。洪承畴力御之泾阳、三原间。群贼不得过，乃由他道转突朱阳关东出；而自成与迎祥独留陕西。迎祥略武功、扶风以西，自成略富平、固州以东。

八月，自成陷咸阳，杀知县赵跻昌；旋为官军所败，遁归泾阳。贼将高杰通于自成妻邢氏，惧诛；挟之降于总兵贺人龙（考曰：本「绥寇纪略」。又「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崇祯八年（一六三五）九月，曹变蛟追贼至醴泉，贼将高杰降』。「北略」则云：『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贼先锋高杰降于贺人龙。初杰与自成同伙，有骁勇名，称翻山鹞。自成掠得邢氏，貌美，嬖之。将出掠，留辎重家口于老营，令杰护内营。邢氏使婢遗杰嘉旨及白绫帨，遂与之通。杰惧事泄，挈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于贺人龙』。「绥寇纪略」、温睿临「南疆绎史」「高杰传」亦云：『自成寇陇州，参将贺人龙来救。自成令杰遗书约其反，不报。使者归，先见杰，城围两月不下。自成疑之，遣别将代之，令归守营。自成后妻邢趋武多智，掌军资，每日支粮仗，杰辄过邢氏，分合符验。邢伟其貌，与之通。惧诛，偕降，隶人龙麾下』。是杰降于贺人龙，非降于曹变蛟明矣。但自成于七年八月寇陇州，又两月不下，遣将代杰，归始通邢，惧事泄，归降。则在七年八月间，无杰降之理。疑杰降在崇祯八年也。「烈皇小识」亦云：『七年闰八月降』。疑误。按「绥寇纪略」云：『闰八月十九日』云云，杰谋归降而未定也。又云：『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贼将高杰不得志于自成，窃其妻邢氏以降』。明白确凿之甚。自成又屡为洪承畴所败，于干州阵失其弟某；诡乞抚于监军道刘三顾，三顾弗受。给执真宁知县王家永。左光先击之高陵、富平间，斩四百四十有奇。自成乃与迎祥先后出朱阳关，与献忠合，陷阌乡、陕州，攻洛阳。自成寻走偃师、巩县，略鲁山、叶县，陷光州。总理卢象升败之于确山，乃合迎祥、献忠诸贼东走。十二月，围庐州；知府吴太朴、知合肥县熊文举坚守，不得下，凡六日围解。连陷含山、和州。和，大州也；贼以数万骑仰攻。夜半，怪风作，城上火尽灭；守陴者不能立，贼乘以入。知州黎宏业、在籍御史马如蛟及其弟通判如虬、诸生如虹、学正康正谏、训导赵世选皆死之。贼党混天王掠一美妇侑觞，贼醉寝，妇自缢，褫其衣而投之坑内。又有甘氏者，以巴豆汤毙一贼而逃。贼自和州趋江浦，都司汪之斌、徐元亨战败，遂围江浦。应天巡抚遣游击蒋若来助知县利瓦伊樾缮守，贼登，若来膊诸城上，又缒而下，与之角，矢着其颊，裹创还战。贼退，复来，更与六合守备陈于王同杆蔽，得无陷。

九年（丙子、一六三六）正月，合诸贼连营数十里，攻滁州。知州刘大巩、太仆寺卿李觉斯督众固守，火炮交发，燔其云梯，贼死无算。贼乃掠妇女裸

而淫之；已而断其头，环向堞，植跣倒埋，露其私以厌炮。炮迸裂，或暗不鸣。觉斯命取民间圉踰外向以厌，胜之；贼复大创，怒攻益急。卢象升在西沙河闻警，遣祖宽、罗岱、祖克勇疾驰救之。贼分骑来战，日出至晡，贼始北。官兵自五里桥逐至关山之朱龙桥，横尸枕藉，水为不流。象升亦引兵从定远至，援枹大呼，直前搏贼。贼复大败，北走凤阳。漕抚朱大典列营陵墙，贼不敢攻。陷怀远，掠灵璧、亳州；知州叶景先、守备查应才败之于卢家庙。折入归德；总兵祖大乐败之穀熟集。二十七日走汴梁，总兵陈永福从归德驰百四十里，及之朱仙镇。天大风，贼不虞官军过河；蹙之武穆庙中，斫一银甲贼，官军误以为闯王也。

二月，贼攻密县不利，又败于登封郟城镇，走石阳。故总兵汤九州岛孤军深入，败歿。贼遂分兵走裕州，象升追之。祖宽、祖大乐、罗岱等大战于七顶山，歼自成精锐几尽，乃复与迎祥分兵入陕西。迎祥由郟、襄趋兴安、汉中，自成踞南山，踰商雒，走延绥，败总兵俞冲霄于罗家山，势复振。五月，围绥德州。六月，犯朝邑。

七月，陕抚孙传庭击高迎祥于整屋，破擒之。迎祥诛，贼众推自成为闯王。然自成在关中自斗，别为一军，非迎祥死而暴领其众也。是月也，自成犯阶、徽。八月，匿陇州山中。九月，出汧、洮，犯凤翔，于渭河窥渡。

十年（丁丑、一六三七）正月，犯泾阳、三原，为孙传庭、曹变蛟所败。自成偕过天星奔秦州。

十月初三日，破宁羌州。宁羌州北为阳平关，西北为七盘关，与百年关并峙而近鸟道，通蜀广元之朝天岭。广元，古葭萌，陕、蜀之隘也。自成既与群贼破宁羌，乃分军为三：由黄坝，攻七盘，由梨树口、麦坪入广元，由阳平过青冈坪、土门塔向白水，总兵侯良柱歿于阵。贼结十七营于广元乌龙山下，分兵守二郎关。破昭化，知县王时化死之；破剑州，知州徐尚卿、吏目李英俊死之；破梓潼。分兵破江油，知县马宏源被执不死；彰明、安县、罗江、德阳、汉州皆溃，温江县丞簿纵囚而逃。焚彭县，掠陝县，主簿张应奇死之。趋潼川、金堂县，典史潘梦科死之。其由江油入者，直犯成都，巡抚王维章不能御。洪承畴来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寻窜入岷州。

十一年（戊寅、一六三八）正月，官兵破之于梓潼。自成走白水。六月，由阳平复谋犯蜀，马科、贺人龙拒之；乃走汉中；又为左光先所扼。其党皆降，自成东遁。洪承畴令曹变蛟设伏于潼关之南原，大破之。自成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窜商洛山中。谍者或云：『自成死矣』。

十二年（一六三九）夏，张献忠叛于穀、房。自成乃招其徒，复大集。陕督郑崇俭发兵围之而令曰：『围师必缺空武关一道俾之逸；而伏于商、雒、郟

、均，可一鼓擒也』。自成遂以其间奔楚依张献忠；献忠谋杀之，复遁，潜伏陕右不出者几二年。

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九月，督师杨嗣昌围之鱼复山中（考曰：「北略」云：『戊寅，张献忠、罗汝才九股在房、竹山中。自成来附，献忠谋杀之，自成觉而逃去。己卯，自成自川潜渡入豫，取洛阳。一云戊寅自成寇襄，败于左师，奔穀城；献忠资以甲冑，走均。均贼王光恩降朝，劝与之俱。自成不应，去之郟，屏北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杨嗣昌搜捕之。自成潜逃洛下，饥民从者数万』。计六奇曰：『上云己卯入豫，此云庚辰逃洛；疑庚辰为是。但一云献谋杀自成，一云献资自成甲冑；则又疑谋杀为确。盖张、李是两不相下人』）；自成大困，欲自经；养子李双喜止之。刘宗敏者，蓝田鍛工也，有勇力。自成离其大营，偕宗敏步入丛祠中，惟孩儿军张鼐者从；后伪封侯，贼中所称小张侯也（考曰：张鼐，「传信录」作张鼎）。自成知宗敏亦有反正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于神：吉，即从我；不，则杀我降』。宗敏曰：『诺』。纳其刀于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杀其两妻，曰：『吾今死生从若矣』！军中亦有杀妻子愿从者。自成乃烧屯，携轻骑间道而奔河南。河南旱，斛穀万钱，人心蚁动。杞县举人李岩者，初名信，逆案尚书李精白子也；士大夫羞与齿，信以为憾。因乱，请之督府捍卫乡里，权宜窃兵柄以报其所不平。尝出家粟千石赈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妓红娘子作乱，掳信去，强委身事之。信不从，逃归。有司疑其为内应，执下狱。红娘子来救，城中民应之；共出信。往归自成，改名岩，伪署制将军（考曰：李岩下狱事，说亦不一。「资治三编」以为绳妓红娘子掳去，有司疑为内应。「北略」则云：『频年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岩进白暂休征比，设法赈给，捐米二百余石。无赖子闻之，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宋出示禁戢，饥民击碎令牌；集署前大呼。宋急邀岩议，岩曰：「免征催，劝富室出米，减价官糶」。宋从之。众曰：「吾姑去，无米再至」。宋惧，谓岩发粟市恩以致众叛。申抚按，批宋密拏李岩监禁。宋遂拘岩下狱。众曰：「为我而累李公子乎」？杀宋，劫岩出狱』。「北略补遗」谓：『李岩劝令停征，乃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事』。按是时自成方为官军所迫，东西奔窜，李岩无从归之。归自成当在十三年冬十四年春。是时自成复振于河南也，距劝令停征已六、七年；则下狱叛降之事，不为此事甚明。盖以李岩曾出粟赈饥，为民所德；破狱出岩，亦民出之。故直以为出捐赈下狱耳。其实捐赈在前，红娘子事在后。「资治三编」之言近实）；因说自成勿杀人，散所掠财物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遣其党伪为商贾，传言『闯王义仁之师』；又造谣辞，有『闯王来时不纳粮』之语。时频年饥旱，官府严刑厚敛。一闻谣言，人心思乱。卢氏牛

金星者，亦举人也，以磨勘被斥（考曰：「资治三编」云：『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谷应泰「纪事本末」又云：『有罪，当戍边』。「北略」以为贡生，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纪事本末」则云：『自成以其女为妻』。存以俟考）；与其邑医尚綱善。綱为自成所亲幸，介金星以见自成。自成奇其辨，与谋议帐中。车优及女隰者，亦卢氏人，常在帐中供奉。车优逃归，遇牛之叔，具言金星通贼状；举宗唾詈之。无何，金星私归窃妻子。宗人执首官，以车优为证，坐斩；后得减死论。闻自成之出河南也，谒见于牙门。自成大喜，伪署弘文馆学士。金星进所善卜者宋献策，亦河南人，善奇门遁甲，献图讖于自成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喜，拜为军师。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

十二月，破宜阳，杀知县唐启泰。移军永宁，杀知县武大烈，戕万安王采■〈金轻〉。兵大振，连陷偃师，知县唐日泰骂贼死。河南总兵王绍禹者，性贪，断军士缣、穀以自肥。福王常洵拥厚货，援兵之过洛者，口语籍籍。既王出三千金犒士，绍禹复以入己橐。兵益怒，乘夜招自成。

十四年（辛巳、一六四一）正月壬寅，自成围河南府。绍禹兵有呼于城上者，贼亦呼而应之。执守道王允昌（考曰：「北略」作王充昌），挥刀杀守陴人。贼缘堞而上，城遂陷。杀士民数十万；发藩邸巨室钱米以赈饥民。执福王并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维祺呼王曰：『名义甚重，毋自辱』。贼杀维祺。福王跌坐于地，贼逼之，闭目不语；已而大骂，因遇害。王体肥，重三百觔；贼菹而杂鹿肉食之，号『福祿酒』。王妃邹氏、世子由崧脱身走。王选侍孟氏、萧氏、李氏、世子继妃李氏皆自经。同时遇害者，维祺而下：有司则通判白守文、训导张道脉、典史某（考曰：「北略」云：『惟一典史不屈见杀。今据补』），冗官武职共九人；王邸执事：则刘显典、钱福、李彰云、焦如星、张鸣皋、杜一经等四十七人。内官崔升甫十三岁，抱王不去，亦死。绅士：则知县刘芳奕、韩金声、行人王明、同知杨萃、推官常克念、举人荀良翰等多死。自成乃以掾吏邵时昌为伪总理，生员张旋吉、梅鼎盛等次第授伪官，月给银八十两，取赈金之余付之，俾募兵守。

二月，移军攻开封。周王恭枬出帑金五万两犒士，与巡按御史高名衡、推官黄澍、知县王燮同设城守。贼穴城，守者投以火，贼焚死，尸与城平。七昼夜不能下，解围去。过密县，怒而屠之；登封望风溃。

七月，罗汝才弃张献忠自内乡走邓州，与自成合。时自成有众五十万，得汝才，军益炽。合兵陷叶县，守将刘国能与其妻自杀；有子方八岁，自成抱置膝上欲收养之，儿不从，以小刀自刎死。国能，故贼将来降者也。

八月，张献忠为左良玉所败，走依自成。自成欲杀之；罗汝才谓：『留之

，使扰汉南，分官兵力』。给以五百骑使遁去。

九月，自成败陕督傅宗龙、保督杨文岳兵于新蔡。文岳奔项城。自成执宗龙，使诱项城；不从，杀之，遂屠项城。

十月，围左良玉于郾城，陷襄城。襄城贡生李永祺迎陕督汪乔年军拒守。初乔年之抚秦也，被命发自成祖父冢。米脂令边大受者，河间府静海县人，健令也。有县役诡孙姓，实自成族；大受诃知之，执而加拷。则曰：『吾祖墓去此二百里，在万山中，聚而葬者十六冢；中一冢，始祖也。相传穴为仙人所定，有铁灯槃醮火圻中，曰铁灯不灭，李氏当兴』。如其言迹之。山径仄险，林木晦黑，果得李氏村。村旁累累十六冢，中一冢发之，有蝼蚁数石，火光尚荧荧然。斲其棺，骨青黑色，毛被体而黄。脑后一穴如钱大，中盘赤蛇长三、四寸，有角；见日而飞，高丈许，以口迎日色，吞咋六、七反而仍伏。乔年函胠骨并蛇，腊之以闻。自成为之啮指恨。既闻乔年出关，愤踊曰：『此发我祖冢者耶！图之勿失』。解郾城之围，来迎战。乔年一军尽覆，敛残卒保襄城。城溃，与副将李万庆死之。万庆，故贼将射塌天也。自成剽刖诸生百九十人，永祺匿免；屠其族。

自成既再破陕督兵，乘胜陷南阳，杀唐王聿镛。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关、守备猛先捷战死，参议艾毓初、知府邱懋素、知县姚运熙不屈死，邓州知州刘振世、镇平知县锺其硕、内乡知县龚新、舞阳知县潘宏、通许知县费令谋先后不屈死。

十二月，连陷洧州、许州、长葛、鄢陵，遂陷禹州；杀徽王某。再围开封，总兵陈永福射自成，中左目，几死，殪其党上天龙等；自成益怒。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冲法；专取瓴甌。责一甲士取一砖，取砖已，穿穴。初仅容一人，渐至十人、百人，次第傅士以出。过三、五步，留一土柱，絙縆系之。穿毕，万人曳絙，一呼而柱折城崩矣。高名衡与陈永福于城上凿横道，听其下有声，以毒秽灌之，多死。自成乃即城坏处用火攻法：实药瓮中，火然药发，名曰「放迸」。十五年（壬午、一六四二）正月十三日癸未，城之圯者二十七处。自成用放迸法攻之，铁骑数千驰噪；俟城颓，即拥入。城故宋汴都，金人所重筑也；厚可十丈，次亦八、九丈。贼之穴城也，土石积如邱陵。已而火作，内土坚、外土浮，内未及穿，火外击，瓦土涨于天，数千骑歼焉。自成骇而去，陷西华，屠陈州，副使关永杰、知州侯君耀、邑绅崔泌之、举人王受爵皆骂贼死。睢州、太康、归德、宁陵、考城数十郡县悉残毁，绅士通政使李梦宸、宣大巡抚张继世，各于其地婴城死。商邱知县梁以樟者，与邑举人徐作霖、吴伯裔、伯允集乡勇守御。攻围七日夜，知府某与贼通，贼以二月二十七日攀堞入，作霖、伯裔、伯允死。贼刃以樟，仆地；妻张氏与媵婢三十六人登楼自焚

死。仆人王政负其幼子燮以逃。以樟寻苏，遁于淮南（考曰：按「南北略」钞撮而成；未经校正，且系活字板，讹舛尤多。今从「绥寇纪略」）。知鲁山县杨呈秀、知郟县李贞佐、汝州从事顾王家、知宝丰县张人龙皆死。而贞佐并母乔氏、妻某氏皆殉，为尤烈云。

三月，自成复围开封。以前之力攻而挫也，乃下令围而不攻，持久以示必克。诏起孙传庭为总督，释故尚书侯恂于狱，命督师。诏左良玉援开封。良玉至朱仙镇大败，走襄阳。虎大威、杨德政、刘泽清之众先后奔溃；河北军望而自沮。开封樵苏断绝，人相食。罗汝才众亦饥，谋徙去；自成分饷之，约破城，以东城所掠属汝才，乃留不去。初，开封佳丽甲中州，群盗心艳之。前后三攻，死伤无算。积愤，矢必拔，久怀灌城之谋；顾以子女珍宝山积，不忍弃之洪波。会城中有计决河灌贼者，为自成所觉。官军方凿朱家寨，贼已移营高阜，多设巨筏、朦幢，驱所掠民夫反决马家口以灌城。天大雨经旬，黄流骤涨，两口一时并决，声闻百里。丁夫荷锸者，随堤漂没，贼营亦沈万人。河流冲城北门入，穿东南门以出。流入涡水，人皆溺死。周王率宫眷及宁乡、安乡、永寿、仁和诸王露栖西城上，抚按以下皆从之。侯恂与监军御史王燮拥王及二妃世子止河北之柳圈坊（考曰：柳圈，「守汴日志」作柳园），士民从而免者不及二万人。举人张名表及其子允售、允准负其家神主、诗文稿与门人登筏，人众筏沈，皆溺死。先是，有褚生者，狂易，言多奇中。忽别所知，自沈于河，挽之不止，笑曰：『明年今日，人尽如我』。至是竟验云。开封既没，自成乃拔营西南去。

时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皆附于自成，号革左五营（考曰：一作争世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左金王蔺养成。按群盗名号亦无定，兹从「明史」）。十月，孙传庭兵至南阳，自成合群盗西行逆之。传庭以高杰、鲁某为先锋，左勳、萧慎鼎为后距。高、鲁破自成于豕头，追奔六十余里。汝才来救，左勳军先溃，诸军继之；丧材官将校七十八人。当传庭出军时，大雨，粮车不进，采青柿以为食，是以甚败；河南人所谓柿园之役也。复陷南阳，屠之。

闰十一月，围汝宁。保督杨文岳督众固守。城上矢石如雨，而贼攻不休；副将冯某、赵某、参将王某皆战死。贼从西北门入，执文岳。自成语之曰：『先生朝廷重臣，自不当屈；然时势乃尔！公欲何为耶？』文岳曰：『死耳！复何言！』与佥事王世琮骂贼，同遇害。世琮尝与贼战，矢贯耳而不动，人号为王铁耳者也。通判朱国宝、知县文师颐俱死。

自成是时虽残破河南，然无所得，乃谋取襄阳为根本。拔营走确山、信阳、泌阳，掠崇王由棨及世子、妃嫔以行。左良玉屯襄阳，不戢其军，士民牛酒

迎贼。十二月，贼趋白马渡，良玉扼之江水浅处，贼死数千，而渡如故。良玉大骇，拔营南行，襄阳遂陷；知枣阳县郭裕、知宜城县陈美、知穀城县周建中、知光化县万敬宗皆不屈死。贼再破彝陵、荆门，偏沅巡抚陈睿谟奉惠王常润走湘潭。十八日，荆州陷，湘阴王俨■〈金尹〉全家遇害。二十八日，攻猷陵，陵军栅木为城，从城内射贼；贼发薪烧之，木城穿，遂毁享殿。

十六年（癸未、一六四三）正月二日，陷承天府，巡抚宋一鹤、锺祥知县萧汉不屈死。巡按李振声迎降，与自成通谱。钦天监博士杨承裕自诩有异能，能佐自成取天下，请发猷王梓宫；伪将王克生、伪知州张联奎董其役。大声起山谷，联奎震死，失克生所在，惧而止。联奎，宜城诸生；妻何氏，尝以拒贼死者也。自成遣兵陷潜江、京山诸县。乙巳（初十日），陷云梦。丙午（十一日），陷孝感。丁未（十二日），屠黄陂。戊申（十三日），陷京陵；别将陷德安。自成驰檄黄州，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杀』之语；愚民风靡。守将王允成弃城东下，方国安及诸将退屯汉口。自成逼汉阳，左良玉亦避而东下，南都大震。二月，湘、广土寇导自成陷常德。常德积粟支十年，陈睿谟闻贼而逃，城遂陷。自是辰、岳诸府相继陷，云、贵路梗矣。

时群贼受自成约束，自成自称老府奉天倡义大将军，寻进大元帅。以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分其众曰标营，领百队；前后左右四营各领兵三十余队，每队马兵五十、厮养小儿三十或四十有差、步兵每队百或五十有差，共兵二百三十余队（考曰：「北略」云：『自成兵共二百三十余队，总计马步兵六百余万』。此传写之讹也。按「传信录」：『共兵二百三十余队，标营一百队，左右前后四营一百三十余队。每队马兵五十，厮养小儿三十或四十有差；步兵每队一百或五十有差。总计马步兵六万，马骡二万。以数计之，当不远也）。队立一标旗，行营望之而走。营将各制一坐纛，标营白旗，杂色号带为别，而纛皆用黑；左白、右红、前黑、后黄，纛各随其色。惟自成白鬃大纛，银浮屠上无雉翎，状如覆釜。自成每临阵，领兵前向。五营以序直昼夜，他营次第休息。巡徼严密，人不得逃，逃者谓之「落草」，磔之。禁行囊藏白金。精兵许携妻子，戒旁渔，生子弃弗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为兵。一精兵容私从，为之主刍、掌械、司磨、执爨，少者十余人，驼驴少者十余载。过城市，不令处室庐，寝兴一单布幕。制绵甲，纫绠至百层，轻厚，矢炮不能入。一兵倅马三匹，冬则掠茵褥藉其蹄，曰：『恐恶寒也』。剖人腹为之槽，马以此锯牙思噬，若虎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及晡方毕。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值崇冈绝坂，腾而直上，毋得旁踰。水惟黄河阻轡；淮、泗、泾、渭，人皆翘足踞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前。马蹄所壅阨，水为不行。下流浅不盈尺，步兵褰裳径涉。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

，前者返顾，后即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追之，则步卒之伉健者长枪三万，击刺若飞。马兵回合，无孑遗矣。其攻城也，束手降者不杀不焚。守一日者，杀十之三；二日，十之七；三日，屠。杀人束诸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周堞下，防缒城者，马兵徼于外。张献忠至残忍，所攻城一门陷，则一门可逃；自成若覆舟于海，无噍类矣！诸营校所获马骡者上赏，弓矢铅铳者亚赏，帑帛次之，珠玉为下。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之。罗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有女乐数部；嗜酒，烹羊豚，厚自奉。自成常嗤之曰：『此老佣多嗜好，不足数也』。汝才有众数十万，倚山西举人吉珪为谋主（考曰：山西孝廉吉珪，「北略」作山东人元珪。「传信录」又云：『王玄珪，山左人』。未知孰是？疑此辈多半假名姓，故传闻不一也）。自成兵长于攻，汝才兵强于战，两人相须如左右手。所陷河南五十余城，自成取十之六、汝才十之四；其下稍为自成部所侵，屡以驽骀易其善马，滋不平。汝才恃旧，常自呼曹操；呼自成老齐，尔汝之。

自成之下宛、叶，克梁、宋，兵强士附，有专制心；汝才不为下。间置酒，燕语挑之曰：『吾与汝起草泽，不自量至此。今当图关中，割土以分王』。汝才粗疏，时又醉，张目答曰：『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自成意色大忤。贺一龙、马守应既归自成于开封，而一龙、守应悉相属，请自为一军，颇与汝才善；自成疑之。其下荆、襄也，令守应守彝陵，规取澧州；一龙走德安，规取黄州。一龙至黄陂，前阻水，仅收左良玉残兵八百人以归。先过汝才营，屏人耳语；自成衔之，不遽发。吉珪谓汝才曰：『某观李帅非客人者，今群雄皆俯首，所颉颃者我与革、左耳！将军何不早为计』？汝才始惛然，然弗为备。汝才攻郟阳，久不下，多死；所部怨自成。汝才亦以显陵之异，疑天命未改；潜谋归顺。有黄州陈生者，客襄阳，以才智为自成所识；又因吉珪以交于汝才，知其间，念二贼相图，可并灭也，说自成曰：『汝才必为变』。自成不应。过汝才曰：『将军苦人以恶马易善马，盍以字烙之，令识别自为群也』。汝才曰：『善！生其为我行之』。陈生故分前后左右烙马字，而先烙其左为一群，报自成曰：『罗营东通良玉，马用「左」字为号矣』！自成侦之而信，盛为具，请罗、贺。汝才辞以疾。一龙至，宴笑甚欢；五鼓已就缚。罗兵又不之知，侵晨以二十骑入汝才营，托言事，径造帐中，汝才方栉发，即斩首。持以示其下曰：『汝才反，元帅令诛之』。一军大噪（考曰：计六奇曰：『他书载三月十四日甲辰，自成杀汝才，而「史略」与「编年」则载四月内。予谓自成三月初十杀革、左，明日复杀汝才，恐未必如此之速也』。竊谓计说非也。自成既杀革、左，则嫌隙既开，杀汝才势不容缓，岂得迟至四月乎？「传信录」云：『三月初七日，闯设酒以邀曹、革，曹疑不来，革至，为闯

所缚。初八日五鼓，闯率二十骑入曹营，即帐中斩之，其步兵俱入各伪将，是亦以杀二人为连日事也。惟初七、初八与初十、十一日稍不同耳』。曹，谓曹操，即罗汝才也。自成先用贺锦、刘希尧以收一龙之心，譬曰赵应元，俾慰诱其众。汝才之将曰杨承恩、甥曰王龙，以其兵散去，先后皆入关，从孙传庭；李汝桂以数百骑走安、庐，从左良玉。又有骁将杨承祖者，率众投郟阳守臣徐起元，郟阳赖焉。其中军杨山、旗鼓朱养民、他将王可怀、郝有法及汝才之叔戴恩皆慑伏，侧目思报，亦未能以定。自成见吉珪，劳勉；后因事杀之。陈生者，其谋亦为自成所觉，见杀。自成徐按汝才军簿，即旧将分隶之，参之以亲信，于是两军皆属焉。马守应在澧闻变，调其兵回襄，不从；自成袭而杀之。又小袁营袁时中者，尝以二十万众投自成，至是亦为自成所灭。

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所至焚荡屠夷。既连陷荆、襄、鄢、郢，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始有据城邑、擅名号之思。乃撰「九问九劝辞」，号召群盗。易郡县名号，设伪官职：一品权将军（考曰：「北略」谓：『自成自称倡义大元帅，为一品；权将军二品』。「传信录」云：『一品权将军、二品副权将军』。竊按：「传信录」是也。自成既欲擅名号，必不肯自居臣下之名矣），二品副权将军，三品制将军，四品果毅、五品威武，皆将军；六品都尉，七品掌旅，八品部总，九品哨总。自成诸子锦及妻弟高必正，皆居帐中，号亲信。李岩为中营制将军，与其弟牟颇检束其下，勿纵掠。田见秀为人宽厚，以权将军提督诸营事。贼所过多见全宥，见秀力也。刘宗敏嗜杀，狡悍善战；贼倚之，亦为权将军，亚焉。贺锦归自蕲、黄，一见输诚。自成以为识所从，又甚得罗、贺两营之心，拔为制将军，在诸将之右。帅标正威武将军张鼐，自成养子也；又威武将军党守素副之（考曰：「传信录」作帅标副将军党守素）。帅标左威武将军辛思忠，又果毅将军谷可成副之。标右威武将军李友、标前果毅将军任继荣（考曰：「北略」作继忠）、标后果毅将军吴汝义（考曰：「北略」作光义），此其中权亲军也。左营制将军刘芳亮、左营左果毅将军马世耀、左营右威武将军刘汝魁、右营制将军刘希尧、右营左果毅将军白鸣鹤、右营右果毅将军刘体纯、前营制将军袁宗第、前营左果毅将军谢君友、前营右果毅将军田虎；后营制将军李过，即自成诸子也，左目眇，年少骁敢。后营左果毅将军张能、后营右果毅将军马重儻。此五营二十二将者。凡进战，视中权所向，四营制将军各率其偏裨从（考曰：「北略」载：『自成初破河南，称闯王，设伪官：宋献策开国大军师，牛金星天佑阁大学士，唐启源提督四路戎马大元帅，刘宗敏权将军，冯岳毅将军，谷大成锐将军，李岩制将军，苗人凤左先锋，祖有光右先锋，管抚民前先锋，朱浦压队大将军，李承元征西将军，李牟讨北将军，陈泯镇东将军，张霖图南将军，戈宝正监军，王年

左监军，王贾右监军，柏止善果将军，王漪清龙护将军，张泽豹略将军，顾永龙飙将军，吴风典迅将军，赵礼右击将军，孙世康协辇将军，苗之秀虎贲将军』。计六奇曰：『俱自成初时所定，后入荆州，更定九等』。竊按：自成由秦入豫之时，牛、宋甫归，群盗亦未受其约束，未遑及此。疑传闻之讹。其次，则分地以定卫帅：襄阳，贼之腹心根本地也，设襄阳卫；左右威武将军高一功、冯雄各领三千人为久戍。荆州，襄之上游，设通达卫，用任光荣为制将军，配以六千人守荆州。彝陵，楚、蜀之门户，分通达卫，左右威武将军蔺养成、牛万才兵千四百人，佐以都尉张礼水师六百人共为守。守荆门州者，都尉叶云林，本郟县诸生，所将止六百人，则以有彝陵为之蔽也。马守应与贼相贰，改用威武将军王文耀，配以荆州兵六千人守澧州。承天特置扬武卫，以果毅将军白旺守安陆；而猷陵为官军所必争，即左营都尉马世泰为分驻。又以威武将军谢应龙守汉川，防左良玉之溯流西上也。汝宁卫，威武将军韩华美守信阳，北扼孔道。均平卫，果毅将军周凤梧守禹、郑二州，西备关中。诸镇既盘牙屯据，乃改襄阳为襄京，修故襄王宫殿居之。杨永裕劝以即真，牛金星不可而止。自成外虽寝永裕议，而心善之，颇采其言；以设官分职，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于要地设防御使：府曰府尹、州曰牧、县曰令，易印为信。僭改崇王为襄阳伯，邵陵王在城为枣阳伯，保宁王某为宣城伯，肃宁王术授为顺义伯。禹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扬武州。其所授伪官，自左辅牛金星、右弼来仪以下：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户政府侍郎江陵萧应坤、礼政府侍郎招远杨永裕、兵政府侍郎米脂李振声、刑政府侍郎江陵邓岩忠、工政府侍郎西安姚锡胤，郎中从事姓名之可考者二十余人。惟吏政府顾君恩为自成所亲信。邱之陶者，礼部侍郎邱瑜之次子也；宣城陷，之陶为自成所得，诈降焉，亦署兵政从事。其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各率其属：其府守有丞、有理刑，州有判、县有簿。喻上猷荐荆州绅士；伪檄下，江陵举人陈万策自经死，李开先触阶死。

五月，自成伪号新顺王。与群贼议所向，牛金星请先取河北，直捣京师；杨永裕请先据留都，断漕运。顾君恩曰：『否、否！留京势居下流，难济大事，其策失之缓。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关中，为元帅桑梓之邦，建国立业，然后旁掠三边，攻取山西，后向京师。进退有余，方为全策』。

自成从之。遂造铁钩钉，为越踰山险之用。六月，又造舟舰于京襄。

时朝命擒斩自成赏万金、爵通侯。进孙传庭兵部尚书，总制剿贼军务。传庭之败于柿园而归陕也，造火车，募壮士，将俟贼饥而击之。朝议谓其玩寇糜饷；传庭不得已，乃督师出关。九月八日，次汝州，伪都尉李养纯迎降。谍知

贼老营在唐县、精锐屯襄阳，撤陕县伪将吏归屯宝丰，为犄角势。传庭乃别遣游击折曾修间道捣唐县，而自以大军攻宝丰，白广恩、高杰、卢兴福败其援兵。十二日夜，克宝丰，诛伪州牧陈可新、伪州判姜渭、伪县令周英、伪主簿刘溥、伪将蒋山、李大存、孙月等。十四日，次郟县；自成率万骑迎战；前锋陷阵，擒伪果毅将军谢君友，砍自成坐纛，几获之。而我兵之捣唐县者，亦于十二日夜半破其城，杀贼家口，贼营痛哭，军声大振。会大雨，粮竭，不得已分军迎粮，贼乘之。我军还战，贼阵五重：饥民处外，步卒次之，马兵次之，骁骑之选者又次之，老营家口居中。我师已破其马兵，遇骁骑之死斗者而却；火车奔，骑兵亦奔。贼铁骑四面蹂之，步贼手白楸遮击，中者首与兜鍪俱碎，遂大败。自成空壁追，一日夜踰四百里，官军死者四万余人，失兵器辎重数十万。传庭由垣曲走河北，急趋潼关，气沮不复振。初，自成之出襄阳也，以邱之陶筦留务。之陶欲以奇计诱贼，蜡书遗传庭曰：『督师与之战，吾诡云左兵至，以摇贼心。彼返顾，则随其后，我从中起，贼可擒也』。传庭大喜，报以书，为自成逆者所得。传庭恃有内衅，故连营深入。之陶果举火报左兵至，自成验得其诈，之陶支解死。

十月壬戌（初二日），自成侄一只虎李过陷阆乡，获督师大纛。丙寅（初六日），以纛给守关者，乘间突入关。高杰奔延安、白广恩奔固原、陈勇奔秦州、高汝利奔汉中；传庭与监军乔元柱战歿（考曰：「传信录」云：『潼关陷，孙传庭从间道入西安。西安陷，传庭旧留西安喇嘛僧二百余，即日拥之西去；抚臣冯师孔不知所之。向传殉难者谬』。竊按：冯师孔事不可知；而孙传庭之阵亡，「明史本传」谓：『跃马大呼而歿于阵；尸竟不可得』。吴伟业「雁门尚书行序」亦云：『独身横刀，冲贼阵以歿。从骑俱散，不能得其尸』。诸野史或云歿于潼关、或云歿于渭南，无西去之说。此当日军中讹言，即「明史」所云『或言传庭未死』者也。宜辨正。又，监军乔元柱，「明史」「孙传庭传」、「山西通志」作乔迁高。竊按：吴伟业序尤侗「咏明史乐府」自注总作元柱二公，当不谬），指挥李某、盛某、张某死之。连陷华阴、渭南、商州、临潼，渭南知县杨暄、商雒道黄世清死之。遂犯西安，守将王根子降，巡抚冯师孔战死，按察使黄綱（考曰：「烈皇小识」作黄纲、「三朝野纪」又作王纲，并误）、知府简二瑞、长安知县吴从义、指挥崔尔达、秦府长史章尚綱（考曰：诸书误作世綱，「绥寇纪略」、「烈皇小识」又作世炯）、御史王道纯、焦源溥及其从兄宣府巡抚源清、山西参政田时震、磁川兵备祝万龄、山东僉事王征、举人席增光、朱谊泉皆不屈死。掠郿、延，知蒲城朱一统死之。中部知县朱新堞合家死（考曰：朱新堞，计六奇曰：『「史略」一刻莘堞，「野乘」又刻朱新堞；事同而名各异。甲申正月二十日，监军霍达报秦中殉难诸臣，有

朱新堞妻妾；近是』。又文秉曰：『按令为朱新堞，乃晋宗；不知诸本何以皆作华堞？堞为楚宗，时为宣谕楚、豫、江北一带义勇使，非令也。人习知其名而概书之耳』！按：计、文两君说微异，兹从「明史」「诸王传」；一未配妾亦投缳焉。自成伪授秦王存枢权将军、永寿王谊保制将军；秦世子妃刘氏请死，自成遣归母家。以秦王殿为宫，增旧殿为九间。改西安府为长安，曰西京。命所司一依李唐制度，以巡抚署为吏政府、都司为兵政府、按察司为刑政府、西安分守道为工政府。赐顾君恩女乐一部，赏入关策也。大发民修长安城，濠堑楼橹倍于前。命杨永裕阅兵于渭桥，开驰道。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身衣蓝布袍，张小黄盖，乘马；百姓望见黄龙纛，伏地呼万岁。令民不得穿箭衣，以别军民。以明年正月始，粮一石出草六千觔，民自输送。命伪官试州县生员，一等六政府属、二等州县、三等佐贰，名数以州县大小为差。遣李过、田见秀等分道追诸将，高杰绝蒲津以守。白广恩以固原降，自成挈其手共饮，极欢。左光先闻之，亦降。陈永福保山巅不敢下，自成遣广恩招之，永福曰：『汴城之役，亲集矢于王之目，惧无以全腰领』。自成曰：『各尽其事，何害』？折箭誓之，亦降。自成命田斌守西安，自往延安大会群贼；戎马万匹，旌旗数十里，诣米脂，祭奠。墓向为官军所发，自成筑土封之；访其宗人，赠金封爵以去。改延安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以三百骑行凤翔，守将诱而歼之；回师疾攻，杀知府唐时明，居人俱尽。自成初入关，自以为故乡，所过村镇，慰谕父老，戒有所侵暴；未一月，而军士束丁男以为奴，突入庐舍剽掠妇女。又以衣冠必不附己，诸旧臣故家征而闭之空舍。榜掠索饷，责渭南南氏饷百六十万；礼部尚书南企仲年八十三，遇害。企仲之子进士居业、业之从兄工部尚书居益，皆炮烙死。秦人大失望。小吏邱从周醉入秦府，戟手骂曰：『若小民踞王府称尊，而所为若此，何以得长久』？自成叱曰：『酗鬼』！趣提去，不以介意也。陝士大夫如惠世扬者，耆耆人望，亦受伪官。最甚者，张国绅覬作贼相，首倡僭号；又诱太仆少卿文翔凤之室邓夫人进之。邓，江南令族，知史书，工诗，国绅以为必见幸。自成顾重翔凤名，怒曰：『若同辈，不能庇其伉俪，而行媚我耶』？叱国绅斩之。礼邓而归之（考曰：本「绥寇纪略」。竊按：礼邓归之，似邓夫人未尝失所。而「北略」载「邓太妙赋诗事」云：『癸未冬，关、陝蹂躪，邓以才甚为寇盗所知，沦于闯，遁于秦，流离于幽、冀。尝赋「秋思」一绝云：「蒹葭一望碧连山，袞袞轻风拂翠鬟；秋色亦知亡国恨，却教落叶尽成斑」。据此，是邓自闯归之之后，又琐尾流离他乡者。盖时方大乱，虽幸脱虎口，终难安然无恙耳）。

时贼兵所至风靡，惟榆林不下。兵备副使都任、原任总兵尤世威、世禄、李昌龄、侯拱极、王学书、王世钦、榆林世将王世国、世臣、副将惠显、参将

刘廷杰、郎中王家禄等沥血誓师，分门拒守。自成遣辨士舒君睿说之；斋五万金犒城中，手书晓譬祸福。城中不为动，伏锐骑，开门延贼；贼入，掩杀之。再战，再破之。强弩迭射，贼死尸山积。乃以冲车环城穴之，城崩，遂陷，诸将不屈死。阖城妇女自尽，无一降者（考曰：榆林死难者不可胜书，详戴田有「榆林城守纪略」。又「北略」载诸将姓名多异同，并录以备考。曰：『原任副将翟文、常怀德、李登龙、张发、杨明，原任游击孙贵、龙养昆，原任守备白慎衡、全家叙；现任游击傅德、惠宪、潘国臣、李国奇、晏维新、陈二典、刘芳馨、刘廷杰、文侯国，现任守备尤勉、惠渐、贺天雷、杨以伟，掌印指挥李文焜，皆不屈死』）。榆林为天下劲兵处，地临河套；既失守，遂捣宁夏，总兵官抚民迎降；遂陷庆阳，守道段复兴、知府董琬、推官靳居圣、在籍太常少卿麻禧死之。自成执韩王稟塔，大张伪榜，移檄河南郡县，寻还西安。

十二月庚辰，遣兵陷平阳（考曰：破平阳事，「北略」或云癸未十二月、或云甲申正月初八日。「传信录」则云癸未十二月二十日。「烈皇小识」又云甲申二月。疑平阳之破，在癸未十二月甲申正月始闻报，故传言不一也。「北略」去：『正月二十八日，闻平阳之陷，都人大震』，是前此无确信也。或云平阳再陷，理或然也），杀宗室西河王等三百余人。徇西北庄浪、凉州二卫，降之；遂围甘州，乘夜雪陷之，巡抚林日瑞、总兵马爌、副将郭天吉、中军哈维新、姚世儒、同知蓝台、绅士罗俊杰、赵宦皆死之。杀军民四万七千余人，郡县望风降。惟西宁卫坚守不下；自成遣辛思忠攻破之，遂令守。进兵掠青海，党守素以一军守兰州，置西宁节度使（考曰：「绥寇纪略」原注：『以故监军佥事陈之龙为节度使』）。于是秦地悉殁于贼焉。

明年（一六四四，为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自成乃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顺，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昌，造甲申历。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拜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厘定六政府尚书，益置学士、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以干州宋企郊为吏政尚书（考曰：「北略」、「传信录」并云：『企郊，陕西干州人，崇祯戊辰进士，官吏部员外郎，回籍』）、平湖陆之祺为户政尚书（考曰：「北略」、「传信录」并云：『之祺，浙江平湖人，万历己未进士，官陕西布政使。闯入潼关，首降』）、真宁巩焞为礼政尚书（考曰：「北略」、「传信录」并云：『焞，陕西真宁人，崇祯辛未进士，官河南督学参政，降贼』）、归安张磷然为兵政尚书（考曰：按「烈皇小识」：『甲申二月破平阳，知府张磷然迎降』。「北略」则云：『张磷然号松瞻，浙江湖州乌程人，崇祯庚辰进士，官郎中，伪户政府少堂』。又云：『甲申九月十六日，浙抚任天成劾张磷然为贼亲任』。俱不云何时降贼。「传信录」则云：『癸未十二月二十日

，平阳知府张嶙然先降』。其言近实。又「绥寇纪略」原注云：『有渭南举人王命诰者，亦为自成兵政尚书』。「北略」、「烈皇小识」、「传信录」并云：『吏政宋企郊、户政杨建烈、礼政巩焞、兵政喻上猷、刑政陆之祺、工政李振声』；与「绥寇纪略」小异）。余官从自襄阳者，升赏贼帅，给珠琲瓌宝人二升、银千两。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以下封伯，封子、男。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锦（考曰：「绥寇纪略」原注：『李锦目亦眇，军中呼小李瞎子』）、磁侯刘芳亮、侯侯张鼐（一曰义侯）、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国昌、岳侯某者失其名。伯七十二人：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从义、巫山伯马世耀、桃源伯白广恩、鄢陵伯刘某、武阳伯李佐、文水伯陈永福，其可考者也。伯以下封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军制：有一马僂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兵死，令妻妾缢以从，无别配。按册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兵政杨王休为都肄（考曰：「北略」、「传信录」俱云：『王休，北直盐山人，崇祯庚午举人，官陕西潼关兵备，首降贼』），出横门以至渭桥，帜志环转不绝，金鼓动地，用怖三秦。铸大钱直白金一两，次当十钱、当五钱；平物价。设科目试士，宁绍先充考官，用「定鼎长安赋」拔扶风举人张文熙为第一。草伪檄，弘文学士李化麟（考曰：按「北略」、「传信录」：李化麟乃京师陷后被执始降者。此何以云？俟考）、台谏宋卫等颂功德、张形势，以指斥乘舆、胁污州郡，为长驱逼京师之计焉。

臣鼐曰：予观目成驱驭群盗，横行海内，虽曰凶暴，盖亦有过人之才焉。天岂欲假此贼为斧斤，使斲丧明室而佑启圣人耶？不然，何车箱峡之困、鱼复山之危，濒于死而得脱也？李岩、牛金星、宋献策者，狙诈之才，爪牙可用；方之近代，盖亦张元、李昊之流。乃使作贼，石勒能用张宾，下第黄巢力亡唐室。鲁朱家之言，岂无谓欤？闯贼不名何？书盗之义也。曰僭称王何？别于称帝之辞也。

壬辰（初三日）（考曰：事以日纪，本之「明史」；参以诸书，要归有据。其有不日者，或歧闻阙疑、或琐事从略。此其「凡例」，后不更详也），明帝召见左中允李明睿。

明睿，南昌人，以总宪李邦华、总督吕大器特荐起田间，召对德政殿。明睿疏请亲征，言：『成祖出漠北、世宗幸承天，上宜先幸山东，驻蹕藩邸，即凤阳为行在。麾召齐、豫之师，二路夹进，则西征可以破贼，『此中兴良策也』。又屏左右陈：『贼信颇恶，惟南迁可缓目前之急』。明帝曰：『此事未可易言』。因以手指天。明睿曰：『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忧』！明帝曰：『此事我久欲行，外边不从奈何？尔宜密，泄则罪汝』！还宫，赐宴文昭阁。

徐燾曰：召见何？特起之辞也。明睿起自田间，召对赐宴，恩遇隆矣。所陈止此，岂所云宏济艰难者耶？谓事无可为，则箕山、颍水自在也。

癸巳（初四日），明工科曾应遴请令绅富捐赈。

应遴言：『今之绅富皆衣租食税，安坐而吸百姓之髓者。平日操奇赢以愚民，而独拥其利；临事欲贫民出气力以相护，无是理也。秦藩富甲天下，贼破西安，府库不下千百万。倘平日少取之民，有事发以犒士，未必至此。绅富捐赈，亦救民拨乱之策也』。

徐燾曰：捐赈者，谋国之最下策也。然是时士大夫燕雀处堂，坐拥金穴；国亡家破，顶踵俱糜。可嗤亦可悯也！应遴之言，亦彼昏不知者之药石欤！

明兵部尚书冯元飙罢；以张缙彦代之，仍兼翰林院学士。

缙彦，河南新乡人，以进士历清涧、三原知县，行取主事。戊寅三月，疏言：『臣任清涧知县，于兵情贼势亲见有素。盖贼之得势在流，而失势在止；长技在分，而穷技在合；乘时在秋、夏，而失时在冬、春。昔大贼王嘉允破河西，据其城；曹文诏夺门斫杀而嘉允歼。李老柴破中都，据其城；巡抚练国事督兵攻围，而老柴擒。神一元破宁塞，据其城；左光先等与战，而一元死。谭雄破安塞，据其城；王承恩等攻围，而谭雄诛。此皆守而不去之贼，故速其死也。过天星、老回回、混十万等所破城邑无算，官兵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贼，故缓死也。贼入晋、豫，分头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无处不被贼。岂贼真有数十百万？盖分股以牵制我兵，故见多也。前总督陈奇瑜驱天下之贼尽入汉中，出栈道，正可一鼓而灭；乃以招安致败，不可复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贼数万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间，刍粮在场圃，足供士马之资；冬、春非攻城破堡，不能得食，官军促之则尤易，故时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贼，惟在乱其所长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为两军，一追一驻，贼当之必破矣。贼党虽众，其先倡者不过一、二支，故尽一股则论赏，不必事平汇叙；纵一股即论罪，不许报级塞责。诚如此，贼不望风而靡，未之有也』。明帝是之。寻以召试，改翰林院编修。给事中沈迅荐其知兵，改兵科都给事中。缙彦疑尚书扬嗣昌嫉迅使之去翰林，疏劾嗣昌。又议五案大法一疏，为时所称。会冯元飙见贼势张，称病去，荐李邦华、史可法自代；明帝不从；擢缙彦为兵部尚书（考曰：参「贰臣传」、「三朝野纪」。又缙彦升兵部尚书，「贰臣传」以为十六年事，「北略」谓正月初四日）。缙彦言：『浙省自旧抚熊奋渭潦倒之后，海上仅有虚名：民壮则多人奴役占，乡勇则虚应故事，将领则总纛虚悬、参将以下皆纨裤，储备则锋朽药销，饷供则奇荒大疫、道殍相望：岂直一方之利害而已』！既闯贼逼畿辅，副都御史施邦曜语缙彦：『急厉士卒固守，檄天下勤王兵入援』。缙彦不为意，后竟降于贼。

元颯与兄元扬名振一时，推为大小冯。元颯在谏垣颇多说论。元扬任天津巡抚。国变后，相继病歿。

徐薰曰：縉彦抵掌谈兵，洞中机要，宜思宗破格用之也。受事未久，大变旋遘；先既不能以一策济变，后复不能以一死报国。南渡之日，幸藉名以复官；鼎革之后，又反颜而受职。卒以饰名获罪，祸及身家。宜矣！君子见危致命，若元颯者，君子惜其去之不早也。

卷第二

丙申（初七日），明曾应遴奏江西事。

应遴言：『臣乡江右，自桥头失守而贼从永破吉，插岭兵破而贼破萍及袁，益王走闽中。建昌溃于十一月初二日，抚州、南丰陷于初七日』。并言：『贛已失守，所奏皆十六年张献忠陷江西事也；而抚臣报尚杳然』。

徐薰曰：曰奏江西事何？罪抚臣也。是时海内土崩，有踰月闻者、有踰岁闻者，独江西事欤？罪诸臣之泄泄沓沓，亦以见裁驿站之害也。庸人谋国败坏，岂一事哉？

戊戌（初九日），明兵部得闯贼牒文。

自成遣刘宗敏、李过率众二万为前锋，所过皆破。自成得报，曰：『可长驱矣』！留李友等数人守西安，自率马步兵五十万从禹门渡河，复陷临晋、河津、泽州诸城。垣曲知县某，遣生员乡民于稷山迎递降表。贼所下城邑，即置伪官。移牒兵部约战，言三月十日至（考曰：「北略」云：『每岁正月初八日燃灯至十八日止，作元宵节。是年连夕皎月，九门不闭，每门自城外入者以千百计；守者曰：「何每夕见其入，不见其出也」？贼腰缠数百金，大者买将、小者买兵，各贪其贿，不核也。及三月贼至，守者脱衣反服，俱平日号衣也。见有不反服者，即刀砍之；遂大溃。盖元宵贼已万千伏城内矣』！薰按：此言未知信否？姑附录之）；署文以大顺永昌年号。兵部执讯之：乃京师人，从涿州还，遇逆旅人暴病，予十金使代投者。兵部以为诈，斩之。

徐薰曰：得贼牒文何？骇辞也。

明山西逃兵南下，金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等处路振飞遣兵防河。

振飞字见白，广平曲周人也；天启乙丑进士。时山西逃兵南下，江北震恐，振飞遣副将金声桓守徐州、周任凤守泗州、周尔敬守清口。令乡里团练义勇，犒以牛酒，得两淮间劲卒数万人。三月，山西全陷，福、周、潞、崇四王避贼，同日抵淮。大将刘泽清、高杰等亦弃汛地南下。振飞接之，不失其欢焉。

徐薰曰：书官何？嘉之也。宇内土崩，危疆累卵，而能戍卒不叫，义士同仇。李全之悍，未扰淮安；韦觳之威，屹然重镇。古所云封疆之臣，殆其选欤？

丁未（十八日），明工科彭管请下蠲诏，酌补陷城各官。

管奏：『往者逆贼犯楚，实由人心惑于「三年不征，一民不杀」之伪示耳。又见抚臣李干德悬示免征，亦复踊跃。倘皇上大下蠲诏，更当何如？近传十六、十七年宽赦，何如宽之十八年；使贼灭后，犹有余力？并奇荒赤地，通行酌免，使老幼奉檄泣下，非目前第一义乎？武昌破时，沿江积尸千里。州县收复，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选补之臣，功名与性命较则轻，决不赴，何益地方之缓急？请陷城各官，除开门倡逃外，调补无官地方，以联络人心，似为切要。是时吏部奏寇窥渡，三晋披靡。议复保督、重察警、厚储防、缉煽惑、急练战、谨联络六事；而缉煽惑，则责之陕人为科道官者』。进士石隆又言：『愿单骑赴陕，北连甘肃、宁夏之兵，外连羌部，募勇输饷，剿寇立功。否亦内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贼不得东渡』。明帝悦，欲用之。李建泰言：『俟臣西行，酌用之』。乃已。

徐鼐曰：陷城官不罪而官之，可乎？天步艰难，政宜含垢，管之言亦权宜策也。缉煽惑，责之秦士大夫当矣！然是时贼党部院、掾吏犖重货贾贩都市，不啻千百人。秦士大夫胡昏不知也？若石隆者，欲奋螳臂以当车、恃丸泥以塞险，志则可嘉矣！亦安见其必有功乎！

壬子（二十三日），明刘孔昭弑其叔父莱臣。

孔昭之祖尚忠继妻胡氏，生莱臣，嫡嗣也；应袭诚意伯爵。尚忠卒，而莱臣幼，孔昭父苾臣以庶子冒袭焉。苾臣死，而孔昭复冒之，莱臣不能无言；孔昭诱而毙之。

徐鼐曰：孔昭袭爵矣，不爵何？黜之也。厥后攘臂殿廷，讐逐冢宰；狼子之祸，由家及国。

「春秋」之书「弑」，伤王室之衰也。

癸丑（二十四日），星入月中。

占曰：星入月中，国破君亡。

乙卯（二十六日），明遣李建泰出师。

建泰，山西曲沃人，以进士历官国子祭酒。崇祯十六年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性慷慨，负重名。善治生，家资百万。尝欲输财以佐军，止之者曰：『君行且相，奈何以货进』？既相，而贼已过河。明帝愤懑不食，临朝而叹。建泰曰：『主忧如此，臣敢不竭弩力，愿驰至太原出私财、购死士，倡率乡里，十万之众可集也』。明帝大悦，曰：『卿行，朕当仿古推毂礼，亲饯郊外，不敢轻也』。是日，建泰出师（考曰：「传信录」云：『十六日，命辅臣李建泰督师。十七日，从兵逃归』云云。误也；当作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盖十六日建泰揭请出师，二十六日始遣将也。「北略」言

之甚详，「烈皇小识」、「三朝野纪」总同），命驸马都尉万炜以特牲告庙。明帝临轩加劳，赐龙节一、尚方剑一。百僚侍班，备法驾，御正阳门楼亲饯。自午门至正阳门外，官军旗旛十余万，五府掌印侯伯、内阁六部、都察院掌印、京营总协侍坐，御席居中。御用金台爵嵌大宝石，诸臣用金杯。鸿臚赞礼，御史纠仪，将军侍卫。乐作，明帝亲递酒三杯，曰：『先生此去，如朕亲行』。命内珰为之挂红、簪花。鼓乐导尚方剑出，又赐手敕曰：『朕仰承天命，继祖宏图，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矣。兵荒连岁，民罹干戈，流毒直省。今卿代朕亲征，鼓励忠勇，选拔雄杰；其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当以上方剑从事。行间一切调遣、赏罚，俱不中制；卿宜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真剿、真抚，蚤荡妖氛；旋师奏凯，勒名钟鼎』。建泰拜谢。明帝为之起，凭栏目送之，良久返驾。授凌駟职方司主事，介松年户科给事中衔，郭中杰假副总兵为中军；西洋人汤若望随行，修火攻水利；赦河东分守李正修罪，军前效用；从建泰请也。是日大风扬沙，占曰：『不利行师』。临轩时，殿梁响声作。建泰肩輿出宣武门数武，左輶折。诸臣饯于护国寺，建泰自言印绶发张如斗。同官相与贺；识者知其不祥焉。进士程源私谓凌駟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晋，犹可济也；三晋失守，无可为矣』！

丙辰（二十七日），次涿州；总兵王家美兵逃归者三千人。过广宗，以兵不戢，为绅衿所拒；攻破之，杀乡绅王佐，笞知县张宏基。过东光，亦不纳；留攻三日，破之。初，建泰恃家财佐军，既闻家破，气沮；日行三十里，逡巡畿内而已。

徐鼐曰：予观建泰毁家纾难，上表出师，意气可谓壮哉。「采薇」工歌，拒鬯廷锡；申甫之荣，蔑以加兹。亮节殊勋，亶其报国！而乃苟偃之师，迂延境上；哥舒之拜，匍匐贼庭；何其惫也！曰遣出师者，愧之也。

明南京地震。

守备太监韩赞周奏也。

丙辰（二十七日），明以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并兼东阁大学士（考曰：范景文、邱瑜之入阁，「三朝野纪」云：『正月二十九日』；「资治三编」亦系之正月。「明史」「帝纪」作正月丙辰，当从之。「北略」以为二月初二日）。

景文，字梦章，吴桥人；万历壬子进士，授东昌推官。治行高等，擢吏部主事，历文选员外郎，署选事。逆党魏广微，同乡也，景文不一诣其门；寻移疾归。周顺昌被逮，诬赃数千；洗橐代偿，几罹不测。崇祯初，起太常少卿，寻巡抚河南。乙巳，大清兵南下，景文率八千人入援，驻都门，再移昌平，远近恃以无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练兵通州，综理有法。寻以

父丧去。七年，起南京右都御史，进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景文定营制，简家丁、治楼船、练火器。池河、滁州、庐州、江浦之警，往援辄有功。景文谓：『非战无以守；非守江无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无以守江南』。疏数十上。时杨嗣昌夺情，廷臣争者多被谪；景文疏救，忤旨除名。十五年，召拜刑部尚书；未至，改工部。至是，与邱瑜同入阁。

瑜，宣城人；天启乙丑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中，屡迁少詹事，历礼部左、右侍郎。孙传庭之出关也，瑜谓：『安危所系，慎勿促之轻出；俾镇定关中，犹可号召诸将，相机进剿』。明帝不能从。入阁未久，而京师陷；景文死之。瑜作绝命词，将投缳而未决；贼拥去，掠死。

徐燾曰：计六奇谓：『世之訾邱瑜者，以其迟死被刑耳。惟是遗笔在未执之前、被执即城破之日，事与愿违，尤当曲谅。若瑜者，纵不得与景文比烈，较之陈演、魏藻德辈，似难同日而语』。斯亦平情之论哉！

己未（三十日），明晋王求桂奏晋疆危急。

闯贼陷明阌乡。

明召对廷臣，大学士蒋德璟乞罢。

德璟，字申葆，福建晋江人；以天启壬戌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崇祯时，历迁少詹事，寻擢礼部右侍郎。杨嗣昌卒于军，命九卿议罪；德璟谓：『嗣昌倡聚敛之议，又匿失事、饰首功，宜按仇鸾事追正其罪』。不从。十五年二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尝进「御览备边册」、「诸边抚赏册」及「御览简明册」，帝嘉纳焉。又言：『合部运、津运、各边民运、屯盐，通为计划，饷额可足而加派可裁』。因复条十事，以责部臣；然卒不能尽厘也。

癸未六月，桐城生员蒋臣召对中左门，言『钞法可行。岁造三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岁可得金三千万两』。户部侍郎王鳌永亦云：『初年造三千万贯，可代加派二千余万，以蠲穷民。此后岁造五千万贯，可得五千万金。所入既多，将金与土同价，除免加派外，每省发百万贯以佐各官养廉之需』。乃设内宝钞局，昼夜督造，募商发卖；而一贯拟鬻一金，无肯应者，京商骚然，卷篋而去。德璟因言：『人困已极，且宜安静』。及内宝钞局请遣各档催督采取桑穰，户部请以北新关税银抵杭、嘉、湖桑穰银；五城御史请于畿内州县多方句解钞匠。德璟票拟俱不许；帝不恚，俱发改票。德璟回奏，不听（语详「纪传」）。至是，给事中光时亨疏言：『练饷殃民，追咎首为此策者』。德璟拟旨云：『向时聚敛小人倡议搜括，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考曰：「明史」、「纲目三编」俱以光时亨追论练饷、德璟拟旨为议南迁时语，误也。兹从「三朝野纪」诸书）。帝不悦，召阁臣及吏、户二部臣入文华殿，取时亨疏，诘以聚敛小人主名。德璟不敢斥言杨嗣昌，以原任户部尚书李待问对。明帝曰：『

朕如何是聚敛？只欲练兵』。德璟曰：『皇上岂肯聚敛，因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余万，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当时部科实难辞责。且所练兵马安在？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只三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三万，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万八千，蓟、密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大、山西兵、陕西三边兵名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额兵马俱不问，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耳！民安得不困』？明帝曰：『倪元璐并并三饷为一』。德璟曰：『户部虽并三饷为一，州县追比只是三饷』。明帝震怒，责其朋比，德璟力辨，诸臣为申救。倪元璐以钞饷系本部职掌，自引咎；明帝意少解。德璟退，又言：『近日边臣每言兵马，只以练饷立说，或数千、或数百，抵塞明主；而全镇新旧饷兵数万，概言不足。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练饷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穷，遇贼辄迎，臣又私心恨之。盖致外无兵、内无民，且并饷亦不能完，故推咎于练饷之人。冒昧愚戆，罪当死』。因引咎出直。都给事中孙承泽、汪惟效争之皆力。

德璟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辄去。又以廷臣连章见留，避嫌具疏辞朝。至三月二日，得旨允放，仍赐银币、乘传去。

徐薰曰：闻之吴骏业曰：『明初各边养兵，取给于屯盐、民运、关支、京帑，始自正统；迄万历末，亦止三百余万。今抽饷、练饷计二千余万，民穷财尽，而兵反少于往时。据德璟所陈，当时蠹国诸臣，真万死不足以塞责。顾思宗好谀恶直，见延儒、体仁、嗣昌辈语多迎合，又猥捷便巧。德璟不免戆直，口操闽音，以此见斥。而曰「朕非亡国之君，卿等皆亡国之臣」，亶其然乎』？曰召对乞罢，见思宗之刚愎不能用直言也。

是月，献贼陷明夔州。

献贼者，贼张献忠也，陕西肤施人（考曰：本「绥寇纪略」、彭遵泗「蜀碧」。「明史」云：『延安卫柳树涧人』。「北略」云：『榆林人』）；与李自成同岁生。长从军，隶总兵王威，犯淫掠，当刑。别将陈洪范来谒，奇其状貌，请而释之。同犯者十七人皆伏法，献忠鞭一百免；亡关中为盗（考曰：「北略」云：『献忠从塾师，拳杀同舍生，家赀数千金俱尽，父逐之。或异其貌，问之，知文而勇，收以为子，与之延师；又欧死两生，逸去』。薰谓：献忠安能知文？此与李自成咏蟹之事同为村儒陋说，不足信也）。

崇祯三年（一六三〇），陕西贼大起。王嘉允据府谷，陷河曲；献忠以米脂十八寨应之。献忠身长而瘦，面微黄，发长一尺六寸，髡劲果侠，军中号为黄虎。明年（一六三一）六月，嘉允败死，其党王自用复聚众三十六营，献忠及高迎祥、罗汝才、马守应皆为之渠，自相名目；献忠又号八大王。十月，就抚于三边总督洪承畴。明年（一六三二）三月，复叛；与高迎祥、罗汝才转寇

山西郡邑。

七年（一六三四），献忠犯信阳、邓州，遁入应山，为洪承畴所逐。奔商、洛，遁整、鄂间，与李自成陷澄城，寇平凉、邠州，旋与群贼出潼关，寇嵩、汝。

八年（一六三五）正月，群贼十三家七十二营大会于荥阳，议敌官军。马守应欲北渡，献忠嗤之，守应怒；李自成为解。乃议分兵定所向：献忠与迎祥，自成略东方。始献忠与迎祥并起，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与献忠并。及是，遂相颉颃。连破河南、江北诸县，焚皇陵。己自成以事怒，与迎祥弃献忠西去。献忠乃独东走，趋庐州，围之；知府吴太朴率军民固守。贼将二大王己登月城，守者发炮不然，大惧。有许宦妾某，边妾也，善骑射；驰告曰：『未祭炮耳』！啮指出血洒炮上，躬自爇火；炮然，贼毙。又一丐遇贼，投身水中；忽跃起，掣一贼入水毙之（考曰：本某氏「太白剑」）。凡七昼夜不克，始遁走。掠巢县，杀知县严觉及其妻子，举人陆合新、诸生徐奇死之。攻舒城，知县章可试塞三门，开西门以诱之；贼陷坑奔溃，死千人。贼复裸妇人数千，置于城下；少愧沮，即磔之。是月戊寅（二十七日），陷庐江；在籍御史卢谦、举人张受毕、尹周、百户樊孔学死之。遂陷无为州（考曰：「北略」云：『正月二十八日陷无为州』），逼桐城，知县杨尔铭（考曰：按「明史」「张国维传」、「绥寇纪略」作陈尔铭），年少有才。贼木牛长梯多毁于炮石。徽人黄仙崖又以木为炮，贮火药，谬谓金宝给贼；贼争取之，皆糜碎焉。贼掠城外一妇，有色；贼渠饮之酒，妇掷杯骂贼，贼缚之桥柱裸而磔之。既度不可攻，乃西去（考曰：以上本汪有典「史外」及戴田有「孑遗录」）。陷潜山，犯太湖；知县金应元、训导扈永宁死之。连陷宿松、应天，巡抚张国维闻贼逼安庆，率副将许自强等赴援，守备朱士允、指挥包文达与其友善枪者石电俱战死（考曰：本「虞山钱氏文集」及「北略」）。自强遇贼宿松，杀伤相当。安庆山民桀石投贼，贼多死，乃越英山、霍山而遁，道麻城，合马守应走商州，会高迎祥于凤翔。己，复出商、洛，屯灵宝，合兵而东。总兵祖宽大破之于葛家庄；追至嵩县九皋山，又破之；又遇于汝州圪料镇，复大败，伏尸二十余里。献忠愤，合迎祥、自成兵于龙门白沙。宽自断后，士卒殊死斗，贼又大败；乃合群贼犯江北。

九年（丙子、一六三六）正月，总理卢象升败之于朱龙桥。群贼窜扰豫、楚，散而复合。十二月，献忠驻营应城，故示羸；城中一僧勇而寡谋，率众千余出战。贼弃辎重走，众争取之。贼旋马突至，斩僧；纵骑大杀无遗，城遂陷，知县某死之。寻围云梦，不克。

十年（丁丑、一六三七）正月，官军败之于黄冈；复合诸贼东下，烽火达

淮扬，间道犯安庆。诏左良玉、马爌、刘良佐合兵援之，贼败走潜山之天王古寨。良玉不肯搜山，北去。贼入英山，阻险种田，为持久计；游骑出太湖，连蕲、黄诸贼。参将程龙、潘可大，游击陈于王、蒋若来等与战于酆家店，贼多死。四月二十七日，贼七营俱至。诸将合屯拒贼，贼麾数万骑绕之。总兵许自强乘高举燎，使知救至，诸将溃围出不得，手自击杀百人，矢尽援绝，龙引火自焚死，于王自刎死，可大尸不获，若来杂马圉服以免。同死者：把总武举詹兆鹏以首触石死，王希韩力尽死，陆王猷为贼裔割死，百户王宏猷为贼锯齿、断足死；武举莫显骅、唐世龙、千总王定远、周嘉皆陷阵死。抚标张全斌、俞文夔、顾永宗、蒋达、潘象谦、李靖先后皆死。先是，张国维选才武良家子成此一军；一战而尽，安庆愈不支。按臣张焯乞援于总兵牟文绶，文绶偕刘良佐率马步九千人于闰四月之十八日破之于挂车河，贼皆遁。猷忠入湖广。

十一年（戊寅、一六三八）正月，左良玉、陈洪范大破之于郟西。猷忠假官旗号袭南阳，门未启而良玉至，呵问为何家兵？猷忠仓皇走；副将罗岱追及之，矢着其额，又射贯其左手中指于弓檠上。良玉挥刀拂其面，贼将孙可望力格乃免（考曰：孙可望救猷忠，据某氏「鸡窗剩言」补）。逃至麻城；良玉一昼夜追至穀城，又破之。

当是时，豫、楚之贼十五家。总理熊文灿刊招抚令于通都曰：『心示谕诸家贼，待以不死』。正月，闯塌天刘国能降于随州。二月，马士秀、杜应金降于信阳。猷忠所将三千人皆精卒，分四营，每营一将主之。其一将韩城人薛姓者，偏盲，有计谋，首辅薛国观之子侄行也；说猷忠以约降取富贵。猷忠天性凶黠，好杀；然颇感陈洪范救己之恩，刻梅檀为像，每饭必祝之。既屡败，创甚，大惧；知官军中有陈将军，喜曰：『此岂吾故人邪』？诘之，良是。乃饰名姝，赍美珠、文币以进曰：『猷忠蒙大恩不及报公，岂遂忘之也？愿率所部随马足自效』。洪范大喜，言于总理熊文灿；承制，命监军道张大经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旃谋于左良玉，欲俟猷忠至而执之；文灿不可。猷忠时已入谷城，分屯群贼四郊。举人王秉真、诸生徐以显为之具牒，以百口保猷忠无他心。所谓韩城人薛姓者，走京师，出入国观邸中，且遍见诸权贵，自国观以下多私受其币，不知猷忠之为贼矣。初，新野丁举人之妹婚于河南，在涂为猷忠所得而生子，即邑绅松江知府方岳贡之虚第以顿其拏。方为守，有清名；猷忠移书与之曰：『使人人不爱钱如公，猷忠何自作贼』？既又聘穀城敖生员之女弟为妻。改故纳降驻兵之王家河为太平镇，曰：『吾欲与穀人同之也』。制府檄至，猷忠捧手再拜，呜咽流涕，自以未能放兵，不肯入襄阳；具橐鞬迎铭球于舟，拜跪有礼节。穀士民以为猷忠诚降，相贺于道。文灿初抚海寇，得重贿，袭故事行之。猷忠笑谓其下曰：『此欲芝龙我也』？既，文

灿为之请官、请饷、请关防，朝议多异同；则又怒谓其下曰：『此欲刘香我也』？初具军状，备调遣；既三檄之不应。楚抚余应桂言于文灿曰：『献忠恶已有端，可先发擒也』。献忠知之，则移文郎抚戴东旻曰：『公等疑我』。穀城下有河、汉、沔所汇处，献忠立关梁，征其税，月数千金。陈洪范军士获义武营关防于草中，请即以给献忠，不许；则益骄，要挟无厌，乞职衔、索月饷，请以澠、陕、庐、灵、阆五州县屯马步兵。文灿疏留中不下，献忠性不耐，迭几案于营中，教其众猱升上下，循环不已。数入城，诘知县阮之钿曰：『廷议云何』？之钿迎其意以缓之。既而所请多不遂，则掠于野。之钿告其营将；则曰：『借餐耳！得饷自止』。又掠及阆阆，一城为噐。之钿风以祸福，献忠丑詈之。有瞽者王又天，监军张大经客也，善星学；献忠取己与其子干支示之，又天再拜贺，屏人谓之曰：『此贵不可言』！献忠辄心动。潘独鳌者，应城诸生，与邑绅争田，不平；杀知县以反，遂投贼。徐以显者，阴谄无赖，进献忠以「孙吴兵法」，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献忠大欢乐之，颇用其计谋。会罗汝才以双沟之败，亦诣文灿降，献忠与遥为声援。左良玉谓：『献忠叛形愈着，请讨之』。文灿冀以激变分谤，故露其事，而留良玉饮宴以羈之。

十二年（己卯、一六三九）五月六日，献忠毁城、劫库、放囚。之钿闻变饮酖；未绝，贼突入索印；不与，则挥刀刃之。之钿死，家人出印。贼纵火焚衙舍，之钿骸骨为烬。胁林铭球上书求封襄阳，不从；遂杀之。陈洪范所遣将马廷宝、徐起祚助防穀城者，献忠胁与俱去。王秉真以畏死从献忠，遂与于乱。明经敖某者，献忠老之，纵使出；献忠娶敖氏，其族女，明经不之知也。方岳宗者，岳贡之兄；献忠初拘之索贿。既知其无钱，而方为人任侠使气，善饮、好谈论，尝共饮；方曰：『无多酌我，我好酒狂』。献忠笑曰：『此何害，直当痛饮为乐耳』！方以此尝醉，拳殴献忠背，裂其衣；献忠壮之，不为忤。其反也，坐城头，驱百姓夷雉堞；方遥呼曰：『张敬轩将军救我』（敬轩者，献忠招降时所以自号也）！献忠挥以手曰：『尔尚未出邪』？命开西门，放方氏大小毕出。献忠至狼戾，然以居谷城久，其叛日亦不甚残杀。留书于壁，白己之叛，总理使然。具条上官姓氏，而列所取赋之月日、多寡；且曰：『襄阳道王瑞旃，不受献忠钱者，此一人耳』！闻者愧焉。

当是时，文灿招降寇九营，措置郟阳，而房县有其三：罗汝才屯于东以及南北，谓之曹操营；白贵屯于北以及东，谓之小秦王营；黑云祥屯于西，谓之整十万营。献忠曰：『吾必约汝才同反；然房不破，汝才反不决也』。鼓行而西。知房县郝景春者，才令也；其子诸生鸣銮，力万人敌，发炮石毙贼。贼负板穴城，鸣銮熬镬油灌之毙；又击伤献忠左足，杀其所爱马；遣间入贼壁，阴

识献忠所卧帐，将夜袭擒之。而指挥张三锡宿与汝才通，开门揖汝才入，城遂陷；景春父子并其仆陈宜皆死之。十三家降贼一时同反；惟王光恩独奋曰：『丈夫自立门户耳！今献忠反，我辈亦反，是下之也。即公等能，我耻不为』。啗将指出血，歃牲盟焉。献忠七月二十二日去房县，左良玉偕罗岱追之。良玉易岱为前军而已随其后；至罗■〈豸英〉山（考曰：「明史」「流贼传」、「绥寇纪略」并同。而「明史」「左良玉传」又作罗猴山，「纪事本末」作罗■〈日侯〉山；俟考），军乏，食摘树叶为粮。贼伏兵山岨中以待；岱与副将刘元捷分兵进，两山草木稠杂，伏兵四起。岱马足挂于藤，抽刀断之，蹶而复进；弃马登山。贼围急，岱发箠中数十矢，贼多伤，矢尽被获。良玉大败奔还，军符、印信尽失，弃军资十余万，士卒死者万人。献忠谋入陕，陕督郑崇俭率诸将扼兴安。贼犯兴山、太平等县，屯秦、蜀之交界，分兵阡合江、窥大宁。川抚邵捷春遣兵与副将王之纶、方国安拒之；八月，败绩于汤家灞，都司何明战死。九月，方国安之部将岳宗文、谭■〈金弘〉破贼于三尖峰，又破之于黑水河。献忠与汝才分其军，自白水之碧鱼口入秦、合江之萧家坡入楚。文灿待罪襄阳，不知所出。十月朔，杨嗣昌代文灿督师。

明年（庚辰、一六四六）闰正月二十四日，左良玉合诸军击贼于枸坪关。献忠败走，规取太平县以休士马。良玉驻军渔渡溪，郑崇俭亦引兵来会。献忠闻两道俱至，乃移营九滚坪以待，据玛瑙山。官军以二月初四日追贼于九滚坪，不见贼；初七日，始抵玛瑙山。贼乘高鼓噪，气甚盛。良玉下马，披荆榛相险易，周览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贼矣』！分所进道为三：左兵当其二，陕兵当其一。令曰：『闻鼓声而上』！左右夹击，贼阵坚不可动；官军奋勇鏖战，贼溃，坠崖涧者无算，追奔四十余里。左兵斩首二千二百八十有七，扫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贼渠十六人皆死。降贼监军张大经，亦为官军所诛。献忠妻妾九人，被获者七。获伪金印一、镂金龙棒一、伪令旗令箭各八、卜卦金钱二、马骡千余头、甲仗军资以数千计，阵降贼将三百三十八人。陕兵斩首一千三百三十有三，降贼将二十五人。贺人龙部卒获赐熊文灿准抚献忠敕书；别将收献忠大刀，上镂「天赐飞刀」四字（考曰：「北略」载良玉破献忠事与诸书颇异，且月日不符，盖不足信，录之备考。「北略」云：『六月，左良玉遣降将刘国能围献于太平县之玛瑙山中。献食尽，分兵四出抄粮，不得粮归者尽杀之。未归者诣嗣昌降，良玉使国能将之，诈称粮至；献开营延入，国能大破之。斩首万级，扫其营垒、擒其妻孥，与徐以显、潘独鳌等送襄阳狱。献忠攀藤越岭逃去』）。是月，湖广将张应元、汪之凤乘胜逐北。十六月，及之于水右坝，斩馘九百。献忠又走岔溪、千江河，四川将张令、方国安又破之。张令者，故奢崇明降将，年七十余，能马上用五石弩，为贼所惮。献忠既由千

江河之十二湾转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错峙，箐薄绵亘。令深入被围，猛气弥厉，以五千人与数万贼相持十三日；救至，乃解，杀贼已数千人。人龙等追败之于盐井，斩首千五百有奇。诸将又连破之木瓜渡、黄墩，斩首四千二百八十有二。献忠率千余骑窜兴、归山中，势大蹙。

四月，左良玉进屯兴安、平利诸山，连营百里。献忠遣间操重宝说良玉，围而不攻；因得与山民市盐、刍、米、酪，收散亡，养痍伤。久之，掩旗息鼓走白羊山而西，与罗汝才合。时汝才与过天星从宁昌窥大昌、巫山，欲渡江而为官兵所扼；汝才颇忧之。献忠虽屡败而气益盛，立马江岸，不前赴者辄斩之。贼争死斗，官军退走。贼乃渡江，结营万顷山、苦桃湾；其别部阵于红茨岸、青平寨，归、巫大震。杨嗣昌闻之，七月，引军出彝陵，顾虚恢不能进取。监军万元吉集川将守归、巫诸隘，而檄陕将贺人龙、李国奇、湖广将张应元、汪之凤、张奏凯等专击贼。湖广兵自达州入夔，营于土地岭，而贺人龙逗挠不至。献忠悉锐来攻，应元等苦战不决，贼分兵从后山下突乘之；应元中流矢，突围出，收残卒拒贼于巴雾川。之凤走他道，渴饮斗水卧，血凝臆而死；所将潘映奎亦死。时川抚邵捷春用其将邵仲光之言，谓大昌之上、中、下马渡水浅地平，难持久；乃扼水寨之观音岩为第一隘，而夜叉岩、三黄岭、磨子岩、鱼河洞、下涌诸处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分兵力弱为忧。贼果于九月先突观音岩，窥下马渡无备，破之。元吉急檄诸将邀之于谭家岭、七箐坎、干溪；而张奏凯以专兵屯净壁。已而献忠从竹菌坪突过净壁，陷大昌，进屯开县；张令中弩死，石砮司女将秦良玉亦败。捷春收其兵屯梁山。献忠以梁山河水深，不得渡；而达州河浅，乃自开县西走，复东向趋达州。方国安不能拒，贼遂渡河长驱。捷春退屯绵州，扼涪江。贼疾走陷剑州，趋广元，将间道入汉中；总兵赵光远、贺人龙拒之于阳平关，乃复走巴西。张应元合楚、蜀兵邀之于梓潼，战小利，贼反斗被恤；川将曹志耀、王光启、张世福力战却之，降将张一川、张载福歿于阵。涪江军闻之，遂溃。献忠屠绵州，趋内江。有土司家将毛文者，败之于东瓜崖，杀贼渠曹四；贼乃偃旗鼓走成都，穴城将穿。城中有董卜蛮者，出与战；贼大败，死万人，乃遁（考曰：本「蜀碧」）。

十一月，杨嗣昌既疏逮邵捷春，乃进军驻重庆。万元吉飡士于保宁，用猛如虎为正总统、张应元副之，率军趋绵州，分屯要害。元吉自间道走射洪，遏蓬溪以待贼。贼方屯安岳之周里场，谍知官军且至，宵遁。官军遏其归路，贼转掠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间，所至空城遁。

十二月，献忠陷泸州。泸州三隅皆形锐而面江，惟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贼既走绝地，元吉谋以大兵自南捣其老巢，伏兵旁塞玉蟾寺，蹙贼北窜永川，逆而击之。而永川令戴尧云者先期遁，向导无人；元吉按行城中，惟丞、簿一、

二人。贼渡南溪，陕军纵之；遂越成都，走汉川、德阳，入巴州。

十四年（辛巳、一六四一）正月，嗣昌自统舟师赴云阳，檄三军陆行追贼。元吉虑贼或东突，劝嗣昌分军出梓潼扼归路；不听。既诸将从泸州蹙贼后，贼果折而东反，归路尽空，不可复遏。自巴抵达及于新、开，官军追及开县之黄陵城，日晡雨作，诸将请以诘朝战；参将刘士杰奋曰：『吾四旬逐贼，今乃及之，纵使佚去，吾不能也』。擐甲持矛曰：『大丈夫独取献忠耳』！猛如虎鼓其众并进。士杰所当摧陷，贼大披靡。献忠登高望我师，见无陕兵旗帜，而左兵亦携沮不前，士杰孤军跳荡，后无继者；乃密抽壮骑潜箐谷中，乘高大呼驰下。左兵先溃，士杰及游击郭开、如虎之子猛先捷皆战死。前兵既覆，如虎率牙兵苦战；中军马智挟如虎溃围出，旗纛军符尽失。嗣昌在云阳闻败，谋归楚，顾根本；传箭召溃兵顺流东下。贼已席卷出川西，烧新、开驿置，楚、蜀消息中断；贼大队已至当阳，而襄阳未之知也。

初，献忠之败于玛瑙山也，良玉擒献忠妻敖氏、高氏及徐以显、潘独鳌送襄阳狱。独鳌诡姓名黄冈刘若愚，愿见督师言事，称：『难生有治平天下之略，不幸陷贼，今自归』。嗣昌诘之曰：『尔才学为张献忠用尽，尚有遗余为朝廷用邪？且献忠不识字，尔草飞檄以逆天骂国，死有余罪』！始俛首。随行书吏尹曰凤谓：宜早杀之』。嗣昌不可。乃并前所执敖氏之兄及养子惠二者同系襄阳狱。知府王承曾年少佻易，每晚囚簿呼名，悦敖氏、高氏之艳，托以问贼中事，笑语颇洽。狱吏多与贼通者，独鳌等得以脱桎梏，防御颇疏。嗣昌以献忠飘忽，尝移文为戒；承曾笑曰：『是詎能飞至邪』？献忠既败官军于开县，即东走；留罗汝才拒郟抚袁继咸兵，自率轻骑一日夜驰三、四百里，杀督师使者于道，取军符，遣刘兴秀等二十八骑伪为官军，持符验夜叩襄阳城。巡道张克俭纳之，处其人于承天寺。夜半火起，襄阳府端礼门亦火，贼队疾驰至，城中大乱；独鳌毁狴户，偕敖氏、高氏以出。昧爽，贼尽入城。承曾突围走，克俭及署知县事李大觉、推官邝曰广、游击黎民安（考曰：据「庐州忠义传」补）死之。献忠缚襄王翊铭坐堂下，属之酒曰：『吾欲断杨嗣昌头，今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酒』。遂杀之，投尸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潜觅翊铭尸，拾颅数寸以归。贵阳王常法并宫眷俱遇害。时二月初六日庚戌也（考曰：「北略」、「纪事本末」谓：『襄阳陷，贼发银十五万以赈饥民。襄阳守兵数千，军资器械山积，尽为贼有』。「绥寇纪略」则云：『献忠以全队未至，惧良玉之诣其后也，张伯鲸饷银数十万在城中，不及问，居两日即去』。未知孰是？姑两存之）。初九日癸丑渡江，破樊城。十五日己未，陷当阳、郟县。二十一日乙丑，陷光州、新野。嗣昌行抵荆州之沙市徐家园，惭惧自杀。献忠复合汝才之兵东下，破光州、北城，残商城、罗山、息县、信阳

；闻官军在蕲州，乃烧固始、西关，分兵犯茶山、应城。四月二十五日，陷随州，知州徐世淳巷战，陷胸穴股以死；其子肇梁亦死，两妾及婢仆死者二十人。贼破信阳，获左良玉旗帜，假之以趋泌阳。六月初六日夜大雨，乘以入，知县王士昌不屈死。围唐县，再攻应山；应山之民工射猎、毒弓矢，傅人肉沸烂，故贼再攻不克。七月，献忠围郟阳，王光恩御之，多杀伤，献忠遁走。会总兵黄得功麾下叛兵投之，贼大振；拔郟西，群盗蚁附以万计，东掠地至信阳。

献忠素惮左良玉，既屡胜而骄，则谓良玉为不足畏。诸将妻孥之在襄阳者，献忠又尽戕之；故良玉军距跃思斗。八月，良玉从南阳进兵，追及之于信阳，大战，斩其头领沙某，夺马万余匹，降其众数万。献忠射伤股，乘夜东奔。郟抚邀其前，良玉将马进忠蹶其后；过龙冈、苏家坂、免儿沟、五股泉四遇，皆大斩获。献忠负创不能驰，保其妇女小子，日行数十里。良玉自郟北发追之，贼已入掌握；而自兴安转馈信阳百二十里，大雨五日夜，江涨道绝，将吏首尾离置数十处。献忠走而免；官军四面蹙之。罗汝才既与献忠不合，走别道诣李自成；献忠前驱入哨，又为自成所邀取。谍者谓：『献忠矢贯脰已毙』；诒之，乃在商、固山中。先是，革、左五营窜英、霍间，将越险隘合献忠。献忠亦以奔败而思与之通也，九月，出商城之牛市畋，取道向英山。监军孔贞训、副将王允成大破之于望云塞，献忠众散且尽，乃因汝才以奔自成。当襄阳之陷，献忠自诩威名出自成右；及军败往归，所从不过数十骑，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献忠不肯屈。自成将杀之，汝才止之；资以五百骑，麾曰：『亟引而东合革、左，此地非若所当留也』。献忠乃东奔，道纠土贼一斗穀、瓦礫子等，众复盛。会李自成破官军于项城，督师丁启睿、左良玉以兵救汴，献忠得以其间走英、霍，就革、左约，则大喜。

十五年（壬午、一六四二）正月，陷潜山。二月，陷全椒。三月，围舒城。舒城缺令，参将孔庭训、在籍编修胡守恒同饬守备。庭训兵淫掠，舒人逐之；庭训怒而降贼，教以冲棚穴城，穿数处。守恒督守，堙者塞之。贼射书约降，守恒焚诸堞。贼复射书，购长须翰林千金；或劝守恒割须遁，守恒不可。四月初三日，城陷，贼刺守恒腹以矛，数十创而死。献忠改舒城曰得胜州。初六日，陷六安州。州有川将覃世勋、乙邦木、王宪设守。世勋殴知州朱谋赤于廷，为州人所逐，遂通贼以陷城。州人千户张国正、乔乃迁斗死；诸生江源洞刳目截舌，含血喷贼死；刘铉劈首几裂，跃起斫数贼，跌坐石上死（考曰：按「史外」「庐州忠义传」云：『铉弱冠能文，美丰姿』。又曰：『跌坐石上死，家人觅得之；左右手握两刀，如植铁。其父呼曰：「儿！贼去矣！父在此」！乃脱手仆』。是铉乃美少年；而史阁部祭文则曰『耆民刘铉等』何也？「庐州府志」亦作刘弦。岂别有耆民刘弦，而兹则弦邪？俟考）；韩光祖断喉碎尸

死，守备王希韩被获死。献忠取其郊保莲花寨之民以益其军。闻学使者将按庐州，遣贼数百人挟书囊笔袭儒衣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趋之城上，举火以应，城遂陷。道臣蔡如衡、督学徐之坦、合肥令汤登贵缢城遁，知府郑履祥、在籍参政程楷、诸生蔡世和、吴士任、赵嗣蕃、葛一本、指挥同知赵之璞、武进士金玉度、义民朱应珍死之。寻陷无为州，在籍光禄寺少卿钱策、诸生钱振纲、副榜吴之默、义民路宽、王加惠死之（考曰：本「庐州忠义诸公传」，徐之坦亦作之垣）。

六月，陷庐江，还屯舒城之白马金牛洞。习水师于巢湖，合老哨三十二营、小哨二十四营会皖口。

七月，复陷六安，获男女悉断其右臂（考曰：本某氏「怡曝堂集」。又「纪事本末」云：男女各断一臂，男左女右）。太监卢九德以总兵黄得功、刘良佐之兵战于夹山，败绩，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俱逮治；起谪籍马士英代斗光。献忠焚枞阳，夺商舟，募棹船卒，谋犯南京。闻得功、良佐兵且至，命贼将一堵墙营于古城长岭，潜山之险阨处也。步骑九十哨，分为四营。九月二十四日夜半，得功等至，缘山背噪而升；贼大扰，越崖涧奔。官军追之，自古山、天井湖、老鹤头、黄泥港六十里，横尸无算，一堵墙焚死；夺畜产数万，救回难民数万人。贼腹心谋士、妇竖皆尽，于是散而西。攻桐城，得功救之，射献忠几获之，走蕲水。会官军击袁时中于颍，献忠乘虚出天堂山，拔营至三祖寺，以三百骑袭破太湖。

十一月，再攻桐城，执守将廖应登并其从骑突成，拥之至城下招降，不从；皆杀之。贼筑台掘隧，知县张利民随机应之，啗指血祭炮，杀献忠爱将李混江；得功救又至，贼乃走（考曰：「绥寇纪略」、某氏「太白剑」谓：『献忠东去陷桐城，屠之』；误也。熏按：桐城未尝陷屠。戴田有「孑遗录」自叙云：『吾桐滨于陷者屡矣，而卒获免』；可证也）。会左良玉避自成东下，尽撤湖广兵自从。献忠闻之，又袭陷黄梅。

十六年（癸未、一六四三）正月，陷广济。寻陷蕲州；贼令绅士冠带自东门入，由西门出，尽杀之。执在籍巡陇右道李新，令跪拜；新骂曰：『死贼！尔非陕西人乎？本道在陕西，尔喂马贱卒尔！恨未斩剮尔』！抱父尸就刃。献忠以掌击膝曰：『快哉！老子今日看杀汝等求生不得，独汝真好汉』！诸生张效锺、陈正皆以骂贼梃杀（考曰：本顾景星「白茅堂集」。又云：『献忠大书驿壁：「山前山后皆出松，地平平地柳成阴；桃李笑柳柳笑松，千秋万古还是松」。关西张秉吾题吊李新』云云。是献忠既字敬轩，又字秉吾也）。遂屠城。蕲水乡宦周之任与贼通；二月，遂陷蕲水，县丞杨明时死之（考曰：本毛先舒「东苑文钞」、「蕲尉杨存吾传」。存吾，明时字也）。方献忠之未至也

，众谋守御，每乡宦养兵三名；饶某不可。既献忠集之教场，饶夫妇愿以金二十万免死；献忠杀之，括其家得三十万。复陷蕲州，执分守道许文歧。献忠故识文歧，颇礼之。文歧见贼众多黄、麻人，与同系举人奚鼎铉谋，约以从中击贼，柳圈为号；降贼诸生王固怀泄其事，遂见杀（考曰：按「杨存吾传」，文歧乃贼再破蕲州时被执者；诸书未分别言之。「史外」云：『泄谋者为黜生王国统，尝奸宦家妇，被公褫责，遂蓄恨以报。或谓为逆衿王固怀』。岂固怀即国统欤）。先是，有飞雀万余投蕲之南城濠，树杪发火；鬼白昼骑墙上揶揄人，火器不爇自震，黄州南城门哭。州人闻蕲水之破也，弃城逃，惟女子不及行。贼入城，择其姣丽者驱以夷城，缓者斩指、堕腕，血淋漓壁间；三日城平，乃杀之以填堑（考曰：「绥寇纪略」：『女子夷城乃陷黄州事』。而「北略」某氏「啸虹笔记」「流寇志」则云屠蕲州事。按蕲州再破与陷黄州时事相连，故纪载易舛；惟「绥寇纪略」与「明史」同，今从之）。州有无赖张以泽集亡命迎贼，乡宦欧阳玖、诸生李时荣拜马首降；副使樊维城、贡生冯云路、诸生易道暹及其子为瑚、为琯死之。

四月，献忠连陷麻城。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而麻城尤甲于全楚；梅、刘、田、李诸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张里闾间。寇之将作也，思齐以尺伍为捍蔽，听其纠率同党，坎牲为盟，曰「里仁会」。诸家竞饰衣冠以夸耀之；其人遂炮烙衣冠，推刃故主，城中大乱。城外义兵围之，里仁会之人大惧；其渠汤志杀诸生六十人，而推其与己合者曰周文江为主，缒城求救于献忠。献忠自残败后，步卒多降于自成，麾下惟骑士七千人；闻麻城使至，大喜。进兵城外，义兵解围走，献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万七千人，献忠别立一军，名曰新营。改麻城为州，以文江知州事。故金吾刘侨献二妾、数万金于贼以免。贼寻陷罗田。于是张以泽、李时荣等献策渡江，招星辰湖渔人具舟。献忠悉师沿江上犯，汉阳、武昌大震，议守城。楚王有积金百万，三司请贷，不许。在籍大学士贺逢圣因长史徐学颜入见计事，王命中人出高帝分封时金裹交椅一；曰：『此可佐军，他无有』。逢圣哭而出，捐赀召募，金谓宜土著。适承天、德安溃兵俱下，楚王募之为军锋，以学颜领之，号楚府兵。武昌参将崔文荣者，壮烈士也；潜师渡江袭贼，斩六百级，众不敌乃还。汉阳陷，议撤江上兵城守，文荣言：『坐困非策』；争之不得。

五月五日，贼从团风渡袭武昌县入之，驻军樊口。文荣以副将胡某扼之洪山寺。是时，贼大营尚在江北；会楚府募兵官张其在者，罪被笞，往投贼，而李时荣之族居省城，约内应。贼乃全军从鸭卵洲渡，直逼城下。逢圣、文荣壁武胜门，尽力拒守；贼大掠金沙洲，攻转急。道臣王杨基诡言有事汉阳，传箭开门，同推官傅上瑞弃城遁；楚府兵开保安、文昌二门纳贼。文荣方出斗，回

兵阖城扉不及，跃马凤凰山持矛大呼；贼攒刺之；洞胁死。徐学颜左臂殊，右臂持刀不仆，支解死。游击朱士鼎既断左右手，缚笔于臂，作书招集旧卒，训练如常；久之乃死。贺逢圣衣冠北向再拜，贼挥之去，曰：『此贺佛也』！逢圣以巨舟载家属，出滋阳湖；中流凿沈之，全家溺死（考曰：逢圣之死，传说不一。「启祯野乘」曰：『公冠履蟒衣，诣楚王府，将奉王同死。时府已为献忠所据，遂见执。乃曰：「我欲亲见献贼，骂之而死」。众不令见，乃北向五叩头毕，投缙阳桥下而死。夫人危氏、子觐明皆死之。仲子光明，守八分山墓；闻难来奔，又死之。子媳曾氏、陈氏、孙三人、一仆萱命皆死，合门二十余人』。又「北略」附记江阴冯生云：『贼将尽杀城中男女，逢圣曰：「汝何不杀我，免杀百姓」？贼不忍加害，送至献忠老营，公言如前。献忠曰：「依汝言，全了他尸罢」！盖欲驱民入江也』。此又与「野乘」小异。又滋阳湖一作缙阳，又作墩子湖）。兴都留守沈寿崇、通判李毓瑛、知县邹逢吉、知嘉鱼县王良鉴、贡生黄冈、冯云路、诸生汪陞延、熊雯、明睿皆死之。献忠以篋舆笼楚王，沈之水（考曰：诸书作沈之江，「启祯野乘」、「纪事本末」作沈之西湖）。见库中金，叹曰：『有财如此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也』！见楚府碧玉箫长尺有九寸，曰：『此何用』？碎之。贼宣言宗室降者不杀，楚宗多投牒，亦有庶民搀入者；既而白刃交下，欲自辨而头已落。先是，有异人呼于途曰：『一群猪，屠伯至矣』！果验。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江，铁骑围而蹙之，自鹦鹉州达于道士袱，浮鬣蚁动，水几不流。踰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妇女别而累，有殊色者入婆子营，亦置队长，监以贼目；收其直，给军用。汉口人周洪卿者，首其地富人多亡匿；搜牢之获千余舟，士女溺死无算。献忠乃据楚王府，铸「西王之宝」，改武昌为天授府、江夏为上江县。以周文江为伪兵部尚书、张其在为伪总兵前军都督、李时荣为伪巡抚、谢凤洲为伪守道、萧彦为伪巡道、陈馭六为伪学道，给伪敕印。以周综文伪知天授府、沈会霖伪知汉阳县、黄元凯伪知黄州。开科试士，取七十八人，补二十一州县官并佐贰，各赏银有差。以兴国州柯、陈两姓土官悍勇，招降之。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属和。发楚邸金赈难民，蕲、黄等二十一州县悉附。

初，李自成闻献忠得汉阳，忌且怒；榜曰：『擒献忠者，赏千金』。及闻取武昌，复遣人贺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杀，行将及汝矣』！献忠卑词赍金宝答之，自成留其使。而左良玉之军复西上，遣总兵方国安、徐懋德、马士秀破贼于蕲州黄石港。诸生程天一集乡兵二万击贼于大冶，杀伪知县奚鼎铉，沈会霖闻风遁。官兵次黄州，白云寨长易道三执黄元凯，遂复黄州。献忠闻楚师渐集，乃留张其在、谢凤洲等守城，以养子名四虎者驻金沙洲；而

亲率大营为浮桥于金口，悉众西渡，分军为三：一军白罗山、一军白石矶、一军蒿洲。屯舟师于湖中，息马山谷，将以窥岳州、长沙；未发，而左营诸将毛显文、常国安、郎启贵、于自成、段凤翔、秦天禄等连营而前，次于阳逻堡，蕲、黄四十八寨民兵皆应。常国安以舟师先进，贼骑百余夹江而射。国安转战自白云阁至金沙洲，四虎先期遁；官军夺其舟百艘，贼骑反走。翌日攻汉阳，贼开门出战，官军败之于■〈鱼严〉鱼套，遂乘以入。张其在焚黄鹤楼及宗人府第，率诸贼开保安门西走，断王会桥以防追者。谢凤洲自杀，伪知县汉阳燕某、蒲圻涂良极、黄冈王尔忠等悉被擒。凤督马士英屯寿州，遣六安诸生黄鼎潜行入麻城诸寨，谋之刘侨、田生兰、周从极等，说周文江以反正；斩贼将方子雄于■〈鱼严〉鱼套中，擒汤志数其罪磔之，传首寿州。官军别将徇兴国、大冶，监军道王瓚屯武昌、沔阳，知州章旷驻汉阳，黄安、黄陂皆自杀其伪令，上流三郡悉定。献忠已率众西行，左兵铁骑营追及之于金口，擒其殿后伪总兵邓云程诛之。献忠时已陷咸宁、蒲圻；岳州大震。沅抚李干德、总兵孔希贵、监军道许璟率兵二万守陈陵矶，令民他避，匿壮士健马，诡称父老约降。贼入伏发，歼其前部，刳四人以归之。献忠怒，益进兵。乃蔽林植旆为疑兵，埋大炮，积薪翳之；贼误举燧，则炮大发，杀贼数百。再置巨舰中流，计矢石可及却不进；度贼矢且尽，奋击大败之，三战三捷。献忠乃悉众二十万百道仰攻；八月初五日丙寅，力屈城陷，干德、希贵走长沙。戊辰（初七日），贼前锋至湘阴，城已空。献忠既得岳州，谋北渡，卜于洞庭神者三，不吉；投琼大诟。将渡，风大作，覆舟；献忠怒，连巨舟千艘载妇女焚之，夜明如画。遂骑而逼长沙。长沙，故吉王封处也；惠王之去荆州也，亦走长沙。两王相见，日忧贼，顾不知修备。去长沙六十里有鸟道可栅而守，推官蔡道宪请之，王不能应；自堞其宫，击柝徼巡而已。巡按御史刘熙祚檄长沙总兵尹先民、副将何一德以万人守罗塘河，孔道贵屯三稍矶；道宪醵官钱为栅，断陆道，未成而贼入之，先民、一德降。楚抚王聚奎时在城中，诡出战，率所部遁。李干德气沮，偕熙祚、道贵奉吉、惠二王走衡州。贼遶城呼道宪名：『吾军中知尔名，毋自苦』！道宪手注弩射之。丙戌（二十五日），城陷；百计诱降，置小楼中二十有四日，骂不绝，遂遇害。健卒林国俊等九人追侍道宪，亦不屈，贼并杀之；内四卒奋曰：『愿瘞主尸而死』。贼义而许之。解衣裹道宪骨葬之，而后自刭。在籍给事中史可镜以豪横为乡里所仇，降于献忠，为伪长辰常巡抚；教献忠取辰、沅、靖；其笈表称献忠曰陛下、曰新朝、曰圣主。献忠去，土人缚以献李干德，加拷讯，械送南都，伏诛。又有武进士赵某者，力能曳两牛倒走，亦降于献忠。献忠麾下孙可望、李定国皆以勇猛为义子，赐姓称王；赵后至，欲较武艺，定崇卑。与可望驰马徒搏，握可望而举之；遂以赵为二王、

可望为三王、定国为四王。后献忠入川，虑军士多携妇人，赵独先杀其妻子，献忠大悦；久之，竟被杀焉（考曰：本「北略」。又某氏「柳轩丛语」云：『献贼有美僮名二孩子，时年十八，技武绝伦。尝与黄靖南对阵，甫出战，僮飞矢中其手。黄几败，怒甚，伏兵擒之。爱其勇，欲令降，僮不应。侯笑曰：「闻贼夜卧汝腹上，本镇亦能抚汝，何不速降」？僮坚不允，绝其食死』。天下事固有不可解者，附记之）。

献忠既陷长沙，以蒲圻令李凤起伪知岳州府、通守任为弼为伪长岳道，驰檄远近。尹先民、何一德愿效前驱，献忠伪封为世袭伯。庚寅（二十九日），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献忠拆桂邸殿材至长沙造伪殿。令尹先民守衡州，而追三王于永州。刘熙祚亲督水师御贼，遣兵护三王入广西，而自入永州死守；城陷被执，囚之永阳驿中，闭口绝食，题绝命词于壁。临以白刃，大骂，贼杀之宁乡孔庙中（考曰：本「绥寇纪略」、「北略」、「史外」、「刘熙祚传」。又熙祚之死有三说：「启祯野乘」云：『护诸藩冒死断后，为贼追缚』。「史略」云：『入州死守，奸人开门被执』。陈皇士「刘熙祚传」则云：『熙祚巡按至永州，部院庄祖海催饷四集，贼乘之。祖海先行，熙祚殿后，贼望见偏裨跪白马前，知为重臣，突拥之去』。按三说不同，惟「史略」与「绥寇纪略」、「史外」同，今从之）。同时死难者，湖南道参议陈瓚、知湘阳县杨开、知衡阳县张鹏翼、知翼东县陈道寿、知临湘县林不息、知衡山县董我、前湘阴县丞赖万耀、长沙府照磨莫可及、教授蒋道亨、教谕欧阳显宇、彭允中皆死之。宝庆、常德陷，同知朱国桂死之（考曰：陈瓚、朱国桂见「北略」，陈道寿见「绥寇纪略」，余见「明史」「忠义传」）。献忠修怨于故督师杨嗣昌，发其祖父冢；葬有年矣，斩尸，乃见血焉。嗣昌母朱氏死之（考曰：诸书不载朱夫人死节事。惟「北略」云：『夫人朱氏，湖广武陵人，蓟辽巡抚杨鹤无山公夫人也。贼执夫人，夫人骂曰：「吾天朝命妇，岂从尔乱贼哉」！遂死之』）。是时，湖南郡县糜烂，将吏非降则逃；惟道州以守备沈至绪力战得全。既而，贼再至再战，马惊仆，殁于阵。其女云英持矛号哭趋贼营，夺父尸还。贼环搦之，云英左右支格，莫能伤，竟完守入保。因是，道州终不破。献忠将犯辰州；自桃源以上岭峻滩险，土司以兵守辰龙关，度不可上，乃已。

九月，献忠屯衡州；分军犯广西全州、江西袁州。寻归长沙，开科取士。戊午（二十七日），陷萍乡（考曰：「纪事本末」作戊子陷萍乡；误也。按历法，是月无戊子日，当作二十八日戊午）。

十月初四日甲子，陷万载、袁州，于是瑞州、临江、新喻、分宜之人皆空。献忠遣别将趋连州，广东南、韶州府属城皆逃。道臣王孙兰兵不满百，请救

不应，遽自经。浔、桂贺、全之间，蔑有固志矣。左良玉之副将吴学礼既复袁州，而兵不戢，江西巡抚郭都贤檄撤其兵；贼闻之，自长沙突至。戊寅（十八日），一骑至吉安城下，城上聚观不为备；其人以铁钩援城半壁之树，跃而上，守者惊溃，大队驰入，城遂陷。是日，诸县同陷。贼设伪官，改吉安为亲安府、庐陵为顺民县。贼将张其在驰檄袁州，兵民皆窜，复陷袁州。献忠在长沙增兵为九营，四营皆老卒、五营皆新附。遣贼将马赐下临湘。

时岳州已为官军所复。十一月癸巳（初三日），贼复遣四将图之。沿江设伏，藏轻舟于■（汜）义港，以巨舰载重货顺流下。官军邀击之，贼逆流佯走，官军夺其货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贼轻舟四出围之夹击，官军死无算，贼乘胜复陷岳州。壬寅（十二日），明帝诏承天太监何志孔劳左良玉军，移镇武昌。良玉乃令马士秀趋长沙，捣贼后；令马进忠趋袁、吉，迎击其前。甲寅（二十四日），士秀败贼于临湘，追及之岳州城下。贼将混天龙步骑数千拒南岸，以轻舟顺流邀官军；士秀三分其军，以殿后者交射南岸贼，乘风直上，绕贼舟后反击之，贼大败，尽夺其舟。南岸贼疾入城，诸军四面乘城，贼突门，复走长沙；斩首四千级，遂复岳州。丙辰（二十六日），进忠复袁州，尽诛伪官，斩首三千级，夺贼马五百、弓矢数万。时老回回为李自成据荆州；献忠既屡败，乃与修好合兵，势益横。

十二月，连陷建昌、抚州、南丰。总督吕大器无兵不能救，而贼前锋艾四者又再败马进忠于蒲圻；良玉兵之在武昌者，咸震动。有劝贼取吴、越者，顾献忠终忌良玉在，乃决计入蜀。是年正月，自岳阳渡江，虚设伪官于江南，大队俱北。女将秦良玉图全蜀形势，上之巡抚陈士奇，请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复上之巡按刘之勃，之勃许之而无兵可发。贼掠男女数十万，挽舟逆流上，日行一、二十里，至巫山、梅子坡，饥死大半；顾隘口无人遮守，遂长驱入夔州。秦良玉驰援，众寡不敌，溃。蜀事始不可为矣。

臣竊曰：诸书载明流贼闯、献事，庸人僨国、烈士死绥与夫骄将悍卒之蔑上无等，可惊可愕、可歌可泣之事不一端。「明史」既不能尽载之，而稗官家言又舛驳不可复纪。本「春秋」依经立传之例，列而考之，而当日天下大势可得指陈焉。夫二贼，明之贼，而非大清之贼也；曷为不曰明闯贼、明献贼也？「传」曰：『天下之恶一也』。圣人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弧矢之威，何分内外？山海关之捷、凤凰坡之诛，盖亦阪泉、涿鹿之师哉！

献贼陷明万县。

江水涨，贼留屯者三阅月，民皆逃；贼给曰：『降者不杀』。既出，悉驱之入水。执贡生吴献棐，强以为伪参军，不受；断臂解腕而死。其子之英痛父，亦被磔焉。

献贼陷明梁山，副榜高宗舟拒战死。

宗舟率乡勇守北门，城陷，归家，令妻孥自尽；作书付仆达父所，而身率家奴二十余人巷战，重伤死。又庠生古元直之妻谭氏，亦骂贼触阶死。

徐燾曰：自陷夔州以下，悉不日何？阙疑也。贡生、副榜、妇女均无守土之责者也，其死也，曷为或书或不书？曰：吾于「纪年」之殉节者，褒其节并录其功；其有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者，虽妇女亦书。

卷第三

二月庚申朔，明帝视朝，得贼书。

平旦视朝，得伪封，词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顺天会同馆暂缴』。举朝失色；朝罢，遂不复问。

徐燾曰：得贼书何？骇辞也。

辛酉（初二日），闯贼陷明汾州，知州侯君昭、知汾阳县刘必达死之。陷阳城，知县张履旋死之。

李自成率兵五十万，于沙涡口造船三千、掠民船万余渡河；乘胜陷蒲州及汾州，杀知州侯君昭。必达袖出骂贼文，贼杀之。其义勇范奇文刺杀一伪都尉而自杀。履旋，尚书张慎言之子也，为贼所执；贻书其父曰：『与其亏体辱亲，不如杀身明志』。遂投崖死；南都赠御史。时山西瓦解，兵科韩如愈犹言晋寇讹传也。

壬戌（初三日），闯贼陷明怀庆，庐江王载堙及其子翊榘死之；福王由崧走卫辉。

载堙，郑简王祁■镒之元孙也。城陷，冠服坐堂上，贼欲屈之；骂曰：『吾天朝藩王，肯降汝逆贼邪』？贼杀之。拥翊榘北行；过定兴，于旅店作绝命词，不食死。

由崧，福恭王常洵之长子。李自成陷河南，杀常洵。时由崧为世子，裸而逃之怀庆；明帝发御前银万两，后、妃、太子暨懿安皇后、宣懿康昭妃、温定懿妃各发银有差，命王裕民、冉兴让、叶高、栗标赍往慰问。癸未（一六四三）七月，由崧袭封；亲择宫中宝玉带赐之。由崧寻奏王宝无存。是夜怀庆陷，偕其母邹太妃出东门，兵间相失；走卫辉，依潞王。

徐燾曰：不曰弃其母何？怨辞也。中宵仓皇，路隅涕泣，骨肉离散，事非得已；诋以弃母，无乃刻诸！南都立君，有福王不忠不孝之议；至有疑王宝无存，为世子窃以献贼者。由崧虽愚，胡乐为此！此盖恶之者已甚之词，非笃论也。子华之背父，既无明征；许止之不孝，宜从未减；所谓众恶必察欤！载堙父子，夔乎日月争光矣！

丁卯（初八日），闯贼陷明太原（考曰：「明史」「帝纪」：『丙寅，太原陷』。此从「北略」），晋王求桂降；巡抚蔡懋德等死之。

懋德，字维立，昆山人，万历己未（一六一九）进士；由推官历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李自成已陷河南，懋德以疲卒三千御之河上，遣副将陈尚智防河津以保。德州告急，归镇省城；为御史汪宗友所纠，革任听勘。代者未至，尚智投贼为前驱；贼遂于初五日乙丑（？）薄太原。或劝懋德以候代卸责，懋德不可；誓众登陴，遣牙下骁将朱孔训、牛勇、王永魁督兵五千出战。孔训伤于炮，勇、永魁陷阵死，一军尽歿。困守两昼夜，丁卯（初八日），风沙作，炮裂城东南角楼，贼乘风缘梯上；守将张雄为内应，城遂陷。懋德手遗疏付监纪贾士璋曰：『君以此疏上闻，俾朝廷知今日尚有不逃不降、从容死节之臣也』。中军应时盛先杀其妻子，随懋德同缢死。同死者，布政赵建极，河南永宁人。其家守王范寨为自成所屠，建极五子皆死；至是，建极骂贼死，一门遂尽。按察副使兼粮道蔺刚，中陵县人。初议城守，以阳和标兵三千骄蹇，虑为贼应，移之南关外，城中以安；后城陷，果阳和叛兵应之也。遇害时，首堕复跃起丈余，贼众惊愕辟易。冀宁道毕拱辰，掖县人；副使毛文炳，郑州人；知府孙康周，安邱人；长史范志泰，虞城人；其姓名无可考者四十六人（考曰：「北略」纪与蔡懋德同时殉难者，有巡按陈纯德；他书俱不载。按「北略」误也。纯德死于贼入京师之后，在殉难文臣二十一人之中；南都有谥典，赐祀旌忠祠。「传信录」谓：『城陷被执，死于严刑』。「国难录」注：『二夹留用』。虽未知殉难与刑辱孰是？然决非死于太原也。「启祯录」又有朱忠者；亦未详），贼尸之城上。遂移檄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罔上，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纨裤，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齧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读之无不扼腕者（考曰：「北略」「补遗」载自成伪诏，无『公侯皆食肉纨裤』以下八句。或传写脱漏，抑作伪者为之，姑附录于此。诏曰：『上帝监观，实推求莫；下民归往，祇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惟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悉治忽之故。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眷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乎浸灾。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痍瘵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章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祿

，賡嘉客之休声。克殫厥猷，臣谊靡忒。唯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怨恫于宗公，勿陆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倘效忠于君父，广贻穀于身家。谨诏』）。

徐燾曰：死节不可胜书，则附录之，嘉死节不以贵贱殊也。巨寇长驱，连城瓦解，诸君子骈首喋血，之死靡他，是尚可以贵贱殊乎？惜不获举四十六人者而传之也（考曰：「绥寇纪略」载：同死者原任都司张宏业、百户彭鯤、晋府典仗樊子英、诸生朱霞、樊维藩、魏选奇、千户司鼎、指挥刘秉钺、马负图、韩似雍、原任守备申鼎钦、晋府仪卫司瞿通群、牧所千户王德新、北城乡约江明、龙门通判宗室朱敏■〈大上水下〉。其四十六人之可考者欤）！

明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考曰：吴麟征，「三朝野纪」、「北略」作吏科都给事中。「传信录」云：『太常寺卿吴麟征具疏力赞其事』。「大行驂乘篇」谓以吏科都给事中晋太常寺卿；当不谬。而「睿谟留憾篇」载殉难诸臣，又云『大理寺正卿兼大司马提督军务吴麟征』。舛驳如是，由传闻之无征也。按甲申正月，公实为吏科。「北略」二十一云：『故事：掌吏垣者，计吏竣，即擢太常；独公不至宰相之门，一驳再驳。政辅乞骸，公命始下。此甲申三月初七也』。其言详核，可以证正月之非太常寺卿矣。至大理卿、大司马、提督诸衔，疑奉命守城时特加，诸书不及详耳）请撤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不果行（考曰：弃宁远议，「北略」载于正月三日。此从「绥寇纪略」。「传信录」载于太原陷后）。

往岁，职方赵光抃出关察核，疏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议者谓：『弃地非计』。至是，闯贼入山西，王永吉搯杨鹗之臂而叹曰：『上倚吾蓟门一旅，今所调习整练者几何，而可以御贼？计莫若撤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三桂之兵入卫京师。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其何可以不请』？鹗曰：『善』。相与共为奏。明帝持以示阁臣，陈演、魏藻德愕视不敢对；退言曰：『上有急，故行其计；事定而以弃地杀我辈，奈何』？吴麟征争曰：『此何时，而可顾后患冈决』！诸人不得已，请以三桂之父襄入为中府提督，召见熟计。襄至，明帝谕以弃地守关策。襄对曰：『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明帝曰：『此朕为国家大计，非谓卿父子弃地也。贼势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襄曰：『臣揣贼据秦、晋，未必即来；即来，亦遣先驱尝我耳！若逆闯自来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明帝笑曰：『逆闯已百万，卿何言之易』！襄曰：『贼声言百万，实不过数万耳。中原乌合，未遇边兵交手战。往时诸将皆无制之兵，见贼辄溃降。以五千人往，则益贼五千；以一万人往，则益贼一万：遂使贼势愈炽。今彼屡胜而骄，初未见大敌也。朱仙镇之左帅可谓大敌矣，败在我兵多降贼；郟县之秦督可谓大敌矣，败在我兵多秦人。若

以臣子之兵当之，直成擒耳』！明帝曰：『卿父子之兵几何』？襄顿首曰：『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其实三万人』。明帝曰：『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襄曰：『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明帝曰：『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襄曰：『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食粗粝而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衣布褐而三千人皆纨罗绮，故能得其死力』。明帝曰：『需饷几何』？襄曰：『百万』。明帝惊曰：『何用多饷』？襄曰：『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庄田，今舍之入关，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月，作何法清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驱以同入，作何道安插？百万恐不足济。臣何敢妄言』！明帝曰：『卿言是。内库止七万金，金银什物二、三十万耳』。乃下捐助令；群臣言人人殊，遂格不行。后贼逼，明帝决计行之；而内阁请降旨问三桂，数日往返，遂迟师期。三桂抵丰润，而京师已前一日陷矣。

徐鼐曰：不果行何？惜之也。计六奇曰：『寇氛日逼，三辅震恐。撤兵入关，西行遏寇，亦救急之一策。阁臣持之，盖泥于前说而不知变也』。初年，方内安谧无故，弃边地失天险，是汉弃凉州之议也；故识者谓为非计。至末年，寇躡中原，名都大藩溃陷相望，而关外所存止于六城；缓急轻重，大异昔日。而庸臣胶柱之见，犹不知释疆场之忧、救堂奥之急，卒至强寇压境，京师沦陷，悲夫！

辛未（十二日），明帝下诏罪己（「明史」作壬申，此从「北略」诸书）。

闯骑九百至黎城，伪官令里胥报富民驴马数；遣他将陷临晋。明帝乃下罪己诏曰：『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流氛日炽，忘累世之豢养，肆廿载之凶残，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殄量以罄、骸积成邱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驭失道、诚感未孚；中夜以思，局蹐无地。朕自今痛加创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烦嚣；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纾民力。至于罪废诸臣，有公忠正直、廉洁干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确核推用。草泽豪杰之士，有恢复一郡一邑者，予

官世袭，功等开疆。即陷没胁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许赦罪立功；能擒斩闯、献，仍予通侯之赏。于戏！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尚怀祖宗之厚泽，助成底定之大勋；思克厥愆，历告朕意』（考曰：「北略」载此诏于三月十一日己亥。「补遗」载二月颁罪己诏云：『上以灾异迭见，遂颁罪己诏，遍布天下。传谕内外大小诸臣、通行各省直等衙门，俱要省刑撤乐，不许宴饮、不得迎送；裳服用布制成，专尚朴素，不加华饰。诏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以薄德，迭罹天灾，蝗旱频仍，生民涂炭；寇势披猖而莫剿，人心涣散以难收。皆由朕罪日深，是致朕心日拙。兹特诏尔朝野诸臣直言无隐，尽谏无私；或禁闭邪心、或开陈善道。务使天心感格，世转雍熙；庶得朕恪允中，臣民胥庆。尔其钦哉」』）！

徐燾曰：兴元罪己，军士流涕；当日之诏，民胡不感！岂民情之不古欤？苛政既深，寇氛日迫，铤而走险，何知爱君？有国者尚省厥愆于民心未去之日也。

闯贼陷明忻州，知州杨家龙死之；连陷代州，参将阎梦夔死之。

家龙字惕若，曲阳人。知宁乡县七年，流亡复业。迁忻，抵任，贼即至；谓民曰：『此城必不守；我出，尔民可全也』！出城骂贼死。梦夔，鹿邑人。

闯贼进薄明宁武关，总兵周遇吉悉力御之。

十五日甲戌，贼前锋至大安驿，传达京师，分遣伪官于山东、河南州县代任。士民苦征输之急，逐其官，执香迎导。乙亥（十六日），自成至忻州，官民迎降。进攻代州，五台知县某降。总兵周遇吉者，字萃庵，辽东锦州卫人也；性质鲁，然用兵多智谋。起行伍，积功至京营游击；数讨河南、湖广贼。自成之围太原也，遇吉请济师于朝，朝命副将熊通以兵二千赴援。叛将陈尚智迎之河干，令说遇吉降。遇吉叱曰：『尔统兵二千不杀贼，反为贼作说客邪』？斩之，传首京师。贼逼代州，遇吉凭城固守。连战十余日，杀贼万余；兵少食尽，退守宁武关（考曰：诸书皆云贼逼宁武关，周遇吉固守；不云先守代州、退守宁武。惟「明史」、「纲目三编」言之。盖诸书以退守为周公讳也）。

徐燾曰：不日何？阙疑也。或曰自成于十五日薄宁武，或曰十六日始至忻州。

己卯（二十日），明遣内官监制各镇。

是时，始闻山西全陷。命内官监制各镇：宁、前高起潜，天津、通、德、临、津卢维宁，真定、保定方正化，宣府杜勋，顺德、彰德王梦弼，大名、广平阎思印，卫辉、怀庆牛文炳，大同杨茂林，蓟镇中协李宗化、西协张泽民。兵部尚书张缙彦疏言：『粮饷中断，士马亏折，督抚危担欲卸；若一时添内臣

十员，不惟物力不继，抑且事权分掣，反使督抚借口』。不听。

徐燾曰：思宗即位之初，亲锄逆奄，何其明也！天步孔艰，殷盐不远，初衷顿改，覆辙相寻；遂使悍帅以不敌奴才为憾、叛监以富贵自在相嬉，岂天夺之魄欤？观军容使之书，「纲目」之所深恶也。

庚辰（二十一日），大雪，人冻死。

徐燾曰：纪灾也。「洪范」「五行传」曰：『听之不聪，厥咎急，厥罚恒寒』。

辛巳（二十二日），明给事中马嘉植、韩如愈以催解外项出京。

命催解浙、直、京边正项并改折、赃赎及周延儒、朱大典、吴昌时赃银（考曰：「北略」：『戊辰日，谕刑部：「张国维中枢溺职，一徒岂足以蔽辜」。又谕：「吴昌时依律处斩，冯源等附近充军，财产并罪辅周延儒赃产籍没充饷」。又谕：「周延儒见贿忘法，本当全没财产；量追二十万，着周正仪、周奔封完纳。吴昌时量追五万。俱免籍没」』。「烈皇小识」亦载此谕于闯贼至忻州之后，似昌时弃市乃十七年二月事。而「明史」「周延儒传」则云：『癸未十二月，延儒赐缢、吴昌时弃市』。「北略」引他书亦云：『癸未十二月初七日五鼓，延儒赐缢、昌时弃市』。且不应一日内谕处斩、籍没，又谕量追、免籍没也。疑谕处斩、籍没乃癸未十二月，谕免籍没、量追乃甲申二月事也。附考于此）。时贼信渐逼，诸臣托差南窜焉。

徐燾曰：遣之也，曰以催解出京何？讥二臣之托而逃也。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褰裳去之，谁与事君？「北略」载：『同命者有内官王坤』。略之何？无足责也。

明保定副将谢嘉福杀巡抚徐标（考曰：「明史」言总督兼巡抚，「北略」、「烈皇小识」俱言巡抚），偕知真定府邱茂华叛降于闯贼。

徐标，济宁人，天启乙丑（一六二五）进士，巡抚保定右副都御史。时守真定，斩贼使，碎伪牌。知府邱茂华闻贼警，先遣家人出城；标执茂华下狱。标麾下中军谢嘉福（考曰：「纪事本末」、「北略」俱云中军某，惟戴田有「保定城守纪略」、陈僖「甲申上谷纪事」云：『徐标行部至真定，为副将谢嘉福所杀』。「明史」嘉福作加福）伺标登城画守御，劫而杀之；出茂华于狱。茂华遂檄属县叛降贼。时二十三日壬午也；近京三百里，寂无言者。

甲申（二十五日），闯贼陷明彰德，执赵王常谏（考曰：本「明史」「诸王传」）。

乙酉（二十六日），明以魏藻德、方岳贡为文渊阁大学士。

藻德，顺天通州人，崇祯庚辰进士；廷试后召对，因自陈『戊寅（一六三八）清兵入时，臣为举人，守通州』，遂赐状元及第，累加少詹事兼东阁大学

士。主癸未（一六四三）会试，无一建白，而为明帝所亲信。岳贡，湖广穀城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考曰：「北略」云：『魏藻德，顺天涿州籍，应天上元人。方岳贡，崇祯辛未进士』。「传信录」云：『藻德，顺天通州籍。岳贡，壬戌进士』。按「进士题名碑」、「传信录」，不误）为松江知府，有廉能声。以戴罪征逋，至无级可镌，乃逮下狱；朝士讼其清，擢山东漕运副使。癸未九月，擢副都御史。岳贡上言：『清言路以收人心，定推迁以养廉耻；责吏治于荒残，储将才于部伍』。明帝是之。至是，进藻德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河道屯练，往天津；进岳贡户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漕运屯练，往济宁：盖为南迁地也。既不果行，遂止藻德等不遣。

徐燾曰：谷应泰谓：『时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潜遁者，遂止二臣不遣』。盖循当日野史旧说也。吴伟业、文秉之书谓是举为南迁地；得其实矣。官不备书何？讥二臣之不足任也。

明罢户部尚书倪元璐，以大理寺丞吴履中为户部侍郎管尚书事。

元璐字汝玉，号鸿宾，浙江上虞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时魏忠贤用事，媚奄者方请建祠国学；元璐以编修典江右试，以「皜皜乎不可尚己」命题，闻者咋舌。忠贤诛，逆党犹据要路，立赵党、孙党、熊党、邹党之目以锢东林。崇祯元年（一六二八）正月，元璐疏曰：『凡攻崔、魏者，必引东林为并案。夫以东林为邪党，将复以何名加崔、魏？夫东林亦天下之才藪也，但或绳人过刻，持论太苛；谓非中行则可，谓非狂狷则不可。议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而独持已甚之论苛责吾徒：臣所谓方隅未化者此也。韩爌清忠有执，上所盐知，而廷议殊有异同。词臣文震孟正学强骨，二月言官，昌言获罪；今起用之旨再下，谬悠之论日甚：臣所谓正气未伸者此也。总之，臣论不主调停而主别白，不争二臣之用不用而争一日之是非。至书院为逆珰矫旨拆毁，并宜葺复』。二年（一六二九）四月，又疏毁三朝要典；略曰：『臣观挺击、红丸、移宫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不必不兼行，而其书不可不速毁也。主挺击者力护东宫，争挺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而奈何逆珰害人则借三案，群小求荣则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于是崔、魏诸奸创立私编，标题「要典」。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即纷嚣，改亦多事，惟有毁之而已』！明帝嘉纳之。黄道周以建言忤时，不与经筵官选；元璐疏请以己秩让之。由此，益为当事所忌。稍迁南国子司业，寻上「制实八策、制虚八策」疏，讥切朝政。中有云：『治之根本，惟在丝纶；勿以大猷付之悠忽，勿以琐务示其周详。恩怨不横于胸，好恶必循人性；毋徒伤元气

而情面仍浮，毋浮慕精明而丛脞实甚。凡侃言必有深虑，毋一笔抹杀以遏群谋；凡至虑必有定归，毋双票游移以尝上意。毋以意见仇独立之士，毋以声颜拒来告之人』。所言皆深中时病。甲戌（一六三四），除翰林院侍读。上言：『边臣之情归命监军，无事禀成为恭，寇至推诿百出；阳以号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赏必罚，以待其后；而必使近习之人，使借口迤用无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绩即撤」。今行之无绩，益宜撤』。不听。乙亥（一六三五），转国子监祭酒。丙子（一六三六）四月，有黄安县生员邹华者，荐举朝士，列元璐名。元璐因上言：『邹华下士，荐及朝绅；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舒眉岂可得乎』？明帝是之。七月，诚意伯刘孔昭劾元璐以妾冒妻封，遂罢归（考曰：本「北略」。又「传信录」云：『丁丑，遂放归』。「北略」载刘孔昭之参在丙子七月）。壬午（一六四二）冬，大清兵薄淮、徐，起元璐兵部侍郎兼学士。元璐募健丁数百骑，夹驰入京。明帝闻之甚喜，召对；条贼情边事称旨，命具本以闻。元璐上言：『制东边，宜分东西二路，而并力攻东路；东破，则西自解。图闯贼宜以九江为中权、武昌为前茅、淮阳为后劲。又宜假督辅以利权，一切屯铸、漕榷之务，悉听便宜』。又为「边防用间」一疏。明帝嘉纳之；擢户部尚书。元璐以浙人例不为户部辞，不许。时言利者进开采之策，元璐疏言开矿有六害，议遂寝。闯贼入秦，元璐奏：『贼既入秦，则图贼不在秦而在晋；晋有备，而后进可攻、退可守。请蠲沿河租税，多筑敌台；汰冗兵，厚死士』。未及行，而山西陷。

至是，当事者谓：『词臣不任钱穀』。解元璐部务，还讲筵。以大理寺丞吴履中为户部侍郎，管尚书事。履中为御史时，有声，尝上言用温体仁、杨嗣昌为二失。既管部务，无所表见。京师陷，元璐投缳死，履中竟降贼被掠。

徐燾曰：连书二事何？讥黜陟之不当也。元璐侃侃持论，深识事机，台省诸公无出其右；而乃置之闲散之地，易以闾冗之才。甚矣！思宗之闇于用人也。

丁亥（二十八日），明征天下兵勤王，召对群臣于文华殿。

先是，左都御史李邦华与左庶子李明睿私议南迁，上亲行与东宫孰便？明睿曰：『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上亲行便』（考曰：本「北略」）。邦华恐朝论不合，欲以太子居南中为之渐。疏曰：『国家并建二京，原以供时巡、备居守。皇上即不南迁，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一系天下之望。臣南人也，必有言臣以迁自便者；臣愿随皇上执管钥，而分遣信臣、良将扞牧圉以南发。皇太子以抚军主器之重，暂违定省，号召东南，共图灭贼；即皇上赫声濯灵，益以丕振，上以副二祖之成算、下以定四海之危疑』。疏未下，有旨命诸臣会议战守事于东阁。明睿见众论狐疑，未有所定；奋曰：『「易」云「利用为

依迁国」，「尚书」「盘庚」言迁事。唐再迁而再复、宋一迁而南渡，诸君何所疑而讳言迁乎！朝士错愕未应，惟少詹事项煜与邦华计颇翕。翼日，明帝怒坐平台，召阁臣前曰：『宪臣密奏，劝朕南迁』。陈演（考曰：「绥寇纪略」第言召阁臣，无陈演、蒋德璟名；此据「三朝野纪」补）因以明睿、煜姓名及持说本末奏。明帝曰：『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蒋德璟曰：『太子监军，亦万世计』。明帝曰：『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济，孩子家作得甚事！』明日，给事中光时亨参明睿邪说。明帝面诘时亨曰：『一样邪说，只参明睿何也？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事如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所谋乃若此邪？』

先是，命科臣左懋第往南中察舟师、士马之数。天津巡抚冯元扬请以挽漕之三百艘待命于直沽口；密旨允行。明帝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行。而陈演辈既不肯担事，又贼锋已蔓，无万全策，故藻德、岳贡河漕之命已行而中止：演之罢相前一日也。明帝有『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之语；盖深以为憾也。

徐鼐曰：计六奇之言曰：『邦华以身殉国，是南迁之议所以爱君而非以避死也。独是明睿之说亦有未善者：上骤行于贼未至时，则人心骇惧，都城势若瓦解；迁于贼之将至时，则长途荆棘，有狼狈之忧。故为上计，不如死守社稷，得古今君道之正；而令大臣默辅太子南行，以镇根本之地系天下之心，号召东南为勤王之举：此当日良策也。乃君爱其名、臣惜其死，盈廷聚讼，无肯执咎，哀哉！』

戊子（二十九日），明陈演免。

演，四川井研人；在阁一无筹划，惟以贿闻。王永吉之请撤宁远入卫也，演与魏藻德持不可，且谓寇无足虑。后召对群臣，明帝私语演曰：『此事要先生一担！』演默然不答；盖言南迁事也。贼逼，演不自安，且谋脱祸，遂引疾入辞，自言无状当死。明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犹赐路费五十两，驰驿归。演费多，不能遽行，延半月而及祸。

徐鼐曰：不书官何？削之也。闻之钱■〈粤只〉曰：『演于周延儒罢后，颇见信任；一时台省拜延儒门下者，尽投演门。帝微闻其负宠；私语台臣曰：『人言演不廉，奈何？』答曰：『曾是此相而不廉乎？』嘻！触邪之臣而公论如此，明之所以亡也！』

三月己丑朔，明昌平兵变。

昌平兵噪，焚劫一空。命抚臣何谦带罪安职。

明京师戒严。

李自成入畿辅，京师汹汹，传贼且至。明帝谕府部：『寇氛孔棘，戒严城守』。命部、院、厂、卫、司捕各官讥察奸宄，申严保甲之法；设逻卒，禁夜行，巡视仓库草场。是日，宣府告急，命镇朔将军王承允侦贼所向。

明诸生张攀请太子监国南京。

是日，召见攀于中左门。攀言三策，首请太子监国南京，择重臣辅之。

徐燾曰：特书何？明监国为当日之要策也。

明魏藻德请自出京议饷，不许。

藻德为脱身计，明帝谕在阁佐理；命黄希宪、路振飞加意兵饷。

徐燾曰：不许矣，犹书之何？诛藻德之心也。

明释遣戍有罪内官朱晋等闲住。

徐燾曰：大臣在狱者尚多不之释，而释内官何欤？特书之，讥思宗之暗也。

闯贼陷明宁武关（考曰：计六奇曰：『「抄本」载「三月初一日，宁武陷」；「遗闻」载「三月初八丙申，陷」；「编年」载之陈演乞休后；「甲乙史」载「三月初九日丁酉，屠宁武」；他本第云三月而不志日。独「本传」载「二月二十四日，屠宁武，以杨志荣出揭陈颠末」。则「本传」似为有据』。莫厘山人曰：『按「遗闻」，相持半月』；则宜以三月初一日为据），太子少师中军都督府左都督镇守三关总兵周遇吉、兵备副使王孕懋死之。

自成薄宁武关，传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悉力拒守，炮伤万余人。会火药尽，或言：『贼势重，可款也』。遇吉曰：『战三日，杀贼且万，若辈何怯邪？胜之一军为忠义；不胜，缚我以献，若辈可无恙』！于是开门奋击，杀贼千人；夜率壮士二百，缒城入贼营，复大败之，贼退二十里。持半月而援兵不至，乃开门伪降，伏健兵杀其四骁将。遇吉平时购选部下胡妇二十人，人皆绝悍，骑射精捷，支粟与裨将俸等。选健丁之无艺者各一人事之，如夫妇；临阵非至急不役胡妇，以故杀贼过当。贼既屡创，惧欲遁。或为贼谋曰：『我众彼寡，但使主客分别，以十击一，蔑不胜矣！请去帽为识，见戴帽者辄击之』。引兵复进，我兵不能支，城遂陷。遇吉徒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矢集如猬毛。被执，骂不绝口；贼缚之高竿上，射杀之（考曰：遇吉之死，或曰缚之高竿上射杀、或曰磔于市、或曰自刎）。夫人刘氏亦骁勇多能，率妇女登屋而射，矢无虚发；贼纵火焚之，尽死。胡妇二十人者伏室中，洞开其门，系遇吉所乘骏马于衢。贼众固心惮遇吉，不敢骤窥其室；而又艳心骏马，试引牵之。胡妇即发强弩，连毙数百人；矢竭，亦赴火死。孕懋字有怀，霸州人，以进士历

太原知府，迁宁武兵备。贼遣说降，孕懋斩之，与遇吉共守。孕懋既自杀，妻杨氏亦投井殉之。贼愤甚，遂屠宁武。

自成检前后杀死将士凡七万人。曰：『宁武虽破，死伤过多！自此达京师，大同、宣府、居庸重兵数十万尽如宁武，吾辈岂有孑遗哉！不如还陕图后举』。夜既深，忽报大同总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喜甚，厚款之。坐甫定，而宣府总兵王承允表亦至（考曰：宣府总兵王承允，「北略」作王通。按前后史有王承允、无王通，或承允亦名王通欤），且以百骑来迎，自成遂一意长驱。既入京师，有半面失手足者，皆宁武所砍伤；啗指告人曰：『周总兵真好汉！再有此一镇，我属安得到此』？故言遇吉者，莫不惊叹悚服，号称「大人」。

徐燾曰：备书官何？嘉死节也。全晋失守，畿内土崩，宁武一关岌然孤注；而乃以即墨未下之城，效睢阳死守之节。虽螳螂当车，有类丸泥之势；而老黑卧道，足寒貉子之心。迨乎登楼射贼，阖室灰尘；麾娘子之军，妇女知义；悬将军之胄，虽死犹生。此志也，与日月争光可也！若孕懋者，附骥尾而彰矣！

庚寅（初二日），明帝召对百官。

召府、部、锦衣、詹、翰、科、道各官于中极殿，问御寇策。奏对者三十余人，皆考选科道练兵、加饷常谈。驸马巩永固请简重臣守都城，圣驾南巡，征兵亲讨；明帝意不决，诸臣亦皆言其诞妄。既退，乃议分守九门。

是日，大学士蒋德璟允放归。

明命内监及各官分守九门，谕文武官输助。

京城武备积弛，太仓久罄。命各门分守勋臣一、卿亚二，谕文武输助。初，议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贼，一人走，大事去矣』！明帝然之，禁民上城。

徐燾曰：不曰命各官及内监，而曰命内监及各官何？讥思宗之信任宦官也。

辛卯（初三日），明大学士范景文、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等请奉太子抚军江南（考曰：李邦华之请，「甲乙史」以为初六日事；「燕都日记」亦然）；给事中光时亨阻之，不果行。

是日，李建泰疏请南迁，明帝召对平台。景文、邦华暨少詹项煜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时亨大声曰：『奉太子往南，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明帝复问战守之策，众臣默然。明帝叹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亡国之臣尔』！遂拂袖起。

徐燾曰：曰阻之不果行何？罪时亨之误国也。闻之计六奇曰：『使时亨骂贼而死，虽不足赎陷君之罪，尚可白志之靡他；而竟躬先从贼，虽寸斩亦何以

谢君于地下乎』？然则守国之说，借孤注以要名，而非所以忠君也！

明命原任兵部尚书张国维催督浙、直兵饷。

国维字玉笥，东阳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知番禺县。崇祯元年（一六二八），擢刑科给事中，劾罢魏党（考曰：「绎史」有『劾魏党，为忠贤所逐』云云，误也。国维于崇祯元年始擢给事中），陈时政五策；进礼科都给事中，迁太常少卿。七年（一六三四），授佾都御史，巡抚应天、安庆等十府。是冬，贼犯桐城，官军覆没；国维年方壮，一夕须发顿白。请于朝，割安庆、池州、太平别设巡抚，以史可法兼任其事；安庆之不隶江南，自此始也。又于苏、松间捍海筑塘、浚渠通漕，民德之。入为兵部尚书。十六年（一六四三），大清兵入畿内，檄赵光抃拒战螺山；师溃，言者交诋之，逮下狱。国维知库藏空虚，乃倡开事例一法，杀人行劫者皆得输金赎罪；谓己一至江南，数百万可立致。明帝颇惑其说。会苏民诣阙乞贷；即宥出，召对中左门，以原官驰赴江、浙督饷。拜命后，星夜南行，得不及于难。

徐鼐曰：闻之李逊之「三朝野纪」曰：『国维在谏垣时，不附同乡温体仁之党，然亦不为崖异。镇抚苏、松，与民休息，民颇颂之。中枢之任，值时事多艰，科道交章论列，有曰「深揖打恭，便成职业」；亦略其大而苛其细也。宏光时，再任戎政，先几乞身。南都既覆，钱塘画守，卒能竭力尽节，以死毕事。噫！是亦可以传矣。汲汲避害，或欲留其身以有为乎』？文秉「烈皇小识」之言，或已刻欤！

壬辰（初四日），明钦天监奏『帝星下移』，诏百官修省。

时灾异迭见：二月，填失光道，星如雨下，荧惑怒角，河鼓坼，摇光坼芒角，黑眚。三月朔，营头画陨，声如雷，东南蚩尤旗见。大学士魏藻德夜闻刀兵之声入其寝，举家又闻哭泣声。太仓张采家李生黄瓜；采叹曰：『李生黄瓜，民皆无家；乱其至矣』！常州五牧镇农家陈姓者，其壁上日影中见行人来去不绝，长不盈尺，头面须发手足毕具，或持兵器、或车骑冠履、或甲冑；最后一人衣黄袍、冕旒，乘辇，群力士拥卫之：观者如堵，一月始灭。

是日，钦天监奏『帝星下移』，诏百官修省；而群臣饮酒高会如太平时。

徐鼐曰：「传信录」谓：『群臣高会知太平时』。其言或未信乎？鼐闻之京师父老曰：『正阳门外黎园馆，自成入彰义门，始踉跄散』。然则范门闻钟，事倘不谬。

明封诸将。

诏封总兵吴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宁南伯、唐通定西伯、黄得功靖南伯，给敕印；刘泽清、刘良佐、周遇吉、高杰以下予级有差。

明福、周、潞、崇四王南奔。

先是，诏谕诸藩捐贖守国；乃往往寇未至而长史、推官倡议远遁。有韩王、益王者，亦弃藩他避，谕令回国。

徐燾曰：特书何？为南都议立张本也。

闯贼陷明大名府，兵备副使朱庭焕死之。

庭焕，单县人，崇祯甲戌（一六四三）进士，以知府累迁兵备副使。知时势将倾，托其幼子于镇江知府钱良辅。贼将刘宗敏传牌至，庭焕碎其牌，励众戍守。城陷，贼缚庭焕大木上射之；骂不绝死，合家殉焉。

明命襄城伯李国祯提督城守（考曰：「传信录」、「燕都日记」以襄城伯李国祯提督城守为初四日事。「北略」记于初二日，又注于初五日）。

国祯有口才，数言兵事。先是，请于京营外选练，俸粮增给岁费二十余万，乞御书营额；明帝亲书「共武堂」赐之。京师外城庠薄，自左安门迤西，无复新河之阻。御史雋裴希请挑窝坑限马足，于总监协三臣内分一人专任外城；国祯请率所领当新桥南之冲，明帝以为能。癸未（一六四三）八月，使代恭顺侯吴维英总督京营戎政。贼既逼，明帝问曰：『卿平日言强兵足饷，今日奚若？』应声曰：『臣兵未尝不强，皇上无饷耳！』每召对，大臣多跪奏；国祯立语睨视，几无人臣礼。被命督练兵守门，国祯日坐西直门；兵无主帅，亦无实籍，贼至遂溃。

徐燾曰：予始读陈济之「再生记」谓：『国祯为贼所逼，作诗痛哭服药死』；又无名氏「燕都记」谓：『国祯见自成，以头触地争三大事；闯从之。斩衰送葬毕，缢死』：以为言不谬也。长读「魏禧集」，力辨其非。后读乾隆四十一年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奏采访明季殉节事，有『李国祯误国辱身』；而谷应泰「纪事本末」乃谓：『其激烈殉义，足见野史之冒滥难凭』云云。疑野史中无纪其实者矣。晚得钱■〈粤只〉「甲申传信录」读之，委曲详尽，载之以为丹书焉！

癸巳（初五日），明李建泰兵溃于河间。

建泰病甚，兵遂溃。戊戌（初十日），宁武报至，京都大震。程源谓魏藻德曰：『建泰何为尚住河间？其标下总兵马稔有兵万人，令速赴居庸与唐通协守，犹可镇抚万一』。不听。

徐燾曰：曰溃于河间何？罪建泰之逗留也。出师四旬矣，犹在河间乎！赤眉之众已踏破乎长安，高克之师犹逍遥乎河上。「易」曰：『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闯贼陷明河间，知府方文耀死之。

文耀，龙溪人，以郎中擢知河间府。城陷，不屈；贼杖之，骂不绝死。

徐燾曰：诸书不载河间陷日，书于兵溃河间后何？蒙河间之事而类书之也

。「北略」纪南宮知县彭士宏殉节事，亦不载城陷日。附记于此：『贼长驱畿南，所至款附。士宏励众城守，众谓邑小不支；士宏曰：「击贼不胜，死亦瞑目」。众环泣曰：「如生灵何」？士宏知人心已去，绯衣坐堂上。贼入，问「何不备糗粮」？士宏骂曰：「我朝廷官而为贼备粮乎」？贼怒斩之』。

明设黄绫册，募百官蠲助；封疆重犯许蠲赎。

吏部尚书李遇知议以勋戚世臣加爵、大小诸臣谕奖，各捐助饷银；在狱犯官如曾纓、董象恒、侯恂、王志举、王永祚、陈睿谟、郑三阳凡七人，充饷赎罪。

徐鼐曰：予少时读野史，谓京师戒严，帝不发内帑，守城兵人给钱二十；令妓家出银五钱，百金之家亦出银五钱，人心益离。后自成入京，取银十七库：窃怪思宗之多藏厚亡也。继读某氏「崇祯遗闻」曰：『熹宗在位七年，帑藏悬罄，将累朝所贮银瓮、银碗、尊鼎重器输银作局倾销，故饷银多有「银作局」三字者。甲申（一六四四）春，廷臣请动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及宦官宫妾赏赍，轻赍银以为勋戚及京卫武臣俸禄。承运库外有甲乙等十库贮方物者也，天财库贮钱者也，古今通籍库贮书、画、符券、诰命者也，东裕库贮珍宝者也，外东库亦贮方物，无金银也。城破，惟东裕库珍宝存耳，安有所谓十余库积金者？而纷纷谓怀宗不发内帑者何哉』？予始信野史之诬，而又怪数百年之积累何匮乏若是也！及观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谓：『祖宗朝藏镪累万万，自逆奄大去其籍；守者见上明察，恐阙而为罪，相戒弗闻』。钱■〈粤只〉「甲申传信录」云：『闯搜宫，黄金止十七万、银止十三万，皆因魏瑄与客氏偷空。闯甚失所望，夹官搜银之令由是酷矣』。然则伟业「谓竖头须误之」，岂不谅哉！

甲午（初六日），明始弃宁远；征王永吉、吴三桂率兵入卫。

徐鼐曰：曰始弃何？惜行之晚也。

明征唐通、刘泽清率兵入卫；泽清不奉诏，大掠而南。

泽清白面朱唇，甚美；将略无所长，惟声色货利之是好。初以总兵镇山东，率五千人渡河救汴。壁垒未成，贼来争，相持三日，互有杀伤；忽拔营去，惶遽奔进，士卒争舟多溺死。癸未（一六四三）七月，请于青、登诸山开矿煎银（考曰：「北略」载：『二十五日甲申，总兵刘泽清请于青、登诸山开矿煎银，着巡抚设法』。按时事不应有此。「南略」以为癸未七月事，近是。故附辨于此），诏巡抚设法。甲申（一六四四）二月，移泽清镇彰德，不奉诏而虚报捷（考曰：刘泽清虚报捷事，「北略」载于三月初十日；误也。泽清已南下矣，何暇为此！当在移镇彰德时）。命以兵扼真定，又不从；大掠临清南下

，所至焚劫一空。通八千人入卫，壁齐化门外；陛见曰：『臣藉二祖列宗之威灵、皇上如天之覆庇，愿捐躯报效，使元凶速就歼夷』。明帝慰劳倍至，赏银四十两；其兵八千八十二人，人银五钱。命太监杜之秩监其军。通不悦谓：『上大帅我，又以内官节制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随奏：『众寡不敌，当往居庸关设险以待』。拜疏即行，不俟朝命。是日大同告急，命内官谢文举火速赴任。

徐薰曰：曰不奉诏何？罪泽清之跋扈，且为南都四镇专横张本也。

明论平浙寇许都功，擢绍兴推官陈子龙为兵科给事中；不受。

子龙字卧子，松江华亭人。幼颖异，工举子业；治诗、古文，宗法魏、晋。以经世自任；与郡人立几社，海内宗仰之，与江右艾南英齐名。登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授惠州推官，改绍兴推官，折节下士。东阳诸生许都者，豪杰自喜，尝从上海举人何刚学；刚谓之曰：『子居天下精兵处，高皇帝尝用之平乱矣，盍不成一旅以待用乎』？都归，散财结客，招致数千人，阴以兵法部署，思得一当。同郡举人徐孚远见而奇之，谓子龙曰：『许都国士，朝廷方破格求才，倘假以职，隐然干城也』！子龙因与都游，数荐之上官，不能用。

东阳令姚孙棐，桐城人；托备乱敛士民贖，坐都万金。都家实中产，自请减输。适义乌奸人假中档名招兵，事发，于都无涉也；孙棐文致之，摘所刻社稿姓字，谓都结党谋逆，持之急。时都有母丧，会葬山中者数千人。孙棐疑有变，遽告监司王雄。雄遣使收捕，都党有冯龙友、戴法聪者，万人敌，拒捕者；即葬所用白布裹头而反，故人号曰「白头兵」，拥都为主。旬日间，聚众数万，下东阳、义乌、浦江，遂逼郡城。然都一无所杀掠，遣从者谢长吏而已。

巡按御史左光先与孙棐同里，闻变即调兵行剿，所至屠掠；民各保寨拒敌，官兵大败。王雄欲抚之，语子龙曰：『贼聚粮据险，官军不能仰攻，非久持不克。我兵万人止五月粮，奈何』？子龙曰：『都昨遣使投诚，某以事大未许，今惟有进剿耳』！方拔营，而都使再至；子龙请自往察之，遂单骑往责都（考曰：「北略」、「三朝野纪」纪子龙谕许都，乃遣蒋若来赍书往谕，都与其同事十三人诣狱。「绎史」、「绥寇纪略」「补遗」谓：『子龙单骑往谕，挟都见雄；复挟都徇山中，散遣其众，始以二百人来降』。纪各不同。薰按「北略」载：『二月二十二日，御史吴邦臣奏浙寇立翦，谕部：「陈子龙、蒋若来才长定乱，作何优异。」』？是蒋若来赍书往谕可据。但赍书后都未必即降，且其众未散遣，杀都而安得不乱？则必如「绎史」、「纪略」所云而后也可。盖蒋若来赍书往谕，都有降意，子龙始单骑再往耳；「绥寇纪略」「补遗」略同。「绎史」但谓都遣使投诚，无赍书往谕事。又以蒋若来为游击，破都

围婺之兵，与「北略」以蒋若来为生员少异耳。今依「绥寇纪略」詮次，而录其异文如此）曰：『汝以豪杰自命，今何故反？官兵四面至，汝栖穷山，旦暮耳』！都泣而诉东阳令，且曰：『惟公活之』！子龙曰：『汝罪无生理，今惟自缚见王公，幸得不诛，剿贼自赎耳』！都慨然曰：『请从公往』。其党大哗，以为当决死战，往则受缚耳；因欲加刃于子龙。都遍谕之，始寂然，遂以三骑从出山。子龙阴计：『向顺者惟都，其党皆不可测。官兵欲得都以为首功，万一都出为别营将士所夺，则抚局坏而余党必叛』。因语都：『将士无不欲剽刃于若，若至营，但称都部将』。都然之。夜半至营，子龙驰入见雄，告以故。雄召都谕之曰：『尔归语都，若以二千人自缚，当待以不死』。都唯唯。子龙乃复挟入山中。众以都不返也，皆甲以待；见都至则大喜，愿散去。乃以二百人降，王雄喜于免过。而诸将吏谓贼可反掌得，怀忿煽浮言。比登山，见狭隘险绝，始咋舌不敢言；然犹托名搜巢，纵火烧民居，杀人者数十里。婺郡绅姜应甲者，必欲诛都。子龙以杀降不祥，力争不得；请诛首恶，赦从者，又不得；竟杀都等六十余人于江浒。

三月初六日，光先奏大寇就歼。有旨：『陈子龙定变可嘉，授兵科给事中』。子龙深痛负都，不赴也。纪其事曰：『激变之虐令不诛，受降之功绩不叙。官军剿杀平民，株连无辜，贼平数月，犹骚扰不得宁』云。

徐鼐曰：都非寇也，曰浙寇何？惩乱萌也。都以一书生处乱世，好兵聚客，走险拒命；既昧保身、又干国纪，所谓好勇不好学欤！予以恕词，非所以惩乱也。若子龙者，君友之间两无负矣！不受者，嘉子龙，且以赦都也。

乙未（初七日），明总兵姜瓖叛降于闯贼，大同陷（考曰：「明史」「帝纪」载：『三月庚寅朔，贼至大同，姜瓖降。按三月己丑朔、非庚寅朔，「帝纪」误也。兹从「北略」。「传信录」纪于初七日）；代王传■〈火齐〉、巡抚卫景瑗等死之（考曰：「明史」、「绥寇纪略」、「三朝野纪」、「烈皇小识」载同死者有督理粮储户部郎中徐有声。按「北略」载有声于从逆诸臣下；注：『伪户政府属』。「传信录」载入「跣铺遗裔」，注：『再四掠死』。似有声无死于大同事。又按王岩「异香集」「巡抚朱公传」作总兵徐三乐、郎中朱有声。岂死事者自朱有声涉徐字而误乎？然与他书不合。又「明史」载同死者有山阴知县李倬，「厦门志」有大同参将陈弼心；他书亦不载。附录以备考）。

景瑗，字仲玉，号带黄，陕西韩城人，天启乙丑（一六二五）进士。崇祯四年（一六三一），以推官征授御史，劾首辅周延儒、侍郎曾楚卿儉邪，不见纳。出按真定府，父丧，不俟命竟归。服阙，起故官，疏救给事中傅朝佑等；忤旨，左迁行人司正。历尚宝、大理丞，进少卿。十五年（一六四二）春

，擢右佾都御史，巡抚大同，声绩甚着。自成之入西安也，榆林总兵姜让先趋降（大同总兵姜瓖，让之弟也）。自成将犯山西，宣大总督王继谟檄瓖扼河上，瓖纳款而还（考曰：本「传信录」、「明史」「卫景瑗传」。按瓖之叛，既云降于大同，而诸书又言自成至宣府，叛将白广恩以书约总兵姜瓖降。「北略」「补遗」载广恩书曰：『侍生某顿首拜：国事如此，台台稔知，无容置喙矣。但我辈久为文臣所抑，不啻狗马之贱。今闯王强盛，奸佞在朝，我辈虽欲树功，决至反招奇祸，不若共建降旗以图富贵。台台谅能盐其始终而幡然从事矣。特此奉约，仍乞赐鸿音，以慰下怀。戎事旁午，余不尽赘』云云。是瓖降于宣府，非降于大同乎？非也。大同、宣府之陷只间一日，声势相连，或瓖已降于大同，而广恩不知，故以书招之；或广恩书在前。其实，瓖不待广恩之约而始降也。前宁武叛之夜，已云「姜瓖降表至矣」。盖大同、宣府之陷，俱由姜瓖；故记大同事者载之大同、记宣府事载之宣府、纪居庸事并载之居庸。其实均不妄也）；而景瑗不知也，邀瓖歃血守。瓖因宣言曰：『巡抚秦人，将应贼矣』！代王疑之，不见景瑗。会景瑗亦以足疾不时出，瓖因得主兵事，伪遣兵助诸郡王分门守。贼抵城下，瓖即射杀永庆王，开门迎贼，给景瑗计事。景给出，始知其变也，骂瓖曰：『反贼！与我盟而叛，神其赦汝邪』！自成执景瑗之母胁降，景瑗曰：『此膝不屈第二人，可即杀我；我固应痛詈汝，以老母姑忍耳』！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杀』。景瑗头触石，血淋漓。拘之营中数日，自经于海会寺。母夫人之被执也，曰：『我命妇，子为大臣，岂食贼食』！亦骂贼死。

兵备道朱家仕，陕西河州人。瓖之迎降复入城也，其部卒见家仕，骤马冲之。家仕见事去，反走入署，出橐金二千给从吏曰：『我未取大同民一丝，此皆自携来；今罄囊与汝辈，为我选石揜井，以毕我志』。举家十六人尽投井中，众为揜土，哭而去。总兵朱三乐自刎死。生员李若葵合家九人自缢；先题曰「一门完节」。代王并其宗室遇害。知府董复、乡官韩霖俱降。

自成入城，缚姜瓖而数之曰：『朝廷以要害重镇寄若，若何首降』？命斩之。

闯将张天林（考曰：「三朝野纪」作张天琳）曰：『杀降，非所以劝归顺也』。遂释之。以天林镇大同。瓖谢之；天林曰：『国家创业，招徕固应如此，何谢为』！自成趋宣府，瓖复请先导；至阳和，语其次弟瑄并降贼。及自成之败于关门而遁也，瓖走阳和，假瑄部疾趋大同。城守者闻吴三桂兵且至，不欲启；天林曰：『此独瓖来，必酬劝王不杀也』。命启门。瓖入，即斩天林并其党何天相等。据宁武、代州沿边诸邑，投诚大清，睿亲王多尔袞令摄总兵事。瓖请以明枣强王裔朱鼎册嗣藩大同，奉明宗社；睿亲王切责之。旋随英亲王

阿济格征陕西有功，统摄宣、大诸镇。顺治六年（一六四九），以叛诛。

徐燾曰：瓌之请以明裔嗣藩也，为故国计乎？欲挟以自重耳、一门贼子、两朝罪人，摭其颠末，见鸱枭之终不革心也。

明以翰林院庶吉士陈名夏为户、兵两科给事中兼翰林院修撰（考曰：陈名夏之命，「北略」载于初九日）。

名夏先有招募山东义勇等事疏。是日，召对中左门，因言『淮、扬要害，宜练兵重镇』，称旨；即御前拜是命。时检讨方以智、行人刘中藻（考曰：中藻「北略」、「传信录」云：『官行人』；「南疆绎史」同。或作中书，误也）各请出外募兵，俱不报。城陷后，名夏降于贼。顺治二年（一六四五）降于大清，积官至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以事诛。以智字密之，桐城人；中藻字荐叔，福安人（事见后）。

丙申（初八日），大风霾，昼晦。

是日，明帝召户部侍郎吴履中问库银几何？对曰：『仅存八万』。明帝曰：『以备城守，边饷不可发』。履中言：『若无九边，京师安守』？不听。

明副总兵姜瑄、道臣于重华叛降于闯贼，阳和陷。

瑄即让、瓌之弟也（考曰：「明史」云：『瓌兄瑄，故昌平总兵也，劝瓌降』。似瑄降贼在前。又「明史」亦无姜让其人，今从「传信录」）。重华，青城人，以边材荐仕者。迎贼十里外，官民或椎牛载酒以先，或预为大膳进食；至有掠民子女以献者。

明监视宣府太监杜勋、总兵王承胤叛降于闯贼，宣府陷（考曰：「北略」载：『初八日，宣府陷；初九日，阳和陷』；「传信录」互异。按「传信录」近是。「三朝野纪」云：『贼既陷阳和，长驱至宣府』。阳和在大同之西，无陷在宣府后之理。「北略」引「朱之冯传」则云：『十一日，贼抵城下』）；巡抚朱之冯等死之。

之冯，本名之裔，字乐三（考曰：「北略」云：『字乐山，号勉斋』。王岩「异香集」云：『字德止』。兹从「明史」）；徐州人，入顺天大兴籍，中天启乙丑（一六二五）进士（考曰：本「题名碑录」、「异香集」）。崇祯二年（一六二九），由主事进员外郎，坐事谪布政司理问，迁行人司副，历刑部郎中、浙江驿传僉事、青州参议。捕盗、击豪强有声，进副使。赍表入都，寄家属济南。城破，妻冯氏匿姑及子，而自沈于井。姑李氏闻之，绝粒死；之冯庐墓侧。服阙，起河东副使，杀通贼大猾朱金字，部内以宁。之冯自妻死，不再娶。上疏曰：『妇事夫，犹臣事君也。臣妇冯氏不负臣，臣敢负国乎？臣于国，愿如臣妇之于家也』。请改名之冯。十六年（一六四三）正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抚宣府。是时贼由阳和长驱至宣府，之冯登城誓众，而勋与承胤已纳

款矣；惧之冯不从，乃请之冯守北城。之冯虑京师失北门，疏请重兵守居庸。贼谍间之曰：『抚院以人心离叛，请兵屠矣』！会朝廷命一将屯保安，众益哗。俄贼至，勋绯袍鸣驺，出城三十里迎贼。之冯尚登陴悬赏，无一应者；叩头曰：『愿中丞听军民纳款，全一城性命』。俄报贼已从南门入，满城百姓胸前黏「顺民」二字，焚香跪接。之冯愤甚，指红夷大炮曰：『汝曹试发之，可杀数百人。贼虽杀我，无恨矣』！众莫应。自起燃火，兵民竞挽其手。之冯乃夺士卒刀自刎（考曰：朱之冯之死，「纪事本末」、「三朝野纪」云自刎，「甲乙史」、「烈皇小识」云贼杀之，「北略」引「本传」则云缢死。又诸书有云乡绅张罗彦自杀，误也。罗彦死于保定之陷，与宣府无涉；详见戴田有「保定城守纪略」），众弃其尸于濠中。后自成兵败，前任巡抚李鉴举兵诛伪将，求之冯尸。死五十余日矣，面如生，奠而葬之；以姚时中配享。

时中者，宣府廩生也。知监、镇有二心，叹曰：『以死勤事者，朱中丞耳！吾当从其后』。题壁孔子庙曰：『杀贼无权，偷生不义；妻子无知，付之不计』。衣巾自缢死（考曰：本「异香集」、「史外」）。同时死者督粮通判朱敏泰、副将宁龙、系狱总兵官董用文、副将刘九卿、在籍知县申以孝；其它妇女死者又十余人。

徐鼐曰：诸书言姜瓖降于宣府，此言总兵王承胤何？纪实也。瓖叛而后瑄叛、瑄叛而后阳和陷，贼得长驱至宣府。记事者，追叙之情事然也。实则宣府自有总兵王承胤，亦名王通。「传信录」谓其欲缚之冯以降；「北略」引「朱之冯传」谓：『通已潜遣骑赍降表迎贼，故自成陷宁武关夜，有瓖与承胤表至』云云也。乌可归狱于瓖而使承胤之罪不着哉？不日何？阙疑也。

明刘泽清戕兵科给事中韩如愈于道。

如愈尝疏论泽清不法事，泽清赂以重币，弗纳；加诮让。至是，如愈以催饷过东昌戴家庙，泽清遣兵劫杀之；曰：『尚能论我主将否也』？如愈身中数创，挺挺不挠，惟言『幼子不应杀』。劫者曰：『无与小儿事』。舍之去。

徐鼐曰：戕者何？甚泽清之罪也。「公羊传」曰：『戕者，残贼而杀之也』。镇将残贼王人，变之大者；故变文书之。前奉使讯如愈，此罪泽清何？义各有当也。如愈，君子也，责之婉；泽清，乱人也，诛之严。

明淮安巡按御史王燮诛贼党巩克顺以徇。

燮字雷臣，黄陂人，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知河南祥符县，三守危城，以才力称。是时莅任淮安，有伪选淮安知府巩克顺行牌淮上，燮碎其牌，擒克顺，斩以徇。燮自任守河，而托路振飞守城，士民恃以屹然（考曰：本「南略」）。

徐鼐曰：特书何？嘉燮也。伪牌所至，壶浆相迎，岂民之无良哉？无良有

司以抚循之，遂匍匐而谓他人父耳！迅诛伪官，绥辑百姓，變其加人一等哉！

戊戌（初十日），明征戚瑯助饷，进太康伯张国纪侯爵。

是日，按籍令勋戚、大瑯助饷，遣太监徐高宣谕嘉定伯周奎为倡。奎谢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谕再三，奎坚辞。高怫然起曰：『老皇亲如此，大事去矣！多金何益』！奎不得已，捐万金；明帝少之。奎求助于后，后应以五千金；奎匿之，输三千焉。太监王之心最富，献万金。诸内官大书于门曰：『此房急卖』；杂出雕镂玩好售于市。魏藻德输银五百。陈演既放未行，召入，极言清苦，以『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为辞。百官相率以衙门省直汇出，先后所捐二十余万。惟太康伯张国纪二万，余不及也；进国纪侯爵。又议前三门巨室输粮，诸巨室不乐而止。十七日，贼薄城，有厚载门小民捐银三百两。又一老人居彰义门外，时避入城，罄所积四百金，痛哭输户部。又优人王四者，捐四百金。

徐燾曰：特书何？伤之也。诸书纪贼之拷掠诸臣也，周奎银五十二万、珍币数十万；王之心十五万，玩好称之。陈演以四万两送伪权将军刘宗敏家，刘喜甚；后为怨仆所告，先后搜掘黄金三百六十两、银四万八千两，珠宝盈斛。其总于货宝也，不待问矣。而乃城门之火，已及池鱼；积薪之堂，自嬉巢燕。置君亲于不问，甘唾骂以如饴。卒之季伦灭门，利归奴辈；夷甫营窟，见笑羯胡。焚身而齿亦无存，杀汝而璧其焉往？彼昏不知，大梦斯觉，可恨亦可嗤矣！连类记之，以为剖腹藏珠者之殷盐也。

己亥（十一日），明再颁罪己诏，始尽免加派三饷。

贼乘胜直下，日召群臣议，绝无良策。明帝见举朝无人，每回宫，痛哭而入。是日，颁罪己诏，尽捐加派三饷；募擒李自成者爵伯，银万两；诸胁从，许带罪立功；各路官兵义勇，水陆并进。廷臣有劝南迁者，明帝怒曰：『诸卿平日专营门户，不为朝廷出力；今日死守，夫复何言』！谕兵部：『讹言及家眷出城者，擒治』。省释监犯，复罪废诸臣冠带。给城军半岁粮；然饷实无出，贼复以金诱之，士卒解体。庶子马世奇每朝罢，叹曰：『不可为矣』！

徐燾曰：曰始尽免何？讥行之不早也。唐庄宗之阻于罍子谷也，劳执仗者曰：『金银给尔』！对曰：『陛下与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呜乎！何行之不早也！

明命司礼太监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总督蓟、辽；王永吉节制各镇，便宜行事。

廷臣惟议闭门止出入，余无一筹。议增外城兵，则内阙；增内则外阙。李国祯每事逊王承恩，科臣戴明说劾之；后明说亦降于贼。

壬寅（十四日），明南京孝陵夜哭。

日色两旬无光；是夜，风色阴惨，沙尘涨天，南京孝陵哭。癸卯（十五日），日色益晦。正阳门外关帝庙旗竿劈为两截，横道上。

明起复太监曹化淳守城，收葬魏忠贤尸。

化淳昔事忠贤；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因传谕收葬忠贤遗骸（考曰：本冯梦龙「燕都日记」）。

徐鼐曰：特书之，讥思宗之谬也。

明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考曰：杜之秩「传信录」作杜勋。后杜勋继入城，亦有作杜之秩者、又作杜秩亨。或勋与之秩一人而二名欤？或以其同姓杜而传闻致误邪？按「三朝野纪」、「烈皇小识」则确是两人）叛降于闯贼，居庸陷（考曰：居庸之陷，「北略」、「纪事本末」谓：『十五日癸卯，日风晦，贼抵居庸』。「烈皇小识」亦载于癸卯，日色益晦。后聋道人「遇变纪略」以为是日报居庸关陷。「传信录」则云十三日陷，十四日报闻）；巡抚何谦遁。

贼由柳沟抵居庸关。柳沟天堑，百人可守，竟不设备。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抚臣何谦逃；京西郡县望风瓦解，将吏或降或遁。伪权将军刘宗敏移檄至京师云：『十八日入城，至幽州会同馆暂缴』。京师大震，屯三大营于齐化门外，勋戚卿贰分直坐门。

徐鼐曰：唐通之降也，或曰迎降。或曰通迎战，忽营中一虎冲跃，通惊仆，被虎擒啣；贼众四合，虎卸皮下，乃贼将谷大成伪扮者，通就执乃降。总之，为降将军无疑也。不日何？阙疑也。

闯贼陷明昌平州（考曰：计六奇曰：『他本载昌平十二月破，李守鏊死；而「甲乙史」载十二日李守鏊死，十六日昌平陷。予谓十二杀守鏊，则昌平之破可知。载十六者，十六始报上耳』！鼐谓计说非也。昌平去京师九十里，乌有十二日破而十六日始闻之理？且贼锋剽忽，岂有十二日已破昌平，迟四日后始至京城，使得其守备？贼计不如是之拙也。「三朝野纪」、「明亡述略」、「烈皇小识」、「纪事本末」俱云十六日昌平陷，「传信录」云十五日），总兵李守鏊死之。贼焚十二陵，分兵掠通州。

是日黎明，昌平陷，诸军皆降。守鏊骂贼不屈，手格杀数人，人不能执；贼众围之，乃自刎。贼遂焚十二陵享殿，伐松柏。传檄京师，分兵掠通州粮储。明帝方御殿，召考选诸人问筹饷安人。滋阳知县黄国琦对，称旨，授给事中。余以次对。未及半，忽秘封入，明帝览之色变，即起入。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

明京营兵溃于新桥南，闯贼遂薄京师。

先是，贼信急；王承恩以『守城不如守关』白，遣万人往。乃贼不由居庸

，从柳沟抄陵后以入；万人失道，未尝与贼遇。李国祯谓：『守不如战』。发三万人营新桥南，据八阵图，包十五里以为屯。贼至沙河，闻炮响，则三万人齐溃，甲仗、火器尽以资贼。贼自西山达沙河，连营无隙地，竟夜火光烛天。京师羸弱数万人，饷久阙，又无炊具，人给百钱，市饭为餐，无不解体。而贼自入中原，破秦、晋，窥畿辅空虚，潜遣其党犖金钱、毡罽为大贾列肆都门或挟货充衙门掾吏，刺阴事。都中遣拨马探之，贼厚贿结之，拨马无一还者。有数百骑至齐化门，迤平则门而西（考曰：「北略」、「传信录」谓：『贼于十六日夜犯平则门。按十七日远尘冲天，寇深矣，俄攻平则、彰义门矣』云云。是十六日夜尚未犯门也。盖虽未犯门，而自沙河连营直进，已薄京师矣。又「北略」载京营之溃于十七日，误也。「绥寇纪略」「补遗」谓：『贼至沙河，闻炮响，则三万人溃散』。则是十六日事）；营兵诘之，曰：『阳和兵之勤王者』。实贼候骑也。

卷第四

乙巳（十七日），闯贼围明京师。

是日，早朝召对；诸臣皆惶恐莫对，嘘唏泪承睫。明帝书御案：『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示司礼监王之心，随拭去。吴履中复申捐贖募兵议。魏藻德曰：『营兵屡守城，尚胆怯惊走；百姓非素习，益畏惧，恐致误事』。乃止。

昧爽，开西直门，纳避难者。内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门立启；勋戚大臣无敢诘问。漏已刻，急足叩城下曰：『远尘冲天，寇深矣』！内臣使骑探之，报曰：『游骑也』。不为意。日午，有五、六十骑弯弓贯矢突至西直门，大呼开门，始知寇至。守卒亟发炮，毙二十骑，难民死数十人，门始闭。须臾，贼大至，方报过芦沟桥，俄攻平则、彰义各门矣。炮子如雨，火光际天。范景文、周凤翔、马世奇聚语殿门。李国祯匹马驰入，汗沾衣；内侍呵止之。国祯曰：『此何时也，君臣即欲相见不多得矣』！入，伏地哭曰：『守城军不用命矣！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奈何』？明帝哭，诸臣亦哭。因命内官乘城，括中外库金犒军。内官自以为有劳，益负气，谩骂文臣曰：『若等平时窃富贵，今事急而苦吾辈用力』！有文臣职分守者，上城视守具；亦赤棒格之曰：『尔何知』！诸臣坐视而已！

闯贼攻明平则门，京营将军贺珍、千总徐文朴战死。

珍屯平则门外，部下纔千骑；杀伤至二百骑，犹力战。度不敌，叱卒：『去！我自一人当之』。有数卒不忍去，从珍陷阵死。文朴屯德胜门外，率所部迎战；至平则门，苦斗死。珍，保定人。文朴，顺天人（考曰：本钱■〈粵只

）「甲申传信录」）。

徐燾曰：特书何？嘉死节且以愧诸臣也。京营部将千百计，平时糜饷，临敌投戈；死国事者，二人而已。噫！

丙午（十八日），闯贼纵明叛监杜勋入城。是日，明京师外城陷。

丙午早，喧传勤王兵到；盖唐通叛兵，诡索饷也。巳刻，黄沙障天，日无光；忽风雨雷雹交作，九门道无行人。炮声益急，缘城廡舍倾圮，流矢坠城中如猬。贼仰语守兵曰：『亟开门，否且屠矣』！守者空炮挥手示贼，贼稍退，炮空响而已。贼驱城外居民负木石填濠，急攻。俄发万人敌大炮，误伤数十人；守者惊溃，阖城号哭奔窜。明帝叹息，与阁臣言：『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完事』。左谕德杨士聪、卫允文入直，语阁臣：『左良玉、吴三桂俱封，而遗刘泽清；临清地近，可虞也』。揭上，封泽清东平伯。

自成对彰义门设座，晋王、秦王左右席地坐；杜勋侍侧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勋也，可缒下一人以语』。守者曰：『留一人质』。勋曰：『我杜勋一无所畏，何质为』！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勋言：『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明帝召见平台，魏藻德在焉。勋言：『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覲耳』！明帝语藻德曰：『事已急，可一言决之』。藻德默然俯首而已。明帝忧惑不能坐，倚龙椅后立，再四询；藻德终无一词。明帝命勋且回话，计定另有旨。又有守陵监申芝秀自昌平降，亦缒城入，备述贼犯上语，请逊位。明帝叱之。内臣请留勋，勋曰：『有秦、晋二王为质，不返则二王不免矣』！乃纵之还。勋与守瑯耳语良久，语不闻（考曰：「北略」有『勋劝皇上自为计，遂进琴弦及绫帨』云云，妄也。勋只身入城，传贼语、招同类是意中事，岂敢逼帝自杀乎？又勋语王相尧、褚宪章曰：『吾辈富贵自在也』；此亦妄也。是何言，岂可在城上昌言于众乎？「绥寇纪略」「补遗」谓：『与诸瑯耳语良久，语不闻』；是也。又褚宪章，「传信录」以为十七日放炮炸死。「绥寇纪略」「补遗」亦载之内臣殉难中）。

勋既出，明帝推龙椅倒地而入；藻德遂出。贼驾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三门，太常卿吴麟征登城，见势不支，驰入告。至午门，遇藻德；曰：『皇上烦甚，已休息，不必入也』。麟征流涕，请得以非时见；藻德手挽之出。左都御史李邦华至正阳门，欲登城，为中贵所拒。兵部尚书张缙彦奏曰：『臣屡欲覘城上守御，为监视抑沮；今曹化淳、王化成缒贼杜勋上城，恐有不测』！手诏遣缙彦按之。至城，沮之如故；示以上命，始登。问：『杜勋安在』？云：『昨暮上，今晨下之；已上闻，无容致诘。尚有秦、晋二王在城下，亦欲通语』。缙彦曰：『二王既降贼，如何可上』？化淳拂衣去。因阅城上，守卒寥

寥。兵部侍郎王家彦痛哭曰：『监视将营兵调去，李襄城处尚有十之四，家彦所守两堵仅一卒』。语未竟，城下坎墙声急，王承恩炮毙数人；化淳、化成饮酒自若。明帝召驸马都尉巩永固以家丁护太子南行。对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有之，何足当贼』？乃召王承恩饬内员，备亲征。申刻，彰义门忽启，盖曹化淳献城也。贼大众驰入，官军鸟兽散焉！

徐燾曰：吴伟业之言曰：『自崔、魏以后，内珰视权宠为固然；见主上之且信且疑，王裕民、刘元斌未能免于刑戮，虽恩礼弗改，将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即涣然离矣。且京营已矣，东厂锦衣卫虎冠之卒不下数千，岂有贼在畿甸、奸细布列城中，辑事者恬焉不察？此曹子乌足任也！自古国蹙君危，必有大臣领城门兵为之扞圉，以同其生死；今以刀锯鬪冗之流如儿戏，以至于败。忠如王承恩者，幸得以其身从。呜乎！三百年来君臣阔绝，其密迹万不及北司；人主孤危，已落近幸之手。虽以帝之明察，前后左右罔非刑人。兵制、军机牵于黄门之壅遏，不能厘举。缘此抵于危亡，而终与宦者同绝：可以见官府之情睽而安危之计误也。其所由来非一日之积矣，可不戒哉！

丁未（十九日），明帝崩于万岁山。是日，明京师内城陷，皇后周氏及大学士范景文等死之。

丙午（十八日）夜，明帝闻外城破，徘徊不能寝。同王承恩登万岁山，望烽火烛天；回干清宫，朱书谕：『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命内臣持至阁，阁臣已散。回宫见皇后曰：『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后恸哭曰：『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憾』！明帝凄怆不复顾，辄意气自如；御便坐，呼左右进酒，正色而进金卮者十数皆醺。左右慑伏，仰视不敢动。大声传趣两宫及懿安后自尽，曰：『莫坏皇祖爷体面』！宫人复命，犹以娘娘领旨对，叩头跪起如平时。既而曰：『传主儿来』！谓太子、永、定二王也。太子、二王入，犹常服。明帝曰：『此何时，弗改装乎』！命持敝衣至，为解其衣换之。且手系其带而告曰：『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实尔父之罪也。然尔父亦已竭尽心力。汝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之中匿形迹、藏名姓，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无忘我今日戒也』！左右不觉哭失声，班始乱。明帝起，入中宫，见后已自经，拔剑撞其悬而转之，知己绝。乃入寿宁宫，长平公主年十五，方哭；明帝曰：『汝何故生我家』？挥之以刃，殊左臂。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年六岁矣。巡西宫，刃袁贵妃，扑地未殊；复刃所御妃嫔数人。乃召王承恩入语，移时复进酒对饮。时漏三鼓，乃携承恩手，微服易靴，手持三眼枪；杂内监数十人，皆骑而持斧。出东华门至齐化、崇文门，不得出，走正阳门（考曰：帝微服易靴夺正阳门事，「绥寇纪略」「补遗」以为入宫

饮酒、后妃自尽前事。「北略」诸书以为后妃自尽后事；叙次详核，今从之）。守者疑内变，炮矢相向；告之曰「大驾」！乃止。还至白家巷，望城上悬白灯者三。初，与守城官约以白灯三为城破之信也。知大事已去，因过朱纯臣第问计；阍人以在外赴宴辞。走安定门，门坚不可启；漏五下矣。乃回宫御前殿，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乃散遣内官，自经于万岁山之寿皇亭（亭新成，所阅内操处也）。王承恩对缢。

时宫中大乱，内监宫女哗而迸出东华门。昧爽，天忽雨，云雾四塞，俄微雪。贼砍杨树为云梯，使孩儿军从东北猿升而上。孩儿军者，贼所选童子，习杀掠，闵不畏死；一云翦毛贼者也。守兵见孩儿军上，即弃衣、投刀避下城。贼入东直门，光时亨降。顷之，各门俱启；或云曹化淳弟曹二内应，或曰王相尧开门迎也。贼千骑入正阳门，抱箭投曰：『持归、闭门者不死』。众闭门。又呼：『开门者不死』。于是开门；设「大顺永昌」香案，书「顺民」二字于门焉。

史所纪殉难者，文臣二十人。妻子奴仆殉者：大学士吴桥范景文投龙泉寺古井死，一妾殉；翰林院学士上虞倪元璐酬酒汉寿亭侯像前自缢死，一门十三人殉；刑部侍郎泽州孟兆祥守正阳门不屈死，妻何氏、子进士章明、妇王氏殉；庶子山阴周凤翔赋诗自经死，二仆殉；谕德杞县刘理顺书绝命词自经死，妻万氏、妾李氏、子孝廉并婢仆十八人殉；庶子无锡马世奇作书别母自经死，妾朱氏、李氏殉；兵部郎中霍州成德哭奠梓宫归，杀幼子，偕母张氏自经死，妻张氏、一妾、一妹殉；主事金铉投御河死，母张氏闻之投井死，铉妾王氏、弟诸生鏊殉；检讨休宁汪伟与妻耿氏两缢分左右缢死；御史鄞县陈良谟赋诗与妾时氏分两缢死。冠带危坐文丞相祠仰药死者，左都御史吉水李邦华（考曰：李邦华，诸书或云自缢，「传信录」以为仰药死。按「传信录」是也，自缢则中悬，安得冠带危坐乎）；投城下折臂复自缢死者，兵部侍郎莆田王家彦（考曰：王家彦之死，「启祯录」云：『都城破，贼忿甚，提刀段斩之；或云自刎死』。「编年」云：『公守德胜门，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仆掖入民舍，自缢死。贼燔民舍，焚其一臂，余体仆收归』；一云：『贼斩之城楼，仍以火焚其身』。今从「绥寇纪略」「补遗」、「传信录」）；缢未殊、复仰药死者，副都御史余姚施邦曜（考曰：计六奇曰：『「编年」载公缢时，仆解之复苏；公叱曰：「若知大义，毋久留我」。乃更饮药而卒』。然他书俱载自缢）；焚生平著述绝吭死者，大理寺卿乌程凌义渠；作书诀家人自缢死者，少卿海盐吴麟征；巡城遇贼、骂不屈死者，御史武进王章；赋诗自缢死者，户科给事中新昌吴甘来、吏部员外如皋许直；投井死者，太仆寺卿永平申佳胤（考曰：申佳胤，他书有载自缢者。按「北略」：『至王恭厂，有井泓然，断袖跃入

』云云；则确是投井。今从之）。武臣四人：太傅新乐侯刘文炳与弟左都督文耀，驱其家男女十六人投大井中，纵火自焚死（考曰：诸书言文炳祖母瀛国夫人年九十，亦投井死；误也。「绥寇纪略」「补遗」谓瀛国以寿终，与「明史」合）；驸马巩永固与其子女五人环安乐公主之殡宫自焚死，惠安伯张庆臻合家自焚死，宣城伯卫时春合家自缢死。以上诸臣南都赠谥，祀旌忠祠。史不备载，南都未赠谥者，文臣则御史一人：赵譔骂贼死；中书舍人三人：宋天显自缢死（考曰：宋天显诸书俱云自缢。「北略」引「遗闻」云：『贼迫书伪诏，天显掷笔谩骂，触阶死），滕之祈（考曰：「纪事本末」、「传信录」作滕之所。按所乃祈之讹。「北略」又讹作胜之所）、阮文贵投御河死（考曰：本「北略」、「传信录」、「纪事本末」）。户部员外一人：宁承烈（考曰：本徐懋贤「忠贞轶纪」），光禄署丞一人：于腾蛟（考曰：本「北略」、「纪事本末」。「传信录」亦作署正于腾云），副兵马司一人：姚成（考曰：本「北略」、「纪事本末」、「传信录」），太医院吏目一人：杨元（考曰：本「传信录」）：咸自缢死。经历四人：毛维张（考曰：本「北略」、「传信录」）、詹应麟（考曰：本「忠贞轶纪」）被执骂贼死，施溥仰药死（考曰：本「北略」），张应选投御河死、或曰缢死（考曰：参「北略」、「传信录」）。又濮州知州马象干（考曰：本「忠贞轶纪」；「传信录」作马象口）、顺天府推官刘有澜（考曰：本「北略」、「绥寇纪略」「补遗」。计六奇曰：『一载刑辱诸臣，刘有澜不堪打夹，以银簪刺喉而死』）、知事陈贞达（考曰：本「北略」、「绥寇纪略」「补遗」。「传信录」作陈自达）、训导孙顺、高攀桂、张体道、阎汝茂、徐兰芸，咸自缢死（考曰：本「绥寇纪略」「补遗」。「北略」谓：『教官五人缢死明伦堂上，惜遗其名氏』。兹从「绥寇纪略」「补遗」录）；宝坻训导常朝珖骂贼死（考曰：本「忠贞轶纪」）。武臣则都督周镜，后族也；夫妇同缢死。锦衣卫佥事田宏祚、宏谟，贵妃族也；宏祚自缢死，宏谟被杀死（考曰：参「北略」、「绥寇纪略」「补遗」）。指挥王国兴（考曰：王国兴，「纪事本末」谓：『闻变自缢死』。「传信录」谓：『举火焚其正寝，危坐而死。贼至，拨煨烬见其尸，犹南面正坐焉』。又「传信录」列之戚臣中，未知何据？「明史」「刘文炳传」附纪：『新城侯王国典亦焚死』。意典乃兴字之讹。诸书中所云王皇亲者，即其人也）、镇抚魏师贞（考曰：本「忠贞轶纪」），自焚死。同知李若璉，尚书若琳弟也；自缢死（考曰：本「北略」、「传信录」诸书。或作李若珪）。千户高文采合家缢死（考曰：本「北略」、「传信录」）。又自缢死者：前昌平守御任之■〈山华〉（考曰：本「传信录」、「忠贞轶纪」）、都督佥事李明善、游击刘文质、指挥宋延福。巷战死者：参将陈嘉谟（考曰：本「忠贞轶纪」）。又百户三人：王忠者，劝

庶吉士周鍾死，鍾不从，乃自经死（考曰：本「北略」、「纪事本末」、「传信录」）；吴登俊者，自经死（考曰：本「忠贞轶纪」）；毛姓者，举家三十口投井死。又吴弁者，夫妇同缢死（考曰：本「传信录」）。太监则王承恩外，赠谥者一人：李凤翔城破自杀者也（考曰：本「绥寇纪略」「补遗」）。史不备载，南都未赠谥者三人（？）：司礼监高宇顺自焚死（考曰：本「传信录」。「绥寇纪略」「补遗」载高时朗，未知即其人否）、田太监（考曰：「传信录」云住白塔寺后，「北略」亦言白塔寺田姓人）、吕太监（考曰：董以宁「国仪集」云：『金鉉死时，有吕胖者，亦内监也；视之曰：『渠能死，我不能死邪？渠远我，我偏近之』。自沈死）、白太监自缢死。未仕而死者：儒士张世禧，二子懋赏、懋官殉（考曰：本「北略」、「纪事本末」、「绥寇纪略」「补遗」。「传信录」作张士禄）；生员曹文耀死，子肃、时敏殉（考曰：「北略」云：『文耀庠士，自杀。妻张氏生四子：逊、肃、敏、毅，一女顺。文耀父、妾、妻、逊妻李氏、毅妻邓氏、顺及乳母孟氏与肃、敏八人同缢』。「传信录」作曹持敏，余与「北略」多同。按「绥寇纪略」「补遗」有『顺天诸生曹肃与其弟时敬合门尽节』。敬乃敏之讹，持敏乃时敏之讹；盖敏亦名时敏也）。陈正国偕母狄氏死，弟正仪、正中殉。神枢营号头阮文相死，弟文彩、子生员谦暨男女九人殉。阖门死者：生员马化龙、布衣杨国震、秦文举、张时燧（考曰：本「忠贞轶纪」）、田祥宇（考曰：本「传信录」。「北略」云：『居民田氏，合门自焚』。即其人欤）、李梦禧（考曰：本「北略」、「传信录」。「北略」作李小槐，「传信录」云：『梦禧字小槐』））、磨坊李姓（考曰：本「传信录」）、传神画士杨铉（考曰：本「明史」「汤文琼传」。「北略」有『江米巷传神画士某，夫妇自缢』。意即其人欤）、北城皂隶某（考曰：本「传信录」）。赴水死者，生员蒋士忠。自缢死者，藺之莞、周士贵（考曰：本「忠贞轶纪」。「明史」亦作藺卫卿、周说）。恸哭呕血死者，童生王文彬，或曰周某（考曰：参「北略」、「传信录」）。绝食死者，布衣范箴听（考曰：本「明史」「汤文琼传」）。恸哭梓宫前触石死者，布衣汤文琼。南都赠文琼中书舍人，祀旌忠祠，余不及焉。其赠谥祠祀而可疑者，则自襄城伯李国祯而下戚瑄为多（考曰：按「绥寇纪略」「补遗」载：『附祀武臣十五人，除卫时春外，余或降贼而被掠死者。内臣则附祀六人；有王之心者，亦以富为贼掠死），削不书。其都中妇女殉难（考曰：如「北略」所载摇全哥、张氏、王氏之类。又「忠贞轶纪」所载甚多）暨直省士民之闻国变而死者（考曰：如长洲诸生许琰、画士计翼明之类），附见他事。或有不具书者，别详「佚史」「忠烈传」焉。

徐薰曰：先书帝崩而后城陷何？见帝之从容殉国，而非戕于贼也。传曰

：『国灭，君死之，正也』。思宗信任匪人，回惑大计，驯至祸败；岂无咎焉！然而捐躯殉难，亡国之正，千古一人。观其徘徊南宫，酌卮便殿，洒泪而诀，藐孤割爱而刃柔福，二百年后生气凛然。以视晋怀愍、宋徽钦之身为系虏，沦丧虽同，贤愚天壤矣！忠良喋血，妇孺同仇，固人心之不死，亦王泽之孔长。九原之灵，复何恫哉！前史无书皇后死之者，「纪年」于后妃皆详书之何？彼晋之羊后、隋之萧后、独非人欤？嘉死节不以妇人殊也。

闯贼入明宫，宫人魏氏、费氏死之。

贼之未破城也，伪军师宋献策占曰：『十八日大雨，十九日辰时破城』。至是竟验。自成拔箭去镞，向后军发三矢，约曰：『兵入城，伤一人者斩！以为令』。忽黑气涌门而出，献策曰：『凶气也，避之』。导自成以午刻由德胜门入。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拥精骑百余，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等五骑从之。过象房桥，群象悲鸣，泪下如雨。太监王德化率内官三百人先迎于德胜门；自成命照旧掌印。曹化淳导自成从西长安门入，自成仰天大笑，发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门，顾诸贼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统』。射之，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趋进曰：『中其下，当中分天下』。自成投弓而笑。入宫，问帝所在。伪尚玺卿黎志升进曰：『此必匿民间，非重赏严诛不可得，大事不可忽也』。乃令：『献帝者伯爵，赏金万两；太子、二王金千两。匿者夷族』。自成登皇极殿，据黼座。刘宗敏、牛金星檄百官于二十一日朝见：愿回籍者听自便，愿服官者量力擢用；抗违不出者罪大辟，隐匿之家连坐。禁民间讳「自成」字。遂偕刘宗敏等数十骑入大内。宫人魏氏大呼曰：『贼入，我辈必遭污』！跃入御河死；从者积二百人。费氏投智井，贼出之，见其姿容，争相夺。费氏诡曰：『我长公主也』。贼拥以见自成，验非是；赏伪帅罗某。费氏复给曰：『我实天潢也；将军冠服告众以尚帝室女，不亦荣乎』？罗喜，置酒。费氏伺其醉，利刃断其喉；大呼曰：『我一宫人，得毙贼一头目足矣』！遂自刎死。自成大惊，收葬之。掌书宫人杜氏、陈氏、窦氏，为自成所取。而窦氏尤宠，号曰窦妃；张氏者，亦嬖焉。又熹宗任妃者，魏忠贤之养女也；冒称懿安皇后，盛妆出迎贼。贼既败，挟金宝逸出宫；遇无赖少年，托迹数百里外。岁余所挟罄，复语人曰：『我先朝皇后也』。县令闻于朝；我章皇帝恶其行秽，赐死（考曰：贺宿「懿安事略」云：『顺治庚子，余至燕，遇旧时内侍王永寿，曾管事宫中。余乃问：「张后陷贼乎」？王奄叹曰：「伤哉」！此言也，然亦有说。熹宗时，忠贤养女任氏，京师小家女，貌丽而心狡；忠贤蓄之以进，立为贵妃。妃素见恶于后。李贼入京师，宫中鼎沸，后闻变自缢；永寿已目睹其死。而任即盛妆出迎贼，给曰：「我天启皇后也」。贼首信之，即拥去事贼。未几，贼仓卒行遁；任氏潜挟金宝逸出宫，遇无

赖少年与之■〈目匿〉。少年虑京师不可留，携之去，托迹数百里外。居岁余，少年不善治生产，任氏所挟已罄。复语人曰：「我先朝皇后也」。乡人不敢匿，白之县令；令闻于朝，递送入京。章皇帝恶其行秽，赐死。其死之年月，予老不能记矣！余闻之太息良久，乃知野史所传实任氏，非张皇后也。微王奄辨之，当世谁白其诬哉？「绥寇纪略」「补遗」谓：『后继而未绝，伪将军李岩知为后，禁其下勿侵犯，欲送还太康家；后仍从容自缢死』。据二说，则后自缢宫中矣。而「北略」、「纪事本末」又云：『后青衣蒙首，徒步入成国公第』。何传闻之讹也！贺宿曰：『即如青衣蒙首，宜无盛妆迎贼之理；则从贼断为任氏无疑』。贼之入宫也，见袁贵妃、长平公主仆于地（考曰：「北略」、「烈皇小识」谓：『公主仆地未绝，尚衣监何新入宫，救公主苏。公主曰：「父皇赐我死，何敢偷生」？新曰：「贼入，恐公主遭污，且避之国丈府中」。乃负之出』。与「传信录」小异），叹曰：『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公主强起，出就嘉定伯第。章皇帝定鼎，下所司给袁贵妃居宅赡养，终其身。公主上书言：『九死臣妾，局踏高天；愿髡缙空王，稍伸罔极』！章皇帝不许，求得故驸马周显，令复尚主；土田、邸第、金钱、车马锡予有加。公主涕泣，踰年病卒；赐葬广宁门外之赐庄焉。

臣薰曰：幼读「明史」「熹宗懿安皇后张氏传」，心贤其人。读「甲申纪事」诸书谓：『思宗将走煤山，请后自裁。后不从，为闯所得，竟同去』。窃怪其与史不类也。后得丹阳贺宿所纪任氏事，乃恍然于讹言之有由也。

闯贼伪封明皇子为宋王。

明帝七子：长太子慈烜、次怀隐王慈烜、三定王慈烜，周后出也；四永王慈照、五悼灵王慈焕、六悼怀王，田贵妃出也；皇七子所出莫能详（考曰：「明史」亦以为田贵妃出）。皇五子以下，皆早殇。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太子立。十四年（一六四一），定王封。十五年（一六四二），永王封。

初，皇子走周奎府，不得入，匿于内官之外舍。内臣献之，自成封之宋王。命皇子跪，皇子怒曰：『吾岂为若屈邪』！曰：『汝父何在』！曰：『死寿宁宫矣』！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误用贼臣周延儒等耳』！自成命刘宗敏善养之；语在廷者曰：『我将以杞、宋之礼待之』。皇子往来皆乘骡。

徐薰曰：不曰明太子，曰皇子何（考曰：「甲申纪变录」只言皇子）？明之亡也，惟太子事多疑案。北都之太子，钱凤览争之摄政王者也；南都之太子，高梦箕启之马士英者也。形迹各殊，真贗莫辨。揆之见闯之事，两无合焉。

「北略」谓：『见闯者太子、定王，无永王』。「传信录」谓：『见闯者定王、永王，无太子』。「北略」谓：『封太子为宋王，太子不屈』。「传信录」则谓：『未尝封也』。然观左良玉「争北来太子疏」中有『李贼逆乱，尚锡王

封』之语，是伪封非无据也。浑之曰『皇子』者，阙疑也。

戊申（二十日），明天津兵备道原毓宗（考曰：「传信录」作宗原毓）劫巡抚冯元扬、总兵曹友义叛降于闯贼，理饷部臣唐廷彦死之（考曰：理饷部臣非官名也，曰理饷部臣唐廷彦者何？「传信录」谓：『廷彦，四川云阳举人』。「北略」谓之饷部。竊按「明史」「职官志」：『永乐中，迁都北京，置京仓及通州诸仓，以户部司员经理之。宣德五年，命李昶为户部尚书，专督其事；遂为定制。以后或尚书、或侍郎，俱不治部事。万历二年，另拨户部主事一人陪库，每日偕管库主事收放银两；季终更替。九年，裁革；命本部侍郎分理之。十一年，复设。二十五年，以右侍郎张养蒙督辽饷。四十七年，增设督饷侍郎。崇祯间，有督辽饷、寇饷、宣大饷，增设三、四人』。又云：『天津巡抚，万历二十五年以倭陷朝鲜设』。按设侍郎督饷、设天津巡抚同时；今廷彦与冯元扬同在天津称曰饷部，其侍郎之督饷者乎？否则，陪库之主事也。故曰理饷部臣，阙疑也。「传信录」谓为举人。意廷彦以举人授官欤）。

先是，巡抚冯元扬闻寇逼京师，聚将士泣血誓勿二，无一人应者。进士程源以书勉饷部唐廷彦曰：『冯津抚倡议，曹帅友义亦有心人；今粮广兵众，据贼腹而俟恢复，中兴之奇勋也』。廷彦即邀源入城，议战守。比源至，则防海兵大噪，劫饷库尽，殴廷彦几死。兵备道原毓宗者，秦之蒲州人；赴官时遇贼，贼礼之，留其母为质，纵之为内应。至津则张皇贼势，相离间。二十日戊申，都城报至，毓宗率绅士迎降。总兵曹友义单骑斩关出，毓宗率兵邀执之。劫元扬迎贼，元扬不屈，副将金斌与总兵娄光先、指挥杨维翰俱称表降。廷彦不从，与一子俱死。时贼分骑走通州，叛弁魏广胜出粮饷贼，州遂破。童生任之和方读书，闻之，趋拜母，出门赴河死。涿州奸人朱万祺纠参将李某及绅士迎贼，诸生万世道投井死。又诸生张彪者，亦涿州人，纠众起义兵，谋泄死（考曰：本「传信录」）。

徐鼐曰：任之和、万世道、张彪三君子者，守死善道；其汤文琼、许琰之流乎？史传阙如，褒恤不及；类书之，以阐幽焉。

己酉（二十一日），始知明帝崩状。

初，明帝之将登万岁山也，挥诸珰归守诸门，故驾崩不知所在。所乘马踏地啮草，守亭一珰识之曰：『此上所乘也』。迹而得之。明帝以发覆面，服白袷、短蓝衣，玄色绿边；白背心，白紬裤。左足跣，右足有绫袜，红方舄。衣前有血诏云：『朕登极十七年，致敌入内地四次，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考曰：诸书载帝遗诏不一。「甲乙史」云：『诏云：「因失江山，无面目祖宗于地下，不敢终于正寝」』。止言墨

书，不言血。某氏「日星不晦录」云：『上啮指出血，书于衣袂曰：「朕之失天下，皆因文官不合心、武臣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可杀，百姓不可杀」』。钱邦芑「甲申纪变录」云：「胸前书数行云：「朕不德，以致失国，羞着衮冕见祖宗于地下」』。又传闻宫中御案有遗诏云：『朕即位十七年，五经□□，日切忧惧；不意任用匪人，致有今日。统大兵者在外，当协民心以固国本。慎之慎之』。「烈皇小识」、「传信录」、「绥寇纪略」「补遗」载诏语略同「甲乙史」。惟「烈皇小识」云：『袖中书一行』。「传信录」云：『书血诏于前襟』。「绥寇纪略」「补遗」云：『胸书』。盖各就传闻纪之，故不一耳）。又墨书一行云：『百官俱赴东宫行在』。盖犹谓阁臣已得朱谕也。自成命以两扉昇帝及王承恩尸置东华门侧，给钱二十缗市柳木棺，枕土块，覆以蓬厂。少顷，后尸亦从东华门出，上覆锦被；遂撤以覆帝。明日迁于茶庵，有两僧诵经，老太监四、五人焉。百官疏请礼葬，伪文谕院顾君恩曰：『诸公半属沽名，岂为旧朝廷起见也』。碎其疏掷之。已而，殿上青衣持伪朱批云：『帝礼葬、王礼祭，二子待以杞、宋之礼』。百官又求帝礼祭，自成许之。

壬子（二十四日），出梓宫二，以丹漆殡帝、黝漆殡后。加帝翼善冠、衮玉、渗金靴；后袍带亦如之。设祭一坛，诸臣有哭拜者。乙卯（二十七日），移梓宫于城外，昌平州吏目赵一桂率士民醵钱三百四十千，启田贵妃之墓，移田妃棺于石床右；帝梓宫中，后梓宫左。帝有棺无槨，移田妃之槨而用之（考曰：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云：『思陵在昌平州鹿马山南，距西山口一里。先是，崇祯壬午，田贵妃薨，卜地于此；营建未毕，都城失守。贼昇帝、后梓宫至州署，吏目赵一桂同士民醵钱葬之田妃墓内。其门外之右为司礼太监王承恩墓，以从死附葬焉』。又谭吉璫「肃松录」云：『顺天府昌平州署吏目赵一桂，为开圻捐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共归田妃寝陵事：恭照明陵，坐当昌平州天寿山。卑职于崇祯十七年正月署州捕，遭际都城陷，故主缢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顺天府伪官李纸票：「为开圻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雇夫速开田妃圻，安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彼时州库如洗，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因葬主限迫，亦再三踌躇。卑职与好义之士孙繁祉、白绅、刘汝朴、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钱三百四十千，雇夫启闭。其圻中隧道长十三丈五尺，阔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昼夜，至初四日寅时，始见圻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开头层石门入内，香殿三间，陈设祭器；中有石香案，两边列五色紬缎，侍从宫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盛大红箱内。中悬万年灯二盏。殿之东间，石寝床一座，铺设裁绒毡，上迭被褥、龙枕等物。又开二层石门入内，通长大殿九间，石床长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阔一丈；田妃棺槨即居其上。初四日申时后，故主灵到，即停于祭棚内，陈设猪、羊、金银

纸札、祭品，同众举哀，祭奠下葬。卑职亲领夫役入圻宫内，将田妃移于石床之右，次将周后安于石床之左，后请崇祯先帝之棺居于正中。田妃葬于无事之时，棺槨俱备；监葬官见故主有棺无槨，遂将田妃之槨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设香案祭器毕，卑职亲手将万年灯点起，遂将二座石门关闭。当时掩土地平，尚未立冢。初六日，率捐葬乡耆等祭奠，号泣震天，逾时方止。复传附近西山口拨夫百名，各备掀掘筐担，舁土筑完。卑职同生员孙繁祉亦捐金五两，买砖修筑周围墙高五尺有余。幸大清朝定鼎，特遣工部复将崇祯先帝陵寝修建香殿三间、群墙一周，使大明故主不致沈沦于荒郊；君后升遐，犹享血食于后世：虽三代开国，不逾是也。地宫例书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宫之前。时仓卒不及砬石，以砖代之；朱书「大明崇祯皇帝之陵」，钤之以铁；乃仁和龚佳育所书。陵前飨奠祭器俱备，香案五器全设。神牌三，石青地，雕龙边，以金泥之；上题思宗、周后、田妃谥；石碑题「庄烈愍皇帝之陵」。甲申四月，密云副将张璠率兵至昌平城下，射血书于城中；于是生员孙繁祉同乡官王延、授举人杨春茂等倡义杀贼，缚贼渠李道春、周祥同赴长陵祭奠，磔之。

又以伪官刘恺泽等四人献俘于崇祯皇帝之陵，亦磔之。具文哭奠焉』）。我大清兵入京师，以礼改葬，令臣民服丧三日焉。

先是，有传帝启大内铁篋，得图一轴，颇类圣容，跣足被发而中悬者；至是竟验云（考曰：大内铁篋，语近荒诞，然诸书皆有之。「绥寇纪略」「补遗」云：『十年，上过宫中一秘殿，老阉以先朝所封，戒勿动；上命启之，得古画数幅。有一人带进贤冠者七，曰：「官多法乱」。有数十人隔河对泣；曰：「军民号泣」。妄男子得传闻，形之章奏，上亦弗诘，人乃以为信』。「北略」云：『大内有密室，刘诚意留秘记，鏽缝甚固，相戒非大变勿启。癸未秋，大清兵围城，先帝欲启视，掌印内臣固谏，不听。室中惟一柜，发之得绘图三轴：一绘文武百官手执朝服朝冠，被发乱走。上诘问内臣，叩头答曰：「或恐官多法乱」。二绘兵将倒戈弃甲，穷民负襁奔逃；内臣又曰：「想军背叛也」。上勃然变色。内臣请止；上必欲展第三轴，轴中像酷肖圣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袜履，被发中悬。内臣密言于国丈。长洲陈济生假馆嘉定府，与闻之』。「三朝野纪」所记略同。「烈皇小识」云：『宫中有库，累朝不开。上至是忽欲开阅，瑯以从来未开为言；上意甚坚，瑯不敢逆。开进，空无所有，止后架贮小红箱一只，预书崇祯某年某月某日开。上以其预定也，益异之；启视止画三轴：一则无数军民相背而立；上曰：「此殆言军民背反邪」！二则官吏士民仓皇逃窜状；上曰：「嘻！乱离不远矣」！三则一人被发赤体，俨然御容。群瑯相顾动容，上恍然不乐而出』）。

闯贼发明仓库，户部主事范方死之。

方字介卿，同安人；天启辛酉（一六二一）举乡试第一，官户部主事，司仓钥。自成下令盘仓库，向方取钥。方叱之曰：『此钥乃朝廷物，非尔贼所可问者』！自成怒斩之。时为之语曰：『生为真解元，死为真主事』（考曰：本江东旭「台湾外记」）。

明臣陈演、朱纯臣等投职名于闯贼。

贼初入时，缙绅虑冠裳贾祸，悉毁其进贤冠；至是，贼命本等吉服入朝，仓卒觅冠梨园中，费三、四金。演等将表劝进，承天门不启，则露坐以俟；有以拥挤，被长班棍逐者。户部侍郎党崇雅、给事中介松年、御史柳寅东各方巾、色衣自西长安门骑马入内。盖柳、党在通州降，介在保定降也。近午，太监王德化自中左门出，遇兵部尚书张缙彦，詈曰：『明朝江山，都是汝与魏阁老坏了事』。呼从人批其颊；缙彦垂涕而已。诸臣遇贼党，咸强笑深揖。宋献策至，数人跪问：『新主出朝否』？宋詈曰：『汝曹不戮为幸，些时尚不耐耶』！日晡，自成出，据黼座，牛金星、宋献策诸伪官分东西坐；执旧缙绅唱名花点，令曰：『应点迟，以军法从事』。怒翰林卫允文、杨昌祚、林增志、宋之绳等削发，呼卒拔去余毛；顾诸贼曰：『城破能死，便是忠臣。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削发之人，不忠不孝，留他何用』？点至周鍾，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自成初不谙文义，自窜西川，颇事学问，而应对便给矣。拔九十二名，送伪吏政府宋企郊听用；分三等授官，榜而示之焉。自成又命太监杜秩亨择内臣供使令。

先是，有江西刘贡士者，授徒京师二十年，中贵多出其门。是年三月，与秩亨夜登高阜观天象；连呼曰：『不好，不好！主上有难』。秩亨曰：『门生趋避何如』？刘怒曰：『汝曹食君禄，应尽忠报国；乃问吉凶，得毋有异心乎？吾未受职，犹可远遯』。次日出平则门，不知所之。

明李建泰叛降于闯贼，保定陷；保定府同知摄府事邵宗元、前光禄寺少卿张罗彦、后卫指挥刘忠嗣等死之（考曰：戴田有「保定城守纪略」刘忠嗣作宗嗣，今从「明史」正）。

明帝之命李建泰出师也，以御史金毓峒监其军；毓峒，保定人也。甫出京而宣、云报陷，命毓峒留守保定。入城散家赀犒士，勉之曰：『戮力固守，以卫京师：此睢阳之烈也』。士为感泣。前光禄少卿张罗彦者，清苑人，戊辰（一六二八）进士，前军都督府佥事张纯仁子也。纯仁六子：长进士罗俊，罗彦其次也；次罗士、罗善、罗诘、罗辅。善诸生，辅武进士也（考曰：按「保定城守纪略」谓罗彦兄弟五人，无罗士。今从「明史」「张罗俊传」及「传信

录」)。罗彦少从父塞上，习戎事，初官行人，奉使旋里。清兵三入，罗彦助守御，皆有功。是年春，贼既逼，总兵马岱介而见罗彦曰：『贼分两道来：任珍自固关、刘芳亮自河间；吾当出镇蠡县，居冲要以待敌。请先杀妻子以决死战；城守之事，惟公等任之』。旦日，岱果杀妻子十一人，率师去。罗彦兄弟乃与署府事同知邵宗元及后卫指挥刘忠嗣主城守事，收召乡兵得二千人，与邑人都给事中尹洗、前邠州知州韩东明、前平凉通判张维纲、左卫巡捕指挥文运昌、举人刘会昌、孙从范、张尔翬、高涇、贡生郭鸣世、王联芳、诸生贺诚、王世琦、何一中、王之挺、韩枫等刑牲盟北城上。适真定副将谢嘉福以反书至，罗彦裂之，分汛设守，部署稍定；会总监方正化、知府何复先后至。正化旧守保定有功，与罗彦善，因以识宗元，于号令无所更。复之来也，誓必死而后入。宗元欲以印授之，复曰：『吾当同死耳！不可临敌易主，以摇视听也』。李建泰军道溃，所赍金帛数万，卫者仅亲军五百人，退抵城下；使其中军郭中杰、李勇因金毓峒以求入。毓峒谓罗彦、宗元曰：『吾等不可使督师陷贼』。乃开城纳之。明日，刘芳亮兵抵城下，呼曰：『何以不降』？罗俊顾其下厉声曰：『欲降者，取我首去』！刘忠嗣挺剑曰：『有不从张氏兄弟死守者，齿此剑』！怒目、发上指，众诺声如雷。贼惊，顾退五里而舍：是月二十日也。明日，贼大至环攻；中人有缒至方正化所者，始知京师陷。罗彦、宗元哭曰：『曩止城守，今则复君父仇矣』！北向泣拜，又罗拜，重订盟。毓峒大出银牌，悬之堞；罗彦出私财佐赏。贼攻西北隅，射书入城，说以国亡谁与守？建泰得之，以示方正化、何复曰：『宜为阖郡生灵计，得一印用降书，足以免』。正化泣不应。复曰：『太守未尝受印也；即有印，复必不为此』。乃召宗元。宗元至而自顾其肘曰：『前日何公让印，而宗元不辞，以城守先在宗元耳！念事急，且与印同死。即何公争，亦不与；肯与阁下印降书乎？宗元，江南一老贡生，下吏薄禄，不肯北面事贼；阁下以宰相专征，不图报万一，乃为人趣降！独不念皇帝亲祖正阳门，君臣相别时乎』？建泰语塞，其从兵叩刃欲杀宗元夺印。宗元掷印于地，拔佩刀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罗彦、毓峒驰至，取印纳宗元怀中曰：『亟上城御贼』。罗彦自爇西洋大炮；令人缀崇祯钱一枚于项，以示戴主意。又令以大炮击贼者，立予三百金。凡炮矢中贼与为贼所伤及误自伤者，各赏有差。贼少退，刘芳亮斩其部领数人，复急攻，遶城大诟张吏部；炮飞蔽天，守者犹不懈。二十四日巳刻，贼火箭中城西北楼，何复焚死；方正化为乱兵所杀。火光中，见白旗黑纓者杀人，曰：『督师军反』！城遂陷。建泰率通判许曰可、知县朱永康迎降。先是，建泰之护饷入城也，方正化讯：『此银何用』？建泰曰：『此饷银犒军者也』。正化曰：『真定已陷，前去无可犒，我为先生发之』。尽举所载银散之军中。而银多建泰私橐，内藏黄

金过半，借饷役车载以西归者。既为正化所散，默然不语，而心甚衔之。白旗者，其中军郭中杰、李勇与贼约为号者也。

贼既乘城，罗彦归至家，书壁上曰：『光禄寺少卿张罗彦义不受辱，誓死井亭』。视其妻、妾、幼子、子妇入井，而后自经。有三犬守之不去；一贼跌足过，犬啮之，绝其拇。群贼骇，藉藁埋之。罗俊击贼刃脱，两手抱一贼，啮其耳，血淋漓口耳间。大呼曰：『我进士张罗俊，不降者我也』。群贼刺杀之。初，罗辅欲卫罗俊溃围出，罗俊不从。至是，射杀数贼，矢尽，驰马横刀砍贼。贼围之，裂尸死。罗善投井死。罗彦之子晋、罗俊之子诸生伸皆不屈死。宗元自投城下，骂贼死，手犹握印不解；贼断其两指，取印去。忠嗣先城未破前一日，手授其妇弓弦，令自尽，身登陴抗贼；既被执，犹夺刀杀两人，剜目劓鼻而死。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绿衣贼追毓峒入三皇庙；毓峒拳击贼仆地，携监军御史印投庙前古井死。武举金振孙者，毓峒从子也；衣银铠，戴胄佩剑，大呼曰：『我金振孙，金御史侄，城头杀贼者我也』，贼支解之。文运昌同妻宋氏死，韩东明投井死，张维纲骂贼死，高涇死于水，孙从范被杀，张尔翬同妻唐氏死，郭鸣世手击贼死，贺诚同妻、女死，何一中同妻赵氏死，王之挺同妻齐氏及三子、二女死，韩枫同妻王氏死（考曰：本「保定城守纪略」、「绥寇纪略」「补遗」）。同时武臣殉难者：前密云副总兵吕应蛟，为总监方正化延入共守者；短兵斗，杀十余贼而死。守备张大同，与子之坦力战死。世职指挥则刘洪恩、戴世爵、刘元靖、吕九章、吕一照、李一广，中军则杨儒秀，镇抚则管民治，千户则杨仁政、李尚忠、纪勋、赵世贵、刘本源、侯继先、张守道，百户则刘朝卿、刘悦、田守正、王好善、强忠武、王尔祉，把总则郝国忠、申锡，皆殉城死（考曰：「明史」「何复、邵宗元传」、陈僖「甲申上谷纪事」、「保定城守纪略」并同，而名姓微有异。如吕应蛟、吕九章之吕，「城守纪略」皆作李。吕一照，「上谷纪事」、「城守纪略」并作李照。刘元靖，「城守纪略」作刘元清。杨儒秀，「上谷纪事」作梁儒秀。田守正，「上谷纪事」作田守政。强忠武、王尔祉，「上谷纪事」误作强忠、武尔祉。今并以「明史」为正。惟纪勋之勋，「明史」作动；动乃勋之讹字也）。左卫巡捕于仲淹，射贼坠城死（考曰：本「保定城守纪略」）；主簿沙润明、材官王尊义、医官吕国宾、王爌、王之管，杀死。诸生自贺诚等五人倡议城守外，殉难者有杜日芳、王紘、冯泽、王胤嘉、吴栻、韩廷珍、杨善誉、何光岳、韩绍淹、颉学曾、王敬嗣、王继桂、赵居晋、王昌祚、孙诚、赵世珩、杨拱辰、王建极、阮积学、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等二十二人。儒士则王景曜骂贼，射死；黄栋，火箭烧死；刘士琏，自缢死。布衣得知姓名死状者：刘宗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与田自重约互杀其妻，乃皆缢死；杨强子刃贼不中，自刎死；张

加善，缢死；郑国宁击贼不中，李懋伦骂贼，王捷、张智、刘养心、朱永宁、胡来献、胡得银拒贼，俱杀死（考曰：「甲申上谷纪事」、「保定城守纪略」同。惟王爌「城守纪略」作王璜、冯泽误作马泽、杨善誉作杨善举、张加善作张嘉善、胡得银作胡得迎，为小异耳）。妇女之殉节者：则张罗俊一门十八人、陈氏一门九人、高氏姊妹二人、锦衣卫千户贺诰一门十一人、进士王延绉一门五十二人；别详「佚史」「列女传」中，不具书焉。

初，自成闻保定坚守，议出师；既陷，犹欲屠之。或止之曰：『京师既亡，犹固守，此忠义也；何可尽杀』！乃止。然城中死尸皆满。伪官使军士举之，三日不能尽；怒，始与城守之尹洗、刘会昌、王联芳、王世琦执而杀之（考曰：「甲申上谷纪事」、「保定城守纪略」同。惟王延绉一门，「上谷纪事」五十二人，「城守纪略」作六十人）。爰会昌之勇，拽入城西古庙，露刃诘之曰：『数省尽降，尔何敢拒』？会昌骂曰：『我布衣无职，恨天下无人，致尔小丑狂犯宗社；欲啖李贼肉以报先帝耳』！须髯怒张。贼惊其勇，百计诱之，不屈；梟其首而悬之西关街市焉（考曰：本「北略」、「传信录」）。贼又悬赏购张氏、金氏子弟之存者，得毓峒侄肖孙，问毓峒子所在，备极炮烙；终不言，竟得免。刘芳亮居二日，率降臣李建泰等入京师，留伪将张洪守保定。洪之收诸下邑也，马岱居蠡县，势不支，自刎弗殊，洪缚而致之自成；以将毙，故得脱。后为僧，不知所终（考曰：「甲申上谷纪事」、「保定城守纪略」同）。

徐鼐曰：录死节诸人，冠以邵、张、刘三人者何？不可胜纪，则择其人以冠之，即书大学士范景文等死之之例也。何复为知府、金毓峒为监军史、吕应蛟为副总兵，俱显秩，不以冠之何？始倡城守者邵、张、刘三人也，嘉其节并录其功，故冠之也。

壬子（二十四日），闯贼设伪官，授明降臣职。

自成自居西安建置官吏，至是益尽改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废詹事府，改翰林院为弘文院、六部为六政府、文选司为文谕院、六科给事中为谏议、十三道御史为直指使、太仆寺为验马寺、尚宝司为尚玺寺（考曰：一云尚宝司更为尚契司），省太常、鸿臚属礼政府，通政司为知政使、主事为从事、中书为书写房、巡抚为节度使、布政司为统会、兵备为防御使（考曰：一云更按察为防御使。今从「明史」），知府、州、县为尹、为牧、为令，正总兵为正总权、副总兵为副总制、五军府为五军部、守备为守旅（考曰：一云武臣守备为守领）、把总为守旗，太监不得过千人。改印曰符、曰券、曰契、曰章，凡四等。服领尚方，以云为级，一品至九品云如其品；带用犀、银、角三等。废舆乘马。凡铨选，悉宋企郊主之；受职者给小票，向礼政府领契。外选者限三月

后取家眷，户政府给行旅费。

伪官最着如牛金星、宋企郊诸为贼亲任者，叛降最先，不更列书。次井陘道乌程方大猷、□□杨建烈、知县张■〈山鹿〉降于山西，户部侍郎宝鸡党崇雅、御史梓潼柳寅东降于通州，例授原官伪侍郎、直指使；知府武进董复、举人韩霖降于大同，分授伪同知、参谋（考曰：韩霖，「北略」又云授礼政府从事）；御史登封傅景星（考曰：傅景星「北略」载之从贼入都诸逆臣中。「传信录」卷二亦云：『自成攻阳和，得进士傅景星』）、副郎青城于重华降于阳和，分授伪兵政府郎中、从事；给事中解州介松年降于保定，授伪从事。陷京师后，惟前兵部尚书归德侯恂出于狱，授伪工政府尚书（考曰：侯恂，「北略」云：『伪工政大堂』。又云：『二十三日，诸臣点名，恂与宋企郊、张磷然等左右两班列坐』。「传信录」则云：『闯召见新放狱五品以下官，并授伪职；独三品以上不召见，故侯恂亦未召见。后数日，以侍郎官恂，恂不受；因以大拜要之，俟东征归如约。而败回不果，恂亦潜遁』。似恂未受伪职者。而「明史」「流贼传」谓：『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则「北略」言近实）；礼部侍郎华亭杨汝成贿贼党上表，自成授原官（考曰：「传信录」云：『汝成初赂求免刑；王旗鼓欲荐授职，以衰老固辞』。「北略」则云：『北来单先开以老释归，后开以刑死』。「国变录」云：『夹一夹，以古玉金壶托周锺送王旗鼓，仍授职』。又引「本乡公讨檄」注云：『汝成以妾数人送刘宗敏、牛金星，得不杀。上表有云：「陛下问罪燕都，威行夷夏；吊民江左，泽及昆虫。伏念臣汝成衰残无力，愿为放牧之牛；摩顶知恩，甘效识途之马」。其门生锁青缙已降贼，呼刘宗敏为恩主，预求宽典。又力荐于牛金星，得列春卿云』。鼐谓：讨檄言不必尽实。而聋道人某「遇变纪略」亦有汝成『衰残无力』四语；道人在京师，闻见当确，不得谓讨檄之无因也）；工部侍郎湖口叶初春，授伪工政府侍郎（考曰：「明史」及「北略」云：『初春官太仆寺卿、伪兵政府少堂』。「传信录」云：『官太仆寺卿，授尚玺寺卿』。「烈皇小识」则云：『工部侍郎叶初春』；与「贰臣传」同。今从之）。余三品以上者，悉拘执不授官。

四品下污伪职者，翰、詹四十九人：少詹吴县项煜，以门生黎志升荐，为伪太常寺丞（考曰：「北略」、「传信录」云：『煜字仲昭，号水心，南直吴县人；天启乙丑进士，官少詹兼侍读。伪太常寺丞贼党黎志升，其甲戌所取士也；荐煜大拜，煜即昌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魏征、管仲可也」。及授太常，气沮；奉伪命祀泰山，驰驿变服遁，径走南都』。「绥寇纪略」「补遗」云：『贼于三月十九日破京师，水心于四月十八日巳刻陪都嗣君即位，身与拜舞之列，为陈御史所纠，其月日可考。当时欲以污伪

署杀之，以三千余里之远，不一月重茧而至，更有何地何日可以从贼？竊按：吴伟业于项煜、周鍾事颇多开释，其说亦允。然究之不能死，则无可辨也。信阳何瑞征，以牛金星考选首名，为伪弘文院掌院学士（考曰：「北略」云：『瑞征，河南汝宁信阳人，崇祯戊辰进士，教习庶吉士』。「传信录」云：『瑞征至院，衙门匾额有先朝年号者，悉去之』。「甲乙史」云：『瑞征敛庶常裴希度等银，请牛金星至署饮到任酒』）。庶子招远杨观光以理学名家为自成所重，又以论郊天见喜，授伪兵政府侍郎，寻改伪礼政府尚书（考曰：「北略」云：『观光，山东登州招远人，崇祯戊辰进士，官右庶子兼侍读、伪礼政府右侍郎』。徐凝生「国难纪」云：『四月初十日，贼召观光入文华殿，问「郊天何以不茹荤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说乎」？杨叩头曰：「天人一气所感，不茹荤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灵爽；不行刑，欲养天地慈和之气，以感格上穹」。贼云：「有理。以后先生常进来讲」。留坐侍茶。辞出打恭，自成送至檐下亦答躬。先于三月二十四日召一次，语不传』。「甲乙史」云：『是日，持门生刺见刘宗敏，四轿开棍，俨然都堂。四月十三日，观光以家眷随而出，至望风台，被杀』。「传信录」又云：『初授伪兵政府侍郎兼弘文院侍读学士，后改礼政府尚书』）。谕德嵩县韩四维输金求为国子监司业，贼鄙之，降授弘文院修撰（考曰：「北略」云：『四维，顺天昌平州籍，河南嵩县人；崇祯辛未进士，官谕德。愿输银二万求为国子监司业，贼鄙之，降为修撰』）。检讨番禺梁兆阳倡助饷说，投手版于宋企郊。谀自成神武不杀，比隆唐、虞；自成大喜，授伪兵政府侍郎（考曰：「北略」云：『兆阳，广东番禺人，崇祯庚辰进士，官检讨、伪兵政府侍郎。二十日，首创助饷之说，与同志求仕者各写五千金，托宋企郊先投手本。二十三日，即召见；叩头云：「先帝无甚失德，以刚复自用，故君臣血脉不通，以至万民涂炭、灾害并至」。闯贼云：「朕只为这几个百姓，故起义兵」。兆阳即叩头云：「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恒、代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真神武不杀，直可比隆唐、虞，若汤、武不足道也。臣遭逢盛世，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闯贼大喜，留坐侍茶，意甚款曲。兆阳出语门生贡士伍世魁，因传于众』）。庶吉士金坛周鍾，复社名士也；为牛金星、顾君恩所知，授伪简讨。时传其劝进表，最为诟病焉（考曰：「北略」云：『鍾字介生，南直金坛人；崇祯癸未庶吉士，伪弘文馆简讨。贼中深慕其名，呼为周先生。劝进表实出其手；逢人便夸：「牛老师极为叹赏」。同馆多含涕忍耻，几幸生还；惟鍾扬扬得意。乘马拜客，屡过梓宫，挥鞭不顾』。沈国元「大事纪」云：『劝进文有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甚至斥先帝为独夫，有臣子万不忍言者：传为鍾笔。又有「存杞、存宋」句。龚鼎

孳向人曰：「此语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传信录」云：『顾君恩荐之牛金星，金星首用之。次日即至牛所递门生帖，撰登极诏。尝云：「江南不难平也」。或语锤以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锤曰：「太祖初起亦然」』。「绥寇纪略」「补遗」曰：『介生不死，实大负生平。至所云劝进表，乃元末红巾语，见载「辍耕录」。遽以之入爰书，行大法，谗口嗷嗷，此何说乎？迹其祸本，刘泽清曾金币聘之，不应。介生有季弟，尝同饮阮怀宁家，坏坐大骂，介生不为谢；以此两人切齿，傅成其狱。李舒章（雯）以诗吊之曰：「乱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郑台州；剧秦新论何曾草，月旦家评总世仇」。汝南从兄弟晚岁睚眦不合，缘饰讹传，外人遂指左验；舒章之诗，盖实录也』。竊按：劝进文不必为锤笔，即其兄弟相仇、国亡不死，伦常之地全不可问，更安问其它乎！备载诸家说，见下流之不可居也）。修撰武进杨廷鉴以翦发授伪编修，与锤争草诏者也（考曰：「北略」云：『廷鉴，南直武进人，崇祯癸未状元，官修撰。翦发欲遁不得，降；授伪弘文馆编修。伪相牛荐杨与周锤草诏，两人互争，几至攘臂』）。编修授原官者，溧阳陈名夏（考曰：「北略」云：『名夏字伯史，南直溧阳人；崇祯癸未会元探花，官编修兼户、兵两科都给事中。一妾京师人，闻变送妾归母家，因匿焉。逢觚贼，缚解伪刑官王所。王遥见呼曰：「公得非溧阳陈伯史先生乎」？陈曰：「然」！王解所缚揖之曰：「先生识某否」？曰：「不识也」。王乃山西诸生，数年前南游无所遇；至溧阳，陈曾留一饭，赠银五星，久已忘之矣。至是王述其事，留寓中饮食之，荐授编修』）；授伪修撰者，静海高尔俨。检讨授伪编修者，肤施浏世芳；庶吉士授伪简讨者，周锤而外，华亭朱积，亦名士也；授原官者，祥符史可程，阁部史可法弟也。以长班报名被执授原官者，真定梁清标、夷陵黄灿、山阴鲁■、韩城李化麟、怀宁刘余谟、沾化李呈祥、丰城史垂誉、安邑吕崇烈、保山龚鼎也（考曰：龚鼎诸书作龚鼎云，涉下文「云南」字而误衍也；从「进士题名碑」校定。凡受职刑辱诸臣姓名舛误者，皆依「题名碑」改正，注不具详）。庶吉士项城赵频，以与牛金星同年，改伪直指使。检讨临川傅鼎铨、庶吉士会稽王自超、待诏韩城高来凤，俱改伪从事。庶吉士改外职者，遂平魏天赏为淮扬伪盐运使，秩最崇；次伪防御使西乡杨栖鹗（考曰：「史外」有杨梅鹗、「明史」又有梅鹗；或另是一人）、晋江杨明琅；明琅斥崇祯帝为亡国君者也。检讨改顺庆伪府尹者，南昌张之奇。检讨改伪州牧者，沂县孙一脉。庶吉士改伪州牧者，达州李长祥、安福刘肇国、麻城傅学禹、南昌罗宪汶，最下。改伪县令者，检讨赵玉森（考曰：「传信录」云：『玉森，南直无锡人，庚辰进士，官翰林院检讨。三月二十八日，授伪职，为四川内江县。玉森为宋企郊旧友，因请曰：「玉森能知顺逆，乃以词臣为下吏，何以风示来者」？企郊曰：「

非不欲为公周旋，所托令亲一事，挽回上意，用力已竭耳」！玉森求改山东近地，企郊许之。后营改京职，未授。所云令亲者，秦汧也；汧之姑，玉森之妻。汧始触罪，赖玉森挽回，始得授职』）、庶吉士大名成克巩、崇德吴尔坝、桐城姚文然、蒙阴高珩、清苑张元锡、阳城白允谦、番禺刘廷琮也。授职不详何官者，武陵胡统虞、晋江李元琳、杞县何允光、待诏保定张国泰也。始不屈而终授原官者，庶吉士东莞张家玉也（考曰：「传信录」云：『家玉，广东东莞人。上书于闯曰：「前明朝翰林院庶吉士、今请宾归顺张家玉谨百拜称贺于大顺皇帝陛下，陈情左右：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家玉得君未及一年，有亲尚有四老，君王处此当宾礼而不臣之。且比例于晋处士陶潜，旌别其门曰「明翰林庶吉士张先生之庐」；庶不伤人臣子之心，不辜苍生之望。不然临以刀锯，设以鼎俎，家玉者形影相笑，从容而乐蹈之。耿耿此心，誓无后悔」。又上书曰：「前明翰林院庶吉士、今请宾归顺处士张家玉百拜陈情于大顺皇帝陛下：忠臣义士，于明为多；劝义奖忠，于顺为盛。是故如范景文、周凤翔等，当亟为明恤赠之；刘宗周、黄道周等，当亟为明隆礼之；又如史可程、魏学濂等，当亟为明尊养之。而非但为明隆礼尊养之，首孝而顺，人知有父；首忠而顺，人知有君也。至若家玉，殷人从周，愿学孔子；但区区宾礼而乞系之以明者，盖不特见御王之高，实欲遂君王之大也。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莫若将家玉旌而别之，刻其书以布之四方，得一人以收拾天下人心，胜精兵十万可知也。如其不允所请，决不堕泥涂为班皂，羞归乡里为父母傒；誓杀身为牲，少备天子大享上帝。刀锯鼎俎，谅非负气守节者所隐忍而规避也。荣之辱之惟命，生之死之惟命」。书上，闯见之。家玉见闯，长揖不跪。闯怒，缚午门外，欲刳之，颜色不变。卒操刀问曰：「降否」？家玉曰：「不降」！至三日，闯复逮入喝曰：「当凌迟汝」！家玉不为动色。又言：「当凌迟汝父母」！家玉乃跪，遂释。时家玉父母远在广东，凌迟非可骤及，不知家玉何以遽出于此？后四月十八日，闯遁，家玉潜遁归』）。降授司务而后赋诗死者，嘉善魏学濂也（考曰：「北略」、「传信录」云：『学濂，浙江嘉兴嘉善人，忠节公大中之仲子、孝子学泚弟也；癸未庶吉士。授伪职司务，大失其意。四月十九日，作绝命词自缢。诗曰：「忠孝千古事，于我只家风；一死轻鸿毛，临难须从容。有血洒微躯，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亦逊常山公。因约同志友，延颈受霜锋。不能张空拳，与彼争雌雄；不能奉龙种，再造成奇功。死且有余罪，何敢言丹忠。所痛母垂白，七十仍尸饔；未葬凡五丧，留与子侄封。人生谁百年？寿夭死所同。我比兄与弟，我年为独丰；高堂无复悲，譬不生阿依。辞母却就父，生死犹西东。骸骨虽不归，即瘞此诗筒；墓木有拱时，清韵入

楸松」。又曰：「始闻天子且出亡，继云亡后放还乡，既望义旗起四方；三者于今皆已矣，当死不死真羞惶。几家阖门自焚死？几人投缳从天子？王章不屈磔城楼，金铉跃入御河水。街头男女不读书，西城井中何累累！耳闻眼见羨杀人，羨人不已还自嗔。死忠死孝家常事，我竟不死将谁臣！君亡国破虽易代，正统日月虚悬在。待彼篡位我死之，我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书报老亲，云儿不死休酸辛；儿今羞惶活不得，为娘爱此全归身」。又贻书付子，谆谆以子孙非甲申以后生者；虽令读书，但期精通理义，不得仕宦为言。文学曹君尔坊曰：「结连豪杰，意在报韩；隐忍图存，冀冀皇嗣。至必死而未死、可归而不归，人臣处此，亦极难耳！卒以立孤勿克，感愤自经；虽不成程婴存赵之功，庶无忝姜维复汉之节」。竊按：此论甚允，惟既不能早死，则百喙莫解耳！「北略」附载嘉兴公讨檄，出自仇口，无足信也）。年老贼弃不用者，晋江何九云也（考曰：「忠佞纪事」纪诸书伪职小异，如刘世芳改府尹，梁清标、李化麟、赵频俱外任，王自超原官。魏学濂虽改外，仍留京用）。

科、道二十七人：户科给事中祥符刘昌，以与牛金星同乡，授伪太常寺卿，最用事。工科宝鸡高翔汉（考曰：「解学龙传」云：『兵科高翔汉』），亦以与贼同乡，入城即授伪都直指使。以原官授伪谏议者，吏科沧州戴明说（考曰：「忠佞纪事」作『防御使』）、礼科嘉定申芝芳、刑科祁门光时亨（考曰：「北略」、「传信录」云：『时亨，南直祁门人，崇祯甲戌进士，官刑科。巡视东直门迎降。十九日，闯逆召见，面加奖励，谕以原官视事。时亨寄书其子有云：「诸葛兄弟分事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进贤朱徽、工科永州彭管也。给事中改授伪直指使者，兵科合肥龚鼎孳也（考曰：「北略」云：『鼎孳，南直合肥籍，江西抚州临川人；崇祯甲戌进士，官兵科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愿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取秦淮娼顾媚也』。竊按：鼎孳事亦见马士英疏及「贰臣传」）。御史以原官授伪直指使者，掌河南道南昌涂必泓（考曰：必泓事，详见聋道人「遇变纪略」）、四川道晋江蔡鹏霄、广东道南靖陈羽白、陕西道汾阳张懋爵（考曰：「解学龙传」云：『司员陈羽白、张懋爵』）、宗室朱朗荣也。御史改伪弘文院庶吉士者，陕西道韩城卫祯固（考曰：「史外」有卫祯国，当是固字之讹）、遵化裴希度也（考曰：「解学龙传」云：『司员裴希度』。「忠佞纪事」云：『裴希度为伪谏议』）；改伪从事者，户科松江杨枝起伪文谕院从事。故事，选司最重；宋企郊专政，枝起侍立唱名而已。同改者，巡按宁国江永诏、仁和金汝砺（考曰：「解学龙传」云：『举人金汝砺』）、刑科陇西郭充也（考曰：本「北略」）。改外职者，河南道咸宁韩文铨授伪山西太原节度使，为贼守城，力屈死之，迹最奇（考曰

：「北略」谓：『韩文铨为伪谏议』。「传信录」则云：『李闯西遁，踉跄还陕，委以晋事。与伪权将军陈永福守太原，拒清兵甚力，城陷死之』。则为节度使近实，今从之）；次刑科青州孙承泽、安东苏京改伪防御使；次河南道麻城熊世懿、兵科金溪傅振铎分授伪府尹、同知。最下则兵科常熟时敏，叩吏部门大呼报名，得授伪四川宜宾县令（考曰：「北略」云：『敏，南直常熟人，崇祯丁丑进士，官兵科。敏当城破时，客问「作何计较」？敏徐曰：「天下将一统矣」！赴选时，适吏部门闭，叩门大呼曰：「我兵科时敏也」。既授伪选出都，闻贼败，遁归故里。其家已为里中儿借名焚掠，波及族党；敏归，公然张盖，讼之有司，自称本科。知南都理逆案，携家远避去）；刑科上海翁元益，初拟授谏议，夜被贼伤面，以貌陋，改伪四川县令焉（考曰：「传信录」以为原官。今从「北略」、「忠佞纪事」）。又有给事中长沙廖国遴、山东道上虞徐一抡者，不详授何职也。

六部属六十二人：礼部郎中江西刘大巩，授伪大理寺卿，秩最崇（考曰：「传信录」作刘大泽，误；依「题名碑」正。「传信录」又载刘大巩授伪从事，亦误以为二人耳）；吏部员外郑州金炼色授伪谏议，户部主事漳州张鸣骏（考曰：「明史」：『给事中张鸣骏』）授伪直指使（考曰：本「北略」引「国难录」。又载刑辱诸臣中）。次吏部高陵郭万象、解州侯佐、南昌熊文举、户部德清方延祚、宣城孙襄、济宁陈宸诵、□□徐有声、南和李甲、华州姬琨、光化陈联璧、礼部梁山涂原、新昌吴泰来（泰来者，殉难吴甘来之同胞弟也）、晋江吴之奇（考曰：本「传信录」。「题名碑」有之琦、之奇二人，俱晋江人）、兵部馆陶耿章光、南直朱国寿、诸暨方允昌、刑部沧州刘庆蕃、休宁吴文炽（考曰：本「北略」。「传信录」云：『朱国寿伪县令』）、□□李登云、工部江陵金震生（考曰：「烈皇小识」作金震出，俟核）、余姚潘同春（考曰：本「传信录」。「北略」误作潘国春，依「题名碑」正），皆以郎中主事原官分授伪六政府属者也；武进孙节云（考曰：「烈皇小识」误作孙节）、丰城叶澍、长沙赵开心、湘乡贺久邵，以原官授伪政府司务者也（考曰：参「北略」、「传信录」。贺久邵，「北略」作伪职从事）。改伪国子监助教者，工部钱塘缪沅，亦曰伪户政府从事也（考曰：参「北略」、「传信录」。「忠佞纪事」云：缪沅，助教）。改外职者，吏部郎中莱阳左懋泰，懋第之弟也，报名被掠，输银万两，授伪密云防御使；或曰选授伪兵政府侍郎，镇守山海关（考曰：「北略」云：『第二榜特选兵政府左侍郎左懋泰镇守山海关等处地方』）。光禄寺卿胶州张若麒，先以督战失机下狱，至是与侯恂、杨枝起同出狱；自成召见，若麒自称宁、锦督战之功，又言天下事坏于党人数十年。自成深然之，授伪山海关防御使。又有刑部主事常熟归起先者，亦授伪防御使

；或曰县令也（考曰：「忠佞纪事」作防御使、「传信录」作县令）。海宁刘廷谏以吏部郎中改伪府尹（考曰：「北略」、「忠佞纪事」同。「传信录」作同知）。莆田吴箴（考曰：「北略」云：『贼不识字，其伪敕告示多别字，如废弛讹费弛，事务讹事鹜。有户部吴箴为贼用，复其官。贼每呼其名为吴虎云』）以户部郎中、宁晋高去奢以礼部主事俱改伪州牧。以郎中主事改伪县令者，吏部公安侯伟时、曲周王显、户部晋江杨云鹤、汝阳傅鸞祥、礼部长洲汤有庆、无锡张琦、兵部南昌邹明魁、夏县张慎学、无锡秦汧、刑部怀远朱受佑、沅江黄昌允、工部□□王之凤、乐平赵之玺。最下授伪教谕者，江津程玉成也。授伪官不详何职者，户部渭南南廷铸、安肃郑尔圻、芮城王凤林、蒲州李锺秀、三原王高方、光州胡之彬、曲沃卫周祚、□□程之■〈王睿〉、礼部都昌余忠宸、晋江黄熙胤、兵部泸州黄纪、兖州修廷献、□□冯秉清也。

京堂以下二十人：通政司参议长洲宋学显，授伪验马寺卿。方诸伪官之劝进也，自成逊谢曰：『伊、周岂不能为汤、武？其不为汤、武者，伊、周之所以传也』。学显曰：『看书到此，非天授欤』？其谄谀类此（考曰：本「传信录」。计六奇曰：『「国难录」注学显原官，非也』）。自成改国子监为三堂：以司业为正堂、学录为左、博士为右；授司业怀庆薛所蕴原官，改大理寺正钱位坤并为伪司业（考曰：「传信录」云：『自成改国子监为三堂云云，必非无据』。「北略」、「忠佞纪事」谓：『所蕴伪祭酒，位坤伪助教』，与「传信录」异；今从「传信录」）。所蕴号召诸生作文字（考曰：「北略」云：『考监生首题「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又题为「厚也、高也」。一监生破题云：「地天交泰，圣人所以大统也」。所蕴大喜，列第一』），以待自成幸太学。位坤初不用，既夤缘宋企郊，赴部时语人曰：『我明日此时，便非凡人』。京中因有不凡人传。尚宝司卿歙县吴家周授伪太常寺卿（考曰：本「传信录」、「忠佞纪事」。而「北略」则云伪大理卿；又「传信录」曰：『家周见牛金星言：「南方脆弱，愿包纳饷银数十万，免其刑掠」。金星云：「如果包得，即与上疏；但干系非小」。家周逡巡而退』），太仆寺少卿曹钦程授伪文谕院从事，光禄寺少卿李元鼎授原官（考曰：本「贰臣传」。「北略」云：『元鼎太仆寺丞、伪太常寺卿』）。以大理寺评事改伪政府属者，罗山周兰；国子监博士改伪政府属者，掖县李森先（考曰：「北略」、「传信录」、「烈皇小识」作李森先。「忠佞纪事」作李春先。「题名碑」又作李林先。按作森是也）；助教改伪政府属者，桐城吴道新（考曰：「北略」、「忠佞纪事」同。「传信录」云伪学正）；行人改伪政府属者，新乡许作梅；光禄寺署丞改伪政府属者，武进吴刚思、吴江沈元龙。元龙颇用事，为吴中逋客主人焉。行人改伪学正者，孝义张元辅也（考曰：「烈皇小识」以元辅为官行人，「国变录」以

元辅为员外)。改伪防御使者，光禄监事漳浦林□□（考曰：献贼叛穀城，杀巡按御史林铭球。而「北略」、「忠佞纪事」又云：『改伪防御使为光禄监事漳浦林铭球』。疑铭球二字有误，阙之俟考）、行人曲沃李丕着、中书科掌科刘明英也（考曰：「传信录」曰：『授夔州防御使』。「北略」列之刑辱诸臣中）。改伪府尹者，行人华阴王于曜、中书舍人掖县姜金允。改伪县令者，行人广信程兆科、学正□□王皋、中书舍人翼城史起明也（考曰：「传信录」作启明；依「题名碑」正）。授职不详何官者，行人□□吴允谦、□□李之奇、顺天照磨□□龚彝、□□侯以显也（考曰：「烈皇小识」所载『从贼诸臣不详伪职，亦有刑辱未受伪职者。吴允谦以下四人诸书不载；惟「南略」载：『七月二十五日，刘孔昭荐钱位坤疏云：长安所刻「国变录」，为奸徒借题害人，不止龚彝受屈』之语。然疏出孔昭，亦难凭信，姑识于此）。

外任者：顺天巡抚商州宋权，以首进降表，授原官伪顺天节度使。前豫楚总督益都任浚，被执不屈，寻释之，授伪四川防御使（考曰：本「传信录」。竊按：宋权、任浚二人，诸书不载；盖以降大清后俱显爵，或讳之耳）。山东布政参议翼城王则尧，授伪顺天府尹（考曰：「传信录」云：『三月二十二日先授伪职，到任；四月初一日考试生员，题目：「天与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又有江西陈之龙，以陕西监军降贼，授伪陕西节度使。邹平吕弼周，以河南驿传道僉事降贼，授伪淮安防御使；未详何时降也。或曰之龙降于宁夏云（考曰：陈之龙见「传信录」、「绥寇纪略注」。吕弼周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纪路振飞、王燮事）。推官一人，无锡顾芬改伪同知（考曰：「传信录」亦云知县）。知县六人，无锡王孙蕙（考曰：「明史」以王孙蕙为礼部主事）谒宋企郊献表，大为自成所赏，授伪长芦盐运使（考曰：「传信录」曰：『孙蕙，南直无锡人，甲戌进士，历归善知县，调浚县知县。三月十六日应召对，孙蕙伏陛言君辱臣死之义，继以哭；改授铨曹。命未下，十九日城陷，城中哭声震沸，孙蕙语家人曰：「毋恐，吾自有定心丸在此」。命取竹一竿，曳黄布一幅，大书「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将布悬门；遍拉同籍往迎，马素修太史不可。走语赵玉森曰：「百行以孝为先，君太公年高，图书锦足矣，不为徐庶，忍心为赵苞邪」？玉森颌之；出语张琦、秦汧，与语意合。二十日，同谒伪政府宋企郊，各执手板陈姓名。孙蕙袖中忽出一纸，拱手加额曰：「臣王孙蕙进表」。诸人出不意，虑触忌，殊恐。宋阅表微笑，且颌曰：「好文字」。众乃叹服弗如。是日，晨起，复过马太史；太史方沐浴更衣，将就缢，端坐正寝。孙蕙覩缕道新天子仰慕德意；太史大怒，叱曰：「此言何为至于我」！孙蕙语犹未了，乃命从者挽出之。

即日孙蕙赴伪都督刘饮；二十六日，选授长芦运使。先是，顾芬、黄继祖

、吴达俱选四川令；是日，秦汧、张琦、赵玉森亦授伪令，皆无锡人也。宋企郊语孙蕙曰：「贵里同事七人，公何以至此」？孙蕙曰：「皆新天子不弃之知、老大人甄拔之力」。宋曰：「非也。主上以公表及周庶常草诏堪作新朝双璧，薄以一官相报耳」！时选者止给伪印，孙蕙独加伪敕一道；伪帅高将军送马二匹，牛丞相以下皆钱行。时南人欲归者虑道梗，求附行。孙蕙曰：「新天子在上，万一耳目所及，谓我私挟南人，必严诘；不便」。皆固谢之。二十九日发都门，笥中锦袍失去，从马太史仆许姓强假以出。仪仗中列「钦命督盐」旗二面，锦袍、乘舆、张盖，设鼓吹前导。阑过先帝后梓宫前，见俯伏而哭者，孙蕙竦肩睜视，一瞥而去，不出舆一揖也。乘传所过，府以下迎送唯谨。行近德州，城中竖「大明中兴」旗号，询知为德州卢御史名世濯者纠集义师截杀伪官；又闻吴平西兵且入复京师。孙蕙乃弃仪仗、焚伪敕、埋印、磨灭行李上监运封识；又恐行李累重，复弃之。假作乞人以归，至中途倒毙」。孙蕙而下，蕲水周寿明授伪扬州防御使，次之（考曰：「忠佞纪事」作周寿期；今从「题名碑」正）。次新昌黄国琦授伪扬州府尹（考曰：「传信录」、「国难录」同。「北略」、「忠佞纪事」作县令。又「南略」载：『十二月十二日，胡时亨奏，谓黄则伪吏部掌朱封者』），次太仓孙以敬改伪州牧（考曰：「北略」又云：『以敬集友人寓所；或言城破，友人仓皇辞去。孙徐步归寓，则贼将已拘家奴矣。问主人何在？不肯言，竟毙杖下。以敬竟投单，为伪刑政府从事』）。原官授伪县令者，黄继祖、吴达，皆无锡人也。不详授何伪职者，安福彭三益也（考曰：见「烈皇小识」）。进士授伪太仆寺丞者一人，丹阳贺王盛（考曰：「忠佞纪事」作贺武盛；依「题名碑」正）；授伪防御使者三人，涇阳武愷、孟津李际期（考曰：「传信录」曰：『际期服阙进京，二月二十五日为选司所厄，怒甚。闯既入，通其姻娅，遂授职』）、平阳王道成（考曰：「传信录」曰：『城陷即降，授伪职青州防御使。四月十九日，道成单骑至州，州中人皆请命，相视不敢动』）；伪府尹二人，顺天杨徹、河南锁青搢；伪州牧一人，鄞县徐家麟，或曰伪山东防御使也（考曰：「传信录」纪家麟于州牧中云：『斋伪印契出都，至山东，义兵截擒伪官，家麟弃印而逃』。「北略」引「国难录」云：『家麟伪山东防御使』）；伪县令五人，并研胡显、嘉定施凤仪、上饶徐敬时、扶风王秉鉴（考曰：「解学龙传」云：『山西副使王秉鉴』）、韩城高辛允也（考曰：「烈皇小识」以为推官。又「南略」：『胡时亨奏：施凤仪管仪仗时，语贼不可用亡国之器，愿自赔十金造者；未审以何伪职管仪仗也』。徐敬时见「忠佞纪事」：『后甲午正月，有进士徐敬时，举兵广信被杀，是亦傅鼎铨、张家玉流也，附志之』）；教职一人，清苑王尔禄也。举人授伪知政使者二人，王学先（考曰：「北略」云：『庚午举人』。「传

信录」云：『壬午举人』）、王顺杞。学先里居未详；顺杞顺天人，以寇急探亲宣府，降贼随入京者也。伪防御使一人，山西王皇极。伪府尹一人，平定高丹桂。伪县令三人，武大正者，里居不可详，授山东伪平原令；又宛平王仙芑（考曰：「北略」云：『第三榜特授宛平县归顺举人王仙芑山东潍县令』）、福建郑逢兰，亦授伪县令焉。生员授伪县令者一人，顺天王明。伪府尹王则尧，考选吏政府除官第七名者也。爵里不可详者，伪弘文馆学士王华、伪鸿胪少卿张鲁、伪从事王奇才、程光贞、伪司务董献廷。又有冉希舜、韩士伟、俞忠宾、张应麟者，亦不详授何伪职也。未陷京师时，武臣降贼者不列书；降于陷后者，往往为贼杀死。惟都司武进董心葵（考曰：据某氏「谈往」：『心葵名廷献』），故周延儒门下客也。贼出之狱，心葵言中国情形及江南势要，自成大赏之；顾亦不详授何伪官焉。其有降贼而未授官者，求之宋企郊。企郊曰：『诸公何不解事？新天子御极，自当另用一番人』。诸人既绝望，始以渐逃归；既未授伪职，故名亦不着。自党崇雅以下，南都逆案漏略者，悉着稗官家；其有名列逆案而今不可详者，则王承曾、向列星、李桐、王之牧、梅鸮、吴嵩允、顾大成、姜荃林八人也。

徐鼐曰：诸臣先后降贼，概系之壬子何？琐事类书，无足日也。不曰叛降，曰降臣何？明诸臣之初心非有背逆，偷生畏死以至此极也。夫国亡君死，为人臣者仗戈匡复、宏济艰难，计之上也；能死者次之。既不能为其上，又不肯为其次；隐忍贪昧，廉耻道丧、名辱身危，愧恨莫及如魏学濂者，亦可哀矣！吴尔埙、张家玉、傅鼎铨之晚节，自盖所谓能改过者乎！余子琐琐，诛不胜诛，连类悉数，不已猥乎！呜乎！此「春秋」三叛人名之义也。

闯贼杀明勋卫武臣之投职名者。

自二十一日百官投职名，凡勋卫武臣聚一隅，不许星散。是日，斩诸平则门外，凡五百余人。

徐鼐曰：曰杀投职名者何？明诸臣之非以抗贼见杀也。

癸丑（二十五日），闯贼拷掠明臣之犹在其官者。

百官之投职名也，用者既分三等授伪职。其不用者，每官用马兵二人执刀随之，驱往西华门外四牌楼街；铁索锁五人一串，驱逐如羊豕然。少迟鞭梃雨下，有仆地晕倒者。顷之，忽传伪旨云：『前朝犯官送权将军刘处分』。既至，刘方拥妓欢饮，命兵士回营守之。明日，复至刘所，以次论赃：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属以千计，勋戚无定数。凡输纳见银加二，首饰十不当一，衣服罗缎以次定减，珠玉玩好概不用。能缴者立搜进之，不能即严刑。一贼将领长班五十人，缉访官民藏蓄。长班一人，限日访事二件，名曰公刺；如云某有金，即拷掠。刘又造新

夹棍，木有棱，铁钉连缀，夹人辄骨碎死。门立二柱，磔人无虚日。刘署不可悉容，则分置伪权将军田虎、制将军李遇，以次转属部将；至各营兵官监押健儿，皆得夹人。又有炮烙、火尺、棚弦之法，目所未睹。有贼党所夙仇者至，缚而脔割之焉（考曰：「燕都日记」曰：『贼党有夙怨，无不立报。如总兵王朴重辟在狱，子琦以千金托陈君美营干，君美欺琦而没其金；至是，琦在贼党，遣召君美，缚而脔割之』）。初令百官助饷，犹禁淫掠民间。自各官输不足额，押令称贷商贾；金银罄，则继以絀缎，商人钱货一空。又令十家一保，一家逃则十家同斩；十家中有富户，则点取籍没马骡、铜器，至薪米亦令输营。饥死、掠死者甚众，顾其名氏不可纪。其勋戚、辅臣暨朝官之着于稗官家者，等而录之如左焉。

掠而纳银复被杀者，勋戚大臣武职为多。最著者，成国公朱纯臣。贼至，献齐化门，与陈演表劝进。寻自成入内阁，见崇祯帝命纯臣辅东宫朱谕，因诛之，籍其家（考曰：「传信录」云：『二十二日申刻，传伪旨处斩』。按「燕都日记」云：『二十六日，降贼臣朱纯臣、陈演率百官劝进』。是纯臣不死于二十二日）。襄城伯李国桢之就缚也，自成呵之曰：『汝受天子重任，既不能坚守、又不能死节，腩颜受缚，意将何求』？叱送权将军追赃。与其妻同掠死（考曰：「传信录」云：『追赃数四，残剥而毙。其妻亦为贼所掠，褫尽底衣，抱之上马，大呼曰：「此襄城伯李国桢之夫人也」。勋臣妇女被掠甚多，无辱甚于此者』）。大学士陈演、魏藻德拘闭刘宗敏家，演献银四万两，刘甚喜；一怨仆告之，贼掘金银珠宝如仆言，遂被刑。自成之东行拒吴三桂也，先一日，演与定国公徐允禎等皆见杀。藻德纳金银万计；刘宗敏诘以首辅致乱，藻德言：『先帝无道』。宗敏怒而批其颊，掠死；并逮其子斩之（考曰：「传信录」云：『二十日午刻，同陈演留闭刘宗敏家屋中。藻德自窗隙语人曰：「如欲用我，不拘如何皆可；锁闭此房何为」？二十一日，同邱、方二相发营中羁守之；辱加拷掠，吐金银以万计。四月朔，宗敏夹讯藻德曰：「若居首辅，何以致乱」？藻德曰：「本是书生，不谙政事；兼之先帝无道，遂至于此」。宗敏曰：「汝以书生擢状元，不三年为首辅；崇祯有何负汝？诋为无道」？呼左右掌其嘴数十，仍夹不放。藻德谓用事王旗鼓曰：「愿以女奉将军为箕帚妾」。王旗鼓鄙而蹴之，唾骂不绝，益加拷掠。凡六昼夜，夹脑至裂而毙。复逮其子讯之，对以「家实无银；若父在，犹可从门生故旧措置。今父已死，何处可得」！贼挥刀斩之』。又云『魏实无女，何忍污至此！此王旗鼓面与茗溪沈氏言之』）。邱瑜（考曰：「北略」云：『将投缳未决；是夜贼拥至窝铺，用两贼帮宿，求死不得。刘宗敏逼勒助饷，押归寓，乘间服冰片死』。「传信录」云：『四月十二日，闯命斩陈演、徐允禎等。邱、方二相所系主将命

监押者杀之；因以縲具进，二相各自缢』。按「传信录」是也）、方岳贡（考曰：「北略」曰：『「京抄」云：「夹，献银四千两、布四百疋，尚拷不止；乃献下江南策」。方公颇自好，必不至此；疑出仇口。云间何刚等辨揭谓：「公屡自缢不死，贼骑拥去逼降。公不屈，詈不已，遂极拷掠；凡二日夜，搜寓所仅得布袍五袭、犀带一围、钦赐元宝二锭。贼大诧曰：阁老何一贫至此？于是独不释公。继而李贼问夹者何人？贼党指公名。李曰：方某清官，安得有金银？始得释。四月十三日，贼忽拥太子出都。十七，喧传太子坠马死。公抚膺大叫，勺水不进；二十六日，整衣冠绝吭而死」。又似有意为方公周旋』。蜀人吴邦荣「国变录」注：『夹二夹，完赃三千两；不死，留用。他单又有注同陈演戮死者，均不可信』。竊按：「传信录」近实）被掠纳银，亦以贼东行先一日见杀。先后死者，吏部尚书李遇知（考曰：「北略」引「大事记」云：『入赃四万六千两，夹死』）、英国公张世泽（考曰：「传信录」云：『世泽父惟贤，挺鞭搜宫，立先帝，有佐命勋；世泽与其夫人被掠死，仁者伤之』）、定远侯邓文明、扬武侯薛濂（考曰：「传信录」曰：『濂天性暴戾，好撻挞平民掠财；善事权要，恶不上闻。贼追其赃，被掠最酷而死，闻者称快。初濂拷掠数日，囊已竭矣。不胜再掠，诡言藏金在宅，须自发之。贼令二人舁往，其宅已为贼将占久，诸物尽为贼有矣。舁还，越二日死』）、博平侯郭振明（考曰：「传信录」曰：『振明于戚臣中颇称贤。二月初，犹募宿儒于五城设教，令民间子弟负笈就学，使贫者不以脯修，当时贤之』）、武定侯郭培民、永康侯徐锡登、镇远侯顾肇迹、西宁侯宋裕德、怀宁侯孙惟藩、太康伯张国纪、清平伯吴遵周、新建伯王先通（考曰：「传信录」云：『遵周、先通戮以祭旗』）、永宁伯王长锡、彰武伯杨崇猷、安乡伯张光灿、南和伯方履泰、都督周鉴、李国柱、刘岱、冉孔悦、驸马都卫冉兴让、锦衣卫千户梁清宏、李国祿，或追赃掠死、或贼东行时杀死；以为殉难者，谬也（考曰：计六奇曰：『勋臣之死，多不可信；盖为袭爵地也。况主其事者为吾郡之宗伯某某乎！黄金有灵，青史无色矣』）！

三、四品京堂掠死者：太常寺卿金坛王都，或曰释而遁也（考曰：「传信录」云：『初八日释夹，舁至家即死』。而「北略」列之幸免诸臣、「忠佞纪事」列之遁迹之臣，未知孰是？又「北略」以为崇德人；误也。据「题名碑」改）。国子监祭酒清苑孙从度，以悍妻骂贼触怒，被掠死（考曰：「甲乙史」云：『从度病卧金台会馆，有罗将军来居，孙遣仆持名刺致意。罗大怒，即骑入内验疾。孙妻素悍，迎而骂之。罗命铁索繫其颈，并舁孙过己寓，拷孙立毙。妻十指俱断，乃承史藻寄窖多金，得七千两。由是，翰林皆坐饷万金』。「国变录」云：『夹四夹，追银四百两，死于家』。「传信录」云：『追银万计

，死于寓所』。银数不同，疑「甲乙史」可据。又诸书皆云祭酒，「北略」以为官太仆卿。科道，则给事中成都顾弦、青浦李世祺、御史莆田郑楚勋（考曰：本「传信录」）、新昌冯垣登（考曰：或作登垣、或作恒登，今从「题名碑」正）、零陵陈纯德（考曰：「传信录」云：『纯德督顺天学政，撤考还京；城陷被执，死于严刑』。「忠佞纪事」亦云：『受刑之臣』。「北略」引「国难录」：『二夹留用』），皆掠死。惟新昌俞志虞，尝奏太子宜监国南京，不见听；城陷，既自缢，家人救之。突逻卒至，遂被系受掠；释至家，愤病死（考曰：本「传信录」）。或曰：纯德亦殉难焉（考曰：「明史」暨「北略」谓：『陈纯德乃城陷后自缢死者』）。

部属以下掠死者：工部郎中青浦李逢甲、主事湖口邹逢吉、中书博士□□吴之瑞也。掠后死者，工部侍郎常熟陈必谦（考曰：「北略」云：『必谦，常熟人；夹二次，伤被幽。同幽者展转叹息，必谦枕一石块，鼾寝如常。逃归，遇土贼伤其掌指，数日病死』）、知兴化府会稽曹惟才也。掠死复生者，兵部主事长洲申济芳也（考曰：「北略」云：『济方，长洲人；为长班所首，被执。贼谓相国之后必多蓄，而济芳实贫；夹损一足，与陈必谦同幽一兵房中。是夜，死者数人，申亦与焉；移至馆，乃复活』。「甲乙史」云：『四月初九，东报已急，在縶者尽释；惟留申济芳数人，各予绳自缢死，后各人加五棍。济芳舁归，入殓复苏』）。

掠未死者：兵部侍郎泰州张伯鲸，遁最早；尚书新郑张缙彦，被掠后脱身走太原，挟壮士黄冠遁而南（考曰：「北略」附记张一方、蔡元吉事云：『缙彦脱身至太原，一方、元吉投伪将陈永福，差往河南；永福疑之，留驿符不发。及缙彦计脱，奔丰峪山；着黄冠，走盘驼，地皆土黔，炙人肝而食。贼追捕甚急，忽一方、元吉俱至，遂脱于难。他书以为戮死者，误也』）；吏部侍郎孝感沈惟炳、上元雷跃龙、兵部侍郎嘉兴金之俊、谕德南昌李明睿于贼东行时释出，遁。先后被掠者，通政司参议汉中赵京仕、给事中邓州李永茂、宁都曾应遴、太仓钱增、御史莆田黄熙能、武进何肇元、郎中大兴刘献绩、黄冈朱芾煌、惠安张正声、叙州聂一心、主事澄海萧时丰、锤祥李向中、常熟赵士锦、丹阳彭敦历、怀宁刘若宜、晋江杨元锡、华亭王锤彦、中书博士□□朱国诏、光禄寺丞仙游林兰友、太常博士江津龚懋熙、知巨野县同安蔡国光也。元锡十四岁登甲科，时人荣之；既败节，诋之尤甚焉。锤彦，或云自缢死也。

入银不掠者，嘉定伯周奎以身免（考曰：「北略」曰：『城既破，有兵数人到府，奎厚犒之即去。已而有贼将张姓者至，踞其室；奎夫人卜氏姑媳皆自缢，卜即先后所自出也。诸子皆缚去，兵士辱奎特甚。复有权将军李至，张避去。李见奎谦让之极，颇怜之，乃以小屋数间拨与，幸免于刑死。子铉夹未死

，幼子瓌、孙澄、清、泽俱存。一云李牟数奎平日鄙吝，督令负薪担水以辱之。『殉难实录』云：『周奎正在求死就缢之际，被贼擒去。送伪刑官三夹不死，坐赃七十万，府第、藏库、什物、田产俱没入。将军李牟据其宅』。『传信录』云：『贼之杀勋戚大臣也，奎献银十万、美女十人，得不杀；仍赏银千两』。诸说不同，并存俟考；刑部尚书掖县张忻及其子庶吉士端入银万两，释；工部堂邑张凤翔入银，释（考曰：『传信录』误作张凤山，盖漏翔字，又涉注中山东字而误衍山字也。『北略』引野史，又误作张允翔。今从『题名碑』改正）；户部侍郎吴履中入金银不免，复进揭祈哀，释（考曰：履中被拷掠，入黄金八十两、银六百两，复受夹。四月八日，履中进揭哀恳，署衔云『原任大理寺丞升户部侍郎到任十七日吴履中』）；遂释。『北略』引『国难录』云：『托周锤贿王旗鼓授大理寺卿』。未知信否也；詹事府詹事晋江张维机与其仆同被掠，仆夺刀自刎死，维机入银释（考曰：『北略』引『国变录』云：『维机夹二夹，头箍一箍；仍夹其仆二夹，夺贼刀自刎死』。计六奇曰：『夺刀自刎烈矣！惜乎其晚也』。按六奇误以仆之自刎为维机自刎也。『传信录』云：『维机官正詹，其仆同系，共拷掠。一仆不堪，夺刀自刎死；维机至夹及脑，入赃释』。无自刎事也。又『北略』以维机官吏部侍郎，与『传信录』亦异）。又少詹事井研胡世安、谕德济宁杨士聪（考曰：『传信录』云：『被执，以贼卒王敦武食其先公之德，力护不加刑；入赃，释』。『北略』以为伪户政府少堂；并引徐凝生『国难纪』云：『亲见门黏钦授官衔』。按伪户侍有杨王休、杨建烈二人，或因姓杨而传闻致误欤）、编修程乡李士淳、检讨桐城方以智（考曰：『北略』云：『以智充定王讲官，闻变走出；遇苏人陈伯明，仓卒通名，相与叹泣。陈留至寓所一宿，次早家人同四卒物色及之，挟往见伪刑官，逼认献银若干；后乘间逃归』）、御史山阴吴邦臣、前凤阳总督嘉祥高斗光、郎中顺天沈自彰（考曰：『史外』作沈日彰）、主事山阴丁时学，皆先后入银，释；侍讲方拱干以美婢赂贼将罗姓者，释（考曰：『北略』、『传信录』并云：『拱干闻城破，尚卧床上。引刀割须未及半，为家人抱持，旋止；竟为贼执。方以美婢四人赂贼将罗姓者，得免夹；随为何瑞征、杨廷鉴力荐可为宰相。盖瑞征乃其同年、廷鉴其门生也；方家眷悉住廷鉴寓中。四月初三夜，伪尚书张麟然骑至方所，深谈良久；云「不日大用，老先生无过虑」。此系方一小童逃回南都所言。小童甚狡，罗将复欲得之，方已许赠；此童畏贼，逃回。回时方尚未实授官，但青衣小帽，额帖黄纸「顺」字耳』）！

释而留用者，户部侍郎淄川王鳌永、静海王正志、工部侍郎宛平刘余佑（考曰：『北略』引『野史』云：『贼兵大索本地乡绅，如周镛、刘余佑、梁以樟、米万锤、吴邦臣、沈自彰等，咸蜂聚其家，恣意掠取，与籍没无异』）。

按周鏞、梁以樟、米万鍾不见他书，附志于此）、顺天府尹栖霞郝晋也（考曰：「传信录」以为官刑部侍郎。又郝晋、郝杰，郝皆作霍，误也。今从「题名碑」正）。

入银仍不释被掠者，御史平湖曹溶（考曰：「传信录」云：『被获重掠，悉索寓中，纳二百两。贼心未厌，严刑伤足；舁出，又纳五十两，发王旗鼓再拷。王为山右诸生，尝读溶文，谕杨枝起招之受职，以创不能行。又数日，闯遁，客劝其倡守城以待太子，而遇大清』）、教授昆山沈浣先也。自张伯鲸以下，或死或不死，无能以义屈贼者。惟刑部员外郎麻城陈鹏举不投揭，被执；叱使跪，不屈，椎击几毙；其仆请以身代，贼义而两释之。又知州周之茂者，亦麻城人，亦以不跪折臂死；为能挺然不屈于贼焉。

初贼之拘繫百官也，半勋戚文武大臣，不及闲秩；既各以事触贼怒，而贼党之乘势横行，遂以次拘繫，而鲜能脱免。以削发被拘者（考曰：「北略」「补遗」载：宋献策疏曰：『明朝削发奸臣，吏政府不宜授职。此辈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肯委身归顺以事真主。顾乃巧立权宜，徘徊歧路；忠节既亏，心迹难料』云云。自成批云：『削发奸臣，命法司严刑拷问，吏政府不得混叙授职』），谕德韩城卫允文、中允宣城杨昌祚、编修瑞安林增志、溧阳宋之绳、主事南昌吴孳昌、中书科中书福州陈翔、行人羁州郝杰、鄞县谢于宣、进士□□李起龙。之绳以杨廷鉴、周鍾之荐于王旗鼓也，囚而不夹；起龙亦以疯，免夹焉。以投井被拘者，中书博士金坛吕兆龙（考曰：「明史」：『给事中吕兆龙』）；释后遁以涂面伪聋被拘者，庶吉士新喻万发祥；以抗言愿回籍被拘者，行人福安刘中藻：俱夹而后释焉（考曰：「传信录」以万发祥为伪县令、刘中藻为酷刑死，皆误也）。爵里不可详者，有张昌龄、李天桂、宋之显、吴伯宗、范志方、张泰征（考曰：本「传信录」小字注）；或夹死、或不死。又有拘而未夹者，有杨若桥、汪光绪（考曰：「北略」引「国变录」）；爵里亦不可详也。既而伪军师以帝星失明，奏请停刑，然死者已过半矣。有御史某得为宗敏幕客，歌唱狎昵，独免于祸。降官之年少者，戏弄至不可道焉。

徐鼐曰：不曰拷掠明臣之投职名者何？纪实也。诸臣亦有以不投职名被繫者矣，然则何以不别白之？曰：无足论也。诸臣既不能以死报国，又不能遁迹保身，依违不决，以陷于囚虏，辱亦甚矣！吾恶乎别白之。「礼」曰：『刑不上大夫』，养廉耻也。有明待士孔厚，独廷杖一事，历代所无；上既不以廉耻待其下，下亦不以廉耻自待。势去柄移，毒痛遂遍，岂天所以报作法之凉欤！不然，何酷烈之似也！

闯贼纵其党淫掠。

贼之初入城也，禁淫掠，杀犯罪者四人；民间信之，嘻嘻自若。既而，贼将距巨室、籍子女为乐。而兵士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蜂聚；初曰借锅爨，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遍搜，不得不止。爱则搂置马上，或一贼挟三、四人；不从则死，从而不当意亦死，一人而不堪众戮者亦死。安福胡衙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有士子以女被奸告之贼官，贼官谓女曰：『汝认奸，便斩头』！遂坐诬，杀士子。伪兵政府侍郎王某为同乡人示禁兵掠，刘宗敏大怒，诉诸自成，罢职系狱；越宿出之。有徽州人汪箕者，赀数十万，计家室不保，乃献下江南策，愿为先锋前进。自成喜，以问宋献策；策曰：『此蝉脱壳之计也』。自感悟，箕遂掠死。

甲寅（二十六日），明降贼诸臣劝进。

诸臣表有云：『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南中所传为周鍾语者也。自成遂诈称符命，出铜炉、漆盒各一，刻永昌年月日文，云得之大内；又诈饰番僧，称西域天竺国知中国有新天子登极入贺者。自成偶升御座，内臣进冕旒，头痛如裂。又见白衣人长数丈，手剑怒视；座下龙爪鬣俱动。见宫中御用服器辄震慑，若有物凭之：以此不敢遽僭号。至四月朔，宋献策奏帝星不明，宜速正位；牛金星亦以为言。乃释鸿胪寺官之被拘者，复原官习仪以候即位。自成尝至万寿山观将士骑射，从者数千人。

乙卯（二十七日），明吴三桂袭杀闯贼兵，遂据山海关，乞降于我大清。

三桂字长白，南直高邮人，辽东中后所籍；提督京营吴襄子也。崇祯初，以武举历官都督、指挥。后襄坐失机下狱，擢三桂总兵。十四年（一六四一），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山海关，会八总兵于宁远；三桂偕王朴（考曰：朴一作朴）、马科、杨国柱等与大清兵战于松山。国柱败歿，朴诛；而三桂仅镌秩。未几，奉命镇宁远，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彝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北门锁钥，恃无恐。既而闯贼日逼，乃起襄提督京营；旋封三桂平西伯，征其兵入援。三桂徙宁远五十万众日行五十里，比至丰润，而京师已陷；遂顿兵山海关，犹豫未有所决。自成执襄，令作书招三桂曰：『汝以君恩特简，得专阃任；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计，而汉高一见韩、彭即予重任，盖类此也。今尔徒饬军容，徘徊观望，使李兵长驱直入；既无批吭捣虚之谋，复乏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吾君已逝，尔父须臾。呜乎！识时势者，亦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违楚适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不若反手衔璧，负锺輿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愤骄，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殄尽，使尔父无辜并受戮辱；身名俱

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语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为赵奢，而尔殆有疑于括也。故为尔计：至属至属！遣降将唐通赍书并银四万两犒师，而别令贼帅率兵二万守关拒之。三桂得书，遂令贼将入关代守，而自率精锐赴燕京降。行至滦州矣，途遇其父妾某与一逃奴偕；问曰：『吾家无恙乎』？曰：『籍之矣』！『吾父无恙乎』？曰：『拘繫矣』！三桂沈吟久之，厉声曰：『我那人亦无恙乎』？那人者，爱姬陈圆圆也，三桂以千金得之某戚家（考曰：陈圆圆，诸书亦作陈沅，亦作陈圆。按吴伟业「圆圆曲」、钮玉樵「觚剩」、沈虬「圆圆偶记」、陆次云「圆圆传」俱作陈圆圆，今从之。又三桂得圆圆始末，诸书各异。「传信录」云：『十六年春，戚畹田弘遇游南京，吴閩歌妓陈沅、顾寿名震一时。弘遇欲之，使人市顾寿得之。而沅尤幽艳，价绝高；客有干弘遇者，以八百金市沅献之。是岁，弘遇还京，病卒。吴襄入京，三桂遣人持千金随襄入田弘遇家买沅。闯入京师，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弘遇第，闻寿从优人潜遁，而沅先为吴襄市去，乃梟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宁远已久，宗敏坚疑不信，故掠襄』。「北略」诸书并同。陆次云「圆圆传」略曰：『田畹者，怀宗妃之父也。甲申春，流氛火炽，妃谋所以解帝忧者，进圆圆。帝穆然，旋命归畹第。闯迫畿辅，帝急召三桂对平台，锡蟒玉、上方，守山海关。寇既深，长安富贵家胥皇皇；畹忧甚，圆圆曰：「当世乱而公无所依，祸必至；曷不缔交于吴将军？吴慕公家歌舞有时矣；公盐于石尉不借人看，玉石焚时，能坚闭金谷邪？盍以此请，当必来」。畹然之，躬迓吴观家乐。出群姬调丝竹，皆殊秀；一淡妆者，情艳意娇，三桂不觉其神移心荡也。顾谓畹曰：「此非所谓圆圆邪？洵足倾人城，公宁勿畏而拥此邪」？畹不知答。酣饮间，警报踵至。畹前席曰：「设寇至，将奈何」？吴遽曰：「能以圆圆见赠，吾当保公家先于保国也」。畹勉许之。吴即命圆圆辞畹，择细马馱之去。帝促三桂出关，三桂父襄恐帝闻其子载圆圆事，留府第。三桂出而闯贼旋拔城矣。闯向襄索圆圆，且籍其家而命其作书以招子也，襄进圆圆；自成惊且喜，遽命歌奏吴歛。自成蹙额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群姬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顾圆圆曰：『何如』？圆圆曰：「此曲祇应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及也」。自成甚嬖之。及怒戮吴襄并其家口，欲杀圆圆；圆圆曰：「闻吴将军卷甲来归矣！徒以妾故兴兵；杀妾何足惜，恐其为王死敌，不利也」。自成欲挈圆圆去，圆圆曰：「妾岂不欲从大王行，恐吴将军以妾故而穷追不已也。为大王计，宜留妾缓敌，当说彼不追以报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三桂既得圆圆，旋受王封，时命圆圆歌。圆圆歌「大风」之章以媚之；吴酒酣，恒拔剑起舞，作发扬蹈厉之容。圆圆奉觴为寿，以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

吴益爱之，专房之宠数十年如一日。其蓄异志，阴结天下士，相传多出同梦之谋云云。』。竊按：诸书皆云圆圆为刘宗敏所得，不云事闯；又诸书不云圆圆入宫。惟此传与钮玉樵「觚剩」、沈虬「圆圆偶记」言之，而所记入宫之事又微异。陆云由田畹与贵妃进之；钮、沈两君则云由周嘉定伯及母后进之。又圆圆为女道士事，此传亦无之。「觚剩」略云：『崇祯末，流氛日炽，而大江以南民物晏如，方极声色之娱，吴门尤盛。有名妓陈圆圆者，花明雪艳，独出冠时。维时田妃擅宠，两宫不协；烽火羽书相望于道，宸居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营葬归苏，将求色艺兼绝之女，由母后进之，以纾宵旰忧，且分西宫之宠；出重赀购圆圆，载之以北，纳于椒庭。一日侍后侧，上见之，问所从来。后对：「左右供御，鲜同里顺意者；兹女吴人，且娴昆伎，令侍栉盥耳」。上念国事，不甚顾，遂命遣还；故圆圆仍入周邸。延陵方为上倚重，奉诏出镇山海，祖道者绵亘青门以外；嘉定伯出女乐佐觞，圆圆在列，延陵深属意焉。诘朝，使人道情于周，周许诺。延陵千金为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奩媵，送其父襄家。未几，闯陷京师，贵臣巨室悉加累系；初索金帛，次录人产，襄亦与焉。闯挟以招其子，许以通侯之赏。家人潜至帐前约降，忽问陈娘何在？使不能隐，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剑曰：「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为」！即作书与襄诀，勒军入关，缟素发丧，随天旅西下，殄贼过半。贼愤襄，杀之悬其首于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屠戮。盖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圆圆翻以籍入无恙。闯；弃京出走，各委其辎重、妇女于途；延陵追度故关至山西，昼夜不息，尚未知圆圆之存亡也。其部将已于都城搜访得之，飞骑传送。延陵方驻师绛州，闻之大喜，结五彩楼，备翟茀仪亲往迎迓。顺治中，延陵进爵为王，圆圆将正妃位，辞不承命；延陵乃别娶中阉。后妇悍妒，圆圆能顺适其意，屏谢铅华，独居别院。圆圆之养姥曰陈，故幼从陈姓；本出于邢，府中皆称邢太太。久之，延陵潜蓄异谋，邢窥其微，以齿暮请为女道士。戊午，滇南平，籍其家；俱入禁掖，邢氏独不见于籍云』。沈记略同「觚剩」。竊按：诸传记非有真据，皆依附吴伟业「圆圆曲」而为之词；存之以广异闻可也。又陈其年「妇人集」亦云：『圆圆字畹芬，戚畹武安侯劫置别室中。侯，武人也，圆圆苦不自得云』）；以边事急，留之京师，为伪权将军刘宗敏所得。奴不能隐，曰：『籍入矣』！三桂投几于地，须髯奋张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以生为』？叱左右斩来使。参将冯有威进曰：『当收其金币，使彼不及备；何必杀此伪官』！三桂遂佯喜曰：『愿一见东宫而即降』。报书复命。益募兵至七千人，卷旆驰还，袭杀贼守关兵；贼将负重伤逃。三桂遂据山海关，与副将夏登仕等歃血盟。而登仕本秦人，有降贼心；三桂知之，酒次以女许字登仕，割襟定约。委诸将守关，而已任战事。遣副将杨

坤、游击郭云龙奉书乞师于我大清，略曰：『三桂以蚊负之身而镇山海，思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贼犯阙，奸党开门；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天人共愤，众志成城，其败可立待。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三桂受国厚恩，欲兴师问罪；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合兵以灭流寇；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而已哉！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先是，我章皇帝命摄政睿亲王多尔袞率兵经略中原；既得三桂书，乃命汉军赉红夷炮进发山海关。自成闻三桂之据关也，切责刘宗敏而遣唐通统兵御三桂，又遣白广恩往永平救援。

徐鼐曰：曰袞杀闯贼兵何？不予三桂以讨贼之名也。其始也，国破君亡，托于父命，则稽首降贼；既以床第之私，效倚庭之哭。彼其昏淫顽逆之心，曷尝有一君父仇仇之说哉！而论者仅诛其晚节，犹盛称其复仇，抑远于诛意之旨矣！

明总漕巡抚路振飞、巡按御史王燮治兵淮安。

振飞既遣金声桓等将兵防河，乃会淮安七十二坊集义兵，坊举生员二人为坊长、为副令；自为操演，戒作辍，夜则巡逻以备非常。既闻京师陷，振飞集绅士出塘报于袖中曰：『代我者至，将缚我出迎乎？抑勉力一守乎』？振飞泣，众皆泣。乃散漕粮四千石于民，与按臣王燮同心固守，淮城以安。

徐鼐曰：前书振飞防河、燮诛贼党矣，此并书何？嘉二臣之协和也。往者辽东之败，城非卑陋也、兵非寡弱也，经抚不和，遂溃散而不可复收耳！夫大厦非一木所支；戮力同心，庶济艰险。彼怙权相轧者，亦有愧于二臣哉！

卷第五

夏四月戊午朔，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誓师勤王，次于浦口。

可法，字宪之，号道邻；大兴籍，祥符人也。世为锦衣百户。母尹氏，方娠，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闻，亦慷慨自许。好读书，举崇祯戊辰（一六二八）进士；累官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甲申三月以前，事详「纪传」）。

是月朔，闻贼犯阙，乃与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詹事兼侍读学士姜曰广、太常寺卿何应瑞、应天府府尹刘士祜、鸿胪寺卿朱之臣、太常寺寺丞姚思孝、吏科给事中李沾、户科给事中罗万象、河南道御史郭维经、山东道御史陈良弼、广东道御史周元泰、山西道御史米寿图、陕西道御史王孙蕃、四川道御史朱国昌誓告天地，驰檄勤王。檄曰：『窃闻遭时有道，类多以文事之盛而绌武功；遭会非常

，正可以国恩之洪而征臣节。故天宝乱而常山、睢阳之事着，靖康靡而宗泽、李纲之气烈。彼皆慝从上作，衅可预知。然且侠骨铮铮，与艮岳之峰而并厉；义风烈烈，拨霓裳之奏以争鸣。况休命笃于上天、明德光于青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扫凶氛，二祖之廓清，号同盘古；治从宽简，累朝之熙洽，象拟华胥。乃至今上特兴，宏谟益备；孝庙之温恭俨在，世宗之祖武重光。当冲龄而埽恭、显之氛，立清官府；于召对而发龚、黄之叹，总为编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不得已；以兵兴而派饷，是糜饷者兵也，而饷非自私。顾犹诏旨勤颁，有「再累吾民」之语；每遇天灾修省，无一时自逸之心。蔬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瘦；蠲逋宥罪，不难以一人之过以就臣之名。是宜大业之宏昌，何意诸艰之骈集！理诚莫解，事有可陈。思为苍生而得人，上之张罗者诚广；责以赤心而报主，下之自矢者难言。家家有半闲之堂，事事同小儿之戏。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讵妨好官之得钱；竟无肝胆似汉淮阴，曾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尔尔，贤者亦并悠悠。壅蔽实繁，担当何状？图之不早，病已成于养痍；局尚可为，涉必穷于灭顶。悲夫！悲夫！边尘未殄，寇焰旋腾；血溅天潢，烽传陵寝。秦称天府，谁能封以一丸？晋有伯图，无复追其三驾。乃者介马横驰夫畿辅，羽书不绝于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险尽失。天威不测，极知汉天子自有神灵；兵势无常，岂得谢太傅但凭歌啸。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请无分宦游、无分家食：或世贵如王、谢，或最胜如金、张，或子虚之以货起，或挽辂之以谈兴；乃至射策、孝廉、明经、文学，亦往往名班国士，橐为里雄。合无各抒壮谋、各团义旅，仗不需于武库、糗无壅于郇厨，飞附大军，力争一决。但群策直承黄钺，岂贼运得有白头？丑类立歼，普天大酺。此则万代之所瞻仰，虽九庙亦为之盐临者也。倘策未暇于即戎，必义且先于助饷；多或抵小国之赋，少则割中人之家。幸济危机，何弦高之牛足惜！即非长物，亦曹洪之马是求。各付有司，转输留计。此则事弥从变，气易为豪。至登垄巨商、联田富室，若与缙绅并举，亦自分谊攸殊。然使平准法行，即阳翟之雄，岂得举其奇货；又如手实令在，将处士之号，未可保其素封。凡称多算之有余，总赖圣恩之无外；欲与共为义士，多方亦赖同盟。偶值佳缘，毋忘善诱。譬以同舟之谊，但凡在千八百国，畴非王臣？揆诸恤纬之心，决不至二十四城，遂无男子。呜乎！亲郊乃雍容之事，唐庄尚有崇韬；出塞本侥幸之图，汉武乃逢卜式。矧兹何日？敢曰无徒；不惟社稷之忧，即是身家之算。始贼之巧于为饵，时亦有优孟之仁；迨我之既入其樊，莫不婴地狱之罚。齐姜、宋子，相率而入平康；珠户绮窗，所过便成瓠脱。来俊臣之刑具，则公卿之被拷者痛尝；郑监门之画图，与老弱之受害者酷肖：是皆难民所说，足令听者寒心。夫连岁报

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处，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若一时之牛酒不乏，虽八公之草木可驱；只坐一愠，遂成胥溺，岂不冤哉！欲图稳着，须问前车。诚清夜而念上恩，虽何曾之万钱，有难下咽；更援古以筹时策，岂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即是一家，破巢必无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哉！法等智不足以效谋，愤何辞于即死；实切执殳之愿，辄通托钵之呼。人理尚存，我求必应。如缠情阿堵，绝念封疆：睢阳之援竟停，则雾云抽誓言之矢；荆州之粟独拥，则温峤有回指之旗。封章上达于北辰，奋笔敢驾于南史；是为过计，亦属痴衷。见起君亲，约昭天日；法等无任斫地呼天、搥心沥血之至。渡江抵浦口，闻北京陷；可法痛哭，首触柱，血流至踵。议提兵决战，群僚诸将请先择君以定南都；可法乃身还南京。

是时勤王之师，南都诸臣，外有在籍兵部侍郎徐人龙、主事雷演祚、浙江台绍道傅云龙与台州知州关继缙、通判杨体元、推官张明弼、知县宋腾熊、在籍前靖江知县临海陈函辉，又临川僉事曾益、吴郡诸生王圣风、徐珩等皆刑牲誓师，各有檄文，并不著录。惟陈函辉一檄为世所传，文曰：『呜呼！故老有未经之变，禾黍伤心；普天同不共之仇，戈矛指发。壮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君素车马，钱塘怒击江涛。呜乎！三月望后之报，此后盘古而蚀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轴，一埽腥膻；身锤二曜之英，双躯诚、谅。历年二百八纪，何人不沐皇恩？传世一十五朝，寰海尽行统历。迨我皇上，御宇十有七年于兹矣。始政诛珰，独励雷霆作鼓；频年御敌，咸持宵旰为衣。九边寒暑，几警呼庚呼癸之嗟；万姓啼号，时切已溺已饥之痛。虽举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极之未迁。遽至覆瓿，有何失序？呜乎！即尔纷然造逆之辈，畴无累世休养之恩？乃者焰逼神京，九庙不获安其主；腥流宫寝，先帝不得正其终。罪极海山，贯知已满；惨深天地，誓岂共生！呜乎！谁秉国成，詎无封事？门户膏肓，河北贼置之不问；藩篱破坏，大将军置若罔闻。开门纳叛，皆观军容使者之流；卖主投降，尽弘文馆学士之辈。乞归便云有耻，徒死即系忠臣。此则劫运真遭阳九百六之爻，而凡民并值柱折维裂之会矣！安禄山以番将代汉将，帐中猪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丸内鸩先进毒。凤既斩于京口，剖尸之僂安逃；景亦毙于舟中，跛足之凶终尽。无强不折，有逆必诛；又况汉德犹存，周历未过！赤眉、铜马，适开光武之中兴；夷羿、逢蒙，难免少康之并僂。臣子心存报主，「春秋」义大复仇。业赖社稷之灵，九人已推重耳；诚愤汉贼之并，六军必出祁山。呜乎！迁迹金人，亦下铜盘之泪；随班舞马，犹嘶玉陛之魂。矧具须眉，且叨簪绂！身家非吾有，总属君恩；寝食岂能安，务伸国耻。握拳透爪，气吞一路鼓鼙；啮齿穿断，声断五更鼓角。共洒申包胥之泪，誓焚百里视之舟。所幸泽、纲张翼宋之旗，协恭在位；愿如恂、禹挟

兴汉之钺，磨厉以须。二三子何患无君，金陵咸尊正朔；千八国不期大会，江左赖有夷吾。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吾请敌王所忤；岂曰同袍、岂曰同泽，咸歌与子同仇。聚神州赤县之心，直穷巢穴；抒孝子忠臣之愤，歼厥渠魁！班马叶乎北风，旗常纪于南极。以赤子而扶神鼎，事在人为；即白衣而效前筹，君不我负。一洗櫜枪晦蚀，日月重光；再开带砺山河，朝廷不小。海内共扶正气，神明盐此血诚。谨檄』。未几，奉南都诏，不许草泽勤王，诸路兵皆罢。

徐薰曰：曰次于浦口何？讥之也。顾炎武之言曰：『陪京向称重地，兵马整饬有素。一闻贼逼京师，即当星驰赴援，奋不返顾；今先帝大行旬余日矣，至是始议勤王，于被发纓贼逼京师，即当星驰赴援，奋不返顾；今先帝大行旬余日矣，至是始议勤王，于被发纓冠之义何居』？夫是时桐、庐、光、汝之贼，窥伺陪京，势难轻动；况千里赴援，鞭长莫及。炎武之论，毋乃刻诸！顾薰以为不然者，闯贼陷潼关、破榆林、残全晋、蹂宁武，两月前已駸駸有逼长安之势矣。使诸君子先期誓众，卷甲星驰，则怀光至而奉天围解，西平入而九庙重安。又何至以柏举之亡，劳申包胥倚庭之哭；米贼之拒，启法孝直献蜀之谋哉？君子谓秦伯河上之师，不足以言勤王也。

辛酉（初四日），明降贼臣巩焞毁太庙神主。

时伪礼政府已改定朝仪、官职、名号、士大夫相接体制，刊刻成书；暨登极、演礼、颁诏、释菜、郊天、祀庙之期。焞不俟期，即于是日移太祖神主于历代帝王庙，余悉烧毁。

徐薰曰：书盗例不名，焞何以名？特诛之也。焞为明之大臣，非牛、宋侧陋失志之人比也。

廉耻之不惜、伦常之不知，并鬼神在天之灵亦不畏。盖乱臣贼子中，无忌惮之尤者矣！故书名以诛之。

闯贼命其党考选举人。

是日，牛金星吉服至吏政府，同宋企郊考举人（考曰：「燕都日记」云：『出「天下归仁焉」、「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等题』。又云：『顺天伪尹考童生，出「天与之」及「大雨数千里」。考生员，出「若大旱之望云霓也」等题』）。就试者七、八十人，取者实授举人；不取者革退。伪示各省，乡试于中秋举行。其三考吏员、监生告考者，俱不许焉。

丙寅（初九日），闯贼铸九玺，不成。

自成既定登极期，癸亥（初六日），召父老至武英殿问民间疾苦。乙亥（十八日）释诸在系官，遣伪将董学礼率兵南下、白某催饷天津；又遣大小智勇果毅伪将军分驻北直等处。畿内、山东、河南赴任伪官多秦、晋生员之无赖者，奸淫贪杀，民不聊生，盗贼四起。临淄、济南之间，行道不通。武定州东

南市皆贼，滨州城外杀人如麻。自成号其老营兵为老本，给米止数斛、马豆日数升，老本颇怨之。

先是，铸永昌钱，字不成文；是日，铸九玺又不成，自成始惧。

徐鼐曰：自成发难荆、襄，流毒秦、晋；荡神京，残原庙。彼其心岂自以为盗贼哉？盖亦以天命自疑矣！劫运既终，诈力亦屈；向之狂噬而莫抵御者，卒亦不能全躯命而遁天诛。虽曰凶恶使然，抑孰非天为之哉？特书之，见神器之不可力争也。

己巳（十二日），闯贼率众拒吴三桂，大杀明勋戚大臣。

初，三桂之报贼书，以愿见东宫也；贼计以定王往。三桂檄自成曰：『必得太子而后止兵』。致书绝其父曰：『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即当扑灭；恐往返道路，坐失事机。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至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阙，事已后期，可悲可恨！侧闻圣主宴驾、臣民僇辱，不胜眦裂。犹意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缟素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媿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着英烈。我父嘯喏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幗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又移檄远近，略云：『闯贼李自成以么么小丑，荡秽神京；日色无光，妖氛吐焰。豺狼突于城阙，犬豕据于朝廷；弑我帝后、刑我搢绅、戮我士民、掠我财物。二祖列宗之怨恫，天寿凄风；元勋懿戚之诛锄，鬼门泣日。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诚志所孚，顺能克逆；义兵所向，一以当千。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自成闻之大惊，谋之刘宗敏、李牟。诸伪将耽乐已久，殊无斗志。自成乃杀陈演、魏藻德、朱纯臣等六十余人于东华门外，下令亲征，挟皇子、吴襄自随。刘宗敏、李过皆从，而命李牟、牛金星居守。

辛未（十四日），西长安街有私示『立东宫为帝，改元义兴』云云，莫识所从来。降臣何瑞征以壬申望日参牛金星，金星谕以讹言四起，各自谨慎，少出门。由是降官皆生悔心，有为僧道、乞丐而遁者；或伪死盖棺，窆其下而出城焉。

壬申（十五日），明路振飞、王燮诛降贼臣吕弼周。

弼周者，原任河南驿传道，燮座师也。携伪参将王富赴伪防御使之任，游击骆举佯迎之，中途执以解燮。叱使跪，弼周骂曰：『人也？不认』！燮曰

：『乱臣贼子，我认得谁』！叱左右截其耳。细鞫其事贼及圣上、东宫所在，弼周不答。解至军门，振飞举觞劳骆举，簪花旁立。缚弼周、富于柱，集善射者立二十步外，人发一矢；射者尽，乃刎之。众情大悦。时伪制将军董学礼袭据宿迁；振飞命盐城守备王某击破之。又擒伪官胡来贺、宋自诚、李魁春沈于河，斩叛将赵洪顺等，威震河上。

徐曰：闻之顾炎武曰：『二臣此举，深得诛讨之义矣』！

癸酉（十六日），我大清师次西拉塔拉。

摄政王报三桂书曰：『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今则不复出此，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夫伯思报主恩，不共流贼戴天，真忠臣之义也。伯虽向与我为敌，今勿因前故怀疑。昔管仲射桓中钩，后称仲父；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爵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是日，贼前锋至永平，三桂与之十三战，胜负相当焉。

吴三桂与闯贼战于一片石。

甲戌（十七日），自成大队至永平。三桂兵少，结虚营于关外，使民诡为军士，执旗鼓守之。自成薄外营，营中老弱尽死；长驱城下，围之数匝。山海城者，关内镇城也；东二里许有罗城外拒。自成虑三桂东遁，出奇兵二万骑，从山海城西一片石口北出而东，突外城，薄关门；三桂不能遁。摄政王度势已迫，乃尽发骑兵而西；将至外城，则见火炮东向击，疑不敢进，驻营欢喜岭。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八往返，全军始至，合十四万骑。三桂见大清兵至，则从炮击隙道突围，驰入壁中。见摄政王，薙发称臣，以白马、乌牛祭天地，歃血为誓。摄政王命三桂为前锋，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各将万骑由东西水关分道入，自统大兵为后队，败贼前锋唐通数百骑于一片石（考曰：『野史』：『自成使唐通复招三桂，三桂佯喜，诳通出关，与大清兵合战』。当即此时事）。三桂入关，髡其民；不及薙发者，裂白布缠身为识。摄政王以贼不可轻敌，又虑三桂不可信，乃命三桂开关尝贼，大战于一片石，日暮方罢。

己卯（二十二日）（考曰：『燕都日记』、『请兵始末』俱云：『十九日丙子，吴三桂与贼战于一片石。二十日丁丑，英、豫二王助三桂破自成。二十一日戊寅，自成使人议和』。而『明史』、『东华录』、『逆臣传』则云：『二十一日，吴三桂与自成战。二十二日己卯，我兵助三桂破贼』。今从之），我大清兵大破闯贼于山海关，闯贼走永平。

是日，自成兵二十万自北山横亘至海，我两军对贼而阵。三桂军其右、我军其左，尚不及贼阵之半。三桂悉锐卒搏战，其侄国贵跃马陷阵，士卒无一以当百。自卯历辰，杀贼数千人。贼张两翼围三桂数重，冲荡数十合，呼声震海峤。及午，大风扬沙，兵贼不辨；我军大呼者三，风止。英、豫二王率铁骑

二万，白标为号，从三桂阵右冲贼中坚，如风发潮涌，所向摧陷。自成方挟明皇子登高冈观战，有僧进曰：『此必东兵也，宜急避之』！俄尘开，见甲而辫发者，阵遂动。自成麾盖先走，贼众望之遂土崩，逐北四十里，僵尸遍野，沟水尽赤。刘宗敏最骁悍，亦负重伤归；自成走永平。

闯贼杀吴三桂之父襄及其家属（考曰：自成杀吴襄事，诸说不一。谓自成初出兵时杀者，「北略」云：『初九日，自成得吴三桂绝父书，即尽戮吴襄家口三十余人，下令亲征』。谓自成兵败即杀者，「传信录」云：『闯杀襄，悬首于纛，自乘千里马逃归京师，杀三桂母及眷属』。谓自成兵败还京师后始杀者，「请兵始末」后附记「野史」云：『自成得三桂绝父书，复使唐通往。三桂佯喜曰：「家君见在羈囚，恐旦夕不保，桂方悔恨；但东国之兵已入内地，惟一战败之，庶可卷甲趋朝耳」。通大喜，出关合战，大败退走；吴营。忽炮发，吴兵杀出，内外受敌，通遁走。三桂遍张沿途告示，又有顺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榜文一道。自成闻之，遂杀吴襄全家』。「四王合传」云：『自成驰入京师，挟吴襄上城以招三桂，三桂射杀左右挟者。自成遂斩襄，悬其首于城；并家口三十余人尽杀之』。「烈皇小识」亦云：『自成奔还京师，四月二十四日也。三桂同清兵压城而军，自成遂杀襄并其家口』。竊按：自成东出时犹遣唐通议和，则无出兵时即杀襄之理；兵败即杀襄，亦无遣王则尧等奉太子议和之理：则杀襄断在走永平后也。「明史」谓：『三桂先驱至永平，自成杀吴襄，奔还京师』。「纲目三篇」、「永明王纪略补」并同。今从之。阙疑，故不日也）。

英、豫二王令三桂急追贼，贼将唐通出战，为三桂参将冯有威所败（考曰：「四王合传」云：『为冯有威所杀』；误也。按「绥寇纪略」云：『乙酉二月，自成之败也，李锦在榆林，唐通从黄甫川过河；以自成遇其家之酷也，故别为一军，以抄其后。锦与通斗，殊有胜负』。详绎文义，自成败后，通又降于我军，自成虐其家；故云云也。「请兵始末」又云：『四月初四日，三桂破山海关，唐通迎降』；亦误也。后唐通两次讲和，安得于四月初四日即降三桂乎？盖通之降在自成弃京师后也）。自成乃遣降臣王则尧、张若麟奉太子如三桂营议和，三桂送则尧于我军；摄政王斩之，趣三桂进兵。自成乃杀襄悬首于纛，还京又杀襄家属三十余人。

徐鼐曰：不曰杀明京营提督吴襄，而曰杀吴三桂之父何？罪三桂也。

癸未（二十六日），闯贼走还京师，纵其党大掠。

初，自成之东出也，牛金星冠带具内阁仪仗，往来拜谒，夸其乡人；限商人三日开店，弛九门出入之禁。既微闻自成败，乃复严门禁，毁城外民居、佛寺；运兵器上城，为守御计。是日，自成自永平驰千里马一日夜至京师，大队

入城，无复纪律。夜肆淫掠，妇女哭声震天，投井死者不胜计。民间传言吴三桂拥太子入城，令臣民为先帝发丧。降贼官薛所蕴以宋献策密令出京。熊文举、龚鼎孳、涂必泓皆短袄、敝裤、幅绢蒙妻妾首，狼狈出平则门，窜榛莽间，席地号叹。闻摄政王与朝绅荡涤前秽，乃复入京受官焉（考曰：详聋道人「遇变纪略」）。

乙酉（二十八日），明高杰寇扬州。

杰字英吾，米脂人。初为李自成先锋，后以通自成妻邢氏而惧，偕以降于贺人龙。孙传庭之督秦中也，令杰与白广恩为前锋。潼关不守，率其下李成栋、杨绳武十三总兵有众四十万，渡河大掠晋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间惊呼高兵至，居者丧失魂魄。抵扬州，焚掠城外；扬人厚犒之，不听。是日围扬州，江南北大震。

徐鼐曰：高杰总兵而伯爵者，曰寇扬州何？恶之同于贼也。杰以降盗膺阍寄、受封爵，不思感恩图报，乃复逞其虺蜴之性，鱼肉吾民；是所谓杀越人于货，凡民罔不怨者也。乌可以既受朝命而讳之哉！

丙戌（二十九日），游击高桂、义民许来春起兵诛闯贼伪官于泰安州。

京师陷，知州朱万钦闻之逃。伪防御使牌示『军至军妻，军去民妻』八字，州人大惧；继又逮绅士赵某掠饷（考曰：绅士赵某，原记作大行朴庵赵公）。于是原任游击高桂、乡民许来春纠百余人夺门入，执伪防御并其党数十人斩之。伪将郭升自兖州来，闻防御诛，攻陷州城，桂、来春死之。同死者，治中萧协中、生员江国铉投井死，举人徐枏城头骂贼死，生员王德昌巷战死，房伯龙、黄应瑞、刘孔训、萧献吉、杨应荐、胡会隆、赵圣文先后不屈死，布衣冯魁轩合家自焚死（考曰：本王度「伪官据城记」）。

徐鼐曰：自桂以下，皆举义不克而死者；不曰死之，曰起兵何？大倡义也。狷介之士，容有死节而不能倡义者。倡义则仇贼，仇贼则必死；君子以为有必死之心而后动于义，故举其大者以书焉。夫草茅未仕之臣死国事者，昔人以为过情，例之未嫁女之守贞。兹何以许之哉？「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君亲之义。国亡君死，勋戚文武反颜事仇；而草茅忠义之士，乃能仗戈匡难，奋不顾身。事虽无成，志则可取矣！此「纲目」之所以书韩人张良欤！

明贡生马元騮、生员谢陞起兵诛闯贼伪官于德州。

香河知县朱帅■〈金炊〉者，庆藩宗室也；弃官走吴桥，伪防御使阎杰囚之德州。时酷比饷银，截指割筋，逃匿者火其家，民不堪命。元騮、陞一呼而起，执杰与伪州牧吴徽文（考曰：徽文亦作征文）。讯之，伪州牧乃不识一字，言系红旗手，押解山西生员赴州牧任，生员赠以百金使代任者。众齧而食之

（考曰：本程正揆「沧州纪事」）。奉帅■〈金炊〉权称济王，移告远近；兖、青、登、莱诸州皆坚壁自守。陞，即南中讹传以为故相谢升者也。

徐薰曰：不日何？以事类书，且阙疑也。

明兵部职方司主事凌駟起兵诛闯贼伪官于临清。

駟字龙翰，歙县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以主事赞画督师李建泰军。建泰降贼，駟遁至临清。因商人之资，募兵三千。权州印，部署乡勇，斩伪防御使王皇极等三人，复临清、济宁，传檄山东。略曰：『迹今逆贼所恃，无过假义虚声。假义则预免民租，虚声则盛称贼势。以致浮言胥动，举国若狂；愚懦无知，开门揖寇。关城一启，毒楚交加；一官而征数万金，一商而派数千两。非刑拷比，罔念尊贤；纵卒奸淫，不遗寡幼。将军出令，先问女人；州县升堂，但求富户』。于是山东、河北土寨来归者甚众，与德州谢陞遥相应焉。

臣薰曰：当日之起兵诛伪官者，犹有巡抚宋权、李鉴，御史曹溶等。何以不类书乎？是皆以贼为贖投诚圣朝，攀龙鳞而附凤翼，立功名以自显者，非诸君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比也。宜详「国史」「贰臣传」，兹不得以类书焉。

丙戌（二十九日），闯贼僭称帝。是夜，焚宫殿西走。

自成既决计西行，是日僭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称大顺永昌元年。牛金星代行郊天礼。午后运草入宫，留残卒数千人；拥大队而行，祖光先、谷可成殿后。须臾，五凤楼火起，延烧宫殿、太庙及九门城楼，贼兵私寓亦火，城外草场皆火，夜如白日。余贼飞马杀人；百姓各以床几塞巷口，或持挺突出击之。贼东西驰，不得出，多毙。于是士民议城守，搜遗贼。自成在途闻之，将遣兵屠城；会吴三桂兵已有过都城而南者，遂止。

初，牛金星尝入朝议登极，在途怒癡僧，命杀之。僧笑曰：『和尚一个头，汝辈几万头却如何』？语毕，失僧所在。伪军师宋献策亦尝云：『我主只可为马上王，溷过几年而已』。既入京师，果败亡不复振云。

先数日，贼拘银匠数百，镕所掠金及库藏器皿为大砖而窍其中，搜民间骡马，尽载以西；故溃散而货财不匮。刘宗敏、田见秀、谷英、张鼐、袁宗第、刘芳亮、李锦七伪侯者，每赏珠一大斗、金银一车、币千端；士卒从北都归者，腰皆有黄金瑰宝，饮村人酒，掷金与之，或给珠一握无所吝；白广恩家珊瑚高累尺：皆禁中物也。后自成再去，长安居民争入所居搜金银，中夜失火，烧秦王府几尽，回民之有力者得最多，故大富者众。数十年后，关中人犹从雨后泥土中，拾得珍珠云。

明参将曾英败献贼于忠州。

贼至忠州，英率水师迎战，火其舟百余，贼死千计。及英还守涪州，贼遂

悉众屯忠州葫芦坝。

明马士英以兵迎福王由崧于江上。

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万历丙辰（一六一六）会试；又三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中、大同三府。崇祯三年（一六三〇），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帑金数千，馈遗朝贵；为镇守太监王坤所发，坐遣戍。寻流寓南京；时大铖坐逆案失职，以避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周延儒之内召也，大铖犖金钱要以援己；不可，则以士英属之。十五年（一六四二）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被逮，遂吉士英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永城人刘超反，士英诱而缚之以献于朝；又堵御流寇有功。闯贼逼京畿，福王、潞王、周世孙各弃藩南奔；诸王皆宫眷随行，独福王子然与常应俊等数人流离飘泊。士英阴使人导之，借淮抚路振飞舟南行。

已而北京凶问至，南都诸大臣议立君。惠王、瑞王、桂王道远难致，诸王之在淮上者福王属亲而在邸多不类事；潞王伦次疏而有贤声，意多属焉。时史可法督师在浦口，前侍郎钱谦益、兵备佥事雷演祚入说侍郎吕大器曰：『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大器然之，遂与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移牒可法，言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士英亦遣其私人传语可法谓：『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即答以七不可之说，身还南京。士英欲居拥戴功，既得可法移文，即结靖南伯黄得功暨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移书诸大臣，谓以序以贤无如福王，责可法当主其议，发兵拥王仪征；可法始知为士英所卖，仓卒议迎立焉。

徐鼐曰：以兵迎何？罪士英之专制也。神京倾覆，宗社邱墟，立君既不可缓，福王未为失正，事机呼吸，聚讼盈廷，匪以兵迎，事靡有定：斯亦祭仲行权之旨哉！然则何以罪士英也？「春秋」之法，诛心而已！士英非有利社稷、安民人之心，贪孱王为奇货，挟悍将以要盟，其罪乌可逭哉！

五月戊子朔，两星夹日。

是月，轩辕绝续不常，大小失次。至十月，乃复天狗下尾长白竟天。

徐鼐曰：特书何？纪异也。

我大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袞檄吴三桂西行追闯贼。

明太子在三桂军中，传谕京师；西江米巷商人闻之，乃合赀为三桂家发丧，具棺衾殓之。三桂请护太子入京师，摄政王不许，檄之西行。三桂乃送太子于高起潜所；或云逸于民间，旋入皇姑寺；或曰太子非真也。三桂追贼至定州清水河下，斩其伪果毅将军谷可成；祖光先坠马伤足，自成复大败。三桂以贼

将首级遥祭其父，夺回金银赏将士。故论者亦以此多三桂之能复仇焉！

庚寅（初三日），我大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袞入北京。

初，都中闻太子在吴军，原任御史曹溶率众城守，搜余贼。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与侍郎沈惟炳等，立崇祯帝位哭临，备法驾迎太子于朝阳门，望尘俯伏。及登舆，非太子也；众骇愕间，前骑者麾都人悉去白冠，则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矣。城上白标骤遍，紫禁布毡庐，诸臣具劝进表。我大学士范文程伪为不知者，谕众曰：『我国皇帝去岁登极矣，何劝进之有』？传令自初六日癸巳，始为崇祯帝设位帝王庙，哭临三日，谥为怀宗端皇帝、周后为烈皇后，改葬于田贵妃之寝园。从贼最着如熊文举、杨枝起、朱徽者，亦湔前秽，同哭临焉。时都民搜斩余寇不已，因下令薙发者即非贼，于是官民悉薙发无遗焉。

明马士英、史可法奉福王由崧监国南京。

先是，四月甲申，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宏基、提督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尚书高弘图、程注、南京守备司礼监韩赞周及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集议于朝，大器时典礼、兵两部，顿笔不肯下；给事中李沾厉声曰：『礼莫重于尊君，兵莫先于卫王；众议佥同，公独持异，沾请得以颈血溅公衣矣』！刘孔昭亦詈大器不得出言摇惑。大器不敢复言，乃以福王告庙。乙酉（二十八日），诸臣具启迎于仪征；丙戌（二十九日），王舟次观音门。丁亥（三十日），百官迎见于龙江关，王素衣角带哭。五月戊子朔，王乘马自三山门入。至孝陵，从臣请自东门御路入；王逊避，自西门入。至飨殿，礼毕，谒懿文太子陵；乃自朝阳门入东华门，步行谒奉先殿。出西华门，驻蹕内守备府为行宫。百官进见，王赧然欲避。史可法言：『殿下宜正受』。又陈战守大计谓：『当素服郊次，发师讨罪，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王唯唯，不能答。己丑（初二日），百官谒王于行宫，灵璧侯汤国祚诮户部措饷不时。其言愤絮，太监韩赞周叱之起；吕大器曰：『此非对君体』。御史祁彪佳亦以为言。群臣既退，议监国登极。张慎言曰：『国虚无人，可遂即位』。史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将挟以来奈何』？刘孔昭曰：『今日既定，谁敢更移』！祁彪佳曰：『监国名正，盖愈推让，益彰王之贤德。且总师讨贼，申复国耻，示海内无因以自利之心；而江北诸大将使共预推戴，则将士亦欢欣。然后择吉登大宝，布告天下』。徐宏基等然之，议遂定。是日，大臣劝进笺再上，王许监国。

庚寅（初三日），王行告天礼，祝文飘入云霄，众异之。升殿，百官行四拜礼。徐宏基跪进监国宝，百官再行四拜礼，乃退。发大行皇帝丧，大赦天下；其新加练饷及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以后一切杂派并各项钱粮、十四年（一六四一）以前实欠在民者，悉免之。俄有传后日即登极者，盖吕大器以异

议惧祸，请登极以自媚也。祁彪佳曰：『今日监国，明日即位，事同儿戏；宜待发丧除服议之』。乃止。

徐燾曰：潞王之在杭州也，命内官博访古玩，拒监国之请，稽首归命。是其懦弱无能，岂所谓贤明可定大计者乎？论者谓潞王立，而钱谦益为相，其败坏不在马士英下。然则当日之拥立福王者固私，而议立潞王者亦未为公也。使文武诸臣援伦叙之正、屏功罪之私，迎小康于遯荒、奉琅琊以纂统，则马士英、刘孔昭辈既不能以拥戴要君，而诸君子亦何至以定策之二心为群邪所挟制哉！门户既分，兰艾错出。贪鄙无耻如钱谦益者妄附清流，进其簧鼓，遂使史弥远以定策居功、商太史以争立惧罪。僭始既涵，祸焰斯炽；「春秋」责备贤者，可法岂无罪焉？先士英于可法者，见可法之制于士英也。

明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

慎言字金铭，阳城人，举万历庚戌（一六一〇）进士，官南京吏部尚书，掌右都御史事。南都官名吏隐，政事皆决于北，慎言从众佥名而已。时朝廷新建，以慎言宿德重望，命专理部事。

壬辰（初五日），明以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高弘图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并入阁办事；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凤阳等处军务。

弘图字研文，胶州人，万历庚戌（一六一〇）进士，官南京户部尚书（甲申三月以前，事详「纪传」）。时以弘图物望所归，改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与可法同入直。方廷推时，刘孔昭攘臂欲入阁；可法曰：『本朝无勋臣入阁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马士英有何不可』？又议起废，众推郑三俊、刘宗周、徐石麒。孔昭特举阮大铖；可法曰：『此先帝钦定逆案，毋庸议』。自是始构怨焉。

徐燾曰：闻之顾炎武曰：『国破君亡，普天同痛。可法等当戴罪供职，不得援登极推恩常例，希正揆席。「春秋」之法，贼不讨、仇不复，则君不葬、服不除，寝苦枕戈，无时而终事也。当日若宣昭此义，士英虽奸，何名而入？孔昭邪说，何由而起？惜乎可法诸臣之见不及此也』。备书之，交讥之也。

明命兵部员外郎万元吉宣谕各镇。

时高杰兵大掠江北，声言欲寄家江南，约刘泽清刻日渡江。史可法请发户部银万两，遣元吉宣谕犒赏。

元吉者，南昌人，天启乙丑（一六二五）进士，授潮州推官，捕盗有声。以计典，镌级为永州检校。督师杨嗣昌荐其才，改大理寺评事，军前监纪；能调和诸将，驰驱兵间，未尝一夕安枕。以母丧，归。癸未（一六四三），起南京职方司主事，进郎中。时以四镇不和，元吉请行，扁舟造杰垒，告之以戢兵

听朝命。杰曰：『吾欲寄家』。元吉曰：『公等将进取淮北，而并拏淮南甚便；过江逼天子辇毂地，非公等兼为国家意也』。诸将应曰：『诺』。顾独眈视扬州。

扬州居天下膏腴，有新旧二城，子女、环宝累万万。元吉上疏曰：『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猝有寇至，必至惊窜，真今日莫大之忧也。江北郡邑接连山东、河南，贼骑处处可到，势必需兵堵剿。臣等虽有爱民之心，无销兵之术。就中调停，惟是官兵经过驻扎地方，使城外居民尽移城内，听兵住空房，严禁毁伤；仍谕居民出城贸迁，使有司将领共相防护，禁抢掠：则民不苦兵、兵不恨民。臣前监军楚、蜀时，行之甚效；其在今何独不然乎』？扬州士民王传龙亦公疏云：『东省附逆，淮扬人自为守。不意贼警未至，而高兵先乱；杀人则积尸盈野，污淫则辱及幼女。新旧城环围，绝粮已经月余；何不恢已失之州邑，而杀自有之良民也』！

时江南巡抚郑瑄奏：『江北刘泽清兵欲渡江，三吴百姓呼吸变乱；臣遗书高、刘二帅，不肯止兵。请敕操江武臣速援京口、凤阳』。参将戈士凯亦报刘泽清沿途杀劫，逼攻临清。

明以张应元为承天总兵。

癸巳（初六日），明为崇祯帝发丧。

是日，我摄政王亦命臣民为崇祯帝举哀

甲午（初七日），明以姜曰广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前礼部尚书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并入阁办事。曰广辞，改礼部左侍郎入直。

曰广字居之，新建人；万历己未（一六一九）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擢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京师陷，诸大臣议所立，曰广与吕大器主立潞王，而诸帅奉福王至江上；于是文武官并集守备太监韩赞周宅，令各署名。曰广曰：『此大事，请告奉先殿而后行』。明日，至奉先殿，诸勋臣语侵史可法。

曰广呵之，于是群小咸目摄焉。廷推阁臣，遂不与及。再推词臣，以王铎、陈子壮、黄道周名上而首曰广，乃与铎并命。

铎，孟津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亦以庶吉士授编修。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春，经筵进讲「唯天下至圣」章，旁及时事；有「白骨如林」语。庄烈帝切责其敷衍支吾。明年，大学士张至发奏东宫出阁。时设侍班四人、讲读六人、校书二人，皆以翰、詹兼任。廷议举黄道周，至发屏之；而以铎为侍班。寻乞假归。十七年（一六四四）三月，擢礼部尚书，未至而京师陷；至是以入阁召焉。

明以周堪賡为户部尚书。

明起张国维以原官协理京营戎政，改吕大器为吏部左侍郎，以练国事为户部右侍郎、解学龙为兵部左侍郎、贺世寿为刑部右侍郎、何应瑞为工部右侍郎。

是时可法、弘图收召人望，自尚书、都御史、侍郎以下，通政司则刘士禎、右通政则侯峒曾、大理卿则郑瑄、光禄卿则许誉卿、太常卿则朱之臣、少卿则左懋第、国子监祭酒则罗大任。召谪籍之科道章正宸、杨时化、庄鳌献、熊开元、袁恺、姜采、张煊、李长春、乔可聘、詹尔选、马兆义、郑友元、李曰辅、李模等复原官，调倪嘉庆、华允诚、叶廷秀为文选司官。其给事中李沾以下诸人，亦各升转。虽人不皆贤，而或以物望、或以资格，铨法秩然。自刘孔昭愤不入阁，李沾覬觐卿贰，马士英乘之而入；而逆案诸人接踵起，国事始大坏矣。

徐鼐曰：详纪何？喜初政之有可观也。

明衡王□□起兵诛闯贼伪官于青州（考曰：「明史」「诸王传」有两衡王，一兴宗子允燧、一宪宗子佑樨；二传均无崇祯年间嗣王名及诛伪官事。存之俟考）。

衡王率诸生驱杀伪官，请徙内地。时河北、山东各杀伪官，称起义。济宁有乡官潘士良者（考曰：「贰臣传」云：『士良万历癸丑进士，累官刑部右侍郎』），以回兵杨科等入城杀伪将、伪道科，自为总兵，而奏请士良为总河。未几，回兵朱继宗又杀杨氏而自为总兵（考曰：「南都甲乙纪」云：『杨科奏潘为总河，而自为总兵』。后「边镇诸将篇」又云：『杀副将杨朴一家，而自为总兵』。朴，岂科之坏字欤？抑科、朴本二人欤？俟考）。时前兵部侍郎张凤翔亦起兵诛伪官于东昌；后大清兵迫，乃弃东昌南归。

臣鼐曰：张凤翔起兵诛贼，遥应南都；与宋权、李鉴之以贼为贄，投诚大清者异矣！何以不书？恶其不克终也。

乙未（初八日），明起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原官；辞不受。

宗周字启东，号念台，山阴人，学者所称蕺山先生也。万历辛丑（一六〇一）进士，崇祯帝迂其言而叹为忠。历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竟以请释熊、姜之狱忤旨，斥为民，年已六十有四。归二年而京师陷，宗周徒步荷戈诣杭州，以发丧讨贼责巡抚黄鸣骏。鸣骏曰：『哀诏未至，当静以镇之』。宗周勃然曰：『君父变出非常，公专阒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励同仇；顾借口静镇，作逊避计邪』？鸣骏唯唯。明日，复趋之；则曰：『发丧必待哀诏』。宗周曰：『嘻！此何时也！安所得哀诏哉』！既发丧，问师期；则曰：『甲仗未具』。宗周叹曰：『是乌足与有为哉』？乃与前侍郎朱大典、前给事中章正宸、熊

汝霖召募义旅；将发而福王立，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

寻上疏自称草莽孤臣，言：『今日宗社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至讨贼次第：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江左非偏安之业，请进而图江北。今淮安、凤阳、安庆、襄阳等处虽各立重镇，尤当重在凤阳，而驻以陛下亲征之师。中都固天下之枢也，东扼淮、徐，北控豫州，西顾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远。以此渐恢渐进，秦、晋、燕、齐当必响应；兼开一面之网，听其杀贼自效，贼势益孤，贼党日尽矣！一曰重屏藩以资弹压。地方之见贼而逃也，总由督抚非才，不能弹压；远不具论，即如淮扬数百里之间，两节钺不能御乱贼之南下，致淮北一块土拱手而授之贼。尤可恨者，路振飞坐守淮城，以家眷浮舟于远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遂相率有家属寄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也。按军法：临阵脱逃者斩。臣谓一抚、二镇，皆可斩也。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今天下兵事不竞极矣！将悍兵骄，已非一日。今请陛下亲征，所至亟问士卒甘苦，而身与共之；乃得渐资腾饱，徐张挾伐。一面分别各帅之封赏，孰应孰滥？轻则量收侯爵，重则并夺伯爵；军功既核，军法益伸，左之右之，无不用命。夫以左帅恢复焉而封，高、刘败逃也而亦封；又谁为不封者？武臣既滥，文臣随之；外廷既滥，中档从之：臣恐天下闻而解体也。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燕京既破，有授伪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别定罪。至于伪命南下徘徊于顺逆之间者，实繁有徒，尤当显示诛绝。行此数者，于讨贼复仇之法，亦略具是矣。若夫邦本之计：贪官当逮、酷吏当诛、循良卓异当破格旌异，则有安抚之使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当此国破君亡之际，普天臣子皆当效死；幸而不死，反膺升级，能无益增天谴？除滥典不宜概行，一切大小铨除仍请暂称行在，少存臣子负罪引慝之诚』。又疏言：『贼兵入秦逾晋，直逼京师，大江以南固晏然无恙也。而二、三督抚曾不闻遣一人一骑北进，以壮声援；贼遂得长驱犯阙，坐视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则封疆诸臣之宜诛者一。既而大行之凶问确矣，敷天痛愤，奋戈而起，决一战以赎前愆，又当不俟朝食。而方且仰声息于南中，争言固圉之事；卸兵权于阃外，首图定策之功。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则封疆诸臣之宜诛者二。然犹或曰事无禀承；迨新朝既立，自应立遣北伐之师。不然，而亟驰一介使赍蜡丸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共激仇耻，哭九庙、安梓宫、访诸王。更不然，则亟起闽帅郑芝龙，以海师直捣燕都；令九边督镇卷甲衔枚，出其不意，合谋共奋，事或可几。而诸臣又不出此，纷纷制作尽属体面，仅令吴镇诸臣一奏燕京之捷，将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则举朝谋国不忠之宜诛者三。而更有难解者，先帝升遐，颁行丧诏距今月余未至臣乡；在浙如此，远省可知。时移

事换，舛谬错出，即成服祗成名色；是先帝终无服于天下也：则今日典礼诸臣之宜诛者四。至罪废诸臣量从昭雪，自应援先帝遗诏而及；乃概用新恩，即先帝诛珰铁案，诏书蒙混，势必彪虎之类尽从平反而后已。君、父一也，三年无改之谓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忧勤，念念可以对皇天、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惨。而食报于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发哀痛之诏，立兴问罪之师，请自中外诸臣之不职者始』（考曰：以上两疏「明史」、「南疆绎史」多删节原文，惟「南略」较详备。今参订焉）。诏报曰：『亲统六师，光复旧物；严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义之良心；慎新爵，劾旧官：朕拜昌言，宣付史馆』。中外为之悚动。

时宗周本无意于出，谓朝中党祸方兴，何暇图贼？而一时奸人虽不利宗周，又耻不能致之。及方出，而弹劾踵至，不少假借；由是群小侧目，马士英、高杰、刘泽清尤深嫉之焉。

徐鼐曰：备书官何？嘉之也。曰辞不受何？大其守「春秋」讨贼复仇之义也。然则其言可用乎？南都立国，藩镇是赖，是皆麤暴猛厉之夫，纵之则骄、激之则叛。故史可法之委曲抚绥，论者讥其懦；而吾独有以谅其时势之难也。宗周侃侃正论，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诬诋大臣；轻朝廷之威而速党锢之祸，岂非君子之过欤？「传」曰：『国君含垢，贵知时也』。

明马士英率兵入朝。

时楚督袁继咸请入觐，诏止之。士英拜疏即行，率兵由淮赴江；船千二百艘，先至者焚劫淮安西门外。王燮驻清江浦，令坊义士排立两岸，不许一船停泊、一人上岸，凡三日始毕。士英至江干上疏劝进，并以史可法「七不可」之书奏之王。可法始不安。

徐鼐曰：曰率兵入朝何？明士英之劫制廷臣也。削其官，深绝之也。

明遣御史祁彪佳宣谕诸镇。

彪佳字宏吉，一字虎子，山阴人；弱冠成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历官御史。以刷卷南畿，便道还家；闻京师陷，恸哭赴南都。福王至，群议援宋高宗故事，立为兵马大元帅。彪佳曰：『今与宋不同，宋时徽、钦固在也；今海内无主，盍如景泰称制监国』！议乃定。首陈纪纲法度为立国本，次及发号、用人二事；又疏陈致治大本。王嘉纳之。

时高杰犹掠扬州，士民奔避，无赖者乘间剽斂。廷议以彪佳按吴有威望，命往宣谕。斩倡乱者数人，宣布赦文，甄别有司臧否；一方遂安。

戊戌（十一日），明吏部尚书张慎言陈中兴议。

一曰议节制：淮安、庐、凤、荆、襄锁钥重地，宜命镇抚大臣分戍增保，扼守险要。东西关阨，首尾相援，添战舰于江、淮之间。郡县积穀，为仓卒

转运之资。二曰议屏藩：诸王流离南甯，宜择浙东名山郡邑及闽、粤间暂居焉；其护卫官属，暂从节省。三曰议开屯：江北地广，今为畿辅。若招集流离，开立屯田，择其邑之豪，以百夫屯为百夫长，以千夫屯为千夫长；连其什伍，教之兵阵，就使守御，亦强富之一策也。四曰议招徠：河北沦陷，郡县设立伪官，有能诛擒者赏。五曰议宽宥：诸臣陷贼，事非得已，不宜以风闻苛议，坚其从贼之想。若自拔来归，宜随才录用。六曰议褒恤：忠烈之臣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等，宜赠恤以慰幽魂，次第详核勿遗。七曰议铨叙：起废之条，不可不慎；若逆案诸人，无容更议。其在戍籍废居者，一从清论，不挠毁誉。八曰议漕卒：北漕万有余旗，舵工、挽夫实繁有徒；今漕登近地，此十余万人无室无乡，游食不已，为患非细，安插宜急也。王嘉纳之（考曰：本「南疆绎史」本传。按「明史」作中兴十议，曰节镇、曰亲藩、曰开屯、曰叛逆、曰伪命、曰褒恤、曰功赏、曰起废、曰惩贪、曰漕税；不载原疏。兹从「绎史」）。

明大学士高弘图陈新政八事。

弘图请移蹕中都，进山东，以示大举讨贼。疏陈新政八事：一、宣义问：请声逆贼之罪，鼓发忠义。一、勤圣学：请不俟释服，日御经筵。一、设记注：请召词臣入侍，日记言动。一、睦亲藩：请如先朝践极故事，遣官赍玺书慰问。一、议庙祀：请权附列圣神主于奉先殿，仍于孝陵侧望祀列圣山陵。一、严章奏：请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脱罪侥幸。一、收人心：请蠲江北、河南、山东田租，毋使贼徒借口。一、择诏使：请遣官招谕朝鲜，示牵制之势。王褒纳焉。

明命赵光远镇守四川。

明贵州民何兆仰作乱。

明定京营兵制，罢锦衣卫、南北两镇抚司。

史可法请裁去南京内外守备参赞各衔，依北京旧制，设京营府卫；简精壮，募义勇以实之。侍卫、锦衣、銮仪诸司所隶军役，当多事之日，悉宜入伍操练，毋坐耗钱粮。至锦衣镇抚司，官不必备，亦所以杜告密、节繁费、收人心，于新政有裨者也。又言操江旧兵单弱，请增设九江、京口两镇文臣二人，协理戎政。王并从之。

明分江北为四镇，以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分统之。

史可法疏言：『从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当酌地利设四藩：以淮、扬、庐、泗自守，而以凤、徐、滁、六为进取之基；督师驻扬州，居中调遣。其四镇则各自画地：泽清辖淮、海，驻淮安，山阳、清河、桃源、宿迁、海州、沛县、赣榆、盐城、安东、邳州、睢宁十一州县隶之，经理山东一路；高杰辖徐、

泗，驻泗州，以徐州、萧县、砀川、丰县、沛县、泗州、盱眙、五河、虹县、灵璧、宿州、蒙城、亳州、怀远十四州县隶之，经理开、归一路；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以凤阳、临淮、颍上、颍州、寿州、太和、定远、六安、霍邱九州县隶之，经理陈、杞一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以滁州、和州、全椒、来安、含山、江浦、六合、合肥、巢县、无为州十一州县隶之，经理光、固一路。各设监军一员，一切军民听统辖，州县有司听节制，营卫原存旧兵听归并整理，荒芜田土听开垦，山泽有利听开采；仍许于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制器之用。每镇额兵三万人，岁供本色米二十万、折色银四十万，听各镇自行征取。所收中原城池；即归统辖；寰宇恢复，爵为上公，与开国元勋同，世袭。贼在河北，则各镇协防淮、徐；在河南，则各镇协守泗、凤；贼自河北、河南分道来犯，则各镇严兵固守。其凤阳总兵，应改副将一员。察每岁所入约米二百四十万、银五六百万，各兵支用，所存无多。所望诸臣核实兵实饷之中，为实战实守之计。更立督师，节制诸镇。如此则诸镇各卫其地，无不致力而受成于督师。机不遥度，事不中制；士气奋而民心定，江南庶几可保矣！从之。

徐鼐曰：养鹰之说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诸将未立寸功，遽膺分土，徒以长其傲慢不臣之气，乌可以言恢复哉？且使幸而成功，亦尾大不掉之势也。然则可法胡为出此谋也？曰：不得已也。诸将各拥强兵分据江北，能禁其不窃踞自尊乎？不能也。锄而去之，能保其不为敌用乎？不能也。既不能制其死命，而又不能抚之以恩，此永明王所以失之于孙可望也。假以朝命，使恩犹出之自上，此亦乱世馭骄将不得已之术也；尚无以此警谋国者哉（考曰：鼐按应廷吉「青怜屑」云：史公尝谓廷吉曰：『天下事决裂至此，职由四镇，尾大不掉。昔之建议封四镇者，高弘图也；从中主张赞成其事者，姜曰广、马士英也；依违无所救正者，余也』。是史公亦深悔之，亦见封四镇非史公本谋也）！

明遣御史陈丹衷宣谕江北。

明起前兵部尚书张国维以原官协理戎政。

国维出都十日而都城陷，召以原官协理戎政。寻追叙平山东盗李青山功，加太子太保，荫子锦衣佾事。国维请建三辅以藩南京：以京口为东辅、芜湖为西辅、京师为中辅，各设重兵镇守；不果行。徐石麒之去位也，廷议以国维代之。阮大铖私取中旨用张捷。国维知事不可为，遂乞省亲归。

明以李沾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

时新设文臣协理操江，吏部推沾为之。沾故善操江刘孔昭，惧分其任，乃求升常少。

明以御史郭维经为应天府丞，仍兼原职；固辞，不许。

维经字六修，江西龙泉人。天启乙丑（一六二五）进士，授行人；崇祯初，迁南京御史。疏诋温体仁，崇祯帝切责之，以忧去。久之，起故官。诸臣之议立潞王也，维经持不可。福王立，进应天府丞。维经积劳干掇，都人赖之；令仍兼御史，巡视中城。李沾因嫉维经劾吏部尚书张慎言有私，维经旋悟为沾所卖，具疏引罪。复以加衔为魏忠贤陋习，力辞；不许。寻上言：『圣明御极将二旬，一切雪耻除凶、收拾人心之事，丝毫未举。今伪官纵横于凤、泗，悍卒抢攘于瓜、仪，焚僇剽掠之惨，渐逼江南；而庙廊之上不闻动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务盈庭訾议，致启旁门、斗捷足，营钻窥之穴隙、作富贵之阶梯。举朝人心如狂如醉，匹夫匹妇呼天愤郁，酿成灾祲。乞令内外文武诸臣洗涤肺肠，尽去刻薄偏私及恩怨报复故习，一以办贼复仇为事』。疏入，报闻。

明起在籍主事王重为文选司郎中。

时铨曹乏员，张慎言以在籍主事王重家在金坛，可立致；推之。李沾持不可，曰：『是受我贖四十金者』。慎言曰：『仆起家三十年，贖十二金而止；公安得以四十金贖乎？仆老矣，须旧铨郎乃解事。又地近，其人廉否，仆自有提衡，不能混也』。沾益衔之。

徐鼐曰：侍郎以下黜陟不书，李沾、郭维经、王重之官何以书？伤朋党之祸、谨消长之机也。

明起顾锡畴为礼部尚书。

锡畴字九畴，昆山人；万历己未（一六一九）进士，改庶吉士。天启中，以检讨削籍。崇祯初，起原官，累擢少詹事、礼部侍郎。是时，以尚书起诸家。

明以总兵郑鸿逵镇九江、黄蜚镇京口。

鸿逵，芝龙弟也。蜚，得功同姓，称兄弟者也；旧登莱总兵。

明鸡泽生员殷渊起兵拒闯贼；不克，死之。

贼檄诸生就选，不应且死。或以劝渊，叱之曰：『好头颅暂寄项上耳！贼必不可见也』。已闻北都陷，发丧哭临。与诸生黄公佑等起义，事败死之。

卷第六

壬寅（十五日），明福王即皇帝位于南京。

戊戌（十一日），群臣劝进笺三上，王许之。礼部请祀地祇，命俟郊天日一并举行。己亥（十二日），修奉先殿。壬寅（十五日），王即位武英殿。诏曰：『我国家受天鸿祚，奕世滋昌，保大定功，重熙累洽。自高皇帝龙飞奠鼎

，而已卜无疆之历矣！朕嗣守藩服，播迁江、淮；群臣百姓，共推继序，跋涉来迎，请正位号。予暂允监国，摄理万几；乃累笺劝进，拒辞弗获。谨于五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庙，即皇帝位于南都。猥以藐躬，荷兹神器。惟我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俭造邦，殚宵旰以经营，希荡平之绩效。乃潢池盗弄，钟簴震惊，燕畿扫地以蒙尘，龙驭宾天而上陟；三灵共愤，万姓同仇。朕凉德弗胜，遗弓抱痛；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尚赖亲贤，戮力勳勤，助予敌忾。其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与民更始，大赦天下。加在京文武官一级；无级可加者，进勋阶一级，给新衔诰命。督抚、监司、守令，给见任官衔诰命。补溢荫前朝大臣之有劳绩品行者，存问在籍阁臣、六部堂官。遣配及闲住者，复原职。三品以下情可原者，采访酌用。诸藩流寓者，抚按善为安置。宗室在南京者，按时给粮。公、侯、伯常禄往日本、折三七关支或中半兼支者，俱于折色中给本色一半，石折银七钱，以示厚意。王公子孙各荫一子，入监读书。七十以上年高有德者，给冠带；细民量给膳米。忠义殉难者，荫谥建祠。举人、副榜、廩贡、监生，不得遏抑以塞贤路。山林草泽有奇才异能堪以匡时御乱者，从公保举；试验罔效者，举主连坐。北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辽东文武官生不从贼在南者，文官吏部察明推升赴用，其生员寄应天府学考试，其武弁赴部验明寄俸。在京各卫陷贼各官有能返邪归正者，宽其前罪；杀贼自效者，以军功论。免弘光元年粮十分之一；北直、山西、陕西全免五年，山东、河南三年，江北、湖广蠲十分之五，江西、四川十分之三。其折漕税契及上供柴炭派扰商民者，一切厘革。诏到日，星速颁行；匿隐支饰者，访明究问。于戏！宏济艰难，用宣九伐平邦之政；覃敷闾泽，并沛三驱解网之仁。新綍焕颁，前徽益懋。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先是，诸臣议赦书、蠲免。史可法曰：『今天下半坏，军饷繁费，恐未可尽除』；故次第免之焉！是日，降贼少詹事项煜混入朝班，众逐之。

徐鼐曰：陆宣公曰：『以言感人，其本已浅』。当日黄巾纵横，赤县鼎沸；铜驼荆棘，泥马仓皇；天步艰难，维其棘矣。使其君卧薪尝胆，下向檐之令；其臣反身芟舍，急征缮之谋；则读灵武即位之诏，殉国益坚；闻兴元罪己之言，流涕以奋，固已。乃当日二十五条之颁，祇寻常登极布告之文，宪宪泄泄，无可感人；而野史言淮抚路振飞宣诏民间，有赦免钱粮语，众情欢腾。可知赤子忠爱之心，桎亡于苛政；鼓而奋之，捷于桴鼓耳！向使诸贤未去、逆案未翻，亦安见天下事之不可为哉！

明以内官韩赞周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卢九德提督京营。

徐鼐曰：特书何？伤宦官之害与明相终始也。诗曰：『殷盐不远，在夏后之世』。启、祯中官之害，南都君臣所耳闻而目睹者，奚俟远盐哉！朝政维新

，革除宜急，胡愤愤若是也？呜乎！此明之所以亡也。

癸卯（十六日），明以马士英掌兵部事，入阁办事。大学士史可法自请督师江上，许之。

士英至京，谓可法曰：『我驭军宽，颇扰于民；公威名著淮上。公诚能经营于外，我居中帅以听命，当无不济者』。可法以士英之入，势不两立；乃曰：『居者守、行者御，敢辞难乎』！遂请行。京师士民哗曰：『何乃夺我史公』？太学生陈方策、诸生卢渭疏言：『淮、扬，门户也；京师，堂奥也。门户有人而堂奥无人可乎』？疏中有「秦桧在内、李纲在外」之语，朝野以为名言（考曰：本应廷吉「青磷屑」。又卓海帆师相家藏史公与某手札云：『学安老弟：复书书来，具见盛意。法宁不知彼人之力保法守扬州，非欲自收其权；然扬州重任，使彼人居之保无他虑乎？法何敢辞，正所以无愧于先帝也。以身矢之，苟有一息，敢弗黽图！此意唯老弟知之。所云「泽」字，谨已留意。此人之无能，法亦深悉；此时聊借其兵力，果有期收复，可缓抑之。老弟默喻法意为是。近日消息益不佳，独木支大厦，苟危，法死有余恨。书至此，泪落如縷矣！余复，并叩佳祉，不专一具。七日三更，可法』。薰按：札中彼人，指马士英。「扬州重任」云云，知公非特避士英，兼为扬州虑也。苦衷益见矣）。

徐薰曰：先书士英入阁而后可法督师何？明可法之出避士英也。呜乎！邪正消长之机、宗社存亡之辨，于斯见矣！

明分应天、苏松为二巡抚；以太常寺少卿左懋第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

懋第字仲及，号萝石；莱阳人，崇祯辛未（一六三一）进士，为韩城知县有声。父丧三年不入内，事母尽孝；擢户科给事中（考曰：「史外」云：『考选吏科给事中』）。庚辰（一六四〇），以大旱请赈畿南，天果雨。是年春，奉命督兵湖、襄，闻变誓师而北；会南京建号，入见流涕，陈中兴大计，遂有是命。

明加前督师丁启睿太子少保、兵部尚书。

启睿，永城人。初以杨嗣昌荐，由陕西巡抚擢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郑崇俭总督三边军务，庸怯无能。李自成围开封，启睿避贼不敢战。崇祯帝切责之，不得已，会诸将于朱仙镇，大败；丧马羸七千、将士数万，敕书、印、剑俱失。褫职下吏，久之释归。南都立，夤缘马士英，充为事官，督河南劝农、剿寇诸务。会李自成屡为大清兵所败，中原豪杰多杀伪官反正；启睿之弟启光分守睢阳，与副将盛时隆等密会归德知府桑开第、举人丁魁南、郭爌、余正绅计擒归德府伪管河同知陈奇、商邱伪知县贾士俊、柘城伪知县郭经邦、鹿邑伪知县孙澄、宁陵伪知县许承荫、考城伪知县范隽、夏邑伪知县尚国俊并各伪

契送南都。经邦以天暑病死，余就诛。

明以忻城伯赵之龙总督京营戎政。

先是，崇祯帝特旨召对，之龙与抚宁侯朱国弼各赐御监马百匹，命国弼督漕务、之龙守御南京（考曰：本程正揆「沧州纪事」），故有是命。

明总督漕运巡抚凤、淮路振飞罢，以田仰代之。

高杰之南也，马士英欲倚为重，遣迎之。振飞谓：『大将宜御寇门庭，不得入内地』。阻之，不令前。杰遂取道凤阳，至扬州。士英之道准入朝也，振飞禁舟兵不得上岸，又留其火器御贼；士英滋不悦。初，抚宁侯朱国弼奉命督漕，闻贼势急，即离镇，擅取淮安库寄福建京饷十余万以行，振飞力争；故国弼亦衔之。及士英当国，国弼亦进保国公用事；遂共排振飞，起田仰代之。仰，刘孔昭之私人也。士英怒未已，更诬振飞侵饷，得旨提问；阖郡士民讼冤，得免。振飞亦旋以母丧，去任焉！

明进靖南伯黄得功为侯。

得功字浒山（考曰：一作字虎山），开原卫人（甲申三月以前事，详「纪传」）。

明进宁南伯左良玉为侯。

良玉字昆山，临清人；由军校积官至总兵，屡破贼而骄蹇不奉法。所部多降将，亦不尽用良玉法（甲申三月以前事，详纪传）。京师陷，良玉缟素率诸将旦夕临，诸将前请曰：『天下事皆当关我公。今南中立君，挟天子以坐诏，我辈宜乘其未定，引兵东下可也』。良玉拊膺而号曰：『不可！世守武昌，此非先帝之旨乎？先帝甫弃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国家之变以自利也。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为效。有过此一步者，良玉誓之以死』。尽出所藏金银彩物凡二、三万，散之诸将曰：『此皆先帝赐也。受国厚恩，祸变至此，良玉何心独有之乎』！于是良玉哭，诸将噉然皆哭。副将马士彦奋曰：『有不奉公令，复言东下者，吾击之』！以巨舰置炮断江，众乃定。既大封四镇为侯伯，推恩进良玉为侯，委以上流之任。诏书到，而良玉贺表亦至。

时李自成败于关门，良玉以其间复荆州、德安、承天；诏以收复陵园为良玉功，责所司补给十六年楚饷缺额四十万。而何腾蛟为楚抚、袁继咸为江督，腾蛟共良玉收拾武昌，同心固守。继咸为李邦华所推许；邦华死北都难，其客李犹龙又在良玉幕中，故两人交最合。良玉兵无虑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以一山帜志为一色。良玉建大将旗鼓于射堂，周麾一呼，旆而立者山谷为满。其阅军法：两人夹马驰，曰「过对；马足动地，殷如雷声，闻数十里。诸镇兵惟高杰最强，不及良玉远甚。然良玉自朱仙镇之败，亲兵良将大半死；其后归者，多乌合，法令不复相摄。

良玉亦老且病，无复中原意矣」。

徐燾曰：亡明之天下者，左良玉也。论者咎其玛瑙山之养寇、朱仙镇之丧师。夫玛瑙山之养寇诚然；朱仙镇之败，岂良玉所愿出哉？迹其角逐二贼，遇献忠则捷、遇自成则败；岂其材力优于献忠而绌于自成欤？献忠残剥淫掠如饿豺狼，故良玉得乘其敝。自成之再出河南也，诡托仁义之师号召饥民，为所愚者箠食壶浆之恐后；而良玉之掳掠顾甚于贼，焉得而不败哉！古名将之治军也，取民家一笠者斩；岂有无制之师而可抗敌哉！吾故未遑责其养寇之不忠，而先责其为将之不仁也。

明封高杰兴平伯、刘泽清东平伯、刘良佐广昌伯。

良佐字明辅，大同左卫人。初与高杰同居李自成麾下，杰护内营、良佐护外营。杰降后，良佐亦归朝（或曰：故淮督朱大典部将也）。崇祯十年（一六三七），流贼罗汝才合其党摇天动等众二十余万，分屯柏乡之练潭、石井，良佐同总兵牟文绶击败之；又屡败革、左、袁时中，护祖陵有功。十五年（一六四二），同黄得功大败张献忠于潜山，尝乘花马陷阵，故亦号「花马刘」云。时与杰、泽清并封为伯（杰、泽清事已见前）；泽清白云：『先帝已封伯，而诏不达』。故三人同日拜，泽清后独进侯（考曰：「南疆绎史」「刘泽清传」云：『是冬进爵为侯』）。

乙巳（十八日）明史可法陞辞。

可法陞辞，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命百官郊饯，给银二十万两。可法请以总兵刘肇基、李栖凤、于永绶、卜从善、金声桓随征，荐举人李蘧、主事何刚军前监纪；从之。一应军需，诏户部即给。可法既出，刘孔昭益无顾忌，高、张诸臣不能安其位矣。

徐燾曰：特书何？惜之也。

明以大理寺丞祁彪佳为右佥御史，巡抚苏、松。

先是，北京之变，诸生檄讨其搢绅授伪职者；奸人因之焚劫以为利，项煜、钱位坤、宋学显、汤有庆四家荡洗无遗。又焚时敏家，三代四棺俱毁。彪佳奏：『民情嚣动，借名义愤；与其振之使惧，不如威之使服。国法诚申，人心自正。宜将从逆诸臣先行处分，使士庶无所借口，则焚掠之徒可加等治』。许之。彪佳复榜诸衢曰：『叛逆不可名，忠义不可矜；毋借锄逆报私怨，毋假勤王造祸乱』。未几，嘉定华生家奴客勾合他家奴及群不逞近万人，突起劫斂；各缚其主而杖之，踞坐索身券。彪佳捕斩数人，余尽揜诸狱；令曰：『有原主来保者，得贯死』。于是诸奴转颡行丐原主以免。募士为苍头军，亲教战（考曰：本毛奇龄「西河全集」「祁忠敏传」）。寻诏复设厂卫缉事官。彪佳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系锦衣卫，当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于二

十年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无诏狱也。后以锻炼罗织为事，虽朝廷牙爪，实权臣鹰狗；举朝知其枉而法司无敢雪。惨酷等于来、周，平反从无徐、杜：此诏狱之弊也。永乐间，设立东厂，始开告密；无籍凶徒投为厮养，诬告遍及善良，赤手立致巨万。招承多出于拷掠，怨愤充塞于京畿；欲绝苞苴而苞苴弥甚，欲清奸宄而奸宄益多：此缉事之弊也。若夫刑不上大夫，祖宗忠厚立国之本。及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归司败，扑责多及直臣。本无可杀之罪，乃加必死之刑。血溅玉阶、肉飞金陛，班行削色，气短神摇；即恤录随颁，已魂惊骨削矣！朝廷徒受愆谏之名，天下反归忠直之誉：此廷杖之弊也。三者弊政，当永行禁革』。疏入，群奄共挠之，大学士姜曰广力争。乃命五城御史察访，不设缉事官。

时高杰、刘泽清开藩江北，顾未尝忘情江南也；惮彪佳威望，无一卒渡江者。

杰驻瓜州，尝以书克期会于大观楼；意彪佳文士畏缩，必不敢轻渡江。至期风大作，彪佳棹小舟从小吏数人出没波浪中，须臾泊岸。杰大骇异，撤兵卫下拜曰：『不意公之勇亦如是也』！彪佳披肝膈，勉以共奖王室，慷慨流涕。杰曰：『杰阅人多矣！如公者，甘为之死。公一日在吴，杰一日遵公约矣』！张筵驩饮而别。马士英辈嫉彪佳甚，嗾私人朱统■〈金类〉劾之。御史张孙振希士英旨，亦劾彪佳，谓『初沮登极者，立潞王也』。是年十一月彪佳移疾去，吴民泣而送之，遂隐于云门山。

明命参将王之纲迎母妃于河南郭家寨。

马士英奏：『圣母流离，当急图迎养。但以兵往，恐有阻滞。参将王之纲曾在河南招抚李际遇，得其欢心；宜密谕史可法遣之』。遂命王之纲迎母妃于郭家寨。

己酉（二十二日），我大清固山额真、谭泰等破闯贼于真定，贼走平阳，遂走韩城。

贼走真定，吴三桂导我固山额真、谭泰及辽抚黎玉田合兵追及之。自成屡败而愤，勒精骑依山为阵，大呼曰：『今日决死斗，不求人助乃为豪杰耳』！于是纵兵大战；自辰至酉，互有杀伤。忽狂风东来，卷沙蔽日，贼营旌旗俱折。三桂射自成中肩，遂狼狈遁入平阳。

牛金星以自成之败也，有他志。而李岩者，向固劝自成以不杀者也；其在京师，刘宗敏居田宏遇第，李岩居嘉定伯周奎府。宗敏日杀人，而岩于士大夫无所拷掠；又尝以大义脱懿安后于厄，而俾之从容自死；军中多称之。宋献策极与善，密说曰：『十八孩儿之讖，得毋为公乎』？岩虽不敢应，然殊自喜。牛金星闻之，因侧目。定州之败，丁启睿等诱执伪官送南都，传言河南全境皆

反正；自成大惊，与其下谋之。岩曰：『诚予臣以精卒二万驰至中州，郡县必不敢动；即动，亦可得而收也』。金星劝从其请。既而，自成以为疑。金星见其疑也，进曰：『河南天下形胜地，且岩故乡；若以大兵与之，是假蛟龙以云雨，必不制矣』！自成曰：『若何以劝我从之』？金星曰：『岩蓄叛志已久，臣始劝从之，以安其心耳！且岩与主上同姓，前闻宋军师讖语，欣然有自负色。今河南反，彼不候军令、不荐他将，而自请兵，目中已无主矣！国兵新败，人心动摇，遂欲乘机窃柄以自王；是岂复可信乎？不如除之，无貽后患』。自成曰：『善』！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为具，与岩帐饮，伏壮士并其弟牟执而戮之。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愤叹。刘宗敏按剑切齿骂曰：『彼无寸箭功，敢杀两大将，我当手剑斩之』。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而谋归西安。时榆次、太谷、定襄诸郡闻自成败，杀伪官拒守。自成攻屠之，徙三晋乡绅、富户入关中，留降将陈永福与伪府尹韩文铨守太原。永福以射目不杀之故，与文铨效死守。自成身率大军过河，驻韩城为策应。

自成性好杀，初以李岩言，谬为仁义；及岩死，兵又屡败，辄复强很自用。住韩城二十五日，鞭撻县官、斩断掾吏，召里甲而刑劓之；韩人莫必其命。在道怒伪吏政尚书宋企郊私其亲故，锁其颈，至西安释之；使视事如故。三晋士大夫皆迫劫以行；以故太常卿张第元为伪兵政尚书、给事中耿始然为伪刑政尚书。第元之从于韩城也，自成猝问之曰：『尔家在河北无恙乎』？第元仓卒不识忌讳，谩应曰：『人皆以其为贼官，相屠害』。自成大怒，立诛之。始然惧失自成指，于刑政所奏讞，辄当之以死。牛金星谓之曰：『君为其职，奈何无所平反』？始然稍敢争执。自成手其奏，怒不测；金星密以告，始然惶恐，夫妇皆自缢。巩焞之为伪礼政，自成命以更定威仪服式，不称意，杖之几毙。是年八月，自成新立其祖祢庙，将以己生日往祀。焞仿古法为山龙袞衣，自成被之，忽寒栗；索火，左右炽炭于位，礼卒不成。怒焞曰：『若移两山于肩以压我』！将加僇，金星力救免。伪户政侍郎李天笃初论戍，寻缢杀之；妻子、财物皆赏军。延安伪府尹贾我祺以赃秽死于市，伪直指伍中恺谪为军。伪牧令以下如鄜州牧袁某、三水令李三楚、朝邑令某并其教官某等皆以受赇，用铜■〈金算司〉斩。民盗一鸡者死，惴惴焉莫敢犯法。

自成又颇自文饰，呼其下相曰平章、尚书曰枢密。自以不知书，命其下教之作字。又令讲「通鉴」而听之，辄用己意臧否。少时饥困，盗主人羝羊，鞭之见血；既得志，不修布衣之怨，秦人亦以此异之。其僭称王也，大风霾；破京师后，种种怪异。既归秦，怪风作于西安，雨雩，象魏俱败；识者策其败焉。

明凤、淮巡抚路振飞击降贼将董学礼，败之；擒降贼官武愷，送南都。

伪制将军董学礼袭据宿迁，适伪防御使武愬至，学礼与伪漕储方允昌、伪督饷白邦政置酒宴之。学礼遣兵卫送伪示至徐州，举人阎尔梅碎牒大骂，愬下之狱（考曰：「南疆绎史」「福王纪略」以诛吕弼周擒武愬为一时事，误也。诛吕弼周是四月十五日壬申事，武愬之擒是五月二十五日事；「南略」记载分明。又「南略」载阎尔梅在狱赋诗云：『死国非轻死逆轻，鸿毛敢与泰山争。楚襄未必无三户，夏复由来起一成。日月有时经晦蚀，乾坤何且不皇明。宠新岂是承恩者，空自将身买贼名』。又「南略」云：『五月二十三日，擒董学礼及从者十三人斩之』；误也。学礼复降大清，授一等子，官至湖广提督，康熙五年死。见「贰臣传」）。

时振飞候代，命盐城守备王某复宿迁，淮坊义士缚武愬献诸朝。振飞大享士于淮安府学中，叙有功文武八十余人，与按臣王燮安席行酒，观者鼓舞。史可法疏曰：『闯贼入关以后，伪官一到，争思奉迎；督抚手握兵权，不能碎一伪牌、斩一伪使。淮安官民固守，牌到则碎之，使到则斩之；贼骑逼河上则邀击，败退之。贼将如董学礼、白邦政等俱踟躅而不敢前，义兵一、二十万，声势之壮，犹若长城。振将卒同仇之气，坚民间死守之心；东南奠安，实赖此举。伏乞优擢示劝，庶忠义之士感奋，而偷生苟免者知所愧耻矣』！

徐鼐曰：闻之汪有典曰『：武愬有仆某，率匡愬以义；方愬受贼伪职，索吉服出迎，仆大恸曰：「奴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何时不奔丧哭临，而吉服事贼乎」？叩头出血。愬叱之去；仆曰：「李贼贪淫无道，上干天怒、下拂人情，吾不忍见主人之失身罹祸也」。遂绝粒死』。呜乎！愬固无足责矣！顾智何出其仆下哉？

庚戌（二十三日），明刘孔昭诤吏部尚书张慎言于朝。

孔昭故善阮大铖，必欲起之，因诏内有『逆案不得轻议』之语，慎言持正不可夺；置酒酌诸勋臣谋逐之；汤国祚、赵之龙皆诺。时慎言条议酌用北来诸臣之法，因荐原任督师大学士吴甡、吏部尚书郑三俊。是日早朝毕，孔昭挈国祚、之龙呼九卿科道于廷，大骂慎言谓：『排忽武臣，结党行私，荐吴甡、郑三俊有悖成宪，真奸臣也』。叱咤声彻殿陛。慎言立班不辨。给事中罗万象言：『慎言平生具在，安得指为奸邪』！孔昭出袖中小刀，逐慎言于班曰：『杀此老奸』！慎言于丛中展转相避，班行大乱。太监韩赞周从殿上大声叱之曰：『从古无此朝仪』！孔昭始约刀，伏地痛哭谓：『慎言举用文臣不及武臣』；器争不已。王曰：『文武宜和衷，何得偏竞』！乃出。复具疏劾慎言：『推补幸滥，荐举更为可异。慎言原怀二心，告庙定策，阻难奸辨；不可不诛』。慎言疏辨，因乞休。万象言：『首膺封爵者四镇也，新改京营，又加二镇衔，何尝不用武臣！年来封疆之法，先帝多宽武臣，武臣报先帝者安在？祖制以

票拟归阁臣、以参驳归言官，不闻委勋臣以纠劾也。使勋臣得兼纠劾，文臣可胜逐哉？御史王孙蕃亦疏言：『吏部职司用人，推官升官外，别无职掌。奈何廷辱冢宰？』明日，大学士高弘图疏言：『文武官各有职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侵吏部之权；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所私即谓之奸，臣等皆属赘员矣！荐牲票拟实出臣手，三俊五朝人望，臣终以为不可不用；是臣罪不减慎言。窃念朝廷之尊，尊于李勉；天子之贵，贵以叔孙。臣忝辅弼，坐视宸陛几若讼庭，愧死无地；乞赐罢斥』。姜曰广亦引疾求去。王柔不能问，遣鸿胪慰留弘图、曰广、慎言而已。

孔昭之怒慎言也，马士英实阴嗾之。史可法闻之叹曰：『党祸起矣！』因疏曰：『先帝用人，原无成心；传宗龙、孙传廷起自累囚，张凤翔、袁继咸、马士英起自戍籍。当吴牲奉命南征，以候唐通兵不至，迟则过之所可原者。即诸臣以为不可，亦须平心入告，何至痛哭喧呼，灭绝法纪；使骄将悍卒闻之，不益轻朝廷、长祸乱邪？昔主辱而臣死，今主亡而臣生，凡在臣工，谁能无罪？国难之作，勋臣之殉国者谁？文臣固多误国，武臣岂尽矢忠？若各执成见，文武水火；国家朋党之祸自此开，人才向用之途自此塞。臣不愿诸臣存此见也』（考曰：「南略」、「南疆绎史」载此疏互异，盖皆就原疏删节。今参订之）。

徐鼐曰：闻之顾炎武曰：『慎言以统钧大臣，孔昭廷辱之，无法纪也。无法纪，是无君父也』。书曰讦者，明慎言之无罪也。慎言无罪，而孔昭之罪着矣！

明以万元吉为太仆寺少卿，监江北军。

初，高杰、黄得功、刘泽清争扬州；既杰卒驻扬，得功心薄之，以兵争之不胜。朝议以元吉能辑睦诸将，使监江北军。元吉致书得功，期共戮力王室。得功报书，自明无他，欲联络各镇鼓勇杀贼。元吉录稿传示杰、泽清，始稍戢。

元吉之陞辞也，疏言：『主术无过宽严，道在兼济；官常无过任议，义贵相资。先皇帝初莅海宇，惩逆党用事，斲削元气，力行宽大。诸臣狙之，争意见之玄黄，略绸缪之桑土；大患当前，束手无策。先帝震怒一时，宵壬遂乘间抵隙，中以用严之说。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炼，新法备行，使在朝者不暇救过、在野者无复聊生，然后号称振作。乃中外不宁，国家多故，小人用严之效如是。先帝悔之，更崇宽大，悉反前规。诸臣复竞贿赂、恣欺蒙，每趋愈下。再撻盛怒，诛杀方兴，宗社继没。盖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宽；而先帝之严，亦每激于诸臣之玩：则以宽严之用偶偏也。昨岁孙传庭拥兵关中，识者以为不宜轻出，出则必败；然已有逗挠议之者矣。贼既渡河，臣即与阁臣史可法

、姜曰广请撤关宁吴三桂俾随路迎击，先帝召对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议之者矣。及贼势熏灼，廷臣劝南迁、劝出储监国南都，语不择音，亦权宜应尔；然已有邪妄议之者矣。由后事而观，咸追恨违者之误国；设事幸不败，必共服议者之守经。天下事无全害亦无全利，当局者心怵无全利之害，谁敢违众独行？旁观者偏见无全害之利，必欲强人就我。年来督抚更置，专视苞苴；封疆功罪，悉从意见。御寇实着概乎未讲，国事因之大坏；则以任议之途太畸也』。又言：『朝廷不当偏安，宜仍「南京」故名，示不忘恢复；而减锦衣旗尉、罢南北镇抚，以杜告密』。又言：『贼今被创入秦，垂涎东南。转盼秋深，出汉、商则径抵襄城，出豫、宋则直窥江北。两处兵民积怒深怨，民必争迎贼以报兵，兵更退疑民而进畏贼。恐将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趋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武备单弱，何以当此？臣入都将近十日，窃窥人情，皆积薪厝火，安寝其上；舌战徒纷，实备不谋。一旦有急，不识诸臣置陛下于何地？得毋令三桂等窃笑江左人物乎？从来战胜首庙堂，在廷无公忠共济之雅，未有能立功于外者。中外大小臣工，宜洗前习，猛励后图；毋急不可居之功名，毋冒不可违之清议。捐去成心，收集人望，萃众志以报大仇，集群谋以制大胜。社稷身名，并受其福矣』！

元吉身在外而心于朝廷，前后论奏甚多。如请修「建文实录」、复尊号、褒祀靖难时及近日北都四方殉难诸臣。又以前护军四川丁艰回籍，先后目击访问最真者：阵亡之总兵猛如虎、调护秦兵之监军副使曹心明未蒙褒录；蓟辽旧督赵光抃受事破军之后，身先被创，竟与误国督师骈首西市；并乞昭雪。朝议多从之。

明设勇卫营，以太监李国辅监督。

徐燾曰：特书何？讥任宦官也。

壬子（二十五日），明高杰兵犹在扬州，进士郑元勋为州人所杀。

杰顿兵扬州城下，督抚黄家瑞不知所计，兵备道马鸣騷帅士民昼夜坚守。元勋虑拒守而城未必全，亲诣杰营游说。杰大喜，置酒酣饮达旦，厚金帛遗之；具陈定居维扬无他意，退兵五里外。会城中人杀其游骑，杰怒，肆剽掠。元勋请迎原任蓟督王永吉往解纷；杰以扬人先杀起衅为词，且言与抚臣约：曲在兵，镇斩之；曲在民，抚斩之。永吉以闻于元勋。二十五日壬子，抚、道登城议事，元勋语于众曰：『高帅来，敕书召之也。彼手马相国聘札以相示』（考曰：应廷吉「青磷屑」云：『先是，士英用金币往聘番山鹞，弘光帝手诏有「将军以身许国，带砺共之」等语』）。且言：『入城当镇慰父老，一无动。苟如是，即南京且听之入，况扬州乎？如杰言先杀启衅，诚当禁惩；否则，祸且不测』。众曰：『城下杀人如是，元勋不见邪』？元勋曰：『亦有杨诚戕贼者

，岂尽由高镇邪？杨诚者，营将姓名也。诚标兵多不法，故元勋言及之。众误以为扬城也，大呼曰：『元勋与高反卖吾城』！摔其首而齑割之。其仆殷报，亦以护主死焉。鸣騶走泰州，杰攻城益急；王命史可法往解之。杰素惮可法，趣其下宵取暴骨而埋之。入帐，洒然变色。可法故示以坦易，偏裨而下召见慰劳。因责杰曰：『将军之所以贵显者，以有君命也。如不奉诏而妄冀非属之地，则诸军与扬州之民皆得弯弓而射将军矣』！杰色沮，然浸易可法；以元勋死无罪，请诛首恶纳其兵，不许。则止可法于其军，屏其左右，易所亲信者杖刀侍侧。可法谈笑不为动；徐草奏以瓜州予杰，曰：『镇臣在瓜、臣在扬；调停于兵民之间，释其猜嫌，同归于好』。又疏言：『高兵之南下也，初到不无骚扰；及镇臣斩数十人以徇地方，官民可以谅矣。乃抚臣黄家瑞漫无主张、道臣马鸣騶一味偏徇，听百姓日守河边草际，取零兵杀之，用是衅不可解。乡绅郑元勋亲到高营，所以为百姓；而百姓乘元勋一言之误，杀之抚臣坐次，碎其身首，抚臣威令之谓何？骂兵杀兵以为爱民，而不知适以害民。臣于二臣不能无憾，乞察首恶一重创之，庶纲常不至尽坏』。王谕部院议处；而扬州士民诣阙保任抚、道；王乃优诏恕之。时刘泽清亦大掠淮上；刘良佐至临淮，士民张羽民等亦拒不纳。可法以次按部，皆听命，视杰加谨。可法遂开府扬州。

徐鼐曰：前书高杰寇扬州矣，此曰高杰兵犹在扬州者何？甚恶之词也。弄兵戕民，旬月不解；藐法怙乱，不臣之罪极矣！郑元勋者，既不能如墨翟之守宋，又不能如仲连之解纷，不自度量，妄干众怒；遂以开门揖盗之疑，蹈从井救人之悔。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其元勋之谓欤？

明论翊戴功，进勋臣、内官禄荫。

进魏国公徐宏基左柱国，抚宁侯朱国弼、安远侯柳祚昌、灵璧侯汤国祚、诚意伯刘孔昭、东宁伯焦梦熊、成安伯郭祚永各加二级、禄米五十石。太监韩赞周、卢九德世荫锦衣卫，指挥僉事。刘泽清荫一子锦衣卫正千户世袭，以史可法奏泽清先帝时已封伯爵也。国子监典籍李模疏曰：『今日诸臣能刻刻认先帝之罪臣，方能纪常勒卣，蔚为陛下之功臣。日者庙廷之争几成闹市，传闻遐迩，不免轻视朝廷。原拥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为利，诸臣何敢以定策为名？甚至侯伯之封，轻加镇将。夫镇将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事陛下，未彰汗马之绩。按其实，亦在戴罪之科；而予之定策勋，其何以安？倘谓劝进有章，足当夹辅；抑以勸勉敌忾，无嫌溢称。然而名实之辨，何容轻假？夫建武之邓禹犹惭受任无功，唐肃宗之郭子仪尚自诣阙请贬。愿诸大臣倡率中外，力图赎罪；必大慰先帝殉国之灵，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赏。至于丝纶有体，勿因大僚而过繁；拜下宜严，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纓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宽。然后纲维

不墮，而威福日隆也（考曰：「南疆绎史」「李模列传」云：『封四镇为侯伯，模上言』云云。按疏中「庙堂之争，几成闹市」，是在孔昭廷讦慎言之后，当是此时上也。又「绎史」载疏文不全，兹从「南略」）。疏入，报闻。

模字子木，吴县人；天启乙丑进士，初知东莞县有声，入为御史。以巡按真定，劾分守中官，左迁；寻复为河南道御史。马、阮乱政，叹曰：『事不可为矣』！即请告还家。里居三十余年而终。

徐薰曰：特书何？讥爵赏之滥也。爵赏者，国之大柄也；爵必有德、赏必有功，则人竞于道德功名之途，而苞苴交通之弊绝。韩昭侯之爱敝裤，岂无谓哉？有明南渡，贵幸在朝、悍将在外，始以爵赏为羈縻、终以权势相倾轧。纪纲既亡，宗社随之。君子读李模之疏，不能无憾于史可法也。

癸丑（二十六日），明召对大学士高弘图、马士英、姜曰广于行宫。

王谓弘图曰：『国家多故，倚赖良深；先生何言去也！朕于行政、用人未习，卿等所言无有不从，勿疑有他』。弘图曰：『冢臣张慎言清正有品，如推刘宗周、黄道周、吴甡，假先帝在今，亦必用之。北都失节之臣不可用，江南见存者又不合勋臣意，将谁用乎？若武职则有兵部在，不可并责冢臣也』。弘图又言近臣贪黷状。王曰：『朕固闻之，诸臣通贿出之袖中，诚可唾也』！时屡勤召对，先后无虚日。自高、姜去后，马士英当国，王拱手听之，不复预闻政事矣。

明遣史可法祭告祖陵。

可法祭毕，上疏曰：『臣伏见二陵松楸如故，佳气郁郁，知万年灵祚之方未艾也。惟是北顾神州，山河顿异，感痛填膺，不能已已。连岁凤、泗之间灾异迭见，天鼓一月数鸣，地且三震，以致今春罹兹大祸。先帝躬神明之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一十七年有如一日；尚不免身殉社稷，抱恨千古。天命之难谏而地灵之不足恃，于此可见。陛下践祚之始，祇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若使躬谒二陵，亲见凤、泗境中万井悲风、千里赤地，蒿莱极目，鸡犬无声，汤沐遗黎死亡殆尽，其呜咽悲愤又不知何如也！伏愿陛下坚此一心，慎终如始；察天人相与之故，考祖宗灵爽之依。处深宫广厦，则思东北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则思东北诸陵麦饭之无展；膺图受策，则念先帝之临渊集木，何以忽遽危亡？早朝晏罢，则念先帝之克勤克俭，何以卒隳大业？战兢惕厉无敢刻忘，则二祖列宗在天之灵，必为请命上帝，默相陛下光复中兴。若晏处东南，不思远略，滥恩施、开告密，贤奸无辨、威断不灵，老成激而投簪、豪杰因之裹足；窃恐祖宗怨恫，天命潜移，东南一隅犹未可宴然自保也』。王嘉答之。

徐薰曰：时同命者，左良玉祭告显陵也；何以不书？无足纪也。

乙卯（二十八日），明封吴三桂蓟国公。

马士英奏三桂败贼，命封蓟国公世袭。刑部侍郎贺世寿因上疏曰：『今日更化善治，莫若肃纪纲而慎刑赏。如吴三桂奋勇杀贼，拜爵方无愧色；若夫口头报国，岂其遂是干城？河上拥兵，曷不以之敌忾？恩数已盈，功名莫立，轻此名器矣』。疏入，报闻而已（考曰：竊按「南略」载此疏不详月日，据「南都甲乙纪」附于乙卯日。又疏中吴三桂云云，当因封三桂而上疏讽诸将也。又「南略」误作贺世奇，兹从「明季遗闻」正）。

明以陈子壮为礼部尚书。

子壮字集生，南海人。万历己未（一六一九）进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累官礼部侍郎（甲申三月前事详「纪传」）。以礼部尚书召；至芜湖而南都不守，乃驰归。

六月丁巳朔（考曰：「南疆绎史」「福王纪略」作戊午朔，误也。按历法是月乃丁巳朔），日有食之。

是月淮城雨，黄沙大风蔽日。当涂有星陨清源门内刘姓家，陨火十余处，照耀如白昼；异鸟来，作恨声，俗谓之恨虎。四川日月无光，赤如血，人仰视北斗不复见；有大星出西方，芒焰闪烁不定。

明增淮扬兵三万。

允马士英之请也。

明大学士高弘图督漕江上。

弘图请暂辍阁务，督漕江上；许之。

徐鼐曰：弘图之请，盖避士英也。何以书？内小人而外君子，消长之机也；故谨志之。

庚申（初四日），明颁河北、山东诏。

先是，我大清摄政王之入北京也，谕官民曰：『曩者我国欲尔大明和好，屡致书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尔悔悟耳！岂意坚执不从。今被流贼所灭，事属既往，不必论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斧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所过州县地方，能削发投顺、开城投款，即予爵禄；抗拒不遵，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立业之秋；如有失信，何以服天下乎』！马士英以闻，曰：『北朝此谕，是不知中国已有主矣。宜颁诏北行，以安中外臣民之心』。会济宁都司李元和杀伪官刘浚、尹宗衡、张问行、传龙等九人，囚降贼原任兖西道副使王世英解南都，开封府推官陈潜夫、寨勇李遇知、刘洪起杀伪官南附，史可法亦乞选使臣赍监国即位二诏，慰山东、河北军民心；故有是命。

壬戌（初六日），明上崇祯帝、后谥号。

帝谥曰「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后谥曰「孝节贞肃、渊恭庄毅、奉天靖圣烈皇后」。大学士高弘图所拟也。谕曰：『考据典则，备极徽隆，不必再改，即颁诏行』。

徐燾曰：既曰不必再改矣，后复改之，何也？甚矣！王之回惑于小人也。

明以杜宏域提督大教场、杨振宗镇守安庆、赵光远提督川陕。

时光远镇守汉中；命未至，已降于贼。

癸亥（初七日），明马士英荐逆案阮大铖，命复冠带陛见；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遂乞罢。

大铖，怀宁人，万历丙辰（一六一六）进士，机敏猾贼，有才藻。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后史左光斗说直有声，大铖以同里故，倚以自重。四年春（一六四二），吏科都给事中缺，大铖次当迁，光斗招之；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以察典近，大铖轻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大铖至，使补工科，心憾之；阴结奄党，寝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铖名，即得请。大铖自是附魏忠贤，与杨维垣、倪文焕、霍维华为死友，造百官图，因文焕以达忠贤。然畏东林攻己，不一月，遽告归。大中遂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语所亲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汪文言狱起，逮璉、光斗、大中等六人，又逮攀龙等七人；大铖对客诋诮自矜。寻召太常少卿，既谨事忠贤，而又虑祸；每入谒，辄厚贿阉者还其刺。居数月，复乞归。忠贤诛，大铖函两疏驰示维垣：其一专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谓天启四年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传语维垣，若时局大变，上劾崔、魏疏；脱未定，则上合算疏。会维垣方并指东林、崔、魏为邪党，与编修倪元璐相诋；得之大喜，为投合算疏以自助，闻者切齿。

崇祯元年（一六二八），起光禄卿；御史毛羽健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论徒，赎为民。流寇偪皖，大铖避居南都，招纳游侠谈兵说剑，觐以边才召。时金坛周鏊、无锡顾杲、长州杨廷枢、贵池吴应箕、芜湖沈士柱、宜兴陈贞慧、余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宿，聚讲南京；流贼扰江北，烽火及于瓜、步，诸名士且疑大铖为内应，刊「留都防乱公揭」逐之，列名者百四十人。大铖独身跳匿牛首之祖堂，使其腹心收买檄文，愈收而布愈广；大铖惧，始闭门谢客。大中之子学濂以荫入南京国子监，出其讼父冤血书疏稿与左、繆、周、顾、高、黄、李诸死奄难者之孤，大会于桃叶渡，齐声詈大铖（考曰：本「史外」「吴副榜传」）。诸名士尝饮酒高会，观大铖所撰「燕子笺」剧。大铖使其家优阑入伶人别部中，窃听诸名士口语。诸名士酒酣，辄戟手詈大铖为快。大铖闻则嚼腭，槌床大恨（考曰：本「史外」「周礼部传」、「党祸纪略」）。归德侯方域者，尚书恂之子也；负才气，与贞慧、应箕善，亦以

避乱寓秦淮，■〈目匿〉歌姬李香君。大铖欲纳交方域，介以求解于诸名士。方域未忍拒，李香君曰：『陈君有高义、吴君尤铮铮，公子奈何以阮公负至交情也。而外廷口谈清议之人，亦有贪婪败类之事，授之口实，得以反唇；而内廷攻之者，尽皆如此也。间有以事情密闻于上，及得上之意旨，则又转而授之；于是别创新法，令之面试平台，祇须一语投机也。夫立谈取官，同登场之戏剧；下殿意得，类赢胜之贩夫：天下事从此不可为矣！臣昔痛心此弊，亦于讲艺敷陈，未及畅语，至今隐恨。小人何知，求进而已；阴夺会推之柄，阳避中旨之名，此岂可为训哉？先帝一误，皇上岂堪再误？天威在上，密勿深严；臣安得事事争之？但愿陛下深宫有暇，温习经书，取「大学衍义」、「资治通鉴」视之，周宣、汉光何以复还前烈？晋元、宋高何以终徂偏安？武侯之出师，何惓惓以亲君子、远小人为说？李纲之御敌，何切切以信君子、勿问小人为言？必能发圣心之天明、破邪说于先觉，然后国耻可得雪、中兴可得期也。臣待罪纶扉，朝廷未肃，风俗未淳；兵民之危疑未解，江河之备御全疏。半壁东南，有同幕燕；就死无地，终夜抚肩，而责臣者丛至矣！苟好尽言，终蹈不测之祸；聊取充位，又来鲜耻之讥。郁郁居此，臣今诚病；恐后日求病而死，亦不可得耳！陛下与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犹兽畜之以供人刀俎也』（考曰：「明史」、「南疆绎史」「姜曰广传」、「南略」诸书载此疏详略互异，盖皆著录时删改，今参订）。疏入，王温旨慰留。士英大愠，疏言：『弘图、曰广、吕大器诸人护持局面，于所爱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无成心也；于所忌而辄之渊者，即曰先皇帝逆案不可翻也：其妄莫甚！大铖亦疏辨（考曰：疏曰：『臣于天启甲子，见逆珰魏忠贤与外门户诸人，终携始合，擅政弄权；时为吏科都给事中，力请终养，以避其焰。后蒙起用，臣守官太常少卿七十日，即乞差还山；窜迹穷山，不入城中。及忠贤擅窃威福，皆臣在山林息影惟恐不深时也。且当天启年间，从无一官之躐、一字之谏、一椽之建。且「点将录」内勒入臣名于其中，冀杀臣后快。臣与崔、魏诸党，不惟风马牛不相及，且冰炭水火之不相容；亦既昭然矣！逆案冤及于臣者，盖谓臣在科时，孙慎行以红丸邪议摇动皇祖母、皇考。是时旨下九卿科道会议，给事中魏大中上言：「内有张差、崔文升，所谓先帝之贼也；张差所由，谁不知郑国泰所为，宜究问主使。又有李可灼之药，不合之崔文升不备；崔文升之逆，不溯之张差不明；郑国泰、郑养性、方从哲之罪，不参之三案不定。宜悉置诸人以应受之法」。此皆大中大逆不道、血口污天语也。臣与同官正色斥之，且语曰：「三朝仁孝无间，凡为臣子处此，安得以无根之言挑衅骨肉」？故坚持不出议单。今「三朝要典」具在，可覆按。而同乡左光斗迫臣出议甚力，臣不之应。从此大中与中之党，恨臣入骨。适臣俸在彼前，思夺臣首垣

，百计排沮。臣浩然致归，党怒不释。臣与相国冯铨有文字交，归过涿州，一晤即行；而大中门客汪文言遂诬臣与铨以叩马献策。夫臣与铨在涿州，忠贤在深宫近侍，其马安得而叩之？况相国今合家殉难而死，生平忠佞，定于盖棺矣！后大中以巧救奸人汪文言、疏纠忠贤，为忠贤所仇，被逮以死。记光斗、大中死于乙丑之秋，而乙丑之秋正臣躬耕山居之日，里中衿绅父老可问也；又安得一身以赞导邪？至臣七年合算一疏，极论倡红丸之孙慎行为时所嫉；此乃忠贤典刑以后所条上者，曾有半字为彼逆恶解嘲者邪？且当时倡造逆案之侯恂，今公然从贼为工部侍郎矣；主造逆案之辅臣韩磷，今公然开门迎贼，贼以安车迎入长安矣。所云报复臣有疏者，即今受贼伪户部司务之魏学濂也。而门户诸臣，乃欲以受贼伪命乱臣贼子之仇口，为臣孤臣孽子之定案，岂尚有人心者乎？今诸臣抵死攻迫，臣安得不一直陈当日之情事，以上告君父、下告天下万世哉！』！竊按：此疏及顾炎武驳语，并见「圣安本纪」；今备载之，见佞人文过之巧如此）。

是时士英必欲起大铖而群议持之急，又弘图、曰广未去位；故起用中旨，迟回月余而后行。然自是朝端益水火矣。

徐鼐曰：先书荐逆案阮大铖而继之以高、姜乞罢何？见君子、小人消长之机之间不容发也。夫大铖之阿附逆阉，畏东林之攻而引身屡去，盖非无忌惮之心矣！溷迹声伎，已无聊赖；而诸君子必欲穷笔舌之锋，錙之逋亡之藪。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然则起用大铖者，何以为罪魁也？曰：方「防乱公揭」未出之先，彼其求解公论，自诩边才；不过欲遂其富贵功名之愿，非必有倒行逆施之心也。暨乎怨毒已深，强很自用，彼之欲伺隙而寝处我者，岂复可为调停之说哉？盖清议亟而缙绅之祸延，亦逆案翻而南都之亡决矣！

明户科给事中罗万象疏劾阮大铖。

万象疏言：『辅臣荐用大铖，或以愧世无知兵者。然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即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伏望许其陛见，以成辅臣吐握之意；禁其复用，以杜邪人覬觐之端』。

徐鼐曰：诸臣先后上疏，不更别白何？以事类书，且明公恶也。自罗万象以下备书官何？嘉之也。何嘉乎尔？诸君子侃侃持论，盖合乎是非之公矣。

明应天府丞兼御史郭维经疏劾阮大铖。

维经疏言：『逆案成先帝之手。今「实录」将修，若不书此案，则赫赫英灵恐有余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书之而与起用大铖对照，则显显今古未免少愆，并非辅臣所以爱陛下也。惟愿陛下爱祖宗之法，并爱先帝之丝纶』。既而，史可法进调停之说，谓『前监国诏有逆案不许起用一则，臣为删去，后来何

故复入？此示人以隘』。维经驳之以为失言。士英、大铖深嫉之。

明兵部职方司郎中尹民兴疏劾阮大铖。

民兴字宣子，平阳人。崇祯中，由进士历擢本司郎中。周延儒之督师也，民兴从军赞画；延儒被谴，民兴亦下吏除名，久之始释。南都立，起故官。疏言：『熹庙时，崔、魏煽逆，士大夫丧耻忘君，几成苞孽之固；遂至先帝末载，天子下席，诸臣或匍伏而拜爵、或献策以梯荣：皆忠孝不明之流祸也。声罪讨逆，司马职也；今抗颜堂上者，一逆案之阮大铖，即行檄四方，何以消跋扈将军之氛？古者破格求才，惟曰使贪使诈；不曰使逆。逆案可翻，则崔、魏亦可恤，周、锺诸逆皆可使才宥过矣』！未几，谢病归。

明御史左光先疏劾阮大铖。

光先，光斗弟也；崇祯时，以御史巡按浙江，与平许都之乱。疏言：『阮大铖线索逆党，杀臣兄光斗及魏大中、杨涟。士英云「冒罪特举」，明知无复有罪之者矣；皇上不改先帝之政，臣忍忘不共之仇邪』？既而许都余党复乱，大铖党乃以光先激变，逮问。光先间行走徽岭，缒骑索不得；乃止。

明太仆寺少卿万元吉疏劾阮大铖。

明御史王孙蕃疏劾阮大铖。

明御史陈良弼疏劾阮大铖。

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疏劾阮大铖。

明锦衣卫指挥怀远侯常延龄疏劾阮大铖。

延龄字乔石，开平王遇春之十二世孙也。崇祯中，疏陈时政凡十二上；崇祯帝嘉纳之。熊、姜狱起，抗章请释二臣罪；又致书周延儒，以文彦博救唐介故事相激劝，朝论黜之。至是，与廷臣交章劾大铖，不报；遂挂冠去。南都亡，与妻氏徐魏国公女，偕隐金陵，种菜为生。歿后，友人醵金葬之雨花台侧（考曰：本「南疆绎史」「摭遗」「勋戚世禄诸臣列传」、钱秉箴「田间集」、厉鹗「樊榭山房续集」「开平王孙种菜歌」）。

徐鼐曰：诸臣劾阮大铖，终之以怀远侯何？喜勋臣之有人也。前明开国功臣，徐、常并着；中山福履延奕世，而开平后嗣式微，论者伤之。予读吴兴杨氏书，而知开平后裔之大有人也。延龄事载「明史」，足辨「南疆绎史」迎降之诬。又有常元亮者，亦开平王孙，与东甌王十三世孙汤南金为诗友。南金于崇祯时，官锦衣卫指挥；南都立，马、阮乱政，乞放归。桂王之入缅甸也，断粒卒。南金既卒之明年，元亮诀妻子、告坟墓，将航海说郑成功大举；之澈浦、之乍浦、之舟山，觅渡不得，遂发愤蹈海死。吁！其事有足悲矣！附志之。

明给事中李清疏请追议开国以来诸臣谥。

清字映碧，扬州兴化人；大学士春芳五世孙、礼部尚书思诚之孙也。以崇

祜辛未（一六三一）进士，授宁波推官，擢刑科给事中。请宥李善长十世孙世选假赦之狱（考曰：「南疆绎史」「勘本」曰：『世选为韩国善长十世孙。洪武时，驸马都尉祺坐父罪死，其子盛庆（即临安公主出）贬绩溪为民。主号泣上前，上手赐龙封，许二百十六年执此见主，复故爵。世选于崇祜初具奏呈验，而敕中讹「祺」为「棋」，以胡惟庸为容，善长死年且不符，谏狱者乃援妄假赦书律论辟。司寇郑三俊批其牍曰：「若善长之功，虽百世宥之可也」。清善其言，力请释之。然世选已长系十年矣！所呈龙封，纸墨铃印严重久远，实非外间仓卒所能辨；是岂高皇故为斯误以塞主请而开后世疑案邪』），迁工科，出使淮南。会北都陷，复命南都，进本科都给事中。上言：『陛下自中州播迁后，栉风沐雨，备极辛苦。汉光武之不忘麦饭豆粥、唐太宗之不忘质衣馊舍，皆从安乐忆艰难以励俭也。陛下亦宜持此自励，则安不忘危，侈源塞矣！否则，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敛，厚敛必至繁刑；恐全盛之天下，膏血亦殫，况今日乎？乞申饬内外，废无用之金玉、罢不时之传奉；勿谓奢小而为之，勿谓俭小而不为。则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又言：『当今各镇自为守土计，增设兵马，需求器械，曾不念司农之艰；各监局为御用计，增索金钱，务求华靡，曾不顾司空之匮？且昔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以一隅供天下有余乎？乞敕各部察见征之数，通行会计，量入为出』。皆报闻。又请裁宫中兽炭，岁省费一千八百余金。尝陈内治之说，引规时事，言『子胥之揣句践曰：「为人能辛苦」。何谓辛苦？毋荒于燕觞，毋荒于琼宫瑶台、南金和宝是也』。

是时，庙堂修文法、饰太平，无复报仇讨贼之志。而清于其间，亦请追谥开国名臣、靖难死节、武熹两朝忠谏诸臣，加成祖朝奸谀大臣胡广、陈瑛等恶谥；更请追封冯胜、傅友德为王，赐之谥。皆议行。懿文太子时已尊为孝康皇帝，清请与兴、猷并祀别庙，奉孝宗为不祧之宗。不见听。北都之陷，镇远侯顾瑨迹等十五人为贼所杀，勋臣朱国弼等请如殉难赠荫、庙祭。清言：『瑨迹等或禁或拷，半膏贼刃，非死难也。同时文臣邱瑜、方岳贡何尝不以拷禁死，而褒讥相半，祠祭犹悬；何独文武异施乃已』？明年二月，进大理寺卿，又请更思宗庙号、修「实录」及「惠宗实录」。并允之。四月，遣祭南岳。

南都亡，归隐于家，以著述自娱，阅四十年乃卒。清在省，号为清正，然所争皆细事，无裨国计。议者亦以此惜之焉！

徐鼐曰：昔阳城为谏议大夫，七年不言朝政；及罢陆贽、相裴延龄，则伏阁极谏。是时逆案翻覆，老成屏弃，其于安危存亡之故，较之贽、延龄之进退，盖十倍焉。清胡默无一言，而泄泄然不急之务哉？鄞县全祖望谓：『清所著「三垣笔记」，语最和平，宅心仁恕。当时多气节士，虽于清议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祸。使皆得如清者，则党祸自消矣』！此盖有为言之，而未识清之

本末也。清之祖礼部尚书思诚，始媚税监高宥复翰林原官；又以「纯忠体国，大业匡时」之语，疏颂魏忠贤，定入逆案。清尝辨其冤，部议逾月始允（考曰：本「圣安本纪」注）。然则逆案者，清之所心痛而不忍言者也。谅其心，固不必苛其言哉！

甲子（初八日），献贼陷明涪州。

贼徒健斗者十余万，负载者倍之；置横阵四十里，左步右骑，翼舟而上，犯涪州。陈士奇之在重庆也，命其将赵荣贵扼梁山陆道，守道刘鳞长与参将曾英守涪以扼江。贼至，荣贵望风遁。英战而败，退至五里望江关，贼追及，砍伤其颊。英手杀数人，跳而免，与鳞长走川南；贼遂陷涪州（考曰：「圣安本纪」云：『己巳陷涪州』。「绥寇纪略」、「蜀碧」则云六月八日）。

明命潞王常涝居杭州。

是时诸王播迁，命惠王居肇庆，德安王居广陵，崇王二子寓台、处二府。吉王歿于淮安舟中，命于安吉、孝丰卜葬。七月壬辰，又命惠、桂二王驻广西，鲁、潞、周、崇四王驻浙东。

徐薰曰：特书何？为杭州失守张本也。

明起戍籍钱谦益为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

谦益，常熟人，以万历庚戌（一六一〇）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一六二一），主试浙江。阉党作「东林党人同志录」，列谦益名（考曰：「南略」载「点将录」云：『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鄮、霹雳火惠世扬、鼓上阜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薰按：某氏「遣愁集」所载与此小异。盖当时外间传钞，增减删改，不能无异。「遣愁集」云：『王绍徽为魏忠贤干儿，官至吏部尚书，进退一人必禀命于忠贤，时称王媳妇。尝造「点将录」倾害东林；忠贤阅其书叹曰：「王尚书妩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愈亲爱之。其称东林：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领天魁星呼保义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掌管机密军师天机星智多星右谕德繆昌期、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协同参赞军务头领地魁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顾大章、掌管钱粮头领天富星扑天鵬礼部主事贺焯、地狗星金毛犬尚宝司少卿黄正宾、正先锋天杀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锋地飞星八臂哪咤吏部郎中邹维琏、地走星飞天大圣浙江道御史房可壮、五虎将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杨涟、天勇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雳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扬、天威星双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双枪将太仆寺少卿周朝瑞。所列李应升、蒋允仪、解学

龙、吴尔成、孙慎行、陈于廷、钱谦益、文震孟、方震孺、徐宪卿、郑三俊、毛士龙、夏嘉遇、周顺昌、何士晋、赵时用等皆南直人也』。一时更有「东林朋党录」、「东林同志录」、「天盐录」、「东林籍贯」诸种。又御史卢承钦疏，历举东林亦有副帅、前锋、敢死军人、土木魔神诸目；见「三朝野纪」：皆以为王绍徽撰。惟「南略」则云阮大铖撰）；又作「点将录」云：『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寻为御史陈以瑞所劾，罢归。

崇祯元年（一六二八）起故官，不数月，擢詹事、礼部侍郎。会推阁臣，谦益虑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并推则名出己上，属门人给事中瞿式耜言于主推者，摈体仁、延儒以成基命及谦益等十一人列上。先是，谦益主试浙江时，所取士钱千秋首场文以俚语「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置七义结尾；为给事中顾其仁举发。谦益先知，即具疏劾奸人金保元、徐时敏伪作关节撞骗，下刑部鞫讯；时敏、保元皆遣戍，千秋亦论遣，谦益夺俸。至是，体仁追论谦益贿卖关节，不当预选。崇祯帝乃御文华殿召对诸臣，辅臣钱龙锡颇右谦益；崇祯帝命礼部进千秋卷，阅竟，责谦益。谦益引罪，遂褫职下法司议；以谦益自发在前，不宜坐。体仁复言：『狱词出谦益手』。诏下九卿科道再勘，乃坐杖论赎，千秋荷校死。

十年（一六三七）正月，常熟人陈履谦以争产事，浼谦益、式耜关说不得，嗾其党张汉儒讦二臣贪肆不法；体仁拟旨逮问；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交章白其冤。谦益尝为太监王安作碑文，为司礼曹化淳所知，狱急求救于化淳。履谦、汉儒侦知之，乃为『款曹和温』之词扬言之。款曹者，谓化淳出王安门，宜款之；和温者，谓与体仁有隙，宜和之。体仁密以闻，请并坐化淳罪。化淳惧，自请案治，得履谦奸状并体仁密谋。履谦、汉儒刑毙，狱乃解。

谦益既削籍归，益放荡声色。吴中名妓柳如是者，年二十余矣，言于人曰：『吾非才如钱学士者不嫁』。谦益闻之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于葺城舟中与柳冠带合卺，备花烛仪，赋催妆诗八首；云间缙绅大哗，满船载瓦砾归，谦益怡然自得也。归筑绛云楼以处之，称为继室，号河东君。柳颇涉文史，常衣儒服，飘巾大袖，出与四方宾客谈论；故谦益又号为柳儒士（考曰：本沈虬「河东君记」）。方崇祯帝凶问至南都，谦益与柳冠插雉羽，戎服佩刀跨马入国门，如梨园所演明妃出塞状；观者大骇（考曰：本夏完淳「续幸存录」）。已而，诸臣议立君，谦益推戴潞王常澆，与马士英不合。王既立，谦益惧得罪，更疏颂士英功，士英乃引谦益为礼部尚书。谦益复力荐阮大铖，命柳奉觞上寿（考曰：高安朱芷汀题袁翼邃「怀堂集」王义士「柳枝词」后云：『才人末路肠偏热，倩女欢场酒最腥。搏得金冠珠一顶，佃夫座上醉初醒』。注：才人谓谦益、倩女谓柳、佃夫谓大铖。大铖据要津，谦益以妾柳氏出

为奉酒，大钺赠珠冠一项；谦益命柳谢，移庭近之。又王义士名澧，陈子龙弟子；子龙死，澧收葬之，故称义士）；而大钺憾不释，妖僧大悲之狱，几不免焉。

南都亡，谦益降于大清；越十年，死于家。其族人御史钱朝鼎，先以危事赂谦益求援；谦益死，乃诟逋于柳。柳尽出其赀，犹不已；乃投缳死焉（考曰：本沈虬「河东君记」、钱孺飴「钱氏家变录」。竊按：「家变录」不言受朝鼎赂，讳之也。然所载虞山令瞿四达公揭云：『朝鼎居官狼藉，登白简，浼钱夫子挽救，得豁重罪。乃反诬以受赂，朝暮逼索』云云。又载严武伯致钱求赤书云：『仁兄此揭，不过为索逋而起』云云。脱非谦益受赂，亦安有此索逋之说哉）！

徐鼐曰：谦益负文章重望，羽翼东林，主持坛坫；百年后，文人犹艳称之。论者徒谓其不死国难，而余事无述焉。而不知其名辱身危者，非一日之积矣。献台之媚，瓦砾盈舟；同乘之羞，招摇过市。身死未寒，破巢毁卵。夫岂无罪而获斯报于宗族乡党也！纯庙之谕曰：『谦益一有才无行之人』。真万世斧钺之公哉！

丙寅（初十日），明吏部尚书张慎言致仕。

慎言连疏求去，且云：『臣按河南，以劾布政冯明盛倡逃，为其子冯铨所中伤，遣戍肃州。嗣先帝擢刑部侍郎，谏狱不当，闲住十余年。今待罪铨曹二十日，又为孔昭所指，止有一去而已。伪官至阳城，臣子履旋投崖死。国难家变，恻无生理，臣当与缙、黄为伍矣』！既得请，斋银币、给应得诰命恩荫；慎言力辞。其表云：『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先受丝纶；青宫皇子安在？而臣之子孙妄叨恩荫。况风尘不定，逐虎驱狼；回首长安诸陵，松楸麦稷：诸臣何以为心，而侈巧口言功乎』？慎言流寓宁国，孤孙间关来侍。慎言曰：『祖孙相聚足矣』！国后，郁郁疽发背，戒勿药卒。

徐鼐曰：是时工部尚书程注亦致仕矣，兹独书之何？嘉之、亦惜之也。何嘉乎尔？嘉其洁身也；何惜乎尔？惜其去国也。

明礼部请册立皇后，不许。

诏以列圣先帝之仇未报，不许。

徐鼐曰：曰不许何？「春秋」之法：贼不讨，不书即位；特书以嘉之。

明以游击吴志葵为总兵，镇守吴淞。

先是，江北诸镇兵不戢，眈眈思渡；志葵以游击随抚臣郑瑄镇京口，悉心守御，江上以安。故有是命。

明刘泽清疏荐吏部左侍郎吕大器；又疏荐张捷等。

泽清疏攻大器，谓其前巡抚甘肃时，杀总兵柴时华为挟私忿；官吏部时

，起王重掌选司为受贿，比周鏊、雷演祚为心怀异图。又荐张捷、邹之麟、张孙振、刘光斗及在逃督抚之王永吉、郭景昌。时士英欲起张捷，而大铖素恨演祚，故嗾泽清为之（考曰：鼐按：「福王纪略」载泽清此疏于十三日己巳，「南略」载此疏于十八日甲戌。而「明史」、「南疆绎史」「吕大器传」云：『泽清疏劾大器，遂乞休去』。诸书俱云十七日癸酉，吕大器致仕。则泽清此疏在癸酉前明矣。当从「福王纪略」为正）。

徐鼐曰：特书何？罪泽清之罔上无等也。闻之顾炎武曰：『武弁而操大臣之短长、阍外而预庙堂之黜陟，上下易位、冠履倒置，至此极矣！』

明命太监王肇基督催闽、浙金花银。

肇基，即王坤也。崇祯时尝肆恶淮、扬，户科罗万象具疏论之。高弘图以方争阮大铖，不便执奏；请身往督催，因过肇基言之。肇基悟，上疏辞止。

明太监谷国珍自增敕书字于御前。

国珍，凤阳守陵太监也；请敕书。内阁撰文进呈，国珍于御前自增「照总督行事」五字。寻奏请：监司、总兵以下行属礼。

徐鼐曰：事可骇矣！然当日巨珰之横，类此可骇者多矣。君莫之问、臣莫之争。多则莫之骇矣！莫之骇则何以书？骇其莫之骇也。

癸酉（十七日），明大理丞詹兆恒进「钦定逆案」；马士英亦于是日进「三朝要典」。

兆恒字月如，江西永丰人；崇祯辛未（一六三一）进士，由知县征授南京御史，屡陈时事。南都立，疏言：『目前大计，兵饷为急。今北漕已渐入南，而停泊江、淮者尚众，运弁、旗甲折干盗卖。宜申敕计臣：在淮者令督臣路振飞督之、在京口者令漕臣白抱一督之，星夜衔尾入南，立运登庾，无露泊江干以资盗粮』。从之。未几，擢大理寺丞。

阮大铖之冠带入见也，兆恒疏言：『自崔、魏煽祸，毒危宗社。幸先帝入继大统，芟除内难；虑奸人凶党窥伺生心，于是钦定逆案，颁行天下。以首恶正两观之诛，党从列「春秋」之案，凜如也。然御极十有七年，此辈日夜合谋，思然溺灰；幸先帝神明内断，坚持不移。夫党人巧为蒙蔽，妄谓怜才；贼乱之才，适足以败国。陛下蹕驻龙江，痛心先帝，与诸臣抱头痛哭，百姓莫不洒血搥胸，愿思一报。近闻燕、齐之间，士绅皆白衣冠，郁先帝而呼天；驱杀伪官，各守关隘。此诚先帝德泽在人，有以激发其忠义耳！今梓宫夜雨，一坏未干；太子诸王，六尺安在？国仇未报，悲痛常在圣心；而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使屡年钦案遽同粪土。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哉？陛下试取书观之，应亦悔左右之误国矣』（考曰：诸书载此疏，详略互异。今据「南略」及「詹大理传」订补）！疏入，命取「逆案」进览。兆恒即呈进。而士英亦于

是日进「三朝要典」，大铖卒起用。「蝗蝻录」之作也，兆恒与焉。九月，以大理寺少卿奉命祭告；事竣，遂引疾归里。

徐薰曰：并书之何？罪士英之无君也。自来小人欺君罔上，不过上下手于贤奸疑似之间；其昭然册书者，虽巨奸大慝亦不敢置喙也。逆案定于思宗、「要典」成于逆阉，此天下臣民所共昭者。士英即欲背清议，亦胡为抗王章哉？传曰：『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也』。

明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吕大器罢。

大器字俨若，四川遂宁人；崇祯戊辰进士，历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兼礼部事。北都陷，南中议立君，大器主钱谦益、雷演祚言立潞王常澆。议未定，而马士英及诸将拥福王至。王既立，迁大器吏部左侍郎。

张慎言之起王重也，李沾迁怒于大器，上「勋臣愤激有因疏」云：『当马士英手札迎立皇上，黎明集议，大器馆礼、兵二部，紆回不前；刘孔昭怒形于色。臣等面折大器，因得俯首就列。清晨迎驾，大器又欲停留；文臣启事屡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争也』。王曰：『朕遭时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宝！当日效忠定策诸臣，朕已盐知，余不必深求』。大器遂乞罢；不许。既士英与孔昭比，欲尽起逆案诸人；大器知必不为时所容，乃倡言以攻士英。疏曰：『近年温、周擅权，老成凋谢；奸庸僨事，中原陆沉。皇上中兴一时，云蒸蔚起；不意马士英浊乱纪纲，颠倒邪正。士英非以贿败遣戍，借名知兵而为凤督者哉？重兵入朝，腴颜政府。南国从来蔼蔼，一经唆拨，而殿陛喑哑叱咤者，藐至尊为赘旒矣！逆案一书，先帝手定；而士英悍然不顾，目无先帝，何论陛下！且士英有何劳绩？倏而尚书、宫保，倏而金吾世荫。其子以铜臭列衔都督，女弟之夫未履行阵冒授总戎。若越其杰、田仰、杨文骢等皆先朝罪人，尽登黜仕。名器僭越，莫此为甚。总之，吴牲、郑三俊，臣不谓无一事之失；而端方亮直，终为海内正人之归。士英、大铖，臣不谓无一技之长；而奸回邪慝，终为宗社无穷之祸』（考曰：「明史」、「南疆绎史」「本传」、「南略」、「圣安本纪」载此疏详略互异，今参订）。疏入，王勛以和衷体国。会刘泽清又劾其心怀异图，遂致仕去。大器庐有后祸，以手书监国告庙文送内阁，明无他意。而士英憾未释，嗾李沾复劾之；遂削籍逮治。以蜀地尽失，无可踪迹而止。

徐薰曰：大器盖机权干略，有用之才也；使尽所展布，未必无救于时。乃以定策二心为群邪所齧齧，狼狈去国，为可憾也。夫士英、泽清诸人无足责，吾独惜夫大器者，挟趋避之术以事君，而不克为纯臣也。

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疏请募练水师。

子龙时以原官召，疏言：『寇破恒、代，渐逼京师。臣妄意联络海舟，可

资应援，因与长乐知县夏允彝、中书舍人宋征璧等捐赀召募。神京沦陷，先帝升遐，饮血崩心，呼号无地。伏思君父之仇不可不报、中原之地不可不复，然必保固江、淮，以为中兴之根本。守江之策，莫急水师；海舟之议，更不可容缓。幸松江知府陈亨志切同袍、气雄击楫，多方措置，以求成旅。适史可法、万元吉手书，以江上守御方殷，望此一军共为犄角；不妨动支正供，以俟销算。臣等推职方司主事何刚忠勇性成、清介绝俗，专司募练；而佐以山阴知县钱世贵、举人徐孚远、李素、廩生张密，已买沙船二十五只，募材官水卒一千余名。其制造器甲、修船练药，则中书舍人董庭、都司李时举、生员唐侯等分理。一月之内，可以就绪。夫千人在长江，如双凫乘雁，不足为重轻。然使江南诸郡各为门户之计，则万人亦不难致。臣等亦聊尽精卫之心，倡怒蛙之气而已（考曰：「大事记」云：『子龙六月十八日疏』）。疏入，从之。又疏言：『自古中兴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亲武事。汉之光武、唐之肃宗，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从未有身居法宫，履安处顺而可以戡定祸乱者。臣瞻拜孝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能无恙否？先帝、先后之梓宫何在？兴言及此，陛下当尝胆卧薪，宵衣旰食；群工庶尹亦宜砥砺锋镞，奋发意志，以报仇雪耻是务。窃闻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南师；朝廷晏然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齐抗手之雄，慰燕、赵悲歌之士乎？臣恐天下豪杰，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贼，则群然有自王之心矣！伏望陛下，速幸京营大阅，复弭节江浒，大集舟师，分命武臣至芜湖、京口以视险要，固根本；下诏亲征，六师并发。令一军由归、亳以入汝、雒、次潼关；一军由襄、邓以攻武关，出广、汉。巴蜀之甲、燕晋之师则用之为奇兵，为声援。逆贼授首，可计日待矣』！又言：『臣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终矣！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又疏陈备边三害，请收复襄阳：皆当时至计而莫之能用也。

太仆少卿马绍愉之奉使也，陛见，言及陈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甲当恤』。群下愕然相顾。少詹事陈盟曰：『可因命予恤，且追罪尝劾新甲者』。时廷臣怨刘孔昭殿上相争事，无敢言者。子龙与同官李清交章力谏，乃获已焉。

丙子（二十日），明马士英免。寻复令视事。

黄澍者，以御史巡按湖广，监左良玉军。偕承天守备太监何志孔入朝，求召对；面纠马士英奸贪不法，泪与语俱。王大感动，顾高弘图曰：『黄澍言殊有理，卿识之』！命进御座前。澍益数其罪，以笏击士英背曰：『愿与奸臣同死』！士英号呼曰：『陛下视之』！王摇首不言；良久曰：『卿等且出』！澍退，复疏曰：『士英有十可斩之罪：凤陵一坏土，国家发祥之地；士英巧卸重

担，居然本兵贻皇上以轻弃祖宗之名，是谓不忠。国难初定，人办必死之志为先帝复仇；士英居肥拥厚，有何劳苦？明圣之前，动云劳苦多年，是谓骄蹇。奉命讨猺，而足未出蕲、黄一步；奉命讨闯，而足未出寿春一步。耽延岁月，以致贼势猖狂，是谓误封疆。猺贼伪兵部尚书周文江引贼破楚、教贼下江南，及左镇恢复蕲、黄之后，周文江之金朝以入而参将之荐夕以下，是谓通贼。黄鼎私铸闯贼银印，托言夺自贼手；士英蒙厚赏，黄鼎等俱加副将。今麻城士民有「假印不去，真官不来」之谣，是谓欺君。皇上中兴，人归天与，士英施然以为非我莫能为，其目中无朝廷久矣！金陵之人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杀了马士英」之谣，是谓失众亡等。生平污贪，清议不齿，幸以手足圆滑，偶脱名于「逆案」，一朝得志，遂荐同心逆党阮大铖。大铖居朝为逆贼、居家为匪类，三尺之童见其过市，必唾骂之。士英蔑侮前朝，矫诬先帝；迹其所为，恨不起逆党于地下而与之同谋，是谓造叛。减克兵粮，家肥兵瘦；平素不能行恩，临事岂能用武？一旦有急，挟君父而要之。皇上破格殊恩，士英动云「是我面奏」；善则归君，其义谓何？是谓招摇骗诈。宸居寥落，长江浩浩，士英不闻严御警蹕、紧防江流；而马匹兵械札营私居，以防不测，何其愚！以保金帛，何其智！以守园陵，何其怯！以壮甲第，何其横！是谓不道。上得罪于二祖列宗，下得罪于兆民百姓，举国欲杀，犬彘弃余；以奸邪济跋扈之私，以要君为卖国之渐。凡此，十可斩也。士英有此十大罪，皇上即念其新功，待以不死，当削去职衔，责之速赴原任，广联声援；庶可以慰祖宗在天之灵，谢亿兆人之口。而奸狡日深，巧言狂逞，此岂一日可容于尧、舜之世哉！

方澍之纠士英于朝也，何志孔佐澍，言士英罔上行私事。秉笔太监韩赞周叱之曰：『御史言事，是其职掌；内臣操议，殊伤国体』！即执之。王私谕赞周曰：『马士英所为如此，宜行退避』。士英遂引疾，尽移直房器具以出。侑以金器，分馈旧奄田成、张执中。二奄向上泣曰：『皇上非马公不得立。若逐马公，天下将议皇上背恩矣！且马公在阁，诸事不可烦圣虑；马公一去，谁复有念皇上者』！王默然。田成即传谕士英入直办事。随有旨：『何志孔本当重处，辅臣急为求宽，具见雅量，姑饶他』。民为之谣曰：『要纵奸，须种田；欲装哑，莫问马』。时澍连上十疏，王不得已，屡谕其赴楚，乃去（考曰：「南略」云：『时澍连上十疏。七月初二日丁亥，着黄澍星回地方，料理恢复承、襄』）。

徐薰曰：既复令视事矣，犹曰免何？见小人之易进难退而比周为可惧也。臣能触邪，不畏强御；君能从谏，不俟终朝。意者天亦悔祸之延，而牖王心邪！乃鬼蜮技工，狼狽势倚；优施夜泣，张让叩头。遂使回嗔捷于转圜，反汗轻如儿戏，良可惧哉！不曰黄澍劾马士英何？不与澍以能劾也。曷为不与其能劾

？澍之劾士英者，挟左良玉以自重也；不然，疏斩桧头、笏击泚面，庶几烈丈夫哉！

丁丑（二十一日），献贼陷明重庆府；瑞王常浩、巡抚陈士奇等死之。

重庆下流四十里曰铜锣峡，江路所必经；士奇宿重兵以守。献忠既入涪州，分舟师溯流犯峡，而已则登山疾驰百五十里，破江津县。掠其船顺流下，不三日而夺佛图关；铜锣峡反出其下，兵惊扰不能支，遂溃。贼傅城下，士奇等日夜登陴，以火罐、滚炮击贼，死无算；贼裸妇人向城而骂。城三面临江，皆石壁；西南有砖城数十丈，贼发民墓凶具，负以穴城。是夜阴云四合，贼藏火药于城角。晨起，箭炮齐发，砖石皆飞，城遂陷。

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自汉中避贼来，关南道，陈縯与之俱，陇西士大夫多从之。至是，同遇害。王好佛，不近女色，丞监以下皆化之。吴民有解瑞府粮者，无行费，必厚给使归。其死也，众见王乘白气冉冉而没，人谓之兵解云。

士奇字平人，漳浦人也；文学士，而廷臣以知兵荐。遂以督学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军政废弛，朝议命川北道龙文光代之。既谢事，而夔州告陷；或劝之去，士奇不可。城陷被执，骂贼死。同时死者，知府王行俭，字质行，宜兴人；巴县知县王锡，字古由，新建人。同骂贼死，而锡尤烈。锡尝先后败贼于垫江、铜锣峡；贼刳其左臂缚树上，射杀之，齑而烙焉。指挥顾景闻城陷，入瑞王府，以己马乘王，鞭之走；遇贼呼曰：『宁杀我，毋犯帝子』！王被戕，景亦死之。贼集重庆军士三万七千人，殊其臂而纵之。是日，雷电昼晦，暴风飘瓦，木尽拔，操刀者自相斫。献忠惊且仆，既怒而诟曰：『我杀人何与天事』！架大炮向天击之。俄晴霁，遂肆僇。瑞王之就执也，雷方震；献忠曰：『若再雷者，释之』。已而竟不免。献忠驻重庆十二日，拔营去。过故总兵邓玘墓，下马长揖曰：『好汉子！使此人在，吾安能至此』！

明合州诸生董克治起兵拒献贼；不克，死之。

贼分兵掠合州，克治倾家赀募勇壮，与战于长安坪，不胜；退据硐中。贼诱以爵位，不动；相守月余，贼凿山梯硐火熏之。凡三千人感克治风义，至死无二心者；时比之田横云。

明永川县义民蒋世铉起兵拒献贼；不克，死之。

贼犯永川，世铉集义勇二百人撻城固守；战于东门，被执。劝之降，瞠目大呼曰：『速杀！我不降也』。贼寸磔之。贼又欲授举人梁士骐官；士骐怒骂，被杀。

明赠死难沐阳知县刘士燦山东佥事。

戊寅（二十二日），明封福府千户常应俊为襄卫伯。

应俊本草工；王之出亡也，应俊负之行雪中数十里，脱于难，故有是命。同命者，青浦知县陈爌为中书舍人，大学士王铎弟鏞、子无党世袭锦衣指挥使，俱随扈有功者也。

己卯（二十三日），明赵之龙请改思宗庙号，不许。

之龙纠高弘图议庙号之失，谓「思」为下谥。之龙不识字，李沾熖之也。弘图疏辨，诏仍旧。

明以徐石麒为吏部尚书。

石麒字宝摩，嘉兴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历官刑部尚书。最后以熊、姜之狱忤旨，落职。李明睿之倡议南迁也，廷臣不能决；石麒闻而叹曰：『胶柱死守，亦非臣子爱君父之道也。苟翠华南幸，各镇抚之兵腾勇奋发以谋恢复，亦不为无策。倘观望狐疑至求迁不得，尚忍言哉！』为文檄同志起义兵，北首赴难，而烈帝凶问至矣。南都立，以右都御史起诸家；未至，改吏部尚书。再疏辞，举郑三俊自代；不许。乃入朝，陈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严起废、明保举、交堂廉七事；皆褒纳之。

徐燾曰：同日为工部尚书者有何应瑞，何以不书？无所表见也。「南略」载「补遗」云：『南都之变，以死闻者，有尚书何瑞征』。夫瑞征从贼，六等罪中人也，无由为尚书。盖应瑞之讹耳！附志之。

明诏兵将调集，听本处抚臣节制。

督抚部将于永绶、刘肇基、陈可立、张应梦领马兵千人驻防京口，而浙江入卫都司黄之奎亦部水陆兵三、四千戍其地。马兵以贱值攫小儿瓜，伤儿额；浙兵不平，缚马兵投之江。马兵大恨，驰马来斗；浙营守备李大开呵之，不下。大开抽矢射数人，马兵遂大哄，射杀大开，恣焚掠，死者四百人；哗而曰：『四镇以杀抢封伯，吾何惮不为哉！』巡抚祁彪佳驰往定之。事闻，王以四将驰千余兵，纪律不彰，仇杀骇听！令赴史可法军前核治。嗣后兵将调集，听本处抚臣节制；着为令。

臣燾曰：特书何？戢兵安民之法，无善于此也。咸丰癸丑（一八五三）仲春，粤贼陷金陵，连陷镇江、扬州；上命大臣琦善、向荣分督江南、北军；时黑龙江兵之驻浦口者肆淫掠，江浦县令曾勉礼不敢问。适夷船入江，向帅檄燾与六合县令温绍原往定夷酋约，浦口民遮道号呼。燾以情闻于琦帅，帅札浦江、六合县令：『无论何项兵丁，有奸淫妇女、抢掠钱财者，准地方官拏拏究办』。迄今两载，兵民相安。夫兵与民素非亲知，忽焉逼处，无相爱之谊而多相畏之疑。故语言睚眦之间，往往鬯然不可制。小则马兵之哄镇、大则高兵之寇扬，谓非处置之无法以致此也？重官之权以摄将、祛民之疑以安兵，使主客无猜而兵民相卫，盖亦因时之制哉。

明以巡按御史王燮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

燮奏皇太子、定王、永王俱遇害，故擢是职。然路振飞既去位，燮又以升行。

刘泽清自是营窟淮安城中，田仰不能制，淮事不可为矣。

癸未（二十七日），我大清兵克德州，明前大学士谢升、御史赵继鼎、卢世■〈彳 隹〉迎降。

时我摄政王命固山额真巴哈纳、石廷柱以兵下山东州郡，升等奉权济王帅■〈金炊〉迎降；诏帅■〈金炊〉以知州用，继鼎、世■〈彳 隹〉授御史，升以大学士原衔管吏部尚书（考曰：本「贰臣传」）。先是，德州贡生马元騮、诸生谢陞之杀伪官起义也，南中讹传谢陞为谢升，加升上柱国、世■〈彳 隹〉工部侍郎，与吴三桂同赐敕书。及升之降也，其表文即冒德州功焉（考曰：按表文帅■〈金炊〉已降。而「南略」则云：『济王走死』。又「东华录」云：『王鳌永启报赉送故明德王朱由乐降表』）。

明以邱磊为山东总兵官。

明赠死事吏部员外郎程良筹光禄寺少卿、举人刘申锡知州、生员杨之金教授。

贼将白旺之陷蕲、黄也，伪令田助公守孝感，良筹以白云寨义兵逐之。助公遁至德安请兵，与良筹战。良筹督兵过他寨，寨破被擒；旺强之降，不屈。会左良玉遣惠登相攻德安，旺以左兵之来，乃良筹召之也，杀之城上。申锡家饶于赀，养死士百余人，倡义于应山、孝感、云梦间。后为旺所杀，百人皆战死（考曰：本「绥寇纪略」「补遗」）。

明命总兵黄斌卿防御京口。

明安庐巡抚张亮请解职，讨贼自效。

亮，四川人，崇祯某科举人。历官榆林兵备参议，有能声，荐改安庐兵备。以讨贼功，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南都立，亮疏言：『南北只隔一河，贼若从山东来，则淮、徐据黄河之险，我能守之；若从河南来，则无险可守。今茫无稽察，致垄断者饱载而贩于贼巢；滨河者所司何事而疏玩若此哉？乞飭严加盘诘，贩卖者治以通贼之罪』。亮又疏言：『贼势可图，请解职视贼所向，督兵进讨』！而马士英意殊不在贼，诏亮还任。明年四月，左梦庚陷安庆，被执；挟与俱北，乘间赴水死。

臣熏曰：杨逆踞金陵，官军逼之两年而贼不困者，接济未断也。小民迫于饥寒，趋利如鹜，贼又倍其利以诱之。纵之则不知止，治之则不胜诛。读张亮疏，为慨然矣！

卷第七

秋七月丙戌朔，明祀高皇帝以下于奉先殿，以崇祯帝后祔祭。

明吏科给事中章正宸疏陈时事。

正宸字羽侯，号格庵，会稽人。崇祯辛未（一六三一）进士，选庶吉士。温体仁招之，不往；改礼科给事中。遇事敢言，忤座主首辅周延儒，编管均州（事详「纪传」）。甲申（一六四四）三月，太常吴麟征迁掌科，荐以自代。命甫下而京师陷，偕刘宗周号哭，荷戈趣浙抚黄鸣骏发丧出师；鸣骏谢之。乃召募义旅，将发动而福王立，召复故官。疏言：『今日江左形势，视晋、宋为更难。当事者泄泄偷息，处堂自娱。两月以来，闻文吏锡鞶矣，不闻猷馘；武臣私斗矣，不闻公战；老成引遁矣，不闻敌愆；诸生卷堂矣，不闻请纓。如此而曰兴朝气象，臣虽愚知其未也。今惟有进取为第一义；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比者河北、山左忠义响应，结营寨、杀伪官，为朝廷效死力；不及今电掣星驰、倡义申讨，是靡天下之气而坐失事机也。宜急檄四镇渡河，联络河北、山东诸路，齐心协力，互为声援；使两京路通而后塞井陘、绝孟津、据武关，以攻陇右，恐贼不难旦夕殄也。陛下宜縞素誓师，驻蹕淮上。声灵所及，人切同仇；虎豹貔貅，勇愤百倍。今部、院、寺、司各署不称「行在」而工作烦兴，议者已占陛下志图偏安；天下事变皆生意外，将何以待之？宜严敕诸大臣速简尔车徒，某旧额、某新增，水几何、陆几何；速备尔刍糗，几何本、几何折，主几费、客几费；选尔将帅，某堪监纛、某堪分阃；审尔形势，某地建镇、某地设堡，某处埋伏、某处出奇。修尔干戈、缮尔城堑，进寸则寸、进尺则尺，阨险处要，大势已得。天下大矣，不患无人；臣未见张、岳、韩、刘之杰不应运而出也』（考曰：「南略」载此为七月初二日丁亥疏）。又疏陈铨政：『一，名器宜慎：鞶金钻营，宁免瓜李之诮？一，职掌宜专：用人归吏部，今有咨送者、有荐举者、有径行奏讨者，冢臣所执几何！一，封疆宜肃：不斩误国之臣，不激报国之气。一，废官宜饬：爵重则人乃劝、法守则士知恩，累累起废，不自静听，岂不闻律有「罢吏不入国门」之禁』（考曰：此疏见「圣安本纪」「附录」）。

既而马士英谋以中旨起阮大铖，先内传张有誉为户部尚书。正宸封还诏书，以有誉虽贤，而传升之弊必不可启。旋安远侯柳祚昌受士英旨，荐大铖；正宸又力争，且曰『朝廷如此举动，邸报流传，见臣姓名尚挂仕版，必相顾骇愕；谓负掖垣职掌，万死何辞？乞放臣归里』。

正宸清严方正，为清流所倚赖。同官沈允培常言：『章君不特怒时可畏，即笑时亦可畏也』。士英辈忌之甚，转为大理寺丞，实夺其言路也。已见国事日非，乞假归。

徐鼐曰：戴山先生之开讲也，格庵首从之。顾生平不甚讲学，曰：『力行不在口说也』。味格庵之言，而当日之聚徒开讲，争门户、事标榜，盖其所不屑为矣。正以律身、忠以事上，不为利疚、不为威怵；古之遗直，此其选欤？

明建宁知县蒋芬自请勤王（考曰：「甲乙史」载此为初二日丁亥事）。

芬捐贖造火器，募勇士朱千斤、刘铁背等，三请勤王。其词曰：『幸而迅扫狂氛，社稷之福；否则断脰决腹，以明国家三百年养士之报，亦无负三十年读书之心』。闻者壮之。巡按陆清源以闻。时广西巡抚方震孺、松江知府陈亨、给事中利瓦伊樾与兄金都御史李光泰先后措饷，募兵入卫，而廷臣泄泄不以为意。

徐鼐曰：特书何？嘉之也。何嘉乎尔？当日之勋戚世臣、封疆大吏，厝火不戒，处堂自嬉；芬以小臣而伏阙请纓，功虽无成，志则可嘉矣！故书之以愧当日诸臣也。

戊子（初三日），明追上福恭王及妃姚氏、神宗妃郑氏尊号。

恭王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懿恭皇帝，妃姚氏为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皇太后；神庙郑贵妃为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明遥尊母妃邹氏为太后，追号故妃黄氏、李氏为后。

邹氏本京师人，为福恭王次妃，王之生母也。王走卫辉与母相失，即位后遣迎未至，遥尊为恪贞仁寿皇太后。王元妃黄氏、继妃李氏皆早逝，追谥黄妃曰孝哲懿庄温贞仁靖皇后、李妃曰孝义端仁肃明贞洁皇后。明年三月，童妃狱后，更上黄妃谥曰孝哀慈靖恭惠温贞偕天协圣哲皇后，封妃戚黄九鼎为雒中伯。

明追上懿文太子、建文帝、景泰帝谥号。

追复懿文皇太子庙谥曰兴宗孝康皇帝，妃常氏曰孝康皇后。追上建文帝谥曰嗣天章道诚懿渊恭覲文扬武克纯笃孝让皇帝，庙号惠宗；后马氏曰孝愍温贞哲睿肃烈襄天弼圣让皇后。追尊恭仁康定景皇帝谥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降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庙号代宗；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曰孝渊肃懿贞惠安和辅天恭圣景皇后。

徐鼐曰：按庙谥旧典，代宗即世宗；明有世宗矣，而景帝号曰代宗，不重出乎？顾炎武曰：『当南京新立，邦典繁多，礼部尚书顾锡畴素不考古，一切谥号听其门人谢复元撰定。以不学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谥册一颁天下，用为讥笑』。阎若璩尝私质之遗臣李清，答语与炎武说同。附志之，告议礼者焉。

庚寅（初五日），明以左懋第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奉使于我大清。

高宏图奏北使事宜：一，于天寿山特立园陵，改葬梓宫；一，割山海关外地。一，岁币以十万为率；一，国书宜如古可汗之称；一，使礼宜遵「会典」，不应屈膝以致辱命。时议遣使而难其人，懋第以母丧请终制，不许；因请使北。诏加是职，与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兼职方司郎中马绍愉偕往。

绍愉，崇祯时与陈新甲通款事于我朝，为懋第劾罢者也。懋第疏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宫，访求东宫、二王纵迹，谊不敢辞。但经理、通和，两事也。如欲用臣经理，则乞命洪范、绍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东抚臣收拾山东以待。如用臣与洪范北行，则去臣经理、联络之衔，而罢绍愉勿遣』。皆不许。临行又言：『臣此行生死未知，敢愿以辞阙之身效一言：臣所望者恢复，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复之气。望陛下时时以先帝之仇、北都之耻为念，瞻高皇之弓箭，则念成祖列宗之陵寝见有离黍之伤；抚江左之遗民，则念河北、山东之版图不免陆沉之祸。更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成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又言：『先帝殉难臣少，由谏诤臣少也。远如幽、燕之地，勿以在远而忘；近如汲真之流，勿以逆耳而弃』。众韪其言。赍金千两、银十万两、币数万端，吏卒三千人护行。

时史可法驻泗州，与懋第相见；谓曰：『经理具文耳、通和诏旨也，公宜疾行无留』。以故所至山东豪杰稽首愿效驱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八月渡河，次沧州。闻吴三桂已改封平西王，乃遣使以策命先授三桂，喻来意；三桂不发书，緘册上摄政王，王怒。十月至张家湾，令以百人入，授四夷馆；洪范无言，懋第曰：『是以属国见待也』！争之再四，乃改鸿胪寺，且遣官骑迎之；建旄乘车，肃队而入。懋第斩纓大绖，迎者讶曰：『吉礼也，而凶服将之，可乎』？懋第曰：『国丧也，并有母丧；国丧臣所同，母丧所独也』。迎者不能诘。十四日戊辰，我内院大学士刚林至，戎服佩刀坐堂上，责朝见；懋第欲以客礼，反复折辨，声色俱厉。索国书，不答，以所赍金币及陵工之犒先之。时我朝初定中原，中朝故事犹未深晰；所往复辩论者，皆诸降臣之指；而懋第慷慨不挠；刚林叹曰：『此中国奇男子也』。厚为客礼待之。懋第既不得谒陵，乃陈太牢于寺厅，率将士丧服三日哭；摄政王闻而益重之。

臣鼐曰：乌程温睿临曰：『江南虽立，败亡之余耳；而我朝应天顺人，将相之豫和、士马之强盛、甲兵之坚利，駸駸乎有席卷囊括之势。为江南计者，重兵固守河、淮，而遣知辨之士卑词纳款，愿为我朝输岁币，画大河为界；降臣家属之在城者，厚予赈抚以系其心，毋令进说内戕，犹恐未必听从也。而乃晏然自大，执承平故事，而又佐以阴奸悖逆之陈洪范，是知不屈膝之为不辱命，而不知启衅之为败国也』。臣鼐以为其说殊不然。是时闯、献尚稽天诛

，燕、齐多梗王化；使江南得贤令主，用贤去奸、和辑将士，则淮上四镇不皆棘门、霸上之军，江左义兵贤于新野、下江之众，君卧寝室之薪臣、鼓中流之楫，纵无望燕、云之大业，亦可支琅琊之偏安。计不出此，而欲卑词纳款以缓王师：则鼎臣奉使，何解卧榻之言？钱俶称臣，已入汴、梁之邸。徒蹈瀛国人奴之辱，无救崖门覆舟之亡。至谓抚恤降臣，以冀其不进说内戕，则吴三桂之册封、洪文襄之坛祭，曷尝动其廉颇用赵之心，而为不狙全鲁之计哉？谬说徒滋，无足论已。

明命总兵金声桓驻防扬州。

声桓字虎臣，辽东人。初为总兵黄龙裨将，与王师战于旅顺；龙败死，声桓家口被俘，脱身走入关，投左良玉军。积功，至都督同知总兵官。是年春，路振飞调将防河；声桓团练两淮间，得众数万。史可法请之从征，已命驻防扬州。

明定守护凤陵兵。

定戍兵五千人。

明以六等定从逆诸臣罪。

是时，成国勋卫宋元臣自言杂担夫出京，御史汪承诏自言拒伪政府点用，侍郎吴履中、巡抚郭景昌亦纷纷自理，行宫前章奏杂投。詹事项煜于王之即位也，混入朝班。于是通政司刘士桢请严封驳参治之令，令北归诸臣静听朝廷处分，不得纷然奏辨。会举朝以逆案攻阮大铖，大铖愤甚；见从逆诸臣有附会清流者，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顺案」与之对』（以李自成伪国号曰「顺」也）。士英因上疏曰：『缙绅之贪横无耻，至先帝末年而已极；结党行私，招权纳贿，以致国事败坏，祸及宗社。闯贼入都之日，死忠者寥寥，降贼者强半。侍从之班、清华之选素号正人君子之流，如科臣光时亨力阻南迁之议而身先迎贼，龚鼎孳降贼后每语人以小妾不肯为辞；其它逆臣不可枚举。台省不纠弹、司寇不行法，臣窃疑焉！更有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士周鍾劝进未已，复上书劝贼早定江南；寄书其子称贼为新主，盛夸其英武仁明及恩遇之隆以摇惑东南亲友。昨臣病中，东镇刘泽清来见，诵其劝进表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又闻其过先帝梓宫之前，扬扬得意，竟不下马。臣闻之不胜发指。其伯父周应秋、周维持皆魏忠贤门下走狗，鍾又为闯贼之臣；梟獍萃于一门，逆恶种于前世。臣按律，谋危社稷谓之谋反。不逆不道，宜加赤族之诛，以为臣民之戒。今其胞兄周铨尚厕衣冠之列、堂弟周鏞俨然寅清之署，均当连坐，以清逆党。其余从贼诸臣，分别定罪。庶国法伸而人心儆，于新政不无小补矣』！于是三法司仿唐制，以六等定罪。其大逆凌迟处死者五条：凡从贼攻陷京师及为贼毁宗社、易门榜者；凡倡率劝进及为贼草伪诏者；凡

部院詹事、翰林三品以上大臣从贼受伪命而亲信用事者；凡文武封疆大吏如督抚、总兵降贼者；凡京堂、科道部属等官为贼画策规取地方者。以上如本犯不归、归而又逃，悉收系其妻子、籍没其家产。其斩决不待时者三条：凡四品京堂及翰詹、科道受贼伪命居要地比原职加崇者；凡方面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降贼者；凡文武封疆大吏闻变先逃者。其绞者六条：凡献玉帛、献子女以媚贼求免者；凡内外衙门官仅受伪命者；凡在巡方及布按三司、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遇变而逃者；凡被贼拷掠不能自决仍受伪命者；凡受伪命而为贼疏远者；凡各衙门奉差如管屯、管河、榷关、督饷等官虽无封疆之守而弃职潜逃者。其流者二条：凡内阁重臣及部院等三品以上、詹事翰林五品以上，即不从贼而偷生潜逃者；凡既受伪命复自疏远，见贼未败而脱身南还者。以上斩、绞、流共十一则，如各犯认罪自投，拟减本罪一等；如遁归匿形、蓄谋叵测，照本罪加一等仍收系其亲属。其徒者二条：凡候考、候选，即无官守、即未受伪命而浮沉贼中，贼奔乃还者；凡遇贼变为贼胁留而未受伪官者。其杖者一条：凡为贼所拘，未受伪官而乘间先归者。王曰：『北都沦丧，帝后升遐，巷战死节者遂无一人；且反面事仇、甘心降贼，为之指斥先帝，规并海宇。人心已丧，法纪何存？其绞罪以上，法司行抚按官逮解来京候讯；流罪以下，抚按官依律讯处具奏。其有身虽陷贼能改图归正、擒杀贼首及以兵马城池来归，或为内应克立大功、或为内间效忠本朝者，仍从优升赏，不用此例』。

寻刑部尚书解学龙定一等应磔者：宋企郊、牛金星、张麟然、曹钦程、李振声、喻上猷、黎志升、陆之祺、高翔汉、杨王休、刘世芳等十一人也；二等应斩决者：光时亨、巩焞、周鍾、方允昌等四人也；三等应绞等：陈名夏、杨枝起、廖国遴、王承曾、原毓宗、何孕光、项煜等七人也；四等应流者：王孙蕙、梁兆阳、钱位坤、侯恂、王秉鉴、陈羽白、申芝芳、金汝砺、黄继祖、杨廷鉴、刘大巩、郭万象、裴希度、张懋爵、吴达等十五人也；五等应徒者：宋学显、沈元龙、方拱干、缪沅、吕兆龙、傅振铎、吴刚思、方以智、傅鼎铨、张家玉等十人也；六等应杖者：潘同春、吴泰来、张琦、王于曜、周寿明、向列星、李桐、徐家麟等八人也。自绞以下听赎俟定夺者：何瑞征、杨观光、张若麒、方大猷、党崇雅、熊文举、叶初春、龚鼎孳、戴明说、孙承泽、刘昌、徐必泓、张鸣骏、薛所蕴、赵京仕、高尔俨、卫周祚、黄纪、张襄等十九人也。其另存再议者：翁元益、郭允、鲁■、吴尔坝、史可程、王自超、白允谦、梁清标、杨栖鹗、张元琳、吕崇烈、李化麟、朱积、赵颖（考曰：亦作赵颀，又作赵颀）、刘廷琮、侯佐、左懋泰、吴之琦、邹明魁、许作梅、龚懋熙、王显、王之牧、王皋、梅鹗、姬琨、朱国寿、吴嵩允等二十八人也。士英拟旨云：『周鍾不当缓决，陈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学显、吴刚思、方以智、

潘同春等拟罪未合。新榜进士尽污伪命，不当复玷班联』。令再议。明年正月，学龙拟周锺、光时亨各加一等；潘同春诸臣皆候补小臣，受伪无据，仍执前议。时马、阮必欲杀周锺；而学龙欲缓其死，乃谋之次辅王铎，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请停刑。铎即拟俞旨，士英怒之。大钺嗾保国公朱国弼、御史张孙振诋学龙曲庇行私；削学龙籍。然马、阮报复为事，褒诛任意：方以智以无罪见逮（考曰：「南略」：『甲申八月二十七日，御史王孙蕃奏方以智自亏臣节，复撰伪书以乱是非；命逮以智』），方拱干以特旨免罪、李逢申以掠死受恤（考曰：「南略」：『十二月二十日，受伪命李逢申赠太仆寺卿』。竊按：诸书逢申乃掠死）；惟向附东林者不得免焉。

徐燾曰：爰书所据，得之传闻。原马、阮之意，不过藉以快恩仇、制党人，立威自重；非为国家明正典刑也，何足书？且从逆姓名前已叙列之，兹录其案，不已赘乎？曰：此「春秋」欲盖弥彰之义也。夫贼桀巨奸，能拒邦昌之伪命；子云贤者，亦污新莽之大夫。一事衡人，讵成定论！然名节至重，君子谨之。存彼竹刑，昭兹鼎铸；此傅鼎铨、张家玉诸人所由泣血搥心而悔之不及者也。

明加河南义勇刘洪起、李际遇总兵官（考曰：「圣安本纪」、「南略」并云七月初九日事）。

崇祯间，河南群盗起。刘洪起者，西平盐徒，与其弟洪超、洪道及诸刘之洪勋、洪礼者，结寨自保。尝夜遣人入贼营，取其马；贼惮之，呼为刘扁头。官权授为西平都司。奉巡按御史杨绳武檄，捕泌阳盗郭三海之党张五平、侯鹭鸶诛之；与汝宁沈万登、登封李际遇并雄河南群寨间。沈万登，真阳大侠也。七年甲戌（一六三四），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万登聚众应之，称顺义王。之友等寻破灭，万登乃请降。李际遇，登封人；幼读书不应童子试，而以饮食结交矿徒。有陈金斗者，自谓受天书，能占候望气；际遇信之，乘旱荒以倡乱。官军擒金斗并际遇妻子，杀之；际遇乘马走脱，与于大忠等各结土寨。际遇踞登封之玉寨，大忠踞嵩之屏风寨；大忠凶惨，而际遇差平善，以故邻寨多归之。

崇祯十五年壬午（一六四二），李自成陷汝宁，授沈万登为伪威武大将军，万登不受；而与洪起等谋收复，凤督马士英承制命为副总兵。自成既连陷河南州郡，际遇等请降，而洪起兄弟独不可；洪超、洪道留守寨，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求救于左良玉，棘刺破足不知痛。十六年（一六四三）二月，洪起在西平数与老回回战，诛汝州伪官；土寇赵发吾等归之，有众十万，以忠勇称。而际遇亦杀伪官自效。崇祯帝下诏褒奖。自成在襄阳，命一只虎出河南，杀袁时中，大置伪官。伪防御使金有章虐于汝州，万登计缚之，并伪汝宁府尹邓珽等

磔于市。太监卢九德以闻，得旨优叙。当是时，自成围李际遇于玉寨甚急，会督师孙传廷之兵出潼关，围乃解。诸将亦莫能出兵助督师战，而以其间完守入保。

十七年（一六四四）甲申春，沈万登之中军王民表杀洪起弟洪礼，而攫其金；洪起称兵复仇，合其党郭黄脸、金皋、赵发吾以围万登于汝州。汝人粮糗牛马俱尽，掘野草、煮瓦松，终之以食人。彰德司理陈朱明（考曰：后改名潜夫）为两家议和，万登顾不从。五月朔城破，洪起执万登并其党磔之；乃自称左平南麾下副将军，南至楚、颍，北抵大河，无不奉约束。

六月，自成伪权将军袁宗第闻洪起破汝，自德安驰而至，洪起弃城复走左良玉军。宗第踞城五日，移营入陕西。洪起乃自楚归，擒南阳、开封诸伪官传送南都；诏加际遇、洪起总兵官，潜夫巡按御史。潜夫以诸将中惟洪起最效忠，请予挂将军印；不许。洪起自称受敕书，进宫保，州县以下听署用；即汝宁御史公署为帅府，设棨戟旌旗焉。

明定京营如旧制。

依北都旧制，为五军、神枢、神机三大营；各一营至十营，以团练总兵官六人分统之：杜宏域、杨御蕃、牟文绶各统一营至五营，卞启光、窦国宁、胡文若各统六营至十营。

戊戌（十三日），明马士英乞休，不允。

明刘泽清疏讦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

宗周被召在道，连疏请告，不得命。乃抗疏劾马士英曰：『陛下龙飞淮甸，天实予之。乃有扈蹕微劳，入内阁、进中枢，官衔世荫晏然当之不疑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刘孔昭以功赏不均，发愤冢臣，朝端哗然聚讼而群阴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则逆案可以燃灰；宽反正之路，则逃臣可以汲引；而阁部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党论方兴，何暇图河北之贼？立国之本纪已疏，何以言匡襄之略？高杰一逃将也，而奉若骄子，浸有尾大之忧；淮、扬失事，不难遣抚臣、道臣以谢之，安得不长其桀傲！则亦恃士英卵翼也。刘、黄诸将各有汛地，而置若奕棋，汹汹为连鸡之势；至分割江北四镇以慰之，安得不启其雄心？则皆高杰一人倡之也。京营自祖宗以来，皆勋臣为政，枢贰佐之；陛下立国伊始而有内臣卢九德之命，则士英有不得辞其责者。总之，兵戈盗贼，皆从小人气类感召而生，而小人与奄竖又往往相表里；自古未有奄官用事而将帅能树功于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阴阳消长之几，出土英仍督凤阳，联络诸镇决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还中枢，亦当自淮而北，历河以南别开募府，与士英相犄角。京营提督独断寝之，书之史册，为弘光第一美政』。王优诏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佯具疏辞位；且扬言于朝曰：『

刘公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是明示不臣也』。吏部候考宗室朱统■（金类）言：『宗周请移蹕凤阳，凤阳高墙所在，盖欲以罪宗处皇上，而与史可法拥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阳，宜急备』！是时浙抚黄鸣骏入覲，兵抵京口，与防江兵相击斗。士英闻之而信，亦震恐。

泽清初倚东林，极重宗周。至是恨甚，具疏痛诋，言『宗周劝往凤阳，为谋不忠，料事不智。抗疏称孤臣，无礼；阴挠恢复，不义；欲诛臣等激变士心，召生灵之祸，不仁』。疏未下，复草一疏，并署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名上之，言『诸人往以挺击、红丸，谋害皇祖母、皇考。今岁迎立时，又力戴疏藩，诋诬圣德；非臣等与马士英、朱国弼歃血订盟，书约可法翊戴，则天位久属他人。宗周谋危圣躬之，已见于驻凤阳一疏。凤阳无城郭，止有高墙；陛下新承大统，欲安置于烽火凶危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谋，乃姜曰广、吴甡合谋也。曰广心雄、胆大、行诡、言坚，不快陛下之得位，故密通死党宗周先翦除内外翊戴诸忠，然后迫劫乘輿迁居耳！乞逮曰广、甡、宗周三奸付法司，明正其谋危君父之罪。如甡等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阙，面诘其奸，正「春秋」讨贼之义』。疏入，举朝大骇。先是，泽清录稿示杰，杰曰：『我辈武人，乃预朝事邪』？得功亦驰奏不预闻，士英尼之不上；史可法不平，以诸镇不知入告。泽清闻之，即言『疏实已出，而良佐知状。可法驳议，是何居心』？良佐党于泽清，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为门户主盟；倡议亲征，图晁错之自为居守、司马懿之闭城拒君。陛下既不为诸奸所容，莫若顺成其志，暂幸凤阳』。高弘图言于王，传谕曰：『昔汉宣起于艰难，魏、丙合志；唐肃兴于灵武，李、郭同心。今者袒分左右、口构玄黄，天下事不堪再坏。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竞图功，庶几君臣之间礼全终始』。宗周不得已受命。

方宗周之在丹阳僧舍也，泽清辈遣刺客数辈迹之；见其正容危坐，不忍加害。以七月十八日入朝，仍居萧寺。给事中陈子龙疏言：『宪臣老成清直，海内尽知。今入国门，不得一望天颜；在陛下以方谕大臣和衷，恐宪臣戆直，奏对之际复生异同。然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机从此而生，恐君子有携手同归之志，陛下谁与共济天下哉』（考曰：此疏见「南略」）！。疏入，不省（考曰：「明史稿」「三王传」、「绎史」「福王纪略」载泽清疏讦于八月，误也。按「三王传」载七月十三日戊戌，马士英乞休不允，即宗周疏劾士英时事。又「绎史」「本传」云宗周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则泽清疏讦亦七月时事。盖宗周劾士英，而后士英乞休；士英乞休，而后泽清讦宗周；王谕解之，而后宗周入朝也）。

徐鼐曰：先书士英乞休，而继以泽清疏讦何？见小人之表里为奸也。自来廷臣假藩镇之力以除异己，即其事出于正，亦未有不覆国者；况以无道行之乎

！内外交通，纪纲堕裂，士英、泽清胡足责，吾独惜宗周之好直而绞也。

明追削温体仁谥；寻复之。

礼部尚书顾锡畴请追赐文震孟等诸臣谥而削体仁谥，以正褒诛大义；从之。未几，御史张孙振劾锡畴险邪；命锡畴致仕去，议如旧。

徐鼐曰：寻复之何？伤孱王之播弄于小人也。

明予福府内臣荫袭。

荫福府内臣屈尚忠、田成、张执中等弟侄各都督同知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兵科陈子龙因上「请慎名器疏」谓：『陛下间关南返，从官几何？卫士、奄尹寂寥无几。今大位既登，来者何众！不遏其流，何所底止？必将人夸翼赞之功，家切从龙之念；伤体害政，非国之福。夫劝功诱善，惟在爵赏；丰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为嫌；朱紫盈门、貂蝉满座，尤关国典。愿陛下慎持之。果系服劳有功，但当赏之金帛，不应授以爵位；以貽曹风不称之讥，犯大易负乘之戒』。不听。

庚子（十五日），明擢开封推官陈潜夫为御史，巡按河南（考曰：「南略」云七月庚子日）。

潜夫初名朱明，字符倩，钱塘人，崇祯丙子（一六三六）举人。癸未（一六四三）冬，除开封推官，辄抗疏言时事，请召对；不报。时大河以南五郡，尽为贼据；开封被河灌，虚无人，长吏皆寄居封邱。有劝潜夫勿往者，不听。会叛将陈永福缚巡按御史苏京去，潜夫募民夫千人，请于巡抚秦所式及总兵卜从善、许定国共追剿；莫应。潜夫乃以十七年甲申正月，奉周藩渡河，居杞县；召旁近长吏，设高皇帝位，歃血誓守。时开封东西诸土寨攻杀无已；潜夫闻西平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杀贼有功，躬往说之（考曰：「史外」云：『土寨娄道一者，最狡滑。潜夫单骑造其营，勉以忠义，道一叩头听命，授以告身，为偏裨；诸贼争降附』。按诸书无娄道一名，其漏记欤？抑娄音同刘，道一其别名欤？俟考）。五月五日，方誓师，而京师报陷；乃缟素恸哭，率洪起兵先驱至杞俘伪官，伪巡抚梁启隆闻风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贼将陈德于柳园，获牛马辎重无算。

时李自成已败走山西。洪起擒南阳、开封诸伪官。潜夫露布传送南都，朝中大喜；擢监军御史，巡按河南。潜夫乃入朝，言『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其间豪杰结寨自固，大者数万、小亦千人，莫不引领以待官军。今四镇之兵不下数十万人，而齐、鲁、汴、豫尚皆安堵；诚分命藩镇一军出颍、寿，一军出淮、徐，马首北向，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则人心思奋。更颁爵赏鼓舞，计远近、画城堡，俾以自守。而我督抚将帅屯锐师于要害，以策应之；宽则耕屯为食，急则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后

救援：长河不足守也。汴、梁义勇，臣联络已定，旬日可集十余万众；稍给糗粮，容臣自将，臣当荷戈先驱，诸藩镇为后劲，则河南五郡可复。五郡既复，画河为固，南联荆楚、西控秦关、北临赵卫；上之则恢复可望，下之则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计也。两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抚纷纭，并为虚设。若不思外拒，专事退守，举土地甲兵之利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

当是时开封、汝宁间，列寨百数，洪起最大；南阳列寨数十，萧应训最大；洛阳列寨亦数十，李际遇最大。诸将中独洪起志在效忠，潜夫请予挂印为将军；马士英不听，而用其姻娅越其杰为巡抚。潜夫自九月入觐，便道省亲，五日即驰赴河上；所建白皆不用。其杰老惫不知兵；兵部尚书张縉彦总督山东、河南军务，止提空名，不能驭诸将。他寨闻潜夫来，颇有归意。是年冬十月，萧应训复南阳及泌阳、舞阳、桐柏诸县，遣其子三杰来献捷；潜夫饮之酒，为授告身，鼓吹旌旗前导出，三杰喜过望。谒其杰，其杰故为尊严，厉声诘责，诋以贼；三杰大恨，萌异心；潜夫按行诸寨，皆列旗帐鼓吹迎送；其杰间过之，诸寨辄闭门不出。其杰恚，谓潜夫实使之，潜于马士英。岁终，召潜夫还，以凌駟代之。潜夫亦遭外艰，归。

徐燾曰：特书何？嘉之也。当时多纵横才，徐孚远、何刚诸人好抵掌谈兵，顾疏阔不可用；而潜夫所陈洞合机宜，就其揶揄危疆、驱策群寇，盖非殷深源之虚声、陈同甫之豪气所可同日语矣。扼于权奸，不竟其用，惜哉！

乙巳（二十日），明在籍主事郭（考曰：亦作郜）猷珂败闯贼于桃园。

伪将宋朝臣兵至杜胜集，旧兵部职方主事郭猷珂微服村居，召标将张成初与战于桃园，斩朝臣（考曰：桃园未详所在）。

徐燾曰：功微矣，特书何？「春秋」之义，以讨贼为正也。

己酉（二十四日），明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张有誉为户部尚书，大学士高弘图封还诏书；不听。

有誉字难誉，江阴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历擢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抵任，则福王立矣。内官张执中监收白粮勒费，杖毙解户；有誉疏论之，收其胥役送狱，执中稍敛。因召对，言『一年经费须千余万，今所入仅八百万；惟有裁冗兵、节冗食、汰冗费，自宫中始；愿圣躬躬行节俭，为天下先』。时士英锐意起大铖，而廷臣持之急，思以中旨用之，难以发端；以有誉人望也，传旨用为户部尚书。弘图谓：『有誉才望堪用，而中旨必不可开』。与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封还诏书；不许。兵科陈子龙亦疏言：『计臣清端敏练，百僚所服。但古制：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墨敕斜封，覆辙可盐。万一异日有奸邪乘间、左右先容，铨司不及议、宰辅不及知，而竟以内降出之；臣等不争则幸门日开，争之则已有前例。立国之始，臣愿陛下慎持之也』。亦不听

。自是中旨纷然矣。

臣薰曰：书中旨何？惜会推之法废而幸进之门开也。然则会推之法无弊乎？明季朋党之祸，激于会推；我朝列圣之谕曰：『台谏把持，最为明季陋习。黜陟之权，朕自操之，诸臣不得与闻』。盖以会推为殷盐也。然则何以惜之？一人独断、群工钦承，此圣明天子之事，非可论于中主也。是时王政不纲，奸邪在侧。会推不废。则正论犹存；中旨频行，则私门日进。上下不交，小人道长，明之所以亡也。

庚戌（二十五日），明刘孔昭荐降贼臣钱位坤。

徐薰曰：特书何？勋臣而参铨部之权、逆臣而污荐贤之牒，纪纲扫地至斯极矣！

辛亥（二十六日），明释安置凤阳高墙前唐王聿键。

聿键，太祖九世孙，小字长寿。其先唐定王桎，太祖第二十三子（考曰：「南疆绎史」「唐王纪略」误作二十二子。兹从「明史」「太祖诸子列传」正），封于南阳。父器璫，唐世子；母毛氏。祖端王硕燠，惑于嬖妾，欲立其爱子，囚世子于承奉司。聿键时年十二岁（考曰：黄宗羲「行朝录」、钱澄之「所知录」俱云方三岁），亦从之读书，识大义；处患难而意气不挫。年二十有八，尚未请名。世子为其弟毒死；硕燠讳之，将传国于次子。分守道陈奇瑜、知府王之桂（考曰：五字据「南略」、「闽记」、「所知录」补）入吊，谓硕燠曰：『世子薨逝不明，又不立其子；事且露，国法重，无忽也』！硕燠惧，请名立为世孙。

崇祯五年壬申（一六三二），硕燠薨，聿键嗣位，年三十一矣。选妃曾氏，诸生曾文彦女。七年甲戌（一六三四），流寇入河南；南阳当其冲，城庠薄，聿键捐千金修筑。知府陈俊豪（考曰：「行朝录」、「所知录」俱作陈振豪）弗授工，聿键以为言，诏逮俊豪下狱。已又援潞王例，乞增兵三千人，以陈永福为参将领之；不许。八年（一六三五）冬，贼再犯南阳；聿键疏言：『臣府护卫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为汴、梁班军，给抚臣策使；惟明诏念郡城单弱，以全军见还』！崇祯帝报之曰：『南阳番军班直，祖制已久，朕不敢变』。时海内多故，崇祯帝思广罗贤俊，召见宗人，遴其才，擢之官；发金匱书，得高皇帝制曰：『宗室子孙入为中朝官者，得以其阶换』。于是下诏：『援祖制，郡王子孙文武堪用者，考验授职』。礼部右侍郎陈子壮执不可；聿键历引前代故事诋之，援据经传皆有本。子壮寻下狱。聿键好尊宗藩体统；总督卢象升过南阳，不朝，聿键劾奏之。又所建请，多与廷臣相抵牾，崇祯帝亦不之善也。九年（一六三六）秋八月，京师戒严，聿键率护军勤王，又杀其两叔；汝南道周以兴（考曰：「行朝录」作周以典）止之，不听。至裕州，巡按御

史杨绳武以闻，下旨切责。会前锋值寇，亡其内竖二人，乃返国。部议废为庶人，安置凤阳高墙。押发官同知张有度欲以槛车行，聿键自裁，不殊。至凤阳陵，奄索贿不得，用祖制墩锁法以困苦之；病几殆，曾妃割股以进，始愈。时有望气者，以高墙中有天子气，言于淮抚路振飞；振飞假赈罪宗，入墙见聿键，心异之。

询知吏虐状，疏请加恩罪宗；置吏无状者石应诏于法。南都立，大赦，出高墙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人（考曰：本「南都甲乙纪」）；聿键亦出。礼部请复王爵，不许。

徐鼐曰：特书何？为闽中监国张本也。不曰罪宗何？明聿键之无罪也。

明候考宗室朱统■〈金类〉疏讦大学士姜曰广。

士英、大铖必欲逐曰广，嗾朱国弼、刘孔昭以诽谤先帝、诬蔑忠臣李国桢为词，交章诋为党人。时议复设厂卫，曰广言：『缉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会苏松巡抚祁彪佳上疏力谏，曰广拟旨谕之，不从；则疏争之。士英、大铖益怒。

朱统■〈金类〉者，南昌建安王府镇国中尉，吏部候考者也。希士英旨，疏言：『曰广定策，时怀异志』。词连史可法、张慎言、吕大器等。疏入，高弘图票拟究治。王坐内殿，召辅臣入；厉声曰：『统■〈金类〉吾一家，何重拟也』？且责弘图疏召可法还朝为非是。踰二日（考曰：「南略」载统■〈金类〉前疏为七月二十六日辛亥事，后疏为二十九日甲寅事），统■〈金类〉复疏劾（考曰：按顾炎武「圣安本纪」云：『大铖怨曰广甚，统■〈金类〉一疏未惬意，右谕德李明睿与曰广同邑相忌，嗾明睿参之，明睿辞。乃募建安王统■再出此疏』。又曰：『统■〈金类〉犹曰宗生不辨菽麦者耳！统■固建安王也，堂堂藩王乃为大铖所驱，无良极矣』！据此，是再疏非统■〈金类〉上矣。然按刘士桢、袁彭年不由通政司云云，与建安王不合；且诸书亦无另一人之说。盖炎武时避居常熟之郊，于朝事亦多得之传闻，不尽确也）曰广五大罪：一、引用东林死党郑三俊、吴甡等把持朝政，以刘士桢为通政，沮遏章奏；以王重为文选，广植私人。二、令杨廷麟出剧盗于狱，交联江河大侠与水陆奸弁日窥南都声息，非谋劫迁，则谋别戴。三、庇从贼诸臣。四、纳贿。五、奸媳。请并士桢、重、廷麟及刘宗周、陈必谦、周鏞、雷演祚俱置之理。刘士桢抗疏谓：『曰广劲骨戇直，守正不阿。统■〈金类〉何人？杨波喷血；飞章越奏，不由职司。此真奸险之尤者，岂可容于圣世』！礼科袁彭年曰：『祖制中尉必具启亲王，给批赉奏；若候考吏部，则与外吏等，应从通政司封进。今何径何窦，直达御前？宜加禁戢』。不听（考曰：时总督袁继咸、给事中熊汝霖亦有疏。惟是汝霖疏中有「以匿帖而逐旧臣」语；按匿帖是八月十一日丙

寅事、宗周去国是九月初九日甲午事，则汝霖上疏是九月无疑。继咸方在楚，亦当是九月上疏也）。

徐薰曰：候考宗室何？疏而贱之之词也。疏贱也而参宰辅，冠履倒置、萋菲横行，至斯极矣！

壬子（二十七日），明福王诏谕群臣。

时群臣纷争日甚，王谕曰：『朕遭百六之运，车书间阻，方资群策，旋轸故都；乃文武之交争，致异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资独断，汇纳众流；天不降康，咎岂在上？尔诸臣尚盐前车，精白乃心，匡复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转兴，天下事不堪再坏，且视朕为何如主？祖宗成宪，弗尚姑息。各宜钦承，朕言不再』。

明改正阁臣衔，以尚书兼大学士。

南都初立，庶务草创，以大学士兼尚书，非制也。至是改正以尚书兼大学士。

明大学士高宏图请召史可法入直，不报；宏图乞休，亦不许（考曰：「绎史」「高弘图传」曰：『士英矫旨切责，因力求去』）。

我大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袞遣使致书于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考曰：史公答书为九月十五日，而诸书皆载此事于七月者；盖是时南北间阻，七月遣使，至九月而始达也。「东华录」载此为六月事）。

摄政王闻南都立，遣南来副将韩拱薇等赍书贻可法曰：『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后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泐平安，拳致衷曲，未审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界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连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几；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贼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邪？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

有二日，俨为敌国。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申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岂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敬怖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宣意」。

可法表上其书，劝王为自强计。即自具答书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循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贼尚稽天讨，烦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为贵国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莫及。师次淮上，凶问遂来；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皇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恸如丧考妣，无不拊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气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枵梓数十万章助修宫殿，岂非天意也哉？越数日，遂命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辑群黎；且罢薙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缮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

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缙统：是皆于国仇未翦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率以正统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风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着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乎？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互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武，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冑之士，饮泣枕戈；忠义兵民，愿为国死。窃以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梟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忿。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率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兔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昭盐之』

（考曰：史公答书原札尚存内阁，书用红帖写，皮面写「启」字，盖印曰「督师辅臣之印」。每页四行写，连■〈木台〉头共二十字一行。列衔云「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书尾署云：「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又「南略」云：『桐城何亮工为史公幕宾，此书乃其手笔』）！

臣熏伏读纯庙之谕曰：『幼年即羨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词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

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而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力，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书语，初无诟谮不经之言；虽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强词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义也。余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事于右；而可法之书，并命附录于后焉』。

明太仆寺少卿万元吉奏大清兵南征。

元吉奏：『平西王吴三桂牌至济宁，称奉大清摄政王旨』云云。执政谓：『款使已行』，不以为意。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丁巳（初二日），明福王亲祀孔子。

明命光禄寺少卿沈廷扬馈吴三桂军；廷扬疏止之，不许。

廷扬字季明，崇明人；为人多智，好谈经济。崇祯中，由国子生为中书舍人。议复海运，称旨，命赴淮安专督海运事宜，加光禄寺少卿。南都立，命以原官督饷，馈江北诸军。疏言：『臣历年海运，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中可容兵三百人；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斗。今海运已停，如招集水师，加以简练，则二万人之众足成一军，亦长江之卫也』。疏上，不报。已，廷臣有请中海道出师北伐者；叹曰：『诚使是策得行，愿为前军』！已而不行。命运米十万饷三桂军，廷扬以道梗不可行，祈止之；不许。

明罢偏沅巡抚。以杨鹗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川、湖、云、贵、广西军务。

明加阁臣衔。

史可法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高弘图太子少师文渊阁大学士、姜曰广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马士英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王铎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各予荫有差。

徐鼐曰：是举也，或曰加翊戴新恩（考曰：本「南都甲乙纪」）、或曰以太后至（考曰：本「绎史」「姜曰广传」），均之滥也，故略之。

明以贺世寿为户部尚书，总督仓场。

壬戌（初七日），明复东厂；降礼科给事中袁彭年为浙江按察使照磨。

彭年，公安人，崇祯甲戌（一六三四）进士。疏言：『高皇帝时不闻有厂，相传文皇帝十八年始立东厂，命内臣主之，此不见正史；惟大学士万安行之，亦不闻特以缉事着。嗣后一盛于成化，然西厂汪直踰年辄罢、东厂尚铭有罪辄斥。再盛于正德，邱聚、谷大用相继用事，逆瑾扇虐，天下骚然。三盛于天启，逆魏之祸，几危社稷，近事之明鉴也。自此而外，列圣无闻。夫即厂卫之

兴废，而世运之治乱因之。顷先帝亦尝任厂卫缉访矣，乃当世决无不营而得之官、中外亦有不胥而走之贿。故逃网之方即从密网之地而布，奸伪之事又资发奸之人以行。始犹帕仪交际，为人情所有之常；后乃赃贿万千，成积重莫返之势。岂非以奥援之途愈秘而专、传送之关愈曲而费乎？究竟刁风所煽，官长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隶可以迫胁其长上，不可不革也』。疏入，王责其狂悖沽名，降三级调外（考曰：「甲乙纪」载八月二十九日甲申礼科袁彭年奏江陵举人陈万策、李开先不受伪檄事。岂彭年被谪后又留用邪？抑彭年早奏闻，至二十九日始下部邪？俟考）。

徐鼐曰：曰降某官为某官何？明不当降以嘉之也。无行如彭年，犹足嘉乎？君子有不善而讳之，则或以君子小恶为无伤；小人有善而没之，则或以小人为善为无益。君子不惧于失足，而小人无望于盖愆；无惑乎，为善者之少而为不善者之多矣！随事见褒贬而无所假借于其间，所以明是非之公而大劝惩之义也。

明起前蓟督丁魁楚巡抚承德、襄阳等处。

魁楚，河南永城人，以失机遣戍；崇祯戊寅（一六三八），纳饷援例得归。总兵刘超之叛也，劫魁楚与众绅为疏讼冤，魁楚计款之。超平，叙功复职。至是会推总制，乃起用。

徐鼐曰：何以书？为闽事张本也。不备书官何？削之也。

献贼陷明资阳县，知县贺允选不屈死。

允选，丹阳举人，被执不屈；贼处之别营，至乙酉（一六四五）冬被杀，十七口俱死（考曰：按「绥寇纪略」：『贼骑兵自资阳破成都』。是破资阳在成都前也）。

徐鼐曰：不屈死何？历二年而不屈，是所谓从容就义者欤！不日何？阙疑也。

甲子（初九日），献贼陷明成都，蜀王至澍、太平王至淶、巡抚龙文光、升巡抚前巡按刘之勃等死之。

贼自重庆趋成都，州县望风瓦解。蜀王谋迁于滇，巡按刘之勃力持不可；内江王至沂与之勃争，王乃以六月十三日成行。守门卒汹汹乱，輜重有被掠者，乃止。

之勃请王出赏募士杀贼，王以祖制不典兵为辞；城中一日数惊，火药局灾，雷震王寝殿，大雨雹。王惧，方出财招募，三日无应之者。七月，新抚龙文光、总兵刘佳允率兵三千从川北来，谋设守，而王宗、大姓逸去者半。八月之五日，贼骑兵自资阳、水兵自洪雅、新津薄城下。佳允出战，败还。文光见濠涸，急遣郫县主簿赵嘉炜决灌县堰水以益之。初九日，大雷电，雨如注，守陴

者不能立；贼火攻如取重庆法，西北陬锦江楼崩，木石飞空，贼蜂拥入。不踰时灌县水至，而城已陷矣。王与其弟太平王至淥、妃邱氏、宫人素馨等投井死。文光，马平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历官川北参政，擢右佥都御史，代陈士奇巡抚四川。贼已逼成都，文光自顺庆驰赴之；城陷，投浣花溪死（考曰：「明史」云：『戮于濯锦桥』）。之勃，宝鸡进士，贼以同乡欲用之；之勃骂不屈，贼缚于端礼门外，攒矢射之。之勃厉声曰：『宁多劓一刀，少杀一百姓』。贼磔其尸。

同时文臣殉难者：按察副使张继孟、兵备副使陈其赤、佥事张孔教、升建昌兵备佥事刘士斗、同知方尧相、华阳知县沈云祚、成都知县吴继善、蜀府长史郑安民、郫县主簿赵嘉炜、教授何某等十一人。继孟，扶风进士，以御史论事忤旨，出为知府；进副使，分巡川西。被执，幽之大慈寺。献忠之僭号也，欲用之，不屈，被杀；妻贾氏从死。其赤，崇仁进士，以吏能擢副使，辖成都；投百花潭死。孔教，会稽举人；不屈死。子以衡，匿不告其母孔氏；孔知之，刀断其喉死（考曰：「明史」云：『以衡奉母南窜，孔教死，匿不使知。踰年，孔诣以衡书室，见副使周梦尹请恤典疏；痛绝，骂以衡曰：「父死二年，我尚偷生，使我无颜见汝父地下」。遂取刀断喉死』）。士斗，番禺进士、成都推官，之勃荐升建昌兵备。贼逼，之勃促之行；士斗曰：『安危死生同此耳』！方之勃与贼语，士斗呼曰：『此贼也，公不可屈』！献忠命摔以上，回顾之勃，语如前；遂阖门被杀。尧相，黄冈人，与之勃请饷于蜀王，不应；遂投王府河，以拯起被执，遇害于万里桥。云祚，太仓进士；贼破夔州，云祚走谒蜀王，陈守御策，不见用。与之勃、士斗俱幽于大慈寺，绝粒半月不死。贼馈之食，云祚跃起大骂曰：『我欲食贼肉，岂食粟邪』！遂同遇害（考曰：「蜀碧」云：『云祚有幼子苟蔚，友人匿之山中，越二十年始归』）。继善，亦太仓进士；服阕，补成都令，上书于蜀王累数百言（考曰：继善书载在「蜀碧」。其词曰：『高皇帝众建藩辅，碁置绣错；数年以来，陪命亡氏，失其国家。此数王者，非真有败德失道见绝于天也；直以拥富贵之货、徇便安之计，为贼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车之盐乎？今楚氛日恶、秦关失守，曹、闯、姚、黄陆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险在边不在腹，若设重戍于夔门、剑阁，诚足自固；否则黄牛、白帝亦属夷庚，黑水、阳平更多岐径。乃欲坐守门庭谓为设险，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藺茜扑灭、猷贼逃遁，只以藺兵力有亏、猷地利不习；今日荆、襄撤其藩篱，秦、陇寒其唇齿，揣量贼情，益无顾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幸将来，不可解者二也。至于锦城之固不及秦关，白水之险岂踰湘、汉，此可恃无虞，彼何为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穷；时及严冬，长驱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犹事泄泄以幸苟免

，不可解者三也。为殿下计，宜召境内各官谘諏谋议，发帑金以贍戍卒、散朽粟以慰饥民，出明禁以绝厮养苍头、蠲积逋以免流离沟瘠，募民兵以守隘、结彝目以资援；政教内修，声势外振，则可易危为安、转祸为福。苟或不然，蜀事诚莫知所终，窃为殿下危之！王不能用）。城破，一家三十六人同遇害；或曰降贼被杀（考曰：继善之死，见吴伟业「文集」及「蜀碧」；而顾炎武「圣安本纪」注、毛奇龄「赵少府墓志铭」谓继善未死。他书亦有谓继善降贼者，存之以俟考）。安民不屈死（考曰：安民见「明史」「张继孟传」、「蜀碧」）。嘉炜，山阴人；决堰还，遇贼射之，投水死（考曰：「蜀碧」云：『嘉炜子庆骐，自浙走万里求父尸不得。遇堰夫告以死处为三渡口，招魂葬焉』。又毛奇龄「赵少府墓志铭」略同）。何教授者，失其名；坐明伦堂上，夫妇自缢死（考曰：本「蜀碧」）。武臣之最著者：刘佳允，川北进士；偕文光赴浣花池死。同死者总兵张奏功、世袭指挥马震、张卜昌、罗大爵、刘镇藩、阮士奇、参将徐蛟、都司金书李之珍：或陷阵死、或巷战死（考曰：诸书皆云出战者刘佳允。惟「明史稿」则云：『总兵刘镇藩出战而败，赴水死之』。不言佳允，岂佳允又名镇藩欤？按「蜀碧」则确是二人。并志之，以俟考焉）。给事中吴宇英、工部主事蔡如蕙闻蜀藩殉难，死。顺天府治中庄祖诏同弟致仕按察司祖诰同骂贼死。大理寺正王秉干驱合家投井死。宣化府同知王履亨被执，投江死。东流知县干曰贞以砖毙一贼死：皆致仕在籍者也。父子同死者二人：明经赵鸿伟及子进士昱、明经邱之坊及子庠生祖福，皆以贼召不应死。夫妻同死者二人：内江张于廉，致仕彭泽知县也，与妻鍾氏同骂贼死；安县监生李资生，宣大总督鉴之子也，与妻董氏并自缢死。贼大搜藩宗，朱氏兄弟某者投水死；妻李氏姊妹而娣姒也，联袂投江死。诸生王某之妻熊氏骂贼死。又有闻蜀藩殉难死者，则郫县举人江腾龙。不应贼召死者，则诸生刘继皋、费经世、刘宏芳，皆其姓名可考者也（考曰：本「蜀碧」）。

是役也，献忠将尽屠蜀人。伪平东将军孙可望流涕谏曰：『王转战十年，所过屠灭，无尺寸之地以守，非将士相从意也。今出万死争斯土，庶几为王成霸业耳！若又屠其众，某等何用生为？请王手中剑，刎颈先百姓死矣！』献忠乃止。士民争门，阻于城闾不得出，驱之至中园；中园者，先主练兵处也。献忠列其兵为甬道，阅民而过之；壮妇少男皆入其营中，父子夫妇相失散，巷市搜牢一空焉（考曰：「明史稿」曰：『贼将戮人，忽有龙尾下垂；贼以为瑞，遂停刑』）。

徐鼐曰：尝闻明高皇诸子蜀献王好学，高皇呼为蜀秀才，选名儒侍讲幄，购藏图书甚富；而世传献王得鸿宝之书于内府，子孙善黄白治化，然皆积不用。恃其都为天险，无复远虑。以祖宗之制不典兵、不与民事，故请饷弗听、

请召募弗听。夫蜀自甲戌、乙亥之间，贼兵蹂躪者再。乱之初生，既无曲突徙薪之智；死其将至，又无临渴掘井之谋。火已燃眉，珠犹剖腹，此与福、楚诸藩顽愚一辙，亦可伤矣！自监司以下何以不书？不可胜书；则以大员冠之，亦书大学士范景文等死之之例也。

献贼陷明崇庆，知州王励精死之。

励精，蒲城人。成都既陷，州人闻风先避；其仆劝之去，励精不可。具朝服北面拜，复西向如礼，从容于甬壁书「孔曰成仁」数语。登楼以利刃缚柱，贮火药楼下。倏报贼骑渡江，纵火焚楼，触刃贯胸死。所书字风雨不灭。后二十余年，州人建祠祀之。祀毕，壁即颓；远近叹异。

献贼陷明新津、汉州。

新津拔贡王源，长邑人也；为贼所执，与妻徐氏并不屈死。有袁氏者，诸生蓝灿妻也；灿死于贼，袁氏闻而自缢。汉州江某妻陶氏，被执不辱，偕其子妇张氏骂贼死。又有张氏妇者，闻贼逼，自刎其衣投井死；数日出其尸，颜色如生。

献贼陷明彭县、什邡。

贼将孙可望略彭县，诸生祝丕传负母逃；贼追及，求以身代母，不许；遂大骂同死。刘昌祚亦诸生，被执不屈死。鲁城隍者，失其名，城隍其绰号也。被执至成都，大骂；割其舌，嚙血复骂；贼寸磔死。业医徐复端者，赴水死。其子女死者：刘姓妻黄氏，死于雷打庙；赵姓妻官氏，先缢死其数女而后自缢；什邡顾姓妻贾氏，焚其室，偕子妇某氏缢死火中。

献贼陷明绵州。

时关南道刘宇扬妻李氏、侍郎刘宇烈妻张氏、大学士刘宇亮妻宋氏避西山白崖沟，贼将刘文秀访得之。三氏相谓曰：『吾姑昔日涪水遇盗，惧辱投水死；吾辈受污，何以见姑于泉下』！同缢死。宇亮子裔盛，受伪官；妻王氏曰：『汝可作贼官，吾不能作贼妻也』。亦缢死。

献贼陷明绵竹，义民杨国柱战死。

国柱，贡生可贤子也。先是，崇祯庚辰（一六四〇），献贼犯绵竹，获可贤，挟之曰：『汝子国柱守城，召之降则免』。可贤佯许。临城语其子曰：『贼不满千，汝第坚守，勿以我为念』。贼杀之。至是城陷，国柱率士民数万巷战，力竭骂贼死。典史卜大经偕其仆自缢死。邑民黄守学，以孝闻。贼围城，母柳氏自缢死；守学殛毕，亦缢死。诸生陶修吉同妻庞氏被缚，中途投崖死。顾生妻留氏，抱幼女投井死。文姓妻刁氏，有美色，贼逼之；骂愈厉，支解死。杨生妻萧氏、王姓妻袁氏，俱拒贼死。

献贼陷明仁寿，知县刘三策、举人贾锺斗、生员刘士恺、龙明新战死。

三策，饶州举人。贼至，誓死守；每谓人曰：『事迫矣！吾惟有「不动心」三字耳』！锤斗、士恺、明新先后起兵拒贼；城陷，与三策俱死之。士女同死者：贡生顾鼎铉、诸生陈素、陈应新、左灼及灼妻闵氏。又有辜氏女者，及笄未嫁，自刎死（或曰三策死于十三年，是时死者为顾绳诒）。

明井研义民雷应奇起兵拒献贼；不克，死之。

应奇素负侠气。贼至，曰：『奈何郡县无一杀贼者』？纠义勇拒于高境关。追至桑园，力杀数贼死焉。

徐薰曰：曰战死、曰不克死之何？嘉其不徒死也。在野草莽之臣，无必死之义也。虎狼孔迫，鸡犬皆惊，强者走险，弱者引决；非必皆西山之耻周粟、东海之奋秦帝也。其人与事，为乡党所耳熟者，学士闻而志之；而穷檐蔀屋之骈死无可考者，可胜数哉？有事可纪则别白书之，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则不殤之义也。

献贼陷明汶川（考曰：「蜀碧」作汝川县。按「明史」，四川无汝川县；汝川乃汶川之讹）。

邑岁贡高仲选偕其子女投江死。

徐薰曰：自陷崇庆以下，悉不日何？无可考也；则以事类书之。

戊辰（十三日），明太后邹氏至自河南。

太后至自河南，命灵璧侯汤国祚告于南郊，辅臣高弘图、姜曰广迎于郊外。次日，谕户、兵、工三部搜括以备赏赐，御用监请一应器物并宫殿陈设金玉值数十万两。于是工部尚书何应瑞、侍郎高倬疏请节省；不听。寻命修西宫之西园为皇太后宫，封太后弟邹存义为大兴伯。

明起前兵部右侍郎樊一蘅总督川、陕军务。

一蘅字君带，宜宾人。万历己未（一六一九）进士，以知县入为吏部郎中；崇祯三年（一六三〇），迁榆林兵备参议。流贼多榆林人，又久荒，饥民益相挺为盗。一蘅抚创残、修戎备，讨斩申在庭、马丙贵，平不沾泥，累迁右参政，分巡关南。总兵曹文诏败歿，群贼迫西安；总督洪承畴令一蘅监左光先等军，连破贼，又屡挫贼于汉中。十二年（一六三九），擢佥都御史，代郑崇俭巡抚宁夏；被劾罢归。十六年（一六四三）冬，用荐起兵部右侍郎，总督川陕军务；道阻命不达；至是复申前命。

明起戍籍越其杰（亦作杰）巡抚河南，兼辖颍、亳二州军务。

时马士英借危疆为名，欲起阮大铖为河南巡抚，廷臣持不可；乃用其杰。其杰，贵州举人；崇祯时，历官按察司佥事。以贪遣戍，闲居金陵。士英之妹夫也，故有是命。

明命吏部察才品堪用者，发督抚军前补地方官。

史可法疏曰：『国家设四藩于江北，非为江左偏安计也；将欲立定根基、养成气力，北则为恢复神京之计、西则为澄清关陕之图，一举而遂归全盛耳。圣明在上、忠义在人，君父之仇耻特深，海宇之群心竞奋；乘时大举，扫荡可期。所虑者兵戈扰攘之中，不复有百姓耳！无百姓，何利于有疆土？故此时择吏不缓于择将，而救乱莫先于救民；所谓得一贤守如得胜兵万人、得一贤令如得胜兵三千人，正今日之谓也。前此北都未破，求牧方殷；非不有破格之升除，何曾收得人之实效！地有难易、缺有炎冷，兵荒破残之区，卒举而授之庸人，此岂白面书生所能胜任？目今人才告乏，东南缺员，安能复填西北之缺？则铨选法穷，安得不改为征辟？往时保举多系慕膻，故捷足蝇营，真才裹足。今西北则危地也，危则人人思避；而真从君父起念者，乃始投袂相从。宜令抚、按、司、道及九卿、科、道各举才胆过人堪拯危乱者一人，赴臣军前效用，酌补守令缺员。二年考满，平升善地；三年考选，优擢京曹。有靖乱恢疆功能殊异者，立以节钺京堂，用示酬劝。再如江北、山东、河南一带，有能保护地方为民推服者，即系桑梓之邦，亦可权宜径用。总求天恩破格，假臣便宜，决不敢滥用匪人，自误进取也』。王命吏部察废员及举贡监生才品堪用、愿效力危疆者，咨发督抚军前，以补地方缺官（考曰：本「南都甲乙纪」）。

明中旨以张捷为吏部左侍郎；吏科给事中章正宸争之，不听。

捷，丹阳进士，以知县入为御史。崇祯时，坐事除名赎徒。南都立，刘泽清首荐捷，马士英继之。廷议多持不可，以魏国公徐宏基荐，遂内传起故官。给事中章正宸以内批非制，争之。得旨：『前解学龙荐叶廷秀亦径批升，何以寂无一言』（考曰：本「南都甲乙纪」。又「明季遗闻」云：『以兵部侍郎解学龙荐，内批原任户部主事叶廷秀为都察院堂官』）？

徐鼐曰：叶廷秀之内批不争固已，张有誉之内批不尝争之乎？总之，有张捷、阮大铖之内批，而姑以有誉、廷秀尝之也。陈子龙之言曰：『争之，则已有前例』。是士英所以箝众口夫！

丙子（二十一日），明逮礼部员外郎周鏊、山东按察司佥事雷演祚下狱。

鏊字仲驭，号鹿溪，金坛人。父泰时，云南布政使。鏊举乡试第一，崇祯戊辰（一六二八）进士；官礼部主事，抗疏论不当宠任内官，罢斥言官。崇祯帝怒，斥为民；自是知名。鏊伯父尚书应秋、叔父御史维持以党附魏阉，列逆案；鏊深耻之。通籍后，即交东林，矫矫树名节。阮大铖之废居金陵也，鏊与诸名士为「留都防乱揭帖」逐之。大铖惧，而匿身牛首山。或谓大铖曰：『周鏊之名以诟公而重；诸名士之党又以诟公者媚鏊』。于是大铖怨鏊刻骨。鏊从弟锤与鏊以才相忌，各招致门徒，立门户；两家弟子遇于涂，不交一揖。锤既降贼，鏊门人徐时霖等益被以恶名。南都之议立君也，吕大器、姜曰广主潞王

，鑣与雷演祚往来游说；故马、阮欲以此致二人于死。

演祚字介公，太湖人也；崇祯庚午（一六三〇）举于乡。崇祯帝思破格用人，命举贡悉就铨用，凡二百六十三人，时号「庚辰特用」；演祚得刑部主事。踰年，擢武德兵备佥事。劾督师范志完纵兵淫掠、折饷行贿；召入朝，与志完面质于中左门。演祚因言周延儒招权及其幕客董廷献通贿状，廷儒由是被放。志完诛，而令演祚回任。演祚初觐得总宪，故极意攻击；及是颇沮丧，廷臣遂以是忌之。演祚，曰广之门人也；士英欲逐曰广，乃令朱统■〈金类〉诬劾之，而指鑣、演祚为曰广私党。士英亦劾周锺从逆，牵连及鑣。于是鑣与演祚及锺等俱逮治。鑣之叔父维持与鑣弟前萧山知县铨奏言：『家门不幸，鑣、锺兄弟成隙，鑣私刻「燕中纪事」、「国变录」诸书，伪撰「劝进表」、「下江南策」以诬锺；且鑣于陛下登极，首倡异谋。是锺罪止一身，鑣实罪在社稷也』。狱急，鑣属御史陈丹衷致书币求解于士英，为逻者所获，丹衷坐谪。御史罗万爵上疏痛诋鑣，且遍诋东林。明年三月，诛妖僧大悲；御史王儻因言：『斩百大悲，不如斩周鑣、雷演祚。二人者，妖所由兴也。夫真主既出，海内帖然；乃今日冒称皇子、明日冒称皇后，希踵王郎故智。实由二人讥讪新政、造谤宫闈，故讹言繁兴。若不立斩二人，恐鱼腹藏书、狐号丛野，乘间窃发』。阮大铖亦曰：『陛下龙飞之初，可为寒心：曰广尚不敢为贾充，而演祚公然欲为成济。宜立正西市』。会左兵犯阙，檄中有构陷鑣、演祚语；士英、大铖益怒，谓二人实召左兵，趣赐自尽。乃各作家书，又互书「先帝遗臣」于腹，投缯死。遗命勿葬，如伍子胥抉目事，置棺雨花台侧；未浹月而南都破矣。

徐鼐曰：特书何？伤之也。鑣矫矫树名节，而兄弟相残贼；演祚冀以攻讦获光宠：皆未为闻道者矣，何伤乎尔？是时马、阮欲以党祸杀清流，校尉四出，善类一空，驯致老成挂冠；晋阳兴甲，仓皇泥马、荆棘铜驼。人之云亡，邦国殄矣！同时逮者有周锺、项煜，光时亨、武愷，何以不书？诛所当诛，常刑也（考曰：「绎史」云：『司寇高公倬擒锺至，开新竹篋对众杖之数十，斩于市』。「南略」云：『锺杀于大中桥，临行谓众曰：「杀我天下遂太平乎」？时年四十四』。又「谈往」云：『项煜出狱走慈溪；慈溪素恶之，沉诸河』）。

明赠吴三桂父勲辽国公、母祖氏辽国夫人。

刘泽清请褒封吴勲，使三桂衔恩。刘孔昭奏：『三桂父子效忠，宜加殊礼』。时举朝皆知三桂无心故国，而奸党故欲崇之。

徐鼐曰：特书何？讥谬也。

明命王永吉戴罪总督山东军务。

从高弘图、何应瑞请也。

庚辰（二十五日），明选淑女及内官。

先是，八月丁巳（初二日），给事中陈子龙奏言：『中使四出搜采，有女之家黄纸帖额，闾井骚然；明旨未经有司，殊非法纪。又收选内员，虑市井无赖自宫希进；先朝若瑾若贤，皆壮而自宫者也』。御史朱国昌亦言：『历选宫嫔，必巡司州县开报；今未见官示，棍徒擅入人家』。乃命禁讹传棍徒诈骗。二十五日庚辰，忽传皇太后懿旨遴选中宫。寻命选淑女于杭州。内官田成、李国辅分路广选，隐匿者邻人连坐；民间大扰，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媸、老少俱参错，合城若狂（考曰：往浙内臣田成，「野史」亦云田壮国）。

明赐北都死节诸臣谥，立旌忠庙。

正祀文臣二十人：范景文赠太傅，谥文贞；倪元璐赠太保，谥文正；李邦华赠太保，谥忠文；王家彦赠太子少保，谥忠端；孟兆祥赠刑部尚书，谥忠贞；施邦曜赠左都御史，谥忠介；凌义渠赠刑部尚书，谥忠清；吴麟征赠兵部右侍郎，谥忠节；周凤翔赠礼部左侍郎，谥文节；马世奇赠礼部右侍郎，谥文忠；刘理顺赠詹事，谥文正；汪伟赠少詹事，谥文烈；申佳允赠太仆寺少卿，谥节愍；吴甘来赠太常寺卿，谥忠节；陈良谟赠太仆寺少卿，谥恭愍；陈纯德赠太仆寺少卿，谥恭节；王章赠大理寺卿，谥忠烈；许直赠太仆寺卿，谥忠节；成德赠大理寺卿，谥忠毅；金铉赠太仆寺少卿，谥忠节；兆祥子孟章明赠河南道监察御史，谥节愍。勋戚，则张庆臻谥忠武、巩永固谥贞愍、刘文炳谥忠壮、刘文耀谥忠果。内臣，则王承恩谥忠愍。疆臣，则卫景瑗赠兵部尚书，谥忠毅；朱之冯赠右都御史，谥忠壮；周遇吉赠太保，谥忠武。其诸臣家之殉难妇女，建坊旌表。生员许琰赠翰林院五经博士（考曰：许琰字玉仲，吴县诸生；闻北都陷，祭告先祠，毁家募士，誓杀贼。五月五日，友出蒲酒觞之；琰掷于地，拂衣竟去，与诸生哭临文庙。御史某者，鼓吹呵殿吉服入；琰突前褫其带，叱责之。御史惭，谢罪去。投缯者再，以救不死。出投胥门江；适潞王泊舟江干，遣人驰救。召问故，泣对曰：『君仇不可不报，京师不可不复，逆寇不可不诛，臣子不可不死；吾非恶生也，将以愧今之食其禄而不能死其难者』。王大义之。适友人至，强掖之归，家人固守之；伺间不得，宛转哀号，绝粒月余死。乡人私谥曰潜忠先生，会吊者数千人。至是，进士王曰俞以褒赠请；赠翰林院五经博士，从祀旌忠祠。详「南略」）。布衣汤文琼赠中书舍人，立庙于鸡鸣山，赐额「旌忠」。其不当从祀而滥与者，勋戚则李国桢、朱纯臣以下十六人，内臣则李凤翔、王之心以下六人；皆勋臣内珰之私人也，其姓名无足详焉。

明改前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广、云、贵军务，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应熊字非熊，巴县人；万历癸巳（一五九三）进士，历官大学士（甲申三月前事详「纪传」）。时以张献忠残破四川，故有是命。

癸未（二十八日），明封总兵郑芝龙为南安伯。

芝龙字飞皇（考曰：亦作黄），小字一官，福建南安县石井人也；世为府掾。七岁，戏抛石，中知府蔡善继冠；擒讯之，奇其貌而释之。长有膂力，荡逸不喜读，附海舶至日本。有倭妇翁氏悦一官，遂聘焉；即延平王成功母也。海澄人颜思齐者，亡命日本，与其党二十八人出没台湾、金、厦之间。思齐死，众祷诸天：掷碗得圣筮而碗不破者，立为主帅。一官三掷而碗不破，遂以为主；改名芝龙。

天启六年（一六二六）三月犯金门、厦门；四月，犯广东之靖海、甲子地方。当事者以蔡善继有「抛石不责」之恩，擢为泉州巡海道；芝龙诣泉州降。而巡抚朱钦相第令缴船只、军器，候安插；芝龙说龙曰：『此欲散我党羽耳』！乃扬帆去。崇祯元年（一六二八），犯闽之铜山，败都司洪先春；犯金门，获游击卢毓英，芝龙纵之还，且曰：『朝廷苟一爵相加，东南可高枕矣』！都督俞咨皋，大猷之子也；檄千户马胜、百户杨世爵剿之镇海卫，败死。乃大调兵船会剿；或议避之粤东，芝龙曰：『咨皋膏粱纨裤，徒读父书，何足惧哉』！大破之浯屿，咨皋遁入厦门。给事中颜继祖纠之，咨皋褫职。于是芝龙纵横沿海，当事者莫敢问焉。

秋七月，巡抚熊文灿从泉州知府王猷之请，遣卢毓英招之。芝龙降，重赂当道搢绅。惟少詹林焯不见其使，反其牒；背署之曰：『人有向善之心，而不与人为善者，非也；与人为善而又因以为利者，亦非也』。遂以「义士郑芝龙收郑一官」题奏，委为海防游击（考曰：详江东旭「台湾外纪」。又「南略」载「郑芝龙小传」云：『芝龙年十八，以戏父妾事觉，逃之洋舶。芝龙固姣好，群商悦之与俱，日就岛主宴饮歌舞。岛主有新寡女，悦之；即延平王成功母也。逾年，附商舶归，中途为海盗所劫，盗嬖之。海盗有十寨，寨各有主，芝龙之主患痼疾，九主为之宰牲疗祭；芝龙泣求其主，乞祭后会饮为放一洋，众诺之。劫四艘，值数十万，于是芝龙之富逾十寨矣。其主死，芝龙遂主其寨。始通家耗，置苏、杭、两京珍玩，兴贩琉球、朝鲜、真腊、占城诸国，掠潮、惠、肇、福、汀、漳、台、绍之间』。「南略」谓：『芝龙族侄婿翁某所述』；宜可凭信。然谓芝龙为漳州府人，已属大谬。又其间情事多影响，不逮「台湾外记」之详慎远矣），积官至都督同知。

刘香老之乱，按察使曾樱以百口保芝龙；芝龙感激。八年乙亥（一六三五）四月，芝龙合粤兵击香老于四尾远洋，香老势蹙，自焚溺死（考曰：「南略」云：『芝龙幼习海情，海盗多故盟；自就抚后，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

来。每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自筑城于安平海，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饷，不取于官。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芝龙既平香老，遂以海利交通朝贵，寢以大显。有同官陈谦者，尝与芝龙盟于广州。南都立，谦陈追剿三策；部议谓其切时务，且与闽帅交善，令赉敕书金帛奖谕芝龙，调其兵六千人入卫，归郑鸿逵统领。比启敕书，乃误书南安为安南，芝龙愕然。谦曰：『安南则兼两广，若南安仅一邑耳！请留券而易诏』。芝龙大喜，厚赠而别；未复命，而南都陷。鸿逵，芝龙弟也，时充总兵官；次芝豹及犹子彩（考曰：诸书并以彩为鸿逵子；今以事考之，殆不然也。故云犹子以存疑）并为水师副将。又有芝虎者，勇冠三军，以征刘香老歿于海。

徐燾曰：特书何？为闽事张本也。闽之亡，由芝龙降也；芝龙之降，由陈谦死也。故摭其始事，以列于篇。

明命停文武官荐举，禁非言官而上疏者。

明革楚抚王扬基任，听勘。

寻命扬基与李干德各带罪往王应熊军前理饷。

明中旨以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疏谏，不听。

大铖虽召对月余，而廷臣争之急，故起用之旨不遽下。安远侯柳祚昌与大铖相比，荐大铖知兵；乃命添注兵部右侍郎，禁朝臣不得把持阻谏。刘宗周疏言：『当年争吏垣，致魏大中死于诏狱，实大铖主使。祖宗故事，大僚必廷推。乃者中旨屡降，司农之后继以少宰，而大铖又为司马，其墨敕斜封之渐，有不待问者。大铖进退，实系江左兴亡；乞寢命』！王不听。寻命大铖兼佾都御史，巡视江防。大铖亦具疏曰：『天下事全被党人断送，令再不堪断送矣！根基初安，寇敌交讐。凡我臣工，请问寇如何剿？敌如何款？兵如何招、如何练？饷如何足、如何运？藩镇如何联属？寨众如何抚安？君上之封疆与自己之性命，全然置之高阁，惟从事于构斗之场；不亦大梦不醒之甚邪！先帝神明英断，原非丧邦之主，而诸臣必欲结党以蒙之；猷不获展、谋不克成，欲用者必不得用、欲去者必不今去。诸臣之党羽虽成，而高皇帝百战之乾坤、先帝一家之性命，已破坏崩阻矣！把持误国之臣，究亦不免缢者缢、拷者拷、髡者髡；其丧心从贼狼狈逃回者，天诛不漏，名臭身骈。回头猛想，其当初苦结党以孤主势者，自己亦何便饶利益之有哉』！疏繁不具录，其巧诋文过如此。

徐燾曰：云间夏氏「续幸存录」曰：『大铖誓师江上，衣素蟒、围碧玉，见者叱为梨园装束』。嗟呼！杖钺麾旄之任，即倡优排演之场；国之不亡，安可得哉！大铖疏何以录也？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恶其言之足听也，其所言乃其所自状夫！

我大清兵击败闯贼兵于府谷。

是月，自成伪总兵李过自新安纠贼三万犯府谷，逼大同。大兵击之，歼殪过半。李过中创，窜归绥德。

卷第八

九月丙戌朔，明高杰袭黄得功于仪真之土桥，史可法乃和解之。

初，得功故守庐州，史可法虑杰跋扈，移得功于仪真相牵制；杰故忌之深。登莱总兵黄蜚与得功同姓，称兄弟，道出维扬，乞兵为护；得功率轻骑三百出高邮以迎。三义河守备胡茂桢遽以报杰，杰疑其图己，乃伏精卒中道邀击之，而别遣千人间道袭仪真。得功至土桥，解鞍下马作食，伏兵猝起。得功出不意，亟举鞭上马，而飞矢雨集，所乘马值千金，中矢踣；腾上他马逸去。杰之遣兵也，戒必生致得功。有梟健十七骑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斗，夺其槊，人马披靡；发腰间所余七矢，殪七人。矢尽，挥长刀复殪其三；跳入颓垣中，哮声如雷。追者不敢逼，乃及于大军以免；惟从行三百骑皆歿。杰所遣千人袭仪真者夜至，守将邱钺、马岱侦知，相与谋曰：『高兵来，以主帅他出也；姑以旧城委之。天明，主帅至，内外夹击，吾事济矣！』令士卒饱食，且休于城外，晷置炬火为疑兵。杰兵疑，不敢进；望见炬火，以为营盘也，炮矢齐发，夜半与火药俱尽。马岱开门出击，尽歼之。得功还，闻知益大怒；自以于同事无纤芥嫌，一朝见袭，嗔目切齿，誓与杰决死战。可法命监军万元吉解之百端，而诤者谓『得功兵且至』。杰大言曰：『曩千人维扬猾少，吾故驱之，假手黄君；吾之士卒，讫至于败也！』会得功有母之丧，可法入吊，立而语之曰：『土桥之衅，无愚智知杰不义；今将军以国故、亲故蠲盛怒，使归其曲于高，而将军收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然以失亡三百骑为憾。可法命监纪应廷吉等如杰营，曰：『靖南听我矣！君何爱百骑而害大事乎？』杰如命偿马；马羸多毙，可法自出三千金代之偿，又令杰以千金为得功母赙，憾始稍解焉。

徐鼐曰：「乃」者何？难词也。既不能以德化而又不可以法制，不得已而和解之者；其事愈卑而其势亦愈难矣！

明复前蓟督赵光忭官。

明布衣方翼明疏劾马士英；下之狱。

翼明，浙江奉化人。

明以都督佥事张成福充山东河北总兵官（考曰：「圣安本纪」作张福成，「南都甲乙纪」作张成礼。今从「明史稿」）。

从马士英请也。

明高杰请瓜州、泰兴、邵伯盐税助军。

时四镇私设行盐、理饷、总兵、监纪等官，自画分地；商贾裹足，民不聊

生。

辛卯（初六日），明福王御经筵。

明命撰起居注。

从高弘图请也。寻设起居注六员，珥笔纪事。

明裁各省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明逮湖广巡按御史黄澍，不至。

初，锦衣卫刘侨以罪遣戍，私以玉杯古玩由周文江进于献贼，贼即署为指挥使。比左良玉兵复蕲、黄，侨削发遁；澍持之急，而士英纳侨贿，召至京，复其职。即令以私书讦澍受贿，澍疏辨（考曰：「南略」云：『七月二十二日丁未，黄澍辨马士英见诬疏云：「麻城劣生周文江为献贼兵部尚书，有锦衣遣戍刘侨托文江进美妾、玉杯、古玩数万金于献，即用侨为锦衣大堂；比左良玉恢复蕲、黄，侨削发私遁；寻送赤金三千两、女乐十二人于士英。今年四月，士英委黄鼎署印麻城，麻城汹汹几乱。乡绅请臣弹压，侨献银三千两助军；臣批云：正苦无粮，真可愧挟货以媚贼者，仰即收贮。臣言隐而讽矣。既还武昌，黄鼎代为解银一千两、玉带二围、珠冠一顶；臣又批云：军中无妇人，何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须玉带：仰即变价济饷。臣巡方衙门收支皆有司存，士英以侨私书为言，试命将臣原书呈览，则清浊立见矣」』）。士英又嗾楚宗室朱盛浓诉澍凌逼宗室，已随疏纠之；拟旨：夺官逮问。澍乃匿良玉军中，阴令众哗索饷。再逮，皆不至。士英由是与良玉有隙。

徐鼐曰：特书何？伤王之不纲而臣之交讦也。「春秋」之义，有所挟以抗君命者皆为叛；倚强藩为逋藪、视王命为弁髦，岂俟徽州之役而始决为不臣也哉！

明修「思宗实录」。

甲午（初九日），明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姜曰广罢。

曰广既连被污蔑，求罢益力。陛辞日，至王御殿，群臣陪列。曰广曰：『微臣触忤权奸，自分万死；圣恩宽大，犹许归田』。马士英勃然曰：『我为权奸，汝且老而贼矣』！即叩头言：『臣从满朝异议中推戴皇上，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避贤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广叱之曰：『拥戴是人臣居功地邪』？士英曰：『我无功，以汝谋立潞藩故有功耳』！王曰：『潞王朕之叔父，贤明当立；两先生毋伤国体』。既出，复于朝门相诟骂。曰广骨鲠廉介，有古大臣风；扼于奸邪，未竟其用，天下惜之。

乙未（初十日），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罢。

宗周再疏乞休，许驰驿归。临行，复疏陈五事：『一曰修圣政，毋以近娱忽远奠；国家不幸，遭此大变，今纷纷制作，似不复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

，珍奇集矣，俳优杂剧陈矣；内竖充庭，金吾满座，戚畹骈阗矣；谗夫昌，言路阨，官常乱矣：所谓狃近娱而忽远猷也。一曰振王纲，毋以主恩伤臣纪：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从龙，则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则左右因而秉权；再推恩大臣，则阁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勋旧，则陈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则疆场视同儿戏。表里呼应，动有藐视朝廷之心；彼此雄长，即为犯上无等之习。礼乐征伐，渐不自天子出：所谓褻主恩而伤臣纪也。一曰明国是，毋以邪锋危正气：朋党之说，小人以加君子，酿国家空虚之祸，先帝末造可盐也。今更为一元恶称冤，至诸君子后先死于难、死于殉国者，若有余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进用，起无限风波；动引三朝故事，排抑旧人。私交重、君父轻，身自树党而坐他人以党：所谓长邪锋而危正气也。一曰端治术，毋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颇尚刑名，而杀机先动于温体仁；杀运日开，怨毒满天下。近如贪吏之诛，不经提问，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赃罚。又职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烦言；虽卫臣有不敢问者，则厂卫之设何为？徒令人主亏主德、伤治体：所谓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衅酿内忧：前者淮、扬告变，未几而高、黄二镇又治兵相攻。四镇额兵各三万，不用以杀敌而自相屠戮；日烦朝廷讲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为者？夫以十二万不杀敌之兵，索十二万不杀敌之饷，亦必穷之术耳！若不稍裁抑，惟加派横征，蓄一、二苍鹰乳虎之有司，以天下殉之足矣：所谓积外衅而酿内忧也』。王优诏报闻。宗周以宿儒重望，为海内清流领袖；既出国门，都人士聚观叹息，知南都之不可有为也。

明户科给事中吴适疏留姜曰广、刘宗周；不听。

适字幼洪，号静斋，长洲人；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以知县行取。南都立，官户科给事中。疏言维新五事：『一曰信诏旨：朝廷之有丝纶，所以彰示臣民，俾知遵守。迩因事变错出，前后悬殊：用人之途，始慎而继以杂；诛逆之典，初严而终以宽。禁陈乞矣，而矜功诵冤者章日上；重爵赏矣，而请荫乞封者望日奢。镇帅屡责进取而逡巡不前，军需频督转输而庚癸如故。欲期画一，宜重王言。一曰核人才：人才为治道所从出，顷者典籍无稽、钱神有径。人思跃冶，初任辄冀清华；官多借题，行间每增监纪。臃逐之谋愈切，卸担之术偏工。起废而熏莸并进，悬缺则暮夜是求；以致荐牍日广，启事日登。今后求才务宽，用人务核；宁重严于始进，毋追恨于僨辕。一曰储边才：将帅之略，岂必尽出武途；如唐之节度，文武兼用、内外互迁。请饬中外蓬华之彦，非韬铃之略勿讲；辟举之选，非军旅之才勿登。技勇骑射，日日讲求；共激同仇，以振积懦。一曰伸国法：陷北诸臣已有定案，但恐此辈鞏金求翻。既以宽其不死者，昭皇上之浩荡；尤当以绝其觊用者，明臣子之大防。一曰明言责

：祖宗设立六垣，与六部相表里；是故纠弹之外，复有抄参。倘掖垣仅取充位，则白简只贵空悬。抄发本章，一胥吏事，岂先王设官意哉？望陛下亟进说言，见诸施行；毋批答徒勤，而实效罔着』！又疏言：『国耻未雪，陵寝成墟，豫东之收复无期，楚、蜀之摧残频甚；又况畿南各省到处旱灾，臣邻消长多虞、将帅玄黄构衅。伏惟陛下始终竞惕，兼仿祖制：早午晚三朝，勤御经筵而亲儒臣，尚茅茨以省工作，严爵赏而重名器；诸凡无艺之征，一概报罢。被灾之地，确核酌缓；墨吏必惩，橐胥必殛。根本之计，孰大于此』！寻又疏请：『定期日讲、举行午朝，俾阁部大臣以及台垣散秩，咸得躬膺清问。即于披对之余，采疾苦以疏民隐，核功罪以劝疆臣，明是非以黜邪佞』。及曰广、宗周同时去位，适又抗疏言：『曰广、宗周历事五朝，忠心亮节，久而弥劲；应亟赐留』。疏入，皆不听。

明吏科给事中熊汝霖疏陈时事；诏夺俸三月。

汝霖字雨殷，余姚人。崇祯辛未（一六三一）进士，由知县以治声擢户科给事中。寻以言事忤旨，谪福建按察司照磨。南都立，起原官，转吏科。汝霖言：『诸臣争夸定策，罔计复仇。始之武与文争，继而文与文角；殿廷之上，无人臣礼：此岂立国之规哉』？马士英锐意起大铖，汝霖言：『阴阳消长，间不容发；国家必欲求奇才，草泽中尚不乏人，何至择及丹书？阁臣此举，无乃负先帝、负皇上乎！臣自丹阳来，知浙兵为边兵所击，火民居十余里；有言「四镇以杀掠获封爵，我亦何惮而不为」？臣意四镇必毅然北征，一雪此耻；今恋恋淮、扬何也？况一镇之饷多至六十万，势必不能供；即仿古藩镇法，亦当在大河以北开屯设府，曾奥窾之内而遽以藩篱视之乎』？及大铖起佐兵部，汝霖言：『既以大铖为知兵，当置之有用之地。若但优游司马，枢辅已饶为之，何须添置』？既而曰广、宗周相继去位，汝霖乃疏言：『臣观目前大势，即偏安亦未可稳。「兵饷战守」四字，改为「异同恩怨」。朝端之上，玄黄交战，即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勋臣、继以方镇；固圉恢境之不讲，而舌锋笔铍之是务。俄以匿帖而逐旧臣矣（考曰：「南都甲乙纪」：『八月十一日丙寅，长安街遍黏匿名帖，指谤吴牲、刘宗周。皆李沾所为』），俄以疏藩而参宰辅矣。辅臣曰广忠诚正直，海内共钦；么么小臣，听谁主使？且闻上章不由通政，内外交通，飞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始。近复中外喧传，将复厂卫。夫厂卫树威牟利，缙绅惨祸所不忍言，小民鸡犬亦无宁日；此尚可为国乎？先帝忧勤十七年，曾无失德；而厂卫一节，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缔造之初，如育婴孩；调护为难，岂可便行摧折？陛下诚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先帝笃念宗藩，而闻寇先逃，谁死社稷？保举换授，尽是殃民；则今何以使跃冶不萌而维城有赖？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绥敌忾十无一二，叛降跋扈

肩背相踵；则今何以使赏罚必当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勋臣，而官舍选炼一任饱扬，京营锐卒徒为寇藉；则今何以使父书有用而客气是屏？先帝简任内臣，而小忠小信原无足用，开门延敌且噪传闻；则今日何以使柄无旁操而恩有余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边才督抚谁为捍御？超迁宰执罗拜贼廷；则今何以使用者必贤而贤者必用？疏入，夺俸三月。

踰月，以奉使淮南陛辞；疏言：『朝端议论日新，官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枢贰悉废廷推，四品监司竟进詹尹。追赃定罪，无烦司寇；蹊径迭出，谣诼繁兴。一人未用，便目满朝为党人；一官外迁，辄訾当事为可杀。市井狡狴，眈眈得官；置国恤于罔闻，逞私图而得志。黄白充庭，青紫盈路；六朝佳丽，复见今时。独不思他时税驾何地邪？』不报。

徐燾曰：观汝霖疏思宗云：『自戒严以来，疏凡二十上，百不行一；而所揣敌情，不幸言中』。盖冀思宗之悔悟也；顾以言过激而得罪。夫思宗之忧勤，犹听之不聪；若是南都君相，复何责哉！

明命黄斌卿移屯九江，郑鸿逵屯镇江，黄蜚屯芜湖、采石。

丁酉（十二日），明以王之纲为总兵官，镇守河南。

之纲，宛平人；官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至是，挂荡寇将军印，充总兵官，守河南（考曰：时左良玉部将中亦有王之纲者，性残忍，好以人为粮；裸而悬之，灌沸汤以荡其肺腑，而后烹之。别号擯子，百姓闻其名皆夺魄。楚绅士祝世英、樊维城、刘宗祥皆为所杀。是否两人？附识之以俟考焉）。

明叙江北文武多年战功，加马士英少傅，仍兼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荫一子锦衣卫指挥僉事，世袭。

徐燾曰：叙多年战功何？远无可稽之词也。备书何？愧之也。

明以王濬为右僉都御史，巡抚登、莱、东江等处。

明以牟文绶为总兵官，镇守荆州。

时荆州未复，命文绶自施彝卫收集士兵，出夔州以图之。

明以王允成署总兵官，镇守岳州。

明命黄得功移驻庐州以防桐、皖，刘良佐进复黄、汝，高杰移驻徐州进复开、归。

明兴平伯高杰率兵赴镇。

史可法锐意复中原，出巡淮上，阅泽清、良佐军，虚夸不足用；惟高杰所统四万人，皆山、陕劲卒，欲使为前锋。念其人虽暴抗，然慷慨识机变，可说而动；乃与杰往复论事，多所奖借。有僧德宗者，谈祸福奇中，杰亦折节称弟子。问曰：『弟子他日得免于祸乎？』僧曰：『居士起扰攘，今归朝为大将、为通侯，此不足为居士重。惟率众从史居士，儒家称圣人，我法所谓菩萨；与

之一志并力，可谓得所归矣。徒问老僧无为也』。杰不觉敛容服。杰之妻邢氏饶权智，杰尝语人曰：『吾以自助，非贪其色也』。邢氏见可法出至诚，乃亦劝杰倾心。可法喜曰：『吾事集矣』！乃命王相业监其军，奏李成栋、贺大成、王之纲、李本深、胡茂桢为大将；曰：『速驱之，可以专制河南』。而杰以将吏妻子暴露野次为辞，请入居扬州，绅民多震动。可法自迁于东偏行署，以督府为之舍；邢氏约其兵听节制，始安堵；杰乃治装行。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风折大纛，西洋炮无故自裂。杰曰：『此偶然耳』！遂于十月十四日登舟。推官应廷吉私谓人曰：『旗断炮裂，已为不祥；今十四日俗称月忌，又为十恶大败，何故登舟』？时可法方图河南，郎中黄日芳、佾事陆逊之叩之廷吉。廷吉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击掩寿星之次，法当蹶上将。天下事未可知也』。已而，师竟无功。

廷吉字棐臣，鄞县人。天启丁卯（一六二七）进士，知碭山县。左光先荐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督师军前为监纪。廷吉精天文，用勾股三式之学；可法倚之。

徐薰曰：高杰书爵何？予之也。■〈足斤〉弛不羁之才而能服衔勒为人用者，良马也；臃肿拳曲、不中绳墨之木而能为匠石用者，良材也。杰扰攘起家，残忍好杀，而能感史阁部之忠，改行革心，誓师进取，其视泽清、良佐辈之顽嚚比周，盖天壤矣！君子所以嘉改过哉！

明追赐开国功臣、靖难死节、武熹两朝忠谏诸臣封谥。

徐薰曰：何以书？讥也。然则封谥未当乎？是皆二百年来所宜昭雪褒恤者也。何以讥？梓宫葬、宗社陆沉，卧薪尝胆之秋，岂润色太平之事乎？

甲辰（十九日），明以吏部右侍郎黄道周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

道周字幼平，漳浦之铜山人也。铜山在孤岛中，有石室；自幼坐卧其中，故其门下士称为石斋先生。少家贫，读书罗浮山，山水暴涨，坠涧中，溯流而出；遇异人授以读书之法，过目不忘。为文典奥，原本经术（考曰：本「绎史」。又「史外」云：『家贫业农，年二十四始发愤读书，不屑应童子试；郡县礼聘之，始出』。与「绎史」小异）。登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改庶吉士，历编修，擢右中允。以论杨嗣昌下狱，谴戍辰州。嗣昌败，召道周还，复故官；道周遂称病归（详见「纪传」，不具录）。

南都立，起吏部右侍郎；道周不欲出，士英遣人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立潞王邪』？道周不得已，乃趋朝，陈进取九策。至是升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见朝政日非，乃自请祭告禹陵。临行上言：『今欲东收兗、济，北略漳、河，西取应、安，然后问洛阳之钟簋、扫成德之松楸，上规天寿；此旷日持久，其道诚难。必如臣愚计，得一沈鸯之将，简士三万、赍粮

百日，出赣榆、韦桥，东踰破车，度临朐、历博兴，直上盐山，抵沧州。此间千四百里，皆荒旷如升虚邑；惟临朐、安邱、乐安、阳信之间稍有屯聚，可因粮而食。尽七昼夜至武清，渡白沟，出其不意，从天而降。然后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洒扫于十二陵，与长安士民拭泪而觐九庙。还则兵分两道：一下临清以收兗、济，一下邯郸以收彰、卫。其用力甚少，奏功甚巨。此耿弇所发愤于祝阿，刘裕所欢呼于大岷也』。夜泊龙江关，梦高皇帝至，厉声曰：『卿舍我去邪』？道周制一衣，刺「大明黄道周」于裾；语门人曰：『南都必败，当以识吾尸耳』！

明以左良玉子梦庚挂平贼将军印。

良玉旧为平贼将军；既封藩，乃以印畀其子。

徐燾曰：特书何？讥也。孱主之于强藩，犹慈母之于骄子；日思结其驩，惴惴焉恐不得一当。固其骄悍之性不可驯，亦其君父之有以长其恶也。夫良玉之跋扈，固不假其子之助虐；而主威日轻，胡以立国？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尚其戒之哉！

明令童生纳银，免府、州、县试。

马士英请免童生府、州、县试，上户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径送学院收考，其银以充兵部招练军器之用；从之。已而，溧阳知县李思谟竟以不令童生纳银，降五级。

明禁擅立官户。

命乡官与监生、齐民较田多寡，一体当差；不得擅立官户。

明命河南巡抚越其杰募兵屯田。

给其杰银十五万，令自募兵屯田。

丙午（二十一日），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视师清江浦，以图中原。

可法于二十一日丙午驻清江浦，奏以李成栋为徐州总兵官、贺大成为藩标先锋总兵官、陆逊之为大梁屯田佥事、胡蘄忠知睢州、冷时中为开封通判、李长康为开封推官以经略中原。命标下总兵李世春驻泗州、张天禄驻瓜州、许大成领忠贯营李栖凤驻睢宁、刘肇基驻高家集、张士仪驻王家楼、沈通明驻白洋河；马应魁为中军副将，翟天葵、陶匡明为旗鼓，汪一诚为参将，以分任防河；副使黄铉、主事何刚、知县吴道正分理粮饷，知县应廷吉为军前监纪（考曰：本「青磷屑」）。又与诸镇分汛地，听自择便利；其王家营而北至宿迁最冲要，可法自任之，缘河南岸筑垒焉。

时高杰刻期进取开、归，可法亟请饷于朝；而马士英以镇将与可法协为不利己，阴裁抑之。可法因疏言：『臣皇皇渡江，岂直调和四镇哉？朝廷之设四镇，岂直江北数郡哉？高杰请进取开、归，直捣关、洛，其志甚锐。臣于六月

请粮，今九月矣，岂有不食之卒可以杀贼乎？士英益靳之不发，数诏趣出师；可法举示四镇，皆曰：『不给我饷，而责我战乎？』由是坐困。既而阮大铖迁兵部尚书，高、姜诸贤相继去位。可法乃上言：『近来人才日耗、仕路日濬，由名心胜而实业不修，议论多而成功绝少。遇清卿台省，则曰谋猷经济，非其人不可；遇钱穀之任，则曰此危地，何为困我！此推彼卸，始付庸人；倏用倏更，有同儿戏。即偶出特简，亦必百计求全，非托病则弃官，曾无为国家实心任事者；以致败坏至此。今事势更非昔比，必专主讨贼复仇；舍筹兵筹饷无议论，舍治兵治饷无人才。有摭拾浮谈、巧营华要者，罚无赦；停不急之官，罢不急之务，俾大小臣工并力恢复，则中兴之业可成』。王优奖之而不能行。又言：『欲用大铖者，以才；争大铖者，以逆案也。大铖即可用，何必罪争者；即不可用，当采群议，何至以一人坏天下事乎！』不听。

徐薰曰：大书特书何？从「纲目」书丞相亮治兵汉中之例也。然则何贵乎尔？亮之言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万世人臣之则哉！

明称福恭王陵为熙陵。

即皇考恭皇帝陵也。寻议建特庙。

明命佥都御史、湖北巡抚何腾蛟仍旧职。

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卫人。天启辛酉（一六二一）举人，崇祯中知南阳县；地当冲要，数摧贼锋。又从巡抚陈必谦破贼安皋山，并讨平士寇：能声大着。迁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出为怀来兵备佥事，调口北道，丁母忧。巡抚荐其才，将夺情，固辞归。服阕，起淮、徐兵备，境内肃然。癸未（一六四三）冬，晋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北。时湖北尽陷，止武昌一府为左良玉屯军所；腾蛟与良玉交驩，一军帖服。福王之立也，诏至；良玉部下有异议。腾蛟乃以剑自随，曰：『社稷安危，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当以此身付三尺剑耳』！会江督袁继咸既良玉所置正纪官卢鼎力请，开读如礼；事乃定。

时朝议将迁腾蛟他省，命丁魁楚巡抚承德、襄阳等处。兵部员外郎李向中疏言：『臣乡湖广穷民散乱，军旅空虚；万一逆贼竞武昌，则江南岂得安堵？臣谓荆、襄宜设重镇，募大兵以据上游，与淮、凤诸处相犄角；使贼骑不得驰骤汉、广，庶可保障江南。且承天为陵寝重地，应早为整顿。左镇驻扎武昌，隐有虎据在上之势。而抚臣何腾蛟一腔忠义，千里干城；小民依之若婴儿之求慈母，将士信之若手足之应腹心；亦可谓上下相安而军民各得者矣！近闻有升迁别省之说。夫保江南，不在逼处江干而在扼其要领，则臣省荆、襄最为急矣；安臣省者，拒贼犹后，而驭兵为先。则抚臣其不可更矣』。乃命丁魁楚另用，腾蛟仍抚湖北。寻晋兵部右侍郎兼抚湖南，而改魁楚总督两广军务（考曰：李向中疏见某氏「大事记」）。

徐鼐曰：「明史」、「三王纪略」及温氏「绎史」俱云『命丁魁楚另用，何腾蛟兼抚湖北』；误也。腾蛟为湖北巡抚久矣，未改他命，何云兼抚？盖是时丁魁楚有巡抚承德、襄阳之命，腾蛟将迁他省，故李向中之疏云云也。曰仍旧职者，纪实也。

庚戌（二十五日），明开佐工事例。

武英殿中书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二千两，监纪、职方万千不等。时为之语曰：『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明年二月，授输纳富人翰林待诏；更有『翰林满街走』之语。然止两殿中书及改贡者银入于官，其职方、待诏、监纪、追荫、起废则向权门投纳，故御史郝某又有「官买私赂量出剩余助公」之疏也。

徐鼐曰：自纳粟拜爵之事兴，而变本加厉者，烂羊屠狗，胡可问焉！「传」曰：『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仲尼所以恶作俑者夫！

明许都余党复乱，夺浙江巡抚黄鸣俊官（考曰：一作骏）、逮前巡按御史左光先。

八月，义乌、东阳许都余党复乱。鸣俊奏：『光先诱杀许都，不行善政，以致煽动』。王谕在朝浙臣直奏。兵科陈子龙，前说都归命者也；常以杀降负都为恨，言『东阳再乱，因县官诛求激变』。乃逮前东阳令姚孙棐（考曰：「南略」多讹舛，不足据；然此处作姚孙棐似较诸书可据。他书孙棐作孙榘。按朱彝尊「明诗综」：『孙榘字心甫，天启壬戌进士，知龙游、晋江二县，擢御史；谪上林典簿，迁主事，历郎中尚宝司卿』，自另是一人。或因同为浙东知县而误传）；光先以庇孙棐同逮，夺鸣俊官。光先为光斗弟，又尝劾阮大铖，故大铖欲以激变陷之，朝士无敢言者。苏松巡抚祁彪佳独言：『许都之变突发，东阳、义乌、浦江皆无坚城，光先调兵措饷不一月而元凶授首，两浙复安。夫弄兵揭竿，至于破城据邑，其罪岂不当死？当日兵威所迫，贼已穷蹙而后乞命，与阵擒无异；非诱降也。设诛锄不力，养虎贻患；国难方张，事何可问？岂可反以激变罪之乎』！于是大铖并切齿彪佳焉（考曰：本某氏「甲乙编年」）。

徐鼐曰：子龙、彪佳皆忠诚纯白君子也，其论许都事，胡分茅设蒞之若是？子龙说都降不能全都之命；我负伯仁，心所惭恨；彪佳据法以言之，则都岂有生理哉？君子之心各有当也，何必同。

明再赏定策功，加李沾都察院左都御史；逮前侍郎吕大器。

明进封朱国弼保国公。

明停宗室换授。

是年冬，齐藩宗长知璵等请换授官；不许。

明谕吏、兵二部量用北来官。

时陷贼诸臣南还，史可法言：『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又言：『北都之变，凡属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应从死，岂在南者独非人臣？即臣可法谬典南枢、臣士英叨任凤督，未能悉东南兵甲疾趋北援；镇臣泽清、杰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应重论者，臣等罪也。乃因圣明继统，斧钺未加，恩荣迭被；而独于在北诸臣毛举而概绳之，岂散秩闲曹责反重于南枢、凤督乎？宜摘罪状显著者，重惩示儆；若伪命未污，身被刑辱，皆当姑置不问。其逃避北方、徘徊后至者，许戴罪讨贼，赴臣军前效力』。廷议并从之。

徐燾曰：昔李纲作相，首严邦昌伪命之诛；而论者咎其失策，岂轻名节哉？王业艰难，政宜含垢。以故邳士通袁，孟德手焚其牋；黄权降魏，昭烈不罪其孥；非微安反侧之心，亦以寓招徕之意。此其事惟史公能变通之，而非戢山、石斋诸贤所肯出者也。

甲寅（二十九日），明吏部尚书徐石麒罢。

石麒刚方清介，下吏寒士有才者汲引不遗余力；与人言，移日不倦，而不可干以私。中贵田成辈纳赂请属，拒不应。时马、阮植党树私，权倾中外；石麒以法裁之。士英欲得侯封，讽司礼监韩赞周入言之；石麒奏曰：『世宗以外藩入继，将封辅臣伯爵，而杨廷和、蒋冕谦不受。今国耻未雪，诸臣列士自荣，不愧廷和等邪？且俟海内清晏，议之未晚』。又言：『恭王殉难，先帝尚遣一勋臣、一黄门、一内侍审唁具殓；今先帝梓宫何处？封树若何？仅遣一健儿应故事，则群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恶之。御史黄耳鼎、陆朗有物议，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贿奄人，内传留用。石麒发朗内通之罪，朗恚，诋石麒。耳鼎亦疏讦石麒枉杀陈新甲以败和局，士英助之。石麒乃历陈自有东事以来，主款之误；且言：『先帝之诛陈新甲也，曰「陷我七亲藩」。七藩之中，恭皇帝居一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命驰驿去。其后死于嘉兴之难。

明淮扬巡抚田仰疏为刘泽清请饷。

泽清在淮安，选义坊之健者入部，肆掠于野。仰无如何，乃为请饷。王曰：『东南额饷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不许。或问泽清：『敌来则若何』？曰：『吾立福主，此地供吾休息；万一有事，则择江南一善地去耳』！泽清粗解文义，貌如书生，而性残忍；平居蓄两猿。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瓯中，呼猿捧之跪送客；客以猿状狰狞，逡巡不敢受。泽清笑曰：『若怖乎』？命取囚来，扑阶下，剜其肝脑和酒置

瓿中，付猿捧之前；饮嚼立尽，颜色自若。

明刘泽清杀副总兵刘孔和。

孔和字节之，长山人；故大学士鸿训子也。性豪迈，工诗文。北都陷，起兵长白山，杀伪县令；闻王师已破贼，遂率众南下。泽清使客说之，因以兵属焉。泽清尝为诗示坐客，众交口誉之，孔和不语；强问之，则大言曰：『国家举淮东千里付足下，不闻北向发一矢；诗即工，何益国事？况未必工邪』！泽清怒，罢酒，坐客皆震慑。孔和拂衣徐出；泽清呼壮士二十人追及舟中，拉杀之。时朝命为副总兵，命下而死已三日矣。

徐鼐曰：此事日月不可详，姑类志之。顾炎武「圣安本纪」谓：『泽清弑叔父刘孔和』。盖当日传闻之误也。或曰同里，或曰同姓。专杀则有之，故曰杀副总兵。

冬十月乙卯朔，我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北京。

明铸弘光通宝钱（考曰：「南都甲乙纪」载于初三日丁巳）。

丙辰（初二日），明以郑芝龙为总兵官，镇守福建。

丁巳（初三日），明钱谦益疏颂马士英功，雪逆案冤。

谦益以定策异议自危，遂谄附马、阮自解。士英欲起用蔡奕琛、杨维垣，恐物论不容；以谦益人望也，属荐之。谦益乃阿士英指，疏列四事：曰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其请定庙算也，有云：『先臣孙承宗言以文统武，极是弊端。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专征，鲜不覆败；其绰有成算、克奏肤功者，承宗之后，马士英一人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旧疆恢复；以闽事付郑芝龙，而岭海无虞：此专任武将之明效也』。其请惜人才也，一曰资干济：『今天下非才乏也，分门户、竞爱憎、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暗者之不能言、魔者之不能寐，有物以限之也。令人才当摧残剥落之秋，以真心爱惜、以公心搜访，庶可共济时艰。臣所知者：有英颖特达如蔡奕琛、冯元扬及某某者，谋国任事，急病攘夷之选也；有老成典型如唐世济、范凤翼、邹之麟及某某者，端委庙堂，疏秽镇浮之选也；有公望着闻者，词臣余煌、道臣陈洪谧之流也；有沦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杨兆升及某某之流也』。二曰雪冤滞：『钦定逆案诸臣，未免轩轻有心、上下在手。陛下既以赞导无据，拔阮大铖而用之矣；若虞廷陞、杨维垣、虞大复、吴孔嘉、周昌晋，乞下部详察录用，许其自新，亦涣群破党之一端也』。又云：『蔡奕琛曾以复社抗疏攻臣，臣心知其误，固已释然置之矣。天下多事，将伯助予；中流遇风，吴、越相济。果有嫌隙，固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况臣本无仇于奕琛乎！臣亲见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何忍复师其故智！且他日独不思见先帝于九原乎？逆案之贾继春、阮大铖者，皆慷慨魁垒男子也』。疏数千言，烦猥不尽

录，大旨在颂马士英功，雪逆案诸臣冤。而奕琛见中有魁垒男子语，则不喜；扬言于朝曰：『我自宜录用，何藉某之荐牒诮我』？闻者笑之（考曰：蔡奕琛，德清人，万历丙辰进士，崇祯时官侍郎，坐薛国观党败）。

臣薰曰：特书何？罪谦益之无耻也。谦益谬附东林，以为名高；既以患得患失之心为倒行逆施之举，势利熏心，廉耻道丧。盖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纯庙斥毁其书，谓不足齿于人类；盖以为有文无行者戒哉！

献贼陷明邛州，川南道胡恒、知州徐孔徒死之。

恒，竟陵人，官川南道，驻节邛州。贼至，恒命幕客汪光翰出调兵来援；未至而城陷。恒与其子之骅战死，妻樊氏、妾成氏、冯氏、之骅妾周氏、仆京儿、弩来、婢女二人俱从死；惟之骅妻朱氏及幼子峨生得脱。孔徒，江西人；贼欲生降之，不屈死。时贼屯兵文笔山，驱士女登城环守，彻夜鸣钲；假寐者立斩。日未曛，即不许举火；覩有灯光及耳语者收之，左右数十家皆坐。

献贼陷明蒲江，知县朱蕴罗死之。

蕴罗，江夏举人。城陷，巷战被执，全家俱死。

明邛州举人刘道贞起兵拒献贼，战于雅州小关山，大破之。

道贞字墨仙，天启辛酉（一六二一）举人。贼陷邛，道贞走沈黎，与指挥使曹勋合谋起兵。贼至雅州，道贞及勋拒战于小关山，大破其众，斩千余级。自是严道以南，不被寇害。

戊午（初四日），明锦衣卫捕得行贿于李沾者，诏勿问（考曰：本「南都甲乙纪」）。

锦衣冯可宗捕得江阴人行贿于李沾者，士英为之请于王，诏勿问。时士英比周群小，贿赂公行，门下僧利根为次馈献之高下。沾尝进玉带，虑士英不之重，属利根称为至宝；士英遂以进于王，王每服以御朝（考曰：本「续幸存录」）。故辅周延儒子奕封乞恩免赃；有举人汪庶者与延儒弟正仪联姻，士英微时尝贷于徽商汪曙而不应，心衔之，以曙与庶同音，乃拟旨于汪曙名下追赃，免奕封所坐六万之半而坐曙赃六万。时王禁朝臣宴会，而士英、大铖与群小每夕釀饮为常。

徐薰曰：特书何？罪士英之无忌也。

己未（初五日），明以降贼臣张缙彦总督北直、山西、河南、河北军务，给事中利瓦伊樾疏纠之；不报。

缙彦，前以兵部尚书污伪职，贼败西行。缙彦至太原，偕降贼陈永福之部将大同张一方、怀庆蔡元吉脱身走丰峪山，着黄冠走盘驼，炙人肝而食。八月之五日，擒府县伪官于新乡，伪都尉黄某追袭，一方伏林中射杀之，乃俱南还

（考曰：本「北略」「附记」）。缙彦乃更诈言集义勇，收复列城。大学士王铎荐之，士英纳其贿，授原官，总督北直、山西、河南、北军务，便宜行事。维樾劾之曰：『缙彦闇忽失机，寸斩莫赎；逆贼入宫，青衣侯点。总督何官？顾畀贼臣，胡刑赏倒乱如此地』！不报（考曰：崇祯时，江浦知县李继樾擒斩贼谍，追贼鏖战，论功升赏。弘光时，继樾升科道：江浦人刘肇名述之甚详。继樾其维樾之讹欤？抑本两人也？附志之）。

庚申（初六日），明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高弘图罢。

弘图四疏乞归，允之。弘图家本素封，乱后无存，挈一幼子寓苏州之僧寺；久之，入浙居绍兴。人乞一面，不可得。

辛酉（初七日），明命太监孙元德督催钱粮。

壬戌（初八日），明刘泽清荐降贼臣黄国琦、施凤仪，御史胡时亨疏纠之；不报。

泽清招商船为水营，荐黄国琦监军。时亨疏言：『近来文武升授，皆出勋臣之口；至从逆伪官，蒙面求进。武臣不效命，谓文臣掣其肘；今不又武臣掣文臣之肘乎』？又言：『国琦，则伪吏部掌朱封者；施凤仪，则管仪仗时语贼不可用亡国之器，愿自赔十金造者。此何人而辱班行乎』！不报（考曰：前载国琦、凤仪所授伪职？与时亨奏不合）。寻以国琦监王永吉军、凤仪行盐扬州。

甲子（初十日），凤阳地震；丙寅（十二日），再震；己巳（十五月），凤陵一日三震。

自崇祯壬午、癸未，凤阳地屡震；至是，又连震。其初，宝顶中有声如雷，东西动荡者数十昼夜，而震乃发；凤抚田仰以闻。寻太监谷国珍奏：『十五日己巳，凤陵一日三震，有声如吼』。

明诚意伯刘孔昭弑其祖母胡氏。

胡氏，诚意伯刘尚忠之继妻也。出揭谓：『孔昭父荃臣，莫氏婢巧云所生，不当夺嫡』；并及孔昭杀莱臣事。孔昭缢杀之。

徐鼐曰：前弑莱臣，削爵以黜之；兹不削爵何？义各有当也。莱臣之死在正月，是时秦、晋沦陷，畿辅瓦解，举国仓皇之际，孔昭得漏网焉。法不行而法自在也，故诛止孔昭。今朝政维新，论功锡赏、上号追谥，粉饰不急之务，次第行之。而使弑逆元凶抗颜五等、器竞朝堂，司寇不行污宫坏室之诛，同列不闻沐浴告君之请；是三纲沦、九法斁，天下之大变也。削爵，诛孔昭者也；不削爵，诛当日之不诛孔昭者也。故曰：义各有当也。

壬申（十八日），漳、赣贼犯明汀州之古城，把总林深、郑雄战死。

时闽中盗贼蜂起，由兴、泉流入漳州；巡抚张肯堂捕之，贼走汀境。而粤

贼阎王总者，亦出没赣州相呼应。汀郡告急，肯堂乃遣把总林深、郑雄、傅云麟将五百人援之。未抵汀，贼已陷古城镇，屠割甚惨：或聚婴儿巨瓮中，注沸汤糜烂之；或驱数十童子，闭岑楼中火之；或剖孕妇腹，射男女中否以为笑乐。镇去郡五十里，仓皇中援兵适至；深与雄皆健将也，誓破贼。后传餐，推锋径进至观音铺，堕伏中；左山右涧，急据山则峭不可登，裹创死战。贼举火，蓬枯风迅，飞走皆穷，死者三百十二人，深、雄战死；云麟走免。贼死者亦二百余人。始贼轻官兵，既知其敢战也，入赣州境；汀郡获全。

癸酉（十九日），明改丁魁楚总督两广军务。

徐鼐曰：特书何？为广州唐藩事张本也。

明追复景泰帝母妃吴氏为皇太后、建文帝长子文奎为皇太子，上谥号。

追复景帝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谥曰孝翼温惠淑慎慈仁匡天锡圣皇太后；建文帝长子文奎曰恭愍皇太子，弟允熲吴王谥悼、允熿衡王谥愍、允熊徐王谥哀，追封建文少子文圭为原王谥怀；并祔祀孝康陵。复江都、宜都、南平等四郡主曰公主，耿睿、于礼为驸马都尉。

甲戌（二十日），明以郑鸿逵挂镇海将军印。

明中旨以张捷为吏部尚书、蔡奕琛为吏部右侍郎、杨维垣为通政使。

徐石麟罢，马士英拟用张国维代之，而阮大铖乃密邀内奄取中旨授捷；士英愕然而无如何也。捷既为诸奸用，悉奉其指挥，诸丽名逆案及谋翻逆案被谴者尽起用；文选郎中刘应宾挟马、阮势，纳贿无虚日，捷画诺而已。一月中，题授中书百余人、监纪推官数十人。

徐鼐曰：侍郎以下例不书，兹牵连书之何？伤小人之汇进也。三人以外不具书何？不胜书也。

乙亥（二十一日），明以张秉贞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

秉贞，前江西按察司副使也。

丙子（二十二日），明停冬至郊祀，以来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

洪武元年（一三六八），中书省臣进郊祀议，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渎从祀。太祖如其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十年（一三七七）秋，太祖感斋居阴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于南郊；谓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定每岁合祀于孟春，为永制。十二年（一三七九）正月，始合祀于大祀殿；太祖亲作「大祀文」并歌九章。永乐十八年（一四二〇），京都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嘉靖元年（一五二二），世宗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大学士张璁等言：『祖制无敢轻议』。给事中夏言疏言：『国

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及汉、宋诸儒之定论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议者以太祖之制为嫌，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为不可改，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着典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于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东、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至是，礼部尚书顾锡畴上言：『合祀、分祀，后先互异；但议礼于今，物力告匮，当删繁就简，从高皇合祀之制为便』。乃停冬至郊祀，而命以来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

明令直省赎缓解部充饷。

马士英请令户部给直省印单，抚按分给所属司、道、府、州、县官，凡赎缓自杖以上注单内，解部充饷；其不入单者，以赃论。从之。

明命王永吉暂驻河上料理战守。

刘泽清言：『贛、沭、沛、邳、曹、单、开、归处处皆有大清兵，陈洪范、左懋第渡河无期，王燮、邱磊赴任无地。今大清将已在沂、郯，应令邱磊渡海，先收登、莱、邳、宿；修清河废城，使马化豹、柏承馥防守』。马士英奏赐王永吉一品斗牛服色，少隆接待北使之礼；且驻河上，择险要地方料理山东、河北战守事宜。俟洪范等还日，奏请进止。

明以兵部左侍郎解学龙为刑部尚书。

学龙字石帆，兴化人；万历己丑（一五八九）进士，累擢南京兵部侍郎，以救黄道周得罪，逮诏狱；杖八十，遣戍。南都立，起故官，擢刑部尚书。时方治从贼诸臣，马、阮视贿为出入；学龙定拟再上再驳，而学龙仍执前议。大铖之党张捷、杨维垣声言欲劾学龙，遂引疾去（详「纪传」）。

戊寅（二十四日），明加左良玉太子太傅。

明停今年决囚。

明予秦、楚殉难诸臣祭葬。

明定兵额。

江北督抚、四镇各额兵三万，楚抚额兵一万，京营额兵万五千。四镇各本色米三十万石、银四十万两，左良玉称是，各镇有差（考曰：本「青磷屑」）；而部臣无饷可给。左良玉奏：『承德将士饿死』；郑芝龙奏：『黔兵万里荷戈，三月缺饷』。王切责部臣。

癸未（二十九日），太白星昼见。

光芒闪烁，中有刀剑旗帜，似哄斗象；大小羸缩不常。

漳州贼破明云霄。

贼破云霄，据其城。官军讨之，贼走大埔。

明以候考宗室朱统■〈金类〉为行人司行人。

以疏逐姜曰广、刘宗周也。统■〈金类〉不悦，语人曰：『须还我总宪』！其妄如此。

徐鼐曰：行人微者也，何以书？明小人之蝇集臙附、朋谋罔上为可惧也。

十一月戊子（初四日），明西宫成，赐名「兹禧殿」。

明桂王常瀛薨。

王，神宗子也，初封衡州。献贼之乱，王徙寓广西之梧州，以病薨。长子安仁王由■〈木爰〉袭封，旋病卒。丙戌春，闽中立王少子永明王由榔为桂王，即永历帝也（考曰：「南都甲乙纪」谓谥王曰端，刘湘客「行在阳秋」亦云端王。而「明史」「三王纪略」则曰桂恭王常瀛，且云：『南都陷，诸臣欲奉恭王监国，闻闽中立而议遂寝。是年，王薨于苍梧』。似王之薨在南都亡后也。乱后闻见，言人人殊，附志以俟考焉）。

己丑（初五日），明凤阳皇陵灾。

太监谷国珍奏：『皇陵是日灾，松柏皆烬』。

徐鼐曰：特书何？纪异也。

明开屯海中玉环诸山。

明命前唐王聿键居平乐。

徐鼐曰：特书何？为闽中监国张本也。

明命生员纳银入贡。

廩生银三百两，增生六百两，附生七百两。寻令廩生加纳通判。

明总兵邱磊下狱死。

磊，邹平人。少为诸生，有才名；走辽东，诣军门上书。尝与左良玉从军掳掠，坐法论斩；磊愿以身独任罪而免良玉于死，磊系刑部狱。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良玉捐万金救之。侯恂再出督师，奏以磊为山东总兵。与刘泽清不相能。泽清之南下也，过安东，磊掠其辎重，泽清虑为侪辈笑，匿不闻；而请命磊渡海收登、莱。磊于白沙祭海，将以眷属、辎重北发；泽清构之于督师史可法，谓其有异谋。初六日庚寅，磊以百余骑至安东；副总兵柏承馥给磊进署，突兵擒之，下淮安狱。泽清自往唁之，置酒把臂呜咽；谕狱吏小心承值，会当疏请。无何，得旨赐自尽；议者多冤之。良玉之东下也，盖亦因磊死云。

徐鼐曰：「明史」、「三王纪略」、「南都甲乙纪」诸书皆云：『邱磊有罪，下狱死』。兹不云有罪者何？莫须有之狱，何以服天下也！

明寄流寓诸生于淮安府学。

刘泽清幼时习举子业，以殴杀一隶走京师，应兵部将材举第一；故颇自诩能文。大治淮邸，费千金构水阁，招诸生吟咏歌颂。奏请安流寓青矜，以便科举；遂有是命。

明命辽王□□居台州（考曰：按「明史」「世表」：辽于隆庆二年国除，未闻续封。兹辽王者，何人欤？「南都甲乙纪」载诸王甚多，如居祁阳王于邵武、居临汝王于武进。按祁阳王企■〈令金〉、临汝王睦■〈卩楚〉，皆万历初年袭封，几五十年，盖已薨逝，而袭封者则无可考。又云：居西鄂王于宁国。西鄂于正德七年国除，此时何从袭封？疑南都草创，诸宗冒袭者多，部臣亦无从核别。姑志于此，使后之补「世表」者有所斟酌焉）。

甲午（初十日），我大清兵克明海州。

既破海州，丰、沛尽降。我抚臣方大猷以鱼台生员胡增光、钦光二人分知县事。

乙未（十一日）夜，明端门外火。是日，我大清兵攻邳州；明署推官沈冷之率众固守。

丙申（十二日），明督师史可法遣兵复宿迁，进援邳州。

先是，初四日戊子为可法诞辰，舟抵雀镇，报我将夏某阑入宿迁（考曰：疑是总兵夏成德），亟召众官，俱未至，惟应廷吉从。可法问曰：『诸葛孔明何如人也』？廷吉曰：『王佐才』。曰：『陈寿言将略非其所长』。廷吉曰：『孔明调度，寿岂能窥测？「鞠躬尽瘁」数言，万世人臣之轨则也』。可法改容曰：『年兄教我矣！天变如许，年兄何不言之』？廷吉曰：『此敢臆说乎』！次日抵白洋河，命廷吉监刘肇基军、高岐凤监李栖凤军，进取宿迁。我将夏某拔营遁，遂复宿迁（考曰：参「明季遗闻」、「青磷屑」。按诸书俱云：『十一月，我兵入宿迁』。「南略」引他书则云：『十月十七日辛未』。今按「青磷屑」云：『十一月初四日，报入宿迁』。则是十月事，至十一月始报闻也。故不纪我兵入宿迁日，而但据「遗闻」复宿迁日书之）。越数日，夏某复围邳州军于城北，肇基、栖凤进军城南；相持半月，各引去。报至南都，士英大笑。时杨士聪在坐，惊问：『何为』？士英曰：『君以为诚有是事邪？此史道邻妙用也。岁将暮矣，将吏例应叙功、钱粮例应销算；为叙功、销算地也（考曰：杨士聪当作杨文骢，而诸书皆作士聪）。

琉球世子尚贤入贡于明。

告袭位也。

明苏松巡抚祁彪佳罢。

徐鼐曰：前传已详之，兹复特书何？惜贤者之去位也。

己亥（十五日），明刘泽清疏请分汛防河。

泽清奏：『清将夏成祖（考曰：亦作夏成德）已发济宁，杨方兴在宿迁。臣今议分汛防河，三里一保、百步一圈，筑墙挑濠。王燮、田仰、王永吉自安东至徐，萧、殳属督辅，开、归属越其杰；候左懋第回日另图也』。从之。寻田仰奏：『清将已驻沂、莒二州，哨马至沐、榆；辽人赵福星以兵五千守宿迁』。乃命王永吉总督防河，刘、高二将联络张缙彦、王燮分布河北，王濬移驻淮上，黄得功、刘良佐移驻近地以援邳、宿。

庚子（十六日），献贼僭称帝于成都（考曰：「明史」云庚寅。「绥寇纪略」云十六日庚子；非庚寅也）。

献忠踞藩府称帝，僭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设六部尚书：南充江鼎镇礼部尚书，彭县龚完敬兵部尚书。养子孙可望平东将军，李定国安西将军，刘文秀抚南将军，艾能奇定北将军；四人者皆赐姓张，封为王。以王尚礼为中军府都督，白文选为前军府都督，王自奇为后军府都督，又有马元利、刘进忠、凌三品、张能第、张化龙者，皆为将军焉。易王府正殿为金天殿，以府门外屋为朝房；诏民间皆称「老万岁」。又建东、西二府，以可望、定国居之；命皆称「千岁」。是日，殿前赐各官袍服，令丞相以下朝罢集朝房议事。首议开科取士，以汉川樊某为状元（考曰：一云状元姓刘）。献忠自为「万言策」，历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又自为「圣谕」刻诸石，其略云：『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地；神鬼明明，自思自量』。命严锡命作批注发明之。分其兵为一百二十营，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设都督、总督领之。立大营十、小营十二于南门五里外；中置老营，献忠自居之，名「御营」。诸门各设一兵部、二都督，以诃出入。为保甲法，甚严；民出城者先期报某甲姓名，以某事出，约某日归，合符验而入，失期者十家骈斩。禁其下勿触讳，凡郡邑人物犯必改；石碑有明朝年号及「献忠」字者，镵其字；否者立死。有诮事小儿数千夜行街巷，听人语；犯者白垩识其门，黎明而收者至。俚语曰：『张家长，李家短』；犯者亦在收中。献忠笑曰：『此我家胜自成之讖也』。释之。设铸局，取藩府古鼎、玩器、寺院铜像，镕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诸神像首百练不化者，尽弃之（考曰：知府冀应熊拾而埋之北关外，题其碣曰「佛冢」。贼钱精致光润，不类常铜；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云）。聘井研故大学士陈演女为伪皇后。其迎入也，自老营架桥高数十丈，踰城直达藩府。左右五彩栏槛结锦绷，络以明珠，象星辰；首尾悬水晶灯笼，象日月。望之如长虹亘天，迷离夺目。谕众曰：『天赐后也』。其兄为国戚。不十日，皇后赐死，其兄亦受极刑。献忠黄面、长身、虎颌；人号「黄虎」。性狡譎嗜杀，一日不流血满前，辄悒悒不乐；其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然是时侈然有帝蜀心，故未大

纵戮。既以郡县义兵诛伪官，贼众屡挫阻，始有剿绝蜀人之心，肆屠剥焉。

徐鼐曰：钱塘冯景纪明亡九道人事：有狗皮道人者，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向人作犬吠声。献忠入寇，道人突至马前，大作犬吠声；贼策马逐之，道人故徐徐行，马不及也；射之，中其首不入；贼骇以为神。献忠僭伪号，集百官，道人忽被狗皮来列班行，犬吠不止。贼命缚之，道人益犬吠；俄而盈廷如数千犬吠，城中犬从而和之。献忠大声呼众，众不闻；盖为犬声乱也。惧而退，始不闻犬声；道人亦不知何往。又有铜袍道人张闲者，联铜片服之，饮于市，则乌乌大恸。活死人江本实者，明亡，弃家入终南山，仙去。之三人者，皆蜀人；虽皆诡异不经见之事哉，然其志可悲矣！

献贼陷明龙安。

贼将张化龙陷龙安，诸生梁道济偕妻杨氏不屈死。贼又遣刘进忠、马元利等略川北。

徐鼐曰：自兹以下，概系之庚子何？时日有可考，则日纪之；无可考，则类书之。

献贼陷明安岳，在籍兵备副使窦可进死之；进士王起峨起兵拒战，败死。

可进，崇祯庚辰（一六四〇）进士，官云南兵备副使。城陷，骂贼；贼剥其皮，磔之。起峨，字如苏，可进同榜进士也；倡议得万余人，战败没于阵。

献贼陷明潼川，知州陈君宠死之。

君宠字简之，新化人。万历戊午（一六一八）举湖广乡试第一，官罗川知县，擢知潼川州。贼幽之五显祠，从容赋绝命诗自经死（考曰：被拘，口占示守者二首。其一云：『世局竟如此，吾身安所逃；未能诛鼠辈，死亦等鸿毛』！其二云：『俯仰惭天地，君亲恩两违；吏民休我惜，已视死如归』。以上见「沅湘耆旧集」）。同时殉难者，举人李永蓁称病卧床，舁至成都，张目不言，遂遇害；廩生李锦忠以伪官考试，闭户自经死。女子之骂贼死者：进士李某妻吴氏、举人黄某妻张氏、欧某妻黄氏、贡生杨某妻朱氏。贼连陷乐至，杨某妾荆娘亦不屈死。

献贼陷明中江，教谕单之宾死之。

献贼陷明遂宁，诸生罗璋战死；遂陷蓬溪、射洪。

璋奉母避山中，贼围之；大战，杀数人，母得脱，璋遇害。原任内江县教谕姚思孝不屈死。贼获蓬溪谭某妻陈氏，欲污之；大骂不从死。

献贼遣其党据保宁。

先是，闯贼命其将马科寇川北；献忠至，走陕西。闯遣贺珍统前锋王老虎等复来争，孙可望与战而败；献忠自往救之。过梓潼之七曲山，见文昌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献忠不知书，其伪官

进谏，比于李唐之追王混元；谓文昌之后宜帝巴蜀，诳耀百姓。建太庙于山，铸像祀之。落成赋诗；自严锡命以下皆有「恭和御制诗」，刻石纪焉。尝欲屠保宁城，有僧破山为请命，贼持犬豕肉曰：『噉此者，从汝』。破山曰：『老僧为百万生灵，忍惜如来一戒乎』！遂尝数膻，因以免。既而贺珍回陕，献忠命刘进忠入据之。

徐燾曰：不曰陷保宁，曰据保宁何？是时保宁已非明有，闯失之、献据之，等焉尔；故变文以书之。曰遣其党何？嫌与据成都同也。

献贼陷明南部，知县郑梦眉死之。

献贼寇明通江，知县李存性拒却之。

存性守御甚严，贼不能近。乃伪为官兵，将袭城，道遇童子，给之曰：『勿言我兵也』。童子佯诺之；及城门，乃大呼曰：『贼至矣』！遂被杀；存性为文祭之。邑人王某妻阎氏遁深林中被执，触树未死，骂贼；贼杀之。群鸟环尸，哀鸣不散。

献贼陷明东乡、剑州、梓潼、昭化、广元。

东乡贡生冉璘挈家避天台寨；贼追及，偕其子宗孔不屈死。璘母杨氏、妻向氏，阖室自焚。剑州生员李某妻骂贼，刎腹死；贡生张某女骂贼，刃穿胸死；梓潼生员蒲某妻赵氏投江死，魏某妻赵氏投缳死；昭化生员贾某母李氏、任某母吴氏并骂贼死，广元生员李犹龙抗节死。

献贼遣其党据顺庆。

贼将马元利下顺庆，守之。

明在籍礼部郎中李含乙起兵复广安州，与其裨将王树极皆战死。

含乙，渠县人，由进士任礼部郎中，丁忧里居。募军士得数千人，围广安城几克；适马元利来争，力战被执。邑人王树极从含乙为裨将，已溃围出；见含乙被获，反戈杀数人。同不屈死。

献贼陷明西充，在籍御史李完死之。

完，西充人，以进士官御史，致仕归。贼入城，不屈死。同时妇女死者：杜氏妇避贼张村沟，骂贼断臂死；孝廉陈某女、贡生张某女骂贼死。又巴州廩生杨某妻李氏投江死，岳池刘氏妇拒贼死。

献贼陷明南充，诸生樊明善、陈怀西战死。

初，巡抚龙文光驻节顺庆；明善闻北都陷，丧服诣军门曰：『鼎湖新逝，臣子不共戴天；公闻变三日矣，而无所施为邪』？文光深谢之。至是，破家御贼死。怀西，邑武生也；贼诱之官，怀西曰：『宁作明朝武生，不为逆贼元老』。贼斩之，悬首东门。其子某，哀痛死。又有诸生马孙鸾者，见贼杀怀西，大骂；割舌死。

献贼陷明营山，诸生王光生战死。

贼犯营山，光生战于北关；被执，不屈死。

献贼陷明大竹，武生王莘随其父某战死。

莘闻贼入川，语父曰：『食国家水土，力不能报，毕命可耳』！其父拔刀杀数贼，力竭死；遂擒莘，骂不绝口死。

献贼陷明仪陇，义民王尔读战死。

尔读，邑人王皋家仆也。贼追县令李时开，将及之；尔读奋身御贼，令奔脱，尔读被杀。

徐鼐曰：王尔读者，人奴耳，曰义民何？进之也。鲁人所以不殇汪錡欤！

献贼陷明眉州，遂陷夹江；贡生黎应大谋讨贼，不克死之（考曰：「蜀碧」云：『陷乌江』。按四川无乌江；眉州南界夹江，或夹江之讹欤）。

应大潜结乡邻之倡义者，图恢复；事露，贼支解之。子照斗、照逵、照鸾同日遇害。

献贼陷明嘉定，知州朱仪死之。

仪字象先，涪县人；崇祯庚辰（一六四〇）特用榜进士。贼大至，蚁附攻城；仪束蒿灌脂，焚而投之，城陷而复完者再。贼怒，攻益急，城中矢竭粮尽；仪谓其子命锡曰：『大义无过君亲，不可为不义屈』！妻胡氏奋然曰：『臣死君，忠也；子死父，孝也。妾独不能为夫死节乎』！以金簪刺喉死。仪朝服北向拜，命家人举火，与命锡及胡氏之骸同烬（考曰：本「四川通志」、「嘉定府志」）。城陷，贼杀诸生郭大年；其妻杨氏自城上跃入江中死。贼改州为府，以伪官任元祐守之。

献贼陷明犍为。

伪守任元祐促举人周正之官，不从，被杀。其子成儒与少弟奔贼营，抱父尸大哭，贼并杀之。又陈天佑者，夫妻同遇害。贼舁其二女舆中，二女抗声曰：『我陈氏女，往与父同死一处，断不玷我乡里』！抵营门，见父母尸，跃身撞石大骂；贼并杀之。贼索诸生，省试邑人彭大同、张廷机抗节见杀。大同妻任氏自缢死，廷机妻梅氏投水死。

献贼陷明荣县，知县秦民汤死之。

民汤，汉阳人；被执不屈，丛射死。

献贼陷明叙州，在籍前湖广布政司尹伸死之。诸生熊兆柱、李师武、鱼嘉鹏谋讨贼不克，死之。

伸字子求，宜宾人，万历戊戌（一五九八）进士。避乱山中被获，大骂求死。贼重其名，欲生致之。舁至井研，骂益厉；贼不堪，乃杀之。兆柱倡议讨贼，师武附之。被获，兆柱骂曰：『天运至此，任尔戕戮』！贼剥其皮鞞鼓刚

两乳死，余智之妻杨氏骂贼死。

献贼陷明兴文，知县艾吾鼎死之。

吾鼎，汉阳人也，崇祯庚辰（一六四〇）特用榜进士。

献贼陷明筠连、高县、珙县、庆符、隆昌。

时叙州属邑皆陷，绅民殉难者：珙县举人向科，前江陵知县也，合家死；庆符人张祖周投缳死。妇女则筠连苏某妻毋氏坠崖死，高县陈某女三姑投水死，隆昌诸生刘兹妻卢氏抱夫尸哭骂被杀死。

献贼陷明纳溪。

纳溪有二王氏妇：一为生员闵某妻，被劫投缳死；一为生员易某妻，不受污投崖死。

献贼陷明泸州。

原任泽州知州韩洪鼎、原任推官韩大宾俱不屈死。方旭及方伯元、曾荐祚、锺子英，皆诸生也。贼掠生员至营中，有泣诉求脱者；旭叱之曰：『丈夫死即死耳！乞怜何为』！贼支解之。伯元亦骂贼被杀，荐祚投水死，子英与妻同投江死。

明泸州卫指挥王万春起兵拒献贼不克，死之。

万春见贼所至多降，忿怒，率屯兵拒战数日；兵败被执，全家死之。

明义僧晞容起兵破献贼于豹子碛。

晞容，七宝寺僧也。贼攻豹子碛，晞容曰：『碛中数百万生灵，岂可坐视其死』！纠乡勇五百人拒战，身先冲杀；贼大败，碛围解，前后杀贼千计。一日贼突至，遂为所害。

徐鼐曰：义僧何？变文以起例也。「纪年」之录忠义也，先录其功；妇女也，奴仆也，僧也，概以义许之，将以愧夫士大夫之不如妇女、奴仆与僧者！

明以李永茂为佾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潮等处。

辛丑（十七日），明史可法疏论恢复事宜（考曰：「南路」云十一月十七日辛丑疏，「甲乙史」则云十二日）。

疏曰：『自三月以来，陵庙荒芜、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加。臣备员督师，死不塞责。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原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固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变之初，君臣洒泣、士庶悲哀，痛愤相承，犹有朝气；今则兵骄饷屈、文恬武嬉，顿成暮气矣！屡得北来塘报，皆言清必南窥：水则广调唬船，陆则分布精锐；黄河以北悉为清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肃、威令不行，复仇之师不闻及关、陕，讨贼之诏不闻达燕、齐，晏然以不共戴天之仇置诸膜外。遂使北朝翻得以僭逆，悬之城门。嘉鹏率众杀伪官，被缚；拷讯其

党，厉声曰：『自我为之，恨不擒斩献逆耳！他人何与』？与师武同磔死。举人周元孝及诸生刘苞、晏正寅、王应世、郭大勋、李合宗、梁为宪、余智俱抗节死。又周坝操舟人某，贼命之渡，不应；问船所在，亦不应；胁以刃，忿怒拳击贼，贼杀之。妇女死者自尹伸妻邵氏、妾夏氏、子妇杨氏外，总督樊一蘅妻李氏骂贼裂尸死，妾夏氏悬发于梁支解死，前兵部侍郎刘之纶妻杨氏加我，鞮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议断断不成也。一旦寇为清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势鸱张，足以相扼；必转与清合，先犯东南。宗社安危，决于此日。今即庠宫室、菲饮食，尝胆卧薪、破釜沈舟，尚虞无救；况臣观庙堂之规画、百事之经营，尚有未尽然者乎！夫将之所以能克敌者，气也；君之所以能驭将者，志也。庙堂之志不奋，则行间之气不张。夏之少康不忘逃出自窦之志，汉之光武不忘芜蒌爇薪之时；臣愿皇上之为少康、光武，不愿左右■〈执上曰下〉御之臣以晋元、宋高之说进也！忆臣初迎圣驾时，陛下言及先帝则泣下沾襟，恭谒孝陵则泪痕满袖；皇天后土，实式盐临。曾几何时，顿忘斯志！先帝以圣明罹惨祸，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变也。先帝待臣以礼、取将以恩，国家变出非常，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未有之耻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杀，尚思穴脰断胸，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顾可膜置？以臣仰窥圣德、俯察人情，似有初而鲜终，改德而见怨。以清之强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渐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复之无期而偏安未可保也。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悬上赏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责成效。丝纶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内忠臣义士，闻风感激，必有投袂而起者矣。国家遭此大故，陛下嗣登大宝，原与前代不同。诸臣但有罪之当诛，曾无功之足录；幸免斧钺，已为大幸。臣于陛下登极诏稿删去「加恩」一条；不意颁发之日，仍复开载，貽笑敌人。今复恩外加恩，纷纷陈乞，貂珥满座、保傅洵加；名器之滥，于斯为极！似宜稍加慎重，以待有功；庶使戮力行间者，有所激励。至兵行讨贼，最苦无粮；搜括不可行，劝输亦难继。宜将内库一切催解，凑济军需。其余不及之工役、可已之繁费，一切报罢；朝夕之晏旰、左右之贡献，一切谢绝。即事关典礼，万不容废，亦宜概从俭约。盖盗贼一日不灭，海宇一日不宁。即有深宫曲房，岂能晏处？即有锦衣玉食，岂能安享？此时一举一动，皆人情向背所关，邻国窥伺所及。必陛下早作夜思，念祖宗之鸿业，复先帝之深仇；振举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并于选将练兵之一事。庶乎人心可鼓，天意可回耳！臣待罪戎行，不宜复预朝政；然安内实攘外之本，故敢痛切直陈，唯陛下留意』！王优诏答之（考曰：「南略」载旨云：『览奏具见忠悃，朕于皇考、先帝深仇，朝夕未尝去念。但外解不至，百用匱拙；时复亢旱，催科实难。西宫、大婚，日从省约；内库物料

，正在议折。卿凡有忠谏，不妨密切敷陈，讨贼诏书即颁行』云云。而「遗闻」则云：『疏入不省』。盖面从而实不从也）。

可法前后疏凡数十上。每缮疏，循环讽诵，呜咽不自胜，幕下士皆为饮泣；而王方耽声色，马、阮争门户，于出师聚饷未暇及也。可法督师几一年，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箠、冬不裘。年四十无子，妻欲为置妾，可法曰：『王事方殷，敢恋儿女私乎』！遂无子。军中值岁除，封印文移交，至手自批答，自辰至酉。夜三鼓，谓军吏曰：『今夕除夕也，索酒试饮』。酒未至，复呼曰：『礼贤馆诸秀才当共饮；顾夜已半，可赍酒资分馈之』。吏往，乃独酌。庖人报：『日中飨士，肉已尽』。乃索盐豉下之。可法素善饮，数斗不乱；军兴以来竟绝饮，不解衣就寝者七阅月。当夕满酌微醺，隐几卧；将旦，僚吏毕集军门，外门未启，军吏遥谓曰：『相公方隐几卧，奈何』？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勿惊之』！戒鼓人更击四鼓。可法寤，天已曙，大惊，闻鼓声，怒曰：『何敢乱吾军法』！传令缚鼓人斩之。诸将士长跪，言『相公久劳苦，始得一夕暇，不忍相惊，故乱鼓声以待；此知府意也』。可法意解。亟具盥漱，启门北向贺毕，将吏上谒，民育更前请罪。可法曰：『公固爱我，奈何以私爱变常法』！乃赦鼓人。然自是不复隐几卧矣。后以事益冗，监军郎中黄日芳敏练，欲留之同舟。辞曰：『日芳老矣，岂能久待公！公亦宜节劳。发书走檄，僚士优为；征兵问饷，有司专责。何必昼夜损神，躬亲庶务乎！且兵，杀机也，当以乐意行之；将，死官也，须以生气出之：汾阳所谓生气满前也』。是时黄河清，泗州麒麟见。可法谓应廷吉曰：『是非休征欤？将谓有建武、绍兴之事也』。廷吉曰：『西狩获麟，未闻为尼山之瑞』。可法默然。

明命总兵王之仁挂镇倭将军印，加刘承胤右都督。

明吏科给事中吴适抄参赵之龙、柳祚昌荐人疏。

时忻城伯赵之龙荐陈尔翼，适抄参尔翼颂魏忠贤、荐崔呈秀，不可用。之龙再疏争之。适疏言：『祖制，科臣专封驳之权，未闻勋爵参驳正之司。勋臣党邪求胜，不几背明旨而蔑祖训乎』？寻安远侯柳祚昌荐程士达督理京营，适抄参：『祚昌非有标营之责，何得侵枢戎职、夺铨部权』！是时张捷、阮大铖日阻挠六部权，专以结党敛赀、浊乱黜陟为务。适在垣中抄驳侃侃。怀庆知府郭仪凤疏言挂冠勤王，且诬巡抚方震孺贪状。适驳参：『郡守无勤王之例，挂冠非入援之名；仪凤不候宪檄、非奉明纶，擅离职守，饰词妄渎。察抚臣清执有素，仪凤秽迹着闻，必惧题参，先行反噬。自应严究，以杜刁风』。光禄寺署丞张星疏求考选科道，适驳参：『星以县令躁进，挂察典；不惟清华望断，亦已仕进阶绝。无端幻想，欺君实甚』！中书舍人张锺龄以监军请给部衔

，适参：『职方何官？监军何事？若果报国有心，何官不可自效！借口赞画，辄请高衔，躁进尤甚』！保定侯勋卫梁世烈请袭爵，适参：『国难以来，虽王侯重臣悉罗锋刃，而其间脱身图存、埋名溷俗者，固亦不乏。该勋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歼而忍以子嗣乎？万一本宗匹马来归，将夺诸该勋以授之乎？抑姑仍之且两封乎？该勋世受国恩，诚恢复有志，何难倡诸勋旧破家从军；上为先帝复仇，下为诸勋雪耻。尔时访问本支有无存否，然后请诸朝命，复祖爵，不亦休乎？昔李晟收复长安，令军中五日内不得辄通家信；今长安未复，非诸臣问家之日也』！寻遂安伯勋卫陈浚请袭，适又参：『自都邑变迁，山河阻绝，世次无凭，单词莫信。该勋一请再请，视五等之封，同土块之乞；将与菜佣都督一醉告身，可以乘时拾芥而攘取乎』？适于疏劾抄参不少假借，而部臣竟置不理，旋驳旋用；于是职掌扫地矣（考曰：本「甲乙编年」）。

徐薰曰：特书何？予之也。千人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如适者，无愧科臣矣！

明命鲁王以海移居台州。

徐薰曰：特书何？为浙东监国张本也。

明颍州生员卢鸿上七政历。

丁未（二十三日），日短至，明淮安地震。

徐薰曰：一阳初生而地震，阴不藏阳也。孱主立国，微阳之象也；臣下构衅，震之象也。故连而书之。

明以张凤翔为兵部尚书，巡抚苏、松；卢若腾为右佥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巡抚庐、凤。

明命太监高起潜提督江北军饷。

明谕部臣毋幸滥。

谕兵部，以职方监纪多幸滥。又谕礼部，以诸臣陈乞可厌、宗室呼吁难凭，宜慎辨之。

己酉（二十五日），明命总兵黄斌卿改驻安庆。

斌卿侦知左良玉难制，请改驻皖、池；从之。

明山西道御史沈宸荃疏劾张缙彦、王永吉、何谦、邱祖德、黄希宪、鲁化龙罪；命逮何谦等，宥缙彦、永吉勿问（考曰：「南略」引诸书皆云十二月二十五日事）。

宸荃号彤庵，慈溪人；崇祯庚辰（一六四〇）进士，授行人，奉使旋里。南都立，擢山西道御史。初言五事，曰破方隅以立臣表、端品望以立臣模、砺廉洁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职、息凌躁以安臣分；皆切时病。又言：『疆场之情形日变，臣下之泄沓日深，仪文兴作，粉饰太平；党邪丑正，喜誉恶直

：几不知宗社孔棘、国事阽危也。餉入六百余万，而淮、徐四镇及督师岁计已需二百四十余万；江、楚藩镇、督抚各标，京营、京口、浦口各镇，其所需又岂淮、徐比哉！即小民卖男鬻女、有司敲骨剥髓，亦未能足；非陛下卧薪尝胆时邪！且北望山陵，麦饭无展，中原、河北沦为异域。今西北风尘，尚有东南托足；倘东南复起烽火，则将税驾何方？触目心悲，又何暇计及服御仪文之间乎！会缙彦、永吉挫恤无功，宸荃乃抗疏劾之曰：『径略山东、河南者，王永吉、张缙彦也。永吉失机之将，先帝拔为总督，贷其罪、隆其任，恩亦渥矣。乃拥兵近甸，不救国危，奉身先窜。缙彦以部曹骤典中枢，率先从贼。此二人者，即加以赤族，亦不为过。陛下以封疆故，屈法用之；自宜奋力图功，洗涤前耻。而逡巡观望，未闻荷戈先驱；死何以见先帝？生何以对陛下？昌平巡抚何谦失陷诸陵，罪不容赦。至都城既陷，先去以为民望，如河道总督黄希宪、山东巡抚邱祖德、鲁化龙等，尚可容其偃卧家园乎？』得旨：『缙彦、永吉勿问；何谦等法司提究』。寻又疏争郊天改期事。是时朝政大乱，宸荃独持正；掌道张孙振恨之。明年，以年例出为苏松兵备佥事。

庚戌（二十六日），明命总兵许定国镇守开封、宛、雒，挂镇北将军印。

定国，太康人，由行伍官山东游击，以平白莲教功迁副将。崇祯时，御流寇扫地王等于太康有功，授山西总兵官。李自成之围开封也，监军御史王燮趣定国统兵渡河次沁水，一夕溃；被逮论死。寻赦罪，授河南总兵官。项城伯常应俊荐其实心恢复，请铸印给之；乃有是命。定国勇猛绝人，尝与少年聚饮，跃起手攀檐前椽，身蹈空，左右换手走长檐数遍，颜色不变（考曰：本某氏「柳轩丛谈」）。其守河南某城也，贼奄至，箭如雨；定国立敌楼以刀左右挥，箭尽两断。笑向贼曰：『若乏乎？急归！人障一版，来受吾箭』。一贼挟版至，射以铁箭，贯入于版死焉。贼惊遁（考曰：本某氏「舟居闲话」）。

徐鼐曰；备书何？为睢州之变张本也。

明榷酒税。

酒一觔税钱一文。从马士英请也。

辛亥（二十七日），明筑金山、圖山城。

祁彪佳为巡抚时，裕军储八万；以二万佐史可法军需，其六万储之镇江库。贵阳杨文骢者，字龙友，马士英之戚也；以废员起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监军京口。欲漏其赋而无辞，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南北，请筑城以资守御，并筑圖山为犄角势。马士英为请于王，从之。

徐鼐曰；特书何？讥也。陈潜夫曰：『不务进取、专事退守，举土地甲兵之利委之他人，虽江、淮亦未可保也。为南都计者，画河而守中策也，守淮下策也，至守江则无策矣。且即守江，则金山百丈之高，筑垒安营，巨舰置炮

，据形势以助屯，候联舟师，谓非天堑之险欤？城之则何益也』！

明刘泽清荐降贼臣时敏开屯海上、苏京驻庙湾防海；从之。

寻泽清又请令时敏开屯大瞿山。

明兴平伯高杰疏荐旧臣黄道周等。

杰荐黄道周、黄志道、解学龙、刘同升、赵上春、章正宸为众正，吴甡、郑三俊为万世瞻仰，金光宸、熊开元、姜采无愧社稷臣，金声、沈正宗夙储经济。疏入，报闻。

徐燾曰：逆案曰荐矣、降贼臣曰荐矣，兹亦曰荐何？「春秋」之例，美恶不嫌同辞也。夫杰与泽清等夷耳，一则党恶、一则荐贤；一念公私，贤庸天壤。「纪年」于能改过者予之，亦劝惩之旨哉。

明白五月不雨，至于是月；河流竭，太湖可涉人。

或曰自四月不雨至九月，苏、常尤甚。河竭、湖浅可涉，皆百年来所未有也。时边警日逼，王深居禁中，惟渔幼女、纵酒、演剧，工役不已、宴赉不费；佃练湖，放洋舶，盐场、芦洲之课，搜括殆尽。内则张执中、田成，外则阮大铖、杨维垣，比周固宠，政以贿成。二十九日癸丑，王不豫几殆，辅臣入候起居，与群阉窃窃私语，外庭莫敢诘。或榜门笑骂，群小亦莫之怪也（考曰：诸书所纪甚多。署士英门曰：『两朝丞相，此马彼牛，同为畜道；二党元魁，出刘入阮，岂是仙踪』？榜兵部门曰：『闯贼无门，匹马横行天下；元凶有耳，一人直入中原』。又诗曰：『金刀莫试割，长弓早上弦；求田方得禄，买马即为官』。又有『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之语。时马、阮朋奸聚语，率至夜分始散。都人又有『天昏地惨鬼语秘』之语）。

十二月乙卯朔，我大清兵下河南。

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前锋渡河，沿河寨保望风归附。许定国、李际遇已潜遣人约降，而南中犹不知也。

明命荆王□□居九江府（考曰：「明史」：『荆王慈■〈堙上火下〉于天启二年袭封。十六年正月，张献忠陷蕲州，慈■〈堙上火下〉先一月薨』。未详嗣王为何人。国变后玉牒无可稽，姑阙其名以俟考）。

明加兵部侍郎练国事尚书，仍莅侍郎事。

国事字君豫，永城人；万历丙辰（一六一六）进士，由知县征授御史。崇祯元年（一六二八），擢太仆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六年冬，总督陈奇瑜误信贼降，檄诸军勿击；贼大掠凤翔、麟游、宝鸡、扶风、沂阳、干州、泾阳、醴泉。奇瑜委罪国事以自解；国事疏辨，而事已不可救，乃逮下狱。九年丙子（一六三六）正月，遣戍广西；久之，叙前功，赦还，复冠带。南都立，召为户部左侍郎，改兵部；是月加尚书，仍莅侍郎事。

明逮助饷福建右参议夏尚駟。

马士英票旨谓：『道臣而捐万金，操守可知。况汀寇猖獗，贻害地方；着革职提问』（或曰：怒其无私进也）。

徐鼐曰；闻之顾炎武曰；『以助饷被逮，非其罪矣。然使尚駟廉以律己、惠以利民，士英将以何罪罪之乎』！是尚駟亦与有罪焉耳。

丁巳（初三日），明进刘泽清、刘孔昭侯爵；孔昭辞，许之。

时驸马齐赞元颂孔昭翼戴功，赏不酬劳；马士英请进二刘侯爵。孔昭辞，许之。未几，柳祚昌自言定策功高；斥之。

明禁巡按御史访拏。

从刘泽清请也。

庚申（初六日），我大清兵围明邳州，凡三日。

辛酉（初七日），明命何腾蛟以兵部侍郎总督川、湖、云、贵、广西军务，兼督粮饷；召杨鹗回部。

寻左良玉请留抚臣腾蛟，得旨：『五省总督之设，不惟恢复京、襄，且以接应巴、蜀。腾蛟俟高斗枢到任，方行移镇』。

明令巢湖民船行保甲。

徐鼐曰；特书何？嘉之也。弭盗缉奸之法，无逾于保甲者矣。

癸亥（初九日），明定勇卫营额。

额万五千人（考曰：本「南都甲乙纪」。又按：「明史」「兵志」无此营。惟「南略」载：『牟文绶协防凤陵，募练义勇数千。既而文绶补京营，即与刘良佐议：原兵不愿留者令原领兵官赴刘交付，其余兵将不忍相离，随绶驻江浦四千余人。绶奏神机、巡逻二营名虽一万六千，实不及一半；倘隶此四千人于二营，可壮京营守御。王下其章于所司，而不载部议云何』。惟「甲乙纪」云：『定勇卫营额万五千人』。又云：『谕太监高起潜：「阁臣已在河上，尔驻浦口；无事便于提调，有事相机救援」』云云。当是绶驻江浦之兵赐名勇卫营，而高起潜驻浦口督之也。稗史纪事无法律，无以证明之也）。

明命太监卢九德丈量芦洲升课。

丙寅（十二日），明改孝宗后张氏谥。

改谥曰孝成靖肃庄慈哲懿扶天赞圣敬皇后。盖后本谥「孝康」，与兴宗后常氏「孝康」字相犯而改也。

我大清兵入河南府，明总兵李际遇降。

际遇至京师，竟以不早降伏法。

己巳（十五日），我大清纵明使臣陈洪范还。

十月辛巳（二十七日），遣使臣南归；出永定门。十一月己丑（初五日

），止沧洲。时洪范已潜输款，请身赴江南招诸将刘泽清等以地来降，而留左懋第等勿遣。乃自沧州复追懋第、马绍愉还，独洪范得归。入见，言『北兵旦夕南下』。阁议主于抗节，使臣将命不敢委曲。王曰：『国家艰难之际，费十余万金钱北使，亦欲得并力灭贼；如何阁议止以抗节为不辱命？我当自强。清之款否，原不足恃；尔臣工当切痛耻，秣马厉兵以申大仇』。洪范又言：『黄得功、刘良佐阴与北通』。二人疏辨。王曰：『此反间，不足信』！又请加恩使北诸臣；兵科戴英劾之曰：『洪范北使无功；今正使身陷异域，而下吏群然晋爵，恐天下闻之窃笑也』！乃止（考曰：「野史」云：『洪范卖懋第得侯。后病亟，连称「左老爷」，哀呼而死』）。

明行税契法。

明逆案杨维垣疏论三朝党局，命宣付「三朝要典」于史馆。

维垣请重颁「三朝要典」，言『张差疯癫，强坐为刺客者，王之寀也；李可灼红丸，谓之行鸩者，孙慎行也；李选侍移宫，造以垂帘之谤者，杨涟也。刘鸿训、文震孟只快驱除异己，不顾谤诬君父；此「要典」重颁不可缓也』。又请雪三案被罪诸臣。王命礼部访求「三朝要典」送史馆；吏部察明被罪诸臣，分别复职。于是已死之刘廷元等二十人，予谥荫祭葬；未死之王绍徽等十三人，原官起用。寻逆案编修吴孔嘉言：『要典宜列当日奏议以存其实，删去附和』。命下所司删定。

徐薰曰；特书何？伤之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明之季也，三案实始终之。其始也，诸君子意气过激，既不足以服群小之心，而又操之已蹙；致其君亦不能不以朋党相疑。迨乎势去柄移，报复为事；而肆焉翻案者，遂荡然无复有是非羞恶之心。清议既亡，国亦随之；元丰绍述，先后相望，悲夫！

明下狂僧大悲于镇抚司。

僧大悲者，夜叩洪武门，自称「烈皇帝」；阉人擒之，以隶戎政张国维。国维曰：『此等妄男子，但当速毙之；一经穷究，国体不无少损』。于是都人籍籍，谓国维且杖杀烈皇。乃以属三法司，则又自称为齐王；再诘，则言是潞王之弟，受封郡公。或曰是齐庶宗诈冒；或曰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吴僧大悲之行童，从大悲往来钱谦益、申绍芳家。故质对时，但知有二人；而阮大铖即欲借之兴大狱也（考曰：本「续幸存录」。又按：「野史」载此事小异：谓『甲申十二月，水西门外小民王二至西城兵马司报：「一和尚自称亲王」。御史以闻。奉旨，命中军都督蔡忠去拏。和尚坐草厅，曰：「汝何人，敢问我」？左右曰：「都督蔡爷」。曰：「汝来何故？拏我否」？忠曰：「奉圣旨请汝进去」。和尚即行。委戎政赵之龙、锦衣冯可宗会蔡忠勘问。和尚供是定王

，为国变出家；今潞王贤明，应为天子，欲弘光让位。又牵出钱、申二大臣，言语支吾。奏闻，命刑部拷讯，系齐庶宗诈冒定王』云云。按潞王贤明等语，即阮大铖所为也；野史记不明白耳）。

明禁各官荐举。

明命王永吉专防江北、张缙彦专防河南。

马士英疏言：『清兵虽屯河北，然贼势尚张，不无后虑；岂遂投鞭南渡乎？且强弱何常之有？赤壁三万、淝水八千，一战而江左以定；况国家兵力万倍于前，廓清底定，痛饮黄龙，愿诸臣刻厉也』。寻大学士王铎疏请视师江北，以复国仇；不许。

癸酉（十九日），明复降贼臣左春坊韩四维原官；工科给事中戴英劾之，命改别衙门。

四维自言弃家南奔，命复原官；即为戴英所劾。又托言前使岷府，不污贼尘；得旨：『遣封在四月中旬，未及受事，何得欺饰？姑着调用』。

甲戌（二十日），明命史可法会兵援邳州。

时大清兵至夏镇，别由济宁南渡。高杰、刘泽清告急，可法疏言：『北使之旋，和议已无成矣。向以全力御寇而不足，今复分以御北矣。唐、宋门户之祸与国始终，意气相激，化成恩仇。有心之士，方以为危身之场；而无识之人，转以为快意之计。孰有甚于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修睚眦之微，是之谓不知类矣！先帝之待诸镇何如厚恩，皇上之封诸镇何如隆遇；诸臣之不能救难何如罪过？释此不问而日寻干戈，于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战，战非诸将之事而谁事乎？阍外视庙堂，庙堂视皇上；尤望深思痛愤，无然泄沓。古人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复」！今之人情亦大可见矣』！时可法遣幕客四出召集，苦饷不敷；乃以户部主事施凤仪行盐扬州。周某为理饷总兵，兴贩米豆而上下为奸，利不在官。乃议兴屯田；应廷吉曰：『屯政原有成额，小民世受，谓之恒产；焉所得闲旷而屯之？且屯田籽粒既入于官，有司常赋又何从出？闻诸生有愿输牛百头、麦五百石以博县令者，此面欺耳』！时陆逊之屯田大梁无成功，而可法欲试行之；乃强廷吉为邳、宿屯田佥事（考曰：「和议不成」一疏，他书以为乙酉正月十二日事。按是时高杰初死，于疏中语意不合。「甲乙编年」载于甲申十二月，情事允当；今从之）。

徐鼐曰：廷吉之言屯田无利，当矣！可法之姑试行之，何也？请饷既不得、理饷又无从，谓屯田之法行，则可以守河、可以进取。侥幸于廷吉言之不中，而以尽吾不可为而为之心也。抑可哀矣！

明追封于谦为临安伯，遣官致祭（考曰：本「南都甲乙纪」。又「三王纪略」、「绎史」俱以为乙酉四月戊寅事。是时扬州失守，举朝汹汹，恐无暇及

此。当以「甲乙纪」为正）。

丁丑（二十三日），明开纳文武职官诰命例。

戊寅（二十四日），我大清兵自孟津县渡河；明张缙彦等走沈邱，命高杰进屯归德以备之。

大清兵分道南下，令沂州、济宁兵从庙湾南渡，薄邳、宿；彰德、卫辉兵从孟津东渡，逼归、徐。史可法飞章告急曰：『我与北军仅隔一河耳！今已渡河长驱而来，旦夕不保。乞多给军饷，移得功、良佐兵驻颍、亳，以杰守归、徐；戮力同心，无分畛域，臣犹恐东南半壁未能高枕也』！

明兴平伯高杰北征，发徐州。

杰于十月十四日戊辰由扬州登舟，将趋开、归，且瞰宛、洛、荆、襄为根本。疏言：『今日大势，守江北以保江南，人能言之。然从曹、单渡，则黄河无险；自颍、归入，则凤、泗可虞；犹曰有长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据上游、若何而防海道？岂止瓜、仪、浦、采为江南门户已邪！伏乞通盘打算，定议速行；中兴大业，庶几可观』。又云：『得功与臣犹介介前事，臣知报君雪耻而已，肯与同列较短长哉』！比杰抵徐州，而我大清豫亲王多铎已分兵从孟县渡河。杰致书刘泽清曰：『清兵号二十万，实七、八千，齐驻济宁。近日河南抚镇告警，一夕数至。开封北岸清兵问渡甚急，恐一越渡，则天堑失恃，长江南北尽为战场。时事如此，应接不暇。惟有殚心竭力，直前无二；于万难之中求其可济，以报国恩而已』！泽清以闻。

先是，我副将唐起龙之父虞时与杰有旧，致书招之；有『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之语。杰不为动。身先士卒，沿河筑墙，专力备御。致书我肃亲王豪格曰：『逆闯犯阙，危及君父，痛愤于心；山川俱为羞色，岂独臣子义不共天！关东大兵，能复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者朝使谨赍金帛，稍抒微忱；独念区区一介，未足答高厚于万一。兹逆成跳梁西晋，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时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昼夜卧薪尝胆，惟以杀闯逆、报国仇为亟。贵国原有莫大之恩，铭佩不暇；岂敢苟萌异念，自干负义之愆！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逆成之首，哭奠先帝；则杰之忠血已尽、能事已毕，便当披发入山，不与世间事。一腔积愤，无由面质。若杰本念，千言万语，总欲会师剿闯，以成贵国恤邻之名。且逆成凶悖，贵国所恶也；本朝欲报大仇，贵国念其忠义所必许也。本朝列圣相承，原无失德；正朔承统，天意有在。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浹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亦祈贵国之垂盐也』（考曰：本「南略」。又载王报书，略曰：『将军果能弃暗投明，过河面会，功名不在寻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闯，或差官北来，令人引奏我皇上，我不自主』云云）。

明叙郟阳固守功，加升巡抚前按察使高斗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斗枢字象先，鄆人。崇祯戊辰（一六二八）进士，守郟阳（事详「记传」）。

臣薰曰：特书曰郟阳固守功何？嘉之也。郟为由楚入陕之门户，贼所必争。全楚瓦解，帝阍望断；大厦之崩，非一木所能支矣！斗枢乃效真卿河北之节，成孝宽玉壁之功，保障一郡，支持十年；以视尧君素之在蒲州、张孝纯之守太原，事较难而功亦大矣！徐启元之加兵部侍郎，功同赏同，略之何？曰：功同而所以有其功者异矣！彼方效命圣朝，书勋竹册，岂肯与行遯孤臣同传哉！

辛巳（二十七日），明罢南郊，改于明年冬至。御史沈宸荃疏谏，不听。

宸荃疏引「洪范」天人感应之理及体元行政之事，以明祀天之必不可缓；不听。

徐薰曰：甚矣！亡国之君之侮慢天道也。前月丙子，命以来年正月矣，何三旬而又改乎？此其侮慢不敬之心施之于人犹不可，况天乎！吁！是所谓自绝于天也。

壬午（二十八日），明以应天府丞瞿式耜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

式耜字起田，常熟人；万历丙辰（一六一六）进士，由知县擢户科给事中。坐钱谦益党，削籍（事详「纪传」）。南都立，起应天府丞，再擢佥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抚广西。

徐薰曰：特书之，为粤中建国张本也。粤中之瞿留守，犹南都之史阁部也；兴废关乎气数，勋烈炳乎人间。古云「社稷之臣」，盖无愧矣！故于其出处谨志之。

癸未（二十九日），明布衣何光显上书乞诛马士英、刘孔昭；诏戮光显于市。

徐薰曰：布衣而危言杀身，君子所弗取也。然前史于陈东、欧汤澈之事未尝不嘉予之，岂过论哉？晦盲否塞之秋，天地翻覆，日月剥蚀。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勃然不容己之心。学士大夫托明哲之说，浮沉取容；而布衣无职之人，激于性天，杀身不悔。斯亦足以存是非之公而褫奸邪之魄矣！

明加高杰太子太傅（考曰：「圣安本纪」列之十一月二十九日，诸书皆云十二月二十九日。按此乃杰发徐州后事）。

丰、沛大盗程继孔者，一名肖予，萧县健步也。有仇家诬其与贼通，官往擒之，继孔遂据所居之梧桐山为乱，与其党王道善、张方造等焚掠归、永、邳、宿之间。指挥蔡应瑞、守备贾之驥、哨官李毓秀讨之，败死；贼益披猖。崇祯癸未（一六四三），淮、徐右参议何腾蛟、淮督路振飞合兵讨之，继孔穷促，缚道善以降。腾蛟擢楚抚，念继孔终为患，檄之入楚随征；拒不从。时马士

英为凤督，大发兵攻之，执继孔，槛送京师。会国变，脱归徐州；以恢复为名，再纠众，斩木编筏，引北兵渡河。高杰之北征也，继孔率骁健之士六人以降。杰与歃血订盟，酒酣斩之以徇。论功，加太子太傅。

明以贾登联为四川总兵官。

登联，镇守川东参将也。

甲申（三十日），明福王御兴宁宫。

时警报沓至，王于除夕御兴宁宫，恍然不怡。诸臣进见，谓『兵败地蹙，上烦圣虑』？王曰：『后宫寥落，且新春南部无新声』。太监韩赞周泣曰：『臣以陛下令节思皇考、念先帝耳！乃作此等想邪（考曰：「圣安本纪」、「甲乙史」载此为二十四日戊寅事，「绎史」「勘本」、「南略」引某书皆云除夕事。「勘本」不云赞周泣对。按「幸存录」有韩赞周四上疏乞休，卢九德殿上恸哭。是韩、卢非张执中、田成比也。附志之以白后人焉）。故事：宫中有大变，则夜半鸣钟。一夕钟鸣，外廷大骇；须臾，内竖启门出，则索鬼面头子欲演戏也。医者郑三山以合媚药得幸，雀脑蟾酥，市中一夕踊贵。乞儿手一虫一介，贴黄书「上用」，人莫敢犯（考曰：华亭单恂「金陵纪事诗」云：『苑城春闭绿杨丝，江介军书醉不知；清晓内珰催尚药，官虾蟆进小黄旗』。知非野史妄语）。马、阮搜旧院雏妓进御，死，则付鸩儿葬之。兴宁宫之落成也，楹帖一联，大获奖赏；或进内殿观之，则『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旁注『东阁大学士王铎奉敕书』也。

卷第九

乙酉、我大清顺治二年（一六四五）春正月（明弘光元年。是岁南都亡，唐王立于福州，称隆武元年；鲁王监国绍兴，以明年称监国鲁元年）乙酉朔，日有食之。明福王在南京免百官朝贺（考曰：「圣安本纪」、「绎史」俱云免百官朝贺；而「南都甲乙纪」则云御殿受朝贺。又「圣安本纪」不言日食，但云大雪，免朝贺。盖是日因雪不见日食也）。

自腊迄春，阴凝不霄。是日大风拔木，雪数尺。史可法以粮饷不前，诸军饥馁，断荤酒。

庚寅（初六日），明以新殿推恩，加阁臣衔；史可法辞不受。

加史可法太保兼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马士英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王铎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各赐蟒衣一袭，荫一子尚宝丞。可法辞，许之。是日，中书舍人林翘疏称：『雷声自北至西，占在赵、晋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翘，江浦人，善星术。马士英之在戍所也，翘卜其大用。士英神其术而荐之，令以一品武衔，蟒服趋事。

壬辰（初八日），立春日，流星入紫微垣。

癸巳（初九日），明南京大雷电，雨雹。

寻张缙彦奏：『十一日乙未午刻，河南荥泽县村郭忽见大城，堞门毕具，踰二时方隐』。天官家云：『广莫之气成都，今河南茫无人烟故也』。

明命黄得功、刘良佐进屯颍、亳，高杰进据虎牢；得功、良佐受命不行。明总兵刘洪起败闯贼于襄城。

时副将刘铉、郭从宽、总兵王之纲、许定国擒斩伪官。洪起先后斩获三千级，叙功独多，加二级。

甲午（初十日），明修奉先殿及午门左右掖门。

丁酉（十三日），明许定国诱杀兴平伯高杰以叛，降于我大清。

初，定国负其功不得封，上书诋杰为贼。杰常曰：『吾见许必手刃之』。杰之北征也，定国惧见讨；既遣子尔安渡河投诚于我豫亲王多铎，而又贻书史可法求自全计。可法语其使曰：『许总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既闻程继孔被诛，益惧。杰至睢州，定国先数十里跪马首迎；杰扶起之曰：『若总兵，奈何行此礼！顾尔众安在』？定国故毁其军以羸见。明日，杰召定国而询之曰：『若岂不知我之将杀汝，而顾不去何也』？定国顿首曰：『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杰曰：『若累疏名我为贼，安得无罪』？曰：『此定国之所以不去也。定国目不知书，仓皇中假手记室，误入公名；定国不知疏中为何语，以此杀定国不亦冤乎』？杰索记室者姓名，定国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不获。彼先去而定国不去，以明向之名公者，非定国意也』。杰见其屈服，怜而信之。有千户某投牒云：『定国谋汝』！杰故以示不贰，马前笞六十，送定国诛之；遂刑牲约兄弟。定国饰美姝进，杰屏不御，笑谓之曰：『军行无所事此；弟畜之，俟我功成后以娱老也』。定国唯唯退。时杰大营去城二十里，悬王命旗于城闉曰：『非有令，不得入』。从杰入者左右骁健二百人。杰语定国北行，定国曰：『山妻偶恙』。杰曰：『弟人杰也，何无丈夫气！儿女子愿去则去，否则杀之以绝他念。弟不忍者，吾为弟除之』。定国惊曰：『此结发妇，非他比，当即随行』。

十三日丁酉，定国烧灯张宴具乐，已侍杰饮，而令其少弟许四者饮诸将于别所，妇女宾客相杂坐。酒酣，坐者觉有异，起而耳语杰曰：『许四志意失常，将毋谋我乎』！杰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其人退，意亦安之；于是三百人皆醉。杰所居者，睢人甲第也，垣墙高而四周有重廊复室。将佐就别所，拥妓卧；杰榻畔惟二、三治文书者与传事小儿。漏将残，屋瓦历然有声；杰惊视，则壮士数十辈踰垣入。杰索所备身铁杖，则已乌有；仓卒夺他人刀步斗，伤胁被执。定国蹀血南面坐曰：『三日来受汝挫辱已尽，今何如』？杰大笑

曰：『吾乃为竖子所算；呼酒来，当痛饮死』。三百人者，闻炮声欲起，则为妓所戮，无脱者；惟一人伏床下免。明日日中，城不启，李本深、王之纲、郭虎攻南门入，则定国已渡河北去；睢人知其事者，皆已逃。诸将迁怒，于睢旁之二百里悉屠之。史可法至徐州，初闻弗信；审知之，则大哭，知中原之不可复图也。定国之遣子也，言杰以五千人围睢城，请我师驰救；寻疏报杰已用计擒斩，请发兵靖残寇焉。

戊戌（十四日），明禁宗室入京朝见。

徐熹曰；特书何？讥也。君子谓亲亲之谊为已薄矣，停换授可也，禁朝见不可也。

明佃丹阳练湖。

太监高起潜请佃练湖，岁可得五万金；从之。

壬寅（十八日），我大清兵取西安，闯贼走襄阳。

王师入陕，前锋参领索浑等败贼于灵宝。正月戊子（初四日），败贼将刘芳亮。李自成亲率兵来战，又败之。乙未（十一日），王师逼潼关，伪巫山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而败，乃伪降；丁酉（十三日），入潼关，斩世耀。自成欲返据延安，而降将唐通以自成遇其家之酷也，从黄甫川过河；谷英、李过俱溃逃，惟李锦以榆林一军从。自成知西安不能守，令田见秀烧仓廩；出东门，由商州龙驹寨走武关以入襄阳。方自成之命见秀焚积聚也，欲并焚宫室市里。会自成已去，见秀曰：『秦人饥，留此米活百姓』。止烧东城一楼。追及自成于商州，曰：『已焚矣』！宋企郊等皆于道亡，牛金星亦留而从其子于襄阳。初，自成入秦，诸伪将访宗族，修坟墓；田见秀独不然，亲故有至者，遗以金帛，促之去。及败，刘宗敏等宗族诛，坟墓发；见秀独不知为何邑人，以是获免云。

明命在京诸臣自陈。

御史刘光斗请盐别大臣，诏衰颓庸钝者自行引退。

癸卯（十九日），明中旨以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丙午（二十二日），明起逆案左都御史唐世济以原官管右都御史事。

庚戌（二十六日），明禁章服违制。

赵之龙言章服违制，王是之；命武臣自公、侯、伯而下，非赐肩舆并骑马、坐蟒、斗牛，非奉赐麒麟、白泽，非勋爵不许借用。

徐熹曰；特书何？嘉之也。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辛亥（二十七日），明以卫允文总督高杰标下镇将兵马。

允文字祥趾，韩城人；崇祯辛未（一六三一）进士，授庶吉士，历编修、司业、中允、谕德。京师陷，被贼拷掠，乘间南奔。高杰以同乡故荐之，留监

己军。闻朝中有严治从逆之命，允文惧，欲娱士英以自解。乃疏言：『国家兵事问镇臣、粮饷问部臣，督师赘也；且可法浪得名耳！陛下若念拥戴功，则爵之侯伯、优以廩饩，毋令久当津要为也』。可法因上疏乞罢，且曰：『臣讨贼未效，妄冀还朝；臣虽至愚，计不出此。顾遭君父之变，膺简命之重，臣何自安』！王切责允文而谕可法尽职。然士英心窃喜之（考曰：「绎史」谓允文受伪命，误也。允文以削发被掠者，未受伪职也。又谓疏劾史可法在为监军之前，亦误也。据史公求退疏上于乙酉正月二十四日，则允文劾疏亦当在正月也。允文方劾可法，而士英即于是时擢为总督，分史公之权而掣其肘也）。既而睢州变闻，杰兵仓卒未有所属，互相雄长。可法驰至徐州，擐甲戴弁，坐以待旦；召诸将歃血盟，立杰子元爵为世子、甥总兵李本深为提督，为请恤于朝，一军帖然。士英闻可法之得杰军，心弗善也；乃擢允文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营将士兵马，经略开归。将士愤懣不平，于允文莅任日，无一人至者；可法再三慰谕之，若忘其曾劾己者。杰军士益以此归可法，即允文亦心折焉。

明举人刘道贞起兵复邛州；不克，死之。

道贞既败贼于雅州小关山，贼还据邛。道贞命其子睽度以兵来争；贼搜获道贞妻王氏，环刀械颈，令招其子。王氏大骂不从，贼支解之；举家百口俱死，睽度亦以战歿（考曰：「蜀碧」云乙酉正月事）。

明绵州诸生叶大宾诛献贼党于邛州。

贼胁大宾牧邛州，大宾佯受之，而密与绅民谋举事；给贼将曰：『蒲江要害，闻有警，宜调兵往』。贼信之，分千余人往。又曰：『大邑隶邛，将军责也；恐有变，亦宜调兵往』。又分千余人。大宾乃矫令杀贼帅；保护州民万余，夺西门而去（考曰：「蜀碧」云乙酉正月事）。

二月乙卯（初二日），明命清厘滥冒勋卫。

时东川侯勋卫胡家奴不法，兵部言：『东川久已革袭，戚畹向无勋卫，皆草创时滥冒』。命清厘之；又命核北都锦衣卫官之南奔者。

明以王骥为湖广巡抚。

左良玉荐太仆寺卿王骥可任巡抚；乃以骥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辞任，不许。

明太监高起潜请开纳银赎罪之例。

王曰：『纳银免死，则富豪墨吏何所不至。流罪以下，或可赎耳』！下部酌议。

己未（初六日），明以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巡江防。

大铖之奉命巡江也，陛辞疏云：『从来巡行之役，减驺从、严关防、绝馈

遗，破情面；此凜官箴、立声名之事，为俗夫所难，而稍稍自好者易办耳。其于制胜敌忾何预哉！御桓典之驄乘，而破柱莫伸于大敌；充于陵之蚓操，而陆沉罔救乎神州！正恐溺职负委，去踰闲■〈骨丸〉法，其间不能以寸耳！臣白发渐生、丹心未死，一饭之德，少不负人。况乎君父再造之恩，踵顶难酬之遇；倘犬马不伸其报，即豺狼岂食其余！此臣受事之秋，即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字与二、三同志共济之臣交勉而矢之天日者也』。既抵任，则一切军事不问，专以结党敛赋，浊乱黜陟为务。仓场侍郎贺世寿引疾去，大铖密遣人劫之江中。尝欲罢抚按、纠荐令，纳金于官则纠者免、荐者用；否则反是：白丁隶役，输厚金立跻大帅。其谬诞黷货如此。

明以工部左侍郎高倬为刑部尚书。

倬字枝楼，忠州人。天启乙丑（一六二五）进士，崇祯初以知县入为御史；坐巡视草场不谨，下吏。逾年释归；起上林署丞，累迁南京太仆卿。十六年（一六四三）二月，擢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其秋，操江改任武臣刘孔昭；召倬别用，未赴而北都陷。福王立，改工部右侍郎。御用监内官请给工料钱，置龙凤几榻诸器及宫殿陈设宝玩金玉，计费数十万；光禄寺请办御用器至万五千七百有奇。倬上言：『国家草创，民愁财匱，宜力行节俭，为天下先。昔卫之亡也，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通商务农，故能立国。今大难未夷，百万之师嗷嗷待哺，司农无以应之，致缺望掠食。即君臣缟素示以匱乏，彼尚未必信也；而乃雕镂华彩，欲饰美观乎』！皆不纳。既解学龙被劾削职，乃以倬为刑部尚书。

明命太监李国辅开采云雾山；给事中吴适疏谏，不听。

有上书言开化、德兴云雾山开之可以助国者，国辅具疏请往。给事中吴适疏言：『云雾山即封禁山，北通徽、池，南连八闽，东抵衢、严，西界信州。唐、宋以来，每为盗藪；其间深谷穷渊，虎狼接迹；险阻极目，无径可攀。且地接祖陵龙脉，为神京右臂；历朝禁止樵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初年，遣官采木，地方棍徒互相煽惑，攘夺小民；兼多内外官属供亿之费，数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山良民遂鸟兽散。大盗邓茂七等聚众数万，藉以为窟；合四省兵力讨之，十四年乃戡定，奉旨照旧封禁：往祸盖可盐也。臣窃以界通四省，境地相歧，内阻峻岭、外多绝谷，绵延重迭，筰路崎岖；封禁既久，开凿维艰：不便一。林莽高深，重嶂迭峰，毒蛇猛兽生育繁滋：一旦开伐，奔突狂噬，伤人必多：不便二。邃深幽奥，迴绝恒区；水不通舟，陆难移运；不便三。乘传驿骚，有司困于供亿，吏胥假公行私；而力田小民弃本逐末，消磨岁月，土田有荒芜之虑，力役多死亡之忧：不便四。兴朝举动，天下仰望以卜安危；今以无益害有益之事，摇动人心，倾危四省，垂之青史，贻讥后世：不便五。远迩传

闻，必且蜂屯蚁聚，竞营巢穴；居奇召祸，约束无方，是使盗贼复生而杀戮再见：不便六。况臣讯之父老，金云此山地连陵寝，自正统初开伐，致伤地脉，酿土木之难，泄山川灵气：不便七。举此数端，有害无利；伏惟陛下采择』。国辅亦疏请中撤，俱不许。驰视如适言，报罢。

国辅，司礼韩赞周养子也。赞周颇有忧时之心，国辅提督勇卫营，在宫中多所匡救。马士英恶其不便于己也，属所私以开采事诳国辅请往，其实意不在开采也。及国辅奉命往浙，士英因授其子马锡以勇卫营篆。适之疏论也，士英深衔之（考曰：本「南都甲乙纪」）。

徐鼐曰：自来言利者，多进开采之说；而卒之得不偿失，祸害旋见。如明万历之矿税，其尤甚者也。而或有开水利、浚淤塞为言者，其事宜亟行之；顾格于众议而阻难者何哉？庸人好奇异而徇目前，宝金银而忘本计也。同时巡按周元泰、户科给事中钱增疏请浚刘家河，下部议而中止。钱增之言曰：『苏、松、常、镇、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为腹、以大海为尾闾、以三江入海为血脉。盖自吴淞淹塞，东江微细，独存娄江一派。而娄江之委七十里曰刘家河，乃娄江入海之道，东南诸水全恃此以归墟；不至横溢泛滥者，则带水灵长之利也。元时刘河最深，运艘市舶之所集。近日涨沙淤塞，于是东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滴不入，灌溉无资；兼之岁岁旱魃，平畴龟坼，人牛立槁，虽复桔槔如林，从何乞灵海若？然此就早暵言耳；万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倾河倒峡，震泽不能受，散漫横溃，势必以七郡之田庐为壑，东南数百万财赋尽委逝波，其如国计何哉』！吾故因适之疏而附及之，俾后之筹国者有所择焉（考曰：钱增疏见「南略」）。

明巡按浙江御史彭遇颿为民所逐，犹改调淮、扬。

遇颿，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附马士英授职方主事。诞说蜂涌，召对称旨，改御史，巡按浙江，自任募兵十万。或曰：『饷将安出』？曰：『搜括可办也』。以家丁数百人行。至杭州，掠市钱；杭人蹋署门逐之。抚臣张秉贞以闻，士英以遇颿边材，调淮、扬。

徐鼐曰：不曰浙江民逐巡按御史某，而曰为民所逐何？罪不在民也。犹改调者何？「犹」者可以已之词也。树党殃民，至斯极矣！

明加盐课。

遣户科给事中倪嘉庆、中书胡承善掣盐于瓜、仪，加盐课引五分。史可法疏言：『扬州城内有总督、有提督、有盐科，今又添监督；人人可以剥商，商本尽亏，利归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实自受之』。

甲子（十一日），明加思宗皇太子谥。

谥太子曰献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或曰闻有太子北来之信，而预定谥

以绝之也。

明增派浙、闽饷二十万。

明史可法请以高杰部将李本深（考曰：亦作本身）为提督，不许；命太盐卢九德驰谕黄得功还镇。

时杰妻子尚在扬州，可法请以本深提督军马，与诸裨将分屯梁、宋间。刘良佐上书追论杰罪，又与泽清、得功合奏：『高杰无寸功，骄横淫杀；可法乃欲其子承袭、本深为提督，是何肺肠？请分其众将之』。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乌肯轻属人？假诸将以军号，待高元爵长而还之』。王从之。令邢氏同元爵照旧统辖；本深仍领前锋，俟有功优叙。以提督体统尊，故不许也。寻邢氏上书固请以本深提督，卫允文亦具疏如邢氏言；从之。命未下，而得功引兵趋扬州，攘袂言曰：『固当以此州还我』！可法在徐州闻之，驰还扬州，遣同知曲从直、中军马应魁入营问故；得功曰：『吾为大将，功最多，僻处濒江小邑；高杰有何劳绩而食数城？姑念其死，割以高邮、宝应、江都三县养其妻子足矣！余非高有也』。可法曰：『吾非不知将军功，又非爱高而右之也。徒以彼士马多、令不一，今日骤夺，明日必乱；是将军首难也，其异于兴平者几何』？得功挥其众少却。王命太监卢九德、高起潜宣谕曰：『大臣当先国事而后私仇，黄得功若向扬州，使高营兵将弃汛东顾，敌人蹶之而南，谁执其咎？朕于诸藩恩礼有加，诸藩亦当恪守臣节，无轻举以误国家』。又谕可法解谕得功，毋与孤儿寡妇争构。得功不得已引还。寻左良玉疏言：『忠胤将同压卵』；袁继咸亦疏言：『兴平有可念之劳』。诏赠杰太子太保，许其子袭爵。

徐鼐曰：闻之吴伟业曰：『靖南虽以王命解去，然其中不无怏怏；马、阮因之，靖南遂为其所用』。嗟呼！自古衅难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在督师止以大计用兴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量师相。「诗」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为腹心之难也。

明裁九江额饷，总督袁继咸疏争之，不听；遂请罢，不许。

继咸字季通，号临侯，宜春人。天启乙（一六二五）丑进士，授行人，迁广东道御史，累官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九江诸军务（甲申三月以前事，详「纪传」）。京师陷，史可法遣人约勤王，继咸率师至安庆，而福王监国诏至。继咸虑良玉左右无正人，必生异议，亟致书言福王伦序之正，邀同入朝。良玉得诏，果不拜；闻继咸言，开读如礼。既晋四镇伯爵，继咸入见，面陈『封爵以劝有功，无功而伯，则有功者不劝；跋扈而伯，则跋扈者愈多』。王深然之。继咸又言：『皇上即位之初，虽以恩泽收人心，尤当以纪纲肃众志。盖君德刚毅为先，不可使太阿倒持。窃虑冬、春之间，淮上未必无事；臣虽弩，愿奉六龙为澶渊之行』。王有难色。阁臣姜曰广曰：『所言非遽为此事

，要不可不存此心』。又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虽无异图，然所部多降将，非孝子顺孙。陛下初登大宝，人心危疑，臣当驰还汛地』。王是之。继咸赴阁，责史可法不当封高杰等。疏陈致治守邦大计，言『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江北为之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浔阳，而湖南、襄、樊为之门户。今淮南、江北无恙也，叛将溃兵盘踞其间，小民嚣然，丧其乐生之心，此不可不加意措置。湖南新经丧乱，千里蒿莱，宜遣重臣抚治：选补廉吏、缉和难民、招徕商贾，通巴蜀、黔、粤之货。襄阳为古今必争之地，必设重镇；重镇必宿兵，兵必责饷，修城置器诸费不贲，皆不可不早计也。夫襄、樊守，则可由宛、叶以图关中；淮南、江北守，则可由归德以图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图河北：攻守之大势如此也』。又言：『致治必先得人。高宗知李纲、赵鼎之贤而不能信用、用而不能信，而以汪伯彦、黄潜善、秦桧、汤思退诸小人参之，以致主势日卑、亲耻不雪，其得偏安一隅犹幸耳！国难虽殷，老成未谢。以臣所知，若刘宗周、吴甡、黄道周、杨廷麟、叶廷秀诸人，著名先朝；至今思其议论于后之祸败灼如蓍龟，使先皇早用其言，岂有今日』！马士英以为刺己，深恨之。会湖东巡按御史黄澍监良玉军，挟其势劾士英罪可斩；士英遣緹骑逮之，澍乃阴讽将士哗。继咸为留江漕十万石、饷十三万金给之，且代澍申理。刘泽清之诬奏姜曰广也，继咸又驰疏申辨。士英愈怒，欲败坏其事；凡所陈奏及题用监司郡县官，悉停寝。而阮大铖在兵部，于继咸奏调部将，必俟行贿方给敕印；由是诸将愈解体。

先是，楚将杨国栋、张先璧、黄朝宣等溃卒数万人劫掠蕲、黄间，继咸阴以恩抚之，使无为良玉用；疏请湖南总督速莅任，收士卒心。而士英不听，令良玉镇全楚；良玉得尽收先璧等军，其势愈张。继咸贻书朝臣：『左兵不可不备，宜稍加督抚权，示相维势』，士英终不省。继咸乃因贺元旦，上疏曰：『元朔者，人臣拜手称觞之日，陛下当以为尝胆卧薪之时。念大耻未雪，宜以周宣之未央问夜为法，以晚近长夜之饮、角抵之戏为戒。省土木之工，节浮淫之费；儆谕臣工，后私斗而急公仇。臣每叹三十年来，徒以「三案」葛藤不已；「要典」已经焚毁，何必复理其说？书未进，亟寝之；书已进，亟毁之。至王者代兴，从古亦多异同：平、勃迎立汉文，不闻穷治朱虚之过；房、杜决策秦邸，不闻力究魏征之非。固其君豁达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谋，翊赞其美。请再下宽大之诏，解圜扉疑人之囚，断草野株连之案』。王降旨俞其言。而士英等方以「要典」排善类，益不喜；裁其饷六万，军中有怨言。继咸争之不得，因力求罢；又不许。

徐鼐曰：书继咸请罢何？伤良臣之失职也。以良玉之骄悍，而继咸能驯抚之；非特忠义感动激发，亦其才足以馭之也。使当日畀以重权，收集溃散，则

朱浮能御彭宠、温峤可制王敦；何至以石头之师兴晋阳之甲哉！所由太息痛恨于马、阮也。

明礼部尚书顾锡畴罢。

御史张孙振，逆案人也。劾锡畴险邪；以其请削温体仁谥而谥文震孟也。命致士去。

明命于苏州织造大婚冠服。

徐薰曰；常事耳，何以书？讥侈也。箕子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举一端而其它可知矣』！

丁卯（十四日），明荫方孝孺裔孙五经博士。

明殉难山西巡抚蔡懋德子方疏请恤典，不许。

时恤典滥行：前蓟辽总督吴阿衡以饮酒不能军遇害，谥忠毅；顺天巡抚陈祖苞以不堵隘口下狱死，复元官；济南巡抚宋学朱以城破无下落，赠大理寺少卿；他不可悉数。而方燿为父请恤；谓其纵贼渡河，一死莫赎，竟不许。论者谓懋德家贫所致也。

明赠伏法太监刘元斌、王裕民祭葬，予逆案徐大化、徐景濂、刘建元等恤典。

徐薰曰：系之不许蔡懋德恤典后何？同时事也。彼不恤而此之恤，颠倒错乱之政，古未有若是之甚者也。吴阿衡、陈祖苞之恤何不书？曰犹有辞也，且不胜书也。

明命太监高起潜安抚高杰将士，驻扬州。

李本深等闻得功向扬州，弃汛奔还；王命起潜驻扬州安抚。杰妻邢夫人虑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可法无子，欲以其子元爵螟蛉之；可法不欲。或献策曰：『渠高氏，有高监在；公盍主盟，令父其父而子其子』！次日，邢夫人设宴，将吏毕集；起潜忻然诺之。元爵拜，邢氏亦拜，并拜可法；可法不受，环柱走。明日，起潜宴可法；甫就坐，令小黄门衣蟒者数辈挟可法坐不得起，令元爵拜，邢夫人亦拜，父呼之。可法不得已，为尽欢。夜坐，屏人召应廷吉入，仰视曰：『紫微垣星失曜，奈何』？廷吉曰：『上相独明』。可法曰：『吾昔为上相，今瑶草矣（考曰：士英字瑶草）。虽然，辅弼皆暗，上相其独生乎』？怆然者久之。

己巳（十六日），明谕宗藩、勋戚、武臣，不得非法罔利。

时武臣借口助饷，往往破人产。延陵朱一冯者，已革巡抚也；家殷富，为众怨所归。史可法尝造庐请助饷万金以塞众口，一冯不答。及高杰镇扬，肤诉者沓至，杰疏于朝。王以一冯身为大臣，多藏厚亡，大丧缙绅之体；命察其田产。一冯浮海遁入闽；其子庠生号长源者，隆冬追比，至堕其二指焉（考曰

：参「南都甲乙纪」、「青磷屑」）。王谕部臣曰：『捐助原听民乐输、抄没乃朝廷偶行，岂刁民献媚报仇之事？宗藩、勋戚须敬礼士大夫，与地方相安，不得非法罔利』。寻给事中吴希哲奏：『假宗、冒戚、伪勋、奸弁横行不道，虐民戾商』。命严缉之。

癸酉（二十日），明钦天监奏：『日月色甚赤』。

王曰：『是何分野，何无占候？其访术者举用』。

甲戌（二十一日），明进蔡奕琛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考曰：「南都甲乙纪」以为壬申事）。

明追封弟由槩为颍王。

乙亥（二十二日），明礼部请朝日；命俟南郊礼成行之。

徐薰曰：特书何？讥慢也。

丙子（二十三日），明改思宗庙号曰毅宗（考曰：「南都甲乙纪」以为甲戌事）。

先是，赵之龙奏：思非美谥，请改；不许。至高弘图、顾锡畴已去位，礼部余煜上言曰：『按谥法：道德纯一曰思、追悔前过曰思。先帝忧勤十七年，念念欲为尧、舜者也，遭家不造，乱阶频起；而所用之人，又皆忍于欺君，率致误国，于先帝何咎焉？道德纯一则似泛、追悔前过则似讥，于覲扬无当也。且唐、宋以来未有谥「思」者。周之思王、汉之后主，闇弱何足述乎！谥法：有功安民曰烈。今国破家亡，以身殉国，何烈之有？若激烈之「烈」，又非谥法之谓也。周之烈王、威烈王、汉之照烈、魏之烈宗、唐之光烈帝，未尝殉难也。他日书之史册，将按谥法乎，不按谥法乎？故曰「思」、「烈」二字举误也。然则谥宜云何？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考订古今，不得已而拟其似，当谥曰毅宗正皇帝』。从之（考曰：余煜疏见「台湾外纪」。据云礼部尚书，误也。时尚书为蔡奕琛，煜盖礼部之官也）。

明封慈爚为崇王（考曰：李自成之陷汝宁也，执崇王由棨，令谕降州县；由棨不从，并世子慈辉皆遇害。嗣封者不知何人？列传世表无可考。而弘光之南奔也，旧史皆云福、周、潞、崇四王）。

丁丑（二十四日），明谕止滇、黔援兵。

贵督李若星以兵勤王，谕止之；如已到常德，即留隶何腾蛟。

明御史袁洪勋、黄耳鼎疏劾袁继咸，宁南侯左良玉疏辨，谕解之。

先是，继咸言：『「要典」不必重翻』。左良玉亦疏言：『「要典」治乱所关，勿听邪言，致兴大狱』。王曰：『此朕家事，列圣父子兄弟之间，数十

年无纤毫间言；当日诸臣妄兴诬构，卿一细阅，亦当倍增悲愤。但造祸之臣物故几尽，与见在廷臣功罪无关；悉从宽宥，不必疑猜』。黄澍之被收也，倚良玉不至；继咸为之请。左光先、吕大器先后被逮，皆不至。洪勋因劾继咸庇护三案，公然忤逆。继咸疏辨。王曰：『袁继咸身任封疆，自有本等职业；贼信方急，当一心料理军务，不必借题寻衅』。会继咸议造战舰，檄九江佥事叶士彦于江流截买材木。士彦家芜湖，与诸商昵，封还其檄。继咸耻令不行，疏劾士彦。士彦同年御史黄耳鼎亦劾继咸，疏中有『继咸心腹将校劝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从』之语。盖欲构继咸于良玉也。而良玉常以不拜监国诏自疑，闻耳鼎疏中语益惧；因上疏明与继咸无隙。耳鼎受人指使，且言「要典」宜再焚。王谕解之。由是群小益衔继咸，将召入害之，推为刑部右侍郎。王曰：『彼地须继咸耳』！不允。又推为户部右侍郎；王虑无以牵制良玉，亦不许。

徐薰曰：李清「南渡录」谓：『马、阮欲以「三朝要典」大兴党人之狱，累请不允』。向疑清言之为其主讳也；观其谕解良玉、委任继咸，词气婉而处置当，而且拒纳银赎罪之请、禁武臣罔利之非，盖非武、熹之昏駮比也。使得贤者辅之，安知偏安之不可为邪！庄烈帝曰：『朕非亡国之君，卿等皆亡国之臣』。吾于南都亦云。

己卯（二十六日），明铸各衙门印去「南京」字。

礼部右侍郎管绍宁于寓所失部印；马士英徇其请，改铸各衙门印，去「南京」字。

徐薰曰：书曰去「南京」字何？明当日君臣之无意中原也。然则何以不云绍宁失印也？失印常罪也，无足书。

癸未（三十日），明僧大悲伏诛。

先是，阮大铖作正续「蝗蝻录」、「蝇蚋录」，盖以东林为蝗、复社为蝻、诸和从者为蝇为蚋。比大悲狱起，乃密与张孙振谋，更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之目。十八罗汉者：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吴牲、张慎言、徐石麒、郑三俊、黄道周、解学龙、吕大器、练国事、路振飞、袁继咸、易应昌、徐汧、金光辰、郭维经、侯峒曾也；五十三参可数者：许誉卿、詹兆恒、姚思孝、华允诚、叶廷秀、章正宸、王重、熊维典、陈子龙、熊汝霖、游有伦、成勇、黄澍也；七十二菩萨，则王志道、刘同升、赵士春、姜采、金声、沈正宗、张采、熊开元、张有誉、马嘉植、沈宸荃、乔可聘、郭贞一、刘宗周、吴家胤、黄端伯、祁彪佳、张国维、何刚、钱枬、王孙蕃也，余不可详：皆前主立潞王议及东林、复社之名者，冀一网尽之。揭帖街衢，录而潜纳僧袖中；将穷治之，以兴大狱。马士英谓不可骤发此难，力持之；仅以大悲所供钱谦益、申绍芳二人上闻。谦益、绍芳疏辨，乃坐僧妖言律斩之。

明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密奏崇祯帝太子北来。

或曰：吴三桂拥太子至永平，檄中外臣民将奉入京即位。至榆河，阴逸之民间，使人导入皇姑寺。太监高起潜奔西山，太子偕之至天津，浮海而南。八月，抵淮上；有传言沈定王于河者。起潜知朝中旨，欲加弑害；其侄鸿胪梦箕不可。挟之至苏州，流转至杭州；太子不堪羈旅，于元夕观灯浩叹，为路人所窃指。梦箕惧祸及己，乃赴京密奏；王遣内竖李继周持御札召之。继周寻得之于金华；至杭州，抚臣张秉贞朝见之。

是月，闯贼复犯明郟阳，守将王光恩御却之。

光恩，均州降渠小秦王也。初，与张献忠、罗汝才为贼。献忠、汝才降而复叛，均州五营惧见讨自疑，又以献忠强，虑为所并；光恩敛众据险。居久之，乃降；按察使高斗枢招之同守郟阳。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六月，献忠自陕而东，光恩及弟光兴分扼之，战频捷。十五年（一六四二）冬，李自成陷襄阳、均州，逼郟阳。光恩择隘口筑砦，贼逼砦而营，积木与砦平；光恩火焚之，贼不得近。炮裂砦，光恩泥涂板护之，且守且筑；夜缒壮士斫其营，贼惊遁。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伪将路应标以三万人来，大舟载炮，溯流而上。光恩设水砦于汉江深处，而以轻舟往来截杀，因风纵火；贼弃炮夺路走。光恩令别将循江鼓噪，贼挤入水，江水为赤；又遣人入均州烧其旧积，贼乃退。是月贼众二十万，水陆并进。光恩遣别将御之江渚，自率轻骑营城外，伏步卒榛莽间。贼至，苦路险不能驰突；而步卒出没如神。薄暮，缚荻树杪，火光参差上下；亲帅死士短兵冲贼垒，伏兵四起，喊声震天，贼众大溃。乃循江回捣贼水营，与别将之营江渚者前后夹击，贼弃舟从北岸遁；尽获其精骑飞舰。盖前后四至，皆大创；贼自是不敢窥郟矣。后降于王师而复为明用，乃见诛。其弟光泰、光兴等崛强楚、蜀间，凡十余载。

徐鼐曰：前书高斗枢郟阳固守功，兹归之王光恩何？义互见也。斗枢能用光恩，是光恩之破贼，皆斗枢致之，故归功斗枢；然无光恩，则斗枢无由成功，故仍归功光恩；义之互见者也。国史载光恩投诚，后为道臣李之纲所讦，逮问；弟光泰遂叛。而顾炎武「圣安本纪」「附录」谓：『光恩死于国难，以忠节终』。何舛异若是？盖光恩兄弟虽势迫投诚，始终为明用也。光泰、光兴等出没楚、蜀，迄于滇亡。考其颠末，盖与金声桓、李成栋、姜瓖之徒异矣！

三月甲申朔，明北来太子至南京。

太子驻兴善寺，以勇卫营兵五百人守之。夜五鼓，传旨移太子于锦衣卫都督同知冯可宗邸舍。或曰太子在兴善寺，王命北京张、王二内竖觐之。二竖见太子，抱足大恸。天寒，各解衣以进。王闻之大怒，掠二竖俱死；李继周亦赐酖死。都人闻太子至，人人色喜；言王未有子，且以为子。一日告语几遍，百

官投职名。最后，太监卢九德至，太子呵之曰：『卢九德！汝何不叩首』？九德不觉叩头觳觫。辞出，戒营兵曰：『好守视！真太子自应护卫，假者亦防逸去』。寻传旨不许文武官私谒，中夜移太子于大内云（考曰：冯可宗亦作可京）。

徐鼐曰：书曰北来太子何？疑以传疑也。有曰真太子者矣，有曰伪太子者矣；谓为真者信乎？则藩镇之疏、民庶之口，皆未身侍青宫、面对狱词，据传闻以言之也；谓为伪者信乎？则马、阮方以翊戴福王为功，诸臣又皆朋附马、阮之人；推戴潞藩之狱，方避其齟齬之不暇，而孰以直言沾杀身之祸乎！况拱干既降贼之人、正宗辈列贰臣之传，从新背故，是其本怀；虽为讲官，胡足征信？然则详列稗官家言何也？史家之法，毋以己意弃取，第直书其事而是非自见。是皆当日故老耳闻目见之谈，摭而列之，使后之能断斯狱者有所左证焉！疑事毋质、直而勿有，其犹行古之道乎！

乙酉（初二日），明命群臣审视北来太子真伪。

王御武英殿，命府部九卿科道官及前东宫讲官中允刘正宗、李景濂、少詹事方拱干等审视。拱干趋入，太子呼曰『方先生』！及问正宗等，皆不识。问讲书何地？讲何书？习何字？答多不符。给事中戴英进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门亲鞫吴昌时，太子侍旁，忆之乎』？不答。群臣环诘之，遂自供为王之明，故驸马都尉王昺侄孙，曾侍卫东宫；家破南奔，高梦箕家丁穆虎教之诈称太子，拱干则于侍卫日识之也。或曰：王之召刘正宗、李景濂也，谕之曰：『太子若真，将何容朕』？正宗曰：『太子恐未能来，臣当以说穷之』。群臣先后至，太子东向踞坐。一官以北京宫殿图问之，指承华宫曰：『此我所居』；指坤宁宫曰：『此我娘娘所居』。刘正宗曰：『我是讲官，汝识否』？太子不答。正宗多其词以折之，太子笑而不应。曰：『汝以为伪即伪耳！我原不想与皇伯夺皇帝』。诸臣无如何。正宗遂奏：『眉目全不似，所言讲所仿书悉误』。戴英奏：『其伪无疑』。先是，杨维垣扬言于众，谓驸马王昺侄孙王之明貌类太子，故士英袭其言以入奏也。

明以逆案杨维垣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都人为之语曰：『马、刘、张、杨，国势速亡』。

丙戌（初三日），明下北来太子于中城兵马司狱。

或曰：是日更余，肩舆送太子入中城狱，已大醉。醒见副兵马某在侧，问何人？以官对。问此何地？曰：『公所』。问纷纷者何？曰：『行路人』。问何故皆蓝缕？某未及答；曰我知之矣！某以钱一贯置几上，顷之校尉四人叩头。太子指钱曰：『买香烛来』！至则燃火北向，再拜；大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叩首号泣。满狱为之栖然。

戊子（初五日），明以太监乔上总理两淮盐课。

徐燾曰：备书何？讥任宦官也。

己丑（初六日），大清兵取明郾城，又取明西平。

王师分道南征：由河南进者，英亲王也；由山东进者，豫亲王也。克西平；镇将刘洪起撤兵还楚（考曰：本「南都甲乙纪」。又按「东华录」：『是年七月，内大臣何洛奏克西平，刘洪起伏诛』。此言取西平者，疑是洪起撤兵还楚，我兵退而洪起复据西平，至六月而始克也）。

闯贼逼明承天府，左良玉告急；命督臣何腾蛟御之。

辛卯（初八日），我大清兵取明上蔡。

明命前大学士王应熊兼制云贵、湖广、广西、郾阳、偏沅各督抚；逮四川巡抚马体干（考曰：亦作马干）。

应熊疏言：『蜀境西北接郾，东抵夷陵，西南由建昌通云南，东南由遵义通贵州。今寇踞成都，蜀人殆无孑遗。议者谓李贼在陕，献忠必不北向。然李贼自七月入蜀，虚喝保宁、顺庆之吏民而制之，一旦为献忠所驱，则献忠之无顾畏可知矣！川、陕总督宜提兵复保宁，牵贼北顾；臣得合滇、黔之力，以捣其空。广西、郾阳许臣节制，则缓急可以呼应。臣名总督四省，而兵止于黔、饷止于滇，不几轻视巨寇乎』？乃命楚、郾、贵、广悉听节制。应熊又劾体干纵兵淫掠，下督抚逮讯。命未达，南都亡矣。

壬辰（初九日），明命百官会审北来太子于午门外。

或曰：有内官以密疏劝上曰：『东宫足骭异常形，每骭则双』。王命卢九德商之马士英，士英疏言：『疑处甚多：既为东宫，脱虎口，不明之官而走绍兴，一也；东宫凝重，此人机变百出，二也；公主见在周奎家，而云已死，三也；左懋第寓书言北都亦有伪太子事，是太子不死于贼，则死于清矣。讲官方拱干在狱，可密谕辨之。假冒，则与臣民共弃之。其真也，则留养深宫；不可分封于外，以启奸人之心』。刑部严讯穆虎，五毒备至，誓死不承。梦箕复上书自明，因并逮治。是日会审，张捷坐刑部尚书高倬家，召拱干语之曰：『全在先生一言耳』！百官集午门，喝太子跪，蹲踞如前。王铎指拱干曰：『此何人』？曰：『方先生』！张孙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何必改易姓名。李继周持皇伯谕帖召我，非我自来者。尔等不尝立皇考之朝乎？何蒙面至此』！众官莫之敢决。王铎前曰：『我一人当之』。叱送还狱。

徐燾曰：甚矣！明之亡也，太子之狱为最伙。姑附书北都伪太子暨太平三皇子事，以广胜国之遗闻焉。北都太子者：甲申十月，有男子自诣周奎家，求见公主，抱持大哭；为街道御史所奏，下内院，集明臣及太监辨视。惟太监杨玉、常进节、指挥李时印等数人以为真；或谓是永王。有降贼之晋王求桂者

，因从闯贼留京师，独言其伪；于是言真者皆下狱。刑部主事钱凤览详讯，以升皇子报命。求桂诋凤览，凤览呵之。乃复廷讯，内阁谢升、冯铨等执为伪，皇子曰：『某事先生忆之否』？升默然。凤览面叱升不臣。疏言：『大臣不认，则小臣瞻顾；内员不认，则外员箝口。然天地祖宗不可欺灭，敢以死争之』。正阳门商民数人具疏救皇子，骂谢升禽兽无道。摄政王曰：『太子真伪无伤；但晋王明之宗室、谢升明之大臣，凤览之呵晋王、百姓之骂谢升，皆乱民也』。同下狱死。乙酉四月初六日，凤阳民张三忽誓众救皇子，生员杨某、孙某应之，俱擒杀；皇子遂死。太平三皇子者：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冬月，有人首三皇子在民间，擒至南京马提督府。皇子自书供云云庵，崇祯帝三子，名慈焕；周后所生。闯贼挟之至山海关，闯败挟之至潼关，至荆、襄；贼散，随左营黄贵者，冒姓黄。左兵为黄得功所败，属黄蜚。得功亡，蜚携走太湖，托江西乐安王。乐安往闽，以托瑞昌王；至于潜乡官余文渊家，与湖广人陈砥流相亲密。文渊与知县有隙，事遂露。五年（一六四八）五月，削发为僧，号云庵，与砥流浪迹江北各庵；贩茶虎邱，识常州吴中，赠中诗扇一具，银五钱而别。中因作假札，贾利不遂，首之抚院，捕获砥流于芜湖，遂并获至江宁云。东村老人之言曰：『在北京者，一以为永王、一以为太子。若北为太子，则南京者伪矣。然士英疏其可疑者，不到官而走绍兴；即如其言，彼自走绍兴，于朝廷何与，而必追之来？不可解者一也。初到僧寺，禁请谒，多兵护防，中宵付狱：不可解者二也。既确然伪矣，不加縲继，肩舆付狱，竹篋前导：三也』。又曰：『三皇子者定王也，然既依良玉，则左兵东下必喜得王，何故隐名？迨黄蜚入海奉义阳王，何故舍皇子而戴宗室？事固有不可度者，存疑可耳』（考曰：以上见「传信录」、「南略」）。

明有妇人童氏自言福王妃，下锦衣卫狱。

初，王之为郡王也，娶黄氏，早卒；为世子，娶李氏，遭洛阳变，亡。嗣封之岁，封童氏为妃；生一子，不育。已而，王弃藩南奔，太妃与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入也，巡按陈潜夫奏妃故在，庶吉士吴尔坝亦附疏白之；王弗召。妃乃诣巡抚越其杰自陈；其杰会同刘良佐具仪卫送至京。王怒，诃为妖妇，付锦衣卫监候。妃在狱，自书入宫日月、相离情事甚晰。马士英曰：『人非至情所关，谁敢与陛下称敌体』？王又弗顾，而命严刑拷之。妃徒跣号骂，不三日死。王迁怒于潜夫、尔坝，并逮治（考曰：本「绎史」「勘本」。又「甲乙史」载童妃下锦衣卫狱事云：『童氏河南人，知书。既入狱，都督冯可宗诘之。童氏云：「在尉氏遇王叩首，王携置怀中曰：我伴无人，李妃不知所在。汝貌好，事我。居四十日，闻寇警，偕王至许州；遇太妃，悲喜交集，州官给馆饩。居八月，养一子，弥月死。及京都陷，又南走，遇土贼失散。闻王为帝，甚

喜」。因哭，骂王为负心短命人。在狱书相从日月、相离情事；乞可宗上达。可宗因所陈本末甚悉，入奏。王见书，面赤，掷地不视。可宗不敢再言，呼毛牢子以王语告童氏。氏大哭，且咒且骂。会有奸人詹自植、白应元先后入宫门秽骂，奉旨杖死。牢子遂不敢饮食之，氏久之饿死」。又「遗闻」云：『遇王于尉氏，相依生一子，已六岁』。误也。河南于十四年陷，王之遇妃尉氏，是失陷后事；至此方五年，何得生子六岁乎？前人谓邹漪书不足信，良然。又某氏「童妃续记」愈支离，不足观矣）。

徐薰曰：书曰有妇人自称何？疑词也。童氏之事可疑乎？无可疑也。天下至顽劣之妇，未闻有冒为人妻者；况以天子之尊、宫禁之严乎！无已，则或其疯颠也。而潜夫、其杰、尔坝、良佐诸人非有心疾，奈何以疯颠妇人奏闻之、仪卫送之、伏道谒之乎！且即伪也，亦必入宫面见而后知之；即不然，亦必召入太后宫，集从行阉人审验而知之。岂有未见而逆知其伪，乍闻而据怒其人者？吾固于太子之伪，未敢质言之；而于童氏之事，则无疑也。无疑则曷为有疑词也？曰盖其慎也。夫人情于夫妇之间，往往有暧昧不可告人之事。吾乌知王之斥为妖妇也，非有深怒积怨于氏，故闻之而据怒、怒之而据杀乎？故仍疑之，盖其慎也。而或有信童氏之不伪，而转疑福王之伪者。疑之者说曰：『糟糠故配，患难相依，有何大过，而必置诸死地』？始于太妃之至，括取金钱，以邀其驩；殆恐妃之入而识破机关，故急灭其口也。又一说曰：『此马瑶草诡谋迎立，本非明室宗支也』。夫母子、夫妻之情一也，冒人之子以为帝与冒人之夫以为帝，其事亦同也。何不畏其母之识破而金钱结之，独畏其妻如是乎？且士英之迎立，非有不韦、李园之谋也，不过欲以拥戴居功耳。是时宗室流离者不可胜计，何人不可拥戴，而必取不知谁何之人为之乎？况堂堂留都，以史阁部、高胶州诸贤之定策，名贤林立、勋戚满朝，而使卜者王郎践祚纂统；有是理乎？是皆疾之已甚之词，而为独夫者所宜戒也。

明以耿廷策巡抚四川。

廷策，临安河西人，天启甲子（一六二四）举人。崇祯中，以知州疏陈时政，擢山西佥事，改监宣府军。京师陷，走南都。以张献忠乱蜀，加太仆少卿，赴云南监沙定洲军，由建昌入川讨贼。寻命以佥都御史代马干为巡抚；未赴而定洲乱作，蜀地亦尽失，遂止不行。

闯贼寇明潜江。

癸巳（初十日），明遥祭诸陵。

乙未（十二日），明阮大铖荐马士英之子锡为总兵官，仍莅京营（考曰：前李国辅往视云雾山所管勇卫营，士英以锡代之；故云仍莅也）。

徐薰曰：特书何？明二人之朋比无所忌惮也。

明黄得功疏论北来太子事。

三法司以狱上，王命法司严讯两月以来往来踪迹及主使之入。于是人情益惧，民间流言谓马士英、王铎共谋戕害太子。黄得功疏言：『东宫未必假冒，不知何人逢迎，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不明不白付之刑狱，将人臣之义谓何？恐诸臣谄徇者多、抗颜者少；即明白识认，亦谁敢出头取祸乎！乞多方保留；若骤处死，即果诈伪，天下必以为真矣』！有旨：『王之明亲供假冒，有何逢迎？不必悬揣过虑』。

戊戌（十五日），明复会审北来太子于朝。

左都御史李沾令校尉戒太子必直言某。及审时，沾呼：『王之明』！不应。喝问『何不应』？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拶，太子号呼『皇天上帝』！声彻内庭。士英传催放拶，沾复好言问之。太子曰：『汝令校尉属我，校尉自能言之，何必我言？前日追者何处？追者自知，何必问我』！高倬令扶出。将出朝，旧东宫伴读邱致中抱持大恸；王闻之，命擒付镇抚司。夜有题诗于皇城者曰：『百臣护蹕贼中来，会见前星闭后开；海上扶苏原未死，狱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关宗社，忠义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处遇？普天空向棘圜哀』！御史陈以瑞奏：『愚民观听易惑，谓诸臣有意倾先帝血胤』。有旨：『王之明勿骤加刑，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妇皆已明白，然后申法』。

明命黄斌卿以原官挂征蛮将军印，镇守广西。

明以方国安为总兵官挂镇南将军印，驻防池口。

明命崇王慈爚居福州。

明上懿安皇后谥。

谥曰孝哀慈靖恭惠温贞偕天协圣哲皇后。

明更福恭王谥为孝皇帝。

明命黄得功移镇庐州，与刘良佐合力堵御。

壬寅（十九日），明以思宗忌辰，设坛遥祭；以献愍太子、定哀王、永悼王祔祭。

百官于太平门外设坛遥祭，独阮大铖哭而呼曰：『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今陈名夏、徐汧俱北去矣』！马士英急掩其口曰：『毋！徐九一见有人在』（九一，汧小字也）。是日，史可法望祭河上，因上疏自劾，言『天星已周，君仇未复；乞先治臣罪，以谢天下』！

癸卯（二十日），明命三法司覆审北来太子，毁黄得功疏。

明刘良佐疏论北来太子、童氏事。

良佐疏言：『上为群臣所欺，将使天伦绝灭』。王曰：『朕于夫妻、伯侄之间岂无天性？况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朕于先帝无纤芥之嫌，因宗社无主

，不得已从群臣之请，勉承重寄；岂有利天下之心，忍加毒害于其血脉！至于举朝文武，谁非先帝旧臣，谁不如卿，肯昧心至此！朕夫妻之情，又岂群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遗体，不可以异姓顽童渎乱宗祏。宫闱风化所关，岂容妖妇阑入！国有大纲、法有常刑，卿不得妄听妖讹，猥生疑议！因命法司先将二案审明情节，传示中外以释群疑；然而流言日甚。

明左良玉疏论北来太子事。

良玉疏言：『东宫之来，吴三桂实有符验；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岂大臣之道？满朝诸臣，但知逢君，罔惜大体。前者李贼逆乱，尚锡王封；何至一家视同仇敌！明知穷究并无别情，必欲展转株求；使皇上忘屋乌之德、臣下绝委裘之义，普天同怨；皇上独与二、三奸臣保守天下，无是理也。亲亲而仁民，愿皇上省之！』有旨：『东宫果真，不失王封；但王之明假冒，正在根究。其吴三桂、史可法等语，尤系讹传。法司将审明情节，宣谕该藩』。时良玉疏见邸抄，工部侍郎何楷言：『镇臣疏东宫甚明』。有旨：『此疏岂可流传！令提塘官立行追毁。』

明何腾蛟疏论北来太子事。

腾蛟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闻？何人物色至京？马士英何以独知其伪？既是王昺之侄孙，何人举发？内官公侯多北来之人，何无一人确认而泛云自供？梦箕前后二疏，何以不发抄传？明旨愈宣，则臣下愈惑。此事关天下万世是非，不可不慎』。有旨：『王之明白供甚明，何腾蛟不必滋扰！』

明袁继咸疏论北来太子事。

继咸疏言：『太子居移气、养移体，必非外间儿童所能假袭。王昺原系富族，高阳未闻屠害，何事只身流转到南？既走绍兴，于朝廷有何关系，遣人踪迹召来？望陛下勿信偏词，使一人免向隅之悲，则宇宙享荡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不刑自认，诸臣无端过疑，何视朕太薄、视廷臣太浅！』继咸又疏言：『东宫真伪，亦非臣所能臆揣；真则望行良玉言，假则请多召东宫旧臣识认，以释中外之疑』。疏未达，而良玉兵已东下矣。

明史可法疏请面陈北来太子事；诏止之。

可法疏请召见，面言东宫处分，以息群嚣。有旨：『待奏凯后』。可法叹曰：『奏凯谈何易也！』

徐鼐曰：诸臣先后上疏，概系之癸卯何？以类书也。

明以殿工成，加阁部各臣衔。

史可法太师，马士英太保，王铎、高弘图、姜曰广各太子太傅，管绍宁、朱之臣、高倬等各加衔，内臣韩赞周、卢九德等三十五人赏赉有差。

徐鼐曰：特书何？讥滥也。

乙巳（二十二日），我大清兵南下，明王之纲走宿州；遂取归德，巡按御史凌駟死之。

駟之在临清也，间道遣人上疏，言『臣以铅槩书生，未谙军旅，先帝过简，置之行间。遭值危亡，不能以死殉国，乃以余生纠集义旅，讨擒伪逆；诚欲自奋其桑榆之效，不藉尺兵、不资斗粟，徒以「忠义」二字激发人心。方今贼势犹张，东师渐进；臣已上书彼国大臣，反复恳切，不啻如秦庭之哭矣。然使东师独任其劳而我安享其逸，东师克有其土而我坐受其名，恐无以服彼之心而伸我之论。为今日计，或暂假臣便宜，权通北好，合兵讨贼；名为西伐，实作东防。俟逆贼既平、国势已立，然后徐图处置之方。若一与之抗，不惟兵力不支，万一弃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祸必中于江、淮矣！臣南人也，即不肖而有功名之想，尚可几幸于南；但恐臣一移足，大河之北便非我有，故忍苦支撑于此，以为他日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东，然后有畿南；有畿南，然后有河北。临清者，畿南、河北之枢纽也。与其以天下之饷守淮，不若以两河之饷守东。乞择使臣联络北方以弭后患，宣慰山东以固人心』。又言：『胶州对岸为庙湾，宜设水师一旅，与青、齐义勇相结援，东郡可不劳而下』。当是时，朝议方以江北分四镇，无一人计及山东者。疏入，不省。

駟孤军难自立，亦时与我朝通书问。东昌下，駟南走大名；我朝以兵科给事中印札招之。駟悬之陈桥驿，独身至南都。入对，授监察御史，代陈潜夫巡按河南。駟疏言：『臣今与各寨将领约分地画守，仿古人合纵之策；一寨破，约各寨致讨。以长河为边垣，以各寨为州县；以守为战，以农为兵。臣寝食于河，创痕风裂，不敢自逸』。诏吏、兵二部给空札百余，以待归正之人；实无一军相策应。迨许定国、李际遇既降，导我兵南渡至归德，总兵王之纲引兵南走；独駟与士兵数百守城中。游击赵擢入城说降，駟斩以徇。次日，率兵出西城斫营，而守者已开东北门迎降。豫亲王多铎下令须生致凌御史，否且屠。駟乃以两印投井中，命参将吴国兴赍敕旨并遗疏入奏云：『臣誓不受辱属者，仰药引剑两被强持。因思慷慨而殃及小民，何如从容而善全大节！臣母年七十，登第未遑一省；子年四岁，尚未识面。受命疆场，义不返顾。伏乞大奋干断，速定战守之策；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单骑见豫王，从子润生从焉。豫亲王曰：『御史私渡河，复抗大军何也』？駟曰：『以大明官归大明，何云私！职授监军，恨兵微不得一战，何云抗』！长揖不拜。豫亲王手金爵赐之酒，駟曰：『天性不饮也』。越日无降意，乃取学道蔡凤、监军道吴琦于阶前斩之；顾駟曰：『公以首领易虚名乎』？遗以大帽、绍裘革舄，不受；强留之。中夜，谓润生曰：『吾忍死守此土，以为江南屏蔽，今已矣』！乃遗书豫亲王曰：『愿贵国无负初心，永敦邻好；大江以南，不必进窥。否则，扬子

江头凌御史，即钱塘江之伍相国也』。与润生同缢死。豫亲王殡之察院署，吏民皆哭失声。事闻，赠兵部侍郎；润生御史。

臣熏曰：闻之温睿临曰：『当江南初建之日，自谓画淮而守；孰知门庭撤而堂奥必不固也。使于大军未集之日，一军北出与駟犄角，则中原或可稍持；而大军之传檄而下，亦未必如是之神且速也。豫王心重駟，不忍杀之，有以哉』！

明罢安庆巡抚；以兵部左侍郎朱大典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安徽等处军务。

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金华人。举万历丙辰（一六一六）进士，除章邱知县。天启二年（一六二二），擢兵科给事中，出为福建副使，进右参政；以忧归。崇祯三年（一六三〇）起故官，莅山东；寻调天津。五年（一六三二）四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流贼陷凤阳、毁皇陵，总督杨一鹏被逮，诏大典总督漕运兼巡抚庐、凤、淮、扬四郡，移镇凤阳。在任三年，累着战功。是时，卢象升、洪承畴皆以忤杨嗣昌受齟齬，而大典独无恙；论者颇以此启疑。寻以囊橐不戒，为给事中方士亮等所劾。事未竟而东阳许都之乱作，知县徐调元、在籍给事中姜应甲与大典有隙，构以罪。诏逮治，籍其家充饷；会国变，止。刘宗周劝其募兵勤王，乃率兵三千至南京；给事中熊汝霖奏充为事官。吏部尚书徐石麒言：『大典虽贫，其人材足倚也。今湖南残破，可令为巡抚练士卒、具糗粮，立功自效』。马士英覬其贿，拟旨切责；不得已乃乞援于马、阮，始召为兵部左侍郎。御史郑瑜劾其前为总督时侵赃，得旨：『大典创立军府，所养士马岂容枵腹？岁饷几何，不必妄讦』。寻晋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广昌、靖南、池、皖等镇军务，巡抚应天、安庆，总理粮储兼督上江漕粮。然大典用是不能自绝于马、阮矣。

徐熏曰：大典以济世之才，而簠簋不饬，为小人所挟制；降志辱身，所云「欲焉得刚」也。向非蒙难而正其志，乌能以自盖哉！

明钱谦益请即家开局修史，不许。

明许罪废诸臣输银复官。

戊申（二十五日），明左良玉举兵反。

初，黄澍之被逮也，阴讽将士哗，欲索饷南京；澍复日以清君侧为请。良玉念所将皆乱人降卒，幸假天子声号相縻系；恐东下则散走不可复制，未之许也。无何而北来太子事起，中外皆騷哗；又李自成兵日逼，良玉心动。澍乃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方沉吟未决，中一将拂衣起曰：『疑事毋成！若主帅必不动者，某等请自行之』。良玉不得已，乃称奉太子密诏，入诛奸臣马士英。驰檄曰：『盖闻大义之垂，炳于星日；无礼之逐，严于鹰鹯。天地有至公

，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马士英根原赤身，种类蓝面。昔冒九死之罪，业已侨妾作奴、屠发为僧；重荷三代之恩，徒尔狐窟白门、狼吞泗上。会当国家多难之日，侈言拥戴劝进之功；以今上历数之归，为私家携赠之物。窃弄威福，炀蔽聪明。持兵力以胁人，致天子闭目拱手；张伪旨以謗俗，俾臣民重足寒心。本为报仇而立君，乃事事与先帝为仇，不止矫诬圣德；初因民愿而择主，乃事事拂兆民之愿，何由奠丽民生？幻蜃蔽天，妖■〈莫上〉障日。卖官必先姻娅，试看七十老囚、三木败类，居然节钺监军；渔色罔识君亲，托言六宫备选，二八红颜变为桑间濮上。苏、松、常、镇，横征之使肆行；樵李、会稽，妙选之音日下。江南无夜安之枕，言马家便尔杀人；北斗有朝彗之星，谓英君实应图讖。除诰命赠荫之余无朝政，自私怨旧仇而外无功能。类此之为，何其亟也！而乃冰山发焰，鳄鱼兴波；群小充斥于朝端，贤良窜逐于崖谷。同己者性侔豺虎、行列猪猡，如阮大铖、张孙振、袁安勋数十巨憨，皆引之为羽翼，以张杀人媚人之赤帜；异己者德并苏、黄、才侔房、杜，如刘宗周、姜曰广、高弘图数十大贤，皆诬之为朋党，以快如虺、如蛇之狼心。道路有口，空怜「职方如狗，都督满街」之谣；神明难期，最痛「立君由我，杀人何妨」之句。呜呼！江、汉长流，潇、湘尽竹，罄此之罪，岂有极欤！若鲍鱼蓄而日膻，若木火重而愈烈。放崔、魏之瘦狗，遽敢灭伦；收闯、献之狝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镇，太尉朱泚之故智，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宫，宇文文化及之所为，人人而知之矣！是诚河山为之削色，日月倏焉无光；又况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内怀忠之人，谁不愿食其肉；敌国向风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藩先帝旧臣，招讨重任。频年疾心痛首，愿为鼎边鸡犬以无从；此日履地戴天，誓与君侧豺狼而并命。在昔陶八洲靖石头之难，大义于今炳然；迄乎韩蕲王除苗氏之奸，臣职如斯乃尽。是用砺兵秣马，讨罪兴师；当虫下郑畋讨贼之军，意裴度蔽邪之语：谓朝中奸党尽去，则诸贼不讨自平；尚左右凶恶未除，则河北虽平无用。三军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义之声闻，首严焚僂之隐祸；不敢妄杀一人以伤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义旗所指，正明为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兴，必有间世英灵天翼皇明之运。泣告先帝，揭此心肝。愿斩贼臣之首，以复九京；还收阮奴之党，以报四望。倘惑于邪说、诳误流言，或听奸臣之指挥、或树义兵之仇敌，本藩一腔热血，郁为轮囷离奇；势必百万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祸，近在目前；水火无情之时，追维心痛。敬告苦衷，愿言共事。呜乎！朝无正直，谁斥李林甫之奸！国有同心，尚怀郑虎臣之志。我祖宗三百年养士之德，岂其决裂于金壬；大明朝十五国忠义之心，正宜暴白于魂魄。速张殪虎之威，勿作逋猿之藪！然董卓之腹，膏溢三旬；藉元载之厨，椒盈八百。国人尽快，中外甘心』（考曰：此檄见「明季遗闻」。又「甲乙史」

与「甲乙编年」载檄云：『马士英蛮獠无知，贪狼背义。挟异人为奇货，私媵毒以种奸；欺虾■〈莫上虫下〉之不闻，恣鹿马以任意。不难屠灭皇宗，遂敢戕戮太子。效胡澣之名访邈邇，既不使之遯于荒野；踵钱宁之即讯大千，又不容其毙于深宫。群小罗织，比燕啄而已深；中犴幽囚，视雀探而更惨。李沾威拷，何如崔季舒拳殴！王铎喝招，有甚朱友恭塞谤。岂先帝不足复留种，既沉其弟，又灭其兄；将小朝自有一番人，既削其臣，并翦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会成群，谁敢曰吾君之子？依违欲了，咸称曰的系他人。临江之当乱虎，是可忍也？子輿之遇蟒毒，尚何言哉！良玉受恩故主，爵忝通侯；宁无食蕊之思，讵忘结草之报！愿偕义士，共讨天仇。严虎豹之亟驱，风云气愤；矢鹰鹫之必逐，日月光明。郟坞丰盈，应有燃脐之祸；渐台高拥，难逃切舌之灾』云云。按此檄专指北来太子事，不及其它；且「挟异人为奇货」数句，指斥弘光。故袁继咸斥良玉云：『先帝旧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负』；乃约改檄为疏，是此檄后废不用也。故「甲乙史」云：『远近传播，惟京中噤口』；当是此檄未至南都也。附志之）。复驰疏云：『窃见逆贼马士英出自苗种，性本凶顽。臣身在行间，无日不闻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汹传陛下屡发矜慈；士英以真为假，必欲置之死而后快其谋。臣前两疏，望陛下从容审处；冀士英夜气稍存，亦当剔肠悔过，以存先帝一脉。不意奸谋日甚，臣义不与奸贼共天日矣！臣已提师在途，将士眦目指发，皆欲食其肉。臣恐百万之众，发而难收，震惊宫阙；且声其罪状，正告陛下。仰祈刚断，与天下共弃之。自先帝之变，人人号泣；士英利灾擅权，事事与先帝为仇。「钦案」先帝手定者，士英自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复修之。思宗改谥毅宗，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绝天下报仇复耻之心：罪不容于死者，一也。国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贼臣窃柄以来，卖官鬻爵，殆无虚刻；都门有「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之谣。如越其杰以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升部堂；□□以贪污绞犯，不数日而夤缘仆少；袁宏勋与张道浚皆诏狱论罪者也，借起废径复原官。如杨文骢、刘泌、王燧以及赵书办等皆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于当路。凡此之类，直以千计，罄竹难书：罪不容于死者，二也。阁臣司票拟，政事归六部；至于兵柄，尤不容兼握。士英已为首辅，犹复掌枢，是弁髦太祖法度；又引腹心阮大铖为添注尚书，以济其篡弑之阶。两子梟獍，各操重兵以为呼应；司马昭复生于今日：罪不容于死者，三也。陛下选立中宫，典礼攸关。士英居为奇货，先择其尤者以充下陈；而又私买歌女寄养阮大铖家，希图进选。计乱中宫，阴谋叵测：罪不容于死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恭俭神明；士英百计诳惑，进优童艳女损伤盛德。每对人言，恶则归君：罪不容于死者，五也。国家遭此大难，须宽仁慈爱以收人心；士英自引阮大

铖以来，睚眦杀人，如周鏊、雷演祚等锻炼周内，株连蔓引。尤其甚者，借题「三案」，将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网打尽，令天下士民重足解体：罪不容于死者，六也。九重秘密，岂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动无不窥视；又募死士窜伏皇城，诡名禁军，以观陛下动静，曰「废立由我」：罪不容于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号者，先帝殉难，皇子幸存；前此定王之事（考曰：时有言定王南来，士英遣人沉之河者。见「野史」），至今传疑未已。况今皇太子授受不明，士英乃与阮大铖一手握定，抹杀的确识认之方拱干而信串通朋谋之刘正宗。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议、不畏万古纲常，忍以先帝已立十七年之嗣君，为四海讴歌狱讼所归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惨，神人共愤。凡有血气者，皆欲寸磔士英、大铖等，以谢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诸将士之言也；非独臣标将士之言，天下忠臣义士、愚夫愚妇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将士英等肆诸市朝，传首四方，用摅公愤。臣等束兵计刻以待，不禁大声疾呼，激切以闻（考曰：此疏见「甲乙史」）。

是日，焚武昌东下；自汉口达蕲州，火光接天者二百余里。劫巡抚何腾蛟与俱，置之别舟，以副将四人守之；舟次汉阳门，乘间跃入江，四人惧诛，亦赴水。腾蛟漂十余里，至竹簰门，渔舟救之起，则汉前将军关壮缪庙也。家人怀印者亦至，相视大惊；觅渔舟，忽不见。远近谓腾蛟得神佑，益归心焉。

徐鼐曰：自「公羊」有『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君侧恶人』之说，而后世称兵向阙者托之。尝读尹起莘「纲目发明」曰：『后世有假晋阳之事以为胁制之举者，皆「春秋」之所诛而「纲目」之所谓反者也』。此义行，则贼乱之徒无以借口为举兵之端，而反叛之祸庶乎其可熄矣！

明以钱继登总理两淮盐法兼理江防，罢巡盐御史（考曰：「南都甲乙纪」作钱维登，误也。继登字龙门，嘉善人，万历丙辰进士）。

壬子（二十九日），我大清兵取明颍州，复取明太和。

刘洪起奏：『北兵势如破竹，恐为南京之忧』。王永吉奏：『徐镇孤危，何以保江北？乞饬史可法、卫允文共保徐州』。马士英不应。

明加李本深左都督，提誓高杰标下军马。

初，杰所将皆秦人，于四镇中最强，朝廷以冲地委之。自李本深等弃汛奔还，而提督之命久不下，将士无固志。我兵自大梁以南如入无人之境，破蒙城，逼淮、徐，江南震恐。乃诏从史可法议，以本深为左都督，领兴平诸将。可法疏云：『臣受命督师，无日不以国事为念；而人情难协，事局纷更。睢州大变之后，又有维扬之扰；外侮未御，内衅方深。拥节制之虚名，负封疆之大罪，窃自悲也。先是，提督之命未下，高营将士汹汹，臣不得不容之以镇静。李本深患痛未起，臣不得已先将镇臣胡茂贞北发矣』。

明遣使册封琉球国王。

明摄巡抚四川事马干复重庆。

干，昆明人，崇祯癸酉（一六三三）举人，知四川广安州。夔州告警，巡抚邵捷春檄干摄府事。献忠攻围二十余日，固守不下。会督师杨嗣昌兵至，围始解；擢川东兵备佥事。成都陷，龙文光死，蜀人共推干摄巡抚事。檄副将曾英击走贼将刘廷举，复重庆。是时干已为督师王应熊所劾，而道阻诏命不至，干行事如故焉。

徐燾曰：已革职矣，犹曰摄巡抚四川事何？明干之无罪也。

明松潘副将朱化龙、同知詹天颜复龙安、茂州。

明王应熊、樊一蘅遣兵复叙州。

应熊奉命督师办蜀寇，而诸郡惟遵义未破，应熊入居之；縞素誓师，传檄讨贼。总督樊一蘅适至，命诸郡旧将会师大举。起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三万人，于是年三月攻叙州，斩贼数千级；走伪都督张化龙，复其城。冯双礼来争，又败之；孙可望来援，相持一月。一蘅粮尽，退屯古蔺州，展退屯江津。贼乃截朱化龙于羊子岭；化龙率番兵冲击，贼惊溃遁去。

明武进士杨展诛献贼伪官于犍为，遂复嘉定。

展与曹勋同守成都，被缚，断索跃入江，泅水至嘉定。而贼已改嘉定为府，乃潜入犍为，杀伪令以起事，袭嘉定；州人开门纳之。又曹勋起黎州，与展声势相应和焉。

明副将曾英、参政刘鳞长大破献贼兵于多功城。

刘廷举之弃重庆走也，求救于献忠；献忠顾刘文秀曰：『杨展不足忌，重庆要害地，不可失也』。命文秀水陆并进。英、鳞长自遵义使部将李占春逆之于多功城，与于大海并力夹击，文秀大败；其别将攻嘉定者亦大挫衄。贼怒，坑其大营兵三千人于大仪县。占春，涇阳人；大海，项城人；皆英腹心将，以勇闻。英之成功，二人之力也。

明雅州知州王国臣叛降于献贼。天全六番招讨使杨之明、进士宗室朱奉■〈金伊〉、举人郑延爵起兵拒贼，败绩；皆死之。

国臣，西安人。初通闯将马爌，继又归于献忠。与下川南道胡寅不睦，将执以与贼，寅逃入土司高克礼家；而土司杨姓者与高世仇，互仇杀。杨之乔者，又欲因乱弑兄之明以降贼，遂执胡寅并家口数十人送献忠杀之。之明等合谋起兵，与贼战于雅州飞仙关，兵败被杀。延爵收兵再战，殁于阵。

明黎州宣慰司马京及其弟亭起兵讨献贼。

初，贼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间土司难于骤服，用降人为招诱，铸金印赍

之。马京者，汉将马岱后也，年十六；掷印于地，誓不屈。伪游击苗某赴黎、雅任，京密调番众与亭攻之，擒伪弁七十余人；斩之演武厅，祭旗讨贼。

明马京、马亭以土千户李华宇、指挥丁应选、守备杨起泰兵大破献贼兵于雅州，斩其伪帅；遂复黎、雅二州。

京兄弟起兵，令白通使及白寰翠招致富庄头人姜、黄、柰、李、蔡、包、张七姓子弟。土千户李华宇者，年十八矣；亦率众至，京即以七姓畀之。而海棠堡指挥使丁应选、宁越守备杨起泰以观察胡恒之檄，引兵入援。闻恒死，遂与京兄弟合，得兵万余；与贼大战于雅州龙观川，杀数千人，阵擒伪帅方总兵，斩之。余贼遁还，遂复黎、雅。京少年好酒色，踰年竟卒。

明四川民共起诛献贼伪官。

时四方兵大起，揭竿纠集，取贼所置守、牧、令、判；或刺于庭、或投之水火，一时殆尽。

献贼大杀其伪官。

贼厌苦朝会，擲所御冠，足踏之；索大帽着之，乃快。创为生剥人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伪兵部龚完敬以道不治，用前法刳剔，实以藁，衣冠以徇于市。伪祭酒某以生辰受诸生礼达十钱，诛法亦如完敬；召诸生集而观之。孙可望之有事于汉东而还也，伪官连名状迓之于郊。可望不敢隐，献忠怒其沿故朝陋习，棒杀二百人。或有以戮朝士太甚为言者，献忠笑曰：『文官怕没人作邪』？伪官尝朝会拜伏，呼爨数十下殿，爨所熏者，引出斩之，名曰『天杀』；人莫得而测也。右相严锡命家在绵州，献忠过之，见其宅第壮丽，斩之。

献贼大杀四川绅士。

初谓蜀人易制，渐以出兵数败，士众反复；攘袂瞋目，有咀嚼蜀人之心。会朝天关获诸生颜天汉等通自成表，怒谓阖境俱反。诡云选举，乡绅不至者孥戮之。既集，则令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斩之。诡称试士于贡院，设长绳离地四尺，身过绳者，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凡二万二千三百人，弃笔墨如邱冢。惟二士年幼，不及绳，留作书记。又诡称试武生而无马，命取己马之犷劣者使骑；发巨炮，合营呼噪以应之。马惊人堕，蹂为肉齑；贼抚掌大笑（考曰：自复重庆而下，惟复叙州是三月事；余事先后无可考，姑以类附之。「蜀碧」亦同此）。

卷第十

夏四月癸丑朔，明诏史可法督诸军渡江入援。

先是，扬州既设督抚，幕僚谓可法曰：『公督师也，调度与诸藩异，奈何与彼互分汛地？是阁部与藩镇等也。公盍移驻泗州，以成居重驭轻之势』？乃

令应廷吉监参将刘恒祚等，会黄日芳渡洪泽湖趣泗州。可法谓礼贤馆诸生：『河防勤苦，今趣泗重劳』。乃第其甲乙，授通判、推、知各官，特等则赠以路费。因留廷吉小饮，从容问曰：『君精三式之学，所言淮阴不被兵与诸人同；独言夏至前后南都多事，予所不解』。廷吉曰：『今岁太乙阳局镇坤二宫始击关提，主大将凶。客参将发，且文昌与太阴并，凶祸有不可言者；夏至后更换阴局，大事去矣』！可法袖中出诏示之曰：『左兵东矣，吾将赴难；君言不信则可，如君言奈何』！执手唏嘘。可法至草鞋夹，具疏入告。时左兵已败，得旨：『北兵南向，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可法登燕子矶，南面哭拜而返。

明御史毕十臣疏言孟夏时享太庙，陪祀官多不至者。

徐薰曰：特书何？「经」曰：『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

丙辰（初四日），左良玉兵陷明九江。寻死，其子梦庚自称留后；经历彭永春、都司董四明、指挥佥事徐可行死之。

初，袁继咸闻闯贼南渡，令部将郝效忠、邓林奇等守九江，自统副将汪硕画、李士元等援吉安。甫登舟而左兵至，复还。士民泣言：『我兵不及十之三，激之祸且不测，且敛兵入守』。继咸曰：『入城示之弱，不可』。良玉抵北岸，书来愿一握手为别。继咸至其舟，言及太子事，良玉大哭；袖出太子密谕，集诸将盟。继咸正色曰：『先帝旧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负。密谕从何来？公以檄行之，是仇国也。请改为疏』。良玉不得已，约不破城，驻军候旨。继咸归，集诸将城楼，涕泣曰：『兵谏，非正也。晋阳之甲，「春秋」所恶；我可同乱乎？当与诸君城守以俟朝命』。而两营诸将有相通者，左营募入纵火，袁营张世勋、郝效忠夜半斩门出。继咸冠带欲自尽；黄澍入，泣拜曰：『宁南无异图，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将李士春亦密白继咸：『隐忍到前途，王文成之事可成也』。继咸乃止。而是时良玉疾已剧，见岸上火起，左右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骂曰：『此是我兵耳』！大悔恨，椎胸叹曰：『吾负临侯』（临侯者，继咸字也）！呕血数升，病遂革；召诸将谓曰：『吾不能报效朝廷，诸军又不甚用吾法度，愤懑至此。自念二十年来，辛苦戮力，成就此军。吾歿之后，出死力以捍封疆，上也；守一地以自效，次也；若散而各走，不惟负国，且羞吾军，良玉死不瞑目矣』！诸将皆哭，请刑牲誓。后营总兵惠登相当敌，拔佩刀横膝上曰：『我公百年后，有不服副元帅号令者，齿此剑』！诸将皆曰：『诺』（副元帅谓梦庚也）！登相固降寇，所谓过天星者；感良玉再造力，有忠实心。良玉歿后七日，军东下。登相率其黑旗军殿，舟行不近岸，有纪略；而前锋中军大乱，所至焚掠，登相大诟曰：『若此则不如我前日为流贼，其如先帅未命何』！撤其军返。梦庚见黑旗船西上

，自以轻舸追之；登相相见大恸，以梦庚不足共事，引其兵绝江而去。永春，武陵人，为九江卫经历，曰：『我官虽卑，义不可不死』。大书于壁曰：『九江卫经历彭永春死节处』。具衣冠，率子女六人赴火死。四明于城楼自刎；妻史氏、妾姚氏偕二子俱投水死。可行闻之大呼曰：『我武臣亦有人哉』！入告其母汪氏，母曰：『我家何不若彼也』！即投于井；妻邹氏、子妇陈氏继之。可行于屏间大书曰：『世受国恩，阖门殉节』，投笔北向拜，自缢于望京门之城楼。又有德化民孙大华者，愤左兵肆掠，杀一兵，众大噪。继咸不得已命究杀兵者，一市哗骇。大华曰：『我何惜一死以安众』！挺身就法，事遂解。论者比之颜佩韦五人云。

徐燾曰：不曰明左良玉陷九江，而曰左良玉陷明九江何？绝之于明也。吾君详观良玉本末，骄恣则有之，非有苏峻、侯景背逆之心也；昵近匪人、包荒悍将，身陷大罪，涕泣无从，亦已晚矣！若惠登相者，所云佣中佼佼欤！

左梦庚陷明湖口，主簿成启死之。

启字伯佑，应天人；以贡生官湖口县主簿。公服坐于庭；乱兵掩至，叱之曰：『国家养汝以靖乱，乃反为乱邪』？兵索金，复叱之曰：『吾寒官也，何金可索』！遂见杀。

丁巳（初五日），左梦庚陷明建德；戊午（初六日），陷明彭泽。

己未（初七日），左梦庚陷明东流；南京戒严。

以公侯分守长安诸门及都城十三门，征靖南、广昌、东平三镇兵入卫。左兵逼，士英等罗拜得功榻前；得功曰：『吾受国厚恩，临事致身分也；可劳公等重礼乎』！

明命阮大铖率兵会朱大典巡防上江。

徐燾曰：特书何？为金华失守张本也。

庚申（初八日）明降贼臣光时亨、周鍾、武愷伏诛（考曰：「南都甲乙纪」以为辛酉事）。

谕三法司：『附逆一案光时亨、周鍾、武愷三人即处决；其余拟斩者戍云南金齿、拟绞者戍广西边卫，徒流以下宥为民』。

徐燾曰：周鏞、雷演祚亦于是日死，何以不书？曰：无罪也。

辛酉（初九日），我大清兵自归德分道南下，明总兵李成栋遁；遂人徐州

。我兵分趋亳州、砀山；成栋率所部遁。初，南中有胡靳忠者，无赖子也；以条陈军事，留史可法幕下。许定国之变，徐、沛为畏途，胡挺身请往；可法大喜，委署徐州事。及成栋南走，胡与刘姓者渡河降，请速渡黄河。我豫王至河口，见水光接天，波浪汹涌，大骇；谓为间谍，欲杀之。二人请监营中

，徐州果有备，就戮未晚；从之。则浪静风恬，万骑瞬息而渡。

壬戌（初十日），明黄斌卿败左梦庚于铜陵。

黄得功兵至江上，住荻港。马士英言：『诸军必直抵湖口，与九江、安庆呼吸相通』。催大铖等进发。是日，斌卿等败左兵于铜陵之灰河。明日，复沉其船三十艘。诏赐诸将银币。时勤王兵四集，军势稍振；然淮南由是单弱，我兵乘之，遂瓦解。

明封常澄为襄王。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献贼破襄阳，襄王遇害；至是，以常澄袭封，寄居汀州（考曰：「明史」「世表」云：『寄居九江府』）。

乙丑（十三日），左梦庚陷明安庆。是日，我大清兵取明泗州；丙寅（十四日），渡淮。史可法退保扬州。

初，可法连章告急谓：『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遗书马士英，乞选将添兵；士英不应。我兵既克颍州，诸将望风降；刘泽清、刘良佐以入卫为辞，避而南下。可法至天长，檄召诸将救盱眙，单骑先进；忽报盱眙已降，援将侯方岩（考曰：亦作严）全军败没。兼行抵泗州，守将李遇春已举城叛。可法一日夜冒雨奔回扬州，尚未食，而城中哄传许定国领大兵至，欲尽歼高氏以绝冤对；夜五鼓，高兵斩关奔泰州，牲畜、舟楫为之一空。戊辰（十六日），监饷郎中黄日芳檄川将胡尚友、韩尚良领所部驻茱萸湾，应廷吉帅移泗诸军屯瓦窑铺以为犄角。己巳（十七日），主事何刚以忠贯营兵来会。方午食，而北哨突至，射杀廷吉家丁；众大骇。州川将遇之，斩七级；会南风大作，诸将复退屯邵伯湖。

丁卯（十五日），明福王选淑女于元晖殿。

钱谦益奏：『选到淑女』。命于十五日亲选于元晖殿。京选七十人中，阮姓女一人；浙选五十人中，王姓女一人；又周书办自献女二人。五月辛卯（初十日）清晨，传旨放还母家。盖是夕将出狩也。

徐鼐曰；天塹兵渡，歌席未终；晋阳城摧，猎围再杀；亡国之主，千古一辙。特书以伤之也。

明命潞王常涝移驻湖州，周王恭枬、鲁王以海驻江西、广东。

常涝之初至杭州也，海宁百姓诉乡官陈之遴于抚按，常涝偶与众官语及之。之遴惧；既起翰林原官，偕被逐之。巡按御史彭遇瓢入对，言：『定策之初，大臣意在潞王，省会非所宜居』。常涝亦避嫌，自请僻静一郡；乃移之湖州，并命周、鲁二王移驻江西、广东。

己巳（十七日），明以刘洪起为提督汝宁、开封等处援剿总兵官。

时河南尽失，而洪起独支于光、黄之间。

徐鼐曰：特书何？嘉之也。

明改王永吉总督防河，兼巡抚凤、淮、庐三府；钱继登兼抚扬州。

以继登抚扬，召田仰回部；继登辞，乃命永吉并抚扬州。

左梦庚犯明池州；诏暴良玉罪状。

时马士英请亟御良玉，而大理寺卿姚思孝、工科吴希哲请备淮、扬。王谕士英曰：『左良玉虽不应兴兵，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今宜守淮、扬』。士英指诸臣曰：『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我君臣宁死于清，不可死良玉手』！瞋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王亦无如何。自是北守愈疏矣。

明郑鸿逵奏破高营溃兵于江中。

高营兵弃汛奔瓜洲，掠民舟渡江。王命杨文骢、郑鸿逵：『凡逃兵南渡，用炮打回，不许过江一步』。鸿逵矢石俱发，歼万人；溃兵进退无所，遂降于我大清。

辛未（十九日），我大清兵围扬州，明史可法督众拒守。

时我兵自亳州陆路至。扬州城内兵能战者少，可法乃闭门坚守；檄各镇赴援，无一至者。

癸酉（二十一日），明下兵科给事中吴适于狱。

适疏参：『牟文绶纵兵哗掠，致建德、东流摧陷；方国安于铜陵、南陵聚兵攻击，赤子何辜，遭此涂炭』！蔡奕琛票旨切责谓：『适巧为左良玉出脱』。下之狱。御史张孙振言：『适为东林嫡派、复社渠魁，宜速正两观之诛』。会南都亡，适乃遁去。先是，御史左光先按浙，会鞫蔡奕琛案，适为司理，奕琛衔之；故以东阳事逮光先而并及于适云（考曰：「绎史」「勘本」云：『大兵逼扬州，适至兵部问防江守御计。职方王期升曰：『长江之险，北军岂能飞渡』！当是一时事）。

明刘泽清大掠淮安；寻降于我大清。

初，高杰死，泽清与得功、良佐谋分其众，朝议不许；乃于其间大治淮邸极宫室之盛，以钟鼓美人充之。闻左兵起，托名勤王，大掠而东。我豫亲王围扬州，命都统准塔分兵趋淮安；泽清率总兵马化豹等迎降。顺治五年（一六四八）以谋叛诛。

明以霍达巡抚苏、淞。

达，陕西武功人。闯贼之陷阳和也，达以监军逃；至是以御史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淞。未之任，而南都亡。后仕大清为工部尚书。

丁丑（二十五日），我大清兵克扬州，明督师太傅、兵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史可法等死之。

北兵初以大炮未至，屯班竹园。刘肇基请乘北兵未集，背城一战。可法谓

：『锐气不可轻试，宜养全锋以待其毙』。北兵以红夷炮攻城，铅弹大者如罍；堞墮不能修，以大袋沉泥填之。我豫王命降将李遇春持檄抵城下招可法，可法数其罪。遇春曰：『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可法趣矢射之。复令乡民持书至，守者引之见；可法挾守者，人与书俱投于水。豫王愈欲生致之，麾诸军姑缓攻；既知其不可，攻始急。而总兵李栖凤、监军道高岐凤已有异志，以危词劫可法；可法正色拒之曰：『此我死所也，公等何为？欲富贵者，各自便也』。二人夜拔营，偕川将胡尚友、韩尚良北去，城中势益孤。可法乃为书辞其母及妻与伯叔兄弟，呼部将史德威诀曰：『我无子，汝为我嗣，以奉吾母；我不负国，汝毋负我！我死，当葬我于高皇帝侧；其或不能，梅花岭可也』。即擐甲登陴。忽报黄蜚兵到，开门迎入；则反戈杀人，始知为我兵所给。巨炮摧西北隅，崩声如雷，城遂陷。可法自刎不殊，庄子固、许谨共抱持之；乱兵至，拥之下城，而谨与子固已中飞矢死。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众执赴新城楼上，豫王劝之降。可法厉声曰：『吾意早决，城亡与亡』！乃就刑。豫王命释史德威以保忠臣之后。德威觅尸不可辨，招魂葬之梅花岭下（考曰：「绎史」「勘本」曰：『史公殉节后，或曰公如姚平仲故事，跨白骡去；或曰缒城走，自沉诸江；或曰城破执至大营，留三日不屈，杀之。后得扬遇蕃、安珠护、史德威之所述，而后知公之授命即于城破之日也。杨遇蕃见「阁部遗文」王源序、安珠护见「万季野集」、史德威见黎士宏「书扬州殉难事」，详见「勘本」）。

同死者文臣十二人：督抚卫允文赴水死。在籍兵部右侍郎张伯鲸与当事分城守，夺北兵佩刀自刎；妻韩氏、子妇郝氏俱从死（考曰：「明史稿」谓：『伯鲸自经死』。「绎史」谓：『被数创死，妻杨氏从死』。今从杜于皇「茶村集」「张侍郎传」）。参军庶吉士吴尔坝、故降贼；南归谒可法，请从军赎罪，断一指畀友人祝渊寄其家曰：『我他日不归，以指葬可也』。分守新城，投井死。主事何刚初以训练水师隶可法，喜相得晚；马士英恶之，出知遵义府。未赴而北兵至，佐城守，投井死。知府任民育，济宁人；绯衣端坐堂上见杀，合家投井死。同知曲从直，辽东人；王纘爵，鄞人；知县周志畏，亦鄞人。志畏年少任气，与高营将士不协，求解职，可法以新喻罗伏龙代之；甫三日，而北兵至。可法命新旧令同守一城；城破，两家全遇害。两淮运使杨振熙，临海人；监饷知县吴道正，余姚人；县丞王志端，孝丰人；训导李自明，嘉兴人。幕客十九人，可考者六人：岁贡长洲卢渭，死于钞关河；昆山归昭，死于西门；书记顾起龙、龚之厚、陆晓、唐经世（余十三人名佚）。武臣最著者：都督刘肇基，字鼎维，辽东人。方可法檄诸将入援，独肇基自白洋河趋赴，过高邮，不见妻子；既请战，不从，乃分守北门，发炮伤北兵甚众。城破

，率所部四百人巷战，格杀数百人，一军皆歿。副将乙邦才，青州人；自刎死。马应魁，贵池人；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报国」四字于背，巷战死。庄子固，辽东人，以壮士七百人兴屯徐州；闻扬州被围，驯三日而至，与参将许谨拥可法出城，格斗中矢俱死。又有副将楼挺、江云龙、李豫、王思诚（考曰：「青磷屑」作汪一诚）、参将陶国祚（考曰：「青磷屑」作陶匡明；盖其字也）、冯国用、陈光玉、李隆、徐纯仁、游击李大忠、孙开忠、都司姚怀龙、解学曾十三人，俱巷战死。扬州士民死者，尸凡八十余万。其以死节列名史册者，诸生高孝缜书衣襟曰：『首阳志，睢阳气；不二其心，古今一致』。自经学宫死。王士琇设庄烈帝位，号哭载拜，与其弟自缢死。王缜、王绩、王续昆季三人，沉水死。武生戴之蕃、义勇张有德、医士陈天拔、画士陆榆、市民冯应昌、舟子刘某俱死。又有可法家人史书者，从可法死焉（考曰：以上参「明史」、「绎史」。按刘宝楠大令「扬州殉节录」所载极详；鼐南归后，失其书，俟他日更考焉）。

臣鼐曰：予读王氏「扬州十日记」，言可法抑万里长城之黄得功而用狼子野心之高杰，至谓坏东南之天下者，史道邻也。此盖书生率意妄语，无足论也。夫得功与杰之优劣，愚夫妇皆知之，岂可法反茫然莫辨哉！得功诚万人敌，而兵微将寡，难抗大敌。高杰拥十三总兵之众，所部皆西北人。杰暴抗不能为人下，抑之则乱不可止；馭之以爵赏、感之以忠悃，优而柔之，使迁善悔过而为我用，此则化强暴为忠义之微权也。然则同席联贾、寇之欢，舞盾释甘、凌之忿，以得功之豪杰，可法胡不能释二憾哉？夫贾寇、甘凌于仇怨外，非别有可贪之利而攘臂相争也，故可释憾杯酒间；得功与杰皆有利扬州之心，高固眈眈虎视、黄亦未忘于怀，此其势如唐藩镇之不相下，非可以酒食谈笑解矣！向使宁南无晋阳之师、睢州无伏甲之享，诸镇协和，人人如渡河之高杰，成败未可知也。天命已去，人谋胡臧！以武乡侯之算无遗策，而孟达死，马谡败、魏延、杨仪争且乱；彼耳食者何知哉！予悲可法之孤忠亮节，故辩论者之惑；而摭书史八夫人事，以见忠烈一门之盛焉。史八夫人者，姓李氏，可法妻妹、弟可则妻也。可则早卒；可法殉难后，李氏与可法母妻居金陵。而四方起兵者往往冒可法名以号召。有盐城某称史阁部，掠庙湾、入淮浦；官拘可法眷属系之。一武弁自言破扬时手刃史公，此假窃名字者；乃得释。居久之，有浙人厉韶伯者，尝入可法幕，躯貌相类，复冒可法名，集亡命数百人破巢县、无为州；擒讯之，召可法母、妻暨李氏识认，始吐实。而李氏有国色，以公堂为众所窥。有聂三者将媚少宰某，强委禽焉；拒之，不听。须臾，一婢捧黑漆盘进聂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为』！聂视之，则血淋漓一发髻、一耳、一鼻也。聂大骇，跃马去。

戊寅（二十六日），明福王召对群臣。

王问群臣迁都计，钱谦益力言不可。士英召黔兵千二百人入城驻鸡鸣山，以六百人赴杨文骢军。时扬州失守，举朝惶惶，而大学士王铎犹请讲期。王师谋渡老鹳河，龙潭驿探卒报我军编木筏乘风而下，江中炮坏京口城四垛。无何，文骢令箭至，则云『城下炮火从后发。自震坏颓垣半垛；连发三炮，江筏粉碎矣』。士英答驿卒，而重赏杨使。自是警报寂然。夜有书长安门者曰：『福人沉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曲变』。

五月壬午朔，明以李彬巡抚河南。

明移惠王常润居嘉兴。

癸未（初二日），明黄得功败左梦庚于板子矶；梦庚偕御史黄澍降于我大清，劫九江总督袁继咸北去。

梦庚兵至池州，闻王师已破泗州、逼仪征。继咸劝梦庚旋师，不听；而与黄澍遣人输款。继咸遣人语部将邓林奇、汪硕画、李士元等：毋为不忠事。林奇等避湖中，遣逆继咸；而继咸为郝效忠所给，赴其军。行及湖口，劫之北去。见豫王，长揖不拜；为设宴，不饮亦不言。舟中夜起自缢，监纪俞有灏觉而解之；绝粒八日。至良乡，叹曰：『此谢迭山尽节处也』。又缢；左右又解之。八月至京师。

丙戌（初五日），明福王不视朝。

是日端午，百官入贺；王以演剧，未暇视朝也。

明封黄得功为靖国公。

遣太监王肇基往劳得功军。进阮大铖、朱大典太子太保，诸将各升荫有差。

明分苏淞、常镇为二巡抚，以杨文骢巡抚常、镇兼辖扬州沿海等处。

戊子（初七日），明集百官议事。是日昼晦，大风雨。

士英与韩赞周、卢九德议令各门下闩，辰开午闭。是日，集清议堂议事，预坐者十六人：马士英、王铎、蔡奕琛、陈于鼎、张捷、陈盟、张有誉、钱谦益、李乔、李沾、唐世济、杨维垣、秦鏊、张孙振、钱增、赵之龙。各窃窃偶语，百官不得与。惟闻李乔、唐世济曰：『便降志辱身，亦说不得了』。有叩诸大僚者，曰：『信虽急，不妨』！盖密议藉之龙纳款于我大清也。是日，风雨昼晦，人心汹汹。

徐鼐曰：先议事于昼晦何？即甲申正月朔，先书朝班乱而后书风霾之例也。诸臣之白昼鬼域，其阴邪之气足以召之矣！

己丑（初八日），夜大雾，我大清兵渡江。庚寅（初九日），明援师悉溃，佥事杨文骢奔苏州，总兵郑鸿逵、郑彩以舟师遁入海；我兵遂取镇江。

王师取瓜洲门栏、桌椅结大筏，燃灯烛、施号炮，乱流而下。南岸以为北骑渡江也，炮石击之，日奏捷；辕门鼓角震天，京口民牛酒犒劳，欢舞腾发。而王师从坎坛桥狭流轻舟飞渡；黎明升高阜，设亭幃，击鼓吹螺，大队开闸放舟，蔽江而南。诸军始觉，仓皇列阵甘露寺；铁骑冲之，悉溃。文骢走苏州，鸿逵与彩等以舟师入海走福建。

辛卯（初十日），明福王出奔太平。

是日，都中各城闭门。内官韩赞周曰：『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王不听，集梨园子弟杂坐酣饮。漏二鼓，与内官数十人跨马出通济门（考曰：「编年」云出聚宝门），赞周从之；文武百官无知者，宫娥女优杂沓西华门外。昧爽，城中大乱；赵之龙出示安民，有『此土已致大清，尔民不必惊惶徙避』之语（考曰：本某氏「江南闻见录」。诸书俱云：『王奉太后』。按太后乃马士英挟之出奔，不与王同出城；或谓士英乃诡称其母为太后。乱离仓卒，传闻异词，莫辨真伪，存疑可也）。

壬辰（十一日），明马士英挟太后出奔。

士英以黔兵四百人为卫，声称护太后。钱谦益肩舆过之，士英小帽窄衫拱手曰：『我有老母，不得随君殉节矣』！跃马出门，随行妇女皆急装。士英居西华门外、其子马锡居北门桥，百姓焚掠一空；有玛瑙围屏诸宝杂嵌，碎而分之。次及阮大铖家，歌姬甚盛，一时星散。

明南京士民出北来太子于狱。

是日午刻，有赵监生率百姓千余人，擒王铎到中城狱毆之，须发俱尽。拥太子上马，入西华门；又拥至西宫，取优人翊善冠登武英殿，群呼万岁，百官亦间有至者。朱标黄纸，张之皇城云：『先皇帝丕承大鼎，惟兹臣庶同其甘苦；胡天不佑，惨罹奇祸！凡有血气，裂眦痛耻。泣予小子，分宜殉国；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业汗血非易，忍垢匿避，图雪国耻。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实欲哭陈大义。不意巨奸障蔽，至撻桎梏。予虽幽城狱，每念先帝，无一日不痛绝也。今福王闻兵远遁，先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寝何！亿万苍生之性命何！泣予小子，将历请勋旧文武助予振烈，扶此颠沛。何期父老人民围抱出狱，拥入皇宫；目见宫殿披靡踉跄，不胜悲涕。身负重冤，岂称尊南面之日乎！布告在京勋旧文武，念此痛怀；勿惜会议；予当恭听，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识予之嫌，惜尔经纶之教也』。越二日，太子令释王铎为大学士。出方拱干、高梦箕于狱，并为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二人出狱即逃。文武会议，赵之龙曰：『此中复立新主，款使北归，将何辞以善后』？有云间贡生徐瑜、萧某谒之龙，请奉太子即位；之龙叱而斩之。入宫

，挟之出洪武门；我豫王礼之甚厚，衣以锦紫袍，谓众曰：『真假不能辨，俟北归明之』（考曰：本「江南闻见录」）。

癸巳（十二日），明福王奔芜湖，遂如黄得功营；以扬州府同知李继晟巡抚安庆，命阮大铖、朱大典以东阁大学士督师。

先是，刘孔昭斩关遁入太平；王至，闭门不纳。乃奔芜湖；而总兵黄斌卿已遁。王匿得功麾下总兵翁之琪舟中，往就得功营。得功方收兵芜湖，见王蓦然入，大骇失色；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进退将何所据？此陛下自误，非臣负陛下也。无已，愿效死』。时大铖、大典、方国安谒王于旅次，王命以阁衔督师；仓卒无宝，以一幅纸书官衔姓名而已。

乙未（十四日），我大清兵驻郊坛门，明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允爵、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迎降。

王师自丹阳趋句容，乙未夜，前队至郊坛门。之龙、谦益奉舆图册籍，冒雨淋漓，褰裳跪道旁。豫王命谦益入清宫禁，谦益引我大清官二员、骑五百，自洪武门入。谦益忽向阙四拜下泪，众怪之。谦益曰：『我痛惜太祖三百年王业，一旦废坠也』！北兵有叹息者。

丙申（十五日），我大清豫亲王多铎入南京，明勋戚文武降；刑部尚书高倬等死之。

是日，大开洪武门，赵之龙、徐允爵率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维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永康侯徐洪爵、定远侯邓文郁、项城伯常应俊、大兴伯邹存义、宁晋伯刘允极、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洛中伯黄九鼎、成安伯郭祚永、驸马齐赞元，文臣自王铎、钱谦益外，大学士蔡奕琛、侍郎朱之臣、梁云构、都御史李乔皆跪降；其翰、詹、科、道、部、寺官不可胜纪（有事可纪者，见国史「贰臣传」）。豫王嘉之龙保城功，赐金镫银鞍马、貂裘八宝帽；设牛酒席，命之龙位朱国弼上。越日，之龙集梨园数百人，长筵广乐，迎豫王南面坐；椎牛酹酒，大飨将士。酒未半，忽报广昌伯刘良佐以兵至南门外；豫王命三百人往。顷之，良佐解甲归命，且请擒福王自效。诸勋臣武将，先后薙发。时豫王示城中，有『薙武不薙文，薙兵不薙民』之语；而李乔以总宪独剃头易服，豫王詈其无耻。

其后薙发令下，而故臣遗老之逆命抗拒劳王师者十有余岁，「钦定胜朝殉节录」所载至数十百人，大都疏逖微贱之臣，且有未受一命之荣而之死靡他者；而南都之公侯世胄、台阁大臣反腆然人面而不之耻，亦可慨矣！然其皦然不滓于污泥之中者，固大有其人；其得罪清议而托于一死以自盖者，论者亦恕而予之。别白书之，以告论世焉。大员则刑部尚书高倬自经死。工部尚书何应瑞

（考曰：「补遗」作何瑞征，误也；说见前）自缢不死，复自刎；为其子所持，终事不可考。吏部尚书张捷微行至鸡鸣寺，以佛幡自缢死；或曰捷闻百姓殴王铎，惧祸及，自裁也。左副都御史杨维垣，偕其妾朱氏、孔氏自缢死；或曰维垣蹙二妾死，置三棺中，题「杨某之柩」而窆其下，夜遁至秣陵关，为怨家所杀也。五品以下及士民可纪者：户部郎中刘成治，字广如，汉阳人，崇祯甲戌（一六三四）进士；以知县补国子监助教，历升郎中。赵之龙将出降，入户部封库，成治奋拳殴之，之龙走免。闻豫王命百官谒见，寅往午归；成治慨然曰：『国家养士三百年，无一忠义以报朝廷邪』！题壁曰：『钟山之气，赫赫洋洋；归于帝侧，保此冠裳』。自缢死。礼部主事黄端伯，字符公，崇祯戊辰（一六四〇）进士；好释氏学，以推官治行报最。入京，与益王相讦，候勘；端伯避居庐山。南都立，姜曰广荐起之，授礼部仪制司主事；百官迎降，端伯不赴；强之，书一帖与之曰：『大明忠臣黄端伯』。豫王命系之去，抗不屈。系狱四月，临刑绝命诗曰：『问我安身处？刀山是道场』。一卒左刃之，手颤，弃刀走；一卒右刃之，亦然。端伯厉声曰：『吾心不死，头不可断，盍刺吾心』！如之而绝。一仆拱立不去，亦见杀。户部主事吴嘉允，字绳如，华亭人，天启甲子（一六二四）举人。以主事管新饷，奉使至丹阳；闻变驰还，止城外报恩寺。上书求存明社稷，不报；冠服自缢于方孝孺祠，一仆亦自杀。中书舍人龚廷祥，字伯兴，无锡人，马世奇门人也；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遗书戒其子善事祖母，衣冠投武定桥下死。钦天监博士陈于阶，尝学历法于大学士徐光启；曰：『吾不死，他日何以见徐公哉』！自经于天主堂。国子监生吴可箕题诗衣襟，自缢于鸡鸣山之关壮缪祠。武举黄金玺题壁自经死。布衣陈士达投水死（考曰：「南略」载同死者有光禄卿葛征奇、户部郎中刘光弼、礼部郎中刘万春、中书舍人陈爌。此于事无可征，附志之以俟考焉）；以上皆同时殉节。而四方之闻南都事先后殉节者：国子监丞陈龙正，字惕龙，嘉善人；崇祯甲戌（一六三四）进士，授中书舍人，调国子监丞，未赴。南都起为祠祭司员外，亦不就；闻变绝粒死（考曰：见「史外」）。孝陵参将杜学伸，东阳人；入里中天宁寺死。诸生则六合马纯仁，字范二，闻薙发令下，题桥柱曰：『与死乃心，宁死厥身；一时迁事，千古完人』。沉河死。无锡严绍贤，字与扬；题壁书「守义全归」字，与妾张氏对经死。邳州监生王台辅自视其廩曰：『此吾所树，当尽此』。粟尽，北向号拜自缢死。如皋布衣许德溥，刺字于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字于臂曰「生为明人，死为明鬼」。被逮论死。又有姓氏不可传者，则虎邱儒士，闻南都破，儒冠襦衫跃虎邱剑池死。常州石生暨卖扇欧姓者，投西庙池中死。文城坝有卖柴人，闻安抚使至，弃柴船跃河死。五牧有畜鸦鸟薛叟，以薙发自经死。元妙观前有卖面人，夫妇对经死。邳州

石楼寺僧见王台辅集亲朋哭祭就缢；手持一麻鞭指之曰：『此常事，恶用是矜张为』！未几，自经死。而在南都死最奇者，则投秦淮河之冯小瑯、题诗百川桥之乞儿也。诗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考曰：以上本「南略」及「胜朝殉节录」）。

臣竄曰：予叙南都失守事，始以赵之龙、徐允爵、王铎、钱谦益之跪降，而终以小瑯、乞儿之殉节，不禁废书叹也。孟子曰：『人性皆善』；又曰：『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岂之龙辈独无是心而小瑯、乞儿赋于天者独厚哉？之龙、允爵陷溺富贵声色之中，而铎与谦益又以声华炫俗、脂韦取容，且昼牾亡之久，而天良遂渐灭于无何有之乡，其初心岂若是哉！彼小瑯、乞儿者，其羞恶固以小瑯、乞儿全也。自陈龙正以下，皆死南都难者也，例得附书。其非一时事者，则各于其事着之；文震亨、顾所受之类是也。

明刘孔昭掠舟入海。

孔昭自太平掠舟顺流而东，入常熟，谎言起义。佾都御史霍达招之，不应；满载白粮入海。

癸卯（二十二日），明叛将刘良佐率兵追福王，左柱国太师靖国公黄得功死之；总兵田雄、马得功劫福王以叛降于我大清。

王将幸杭州，命朱大典、方国安以部兵先发，都督杜宏域扈从，得功断后；未行而追兵至。得功时伤臂几堕，衣葛衣，以帛络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总兵迎敌；忽刘良佐大呼岸上，招之降。得功怒，裂眦骂曰：『汝其降乎』？降将张天禄从良佐后射得功，中喉。得功知不可为，呼良佐曰：『花马儿！黄将军男子，岂为不义屈！不济，命也』！掷刀，拾所拔箭刺喉死。其妻某氏沉军资于江，自刎死。良佐麾军劫其营；将士仓卒谋渡而浮桥铁锁忽断，中军翁之琪投江死。左协总兵田雄入王舟负王，与右协总兵马得功出降。雄之负王也，王嚙其背，成人面疮；至康熙二年（一六六三）以疮死。马得功两目赤，临阵辄大声呼，众号为「马叫唤」；亦以是年为郑经所杀。

丙午（二十五日），明叛将刘良佐挟福王由崧至南京。

由崧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帕，衣蓝布衣，油扇掩面；百姓夹路唾骂，投瓦砾。见豫王，叩头。豫王宴之灵璧侯府，坐由崧于北来太子下。问之曰：『汝先帝自有子，擅自称尊；逃难远来，辗转磨灭之何为』？由崧不答。豫王又曰：『我兵尚在扬州，汝何便走，自主之邪，抑人教之邪』？由崧汗浹背，俯首无言。终席，拘于江宁县（考曰：本「江南闻见录」）。

降臣赵之龙、钱谦益为我大清传檄四方，谕命降顺。

檄曰：『自辽、金、元以来，由沙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代无道，靡不弃好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天之贼

、报我先帝不宴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肃清京阙、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臣子狱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有护持我累朝陵寝、修复我十庙宗祧，优恤其诸藩、安辑其残黎、擢用其遗臣、举行其旧政，恩深谊崇、义尽仁至如大清者乎？权奸当国，大柄旁落，初遣魏公翰而不奉词、继遣陈洪范而不报命；然后兴师问罪，犹且顿兵不进，紆回淮、泗以待一介之来。自古未有以仁礼雍容揖让如大清者也。助信佑顺，天与人归：渡大江而风伯效灵，入金陵而天日开朗；千军万马寂无人声，白叟黄童聚于朝市。三代之师，于斯见之。靖南覆辙，谁为一旅之师？故主挟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大丈夫以之自决也。幸三思而早图之！谓予不信，有如皎日。乙酉五月，南京文武诸臣赵之龙等谨白』。相传以为钱谦益笔也。

臣竄曰：子云著书百万言，有剧秦之论；嗣宗一醉六十日，进劝晋之笺。为之左袒者，曰寓讽、曰避祸。后之读谦益文者，将何说以解之邪？休文见怒于梁、陶谷不显于宋，有以哉！

明马士英杀知广德州赵景和，遂挟太后奔杭州。

士英渡江，由芜湖径广德，将入浙。知州赵景和曰：『彼不奉君而奉母后，诈也』。闭门坚拒。士英攻破之，杀景和。迂道至安吉，知州黄翼圣肃迎道左；浙抚张秉贞檄问真伪，翼圣曰：『阁部既真，恐太后亦非伪』。乃备法驾，以总兵府为行宫。太后服赭，一紫衣宫女侍；潞王及官吏士民入见。传命召用在籍诸臣，江北巡按彭遇颿适奔至，命以佾都御史募兵两浙。寻刘宗周、熊汝霖入朝，痛责士英当从王。士英无以应，惟日盼江上之捷。不数日，阮大铖、朱大典、方国安俱踉跄至，则黄得功兵败已死，福王已就擒。礼部尚书黄道周奉祀禹陵在杭，抗疏曰：『大臣幸从，早夜图维，宸陛承欢，起居定省，何至三辅远于六飞、龙车遥于凤辇，间关载道！险阻多尝！此诚臣子之积愆、黔黎之巨创也！自五月十一日至今，越二旬矣！士民未知行在，而首辅马士英拥兵自卫，迎憩西湖。士民诘问，空言圣驾在黄得功军中。士英诚知圣驾所在而轻离左右，则有不臣之心；不知而托言之，则罔上苟偷，神人所共愤也』。太后览表歔歔。忽报王师至江阴，进兵嘉、湖；士英复以黔兵挟太后至绍兴。原任九江佾事王思任疏曰：『战斗之气，发于忠愤；忠愤之心，发于廉耻。事至今日，人人无耻、在在不愤矣！主上宽仁有余，而刚断不足。士英公窃太阿，肆无忌惮，窥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饮，则进醺醪；上悦色，则献淫妖；上喜音，则贡优鲍；上好玩，则奉古董。巧卸疆场之事于史可法，而又心忌其成功。招集无赖，卖官鬻爵；门下狐狗，服锦横行：朝廷笃信之以至于斯也

。今事急矣！政事阁臣可以走乎？兵部尚书可以逃乎？不战不守而身拥重兵，口称护太后之驾，则圣驾不当扈邪？及今犹可呼号泣召之际，太后宜速趣上照临出政，断绝酒色，卧薪尝胆，立斩士英之头，传示各省，以为误国欺君之戒。仍下哀痛之诏，以昭悔悟。则人心士气，犹可复振也』。复致书士英曰：『阁下文采风流，才情义侠，某素钦慕。即当国破众疑之际，援立今上以定时局，以为古之郭汾阳、今之于少保也。然而气骄腹满，政本自由，不讲战守之事，只知贪黷之谋；酒色逢君，门墙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而先期已走。致令乘輿播迁，社稷邱墟。阁下谋国至此，即喙长三尺，亦何以自解？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气节之士，尚尔相谅无他。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枢机，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杰，呼号惕厉，犹可冀望中兴。如或逍遥湖上、潦倒烟霞，仍贾似道之故辙，千古笑齿已经冷绝。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某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上干洪怒，死不赎辜。阁下以国法处之，则束身以候缢骑；私法处之，则引领以待鉏魔』。士英愧愤，不能答也。刘宗周言于分巡宁绍台道于颖曰：『非斩士英，无以收既溃之人心』。颖再疏，不报。宗周曰：『明府竟申大义于天下可矣』！颖自以外臣，未可擅杀宰相，乃止。或曰：士英所挟之太后，伪也。王师入皇城时，太后微服杂宫女逸出。弘光帝之拘于江宁县也，与太后暨妃金氏共居一室；北上至淮，太后乘间堕水死。

我大清兵追闯贼，大破之；闯贼走死。

自成至武昌，左良玉已率众东下，城虚无人。自成与其妻高氏、李锦、李过、高必正偕诸将田见秀、袁宗第、刘体纯、刘芳亮、张鼐、吴从义、牛万才等犹从之；众尚数十万，分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为瑞符县，设伪令；运铜炭铸永昌钱。谋夺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将发而阴霾四塞，暴雨烈风，旗枪尽折；又连为王师所蹙，自成益疑惧。一夕，拔营起，谋踞湖南；命其四十八部先发，而自以二十骑殿，趋通山之九宫山。乡兵遇之，乱刃交加死（考曰：自成之死，传者异词。「明季遗闻」云：『病死罗公山』。「南略」引他书云：『自成闻何腾蛟兵将至，时驻黔阳二十里外，入山阅视要害，见罗公山险峻而高大，遂分结三大营于其下，为久驻黔阳计。但兵饷无两月支，命刘宗尧往豫、楚界劫粮，辛思忠、杨彦往湖广沿江州县劫粮。一夕方寝，惊噩梦，遂得疾死。李过以帝礼葬之』。「纪事本末」云：『闯出抄粮，为田夫所逐，陷淖中；割其首献何腾蛟』。「绥寇纪略」云：『自成谋取宣、歙，则阴霾风雹，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定走延宁、蒲圻。过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发；自成令严，兵行无敢返顾者。

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玄帝庙，山民赛会以盟，谋捍卫闾井。自成止以二十骑殿，呵之止山下，而单骑登山入庙；见帝像伏谒，若有物击之，遂不起。村人疑为劫盗，荷锺碎其首；既毙，而腰下见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骇逸去。二十骑讶久不出，迹而求之，则血肉离分矣。而「广虞初新志」引歙县江昱云：『闯贼之死，野史载通城罗公山，「明史」载通城九宫山。今按罗公山实在黔阳，称通城，误；「明史」之九宫山又在通山，因通城而误』。有孙教授言：『自成实窜澧州。故老云：「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复乘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为僧，今其坟尚在云」』。江昱又言：『亲至夹山，见寺旁有石塔，覆以屋；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寺」。有遗像：高颧深■〈幽页〉、鸱目蝎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遍问寺僧，一老僧年七十余，云：「和尚顺治初入寺，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其自号奉天玉和尚」。盖自成僭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又自号新顺王，自寓加点以讳之云云』。竊按：为僧事固无足据，而辨罗成九宫之误，则确然无疑。至谷应泰谓割首级献何腾蛟，尤属妄诞。今按腾蛟逆闯伏诛疏云：『为闯死确有实据，闯级未敢扶同，谨具实回奏事：闯势实强、

闯伙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诚有其故。闯逆既死，则宜留首级示信，何以首级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请为皇上陈之：臣自遭左变，投身江涛，遇救得生；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飞檄道臣等联络乡勇，以待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蹶其后也，即拔营而上。其意欲追臣盘踞湖南，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仅得驰马先逸，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民杀死！二十八骑无一存者」！贼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仁、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臣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词；营内有臣晋、豫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词也。嗣后大行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翦灭。回奏委无一毫欺饰』云云。按腾蛟亲得之闯贼部将口述，众口同词，自可凭信；今据定为通山之九宫山。至「明史」谓『自成死于秋之九月』，则又大误。「东华录」载：『是年闰六月，英亲王奏自成为村民所困，自缢死；尸朽莫辨』。安得为九月事？「怡曝堂集」、「啸虹笔记」、「绥寇纪略」俱云四月事。又「绥寇纪略」载金声桓刺死王体中事略云：『贼将白旺守德安，兵甚强，且有纪律；自成之败，惟旺一军完且整，兼各寨俱服。而德安城坚，谋守之，不肯去；自成强之，始行。有王体中者，奇士；在旺军中。自成死，旺军乱，体中乘便刺杀旺，挟其众以降；与金声桓同定江西，而不肯薙头。金结其左右王得仁，诱体中至都察院杀之。此乙酉七月二十九日事也』。而体中之杀白

旺事又在前，是自成之死在四、五月间也，无疑。今故附书于五月末）。

明监军副使杨文骢杀降臣黄家鼐于苏州。

黄家鼐者，赵之龙之私人也；以鸿胪寺序班躐升少卿。我豫亲王入南都，命家鼐为安抚使；捧檄至苏州，巡抚霍达、巡按周元泰以下皆逃。适文骢率黔兵五百自镇江南奔过苏，太监李辅国亦至；出不意，执家鼐，数其罪诛之。其同党周荃闻风逃（荃，钱谦益之门客也）。

六月，我大清兵取苏州；明副使杨文骢走处州，在籍前詹事府少詹事徐汧、中书舍人文震亨、诸生顾所受等死之。

汧字九一，号勿斋，长洲人。崇祯戊辰（一六二八）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右庶子，充日讲官。寻奉使江西封益藩，便道旋里。周延儒之再相也，招之不应；久之始行。抵镇江，闻京师陷，一恸几绝。汧雅好交游，畜声伎；至是悉屏去，独居一室。南都起少詹事；汧以国破君亡，臣子不当叨位，具疏固辞。移书当事言：『今日贤奸之辨不可不严，而异同之见不可不化。在诸君以君民为心，以职掌为务耳！其忠君爱民清白乃心者，君子也；否则小人。修职就业竭节在公者，君子也；否则小人。执此为衡，流品明，澄叙当矣！岂必人挟异同哉？先帝十七年之中，忧勤干惕有如一日；卒使海内鼎沸、社稷邱墟，良由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虑不为君民、不念职掌，乃至膜视主上，委身寇仇：岂不痛哉！祸及君国，身亦随之。然则朋党相倾，亦何利之有？今丧败之余，人思危惧；宜戒前事，勿蹈覆辙。尊耿介特立之人，尚悃悃无华之士；并建贤哲，明试以功。未有人心不正，而能支撑倾侧者也』。既就职，即陈时政七事曰：辨人才，课职业，敦寅恭，厉廉耻，核名实，纳忠谏，破情面；复惓惓以化恩仇、去偏党为言。安远侯柳祚昌希马、阮指，疏攻之言：『前者潞藩在京口，汧朝服以谒，自恃东林巨魁，与复社诸奸张采、华允诚、杨廷枢、顾杲等狼狈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公然为讨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国指马」，是为何语？乞置于理』。幸士英不欲兴大狱，寝其奏。南都亡，作书戒其二子曰：『国事不支，吾死迫矣』！出居村舍。闻苏州不守，夜自缢；仆救之苏。其友朱薇曰：『公大臣也，野死可乎』？汧曰：『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之有』！于闰六月十一日，肃衣冠北向稽首投虎邱之新塘桥下死。一老仆殉之。

震亨，字启美，震孟弟也。以善琴供奉，官中书舍人。闻薙发令下，投河死。

所受，长洲诸生，赋诗（考曰：时云：『身是明朝老布衣，眼前世界不胜悲。从容死向宫墙地，免使忠魂弃浊渠』），自缢学宫；遇救，乃赴水死。又有殷献臣者，亦诸生，见家人有薙发者，号恸死（考曰：献臣事见「圣安本纪

」〔附录〕，他书不载）。

我大清兵至杭州，明潞王常涝、巡抚张秉贞降；前大学士高弘图、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江苏巡抚祁彪佳等死之。

时潞王在杭州，诸臣有请王监国者，王不受；太后泣拜之，终不受。盖已与张秉贞、陈洪范决计迎款矣。我贝勒博洛等至杭州，王开门率众降。士英与国安等走钱塘，距城十里立营；王师追蹶之，斩首五百级。高弘图之在绍兴也，日惟一餐祈死：闻芜湖败，刘宗周、熊汝霖将发罗木营兵奉潞王拒守，叹曰：『天之丧明若穉夫，徒苦江东父老何益？吾筹之熟矣』！乃托其子于门客海昌谈迂；逃会稽之竹园寺，绝粒死。宗周倡义，既知不可为，恸哭曰：『此吾正命之时也』。门人张应煜曰：『此降城也，非先生死所』。宗周瞿然出城。有劝以文、谢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变不死者，身在田间，留以俟后王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仆在悬车，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今吾越又降，区区老臣尚何之？世岂有逃生之御史大夫哉』！扁舟辞墓，跃入西洋港，水浅不死。舟人扶出，勺水不下者十三日，与门人问答如平时；以闰六月八日死。贝勒以书币聘彪佳，不受；因给其妻商氏曰：『此非辞命所能却，当身至杭辞以疾，或得归耳』！家人信之，不为意。闰六月四日出云门山，至寓园，与其友祝山人饮；至夜分，携烛书几上曰：『某月日治棺寄戴山戒珠寺，可即殓我』。投梅花阁前浅水中，端坐死。

先后同死者：陆培，字鲤庭，仁和人。崇祯庚辰（一六四〇）进士，不谒选；南都授行人。闻潞王降，恸哭携家避横山之桐岭，过诀其友人陈廷会。陈曰：『君职行人，无守土责，且天下事未可知。国亡与亡，不亦可乎』？培叹曰：『需乃事之贼，后日将有求死不得者矣！子不见北都某某乎』？妻陈氏昼夜防之。一日，给妻他往，键户自经；或破壁救之苏，培大恨曰：『奈何苦我』！夜上书辞母；揖其二仆，授之绳曰：『若辈宜成我志』！坐方床，就缢死。王道焜，字少平，亦仁和人。天启元年（一六二一）举于乡，以学正历官南雄、邵武二府同知。庄烈帝破格求才，征天下廉能吏，临轩亲试，抚按以道焜名上；而吏部谓『郡丞例不与选』，授兵部职方主事。道焜抗疏言：『铨臣援故例而靳考选，非陛下搜罗贤豪之意』。温旨候考。都城陷，微服南归。杭州不守，谓其子均曰：『北都之不死者，将有为也；今更何望哉！且向者铨曹以故例格我，卑我官也；奈何使天下谓属吏中无人哉』！乃投缢死。顾咸建，字汉石，昆山人。与兄咸正同登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授钱塘知县。马士英之拥兵至也，力请驻师城外；以故省垣无扰。既而秉贞将挟潞王迎降，先使咸建犒师；既复命，弃官去。追骑及于吴江，执以还，不屈被杀。唐自彩，字西望，达州贡生，崇祯末授临安知县；过俊民，无锡贡生，为临安训导。临安

醇朴易治，自彩政暇则与俊民饮酒赋诗，士民爱信之。大兵至，邑人震恐；自彩，叹曰：『战无兵、守无食，无徒苦父老为也！册印俱在，听邑人之所为。我老矣！岂复北面事二姓哉』！与从子阶豫携家人入梅邬；俊民亦同匿。士民赍册印赴省，大帅问曰：『若知县安在』？曰：『贤父母也，怜我民之被干戈，不能守土，入山隐矣』！帅曰：『果贤邪！我还汝知县，不遣他吏也』。民乃入山迎，自彩坚不出；乃置新令。新令欲自媚，谎言：『自彩受鲁王敕，阴集兵为变』。总督张存仁遣兵捕之。是时值八月下丁，俊民语山中诸生曰：『我为学博，犹庙祝也；可令缺祀乎』？刑牲具醴入城。甫初献，而执自彩之兵至，见冠带执笏堂上者，问『何人』？曰：『学官也』。因前系之。俊民大骂被杀。自彩至；不屈；麾其从子阶豫走，不听，竟同死。其妾大呼曰：『主死妾愿从』。延颈受刃死。以上皆官绅之殉难者也。

同时以诸生殉难者：海宁祝渊、会稽王毓著，皆宗周弟子也。渊字开美，方葬母山中，闻变趋归，设祭投缢死。毓著字符趾，为人跌宕不羁；宗周之绝粒未死也，毓著上书曰：『愿先生早自裁，毋为王炎午所吊』。友人以陶渊明故事劝之，毓著曰：『是不然，吾辈声色中人，久则难持；早死为愈』。召故交张饮；酒酣，投柳桥下死。布衣殉难者：则山阴潘集、周卜年。集字子翔，闻毓著死，为文祭之；袖二石，沉东渡桥下死。卜年字定夫，滨海而居；闻薤发令，仰天呼曰：『余尚可以生乎』？至矾上，跃海中死。次日，海涛涌尸止矾上，冠履不失，颜色如生。

臣鼐曰：不曰克明南都、克明杭州而曰入南都、取苏州、至杭州何？凡师用大众焉曰克。彼守而我克之也，降则自弃之矣，复何得云明南都、明苏州、杭州乎？「春秋」书「梁亡」之义也。

明巡抚田仰、监军道荆本彻、总兵张士仪、张鹏翼、太监李国辅奉义阳王□□以舟师驻崇明沙（考曰：「嘉定屠城纪略」载此为六月事。按「世表」、『义阳王勒■〈黑〈山上咸下〉〉以万历三十七年袭封』。凡诸书载某王，不详名者。仍之，阙疑也）。

我大清兵克明西平，总兵刘洪起死之。

洪起军于新、息、光、固之间，力不支，走平头塚。我将孔希贵围之，洪起中流矢死；其下遂散。我大臣何洛奏洪起诛，汝宁等处悉平。

臣鼐曰：洪起起家扰攘之中、受命危难之际而能效死危疆；其视泽清、良佐之卖国叛主，贤愚盖天壤矣！虽吠尧君素智昧倒戈，而拒晋彦章义不解甲；拟之魏胜、李宝，夫何愧焉。

辛酉（初十日），降将金声桓以我大清兵下江西、明巡抚旷昭弃城走，遂取南昌、南康、九江。

我英亲王追闯贼至九江，左梦庚所部三十六营迎降。英亲王乃以降将北旋；声桓不欲行，请收江西自效。英亲王命闯贼降将王体忠与合营屯九江，规进取。声桓遣牌招抚；巡抚旷昭（遂宁人，故巽懦不任事）命士民出迎，扁舟遁去，走临江，退屯万安。初十日辛酉，声桓入南昌，南康、九江望风下。而抚标旧将白之裔、邓武泰犹驻袁、吉，扼峡江；湖东建昌、抚州义兵起。声桓乃身驻南昌，而命部将刘一鹏备峡江，体忠备抚、建。

臣薰曰：书降将金声桓以我兵下江西何？明声桓之背主求荣；而后此反复之罪，不可托故国以逃诛也。

明吴县生员陆世钥、沈自炳、沈自駟起兵太湖。

世钥字兆鱼，以财雄于洞庭东湖。有十将官者集众千余，屯湖中。世钥虑其为乱，亦聚千余人；名为犄角，实防遏也。薙发令下，乡民骇愕，吏胥又鱼肉之，民汹汹思乱；十将官因邀世钥起兵杀吏胥。同郡沈自征亦任侠士，造渔船千艘匿于湖。自征死，其弟自炳、自駟收其船以集兵，与世钥相应（考曰：本「绎史」「勘本」。或云：『自駟诸生，自炳官中书舍人』。駟或误■〈马冏〉作）。时义兵多肆劫掠，惟世钥毁家充饷，部下妄掠一钱者罪必死，故一军独戢。自炳字君晦，自駟字君牧。

明职方主事吴易、举人孙兆奎起兵长白荡。

易字日生，吴江人，有膂力；登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不谒选。南都立，见史可法于扬州；奇其才，题授职方主事。奉檄征饷，未还而扬州失。六月，王师徇吴江，县丞朱国佐以城降。诸生吴鉴，字子仪。徒手入县庭，骂国佐；国佐执送苏州。知府询其党，抗声曰：『孔子、孟子、张睢阳、颜平原是也；何问为？』遂杀于胥门学士街。易闻而哀之，率众擒国佐；授鉴父汝延，令杀以祭鉴。与举人孙兆奎、诸生华京、吴旦、赵汝珪等起兵得千余人，屯长白荡，出没五湖、三泖间。松江盗首沈潘劫掠不常，易计擒之，降其众，获艘七十。王师之初至也，未习水战，易使部卒狎于水者杂农民中，为大兵操舟；棹至中流，凿沉之，溺死无算。是时部郎王朝升、吴景奩等起兵西山，克长兴；然兵不及易强，多弃之来归。闽中授易兵部右侍郎，总督江南诸军；寻进兵部尚书，封忠义伯。浙东鲁监国亦封为长兴伯。京字北舆、旦字尔赤、汝珪字子玉，皆诸生之有志行者也（考曰：「南疆绎史」云：『吴旦字尔赤』。他无可考。而顾炎武「圣安本纪」「附录」云：『有朱旦者，朱白民先生鹭之孙也。鹭有「建文书法疑」一书，尝走京师上之。旦闻变，曰：「我祖作书忠建文，我举义忠于先帝，死犹生也」。拜别母，住太湖，偕西山徐云龙等集众薄胥门。北兵冲突而出，云龙断甲走；其弟君达、僧景嗤皆战死，旦亦遇害』。然则吴旦岂朱旦之讹欤？附志之以补缺焉）。

明总兵李某、生员任源邃、吴福之、徐安远起兵太湖。

时与吴易同起兵而别分一路者，有总兵官李某，其名字里居不可详。任源邃者，深沉有大略；见所在起兵，求可与成事者，皆不当意。喟然曰：『天下事遂无可为乎？我视诸军皆儿戏耳』！及福之起兵，约源邃同就李总兵合为一军。福之，闽中礼部尚书锺峦子；安远字世珍，武进人。

明长兴县民金有鉴奉通城王盛澄起兵复湖州；进攻长兴不克，吏员王士麟死之（考曰：「世表」：『通城王盛■〈彳 英〉子容纳袭封』岂容纳死而盛澄袭之欤）。

有鉴字改王，有膂力；率里人许升、沈磊、沈士宏、金艳色等奉通城王盛澄为号，自署总兵。一战拔湖州，进攻长兴。吏员王士麟引兵会之，再攻再败，士麟战死。

明吴淞提督吴志葵、生员陆世钥等谋复苏州，不克；福山副总兵鲁之珣死之。

世钥与吴易等合兵薄苏州，总兵吴志葵以舟师来会。前锋鲁之珣领三百人，斩胥门入，纵火焚公署；居民号呼相应，火光接天。我侍郎李延龄、巡抚土国宝以骑兵千余屯城之东南隅，登盘门瑞光寺浮屠以望曰：『敌虽众，乌合剽击；击前则后不支，击左则右不应。人众而嚣，是无纪律；穿城而进，有轻我心；当权敛兵避其锐气。俟过日中，其气必怠；突选骑蹂而躪之，破其前锋，余必溃散，不足虑也』。乃匿其骑于府学宫中。良久，见外兵有弃仗运财物者；因选兵百余，张旗帜环城而转，扬言『江宁援兵至』。而之珣入城，行四、五里不见敌，亦内自疑。骑突出驰之，矢发如雨，遂大溃。之珣与勇士韦志斌皆死，三百人殁焉。城外兵争赴船，沸声如雷；志葵不能止，易军亦退。世钥遁归，后为僧（考曰：本「绎史」「勘本」引施世杰「酉戌杂记」）。

我大清兵取常熟，明贡生项志宁等死之。

先是，常熟人推原任知州严栻为主，议城守；未几，而总兵何沂者奉宗室某王至，栻乃逃。既王师至，沂亦逃。诸生中尚有躬冒矢石、力战于华荡者，势不支，各散去；其姓名不可详。避兵城外而殉难者：贡生项志宁方食饼，闻变，饼堕地，扼吭死。徐市徐恠叹曰：『我家世科第，可无义士邪』？题壁云：『不敢立名垂后代，但求靖节答先朝』。自缢死。徐守贞（考曰：「圣安本纪」作守质）者，奉母避于乡；兵至，母与妹俱投井，守贞亟从之。兵挽其发，乃踞坐谩骂，杀于井傍。友人冯知十见之而怒，奋臂格斗；乱兵至，丛箭死。四人者，皆诸生也。又有诸生萧某妻，以不受污，支解死。

臣竊曰：「纪年」于士民之殉国者，仗戈起义则特书之，徒死者则附录焉。顾所受、项志宁等何以书？闯、献所过屠灭，人人自知必死；惧而自裁，果

否激于义也，吾无以知之。若我王师之取南都，勋戚大臣泥首归命，印累累、绶若若，降则可以不死矣。可以不死而死者，激于义而死者也；故书之。

明宗室盛沥、中书舍人卢象观起兵袭江宁，不克。

象观字幼哲，故宣大总督象升弟也。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授金溪知县未仕，改中书舍人。象升智勇知兵；象观习其家学，以仕晚未获用。王师南下，象观与宗室盛沥遇西湖，相与痛哭入于忠肃祠誓同起兵。至茅山，以象升故将陈坦公为先锋，多所杀伤，谋攻南京。有朱君兆者，奇士也；献计曰：『南京雄深未易拔，况北兵四面萃我，败道也。盍谋内应者乎？城中之豪素与君兆习，愿为公先入；定期告我，从中以火为应』。已遣僧诣君兆约期，僧乃叩大清营告变，举火诳之。象观兵薄太平门，骑兵突出冲击；象观骇败，锐气尽丧。盛沥匿水窦中，复与象观至宜兴收士卒；攻溧阳，又败，象观遂亡入太湖（考曰：按「东华录」：『顺治三年正月十二日，城内人与城外贼通谋作乱；十八日，伪潞安王、瑞昌王三路入犯』。与此事颇合。但象观于是年八月二十八日已死于太湖，则「东华录」所载当另一事）。

闰六月辛巳朔，明江阴典史阎应元、陈明遇起兵拒守。

应元字丽亨，顺天通州人；崇祯中，为江阴典史。海盜顾三麻子以百艘乘潮至黄田港，应元率乡兵拒战，手射三人，应弦倒。以功加都司衔，迁广东英德主簿；道阻未赴，寓江阴之砂山。六月剃发令下，诸生许用德倡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不可薙』！众曰：『然则城守乎』！乃以是月朔，设太祖高皇帝像，率众拜且哭，远近应者数万人。推新典史陈明遇为主，囚知县方亨、杀守备陈端之；以徽人邵康公为将。前都司周瑞龙泊江口相犄角，与王师战，不利。徽商程璧出家资二万五千金充饷，而身乞师于总兵吴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战不胜，瑞龙水军亦败去，势益危。明遇谓众曰：『吾不如阎公智勇，可属大事』。驰迎之。应元率家丁十四人夜驰入城，召士民盟之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强于诸君者，诸君其无以生死计』！众诺之。应元则料尺籍、治楼櫓，户出一男子登陴，余丁传餐。发前兵备道曾元龙所治火药器，贮城楼（考曰：「绎史」云：『火药三百罌、铅铁丸千石、佛郎机大炮千张』。一邑存贮，安得如许之多？疑是当日虚声传令如此，而记事者因之）。劝输巨室曰：『输不必金，凡菽粟、刍藁、布帛、酒醑、盐醢皆是也。城苟完，何患无财！否则身且不保，遑恤乎家』！命四门分堡而守：如南门堡内人，即守南门；一人守一堞，战则两人守之，昼夜轮换。十人一小旗、一铙，百人一大旗、一红夷炮，夜则五堞一灯。大兵负船及棺木、牛皮攻城，城上炮石碎之。一人驾云梯上，城上枪刺之。其人口纳枪，跃而上；城上童子提而斩之。时大兵南下若破竹，守土官非降即走；间有拒守，攻之辄拔，迟亦旬日耳。

及至江阴境，辄多杀伤，相与大骇。于是薄城下者兵且十万，列营数百，围十重，依山起垒瞰城中，矢集如雨。城中发炮石中之，夜遣壮士缒城，顺风纵火，军乱自相践踏，死伤万计；乃移营去。居民黄云（考曰：亦作黄明江）善作弩，傅以毒药，中人则死。守备陈端之子某在狱，请以造军器赎死；制木铙投城下，近者辄糜烂。应元出新意，造铁挝，系以长绳，能于城上刺人十步外。大兵发大炮，城裂。应元用铁叶裹门板，贯铁索护之；实空棺以土，障溃处。北城坏，运石于城内，更筑坚垒，一夜成。又尝以矢尽，束藁为人，人竿一灯，立睥睨间；兵士伏垣内击鼓叫噪，若将缒城砍营者。大兵惊，矢发如雨，获无算。大兵力攻既久，降将刘良佐与应元有旧，遥语曰：『弘光已走，江南无主；君早降，可保富贵』。应元曰：『我一典史耳，犹不忘故国；君爵为列侯，握重兵不能捍卫疆圉，乃为敌前驱，何面目见我邪』！良佐惭而退。

明江阴贡生黄毓祺、生员徐趋起兵行塘。

毓祺字介兹，与弟毓初好学，有盛名。其门人徐趋，字佩玉；亦以气节着。闻江阴城守，乃共起兵行塘为应援。

明无锡生员顾杲谋起兵，不克；死。

杲字子方，无锡人，光禄卿宪成从子。阮大铖之失职居金陵也，诸生为防乱揭帖逐之，杲名列首。大铖衔之刺骨，募徐丞者劾之，马士英拟旨逮问；会南都亡而事解。王师抵常州，邑人王如玉、顾君起持册献降；杲方起兵以应卢象观江上之师，遇之砂山，命所部执之。两人大呼曰：『此贼也』！砂山人方团练御盗，仓卒不加辨，群起执杲。杲无以自明，遂遇害。既而审知为杲，砂山人大悔，立祠以祀焉！

明常州生员张龙文起兵谋复府城，败死。

丁亥（初七日），明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黄道周、南安伯郑芝龙奉唐王聿键监国于福州（考曰：按监国谕，以六月初二日监国伊始。而「三王纪略」、「绎史」俱云闰月丁亥。盖六月初二日建议，至闰月初七日丁亥始即监国位；故诏曰「监国阅月」也）。

弘光时，王徙居广西之平乐府；行抵杭州，而南都已覆。王劝潞王监国，不听。时镇江总兵郑鸿逵、郑彩自京口，户部郎中苏观生自南都，胥会于杭。逵、彩与王语及国难，沾泣襟袂。二人奇之，令副将江美鳌、郑升卫之入关；至水口驿，肯堂具启迎谒。王复书言：『两京沦没，陵寝暴露。怀枕戈复仇之志而无其地，流离蹈海，几作波臣；惟天南一片土，高皇在天之灵，实式凭之』！肯堂乃与尚书黄道周谋奉王监国；芝龙意犹豫，而以鸿逵所迎，勉就约。癸未，群臣三上笺劝进，王出御用银百五十两给有司葺行宫，令勿扰民。丁亥，监国福州，建行在太庙社稷。谕曰：『孤闻汉室再坠大统，犹系人心；唐

宗三失长安，不改旧物。岂其风俗醇固，不忘累世之泽哉？亦其忠义感愤、豪杰相激，使之然也！孤少遭多难，勉事诗书；长痛妖氛，遂亲戎旅。亦以我太祖驱除群雄，功在百姓；而勅敌愕然，睥睨神器。为子孙者诚不忍守文自命，坐视其陵迟也。二十年来狂寇荐惊，孤未尝兼味而食，重席而处。北方二载，两京继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窜。孤中夜卧起，垂涕纵横；诚得少康一旅之师、周平晋郑之助，躬率天下以授彤弓，岂板荡哉？今幸南安芝龙、定鹵鸿逵二大将军志切恢复，共赋「无衣」；一、二文臣以舂陵、琅琊之义，过相推戴：登坛读誓，感动路人。呜呼！昔光武、昭烈皆起布衣，躬承旧业；况今神器乍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愤间关，逢诸豪杰，应即投袂；知明赫之际，神人叶谟、上天所眷，顾我太祖绍其子孙犹未艾也。「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传」曰：「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得道者多助」。自闰六月初二日，监国伊始。一切民间利病，许贤达条陈；孤将悉与维新，总其道揆，副海内喁喁之意焉！

己丑（初九日），明余姚在籍前九江佥事孙嘉绩、吏科都给事中熊汝霖起兵拒守。

嘉绩字硕肤，大学士如游孙也。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官职方主事；以弗予太监高起潜世荫事，下狱。狱中从黄道周学「易」，坐长系；刑部尚书徐石麒出之，戍金陵。南渡，起九江佥事，未赴而金陵亡。时县令役民修道，嘉绩葛衣徒步，私巡里中；诸役者皆泣下。曰：『盍逃乎』？曰：『逃者死』。曰：『役死，逃亦死，独不念死地求生乎』？役者曰：『将安计』？嘉绩曰：『江东事未可知，壮士敛手就死，死无名；今邻邑举义，诚能合众画江守，则大有功。脱不胜，犹缓旦夕死；况未必然邪』！众曰：『唯命』。于是率所役三百人，突入县治鸣钟鼓，斩令以徇；与汝霖同起兵。

汝霖之在杭州也，与刘宗周议发罗木营兵守独松关；潞王不纳，乃东归。宗周绝粒，以兵事属汝霖；垂死而汝霖事未集，张目曰：『雨殷（考曰：汝霖字）岂愆约哉』？既死之明日而汝霖兵起，乃哭于旒前以行。

庚寅（初十日），明松江在籍前兵部右侍郎沈犹龙、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中书舍人李待问、罗源知县章简起兵拒守。

犹龙字云升，华亭人。万历丙辰（一六一六）进士，以知县征授御史。崇祯元年进太仆少卿，拜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迁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甲申（一六四四）冬，福王召理部事，不就；乞葬亲归。大清安抚官至松江，有指挥常某遍括郡人物，众苦之；杀指挥，推犹龙起兵。子龙设太祖高皇帝像誓众，称监军；偕待问、简募壮士数千城守，与吴志葵、黄蜚相犄角。待问字存我，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授中书舍人；简字坤能，天启甲子（一

六二四) 举人，前罗源知县。

明会稽生员郑遵谦起兵复绍兴。

遵谦字履恭，山西介事之尹子也。放诞喜结客，凡扛鼎击剑之徒日盈其庭。妻尝杀人，推官陈子龙论坐之；东阳许都救以免。后都作乱，遵谦将从事，叔父某扃户不听往。杭州降，乃集其徒号义兴军；搴旗过清风里，杀山阴知县彭万里、署绍兴知府张懋，取库中兵仗给士卒，袭杀招抚使于江上。表迎鲁王监国，诸义旅一时并起。诏为义兴将军，与熊、钱诸军分守小巛。

明分巡宁绍台道于颍起兵复富阳。

颍字颍长，金坛人。崇祯辛未（一六三一）进士，知绍兴府。杭州降，颍驰入云门山观变；会郑遵谦起兵斩署知府张懋，迎颍入城。先是，颍遣在事军官募兵备敌，络绎率众至；乡官前太仆萧山来方炜、前职方来集之等亦各以兵会。颍乃操小舟，挟短童西徇萧山。新令陈瀛出谒，执之；贝勒使以榜至，又执之。鸣鼓誓师于都亭。时闰六月旬有三日也。即夕以五百人趋固陵，前所遣诸生庄则敬等以江船百余艘来迎。王师札西岸，杳未知；颍麾众冲潮径渡，萧人沈振东为导，尽驱西岸之船而东。大兵觉，则无所得船。颍遂率众登岸，画江以守：一军扼潭头，一军扼桥司，一军扼海门，一军扼七条沙。王师扎木簰拟渡，颍遣死士陈胜等凿沉之；风起潮涌，簰尽漂，各营钓致之，时以为神助。颍谓诸将曰：『杭已有重兵，攻不易。请分二道：下流由桥司入海宁，出海盐以通震泽；上流由潭头入富阳，通余杭以扼独松关』。降将郎斗金据富阳，遣副将刘穆等夜袭，取之。王师突至，穆之子肇勳战死（考曰：肇勳死事详「后绍兴破」注中），王宗茂、阮维新等并力以御。颍自渔浦渡江救之，富阳复定。方国安之得驻七条沙，实始此也。监国至，晋按察使，行巡抚事；旋晋右僉都御史，督师江上。遂自为一军守渔浦，悉力枝拄，视诸军为最苦；王之仁尤恶之。一日会潭头，语不合，之仁拔剑拟之；马士英却以身蔽，乃免。已谍言王师自海道至，命移军守三江口；三疏辞，不许。江上师溃，颍追扈不及，由海道还京口以黄冠终。

臣鼐曰：闻之余祖望云：『富阳之役，世谓张公国维之功，非也。画江之守，实自颍始』。是为浙东监国始事之臣也。故特书之。

壬辰（十二日），明鄞县在籍前刑部员外郎钱肃乐起兵宁波，遣迎鲁王以海于台州。

肃乐字希声，一字虞孙，号止亭。幼颖异，书过目不忘。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知太仓州五年，俗大化，迁刑部员外郎，以忧归。杭州不守，宁波官吏迎降；肃乐痛哭，以死誓。会鄞县有诸生董志宁、陆宇■（火鼎）、张梦锡、华夏、王家勤、毛聚奎者号六狂生，集诸生倡义于学宫；遍谒诸乡老

，莫之应。闻肃乐至，挽之入城，以十有二日集绅士于城隍庙，开陈大义。降吏故同知朱之葵，新命晋级治府事；偕通判孔闻语亦驰至。诸绅议未定，多降阶迎。肃乐拂衣起，遽碎其刺；观者数千人，欢声动地。布衣戴尔惠呼曰：『何不竟奉钱公起事』？拥之入巡按署。俄而海防道二营兵、城守兵皆不戒而至，请受约束。肃乐遂封府库、收管钥，以墨绶视师。之葵等请罪乞哀，百姓请释之。鄞故太仆谢三宾家富耦国，方西行纳款归，密使贻书定海总兵王之仁曰：『翁翁訛訛，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释绅和之；将军请以所部来斩此七人，则事定矣。某当奉千金为寿』。■〈禾犀〉绅者，肃乐年未四十也。会肃乐亦遣客倪懋熹劝之仁来归，之仁两答之，期十五日至。至则大会诸乡老，突出三宾书，数其罪；三宾叩头乞命，愿出万金助饷。之仁遂从肃乐缔盟共城守；遣举人张煌言赴台州表迎鲁王监国。

明前兵部尚书张国维起兵东阳。

乙未（十五日），明昆山前总兵王佐才、参将陈宏勋、游击孙志尹、知县事杨永言、举人周室瑜、贡生朱集璜、陈大任、诸生吴其沆、陶璫、归庄、顾炎武等各起兵拒守；城陷，佐才、志尹、室瑜、集璜、璫、大任、其沆死之（考曰：「南疆绎史」以为六月丙寅事。兹从「顾谱」正）。

南都之亡也，知县杨永言逃于泗桥参将陈宏勋家；县丞阎茂才遣使纳款。是月十一日，薙发令下，城中大哗。室瑜、集璜、大任、璫等杀茂才，奉前狼山总兵王佐才为主；宏勋、永言亦率壮士数百人入城，裹粮移檄，为久守计。已而，宏勋率舟师迎战而败，志尹歿于阵，城遂陷。佐才纵民出走，冠带坐帅府，被杀。室瑜与子朝燿、妻诸氏、朝燿妻王氏同不屈死。集璜投河死。璫居鸡鸣塘，去城二十里；率乡兵赴援不及，自经死。大任倡议迎佐才，以其宅为帅府，与妻张氏、子思翰同死。其沆与庄、炎武皆佐永言起事者也，永言、庄、炎武行遁去，惟其沆死之。同时殉难者自集璜门人孙道民、张谦外，以守御死者：苏观道、庄万程、陆世鏜、陆云将、归之甲、周福培、陆彦冲；以代父死者：沈征宪、朱国轼；以救母死者：徐洺。又有徐激、王在中、吴行贞，皆不屈死焉。

集璜，字以发，以学行称；弟子数百人。永言，字岑立，昆明人，崇禎癸未进士；事败，祝发为僧，卒于滇中。庄字玄恭，博涉群书，与炎武以学行相推许，所谓「归奇顾怪」者也；亦亡命为僧装，称普明头陀。炎武事见后，余不可详（考曰：永言为僧事，详「顾亭林年谱」。「殉节录」称其死乙酉之难，追谥忠节者，误）。

徐鼐曰：「纪年」于不可胜书者则择一人以冠之，兹独缕述何？诸举兵者，皆数人共一事，故可冠之。是役也，室瑜、集璜、大任、璫四人者，奉王佐

才为帅者也；宏勋、志尹、永言、其沆、庄、炎武六人者，奉故郟抚王永祚者也。事同而异，不可浑而一也，故详之。永祚何以不书？削之也。诸书第云众奉永祚，不云永祚作何状；则其人可知矣！官尊于总兵、知县，而事逊于举、贡、生员，可愧哉！

丙申（十六日），月食既，星流竟夕（考曰：本顾炎武「日知录」）。

己亥（十九日），明嘉定在籍前左通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等起兵拒守。

峒曾字豫瞻，天启乙丑（一六二五）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文选主事、转郎中，历江西提学参议、浙江参政。吏部尚书郑三俊举监司贤能五人，峒曾与焉。擢顺天府丞，未赴而京师陷。南都起左通政，不就。淳耀字蕴生，登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寄其弟渊耀书曰：『吾廷试时，鼎甲上殿，啧啧称羨。天地间自有为数千年一人、数百年一人者；今人不肯为数千百年之一人而必欲为三年之一人，可怪也』！见天下已乱，遂赋诗南归，与峒曾避乱郊居。六月，降将李成栋以水陆兵驻吴淞，多淫掠；嘉定民愤甚，揭竿起。有误传总兵吴志葵以兵来者，众气益壮；毁东关外成栋裨将梁得胜舟，斩八十四级。成栋大惧，终夜不敢寝，选骁骑四十告急于娄东之王师；乡兵截杀之几尽。成栋攻罗店镇；诸生唐景耀、唐培、朱霞俱遇害。淳耀与众谋曰：『今事成骑虎，无主必乱』。迎峒曾入城，与举人张锡眉、教谕龚（考曰：或作董）用圆、诸生马元调、夏云蛟、唐全昌等分门固守。邑人缚裤执刀相从，人情颇奋（考曰：参「嘉定屠城纪略」）。

明太仓生员王湛起兵谋复州城，不克；死之。

湛字道广，故相国锡爵之裔也。薙发令下，湛慨然语其兄淳曰：『弟誓与发为存亡也』。集里人，陈说大义；从者数百人。淳、湛与其友蔡仲昭、魏虎臣横刀前驱，围州城。官吏登陴笑曰：『此乌合耳，何能为』！炮击之！众皆伏地，不能伤。讶曰：『此知兵者』。遂传令禁举火，以虞内变；三日突烟不起，人声寂然。众谓其怯也，板扉遮矢石，薄城呼噪。时暑甚，单衣挥汗；自辰至未，饥且疲，解衣少憩。守者骤开门，以十二骑突驰之，遂大溃。淳受伤赴水死；湛砍一骑未及，亦被砍死。仲昭、虎臣俱战死。

明休宁在籍御史金声、诸生江天一起兵拒守。

声字正希，工举子业，名倾一时；崇祯戊辰（一六二八）进士，改庶吉士，谢病归。是冬起修撰，未赴。南都立，擢左佾都御史，坚不起；与门人江天一纠练义勇以虑变。闻王师破池州，奉太祖高皇帝像，率士民拜哭，谋起兵。天一曰：『徽州形胜地，诸县皆有阻隘可守；独绩溪一面当孔道，宜筑关隘以重兵据之，与他县为砥柱』。遂筑丛山关，屯军其中，分守六岭。

明徽州推官温璜起兵拒守。

璜字宝忠，初名以介，字于石；乌程人。少孤（考曰：「绎史」言三岁而孤。全祖望「温推官传」则云生二月而孤）；登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年五十有九矣。授徽州府推官，甫莅任而京师陷；恸哭誓死，募民兵缮城堞，为守计。南都亡，官属皆遁，叹曰：『城无主，民且自相屠』！乃尽摄诸印，召士民慰谕之；众感泣，从而保守者数万家。会金声举兵绩溪，璜转饷给其军，与为犄角。州人有黄赓者，武状元也；运铁鞭重数十斤，率乡兵十九战皆捷。尝被围，举鞭忽折，易鞭跨马，马忽跪；赓怒，鞭杀马，步斗杀一将，溃围走。后削发为僧（考曰：本「南略」）。

明前山东巡抚邱祖德、举人钱龙文（考曰：亦作文龙）、生员麻三衡、沈寿堯等起兵谋复宁国，不克；寿堯死之。

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授宁国府推官。以才调济南，超授按察司佥事，分巡东昌；招抚土寇，多解散。十五年（一六四二）冬，以兵部尚书张国维荐，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后代王永吉巡抚山东。京师陷，闯贼以檄招降；祖德斩其使，谋发兵拒守。而中军梅应元叛，率部索印。祖德将自刎，士民卫之出境；道遇鲁王，同之过淮。南都御史沈宸荃劾其轻弃封疆，逮讯。久之获释，而成都亦陷，无家可归，流寓宁国。闻金声举兵绩溪，乃与宁国举人钱龙文、麻三衡、沈寿堯等各举兵应之。祖德驻师华阳山，纠集别部颜苗、王一衡、金经、万日吉等十余部共攻郡城，不克；寿堯阵歿，祖德退归山中。诸军以麻三衡为最强。三衡字孟■（王睿），宣城人，布政使溶之孙。生有异相，好武事，以诗酒自豪；与旁近诸生吴太平、阮恒、阮善长、刘鼎甲、胡天球、冯百家，号称七家军。三衡驻兵稽亭，每战策马当先，舞大刀陷阵；人多畏之。

明前职方司郎中尹民兴、生员赵初浣、吴汉超起兵守泾县。

汉超字许公，强直有胆。北都之变，与其友汤廷铉谋募师赴难；南都立，乃止。既而南都又覆，慨然曰：『天下事遂已乎』？议保宁国境，无应者。时尹民兴流寓泾县，汉超走告之，约初浣起兵城守。初浣字雪度，三人中惟初浣为本邑人。

明贵池副贡生吴应箕起兵复建德、东流。

应箕字次尾，号楼山，贵池人。善今古文词，意气横厉。崇祯壬午（一六四二），以乡试副榜贡；入京，公卿咸加礼异。南都之以防乱揭帖逐阮大铖也，应箕实倡之。周鏞下狱，应箕入视；大铖急捕之，连夜亡命去。诸义兵蜂起，有奉宗室朱盛浓为号者；应箕起兵应之，题壁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攻池州不克，同事者亡去；应箕乃独募士以计复建德、东流。

明前青阳知县庞昌允谋起兵，不克；死。

昌允字载玉，西充人；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知青阳县。国亡，叶官隐九华山；与邑人孙象壮谋起兵，事泄被执。行至五溪桥旅店，夜扃户卧；明日呼之，则已死。

明嘉兴在籍翰林屠象美、吏部郎中钱榘起兵拒战于三塔湾，败绩；死之。

王师下浙江，传檄而定，郡县皆置官吏矣。闰六月，嘉兴民闻薙发令下、揭竿起者数千人；杀秀水知县胡之臣，婴城拒守。推象美主其事，迎都督佥事陈梧为帅；榘毁家充饷。然皆文士不知兵，甲仗器械且不备。大兵在杭闻报，遣数百骑袭之。城上闻笳角声，已胆落；梧率众御诸三塔湾，大败。象美出走，为乱民所杀。榘集众蹙大兵于震泽；兵返战，众溃被杀。象美，平湖人，崇祯辛未（一六三一）进士；榘字仲驭，嘉善人，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

我大清兵取嘉兴，明生员郑宗彝起兵拒守，败死；在籍前吏部尚书徐石麒死之。

三塔湾之败，宗彝袒背呼市上，集者复千人。城守十又六日，饷竭；里民通款于我营，引兵击破之，宗彝与弟宗琦俱战死。石麒时出城召募，扁舟宿水次；破，呼于城下曰：『吾大臣，不可野死，当与城俱』。缒之上。老仆徐成欲先登，少仆徐锦止之曰：『君老矣』！成怒曰：『童子何知，谓我老邪』！俱缒入。城陷，石麒朝服自经死，成与锦从死；城外二仆祖敏、李升闻之，亦死。先是，石麒致仕归，筑堂，榜曰「可经」；人莫解。及石麒之死是堂也，始知其素志云。

同时死者：前蓟辽守备项嘉谟，与二子一妾投天星河死。诸生张翊整衣巾南向坐，骂不绝死。钱应金以不剃发死。

臣鼐曰：闻之雪川温氏曰：『刘宗周在绍兴曰：「此降城，非我死所」。出至城外野寺死。石麒则谓：「大臣不当野死，当与城俱」。意相反而其义则一也。士人作「降城叹」、「我公回乐府」以美之』。鼐谓二人之义固一，而其意亦初不相反也。城未降则犹我城也，故死与城俱；城既降则非我城也，故不如野死。从容就义，是之谓欤！

明长兴参将方元章、瓶窑副将姚志倬、张起芬起兵复余杭；战败，元章死之。

元章、志倬誓义举兵，以张起芬为将，破余杭，走于潜；战败，志倬逸去，元章死之。明年丙戌（一六四六）冬，志倬合余众攻江山，又不利；遂遁入括苍山中，既而出怀玉山。其兄志元讹称志倬已降，因得脱；而志元被戮。乃走依詹兆恒，同破永丰；其后迁徙无常（事详后），浙东封仁武伯。起芬被执至杭，不屈；悬之树间，射杀之。平生不读书，刑讯时有诗云：『头能过铁身

方显，死不封泥骨亦香』（考曰：按起兵是闰六月事，其起芬死日则不可考，姑序其略如此）。

庚子（二十日），明使臣左懋第犹在京师，谕降不屈，死之。

懋第之再入都也，改馆太医院。久之，启摄政王，不报。沧州将士刘英、曹逊、金鏞入见，懋第曰：『生为明臣、死为明鬼，我志也』。因以蜡丸奏之。未至而南都陷，闻变恸哭。从弟懋泰以投降授官者，来劝降；叱之出曰：『汝非我弟也』！闰六月十五日，以江南平，再下薙发令。副将艾大选首自髡，懋第怒杀之，因下狱；参谋兵部司务陈用极、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王廷翰、守备刘统俱从入。守者来讯，懋第曰：『我头可断，发不可断！艾大选违我节度，我自行我法、杀我人，与若何与』？越日，摄政王见之内朝，数以伪立福王、勾引土贼、不投国书、擅杀总兵、当庭抗礼五大罪；懋第侃侃不屈。摄政王顾问在庭汉臣云何？陈名夏曰：『为福王来，不可赦』！懋第曰：『汝先朝会元，何在此』？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兴废』？懋第曰：『汝何不知羞耻』？摄政王挥出斩之。临刑，顾用极等五人曰：『悔乎』？用极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南向再拜曰：『臣等事大明之心尽矣』！题绝命词（考曰：词云：『漠漠黄沙少雁过，片云南下竟如何？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端坐受刑；五人同见杀。是日风沙四起，卷市棚于云际，屋瓦皆飞；观者泣下。陈用极，昆山人；王一斌，宁国人；张良佐、王廷翰、刘统，皆上元人。

徐鼐曰：书曰「犹在京师」何？见懋第之从容就义也。曰使臣何？懋第于是乎不辱命矣！汪有典「史外」载懋第母徐夫人，宁海儒家女。京城陷，懋泰载以归；数日不食。行至白沟河，夫人仰天叹曰：『此张叔夜绝吭处也』。呼懋泰前，责其不死。且曰：『吾妇人，受国恩，不能草间求活。寄语懋第勉之，勿以我为念』。言讫而死。「明史」不载，当辑入「烈女传」焉。

丁未（二十七日），明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州（考曰：「南略」、「台湾外纪」俱云十五日乙未即位。此从「三王纪略」、「绎史」）。

诸大臣言『监国名正；出关尺寸，建号未迟』；侍郎李长倩有「急出关、缓正位，示监国以无富天下之心」疏。芝龙亦固争以为不可；惟鸿逵曰：『不正位无以厌众心以杜后起』。遂定议。丁未祭告天地祖宗，即位南郊。以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布政司为行殿。大赦，称号隆武，追尊皇考为皇帝、妣为皇后，遥上福王尊号曰圣安皇帝。诏曰：『朕以天步多艰，遭家末造；忧劳监国，又阅月于兹矣。天下勤王之师既已渐集，向义之心亦以渐起，匡复之谋渐有次第；朕方亲从行间鼓舞率励，以观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称萃涣之义，贵于立君；宠绥之方，本乎天作。时哉不可失，天命靡不胜。朕自缺然，未

有丕绩，以仰对上帝，克慰祖宗。而临安息饗，遵让无期，大小泛泛如河中之水，朕敢不黽勉以慰众志，而副群望？朕稽载籍，汉光武闻子婴之信，以六月即位鄗南，即以是年为建武元年；昭烈闻山阳之信，以四月即位汉中，即以是年为章武元年。艰危之中，岂利大宝；亦惟是兴义执言，系我臣庶之故也。以今揆古，即以是年为隆武元年。其承天翊运定难功臣，悉以次第进爵，分茅胙土；其翊运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第进级。孝、秀、耆宿，军、民人等，俱依前谕优给。所在山川鬼神，除淫祠外，遣官祭告，以示朕缵绪，为天下请命之意焉』（考曰：按「台湾外记」云：『监国谕、即位诏，俱黄道周笔；而诸书亦云王自为之）。

王少遭患难，慨然以复仇雪耻为务；布衣蔬食，不御酒食。敕司礼监：『行宫得以金玉玩好陈设，器用瓷锡，帷幄被褥皆布帛』。后宫无嫔御，执事者三十人而已。郑芝龙进美女十二人，留之而绝不御。中宫懿旨：『选女厨十人』；王闻之以为扰民，不许。

明进郑芝龙、鸿爵为侯，封芝豹澄济伯、彩永胜伯；并赐号奉天翊运中兴宣力定难守正功臣。

明以黄道周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苏观生为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观生字宇霖，东莞人。年三十，始为诸生。崇祯中，由保举授无极知县。总督范志完荐其才，进永平同知，监纪军事；寻迁户部员外郎。南都进郎中，催饷苏州。南都破，走杭州，谒王，与语大悦；联舟入福建，与芝龙、鸿逵兄弟拥立，擢为翰林学士，旋进礼部右侍郎兼学士。王设储贤馆，分十二科，招四方士，改庶吉士为庶萃士；以观生领之。观生矢清操，稍有文学，而时望不属；王以故人恩眷，超拜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明以张肯堂为兵部尚书。

肯堂字载宁，号鲲渊，华亭人。天启乙丑（一六二五）进士，知浚县有声。崇祯七年（一六三四），擢御史；累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时郑芝龙初受抚，为总兵官，私招盗五十余人请留标下；肯堂曰：『剿盗，元戎职也；未有朝命而擅受降，不可』。具疏入告，得严旨悉论斩；芝龙以此衔之。南都立，选兵三千，令部将周蕃率之入卫，助防江；玺书褒美。时汀、漳间有贼数万，出没剽掠；肯堂剿抚并用，踰年悉平。至是以翊戴功，进兵部尚书；寻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明以何楷为户部尚书。

楷字符子，漳州镇海卫人。举天启乙丑（一六二五）进士；值魏奄乱政，不谒选，归。崇祯时，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累迁工科给事中。以劾杨嗣

昌忤旨，贬二秩，为南京国子监丞；就迁礼部郎中，母忧归。南都擢户部右侍郎，督理钱法兼工部右侍郎；求退，不许。南都破，走杭州；从王入闽，进户部尚书。

明以周应期为刑部尚书。

明以郑煊为工部尚书。

明以福建巡按御史吴春枝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以黄锦为礼部右侍郎；并赐号奉天翊运中兴宣猷守正文臣。

明以曹学佺为礼部尚书兼兰台馆学士。

学佺字能始，侯官人。万历乙未（一五九五）进士，除户部主事，历官陕西副使。天启中，以阉祸除名；崇祯初复官，不赴。至是，起诸家。

明召旧辅何吾驺、蒋德璟、黄景昉、姜曰广、吴甡、高弘图，起朱继祚、林欲楫、路振飞、曾樱、熊开元、黄鸣俊、林增志、李先春、陈洪谧等入阁。

王自制缙绅序，极言先朝门户之祸，分别东林、魏党、南党甚析。凡东林老宿，或起旧、或特授、或因大臣荐举破格用之，阁臣多至三十余人。镇江钱邦芑以诸生上书，授御史；吴门杨廷枢不由荐举，特授御史。至兵部职方一司，督抚藩镇题请虚衔为军前赞画、监纪者，不可胜纪；王亦轻畀之。惟翰林、吏部，专循资格。四川举人徐永周以诗文见赏，授简讨。有言其不由进士者，王笑曰：『予览其诗文，意为进士耳』！竟改礼部主事。攸县举人刘自□为督师何腾蛟所荐，召对，授简讨；以为腾蛟德也。故时有重翰林轻宰相之议焉（考曰：本钱秉鐙「所知录」）。

明赐郑芝龙之子森姓朱、名成功。

森即芝龙娶倭妇翁氏所生子也。生之夕，倭岛火光烛天，芝龙心异之。芝龙以平刘香功，官都督。森在倭已七岁矣，屡请于倭，不能得；乃遣人赍金帛往，图画芝龙为大帅，秉钺海表，军容煊赫状。倭颇惮，谋于众；遣森还，而留翁氏。成功仪容俊伟，倜傥有大志，每东向望其母，辄掩涕。大为季父芝豹所窘；叔父鸿逵甚器之，每摩其顶曰：『此吾家千里驹也』。读书不治章句，作「洒扫应对进退」题，文中有『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应对、进退也』语。塾师大奇之。先辈王观光亦谓芝龙曰：『是儿英物，非若所及也』。年十五，补诸生；试高等，食饩。有术士视之，惊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中物』。弘光时，入南京太学，闻钱谦益名，执贽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考曰：本「赐姓始末」）。时鸿逵引其子肇基见于王，王赐之姓。芝龙闻之，亦引森入见。王奇其貌，与语，大悦之，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赐国姓，名成功；命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都尉、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称之为国姓。

日本国王闻芝龙贵宠，亦送翁氏至安平。

明召前副都御史路振飞为左都御史；寻进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王感振飞旧恩，募能致振飞者赏千金、给五品秩。吴江诸生孙文忠赍手敕，以左都御史召；在道，拜太子太保尚书兼大学士。至则大喜，与宴，抵夜分，撤烛送归，解玉带赐之。官其子太平为兵部员外郎；又录守淮功，荫锦衣世千户。王每责廷臣怠玩，振飞曰：『上谓廷臣不改因循，必致败亡；臣谓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兴也。上有爱民之心而未见爱民之政，有听言之明而未收听言之效；喜怒轻发，号令屡更。见群臣庸下，而过于督责；因博览书史，而务求明备。凡上所长者，皆臣所甚忧也』。明年仙霞关破，王走汀州，振飞追扈不及。汀州破，走安平，依朱成功。丁亥（一六四七），有误传王在粤者，偕主事万年英泛海求之；抵虎门，始知为王弟聿■〈金粤〉，已败死，乃回厦门。后赴永历帝召，卒于途；或曰自缢于邵武山寺（考曰：本朱彝尊「明诗综」。又「东明闻见录」载振飞朝永历帝于肇庆。当是误以抵虎门为朝永历也）。

戊申（二十八日），明鲁王监国于绍兴（考曰：参稽诸书及起义兵先后，王为闰六月监国无疑。或谓六月二十七日戊寅监国者；是时潞王初降，全省瓦解，熊、钱诸公义旗未建，谁为此谋乎？半壁荒朝，传闻滋谬，作史者不可不慎也）。

王讳以海，高帝十世孙、鲁肃王寿鏞之第五子也。兄以派，以长子袭封；崇祯六年（一六三三）七月，封王为镇国将军。十五年（一六四二），大清兵破兖州；以派自缢。王年幼，诡称鲁王牧儿；见大兵入王邸，眦忽流泪。怪而察之，知为王；刃之三，皆不中，骇曰：『汝大有福，我不骇汝』。因得脱。十七年（一六四四）春二月甲戌（十五日），嗣鲁王位。北都陷，诸藩皆南下，弘光命移驻台州。既而杭州降；余姚、会稽、鄞县之兵错起，奉表请王监国。同时以兵饷来归者，总兵王之仁自定海，黄斌卿遣将自渝州，张名振自石浦，沈宸荃、冯元飏应之慈溪，声势震兴。会张国维与宋之溥、陈函辉、柯夏卿等亦具表迎，王即日移驻绍兴，以分守署为行在。途中加钱肃乐太仆寺少卿，授张煌言为行人。

明监国鲁王以张国维、朱大典、宋之溥为东阁大学士。

国维督师江上、大典镇守金华，之溥入阁办事。寻召旧辅方逢年入直，之溥罢。

明监国鲁王起章正宸为户部左侍郎、行吏部事、李占春为户部尚书、王思任为礼部尚书、余煌为兵部尚书、张文郁为工部尚书。

明监国鲁王以陈函辉为詹事府少詹事。

函辉字木叔，临安人。崇祯甲戌（一六三四）进士，知靖江县。好交游，事诗酒；御史左光先劾罢之。北都陷，函辉恸哭，刑牲驰檄勤王（考曰：檄文见前）。南都立，起职方主事，监江北军。事败奔还，谒鲁王于台州曰：『国统再绝矣！王亦高皇帝子孙也，雪耻建邦，于是乎在。盍急图之』！王谢曰：『国家祸乱相仍，区区江南尚不能保，更何冀乎』！函辉曰：『不然；浙东沃野千里，南倚瓯、闽，北据三江，环以大海，士民忠义知勇，句践之所以霸也。王若有事，臣愿竭股肱之力』。会张国维起兵来迎，乃与柯夏卿从王入绍兴。既擢少詹事；而忌之者谓：『函辉挂察典，不宜侍左右』。遂弃官归。寻复原官，迁礼部右侍郎。时诸军不习行阵，华衣呵殿相夸耀；又日事争饷，义兵渐散。叹曰：『大事去矣！无种、蠡之才，而有伯嚭之佞，安能久乎』？

明监国鲁王擢陈潜夫为太仆寺少卿。

潜夫以私谒童妃逮下法司；南京溃，脱归。谒鲁王于绍兴，命复故官，加太仆寺少卿，监军浙西。乃自募三百人，与孙、熊诸家军营江上；寻改大理寺兼御史如故。

徐鼐曰：自侍郎以下例不书，少詹、仆少何以书？大二人之倡义也。

明监国鲁王命方国安守七条沙，王之仁守西兴，郑遵谦守小甕，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分守沥海。封国安镇东侯，之仁武宁伯，加嘉绩、汝霖、肃乐佥都御史督师衔。

国安，浙人；或云旧辅方逢年子也（考曰：「绎史」诸书俱云方氏父子，而「明史」方逢年传不云国安其子）。为左良玉标官；梦庚之降我大清也，国安众南奔。夙与朱大典有隙，围攻金华匝月，至闰六月二十五日始解（考曰：本瞿其美「粤游见闻」）。

卷第十一

秋七月，明鲁大学士张国维会师西兴。

江上兵每日蓐食鸣鼓，登陆搏战；日中，复转舵还戍：率为常。

徐鼐曰：书大学士系之鲁何？以别于福京也。

癸丑（初四日），我大清兵克嘉定，明在籍前左通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等死之。

诸乡兵来者渐众，李成栋遣其弟统数十骑求救于娄东之王师；乡兵截击于仓桥街，杀之几尽。脱归者泣于途曰：『我等皆高镇劲兵，随邢太太降后，所过风靡；嘉定县何物蛮子，杀我副将六员』。成栋闻弟死，日夜与诸将涕泣。然乡兵本无将领，一聚即鸟兽散，城上白旗招颺而已。成栋觐得实，合娄东兵

大修战具。吴志葵遣游击蔡祥（考曰：「嘉定屠城纪略」作蔡乔）以七百人来援，成栋衔枚袭之。祥持铁筒登岸步战，围数匝；东关有徐福者往救，与俱毙。峒曾、淳耀于城上见之，恸哭相向；发大炮伤二人。成栋焚新泾镇，破娄塘；峒曾、淳耀会乡兵于娄塘之砖桥东，不下十余万，然拥挤纷呶如聚蚊。成栋分左右翼蹂之，相蹈藉死。或谓大势已去，宜为十万生灵计；峒曾等推案痛哭，裂招降榜，焚沿城民居，督运砖石。七月初三日，成栋尽锐来攻，舁板扉穴城；诸生马元调以粪汁灰瓶抛灌之。成栋乃佯攻东门，而潜自北门水窦入；复为大石所拒，不能克。是夕，有赤气起北方，俄变而黑，长亘天。五更，大雨如注，守堵者不能立，城大崩。成栋薄东门上，峒曾与其子元演、元洁犹立睥睨间，呼二子去；曰：『我死国分也，祖母在，应代奉事，恋我何为』！趋归拜家庙，沉于池；未绝而兵至，引出斩之。二子亦被杀于孩儿桥。淳耀与其弟渊耀入草庵，索笔书曰：『七月四日，进士黄淳耀死此。呜乎！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没，此心而已』！与渊耀分左右就缢死。张锡眉、董用圆、马元调、夏云蛟、唐全昌等皆同死。锡眉驱妾入水，方自溺。用圆抱其兄诸生用广共溺，尸浮出，犹握手不解。锡眉字介兹，崇祯庚午（一六三〇）举人；用圆字知渊，天启辛酉（一六二一）举人；云蛟，字启霖；元调、全昌，字未闻。又有王云程者，亦贡生也（考曰：本「嘉定屠城纪略」）。

明江西布政使夏万亨、分巡道王养正、知府王域、推官刘允浩、史夏隆、通判胡缜奉益王由本起兵建昌；城陷，万亨等皆死之，由本走闽（考曰：「世表」：『由本以万历四十五年袭封』）。

万亨字符礼，昆山举人，由教谕历迁西华、夏邑知县。弘光帝使迎太后，擢江西布政使；言者以为骤，改僉事，分巡南昌。瑞州有保安王（考曰：按「世表」：『保安王绍玘■〈火己〉，崇祯十六年为李自成所掠』。当即其人），避寇南昌。其舍人恣横，执而笞之，一府汹汹将作难，居民亦哗然欲焚王府；万亨抚定之。寻迁按察使，署布政司事。南京溃，奉母至抚州，寻入建昌。王养正，字圣功，泗州人；崇祯戊辰（一六二八）进士，由知县历知南康府。以平盗功，南都擢副使，分巡建昌。王域，字符寿，华亭举人，为宿州学正；以捍御流贼功，历工部主事。南都擢本部郎中，出为建昌知府。刘允浩，字集生，掖县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尝领乡勇击贼于莱州；谒选，授南昌推官。史夏隆，宜兴人，与允浩同年进士。胡缜，桐城人。时南昌已为降将金声桓所据，士民谋拒守城。域曰：『事急矣！国无主不可以集众』。乃与万亨、养正等奉益王由本为号。由本年少柔懦，不习武事，以战守机宜委之永宁、罗川两郡王（考曰：按「世表」：『永宁王由■〈木惠〉，以万历三十九

年袭封；罗川王由核，以万历三十一年袭封』。而「绎史」云：『永宁王慈炎』。其由■〈木惠〉之子欤？俟考）；罗川乃与东乡艾命新、艾南英约诸绅集义，得刘琦、杨独龙、僧丹竹等三十六将，就南英家歃血订盟；王、谢二巨室捐赀助饷，练乡兵几及万人，分陴拒守，军势颇振。而保宁王者，私与我军通，约内应。滇将赵印选以象兵援南都不及，假道还师；由本留之。战既合，保宁王以火箭伤象，兵遂大溃乱。城陷，由本奔旗塘佛舍，已遁入闽；永宁王走宁都，万亨等俱被执。声桓以万亨能得民，将藉以抚徇诸郡；曰：『公从，当大任』。万亨书绝命词见志。声桓不欲有害贤名，乃与养正等俱械送武昌；同日遇害。建昌士民哀万亨等之忠也，瘞之沌砦河之侧，题曰：「六君子之墓」。而同时以诸生殉难者，则南昌邓思铭。初，思铭闻北都陷，号召诸生百余人，习射、学技击，名曰庠兵。请于有司，有司笑曰：『庠可兵邪』？众乃散。既而建昌兵起，乃入王域幕参赞。城破被执，指金声桓大骂。系于竿首射之，连及六矢；思铭大吼曰：『经时不能杀我，技何劣也』！遂射死。

徐燾曰：罗川王所招三十六将，惟安仁僧丹竹为最着。尝从揭重熙袭抚州，猝遇王得仁；丹竹以步逐马，刃及得仁面，几获之。后金声桓过安仁，闻其病，遣九骑往缚之。丹竹力疾起，呼所部十余人伏于隘，而单身入酒肆中。金骑见其僧，不知其即丹竹也；因问：『识丹竹乎』？遽应曰：『我是也』。拔刀杀二人。七骑者上马驰，遇伏，获其二；再前再遇，获其三；得归者纔二骑耳。声桓破广信，丹竹以木桩置水中，而持长枪火箭逼之。声桓兵乘舟遁，舟触桩尽碎，多泅水死；丹竹尽其所获而返。后率壮士邀击王师之入闽者，马蹶被杀。

明临川在籍前吏部主事曾亨应、揭重熙起兵抚州。

亨应字子嘉，崇祯甲戌（一六三四）进士；重熙字祝万，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亨应官吏部文选主事，尝以事为御史张懋爵所劾，被谪归。南都立，重熙由知州擢吏部考功主事，而亨应以谪籍独不赴。大兵已下南昌，金声桓令王得仁徇抚州；亨应乃命弟和应奉父入闽，已与重熙暨艾南英募兵守御。未集而骑已薄城下，众皆散。

明在籍左春坊左庶子杨廷麟、左中允刘同升起兵赣州；擢廷麟吏部右侍郎、同升国子监祭酒。

廷麟字伯祥，清江人；举崇祯辛未（一六三一）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同升字晋卿，吉水人。举丁丑（一六三七）进士第一，授修撰；为杨嗣昌所构，将逮治，旋狱释。言者交荐；十六年（一六四三）秋，复授职方主事。同升亦以劾嗣昌，谪福建按察司知事；未赴，北都陷。同升驰檄十三郡，兴义师；廷麟遇之南昌，乃大集澹台祠，为思宗发丧，誓师起义。弘光帝立，廷麟以

左庶子召；同升以左中允召，未赴。宗室朱统■〈金类〉之诬劾姜曰广也，诬廷麟招健儿有不轨谋，曰广为内应；弘光帝置不问，而所募兵竟以散去。大清兵既克南昌，袁州、临江、吉安相继下；已又取建昌，惟赣州孤悬上游独存。廷麟乃与同升谋邀赣抚李永茂集绅士于明伦堂，劝输兵饷，刻期大举。王手诏嘉奖，擢廷麟吏部右侍郎、同升国子监祭酒。

明龙泉在籍工部右侍郎刘士桢起兵复泰和、庐陵。

士桢克二邑，守之。明年，吉安复陷，遣四子肇履入闽求援；而令季子■〈禾犀〉升从李陈玉起兵信丰，为赣州声援。赣破，避之南田。

明前泛水知县胡定海起兵德兴；败绩，死之。

定海一作海定，南昌举人，官泛水知县，致仕归。贫甚，授徒德兴海口之董氏。董亦义侠也，破家起兵金川，定海为之联络乡勇。泊王师取婺源，金川兵绝我粮道；乘王师之退，攻婺源，杀我长吏。闻王师将进讨，徒步乞师于黄道周。比归，海口已有兵；战败被执论杀，首既殊而尸僵立不仆。同死者为揭新，不知何许人。

明德化□□李含初起兵复德化、瑞昌；寻败死。

含初倾家起兵■〈月良〉山，连破德化、瑞昌；王师未遑致讨也。未几，所部王拐子私款于九江守将余世忠，袭■〈月良〉山；含初遇害。同死者：生员李映阳、武生唐扉、邓士凤、熊九鼎、宗麻子五人。

明德安□□郭贤操起兵复德安，遂复建昌；寻被执。

贤操连破建昌，而所部高长子私款于我，执贤操以献。当事者方议抚，释勿杀。明年四月，集众图再举；我师侦得，环其庐焚之，独贤操跳而逸。戊子（一六四八）金、王之乱，复投袂起；为我九江守将所执，杀之。子七人，次良锡与从子良铨攻建昌时，中流矢死；三良铎，从岛兵营战死。同起兵死者：德安诸生桂登魁、胡戒；登魁妾胡氏殉之。

明泸溪知县张载述、贡生魏一柱起兵拒守。

王师下泸溪，以李光署县事；一柱缚光送郑彩礫之。与旧知县张载述画策守泸，败王师于密潭。

臣薰曰：同时乐平倪氏兄弟，吉水王宠、邹氏叔侄事皆可传，附志之。倪大显者，与兄大恢、大登俱以勇力闻；饶州推官周损币致之。损败，归督师黄道周；道周败，从广信曹大镐。王得仁之屠乐平也，军中闻大显勇，争致之。有僧长八尺余，下马搏大显，大显斫僧，应手头落。已围者数重，度不支，抽刀自刎死。大恢、大登被执，皆死。王宠、邹文鼎与从子敬，皆吉水人。宠从刘同升起兵，往来临、吉、抚、赣间。一日为王师所获，宠诡降；越日尽杀其伴，即载其旗帜以行。过新淦，峡江令见旗帜以为本兵也，出迎江浒；宠遽起

擒杀之，连破二县。已而文鼎、敬起兵，宠与之合；战败，文鼎赴水死，敬被执见杀。宠复走脱，树一帜，大书「追剿王宠」四字，呼杀贼而去。去既远，王师始知其即宠也。后金、王归明，遍招之不得；宠已入山死矣。

辛未（二十二日），明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募兵江西，以图恢复。

廷臣请出关，而郑芝龙辄以饷绌为辞。会赐宴大臣，芝龙自以侯爵，欲位首辅上；黄道周争以祖制武职无班文臣右者，终先道周，由是文武不睦。有诸生上书诋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龙意，下督学御史拏之。道周见芝龙无经略志，谓坐而待亡，不如身自出关。奏请以师相募兵，江西多臣门生故吏，必有肯效死力者；且可连杨廷麟、何腾蛟为进取计。遂率门生中书蔡春溶、赖继谨、陈骏音、兵部主事赵士超、通判毛至洁并子弟可千人以行。有耨锄棘矜以随其后者，名扁担兵，实不可应敌。次芋源，赋「责躬」诗曰：『天地何高深，日月犹循环；星宿陈其领，动静恒无端。举翼不能翔，而作醢鸡观；大命一以至，不能复研钻。鬼神欲告之，翕吸近告难；伤哉草木颓，不得留朱颜』。至延平，请饷，芝龙靳之；王不得已，给空札数百道。道周亲书札付奖语，得之者荣于诰敕；又得百人（考曰：福州举人陈金城家藏道周出师札付，其文曰：『钦命直省招征事宜联络恢复两京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黄为出师事：本阁部行师，贵简练明静。务要十五人为伍，一人挑带粮食兵器、一人挑带衅具、一人挑带帐席被窝，不宿民舍、不穿城市；违者重斩轻馘，不饶。约一百八十人为一阵，游击一员；两游击属一参相。凡参相十员、游击二十员，兵士三千六百五十人。务要精壮晓畅，动遵法令。参相二员属一主，事务大小相承；情法相资，不得偏执己见，致生乖异。今以风、云、雷、雨、虎、豹、熊、骠、龙、象为号，每号填补参相一员、游击二员、兵士三百六十人。准得洪京榜合补象字号营□□□等阵士，务要整齐肃办，不得参差。遇查点失伍及违令者，斩馘不饶。俟功成日，一体题请封赏升赉。此札。隆武元年十月十五日给』。又另行亲笔朱书曰：『洪京榜久饷黄序、屡领英矛，近以劝进，加恩准贡；乃愿就戎行，共图敌愆。东山雨雪，睠其在怀；板屋温如，何能不思？已经题请授中书舍人，仍着兼监纪推官，前去招募，以终前业；功成升叙，睠尔衣袍。札付试中书舍人洪京榜』。龙溪县学廩生金城尝携之至京，属同人题跋。非特墨宝，存此见当日军中法令大概）。进师建宁，遣通杨廷麟、万元吉为声势。寻有以外交诸藩飞语闻者，王遣使驰示；道周自陈，疏曰：『臣田无一亩、居止一椽，幸以是见悯于主上、见信于亲友，然不能以是见谅于犬豕豺狼。臣行年六十，无险心酖语为凶人所仇，无奇功异能为要人所嫉；独特一片肝肠，为高皇列宗与天下黎献共对白日耳！臣虽

庸下，遭逢陛下，鱼水相期；一月之内，四疏乞师。至若子弟募义勤王，虽天性使然，亦恐臣孤身只手，陷身绝域，每一相见，涕泗涟洳。迩因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过宁，渴而谷饮，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队之士，呼半不起，遂损去健将陈伯舆。念其雄略，十射九破，千觔之力尽于盆水；四顾环堵，何能不哀？今稍平复，遂相对劝臣出关。呜呼！此亦臣子也，顾曾受朝廷之宠眷而摠愤至此！今在廷诸臣不涤肠剖胸，誓同分胆共薪；而滢滢訛訛，望影射沙，欲何为者？陛下不屑为昭烈，臣亦不屑为孔明；陛下不屑为宋高宗，臣亦不屑为李伯纪。取法不高，则庸佞狎来；视人太卑，则奸豪四至。古今谗贼偏中于高明，近代人才沈沦于苟贱；惟陛下垂警！王览表，手札慰之。遂出崇安分水关。

宁化诸生李世熊上书道周曰：『窃惟国运绝续之交、天人倾定之际，赖祖宗神灵，名世挺生。虽创丕基，如立冰上；内则百寮瞻其风裁，外则敌仇覘其举措，下则草泽英雄察其气势，以赴风云。夫以师相闻望之隆、天地祖宗付托之重，意必启沃德心，定谋帷幄；俟规模粗定，然后声闻不庭耳。乃顿彻坐论之席，凿凶秉钺而出；远近耸愕，以为庙算宏深，非可臆测。不肖则圭萑之人，耳见不出里巷。就里巷事例之，譬故家新破，田宅半割于巨豪，区区别宅槿存者，苟且盘据。垣墉之缪绸未尽固，义从之服役未尽力，水旱之储蓄未尽裕；为家督者，置此不问，噤然与巨豪叛族诘责侵没之余产，不亦轻遽失序乎？幼读书，见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仲学术备见「管子」书，勿论；若乐毅，则亦谨慎好谋之人而已。其为燕图齐，不敢图齐也，必曰与天下图之；且不敢曰与天下图之，必曰径于结赵；又不敢恃赵，而别使楚、魏以淮、宋地委之；于是五国合而齐击矣。其慎密也如是。若诸葛之出师，亦未敢出师也，必曰『南方已定、甲兵已足，乃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即如是，又必付托得人：宫中之事悉咨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谓必能裨补阙漏也；营中之事悉咨向宠，谓必能和穆行阵也。将相分任、宫府肃固，诸葛乃可拜表行矣。先生之旗指江右而毅不返顾也，宫中有郭、费、董否？营中有向宠否？外有赵、魏、韩、楚之夹助否？若不然者，直若家督诿见在之贖产不治，而先责问未必可复之贖产也。夫人之敢于作逆，据主人之贖产而公然与为抗，且眈眈欲并主人之余贖而得之；彼亦自有作逆之才具气势也。家督诚欲一朝翦除之，非才具气势倍于作逆者不胜。乃今所闻，大可异也。先生之行也，召募市人纔三千耳，餉不给于国帑而资于门生故友之捐助；此一时之义激慷慨耳。朝廷纔给空名札百十道以为行■〈食辰〉，兵事岁月未可解，义助能岁月例输乎？空札可当衣食易死命乎？就令士马饱腾，人人致命；三千未教之卒，可枝拄诸道分进数十万方张之寇乎？今夫寻丈之艇、八翼之楫，虽有狂飙怒涛，每凌而渡之。尝试置沧

溟之滨，洪涌如山，浪及而艇化沤沫矣！长河之决也，摧城郭、荡山陵，呼吸改天日；仅仅投璧马，负石束薪，祈祷而阙之，庸有济乎？或且积精诚、称天命，簪笏鞠躬以身试其冲；委命而战河伯，则近愚矣！设若有济，则是宋襄之仁义诚有效，而「孝经」之退贼果可必也。徐夫人匕首以试人，血濡缕立死；若以薄击柱石，非折则缺，可立见矣！古之猛鸷莫如秦，善用兵莫如王翦；其破楚也，必六十万。以至仁伐至不仁莫如周武与商辛。周师之兴，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古者一车之卒百，计人当三万矣。千百夫之长不在是，而尚有友邦豕、君、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为羽翼，其用众如此。今敌众数十万，气势非但楚也，而吾不及周师者十之一；谓永胜阎总之师足策应乎？鲁国吉虔之师可牵掣乎？是数者，非同心同德，难语于羌、髳、微、濮人，不待智者决也。徒以孑然一军，欲为王翦、吕尚、周武所不能为之事，此天下所共惑矣！今夫闽关之外，皆豺狼所曾蹂践，而榛芜之区也。誓师出关，事有进而无退；苟进无破竹之势，退安所得盘石之基？不几进退无据乎？则何不暂驻关内，近为永胜阎总之馆毂、远为鲁国吉虔之表晷。既可招募建、抚流散之兵，训练以实行伍；亦可收拾附近荒芜之地，耕屯以充行饷。信使往来，诸军如指臂并运，急缓相需，庶几气势完整，合力以攻所必争乎！此固寻常所共及，或秘略不必出此，则不敢知。若谓明德虽衰，天命未改；名世声灵久被遐陬。人心之思汉可用、至诚之动物有征，或不战而屈、或因垒而降，亦古来万或一有之事。斯固愚蒙所未能信，而先生亦决不邀此幸也』（考曰：见李世熊「寒支集」）。

徐鼐曰：特书之，即书史可法治兵扬州以图中原之例也。然则道周之出师无可议乎？当日天下大势十去八、九，为闽疆君臣者，惟有保境息民、缮兵积穀，联络楚、豫江上之师以观衅而动，庶乎其有当也。而乃以新募不教之兵、当百战百胜之敌，驱群羊而斗猛虎、抢枋雀以逐苍鹰，虑材而言，不亡何待！况乎文武不和、粮饷不给，参商诤于朝右、庚癸呼于首山，其于安内、攘外先后缓急之序，又倒置焉！然则何嘉乎尔？天命已去，人谋胡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武乡、信国之所以尽臣节也。嘉基志、悲其遇，固不必苛其才与功哉！三复李生书，真先生之诤友也。

我大清兵克华阳山寨，明前山东巡抚邱祖德等死之。

王师破山寨，获祖德父子送南京；不屈，磔死。事闻，赠太子太师吏部尚书。

我大清兵克稽亭山寨，明诸生麻三衡等死之。

三衡被获，赋绝命诗，杀于南京。吴太平等七家皆死。

明封宗室盛沂为瑞昌王，授都司方明等官有差。

屯田都司方明，字开之。起兵据广德，迎盛沥入其军，号召义旅；连破孝丰、临安、宁国等县，声势颇振。事闻，封盛沥为瑞昌王，授明等官有差。无何，降将张天禄自徽州还师，明不能御，弃营走浙东。有潘文焕者，镇江人；匿瑞昌王于茅山民舍。其部曲喜正赴京口置弓矢事觉，遂杀瑞昌王（考曰：「东华录」载：『是年八月，洪承畴奏擒瑞昌王朱谊泐斩之』。不知盛沥何又名谊泐也）。文焕见喜正，切齿骂曰：『吾死何足惜！王能一日在，则人心未散。鼠子乃坏吾大计』！奋然批其颊。其子哭，文焕曰：『我死忠、汝死孝，传之后世，有颂述焉。不然，一老氓也，谁复知』！械至金陵，不屈死；一女亦不食死。明还长兴，为防将郭虎所执，一小卒指之曰：『此方明也』；遂斩之（考曰：此于月日无考，姑以事次之）。

是月，献贼屠明成都、龙安两府属州县。

贼与伪相汪兆麟谋，遣马元利、张能奇等分剿成、龙所属州邑。兵到处有烟火者，将吏必斩其偏裨；或不忍行刑，多自经于路。有一县人先期闻之，向酒家索醉听死。酒家一日累千金，初大喜；继又大恸，皆叉手委股以就割剥，无或免者。

献贼遣其党屠明邛州。

刘文秀复至邛，取遗民万余家悉屠之；又杀僧道千人。于是行尽剿法，立搜山、望烟等头目；匿崖谷者，火熏之。邛、蒲二百里，荡为血肉之场。

献贼遣其党屠明丹棱。

文秀踞丹棱署，驱城中人于西门外济桥杀之，尸与桥平。又遣兵搜乡，以长绳联络男妇每数十为一群，拥至江陵庙歼焉。遂划北门山为教场，操兵三月而去。

献贼遣其党入明洪雅，义民余飞破之于花溪。

庠生祝籛之子妇杨氏、二陈氏、宿氏、王氏及少女祝氏避乱山中，为贼所劫；六氏拜别父母，俱投水死。花溪去县四十里，背枕飞仙关，面阻青衣水；飞伏壮士数百人于山谷，而以羸弱诱之。贼遂入隘中，伏发不得出；截杀几二千人，贼大沮丧，沿江遁。

明千总周鼎昌大破献贼于南安镇。

贼由青衣江下夹江，攻南安镇；邑人周鼎昌以千总奉阁部王应熊檄，率众拒守，竖木为城。贼攻不下，因作浮桥为长围计。鼎昌令善泅者潜水中，腰镰断桥；贼沉水中，余贼反奔南岸。鼎昌蹙之，贼大败，尽丧所掠，奔还成都。

献贼大杀成都居民。

贼恶蜀人之叛己也，诈其众曰：『有天书夜坠庭中，上帝命剿绝蜀人；违者遣不细』。因联百姓十人为一缚，驱至中园尽杀之。太医院有旧制铜人，贼

以楮幂其关窍，召诸医针之；一穴差者立死。太慈寺僧近千人，因藏一宗室，阖寺俱斩。一日驱人至成都东门外洪顺桥，方举刃，迅雷奋击者三。献忠怒，指天诟曰：『尔放我下界杀人，乃以雷吓我邪』？炮还击者三。是日尸骸激水，桥为之折。

八月乙酉（初六日），明颁祖训于廷臣。

颁祖训五十七条于阁部、科道，大学士林欲楫率诸臣表谢。

明郑芝龙陈战守事宜。

时文武济济，然兵饷、战守机宜俱芝龙为政。集廷臣议战守，自仙霞关外宜守者百七十处，应设守若干。其战兵以今冬简练、明春出关，一出浙东、一出江右，计兵二十余万。合闽、粤饷不支一年，乃请于两税正供内米一石预借银一两，令群臣捐俸、绅士输助。察州县历年积穀银两未解者，悉催赴行在；官吏督征急迫，闾里骚然。从户部侍郎李长蘅之请，广开事例；于是厮养隶卒皆得给札授官，其黠者轩盖仆役，鞭撻里邻。晋江令金某尝莅讼，两造称官职，立而语；不服，则互殴于庭。时谣曰：『敌兵如蟹，迟迟其来』！识者知其必败也。

明靖江王亨嘉僭号于桂林，执广西巡抚瞿式耜幽之。

靖江王者，太祖嫡兄南昌王兴隆之裔也（考曰：本「明史」「世表」、「诸王列传」；「南略」以为太祖甥朱文正裔，大谬。兴隆子文正从太祖有功，未封卒；其子守谦始封靖江王）。亨嘉以庶子袭封，其嫡嗣偕宗人疏讦之，历天启、崇祯两朝，狱未具。亨嘉厚赂朝贵，以故辄直亨嘉而下讦者于狱。弘光元年（一六四五）二月，亨嘉表贺登极；因劾奏永、金、连三州皆为土贼所据，抚按匿不以闻。及南都失守，亨嘉遂睥睨神器，以其党总兵杨国威为大将军、推官顾奕为吏科给事中，推署僚佐有差；檄广西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标勇，自称监国。隆武诏至，不受，举兵将东。抚臣瞿式耜之任，抵梧州，移书责之曰：『两京继覆，大统悬于一发，豪杰睥睨逐鹿；闽诏既颁，何可自兴内难，为渔人利』？移书总制丁魁楚为之备，而阴檄思恩参将陈邦傅防梧，止狼兵勿应亨嘉调。亨嘉至梧，谒者促式耜入朝；式耜曰：『王也而朝，礼也』。谒者曰：『易朝服』。式耜曰：『王乌用朝服！以常服，礼也』。一日，迓式耜语，挟之登小艇；指挥曹升持刀加颈索敕印，拽过数舟，数仆数起。式耜坐稍定，曰：『敕印可刀求邪？我开府重臣，若欲为帝，曾庐陆之渔户不若矣』！亨嘉既不获敕印，而魁楚兵且至，乃挟式耜上桂林，塞其舱窬不令见人；至则闭之王邸。式耜日凝坐，不与邸人语；进之食，亦不食。初，式耜知亨嘉之必乱也，遣标官徐高察动静；高幼子得出入宫中，进饘粥焉（高于永历四年殉桂林之难）。

明吴易、孙兆奎讨浙寇李九成，诛之。

浙东人李九成者，假名建议，以战舰千艘宵昼劫掠。兆奎与易密谋歼之；伪为结好，以弛其备，约期两军合营。或以大敌方强，不宜自翦羽翼；兆奎曰：『不然。今日之事，正如寸刃割鲸、空拳搏虎；所恃以号令人众者，惟此区区之信义耳！若纵彼焚掠，则所在之民谁非寇仇？是敌未至而先自败矣！』八月七日，遣骁将许某统十三艘往讨。先有黑气如长堤，直扑李营而陨；北风大起，尘埃涨天。未几复大雾，咫尺不相睹。李营之众，以为吴军来合营也。俄而炮声大起，兵四集，遂大溃；九成就缚，斩之。所俘妇女皆遣还。时起事诸人多骄暴为民害，惟易、兆奎整戎卒、戒侵掠，众颇效命（考曰：本施世杰「酉戌杂记」）。

降将李成栋以我大清兵克松江，明在籍兵部右侍郎沈犹龙等死之。

初，吴淞水师提督吴志葵自海入江，总兵黄蜚亦拥千艘由无锡来会，共结水寨于泖湖，与城中相犄角。是月初旬，王师以轻舟截春申浦，大战；乘风纵火，烟焰蔽天。二将舟重不能运，水师多死；皆被执。降绅董廷对谋内应，事觉，郡人磔之。已有假黄蜚兵号者突至，犹龙以为信，开门纳之；有红巾抹首随之入，俄而巾脱，皆发辫也。众惊呼曰：『城破矣！』守兵皆溃。犹龙出东门，中流矢死于濠。李待问死于织染局。初，待问梦袍服间有字曰「天孙织锦」，以为中翰兆也；至是竟验。章简守南门，不屈死。同时殉难者，华亭教谕睦明永，丹阳人；题诗明伦堂，自缢死。郡人尚宝司丞徐念祖及妻张氏、妾陆氏、李氏，俱投缳死。衣工陆厚元积薪于门，语其妻曰：『能完节乎？』曰：『能』。厚元举火，与妻子女皆焚死。有举人傅凝之者，参志葵军；春申浦之败，与诸生戴泓赴水死。

庚寅（十一日），明命肃卤伯黄斌卿镇舟山。

舟山四面皆海，昔越王句践欲居夫差于甬东，即其地也。元为昌国州；明并入宁波之定海县，设参将一员以镇之。崇祯间，黄斌卿为其地参将。斌卿号虎痴，福建兴化卫人。少随其父于京邸，流落不能归；有妓刘氏助之资，得以恩例授把总，自参将升江北总兵。南都亡，遁归。闻闽中立，附表劝进；并言『舟山为海外巨镇，番舶往来，饶鱼盐之利；西连越郡，北绕长江：进取之地也』。王善之，封为肃卤伯；赐剑印，屯舟山，得便宜行事。

徐鼐曰：特书之，为舟山立国张本也。

壬辰（十三日），明册妃曾氏为皇后。

妃南阳人，诸生曾文彦女。崇祯五年（一六三二）王袭位，年已三十有一；妃年十九，选入宫。颇知书礼，任内政。王安置凤阳高墙中，奄人不得贿，以石墩锁之，病濒死；妃恐医药有诈，祷于天，自剜股肉进之。王愈后始闻

，遂更相怜爱。南都覆，妃劝王为自立计。至是册为后，封文彦为吉水伯。命妇入朝于太和殿，金有所賚。妃颇与外政，章奏多所参驳；王临朝，则垂帘共听断。都御史张肯堂曰：『本朝高、文二后皆有圣德，助成王业；然皆宫闱之中默相赞助。垂帘，则非圣世所宜』。妃大恚，肯堂以是见疏（考曰：按命妇朝于太和殿，非遥册无疑。而「南略」则谓妃以十月迎入宫，何舛也！「南略」又谓：『后至，大兴工作，庖廄之属用黄金；开织造府，后下体皆织龙凤』云云）。

癸巳（十四日）明郊祀上帝于南郊；郑芝龙、郑鸿逵称疾不从，户部尚书何楷劾之。

楷言：『礼莫大于郊；二勋臣不陪祀，无人臣礼，宜正其辜』。王奖其风节，命掌都察院事。已而鸿逵挥扇殿上，楷呵止之。自知不为二郑所容，请告去；中途遇盗，截一耳，或曰芝龙部将杨耿为之也。后漳州破，楷抑郁卒。所著有「周易订诂」，他说经书不传。

明行保甲法于天兴府。

明定锦衣卫军制。

设中、前、后、左、右五所。每百户为一威所，八威所为一禁军。

明郑鸿逵引兵出浙东、郑彩引兵出江西；寻引还。

芝龙知众论不平，不出关无以弭众。乃请以鸿逵为大元帅，率周鹤芝、张名振、杨济时、陈秀、郭曦、陈霸、郑升等领兵，诸葛倬等为监军，道出仙霞关，向严、衢以应张国维、方国安浙东之师；以彩为副元帅，率施天福、郑联、郑斌、张进、朱寿、刘全、江美鳌等领兵，张家玉为监军，道出五福、杉关，以合江抚杨廷麟、楚抚何腾蛟之师。既出关；托候饷；王檄催孔亟，不应。鸿逵虑有上书言事者，严禁仙霞关儒生出入。彩行百里而还，称饷缺，留如故（考曰：「台湾外纪」云：『陈秀，海澄人；后献仙霞关投诚，封武功伯。陈霸，南安石井人；入粤东投诚，封忠勇侯』）。

明鲁张国维复于潜。

国维既连克富阳、于潜，树木城于缘江要害，联合国安及王之仁、郑遵谦、熊汝霖、钱肃乐诸营为持久计。疏请于鲁王曰：『克期会战，则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坚捣虚，人无接应之暇：此为胜算。必联诸帅之心为一心，然后使人人之功罪视为一人之功罪』。监国赐上方剑，总统诸军。

明监国鲁王以田仰为东阁大学士。

仰从海道至浙东，乃有是命。

明监国鲁王赐行人张煌言进士，加翰林院编修，典制诰。

煌言字符箬，号苍水，鄞县人；崇祯壬午（一六四二）举于乡。父圭章

，刑部员外郎。母赵氏，感异梦生。神骨清颀，豪迈不羇；能文章，善骑射。崇祯帝以天下多故，令诸生于试经义后试射；三发三中。钱肃乐檄会诸乡老，煌言独先至。肃乐且喜且泣，遣之台州迎鲁王，授行人；至是赐进士，加编修，典制诰。

徐鼐曰：煌言图存危难之闲，孤忠伟绩，有光浙东者也；故书以嘉之。

我大清兵克峡江，明守将邓武泰死之；进克袁州，同知摄府事李时兴死之。

武泰初与白之裔扼峡江以防袁、吉；我前营将刘一鹏来攻，之裔叛降，武泰死之。乘胜薄袁州；守臣李时兴，福清举人，由知县历袁州同知摄行府事，与士民悉力拒守。已而守将蒲纓战溃，湖广援兵黄朝宣等亦噪归。知事不可为，乃自缢于萍乡官舍；一仆殉之。

我大清兵取吉安，遂取万安，杀明巡抚旷昭；知县梁于涘死之。

王师由吉安长驱入万安，昭被执，不屈死（考曰：本「粤游见闻」、「恤谥考」）。知县梁于涘被执，系南昌狱者五十有三日；声桓欲官之。客有来贺者，于涘曰：『死我者可贺而不可吊，官我者可吊而不可贺。死者形立，官者神灭；吾岂以神易形哉！』九月十三日作绝命词，自缢死。于涘字饮先，江都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考曰：本「绎史」。按系狱五十三日，以九月十三日死，计城陷当在七月中旬也。而「明史」则云：『八月，叛将白之裔入万安，江西巡抚旷昭被执，于涘死之』。疑有误）。

臣鼐曰：昭亦抗节者，何以别白书之？死者，死所守也；昭不能死于省城之亡！既奔临江、万安，又不闻起兵抗拒；身被俘囚，君子以为失所守矣。巡抚、知县官有大小，而责任亦随之；乌乎同！

明吏部主事曹亨应被执于临川；不屈，死之。

亨应起兵应益藩，众溃而匿于临川。汀、赣之间有峒贼萧升、阎总者，自分四营，其前左营最强。张安者，左营之一也，骁勇善战，有归正意；永宁王自宁都出招之。先一日，萧、阎梦红日临其门；翌日而永宁至，以为吉征。合兵出湖东，复建昌，乘胜拔抚州、进贤，屡战皆捷。是时罗川王亦与艾命新招军贵东、安仁间，有众数万。永宁王以峒兵与之合，寓书亨应请为东道主。亨应喜，募卒数百与相犄角。一日，方置酒宴客，王得仁侦知之，潜从祝家渡济师；仓卒不支，亨应走避石室。从弟某恨贾祸，指穴出之；遂与长子筠俱被执。得仁解其缚，揖之曰：『公义士也，时不可为，盍随世以就功名乎？』亨应不答。挝数十，询之如前。悬诸树间射之，终不屈；遂被戮。筠亦死之。家族罹刃者二十人、部下骈死三百人，村里为墟。弟和应既奉父入福州，州失，避之肇庆；肇庆失，乃拜辞其父投井死。同邑举人王秉干、诸生汤仲发皆以举兵

事露，受刑最酷。仲发，显祖孙也。后峒兵与罗川王兵斗，罗川王中流矢死。永宁王亦以粮绝弃进贤，之抚州；复之建昌，得仁追获，杀之。

明把总吴之蕃起兵谋复嘉定；不克，死之。

初，李成栋至吴淞，武举冯嘉猷献远近地形图及攻围守御之法；成栋以嘉猷署吴淞总镇事。陆营把总吴之蕃者，父斗南，于崇祯时以讨流贼死。之蕃尝自谓忠孝之门；闻部下百户降，怒曰：『奴辈皆世职，降何易也！俟大明兵得汝，定凿汝筋、抽汝骨也』。于是月十六日起兵，至吴项桥登岸。嘉猷谓老营兵曰：『汝曹闻之蕃前日语邪？猝有不利，我与汝皆碎首矣』！遣人焚之蕃舟。之蕃众多乌合，见火起，遂溃；杀数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并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殫尽，得起义师，未战而溃，我目不瞑矣』！挺枪欲赴斗。居民汪三者诱之同行，推堕水，遂被擒。嘉猷陈鼓吹羊酒犒得胜军；缚之蕃骂曰：『汝吴淞牧儿，何敢作此事』！之蕃大笑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节。汝曹逆贼，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遂被杀（考曰：本「嘉定屠城纪略」）。

辛丑（二十二日），我大清兵克江阴，明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等死之。

应元伟躯干、性严毅，号令明肃，犯者不少贷。然轻财与中，赏辄逾格：伤者亲为裹创，死则酌酒哭之。明遇以宽厚称，毁家徇义，善抚循，往往流涕相劳苦；士故乐为之死。李成栋既破松江，率所部十四万至；驱降将吴志葵、黄蜚至城下，陈说利害。应元骂曰：『败军之将，被擒不速死，奚喋喋为』？会中秋给军民赏月钱，分曹携具，登城痛饮。许用德制乐府「五更转曲」，使善讴者曼声歌之；其声凄婉，北兵闻之皆泣下。既知城中无降意，攻益急，炮声彻昼夜。应元慷慨登陴，意气自若。是日，大雨如注；日中有红光一缕起土桥，直射城西，城遂陷。应元巷战，所当披靡；投河不死，遂被执。刘良佐持之泣，应元曰：『死耳！何泣为』！见贝勒不跪，一卒枪刺之，胫折踣地；拥入栖霞禅院。夜半，僧闻大声呼『速斫我』者再，已乃寂。明遇搏战被杀，手握刀僵立不仆。用德于前数日驱妻子，尽室焚死。训导金坛冯厚敦，字培卿；自缢于明伦堂。妻王氏与其孀妹结衽投水死。邑人兵部主事沈鼎科，字铕臣，崇祯辛未（一六四三）进士；自缢死。中书舍人戚勋，字伯屏；视妻、女、子妇投缳毕，北面再拜自焚死。流寓则武进举人夏维新、诸生吕九韶、王华，皆自刎死。逾月有归口者，不知何许人；入城自掷死。凡攻守八十一日，竟无一人降者；而大兵之死者，亦七万五千有奇。闽中闻报，王泣曰：『吾家子孙遇江阴人，虽三尺童子，亦当加敬也』！城中尸骸枕藉，街巷、池井皆满，熏臭不可近。有一女子题诗城墙曰：『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考曰：黄晞、邵子湘诸人记江阴城守事云：『王师二十万，死城下者六万七

千名，王骑将不与焉』。至今邑人相传有『三王八将，皆死城下』之语。考是时南征，贝勒一为勒克托浑、一为博托，一为贝子屯齐，后皆立功闽、楚，北剿大同，进封顺承郡王、端重亲王。其余刘良佐、李成栋以下，无一死于江阴城下之人。若果没王事，如定南王、敬谨亲王之死楚、粤，则赏延奕世，载在史传，何得佚其姓氏？文士铺张，快其笔舌，尽信武成之策，遂成演义之诬。今并削之。女子题诗，见袁枚「随园诗话」）。

我大清兵克金山卫，明指挥侯承祖死之。

承祖字怀玉，世袭金山卫指挥之职。松江兵起，以兵往，愿襄事；吴志葵忌之，阻其谋。承祖恚曰：『然则府城听之总戎，承祖以金山为存亡耳』！遂拂袖归，与子世禄治兵严御。未几松江破，王师进攻金山，承祖坐睥睨间，亲冒矢石；缘城上者，手刃之，屡进屡却，久不能拔。既而李成栋克江阴，还师来助；有内应者，启水门以入。承祖率世禄亲兵巷战，身受四十矢，力尽被获；骂成栋不绝口，见杀。世禄亦被执，说之降；曰：『吾家自始祖以开国勋，子孙不替，世禄二百八十年，今日不当一死报国哉』？至文庙前曰：『此吾死所』。再拜饮刃死（考曰：「明史」、「南疆绎史」诸书皆云侯承祖，无异词；后阅陈廷敬「午亭文集」「廖氏传」云：『德庆侯廖永忠之孙铭镛以事戍金山，子孙世袭指挥千户。末年，有某值清兵南伐，坚守不下，积尸与城堞等。兵乃跃上，犹手格数人，与其长子某皆自刎死』。所叙事迹略同，而名不着。按世禄『吾家自始祖以开国勋』云云，「明史」开国功臣无侯姓人，当是廖姓误作侯者。永忠本侯爵，或因廖侯子孙云云而误也。存之俟考）。

明中书舍人卢象观、葛麟、总兵毛重泰、陈坦公与大清兵战于太湖；败绩，皆死之。

麟，丹阳人，与象观同举于乡；有膂力，能开数石弓。弘光中，巡抚祁彪佳荐其才，受中书舍人。与郑鸿逵协守京口，上便宜十二事，又请练兵江北；皆不报。京口破，走海上；佐总兵吴志葵起兵，攻复青浦。志葵见擒，溃卒推麟为帅。时郎中王期升奉通城王盛澄立寨太湖之西山，因与之合；未几象观亦至，军遂盛。期升性贪剽掠；民苦之，引王师焚其舟，期升遁。象观危甚；麟望见火光，率三舟冲之，手搦长矛，奋力战，所当披靡，连殪百人于湖。大兵耳其名，噪曰：『长而肥者，葛中书也』。万箭注之。麟挥矛如风，箭悉堕水。乃更以火攻，舟焦始自沉。象观拜其众曰：『我兄弟受国恩，无以报；空烦公等，死有余愧』！跃入水死。先锋毛重泰、陈坦公皆死之。

明吴易、孙兆奎败绩于长白荡，兆奎死之。

我总兵李遇春率兵五十四艘，自平望至白龙桥列阵三十里；易与兆奎会沈自炳、自駟之军破走之。已而，提督吴胜兆败卢象观、葛麟，遂引兵追；易、

兆奎率锐卒伏芦苇中，袭杀我兵甚众。易众酹酒相贺。俄胜兆合四郡兵至石柱桥，断港■〈汜义〉。易军无见粮，营中震慑；劝兆奎走海。兆奎曰：『今四围皆兵，海可至乎？事之不济，我将横尸水上，遂以身许国之志；岂能窜海苟活邪！』黎明，王师八面环攻。时阴雨连旬，举炮炮不震、持弓弓弦解。兆奎往来督战，自寅至午，王师益众。易兵内溃，自相杀；易与骁骑数人溃围南走。父承绪、妻沈及女皆投水死。华京、吴旦、赵汝珪与自炳、自駟皆战死，一军尽歼。兆奎兵败将走，虑易妻女被辱，视其赴水然后行；遂为追者所获。械至江宁见洪承畴，大言曰：『崇祯时有一洪承畴者，先帝亲祭哭之；今而又一洪承畴，为一人邪？两人邪？』承畴曰：『咄！尔自为一人事可耳！』驱出斩之。

明魏国公徐宏基谋起兵不克，及其子文爵皆死之。

宏基字绍公，中山王达之后；世袭魏国公，守备南京。弘光帝立，预翊戴功；既与马、阮忤，乞休，以子允爵嗣职。率妻奴投吴江袁进士世奇家，避迹焉；郡绅多从之，劝作匡复计。宏基树帜募乡勇千数百人，按户出贖助饷。有陆醇儒者，雄于财。其弟某偕客过庄舍，宏基邀致之，抑之跪，勒之书饷；某坚弗承，絜诸暗陬困苦之。客脱归，以告醇儒。时总兵黄蜚溃降，部将田胜嘉收余众，出没泖、湖间，专事剽斂。醇儒具厚币乞援，复纠亡命三百人乘夜发难。登世奇屋，劫其弟出，乃集众进攻；袁、徐两姓家属及避兵诸绅悉被戮，而沉尸于湖。宏基挺矛夺门出，投分湖叶氏；叶惧祸，缚致诸陆，陆趣军士丛枪毙之。其子文爵年十五，登屋发三矢，殪三人；被执，亦丛箭死。后永历帝闻宏基之倡议被害也，赐谥壮武（考曰：「明史」「徐达传」附载：『宏基卒，谥壮武。子文爵嗣』。盖误以乞休为卒。粤中赐谥为南都事，又误以袭爵之允爵为文爵也。文爵时方年十五，宏基岂能乞休令嗣职乎？允爵降于南都亡时）。

明总兵李某、任源邃、吴福之、徐安远兵溃，皆死之。

吴易既败，源邃军亦溃，李某自刎死。源邃被执至溧阳，官命之跪；源邃曰：『若非明臣邪？见我不愧死而欲屈我乎！』曰：『子年少，姑待之』。源邃曰：『汝惟有待，故至此；我何待？速死耳！』福之书绝命辞于衣襟间，投湖死。安远亦以不屈被杀；妻杨氏、妾蕙香殉之。

明广西巡抚瞿式耜以参将陈邦傅、中军官焦璉讨亨嘉，擒之；械送福州。

初，式耜以隆武之立也非序，不劝进。夫人邵氏在幽所日夜哭，因遣家人赍疏间道至福州，贺即位；并乞师曰：『岭表居楚、豫上游；岭表失，则豫无所惮、楚未得通，天下事益不可为矣！臣式耜朝以死，则粤中夕以亡，岂惟一省之忧！』因陈亨嘉有必败状，王大喜。会丁魁楚遣陈邦傅讨亨嘉，亨嘉与战

而败，返桂林，馈式耜衣服饮食，瞑目不应；乃送式耜于距城五里之刘仙岩。而以王符调狼兵，不应。邦傅攻之急，乃复迓式耜入，返其敕印。时城守中军官焦璉为杨国威旗鼓，而密输款于式耜。式耜密遣璉夜缒城入邦傅营，复缒邦傅入擒亨嘉并国威、顾奕等，械送福州。璉字国器，山西人；绝有力。献贼之陷楚也，系桂王由榔于道州；璉逾城入狱破械，负王登城，手短兵，一跃下，轻捷如飞。贼疑怪，不敢逼，遂亟趋渡河以免。桂王德之，以功受封（事见后）。

徐薰曰：能左右之曰「以」。身在幽囚，而能结豪杰、定祸变，其忠信可涉险，而其智虑亦足济艰矣！曰以者，嘉之也。

献贼陷明乐用寨。

乐用寨，本藺州奢崇明故地；奢氏灭，改属永宁卫。寨有山，最高，名经崖圉，可屯万人；守将罗从义以五千人驻之。贼将孙可望围之数月，不能克，乃遣人往说之。既降，诱而坑之（考曰：本「张献忠乱蜀始末」）。

九月甲寅（初六日），我大清豫亲王多铎以明福王由崧归于京师。

江南既定，豫王以由崧与北来太子北旋。闽中上由崧尊号曰圣安皇帝，浙东鲁王上号曰赧皇帝。明年五月，与潞王常澆同见杀。粤中桂王立，上谥曰安宗简皇帝（考曰：参「江南闻见录」、「圣安本纪」。又「南略」云：『宫女宋蕙湘者，金陵人；途次题壁云：『风动江空羯鼓催，降旗飘飏凤城开；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广陌黄尘暗鬓鸦，北风吹面落铅华。可怜夜月篴篥引，几度穹庐伴暮笳』）。

明总督何腾蛟、巡抚堵允锡受闯贼余党降。

允锡字仲緘，无锡人。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除南京户部主事，迁郎中，授长沙知府。山贼掠安化、宁乡，允锡督乡兵破灭之；又杀醴陵贼渠，遂以知兵名。南都授湖广参政，分守武昌、黄州、汉阳。左良玉之称兵犯阙也，总督何腾蛟奔长沙；令允锡摄巡抚事，驻常德。李自成既死，其将刘体仁、郝摇旗等以众无主，议归腾蛟；率众四、五万，骤入湘阴，距长沙百余里。城中人不知其来归也，惧甚；摄湖南巡抚傅上瑞请腾蛟出避。腾蛟曰：『死于左，死于贼一也；何避焉』！

长沙知府周二南请往侦之，偕参谋吴愉、指挥俞一麟以千人护行。贼谓其迎敌也，射杀之，从行者尽死；城中益汹汹。监军章旷请于腾蛟，遣部将王大鹏等二人往抚之。贼见止二骑，迎入演武场，饮之酒。二人不交一言，相与痛饮。贼问来意，二人曰：『督师以湘阴褊小，不足以容大军；请即移长沙』。因致腾蛟手书召之曰：『公等归朝，永保富贵』。摇旗喜，随二人至。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牛酒犒其从者；命大将张先璧以卒三万驰射，旌旗蔽天。

摇旗等大悦，招其党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皆来归；骤增兵十余万，声威大振。未几，自成后妻高氏与其弟一功、从子李锦拥众数十万逼常德，允锡议抚之。会腾蛟驰檄至，乃躬入其营，称诏赐高氏命服，锦、一功蟒玉金银器；皆踊跃拜谢。乃即军中宴之，导以忠孝大义。高氏语锦曰：『汝愿为无赖贼，抑愿为大将邪？』锦曰：『何谓也？』曰：『为贼无论；既以身许国，当爱民，受主将节制，有死无二，吾所愿也』。腾蛟偶过其营，请见高氏；再拜，执礼恭。高氏大悦，复语锦曰：『汝不可负何、堵两公也！』别部田见秀、刘汝魁等亦来归。腾蛟以闻，王大喜，拜腾蛟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楚师，规取两江。进允锡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制高氏军。授锦御营前部左军、一功右军，并挂龙虎将军印，封列侯；赐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部封赏有差，号其营曰忠贞。封高氏贞义夫人，赐珠冠彩币；命有司建坊，题曰「淑赞中兴」；嘉奖甚至。允锡遂与赤心等深相结，倚以自强；然赤心书疏犹称自成先帝、高氏太后，允锡不能止也。是时，降卒既众，腾蛟欲以旧军参之；乃题授副将黄朝宣、张先璧为总兵官，与刘承允、赤心、郝永忠、宗第、进才及董英、马进忠、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卢鼎并开镇湖南、北，时所谓十三镇也。永忠即摇旗；英，腾蛟中军；志建则故巡按刘熙祚中军；余皆良玉旧将也（考曰：吴愉、俞一麟见「沅湘旧集」）。

明杨廷麟、刘同升复万安，遂复吉安、临江，表请唐王移镇赣州。加廷麟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寻擢同升兵部左侍郎，巡抚江西。

时有粤东兵入卫过赣，廷麟疏留之；乡官王其宏、刘明保、赵曰谏等各率家丁赍粮相从，几二万人，号曰忠诚社。九月，王师屯泰和，明副将徐必达战败。廷麟与同升乘虚复万安县；抵泰和，复吉安全郡，又复临江。累疏以『偏安海内为非计，请王移驻赣州。赣居山川上游，豫不能仰面攻；且左楚右浙、闽，背为粤东，足以控制三面。使四方豪杰知朝廷有恢复大计也』。郑芝龙阻之，不果行。王进廷麟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便宜行事。召赣抚李永茂为兵部右侍郎，以张朝綖代之。寻召朝綖还，而以同升代之。既廷麟败于樟树镇，乃弃临江，退守吉安。

我大清兵克涇县，明尹民兴走闽中；赵初浣死之。

尹民兴善谋、吴汉超善战；王师攻之，多损伤，谓不亚于江阴也。城破，初浣被杀，汉超匿华阳山中。民兴走入闽，授兵部郎中，行御史事。闽亡，卒于家。

我大清兵克绩溪，明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金声等死之。

声起兵后，拜表闽中；王命中书童赤心授声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

南直军务。声刊布诏书曰：『使南中知闽地之有主也』。遂拔旌德、宁国诸县。王师攻绩溪；江天一登陴守御；间出迎战，杀伤相当。已而邱祖德、尹民兴等多败死，降将张天禄以少骑牵制天一于绩溪，间道从新岭入；守岭者先溃。是月二十日，徽故御史黄澍诈称援兵，声见其着故衣冠而发未薙也，信之；城遂破。声被擒，呼曰：『徽民之守，吾使之。第执吾去，勿残民』！挥天一去，曰：『君有老母，不可死』。天一归拜其祖母、母及家庙曰：『吾首与金公举事，义不使公独死也』！追及之，大呼曰：『我金翰林参军江天一也』。遂并执。至南京，诸大僚钦其名，欲降之，馆而加礼。声呼洪承畴字曰：『亨九！岂有受恩如亨九而甘心降敌者』？天一复朗诵庄烈帝谕祭文，承畴咄曰：『此老火性未除』。临刑，复遣人与耳语；天一呼曰：『先生！千秋在一刻也』。声捻须仰面饮刃死。同时死者，自天一外，有姜孟卿、陈继遇（考曰：「绎史」作际遇）、吴国桢、余元英。先后被执不屈死者：副将罗腾蛟、闵士英，都司汪以玉，诸生项远、洪士魁，其可纪者也。僧海明闻声死，市棺抱尸而敛；呵阻之，不为动，载棺归芜湖。有闽人萧伦者，贾客也；见棺恶，泫然曰：『此岂足敛公者！吾有善棺值百数十金，此我公所安寝者也』。遂易之。孟卿诸人亦皆改棺题铭。不能归柩者，买地葬之焉。事闻，赠声礼部尚书，谥文毅；天一礼部主事。

臣鼐曰：金文毅平时遇绝壁，下临无底，辄注目俯视，足三分出外，观者股栗；曰：『吾炼吾心耳』。或议其临难迟回者，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邪！

我大清兵克徽州，明推官温璜死之。

璜初徙家属于澹杭村，禁诸吏不得通私问。既闻金声败，方严兵登陴，而黄澍已献城矣。将自刎，吏持之；乃归村舍，语妻茅氏以同死。夜将阑，匿幼子于别室，呼长女宝德起。女年十四，方熟睡，问『何为』？曰：『死尔』！女即延颈就刃。茅氏整衣卧，璜刀截其喉。有顷，茅氏呼曰：『未也』！再刃乃绝。璜自刎不殊，居人舁之至幕府；不语不食，越五日自抉其喉死。

明池州推官吴应箕兵败被执，死之。

金声之擢都御史也，承制署应箕池州推官，监纪军事。未几，声败，王师逼；应箕众溃，匿婺源、祁门界。被获，不屈。与官兵偕，辄踞上坐，众亦敬其名，不加害。将戮之市，应箕曰：『此非我死所』。至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拟之，叱曰：『吾头岂汝可断邪』！伸颈谓总兵黄某曰：『以此烦公！然无去吾冠，将以见先朝于地下也』。就刑处，至今血迹犹存。

明广德太学生吴源长、民人裘君量起兵复州城；进兵湖州，败死。

源长举兵梭子山，与君量等鸠众攻破广德城；至湖州，战败被执，俱死之

明盐城都司酆某、生员司石盘起兵不克，死之。

乡兵既溃，被执至淮安，见大吏挺立不跪。酆欲脱石盘于死，乃曰：『此儒生，吾劫之为书记者』。石盘大呼曰：『公言何谬！吾实首事，奈何讳之』？下狱六十余日，狂歌痛饮，酣詈不辍；皆伏法。

徐燾曰：有曰谋起兵不克死者、有曰起兵不克死者，别白书之何？谋起兵者，谋未成也；起兵者，兵已起也。

明溧阳副将钱国华、生员谢琢（考曰：「明史」作谢球。按琢字石攻，作球误）。起兵不克，死之。

琢，兵备僉事鼎新子也；与国华同日起兵。士卒欲取饷民间，琢毁家应之；不继而溃。被执，命输资；曰：『我大明诸生，岂以货活哉』！乃饮刃死。国华遥奉宗室瑞昌王者；兵败，至对埠见杀（考曰：本「绎史」。据「东华录」：『瑞昌王于顺治三年正月攻南京』。其起兵当在乙酉秋也）。

明淮安民人王翹林、缪鼎吉、缪鼎言等奉新昌王起兵云台山，复盐城、兴化二县；战败，鼎吉、鼎言死之（考曰：按「世表」有二新昌王：一为庆王宗支，于天顺三年国除；一为徽王宗支。有载璋者，于万历中袭封；此其载璋欤）。

翹林等奉新昌王攻克盐城、兴化；鼎吉、鼎言以其徒应之。鼎吉兄弟，东场盐丁也，绝有力；与王师战，鼎言持长矛掠阵，锋不可当，以丛箭死。鼎吉复纠众攻城，屡有斩获。冲其营，不为动；饥不得食，始被擒。大帅爱其勇，欲释之；不屈死。新昌王亦被杀于淮南（考曰：自谢琢以下，皆是年秋事。其日月不可考，当系之九月）。

明召在籍吏部主事夏允彝为翰林院侍读兼给事中，未受命卒。

允彝字彝仲，号瑗公，松江华亭人。弱冠举于乡，好古博学，工属文，名重海内。崇祯丁丑（一六三七）成进士，授长乐知县。吏部尚书郑三俊荐天下廉能知县七人，允彝为首，大臣方岳贡等亦力称之；将特擢，丁母忧归。北都亡，毁家起义，走谒尚书史可法，谋兴复。弘光帝立，乃还。是年五月，擢吏部考功主事；疏请终制。马、阮重其名，屡招之，服阕犹不起。而御史徐复阳者，故逆案中人；希马、阮意，劾允彝与其同官文德翼居丧授职：以两人皆东林也。而两人实未之官，无可罪；吏部尚书张捷遽议贬秩调用，时论为之不平。八月，我大清安抚官入郡，允彝徘徊山泽间，欲有所为；乃投之书曰：『大清革命，万物惟新；故明废臣，理应芟除。其何所逃死，顾有一言为盛朝陈之：昔金人渡江，下三吴，抵温、宁，还师以授宋高；即中原之地，亦举以授张邦昌、刘豫者。诚以南土瘠湿多疫，海险江深，毒蛇匝地，聚蚊若雷，呕吐霍

乱以时而发；凡同居中国，北人吏于南者，犹以为病，况自塞外来邪！昔蒙古之为南吏者，以三月至九月归，一切吏治惟中土人是问；其赋税漕粮，尽由海运。未及八十年而吴、浙剧寇猬毛以起，江南大乱，河北瓦解。是江南为元累，不为元利矣。向使割江南以予宋，岁辇金缯以实北地，则元之疆场正未艾也。今为盛朝计，明之支系缀若悬丝，莫若以淮河为界，存其宗社，则可收千百世兴灭继绝之功；责其岁币，亦可获数万里盟主睦邻之利；于名甚隆，于利可久。惟执事以下裁之！书入，不报。总兵吴志葵起兵吴淞，允彝为之飞书走檄，联络江、浙士大夫，由是四方响应；然皆文士不知兵，迄于无成。松江破，或说之入海趋闽。允彝曰：『我昔吏闽，闽中八郡咸德我；今往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后世哉？不如死也』。嘉定侯峒曾遇害，允彝经纪其丧。归闻徐石麟、黄淳耀、徐汧之死也，欲自经；其兄之旭讽投方外，允彝曰：『是多方求活耳！』乃作绝命词，自沉松塘死。越三日，黄道周奉王命以翰林侍读兼给事中召；至则方殁矣，使者哭而去。赠左春坊左庶子，谥文忠。所著有「幸存录」，为绝笔。兄之旭、子完淳，死于丁亥（一六四七）四月陈子龙之狱（事见后）（考曰：允彝之死，传闻异词。「史外」云：『徐越谓夏公息影林下，闻卧子自沉，瑗公扼腕叹曰：「国破君亡，朋友遘愍，我可以独活」！亦死之』。似死在陈公之后。而卧子有会葬夏瑗公诗具载集中，且为长书焚夏公墓，述己所以不死之意，期不负夏公；侯方域吊陈公诗，有『长笺奏地下，端不欺杵臼』语。则夏公之先死无疑。「野史」述夏公死在乙酉五月，而其集中有「练川五哀诗」；朱彝尊谓『练川城溃，乃是年七月五日，瑗公尚存；则止水之投，当是淞江失守之后』云云。今从正史）。

明征诸生顾炎武为职方司郎中；以母丧，辞不赴。

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或自署曰蒋山佣；学者称为亭林先生。年十三，援纳穀寄学例，为附生。少落落有大志，耿介绝俗；双瞳子中白而边黑，人异之。于书无所不窥。乙酉（一六四五）夏，奉母避兵常熟之郊。应昆山令杨永言之征，与诸生吴其沆及归庄共起兵，奉故邸抚王永祚；浙东授为兵部司务。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炎武与庄幸得脱。而母王氏遂不食卒，遗言后人勿事二姓。是年闽中以职方司郎中召，母丧未葬，不果赴（余详「纪传」）。

臣薰曰：有明学者萃心力于制举文，其高者则证心性，争朱、陆；举先圣诗、书、六艺、兵刑、钱穀有用之学，置为糟粕。门户错出，而人才亦日卑。炎武尝太息天下乏材以致败坏，故究心经术，实事求是；而资力超迈，百倍常人，为数百年儒林巨擘。旧列「国史儒林传」，兹独书之为明诸生者何哉？炎

武恪守母训，不事二姓。迹其弓剑桥山之拜、牛羊塞上之吟，盖欲以子房报韩之心，为端木存鲁之计。故国之戚，每饭不忘；而沈几已久，更事尝多。知天命人心之有归，不欲以移山填海之为，贻宗族乡党之祸；甘于箕子之蒙难，无为苌叔之违天。故管幼安客死辽东，陶靖节终于宋代。善乎王高士不庵之言曰：『宁人身负沈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愆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乡，甘于客死？噫！可痛也。』

明征诸生李世熊为翰林院博士，辞不赴。

世熊，宁化泉上里人；字符仲，号寒支子。博览载籍，为文雄峭凄丽。久困诸生，大学士黄道周、都御史何楷、礼部侍郎曹学佺交章荐之，王命府县官趋世熊赴廷试；世熊疏辞曰：『臣奉旨颤悸，背汗流踵。臣髫年在泮，九蹠场屋；鼯鼠之技，败露尽矣！非有秘韬潜德迟久俟今乃彰也。陛下徇三臣之过举，意僮佣为异才，是恃荐举为得鸟之罗也。臣愚以为荐举匪人，臣其一也。由臣例之，滔滔皆是也；敢为陛下历陈之，可乎？陛下登极恩诏一款，每县举真才三人。臣谓天下中人多而异才寡，邓、冯、寇、贾，天下无二、三也，况一邑乎！若乡曲愿人，无裨缓急，何取每县三人，充斥仕路哉！自臣所见，郡邑举士，盖有目不识六籍而冒以宏博之科，梦未见七书而奖以孙、吴之略者。学官以颓堕之年，识趣卑污；士子以蝇蚁之情，夤缘走窦。其整身方洁、骨气冰棱，守令闻名而不识面者，虽老死牖下，无缘登荐剡也。如是则举者不才，才者不举；臣以为郡邑荐举可废矣。至于藩王、阁部、院寺、台省、监司、方面各有荐士，非琐琐姻娅，则纨绔子弟也；非眯目素封，则走室神棍也。今仕籍自钦授特简外，文臣如试主事、试中书司务博士、试推官通判知县不下数百人，武臣如总、副、参、游、都司、守备不下数百人。此千数百人为陛下抚流民、核军实者谁乎？为陛下靖山海、清畿甸者谁乎？是千数百人，如虚无人也；纷纷差遣，徒耀饰舆马、烦苦驿卒，大字名刺投谒姻邻、夸炫市里而已。自奉命以迄复命逐尘途者，臣不知所行何事也；亦苟完套格耳！原若辈之始进也，酬荐主有例、酬部覆有例；千数百人，非数十万赂不济也。则是朝廷失数十万钱之实，而得千数百无用之蠹也；亏损国灵，孰逾于此乎？且非徒损国灵也，又坏人心。为士者习见故所等夷，猥琐庸阘，胸不能知古今成败，口不能道当世利弊；一旦冠盖赫然，易如反掌。于是富者由径纳赂、贫者违言上策，尽弃本业而嚣然有掇拾轩冕之思；盖自是士不安为士矣。为民者习见屠酤仆隶、讼师优卒、游手失业之徒，手不挽强、股不跨鞍、目不识丁，一旦被服金紫，头角顿异，以为锦绣犹敛裾也；亦各尽弃本业而嚣然有攘窃节钺之意；盖自是民不安为民矣。士不安为士，则士不可治也；民不安为民，则民不可理也。』

下犯上、贱陵贵、利破义，良心泯丧，荡检逾闲，则此官为之俑也。且非徒坏中人心，又以绝豪杰之路。夫鲛鳅所饵，蛟龙不染其纶；鸱鸢所嗜，鹓雏不吓其臭；尾琐者冒进而破毁廉隅，俊雅者必回翔而护持方隅也。不识廉隅，虽狗窦容身以为荣；自负方隅，即一岁九迁以为辱也。昔者崔浩欲屈眭夸为中郎，夸曰：「桃简已为司徒，何足以此烦国士哉」？国士之不忍俯同世士也，虽以崔浩之才，眭夸犹羞与为伍也；臣安知邱陇之下，无泥涂轩冕之士乎？夫圭璧所以宝者，为采之甚难、售之甚巨也；若圭璧与瓦砾同致，无为宝圭璧矣！轩冕所以荣者，为责任甚重大，贤才甚希贵也；令轩冕与草屨同掇，无为贵轩冕矣！今陛下有网络英雄之事，而诸臣为杜拒英雄之事，则荐举之名为奸贪借口也。牛骥同廐，朱纷杂糅；欲使奇士策杖攀附翼鳞，犹以敝冠招由、光，跖财享曾、史也。他不具论，臣举其大者：永宁王招降阎总，屡立战功；及粮匱援绝，身陷敌营，生死之义备矣。陛下追念前勋，锡以茅土，誓如山河，足瞑忠魂。至其逃将溃卒，如谢某、舒某各保首领，鼠窜偷生。自去年除夜主臣相失，至今二、三月尚不知藩主存亡何似；臣谓此数人者，皆永宁之僇人也。军法：队长战没，通伍皆斩；况失封疆、陷主将，尚敢哆口恢复，偃然自叙其功乎？陛下即委曲使过，贷其诛夷，必俟少立微功，乃酬官职，然亦及其身而已。今乃呼朋引类，每溃将一疏，辄题叙多人；此何为乎？且题叙之人果系同患同仇，犹可言也；今所援引者，非无赖之青衿，即市井之钱虏。夙昔无泽袍之义，因缘藉使鬼之钱；不加考课，径叙清华。臣以为赏罚倒置，斯为极矣！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汉明帝不与而赐钱千万。以戚主为子乞郎而不得，以逃将为市奸乞清华而得之；何古人名器之重，而今独轻乎？如谓假章服之虚荣，为招徕之实策；臣愚以为恋栈而来者必非骏马，钻穴而从者必无佳士。即使人才甚乏、边疆甚迫，当旁求耿介特立、廉干有识之士而用之；奈何使诱张无信、进身不端者，连苞引擎以秽朝廷乎？臣又举其大者：古者三公不备，惟其人。高皇帝罢设丞相，阁臣不得称相也。仁、宣之代犹与卿并，自天顺之隆而相端萌矣！嘉靖入绍，归政内阁，三辅鼎承，百辟风偃；盖自是，俨然宰相矣。今犹昔也，然卒未有纶扉之地，得参十数席者。今陛下龙飞一载，而内阁已三十人；后此万年无疆，两京光复，时会方来，英雄踵至，枚卜殆将逾于今者。是一代之间，宰辅几百人矣。书之史册，将为骇怪。夫王者设官，上法干象。今三台六星、上相次相四星、郎位十五星，亦王官所取仪矣。宰辅下天子一等，宰辅尊，而后天子亦尊。若以调燮阴阳之司，下同钱穀刑狱之琐，则三台斗柄亦已陵迟矣！何以为巍巍帝座乎？田千秋一言取相，而夷狄以为笑讥；公孙宏曲学阿世，而淮南比之蒙落。盖相臣之难称任久矣！是以公孙涕泣不受诏，李■〈庸 卩〉引疾不视事；诚知责任重大，受禄易诬也。今陛下圣

神，文武赞协殊难；而诸臣受爵不疑，有如一德。然卒未进于古方召、张吉之流，为陛下歌江汉、常武者，是草茅所窃疑也。臣闻敷陈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此圣帝明王磨砺天下之善物也。明试言功则侥幸车服者息，轻褻车服则诞慢言功者来。臣无远引，圣隆、魏武亦近古之豪也。功如荀彧，封不过亭侯；爱如仓舒，赠不过别部司马。永嘉之末，迁王导辅国将军；导曰：「今天官混杂，朝野颓毁；导不能崇峻山海而开道乱流，谨送还鼓盖加崇之物」。元帝从之。陶侃既平襄阳，拜大将军，剑履上殿；侃固让曰：「群丑虽芟，大敌未殄。有如仗国威灵，梟雄斩勒，则又何以加」？曹彬已下江南，宋祖曰：「本授卿使相，但刘继恩未下，姑少待之」。惟赐钱五十万。假令有荀彧、王导、陶侃、曹彬者，陛下当以何官酬之乎？邓禹杖策从龙，最先诸杰；天下粗定，乃封高密。马援遨游二帝，侧足轻重；及米图、山谷劝帝伐蜀，犹未拜将军也。假令从龙以飞者勋如高密、越疆而归者智如伏波，陛下又以何官宠之乎？李泌有言：「以官赏功有二患：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夫官以赏功，尚犹有患；况于一筹莫展、尺土未恢，而宰辅连肩、侯伯接踵。他日有折冲千里之留、邺，恢复两京之郭、李，不知陛下又何以待之？是又草茅所窃疑也。臣闻人主之职，务在知人而已。任各当才，虽不亲细务，大功可成；用违其器，虽衡石程书，无益于治也。夫治国犹治家然。主一家者必有埃布尔旅疆，耕以责奴、织以责婢，而后一家之事集；主天下者必有心腹股肱，内参机密、外戡祸乱，而后天下之业成。今为陛下心腹者有乎？股肱者有乎？相不敢望管、葛，庶几王导、谢安、李纲、赵鼎之俦；将不敢言韩、岳，庶几刘琦、孟珙之辈。臣贱微狂瞽，何敢轻量天下士；但观登黜人才、区画战守之间，未知于前人何如耳！宋儒有言：「边帅之才即不可得，当于缙绅廉干有识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谏之士，即仗节死义之臣」。斯两言者，亦观人之要论矣。臣观诸他途营进、负鼎翘关者，必荏苒佞人，非骨鯁魁垒之端士也；诸论持两端，应机不断、视荫拱默者，必蓄缩愤夫，非骏雄制变之宝臣也。若夫头角夸诞，类于刚武；锐口纵横，类于智略；抚膺洒泣，类于忠诚；而推测星、妄谈吉凶，摇惑视听者，又类于神明不测。臣观诸险躁浮游，性无关键、语无归宿者，误天下苍生必是人；而易于耸动人主，亦是人也。臣愿陛下之慎简也！李纲曰：「用人如用药，必知其术业可以已病，乃可使之进药而责成功」。今不知其术业而姑试之，则虽日易一医，无补于病、徒加疾而已。今臣自知弩劣迂疏，无济缓急；而荐臣者以为可用、陛下亦信为可用，是不知臣之术业不能已病也。臣妄意陛下以过信臣者，过信天下之将相绅衿也；故不敢避斧钺，连类妄言之。伏乞免臣廷试，长摈草茅；臣韦索茹草，甘同鼎鼐。若冒腠嗜进，颠蹶随之；生与营苟同污，没不可见辅臣道周于地下。惟陛下许臣幽栖，以塞幸

窳焉』！疏拜于明年七月二十日，而闽疆旋陷（考曰：以上见「寒支集」后事详「纪传」）。

徐薰曰：蓝鼎元谓：『世熊少时尝单车走泉州，出安海，潜观郑芝龙；其意念深矣。及唐王据闽，日月出矣，燭火不容于不熄；宜世熊之不应聘也』。福州陈金城孝廉出所藏「寒支集」示薰；皆怆怀故国，悼念师友之作。思肖「麦秀」之悲，沈书智井；子期酒垆之感，闻笛山阳。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欤！时与世熊同征者，有林逢经、林逢平、涂伯案；三人者，皆古独行君子也。详载「纪传」中，兹不赘焉。

明征举人郭金台为职方司郎中，辞不赴。

金台，湘潭人；字幼隗。本姓陈氏；遭家难，冒姓郭。中崇祯己卯（一六三九）副榜。会举行积分法（考曰：崇祯元年，上幸太学，廷臣请复高皇积分法；上从之），朝士屡以名荐，不赴；例授官，亦不就。中隆武丙戌（一六四六）举人。貌奇伟，议论风生。流贼陷湖南，请于督师何腾蛟练乡勇为守御计。既知时不可为，乃隐衡山，绝口不谈世事。腾蛟以职方郎中荐，再起监司金事，皆以母老辞。临终自题其碣，曰「遗民郭金台之墓」。

徐薰曰：自顾炎武以下，征聘之日月不可闻，悉次之夏允彝后何？事类人亦类，则以类书之。当日蒲轮四出，蝇膻蚁附而来者，其皆李世熊之所窃笑乎；蜚遯无不利，吾于楚得一人焉，曰郭金台。

明鲁兵部主事摄余姚知县王正中进监国大统历。

正中字正搆，直隶保定人，宁武侯之仁从子。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授长兴知县。国变流寓绍兴，监国以兵部职方主事石摄余姚县事。时军旅猝起，市魁里正得一札付，则入民舍括金币，郡县不敢问。正中率所练乡兵之任，令各营取饷必经县票品核资产以应，否者以盗论；民间稍靖。正中喜星象、律吕、度数之学，故与余姚诸生黄宗羲善，造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以进。表曰：『伏以上天下泽，颁朔以定民心；治历明时，纪年以垂国统。知大明之昭然，斯余分之不作。窃自高皇洗湛昏之日月，颁之夏、商；列圣承复旦之乾坤，分其经纬。岂意天崩地裂，玉改鼎沦。幸遇主上飞龙会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学无传。虽百务未遑，姑次第夫典礼；乃一统为大，将肇始夫春王。一雁不来，竟是谁家之天下？千梅欲动，难慰避地之遗民。臣正中博访异人，亲求岩穴。有黄宗羲者，精革象之学，任推算之能；爰成「大明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一卷，谨缮写随表上进以闻』。诏优答之，宣付史馆（考曰：本全祖望「鲒埼亭集」）。

冬十月，明兵科给事中刘中藻颁诏浙东，鲁王不受。

中藻颁诏于浙，将吏恇惑，监国将避位。督师张国维自江上驰还，令勿宣

读；议曰：『唐、鲁同宗，无亲疏之别；义兵同举，无先后之分：惟成功者帝耳！若一称臣，则江上诸将须听命于闽，如王之号令何』？熊汝霖亦言：『主上原无利天下之心，唐藩亦无坐登大宝之理。使闽兵克复武林、直取建业，功之所在，谁敢与争！此时而议迎诏，未晚也』。钱肃乐、朱大典谓：『宜权称皇太侄报命；大敌在前，未可先讎同姓』。议大不合，然卒如国维指。国维上疏闽中曰：『国当大变，凡为高皇帝子孙，咸当协心并力，誓图中兴。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监国退守藩服，礼制昭然。若以伦序、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监国当人心溃散之日，鸠集为难；一旦退就藩服，人无所依。闽中鞭长莫及，猝然有变，唇亡齿寒，悔将何及！臣老矣，岂若朝秦暮楚者举足左右为功名计哉』！王览疏，无如何。自是闽、浙水火矣。

明鲁行人张煌言自请使闽，从之。

煌言请使闽释二国之嫌，监国从之。

明加原任兵部郎中王期升总督衔、御史彭遇颿金都御史衔，大学士路振飞、曾樱封还内诏。

期升、遇颿至行在，中旨加衔。振飞、樱封还内传，谓『遇颿依附马士英，巡按杭州，搜括激变；期升奉朱盛澄称通城王，派饷苛虐、强取民女，不可用』。乃止。

徐鼐曰：闽中爵赏之滥，较南都为尤甚。虽曰天步艰难，政宜含垢；而贤奸糅杂，胡以劝惩？特书封还者，嘉之也。

明擢知州金堡为兵科给事中，力辞不受；请敕印联络江上师，从之。

堡字道隐，仁和人。崇祯庚辰（一六四〇）进士，授临清知州；坐事罢，旋丁母忧。杭州失守，偕里人姚志倬起兵山中。时何腾蛟请王幸湖南，会堡朝行在，言『腾蛟足倚，急宜弃闽幸楚』。且言：『中兴之国，须马上成功。湖南有新抚诸营，陛下亲往，效光武故事；若乃千骑万乘出警入蹕，承平威仪且屏不用』。王大喜，语廷臣曰：『朕见金堡，如获异宝』。即授兵科给事中。堡以服未终，力辞；请赐敕印，联络江上师。既至浙，入大将方国安军；诸事于鲁者诋曰：『堡已北降，来为间谍耳』！监国语国安，国安执堡。御史陈潜夫曰：『彼与姚志倬起兵，公所知也。今其家且渡江来，何罪见执』？国安曰：『此郑氏意』。因出芝龙书示之；且曰：『今我释之去，去勿入闽，入闽必杀之；我不敢得罪郑氏也』。潜夫以告；堡曰：『我必入闽缴敕印；倘中道死于盗，亦命耳』！明年夏再谒王，以敕印上。王欲夺情，固辞；不许。芝龙谓将大用之也，嫉愈甚。大学士曾樱曰：『果欲保全堡，莫若听其辞』。遂以秋八月辞朝去。闽亡，堡流寓他所。

明命大学士苏观生募兵南安。

杨廷麟请王幸江右、何腾蛟请幸湖南、浙中诸将请如衢州；王欲出赣入楚倚腾蛟。观生见郑氏不足与有为，且事权悉为所握，请王赴赣州，经略江西、湖广。王议遣观生先行，乃有是命。

明副将徐必达率兵援吉安，败死。

壬辰（十四日），明鲁方国安、张国维、钱肃乐会师，与我大清兵战于杭州之草桥门。

是日，战于江上；方国安严阵以待，张国维、钱肃乐率本部兵翼后。前锋副将锺鼎新用火攻，击杀绯衣大将一人；诸将吕宗忠、王国斌、赵天祥等各斩杀数十级，夺获军械。连阵十日，诸军皆有功。第七战尤捷，追至草桥门下；会大风雨，弓矢不能发而退。时浙西义旗四起，苏、松、嘉、湖列营数百，杭州危甚。钱肃乐请率兵由海道窥吴，不听。说者谓：监国初起江上，适有浙西首尾相应之势；惜坐失此机会也。

明鲁户部主事董守谕请计兵授饷，不果行。

时原设营兵卫军隶方国安、王之仁麾下，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所统皆市井召募之人。方、王兵既盛，反恶当国者有所参决，因而分饷分地之议起。分饷者，正兵食正饷，田赋之所出也；方、王主之。义兵食义饷，劝捐无名之征也；熊、孙诸军主之。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饷，某义兵支某邑义饷也。监国令廷臣集议，方、王司饷者皆至，殿陛哗争。守谕曰：『诸君起义旅，咫尺天威，不守朝廷法乎？』乃稍退。户部主事邵之詹等议绍兴八邑各有义师，专供本郡；以海宁给王藩、金华归诸阁部、五府归方藩。守谕进曰：『是议皆非也。夫义饷者，有名无实，以之馈义兵必不继；即使能继，谁为管库？今请以一切税供归户部，计兵授饷；核地之远近、酌给之后先，则兵不绌于食而饷可以时给也』。方、王虽不从，然所议正，无以难也。之仁请收渔舟税；守谕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渔户已办渔丁税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杂贩小夫且不自安，人心一摇，国何以立？』久之，又请行税人法，请塞郡之金钱湖为田，请官卖大户赐田以贍军；三疏皆下部议，兵士露刃其门以待覆。守谕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谓：『行朝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户曹小臣敢尔阻大事邪！』上言：『得孟轲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谈仁讲义之徒百，不如得鸡鸣狗盗之雄一』。檄召守谕，将杀之；监国不能禁，令且避。守谕慷慨对曰：『司饷守正，臣分也；生杀出主上。武宁虽悍将，何为者？臣任死王前，听武宁以臣血溅丹墀可耳！』于是举朝愤怒曰：『之仁反邪？何敢无王命而擅杀饷臣！』之仁乃止。寻迁经筵日讲官，兼理饷事。明年六月，监国航海，守谕不及从，乃杜门著书；所著有「■〈临上手下〉兰集」。遯迹十九年。守谕字次公，鄞县人，天启甲子（一六二四）举人（考曰：按邵给事之詹，姚江人。钱塘

破，悲愤，疽发背死）。

明监国鲁王加钱肃乐右副都御史；疏辞，不许。

时方国安尤暴横，正兵并取义饷，致义兵无所仰给。肃乐屡疏入告，监国不能问；但叙其十捷功，加右副都御史。肃乐疏辞，言『臣郡臣邑，因臣起义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之救；而今日迁官、明日加级，是臣无测隐之心也。沈宸荃、陈潜夫之才略机谋，方端士之勇，官阶并出臣下；而臣翻受赏，是臣无羞恶之心也。臣部将锺鼎新斩级擒囚，臣以未得取杭，不欲为请殊擢；而臣自受之，是臣无辞让之心也。臣少见史册所载冒荣苟禄，恶之若仇；而臣自蹈之，是臣无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并举，冀杭城可复。闻主上起行中庭，盼望捷音；臣不入杭，誓不再受一官』。监国不许。会忌者言肃乐不受副都御史之命，为怀二心于闽也；不得已受官，而饷仍不至。

明监国鲁王以太监客凤仪、李国辅兼制军饷。

钱肃乐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由是诸藩内臣交恶之，诸事中梗。兵至断饷四十日，行乞于途；徒以肃乐忠义相激，无叛者。太仆寺卿陈潜夫破家治兵，货既竭，请饷四百金，而饷臣不给。

明金有鉴败于吕山；再攻长兴，不克。

战于吕山，通城王盛澄遣金琪宇、毛蜚卿率兵二千助之，不克。寻遣总兵贾应能、杨象观、吴永昌、参将金筠鹿等合军夺城，复大败；回至梅溪。盛澄弟盛涤被围急，有鉴单骑援之，身中七矢；遂收健卒数十人，间道走宜兴山中，与岑元泰保守山寨。

十一月，明唐王幸太学。

明唐王誓师西郊。

先期，类于上帝、禋于太庙、禡于社稷，以郑鸿逵为御营左先锋，出浙江；郑彩为御营右先锋，出江西（考曰：「绎史」「唐王纪略」云：『十一月甲午，类于上帝；乙未，禋于太庙；丙申，禡于社稷。丁酉，以郑鸿逵为御营左先锋』云云。按历法：是年十一月无甲午、乙未、丙申、丁酉等日，当是十月事；俟考）。驾幸西郊，行推毂礼。先期为坛，设高皇帝、烈皇帝位。王御翼善冠，诣坛所；百官陪位，武臣戎服听事。王皮弁升坛拜谒，立于神位西南面。御营先锋北面跪，兵部授钺，王东向揖之。赐饩光禄寺，授爵，御营先锋跪受爵；诫劳毕，谢恩出，率将士跪坛下。王甲冑誓师，乃鸣金鼓扬旌而出。当授钺时，风雨晦冥，大风起，坛上烛尽灭，神位皆仆。鸿逵出城，马蹶踏地：识者知其不祥焉。

明以唐王聿钊（考曰：「行朝录」云：『隆武帝封弟聿■〈金粤〉以主唐祀』；即绍武帝也。兹何以名聿钊？岂钊为■〈金粤〉之坏字欤？抑钊死而

■〈金粵〉袭封欤？此等多不可考）、邓王鼎器（考曰：「明史」「世表」无邓王。此当是闽中所封，世系不可考）监国，大学士曾樱协同郑芝龙留守福京。

以吴震文为随营兵部侍郎、王觐光为随营户部侍郎，皆兼吏、户、礼三部事；张家玉、陈履贞为随营兵科，亦兼吏、户、礼三科事。

明修「思宗宝录」。

命曹学佺修「思宗实录」；设兰台馆以处之。

明陕西都督同知孙守法奉汉中王□□起兵复凤翔。

守法，咸阳人，有勇略；崇祯末以功授陕西副总兵，加都督同知。京师陷，弃妻子走终南山，起兵讨贼；与郟阳总兵王光恩合兵破贼安州，又克平利、白河、上津等县。九月朔，贼将路应标以众十万攻郟阳；守法、光恩督参将苗时化、王光泰再败之。王师徇秦地，守法复入终南山。久之，奉秦藩第四子称汉中王者，开邸五郎山；檄召各郡兵将薄西安，遣副将贺珍以义勇三千复凤翔。于是整屋、鄂湄、泾阳、三原、临潼、澄城、白水诸县次第来归，军声大振。

臣薰曰：秦地当闯贼蹂躏之余，崩角王师延袤千里，无复有明寸土。守法乃以孤军崛起其闲，自取灭亡，君子亦何贵焉。然孝子不以父疾而斥医、贞妇不以夫亡而改嫁，蒙险愈励，视死如归；此赵襄子所以贤豫让也。东南义旗林立，于西土则仅见焉；故特书之，以为孤忠劝。

明监国鲁王进方国安荆国公、王之仁武宁侯，封郑遵谦义兴伯。

监国劳军江上，驻西兴；筑坛拜国安为帅，各营听受节制。

明马士英请朝于监国，鲁王不许，遂入方国安军；寻阮大铖亦至。

士英将谒监国，张国维劾其误国十大罪；士英乃走依国安于严州。阮大铖之自太平逃入浙也，投督师朱大典；士民传檄逐之，大典亦送入国安军。大铖掀髯抵掌，日以谈兵自负；国安信且喜。而士英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已被恶名，至是有所论辨，颇与矛盾。大铖怨金华人，乃复扇国安军与大典相恶。寻传言闽中大学士黄鸣骏来科浙中八府粮；闽中故无是举，盖士英、大铖交构之也。

徐薰曰：特书何？恶之甚于寇盗也。类聚慕于蚁膻、内讧交于蝥贼，隋少师之不死，殆天未去其疾哉？吾独惜夫浙东君臣之智，何出郑监门下也！

明马士英败于余杭县。

士英溃于姚江，国安溃于富春山。无何，合军渡钱塘，窥杭州，沿江列阵；大败，溺死无算。乃收余众于江东赭山、朱桥、范村等处，纵肆剽掠。

十二月己卯朔，明云南土司沙定州作乱，黔国公沐天波走楚雄。

天波字星海，昭靖王英之十二世孙。崇祯初袭爵，镇滇、黔；岁贡方物，纾诚无间，庄烈帝手诏褒美。家饶于货，游士多出其门。是年秋八月，元谋土司吾必奎反，连陷武定、禄丰、楚雄诸郡县；天波檄调官军及各土司会剿。冬十月，宁州土官禄永命、石屏土人副将龙在田，偕官兵败必奎，擒之。有沙定州者，阿迷土司普明声部将也。明声死，妻万氏抚有其众。万淫而狡，尝召部下丁壮入侍；其将沙源之子定海、定洲，皆与之私。久之，无以服众，竟赘定海为婿。已复厌其朴陋，而定洲少年白皙，乃杀定海而赘定洲。明声之子普服远耻之，分寨以居。未几，服远忧抑死，定洲遂兼为阿迷土司。是时亦以奉调领兵至，则必奎已伏法。定洲自以徒来无功，逡巡城外，不即归。有奸民饶希之、余锡朋尝往来天波第中，以货宝玩为名，累负天波金至巨万，无以偿。因诣各土司营，夸沐氏富埒国。定洲心动，阴结城中土司阮韵嘉、张国用、袁士宏等为应，以十二月朔，入城辞行。入门，辄呼噪焚劫；天波仓卒由水窦逸走楚雄，母陈氏、妻焦氏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自焚死。定洲因尽得沐氏所有，距省城。劫巡抚吴兆元题请代天波镇滇；至禄丰，执前大学士王锡袞于家；皆不屈。万氏闻定洲之乱也，惊曰：『吾家当败此贼手』！谋自至省，执以投诚。既至，见其声焰赫然，尊若王者；又大喜过望。定洲遂悉兵西追天波。甲申（初六日），明唐王发福京。

王戎服登舟，大学士何吾驺等随行。舟次芋江、五溪，百姓壶浆迎者载道；皆赉以银牌。

明遣使乞师于安南国，不克行。

遣锦衣卫康永宁航海乞师安南；至明年五月归云风逆不得泊岸，望崖而返（考曰：本「粤游见闻」）。

明江西巡抚刘同升卒，以总督万元吉兼巡抚事。

壬寅（二十四日），明督师黄道周败绩于婺源，遂被执。

秋九月，道周师至广信府；闻徽州破，遣将守马金岭。劝谕捐助，得万人；乃部署分道进兵。游击黄奇寿战捷于牛头岭，遂营之。其出婺源者，参将王加封战死，游击李忠被擒；奇寿与参将李瑛、倪彪亦溃于童家坊。道周遂驰疏请兵曰：『臣今年六十有二，才能智勇不过中人；而自请行边，拮据关外。譬之鸡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即有不寤之人起而刀俎之，亦无可奈何而已！臣少而学道，于物无竞，于人寡怨；直以出师之故，为异志所排。寡识之人群起和之，千端百出以阻其成，旁句曲引以幸其败。或叩关门，数日不达；饥疲之众，宁死中野；臣何所营而坐困于此哉！臣遭会风云未及一月，五疏求去。直以皇上洞烛遐迩，尝鉴臣于言语形迹之外；所以苒苒焦晓，瘁毛铍羽以为朝廷守一日藩篱，非曰能之，亦各尽其义而已！今敌之来日以盛、众之附日以

携，蠢冥何知，惟利是视；贪生怖死，则前后异致。信州闾巷鸡犬方集，今复翻然欲舍而去。据徽人来者咸云：「敌一百六十骑守婺境，自海口、暖水焚掠殆尽」。暖水距广信百余里。臣师屯八都者仅千五百人，皆村落新募，月食一两之卒；其东出马金岭者，仅七百余人；又千二百人西去饶、抚，驰收未回；所余帐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来，东弭台、宁之衅，西销金岭之孽；精力瘁于文告，岁月驰于期会。未有一智一谋佐于其内、一臂一力助于其外，空以老瘁一意报主，为爱己所怜、异己所笑。今事势甚急，可亟命方国安以万众从严州出老竹岭直捣徽州，乘其西驰，可以破敌；即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牵制之势矣！王览表，不能答。道周计穷。

婺源令某者，亦门人也，伪致降书；道周信之，决计深入。集门人诸将议曰：『敌人虽众，虚声耳。若延来春，则彼弓弛马懈，可破也；奈粮饷不足何？与其半途溃散，不如决战，以报朝廷』。因相持泣下。十二月进兵至童家坊，忽报乐平已破，信州士大夫致书相迓。道周以成师既出，义无反顾，遂前次明堂里，仅三百人、马十匹、粮三日。壬寅，天微曙，我提督张天禄（考曰：天禄本史阁部将）率兵猝至；道周挥赖继谨等督师鏖战。参将高万荣请引兵登山，凭高可恃；正移师间，骑兵从间道突出，箭如雨；从者俱散。道周曰：『吾死此矣！』遂被执。舆至婺源，天禄劝之降；道周骂不绝口。未几，门人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毛至洁亦解至。道周绝粒，作自悼诗八章（考曰：诗云：『昔时为柳下，今日见微阳；此道原无可，于生亦不伤。云霓人绝望，金石鬼剂香；莫信惠连后，遂无日月光』。其二云：『乐毅未归赵，鲁连不入秦；两书传白璧，只手动青苹。得止吾何憾，徽名世所亲。苍茫樵采者，不易写归麇』。其三云：『自我甘重茧，为谁赋鼓刀？金生怜七获，结侣失同袍。此事不经见，于心良独劳。长年耽「正则」，垂老重「离骚」』。其四云：『已发英雄叹，仍多亲戚怜；经营文、谢后，可在殷、房前。夫子宁欺我，长文尚有天；「春秋」二百载，研泪纪新编』。其五云：『求仁何所怨？失道未忘愁；故主日初旭，余生鸟自投。断崖千尺网，一苇大江舟。狂穉看吾独，驰驱答众尤』。其六云：『天步凭谁仗？狂澜失一壶；麟心冲驷馘，凤掌落雕弧。干羽柔无力，旗常冻自枯。逍遥河上老，颇忆郑大夫』。其七云：『匡坐惭颜、闵，抒筹负管、萧；风云生坐次，毛羽合飘飘。大厦难栖燕，江横却断桥；可怜委佩者，晏晏坐花朝』。其八云：『问言谁敢信，屡卜转多疑；截指留军令，开心割子期。千金修骏冢，三尺断螯旗。射兕当熊意，君王安得知』！诗见「台湾外纪」，疑有误字）。左右承洪承畴旨，进道周茶，踌躇未饮；左右曰：『求相国用清茶一杯』（考曰：俗无果泡者，名清茶）。道周闻之，遽掷杯于地。

我大清兵克抚州，明知府高飞声死之。

飞声字克正，长乐举人；由玉山知县迁同知，乞养去。黄道周之出师也，令飞声摄抚州事。见事不支，遣家人怀印入闽，而身以守城死。

明监国鲁王以谢三宾为礼部尚书，入阁办事。

戚臣张国俊者，监国妃父也。纳三宾贿，外倚方、王势，内通客、李二奄，表里为奸。钱肃乐疏凡数十上，略曰：『国有十亡，而无一存；民有十死，而无一生。翘车四出，无一应命；贤人肥遯，不肖攘臂：一也。宪臣刘宗周之死，赠谥荫恤未协輿情，敕部改正迟久未上：二也。张国俊以戚畹倚强权，侔人主：三也。诸臣以国俊故，相继进言；主上以为不必，几于防口：四也。新进鼓舌摇唇，罔识体统；朝章甲令，委诸草莽：五也。反复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鬩茸下流，冒荐举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开诏，息同姓之争；李长祥面加斥辱，凌灭至此：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褒衣博带，满目太平；燕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栋之下：八也。所与托国者，强半南中故臣。鸛鸟怪声，转徙可恶；飞蛾灭烛，至死不改：九也。此犹枝叶也，请言根本：今七月雨水不时，漂庐舍千百，以水死；鹵潮冲入，西成失望，以饥死；壮者殒锋镝，弱者疲转输，以战死；文武衙门票取牌索，一日数至，以供应死；泽国倚舟为命，今调发既烦，小民皆沉舟束手，以无艺死；入乡钞掠，鸡犬不遗，此营未去而彼营又来，以掠死；富室输金，当以义劝，非有罪于官也，而动加鞶囚，有甘心雉经者，以财死；大军所过，沿门供亿，淫污横行，以辱死；劣衿恶棍，罗织乡里以为生涯，百毒齐起，以忧死；今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镇之一吸，继也合藩镇之兵马不足卫一小民之一发，凛凛乎将以不薙发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若不早图变计，臣不知所税驾矣！』疏入，忌者益甚。三宾既入阁，遂并力挤之。寻加肃乐兵部侍郎，辞不受。

明监国鲁王铸大明通宝钱。

明鲁太常寺卿兼吏科都给事中庄元辰乞罢，许之。

元辰字起贞，鄞县人；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八载不迁。甲申之变，元辰一日七至中枢史可法之门，促以勤王。南都立，朝议选科臣，总宪刘宗周、掌科章正宸皆举元辰为首。马士英遣人致意曰：『博士曷不持门下刺谒相公，掌科必无他属』。元辰峻拒之。中旨授刑部主事。既而阮大铖兴同文之狱，将尽杀复社诸贤；元辰曰：『祸将烈矣！』赋招归诗十章，遽乞归。未几而南都覆。

钱肃乐之起事也，降臣谢三宾为王之仁所胁，不得已以饷自贖。及肃乐与王之仁赴江上，三宾潜招兵于翠山，众疑之；王明经家勤曰：『公等竟欲西行乎？何其疏也！』肃乐惊问：『计将安出？』家勤曰：『浙江沿海皆可以舟师达

，倘乘风而渡，北来捣巢，列城且立溃矣。非分兵留守不可』。肃乐曰：『是无以易吾庄公者』。乃共推元辰任城守事，分兵千人属之，以四明驿为幕府，家勤及林明经时跃参其军；肃乐乃西行。元辰日耀兵巡诸堞，里人呼之为城门军；三宾亦不敢动，乃以翠山之众迎监国于天台。自七月至十月，鄞始解严；晋吏科都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再迁正卿，兼吏科如故。疏言：『殿下大仇未雪，举兵以来，将士宣劳于外、编氓殫藏于内；重以昔年秋潦、今兹亢旱，卧薪尝胆之不遑。而数月以来，颇安逸乐；釜鱼幕燕，抚事增忧，则晏安何可怀也！敌在门庭，朝不及夕；有深宫养优之心，安得有据鞍借箸之事？则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托命将相；今左右之人，颇能内承色笑，则事权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为昔时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则恩赏何可滥也！殿下试念两都之毁，「黍离」、「麦秀」之悲，则居处必不安；试念孝陵、长陵铜驼荆棘之惨，则对越必不安；试念青宫、二王之辱，则抚王子何以为情？试念江干将士、列邦生民之困，则衣食可以俱废』。疏入，报闻。已又言：『中旨用人，乃赧王之秕政。臣叨居科长，不敢随声奉诏』。自是累有封驳，谢三宾结内侍力阻之。而马士英又至，元辰言：『士英不斩，国事必不可为』。贻书同官黄宗羲、林时对曰：『蕞尔气象，似唯恐其不速尽者。区区忧愤，无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缠绵，形容骨立。愿得以微罪，成其山野』。遂乞休；举朝留之，不得。已而浙东破，乃狂走深山中，朝夕野哭，疽发背死。

同时有王玉藻者，江都人，崇祯癸未进士，知慈溪县。王师下杭州，玉藻与沈宸荃起义；晋御史，旋晋兵科都给事中。往军前，任事迈往，诸帅恶之。叹曰：『是将剗刃于我也』！力请还朝。在垣中，又以持正不为诸臣所喜，求罢斥；元辰留之。浙东破，以黄冠遁剡溪。辛卯（一六五一）后始归故乡，以饿死。

徐鼐曰；侍郎以下罢官例不书，兹何以书？惜贤者之去位也。

明鲁户部侍郎沈廷扬率所部兵驻舟山。

初，田仰为漕抚，置军务不问；王师至淮上，遂瓦解。廷扬率所部归崇明，鲁监国加以户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浙直；令由海道窥三吴。田仰又忌之，乃至舟山依斌卿。时诸军无饷，竞起剽掠；廷扬谓斌卿曰：『师以恢复为名，今若此，则贼矣』！斌卿曰：『乏食奈何』？廷扬为之定履亩劝输法，于是军士始戢。

明孙守法攻西安，不克。

守法之初起也，武大定、刘文炳、贺宏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仇璜俱应之。大定本固原将家子，功最多。是月攻西安，合阳举人姚翀霄、千总卫天明、康姬命、朝邑诸生王知礼、李世仁等各杀守令以应。王师之守西安者纒

七百人，总督孟乔芳惧甚，调山西兵五百为援；知礼令朝邑百姓伪持羊酒迎犒，醉而歼之。乔芳益惧，更调榆林兵二千人入援。二十八日，守法率众攻城，平阳人曹三俊、王英、师可宗谋以城应，事泄被杀。明年正月，援师至，乃解围去。

明右佥都御史陈泰来起兵复上高、新昌、宁州、万载，进攻抚州；败绩，死之。

泰来字刚长，新昌人；崇祯辛未（一六三一）进士，由知县入为户科给事中。十五年（一六四二）冬，都城戒严，泰来陈战守数策；又自请假兵一万，肃清鞞毂。崇祯帝壮之，改兵科，出视诸军战守方略；召对中左门，多奏可。以功迁吏科，乞假归。南都以刑科起，不赴。闽中擢太仆少卿，寻迁右佥都御史，督领江西义军。益王之起兵建昌也，泰来将从之；同里按察使漆嘉祉、举人戴国士持不可，曰：『公受闽命矣，今复从王！将奉王臣闽乎？王必不屈；将两事乎？是怀二心也。公为国事捐身家，本以教忠；而先示二心于人，人谁谅之？』乃止。已而新昌破，国士降，翻为金声桓用。泰来恨之曰：『吾乃为贼所给！均之国事，益与闽又何分乎？』欲诛之。会上高举人曹志明、鲁国祺、聂明时、黄瑛、黄国彦等兵起，泰来与相结。是月攻取上高、新昌、宁州，戮国士妻子；围瑞州不克，遂取万载。已而，大兵逼新昌，守将出降。泰来走界埠，志明等从上高移军会之。进攻抚州，俱歿于阵（考曰：此从「正史」。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载泰来事迹少异，谓『泰来遣部下李凌虹复万载、破新昌，自帅其众东下。戴国士者，与泰来为姻；已降，权驿传道事。金声桓使之招泰来，俾勿疑；而以重兵蹙其后。国士入营甫相见，而大军已压阵；遂败，走黄氏祠中自刎。其同起兵者，瑞州刘诏新、谌廷椿、胡亲民』）。）。。

卷第十二

丙戌、我大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春正月（明隆武二年、浙东鲁监国元年。是岁明福京亡，桂王立于肇庆）己酉朔，明唐王在建宁，不受朝贺。

王以三大罪自责，令百官戴罪从行。

交址、日本国遣使入贡于明。

明监国鲁王在绍兴。

明擢广东布政使汤来贺为户部右侍郎。

来贺字佐平，南丰人。崇祯庚辰（一六四〇）进士，由推官入为刑科给事中，历擢广东布政使；运饷十万由海道至，因有是命。御史艾南英言：『来贺奸险小人；周锺自北逃回，来贺匿之。且解饷之任，僚佐所优为；遽膺显擢，何以示后世？』论者谓南英与锺以才相忌，而迁怒来贺也。

明诛邵武知府吴爇炜、推官朱健、建阳知县施■〈火虞〉。

健行部近邑，讹言北师至，仓猝返郡，夜半出其孥；爇炜继之，士民争门走死；实未尝有兵也。健无以自解，揭爇炜倡逃并其平日贪状。爇炜亦揭健。时■〈火虞〉亦以贪酷被劾。王恨贪官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爇炜、■〈火虞〉皆斩，健坐绞。廷臣申救，不许。

徐燾曰：特书何？嘉王之能用刑也。

壬子（初四日），明吴汉超袭宁国，不克；死之。

先是，当涂人徐淮聚众驻华阳，闻汉超名，礼而致之；遂合兵连破句容、高淳、溧水、太平。汉超曰：『我兵少，聚而守城，则无以攻战。我以游骑四出，使彼疲于策应；此伍员报楚之智也』。以故所克州县皆不守。然是时民心已涣，汉超复无以抚定之，事愈无成。是日，袭宁国，夜缘南城登，同知王家梁勒兵巷战；汉超所部皆宁国人，各顾其家，莫有斗志，遂溃。讯俘卒，始知汉超为之主；于是围其家，令曰：『不出且族』。汉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乃归死。临刑不屈膝，剖其腹，胆长三寸。妻戚氏坠楼死。

明马士英疏请入朝，不许。

士英在方国安军中，叩关求入朝；王以其罪大，谕守关将士勿纳。士英七疏自理，终不许。有李蘧者，与上有旧，而士英之私人也；密言士英有治兵才，宜在使过之列。会郑芝龙、方国安合疏荐之，乃诏充为军前办事官，俟恢复杭城复职。

癸亥（十五日），明福京大雷电网；甲子（十六日），大雨雹，昼晦。

雹大如斗，或如刀剑；天昼黑，对面不相见（考曰：本木拂「甲行日注」）。

明加鲁使臣柯夏卿兵部尚书、曹维才光禄寺少卿；遣佥都御史陆清源犒师浙东。

鲁监国遣柯夏卿、曹维才入聘，王加夏卿、维才官，赉手敕报监国曰：『朕无子，王为皇太侄。朕有天下，终致于王；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命浙东所用职官尽列朝籍。寻遣清源解饷十万犒浙东军。夏卿，黄岩人，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清源，字嗣白，平湖人；崇祯甲戌（一六三四）进士，由知县擢御史，以巡按福建留福京。维才未详。

明何腾蛟会师湘阴。

腾蛟拜表出师，赴湘阴；诸镇观望不进，独李赤心自湖北至。遇王师，三战三北；诸镇兵遂罢，腾蛟威望亦顿损。

明随征东阁大学士兼右都御史熊开元罢。

开元字符年，号鱼山，嘉鱼人。天启乙丑（一六二五）进士，除崇明知县

，调繁吴江。崇祯朝，征吏科给事中；言事忤旨，贬二秩外用。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迁光禄寺监事、行人司副。以劾首辅周延儒，与给事中姜采同受廷杖下狱，所谓熊、姜之狱者也；卒遣戍杭州（考曰：事详「明史」）。南都立，起吏科给事中；丁内艰，不赴。闽中以工科召，疏请终丧；连擢太常寺少卿、佾都御史，再疏辞。诏曰：『天地生才，祇有此数。迺者老成凋丧，朕于开元之至，旦夕以冀。既在郊甸，慰予饥渴』！及入对，眷礼有加。开元请罢捐助、停事例、重爵禄、简刑罚、急亲征、实听纳、散朋党，俱嘉纳之。越日，授御营随征东阁大学士兼行在右副都御史，权理院事。时方破格用人，躁竞者多以口舌得官；开元恶之，力持资格。丹徒诸生钱邦芑言事称旨，特授御史；开元请改兵部司务。王重违其意，命以司务得非时言事，实同御史权。王之在建宁也，外虽优礼辅臣，而事辄独断；开元遂乞罢，不许。已而邦芑复授御史；力争之不得，乃引疾。自是王出幸，皆不及从。汀州破，弃家为僧于苏之灵岩。

明以苏观生兼吏兵二部尚书、行在文渊阁大学士，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王御门，赐银印曰「瞻奉南北山陵，安集军民文武官」。观生赴赣，大征甲兵；饷不继，竟不能出师。

明授方士蔡鼎为军师。

鼎，泉州人；好言星纬之学。尝为蓟辽督师孙承宗参谋，以事触魏瑯怒，微服逃；崇祯帝绘像求得之，呼为蔡布衣。时李蘧言于王，命以方外服见，授军师；然占策无验。郑彩之败也，鼎请出关自试；一战而蹶，遂遁之卓岩（考曰：参「福建通志」、「所知录」、「粤游见闻」）。

沙贼寇明楚雄，游击王承宪战死，金、沧副使杨畏知悉力御之。

畏知字介夫，陈仓人。崇祯丙子（一六三六）举陕西乡试第一，以部郎督饷真定，迁川北巡道；改云南副使，分巡金、沧。吾必奎之反也，畏知督兵复楚雄，驻其地。沐天波来奔，沙定州追之；畏知谓天波曰：『公所在，贼必专力困之，城其危矣！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雄得为备。贼西追，则恐吾断其后；攻楚雄，则恐公自西来：首尾牵制，斯上策也』。天波从之。畏知给贼曰：『若所急者黔国耳；今已西走，待若定永昌还，朝命当已下，予出城以礼见可耳。今顺逆未分，不能为不义屈也』。定州恐失天波，与盟而去；分兵寇大理、蒙化。畏知乘间清野缮堞，征邻境援兵；姚安、景东俱响应。定州闻，不敢至永昌。是年春，还攻楚雄。畏知坐雉堞间，贼以巨炮击之；群蛮周麾呼曰：『杨公死矣』！顷之烟散，见畏知坐如故，骇为神。城中复出奇兵击之，杀贼无算。贼乃引之而东，攻石屏，龙在田奔大理；破宁州，土司禄永命自杀；下嶧峨，土官王克猷走死。于是迤东诸郡皆陷于贼。已复薄楚雄。游击王承

宪者，世袭楚雄卫指挥，举武乡试，擢游击，为畏知前锋；凡守御事，皆承宪综理之。贼再至，偕土官那钥等出城冲击，贼披靡；俄中流矢死，弟承瑱亦歿于阵。贼乃结七十二营环城凿濠，誓必破之；而畏知守益坚。明年，孙可望入滇，始解围去。

沙贼陷明武定，参将高其勋死之。

其勋字懋功，初袭马龙所千户；后举武乡试，为黔国公标下中军。吾必奎之乱，以功擢参将，守武定；城陷，衣冠服毒死。

沙贼陷明大理，指挥陈祯死之。

祯世为大理卫指挥，未嗣职，城陷；巷战，手馘数贼而死。

沙贼陷明大理，太和县丞王士杰等死之。

太和为大理附郭县，士杰佐上官竭力捍御；城陷，死于城上。同时死者：大理府教授段见锦、经历杨明盛及其子一甲、前任同知萧时显。士民则举人高拱极投池死，杨士俊阖门自焚死。诸生则尹梦旗、梦符、冯大成倡议助守，骂贼死；杨宪阖门自焚死；杨孙既死复苏，妻竟死。人称太和节义为独盛云。

沙贼陷明通海，典史单国祚死之。

国祚，会稽人。城陷，坐堂上骂贼，被杀；印犹在握。县人葬之诸葛山下。

明眉州义民陈登皞起兵破猷贼于醴泉河，又破之于东馆。

贼帅狄三品驻眉州，忽下令驱城中人集道姑庵原田坝上；至则以兵围而杀之，凡五千余人。登皞，州人也，绰号铁脚板；裂衣为旗，集四乡遗民得数千人，树栅醴泉河上。贼来攻，登皞率众白梃耰锄，杀贼三百人。贼惧，间道移东馆。登皞复遣壮士持酒米、鸡豚迎于道，贼纳之营中。夜半、袭贼营，壮士从中鼓噪出，贼骇奔；复斩数百级，贼乃远遁。登皞自是以「铁胜」名营，倡义者悉归之；二年中无敢犯境者。后为嘉定向成功所杀。成功亦当时起兵拒贼人也。

明金有鉴再攻长兴，败死。

有鉴与岑元泰俱陷阵死。又有徐昌明者，字闇本。初入卢象观军；象观败，奔四安山中，与有鉴合；亦死于长兴西门。

二月，明马胫岭兵变，命路振飞往浦城安抚。

丁亥（初十日），大雨雹，昼晦。

明宽逆案之禁。

王曰：『北京陷于东林、南都亡于魏党，厥罪惟均。今嘉运篡新，其附党诸臣概予洗濯，以收后效』。

徐鼐曰：元佑、元丰调停之说，千古所讥；此其殷鉴乎？伯宗曰：『国君含垢，君子谅诸』！

明诛妖僧。

广西有僧自称弘光帝，贵州抚臣俞思恂以闻；诏议迎请。廷臣曰：『即真弘光，甫经失国，有尊奉而无迎请』。审知其伪，下狱诛之。寻有木坚、李之秀者，自称原任两司；召对称旨，以原官补用。发觉，伏诛（考曰：本钱澄之「所知录」）。

明废亨嘉为庶人，其党皆伏诛。

亨嘉俘至行在，下诸王议，废为庶人，以幽死；其党推官顾奕、总兵杨国威等皆伏诛。封丁魁楚平粤伯，加瞿式耜兵部侍郎。式耜辞曰：『国家祸变，构难同室，诘臣子称功地邪！西臣办西，奚以功为』！不许。

明以副使晏日曙巡抚广西。

辅臣曾樱荐也。式耜得代，遂放舟东下，居肇庆（考曰：「粤游见闻」曰：『日曙，饶州举人』。「行朝录」曰：『新喻人，官承天副使』）。

明镇国将军常■〈《上水下》〉（音师，字书无此字）起兵蕲州；败绩，死之。

常■〈《上水下》〉，樊山王翊■〈《金氏》〉之次子。张献忠之破襄阳也，常■〈《上水下》〉挈家人一夕遁。至是归蕲州，与英山男子王六姐起兵斗方砦；兵败，死之（考曰：本顾景星「桂岩公诸客传」。又「东华录」载：『是年二月，洪承畴奏擒樊山王朱常炎』。炎其■〈《上水下》〉字之讹欤）。

明封孙守法、武大定爵为伯。

宁夏、甘肃、神木、靖边各以兵来附；王闻之，乃有是命。

明监国鲁王以诸生黄宗羲为兵部职方主事。

宗羲字太冲，余姚人。年十四补诸生，随父尊素任京邸。尊素死诏狱（考曰：事详「明史」），宗羲奉养王父以孝闻。庄烈帝即位，草疏入京讼冤；至则逆奄已磔。有诏：死奄难者，赠官三品，予谥、予葬祭；尊素谥忠端。宗羲既谢恩，即疏请诛曹钦程、李实（详见「纪传」）。归葬事毕，肆力于学，于经史靡不通；从山阴刘宗周游。壬午（一六四二）入京，周延儒欲荐为中书，辞不就。一日闻市中铙声，曰：『此非吉声也』！遽南下。南都阮大铖修防乱揭帖之怨，欲尽杀诸揭中人，遂被逮；母姚氏叹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邪』！南都亡，踉跄还浙东。孙嘉绩、熊汝霖兵起，乃纠合黄竹浦宗族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呼之为世忠营。请援李泌客从例，以布衣参军事；不许。录造历、从军功，授职方主事；已改监察御史兼旧官。马士英之欲入朝也，众议杀之；熊汝霖恐其挟方国安为患，好言曰：『此非杀士英时』。宗

羲曰：『诸臣力不能杀耳！「春秋」之孔子岂能加于陈恒？但不得谓其不当杀』。又遗书王之仁曰：『诸公何不沉舟决战，由赭山直趋浙西？若日于江上鸣鼓，攻其有备，蓄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北兵即不发一矢，一年之后亦何能支』？又言：『崇明为江海门户，盍以兵扰之，分江上之势』？诸将不能用（考曰：本全祖望「结■〈鱼奇〉亭集」）。

徐燾曰：主事何以书？贤宗羲也。

明监国鲁王予张国柱将军衔。

国柱，刘泽清部将也。初航海，依王鸣谦于定海，得五百人。劫鸣谦入内地，掠余姚；其党张邦宁掠慈溪。行朝震恐，众议爵以伯。黄宗羲曰：『如此则益横，且何以待后？请署将军足矣』！从之。

明总兵陈梧掠余姚，鲁摄知县事王正中击杀之。

梧败于嘉兴，自乍浦浮海至余姚，大掠；正中遣民兵击杀之，诸营大哗。忌者劾正中擅杀大将；黄宗羲言于监国曰：『梧藉丧乱以济其私，致干众怒，是贼也；正中为国保民，何罪之有』？议乃止。时张国柱、田仰、荆本彻各率兵过姚江，舳舻蔽空；以正中严备，不敢犯。国柱之入掠也，百姓汹汹；单骑入其军，呵止之；国柱迄不得逞。

明鲁钱肃乐移守海口。

谍言王师由海道来，肃乐移守沥海；久之，无所得饷。疏言：『臣兵二千，既无分地，势须遣散。但臣以举义而来，大仇未复，不敢归安庐墓；愿率家丁，从军自效』！监国温旨慰留；而诸将益蜚语，谓将弃军入闽，遣客刺之。肃乐乃弃军拜表以行，表言：『臣今披发入山，永与世辞；请赐侦迹，必不入闽自取殄灭』。监国览表大骇；知不可留，降旨令往海上偕藩臣黄斌卿、镇臣张名振取道崇明，以窥三吴。寻加户部尚书，辞不受。

三月戊申朔，明鲁武宁侯王之仁与我大清兵战于钱塘江。

浙东将士与王师跨江相距，屡战不胜，皆西望心灰。之仁上疏监国曰：『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黄龙之志；乃一败后，遽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何忍言！臣愿以所隶沉船一战。今日死，犹战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是月朔，王师驱船开堰入江；张国维敕各营守汛，命之仁率水师从江心袭战。会东南风大起，之仁扬帆奋击，碎舟无数；郑遵谦获铁甲八百余副。诸军继之，遂大捷。乘胜进围杭州，不克而还。

明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犹在江宁；谕降不屈，死之

（考曰：「唐王纪略」载为三月戊申朔事，本传为三月七日事；「台湾外纪」以为壬子日。按壬子，初五日也）。

道周发婺源，复进水浆。至金陵，幽于禁城；已改系尚膳监。诸当道承贝

勒意劝降，道周曰：『吾手无寸铁，何曾不降』！劝者曰：『降须薙发』。道周佯惊曰：『君薙发邪？幸是薙发国来，即薙发；若穿心国来，汝穿心邪』？洪承畴亲诣尚膳监求见，道周喝曰：『承畴死久矣！焉得尚存？此无籍小人冒名耳』！在馆与门人讲习，吟咏如常，着诗文数卷（考曰：「台湾外纪」云：『道周发婺源，作诗三章。其一云：「火树难开眼，冰城倦着身；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时人。碧血题香草，白发逐钓纶。更无遗恨处，搔首为君亲」。其二云：「捕虎仍之野，投豺又出关；席心如可卷，鹤发久当删。怨子不知怨，闲人安得闲？乾坤犹半壁，未忍蹈文山」。其三云：「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为谁分扳荡？不忍共浮沉。鹤怨空山曲，鸡啼中夜阴；南阳归路远，恨作卧龙吟」。途至新安，上元灯节，作三章。其一云：「为世存名教，非关我一身；冠裳天已定，得失事难成。姓氏经书外，精神山海滨；高悬崖上月，偏照夜行人」。其二云：「世尽遗君父，我独爱此生；焚香烧稿本，拔剑割薇蕨。苦乞西山土，远辞东海滨；荷锄与卖药，难作古人情」。其三云：「羹沸犹余鼎，鱼空守暮矶；依然城郭在，彷彿人民非。溪浅须眉照，山深薇蕨肥；黄冠沧海里，望望未曾归」。过新岭吊金正希四章。其一云：「爱尔才名盛昔时，欲依麟阁共匡持；萧萧风雨鸡鸣日，千古令人诵饬支」。其二云：「续经溪口万重山，救尔尚差旬日间；自是泰华须破碎，岭云终古不开颜」。其三云：「□听滩头飞鸟斜，伤心何处动悲笳？英雄运尽无良算，身亦轻来陷左车」。其四云：「残碁垂手已难工，又是论人成败中；但说丹心无所用，一时张眼念臧洪」。至金陵，断粒十四日，复进水浆。夜闻钟声，感赋十三章；又见玉梅盛开，赋四章』诗不载）。素善书翰，人争求之；终日握管不辞也。门人寄家书，道周书蔡春溶书函曰：『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又书赖继谨书函曰：『纲常万古，性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忧』！是日赴市曹，过东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也』！既见市有竖福建门牌者，指曰：『福建，吾君在焉，死于此可也』！南向再拜，受刑。王闻之大哭；赠文明伯，谥忠烈。从死者：职方主事赵士超，字渊卿，福州人；中书赖继谨（考曰：或作赖雍，误也），字敬儒；蔡春溶（考曰：或作蔡绍谨，误也。此从「台湾外纪」），字时培，皆漳州人；通判毛至洁，字去水，六合人。

徐鼐曰：予读「南疆绎史」谓：『王闻道周死，大哭；赠文明伯，谥忠烈』：事近实矣。而李世熊「寒支集」有「请褒恤孤忠疏」，书其后谓：『辅臣死已阅月，通政司郑凤来犹驳云「未有确报」』。盖国势大坏，文告不通，情事然也。疏中表出师之苦衷，折盈廷之浮议，情词恳至；附书之，以当论断焉。疏曰：『臣闻天下非兵食单匱、边疆威迫之为忧；而人情顽弊，偷生忍死之

可畏。何则？兵食亦有裕足之方，边疆亦有恢扩之策；独衣冠鄙薄、名节陵迟，则虽士饱马腾、日辟百里，犹之藉寇而资敌：此臣所用忧也。臣窃见辅臣黄道周孤师抗敌，义无返顾；身陷敌营，绝粒就死。史册所书，于今为烈。窃意朝野震悼，慕义无穷；而百僚敛声，寂无彰闻。臣谓人情顽弊，不知死义为荣矣！陛下更不显拔孤忠，形诸偷鄙；恐日月逾迈，颓靡相沿，无复有言裹革、请纓之事者。陛下即抚有函夏，亦用何道以激劝臣民乎？且臣所私忧犹未止此。今士大夫既无有颂辅臣之烈以祈帷盖之恩，将来必有构辅臣之短以荧日月之照。一则曰辅臣懵不知兵，迂愚目用；一则曰辅臣失律轻生，无补于国。夫兵何容易！管夷吾、诸葛亮今古所共才也，夷吾亦曰：「平原广囿，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视死如归者，臣不如王子成甫」；陈寿则云：「应变将略，非诸葛所长」；街亭之挫，弟子舆尸」。而当时后世不以此病管、葛者，谅人素所蓄积而已。假令有孙臆、吴起、穰苴、王翦之徒，而狡诡退托，中怀二心；陛下胡用此知兵者为哉！若夫全躯而降甯与捐躯而慷慨，均与国无益也。陛下与其甯降而全躯者乎、抑宁与慷慨而捐躯者乎？况辅臣之捐生，不在孤师失律之日，亦在离朝去国之日也。驱市人而战，数不满二千，量形不足于襦、节腹不足于食；孤危萧飒，臂指无援，徒恃忠信为糒粮、仁义为干橹，此实难矣！盖自史册以来，未有大臣视师部署单薄如此者；虽使孙、吴董此以抗狂锋，臣知纤芒薄柱可立碎也。故曰辅臣辞朝之日，是毕命之日也。若谓辅臣破冒国饷、徒损威灵，则尤不可。昔西夏之变；韩琦师出环、庆，不协鄜、延，遂有好水川之败；士卒招魂，恸哭震野，琦掩泣驻马不前，上章引罪而已。韩公之威名，不因此遂损也。绍兴之初，张浚合关、陕之兵三十余万；符离之败，国家宿积兵财扫地无余。及其卒也，孝宗震悼辍朝，谥曰忠献。良以士马破伤，可生聚而复；宝臣殄丧，不可仓卒而求。宋之君臣，则犹识大体也。今辅臣所损，无魏公万分之一；原草初膏，身名遂烬，臣实伤之。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晋人以为宋未可伐；仲尼曰：「善哉觐国乎」！辅臣直节清风，播闻夷裔，何但阳门之介夫！四方蠢动，窥伺国灵，多于晋人之觐宋。而同官等越人之视、朋旧无子罕之哀，臣恐天下有以亮朝廷矣！死敌者无褒，则是降北者无罚也；名臣遇难而士夫不加哀，则具臣失节而士夫不为辱也。乌知敌国无人，不以发蒙振落，轻笑朝士乎？今无论辅臣涂脑疆场，余风凜烈不可湮没；即使寿考令终，犹当俎豆千祀。何者？辅臣学宗天道，以「易」、「诗」、「春秋」为符，参两挂揲，穷变极赜。今陛下于占云候气之言，前席而商；至囊括天人之学，则表章缺然。陛下凭吊前古忠烈之事，则感泣欷歔；亲见执义尽节之臣，则褒恤不及。臣以陛下徇名而失实，贱目而贵耳矣！夫陛下于辅臣，元首股肱，疾痛相关；况于死丧！昔贾复创伤，光武惊怛；至以子女婚

姻，许其腹孕：于是天下归之。辅臣郭田不饘，两孤方龀，诚宜特锡庙谥，宠其遗胤；使远近慕义，奋激以就功名。不然，堕豪杰之心，塞报礼之路；远逊光武之仁，近为觐国者所笑。臣虽微贱，敢代抉朝贤之口，为国家昭布义声；惟陛下垂察！

明唐王幸延平府。

时江、楚迎王疏相继至，王决意出汀入赣，与湖南为声援。郑芝龙不欲王行，使军民数万人遮道号呼，拥驾不得前；王不得已，驻延平，以府署为行宫。

明封朱成功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

成功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事宜；王叹曰：『骅角也』！封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尝入侍，见王有忧容，顿首曰：『陛下郁郁，得毋以臣父有异心乎？臣受厚恩，义无反顾，愿以死捍陛下矣』！寻以母病，陛辞回安平。王曰：『有事之秋，卿何忍舍朕去』？成功泣曰：『臣七岁别母，忽尔病危；为子者心何安？以报陛下之日长，故敢请也』。王不得已，许之。

明命前大学士傅冠总理湖南剿抚事宜；寻罢之。

冠字符辅，别号寄庵，进贤人也。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历官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乞休归里，家居者六年。南都既覆，闯党王得仁导王师入进贤，掠冠家，杀其嫡孙傅鼎。冠潜行入闽，王遣官存问；手诏督师，恢复江省，专理湖南剿抚事宜，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师至邵武五福关，逗遛不前；闻警报，辄撤营归，十二疏乞罢。适职方江随者，以荐举进身，思立名自重；乃疏言：『冠拥兵糜饷，玩敌扰民』。冠请解兵柄益力。诏杖江随，予冠致仕。冠遂寄寓于泰宁。

明左都御史张肯堂疏请北征，诏加肯堂少保。

郑芝龙恶肯堂之日以亲征劝也，用其私人郭必昌代为巡抚，夺其兵；令肯堂总理留守事务，造器转饷。肯堂累疏请兵，诏加少保兼户、工两部尚书，总制北征，赐上方剑，便宜行事；其实无一兵也。会陈子龙等起兵吴淞；肯堂之孙茂滋方家居，遣部下汝应元归省之。应元即以肯堂命，奉茂滋发家财助军；王授应元为御旗牌总兵官。未几，松江败，徐孚远浮海入闽，茂滋亦与应元至，为言吴淞事虽无济，而犹保聚相观望；倘有招者，可一呼集。遂上水师合战之议，言『臣等生长海滨，请以水师千人，从海道直抵君山，招诸军为犄角。陛下亲征，由浙东陆行，以期会于金陵』。部臣曹学佺力赞之，谓『徼天之幸，在此一举；当乘风疾发』。即自捐饷一万速其行。肯堂请以太常卿朱永佑、吏部郎中赵玉成、兵科给事中徐孚远、苏州推官周之夔为参军，以平海将军

周鹤芝将前军、定洋将军辛一根将中军、楼船将军林习将后军；诏晋肯堂大学士。行有日矣，芝龙密疏止之，而以郭必昌将步卒先发；令肯堂待命，徘徊岛上，朝信隔绝。是年六月，复下督师之命；然军资器械尽为芝龙所取，乃自募六千人屯于鹭门。

我大清兵克奉乡，明监军道许文龙死之。

文龙起兵逐我所置官吏，屯兵奉乡。王师破宁州，遂攻奉乡。围守三月，粮尽，走保介首砦；食复尽，被擒，死之。

辛未（二十四日），我大清兵克吉安，明职方主事郭锜死之；万元吉退保赣州。

初，中书舍人张同敞于崇祯末调兵云南，及抵江西而南都已陷，退还吉安。杨廷麟留与共守，待以客礼；其将赵印选、胡一青频立战功。会赣督李永茂以忧去位，王以元吉为督，召廷麟入直。元吉讲体统，申约束，诸将稍不乐。而峒帅张安既以破敌立功，其诸营亦愿受抚；宁都乡绅曾应选请诸朝，遣其子傅灿入山招之，皆听命；赐名龙武营，计日出赣，下吉安。元吉闻峒帅四营之足恃也，蔑视滇、广兵，滇、广兵皆解体。然张安故蛮寇，受降后淫掠自如；廷麟尝遣救湖西，所过残破。及大兵逼吉安，诸军皆内携，不战而溃。元吉奔阜口，部下惟安远营汪起龙兵三百人、阁部苏观生发新威营二百人来援，元吉以监纪程亮督之，守绵津滩。无何，王师至，新威营先溃，安远营继之，元吉奔赣州。赣城仓皇争窜，势不可止；元吉杀其妾之出署者，人心少定。元吉素有才，及失吉安，神志惛然；且令益严，日坐城上，与将吏不交一言。隔河大营遍山丽，而指为空营；兵民从大营中至，言敌势盛，辄叱为间谍，斩之。给事中杨文荐，元吉门生也；见事急，因自任守御，城中赖之。

明鲁方国安杀闽中犒师佥都御史陆清源。

国安纵兵夺饷，杀清源。张国维闻之叹曰：『自我戕毒，祸不远矣』！或曰：马士英部将赵体元杀之也（考曰：诸书皆云清源为国安所杀，而「胜朝殉节诸臣录」则云：『以犒军为国安所留；江防溃，投江死』。又按此事在钱塘江战后）。

明监国鲁王命兵部尚书余煌督师江上。

煌字武贞，会稽人。天启乙丑（一六二五）举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崇祯时，以庶子充经筵讲官，乞假归。南都累征不起；鲁王监国起礼部侍郎、再起户部尚书，皆不就。嗣以武将横恣，拜兵部尚书，始受命。时内阁田仰与义兴伯郑遵谦争运饷，两军格斗，喋血禁门；煌至，申严禁令。诸臣请乞无厌，煌上言：『今国势愈危，尺土未复，战守无资。诸臣请祭则当思先帝烝尝未备，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营，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请荫则当思先帝

子孙未保，请谥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昭』。时以为名言。监国以陆清源之死，恐闽兴问罪之师，令张国维抽师西御、煌代国维督师江上；因是，江上之师愈单薄。

明鲁摄余姚县事王正中率众复澈浦。

正中轻骑渡海盐，夺澈浦；人倚之若严城焉。

明参将杨展复川南诸州县；王应熊、樊一蘅会师泸州，檄诸路兵讨猷贼。

展既取嘉定，贼帅刘文秀、狄三品来攻，为展所败，遁回成都；展遂合游击马应试尽复嘉、眉、雅诸州邑。于时故总兵贾联登及其中军杨维栋取资、简，侯天锡、高明佐取泸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涪；其它据城邑奉征调者：洪、雅则曹勋及监军范文光，松、茂则监军詹天颜，夔、万则谭宏、谭谊。一蘅乃移驻纳溪，居中调度。会应熊于泸州，檄诸路刻期并进；猷贼始惧。

猷贼大杀四川遗民。

贼以遗民逐杀伪官，忿然曰：『川人尚未尽邪』？令孙可望等四将军分道出屠，深崖峻谷无不搜及。得男子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以次进阶。有一卒一日杀数百人，立擢至都督。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杀人之名：割手足，谓之匏奴；分夹脊，谓之边地；枪其背于空中，谓之雪鳅；以火城围炙小儿，谓之贯戏。

猷贼大杀其兵将。

猷忠欲北行入陕，恶其党太多；曰：『吾初起草泽才五百人，所至无敌；今兵多益败，非为将者习富贵不用命，即为兵者贪恋怀二心。吾欲止留旧人，即家口多者亦汰之；则人人自轻便，所向无前』。伪相汪兆麟怂恿之曰：『恐兵知而先噪，奈何？不若立法责之：察偶语者及微过则置之法，并连坐。如此则杀之有名，无觉者矣』！议已定而诸营尚未知，习故熊，角射纵酒，嬉笑怒骂如平时。逻者至，辄收治；是日所杀即十万余人。于是人人惴恐，无敢出一言者。逻者无所得，则于夜静逾垣穴壁，窃听笑语，跃出收系，并其家屠之。毁中园一浮图，穴其下置炮崩之，兵之压而死者万人，或装大舰沉之江。伪总兵延川温自让不忍无辜戮其下，弃妻子，夜率所部百余人遁去。猷忠自引骁骑追之；自让走脱，所部俱自杀。其它坐徇庇诛者：伪右军都督米脂张君用以下又数十人；或剥皮死，并其家口部落斩于河。

臣竊曰：寇贼屠戮之惨，说者谓浩劫不可逃，岂其然哉！读「张猷忠乱蜀本末」而废书叹也。当日起义拒贼者，或能保全部落延残喘以待王师；而伪官伪将为贼之腹心爪牙者，剗剔屠剥，孑无遗种。是有罗而自离之、有阱而自入之，求死而得死者，又谁怨也！夫猷忠之喑哑咤叱以使人者，惧其杀耳；惧其杀而不免于杀与不惧其杀而免于杀，相去奚啻倍蓰哉！野史载猷忠之破荆州也

，召惠府乐户行酒；有琼枝者色艺出其群，献忠命之歌。曰：『我虽贱，岂肯以歌侑贼觞』！

刃挟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贼啗之。同时有曼仙者，尽伎以欢贼。一夜置毒于酒，满斟而进之；献忠觉其异，以手挽其颈曰：『汝先饮此』！因立毙。呜乎！此皆不惧贼杀者；何须眉丈夫智出伶人下哉！

献贼东下，明参将杨展逆战于江口，大破之；贼还成都。

献忠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将走楚。展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焚其舟。贼大败，士卒、辎重丧亡殆尽，走还成都。展取所沉金宝以益军储，自是富强甲诸将焉。

夏四月，明唐王万寿节，不受贺。

明追复建文年号，立方孝孺祠。

徐鼐曰：此事于南都行之矣，兹复特书何？三代直道之公，百世不能改也。

明郑彩奔广信，奔入杉关；我大清兵遂克抚州，永宁王慈炎死之。

先是，永宁王慈炎招降峒蛮，复抚州。王师围之，求救于郑彩；监军给事中张家玉以三营往援，围暂解。已而复合，彩军溃，抚州遂破，峒蛮亦散。报至，举朝震惊；诏削彩职，戴罪图功。

我大清兵克铅山，明兵科给事中胡梦泰、兵部员外郎万文英、主事唐倜死之。

梦泰字友蠡，铅山人；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知奉化县。十六年（一六四三）夏，吏部举天下廉能吏十人，梦泰与焉。崇祯帝念畿辅残破，欲得治行已效者治京师陷，南归。黄道周之出师也，授梦泰兵科给事中，协守广信。梦泰倾家募士，之；梦泰因得为唐县。与侍郎詹兆恒、御史周定恒悉力守御。万文英，字仲实，南昌进士也，亦奉黄道周令援广信者；分守铅山。大学士熊开元荐太平诸生唐倜能知兵，授兵部主事；募数百人出关，与文英合军。是月金声桓引兵逼铅山，倜陷阵死；文英举家投前湖死。城陷，梦泰夫妇同缢死。

明新城知县李翱（「明史」作翔，他书亦误作翔）起兵拒守；城陷，死之。

翱字颺举，邵武人。崇祯己卯（一六三九）以乡贡廷试；会诏求直言，上书忤旨归。时郑彩兵溃，知县谭梦开迎降，借犒师名敛财，民不堪扰；乃导守关兵诛之。梦开之党日与民相仇杀，弥月不靖。兵部侍郎吴春枝以新令难其人，荐翱为之。翱单骑入城，斩梦开党一人，余不问；众大服。然民习于乱，有

佃人以田主征租斛大，聚众噪县庭，谕之不解。翱乃遣义兵三百，诡称彩军，从南门进；众皆奔。明日复聚，翱率兵出战，斩百余首级；乱乃靖。彩既遁入关，监军张家玉独留；翱招新城徐伯昌募义勇千人，与家玉共城守。而大兵已从间道入，家玉战败走入关；翱策马大呼曰：『我新城令也』。执送建昌，僵立不跪；劝以酒，举杯掷地；遂见杀。

方新城之被围也，绅士议迎款；诸生杨应和赋诗痛哭曰：『我一身当敌，祸不及诸公也』。其从弟居久叹曰：『壮哉吾兄！可无与共事者乎』！提刀出杀数人；并就缚，直立不少俯。既死，尸不仆，两手作击刺状。应和，字惠生；居久，字淡若（考曰：此事月日不可考，姑次之弃广信后）。

五月丙午朔，我大清兵进逼赣州，明江西巡抚刘广胤（考曰：「纪略」作刘承宠，「摭遗」「杨廷麟传」作刘远生）战败被执；杨廷麟、万元吉悉力固守。

广胤募闽兵二千人，命中军张琮领之，由宁都赴河东；闻王师乘胜薄赣州，出城往雩都，邀琮将兵来救。赣人疑其遁也，焚其舟，拘其妻子；俄而广胤率琮兵至，赣人乃悔。琮渡河抵默林，中伏大败；还至河争舟，多堕水死。广胤愤甚，五月朔渡河复阵；身先士卒；被执，复逃归。围愈急，廷麟乃遣使调广西狼兵，已往湖西邀张安新军；与王师再战默林，再败。乃散遣其军而入城，与元吉固守。

明擢兵科给事中揭重熙为佥都御史，巡抚江西。

曾亨应抚州之歿也，重熙为吏部主事王兆雄所劾；既而大学士曾樱掌吏部，疏荐重熙及傅鼎铨。王以鼎铨曾降贼，命以知府衔赴赣州军前自效；独召重熙入见。重熙乃偕鼎铨至闽，召对称旨，迁考功员外郎兼兵科给事中；亦复鼎铨翰林故官，令还赣，而命重熙从大学士傅冠办湖东兵事。泸溪告警，冠不能救；重熙劾解冠任兵事，遂归。重熙统诸将克金溪，复抚州，有众十万；捷闻，授右佥都御史，代刘广胤巡抚。以诸将进止不协，退保泸溪；与王师战于铜蒲隘、师姑岭及高田、孔坊，俱有功。

明加吏部尚书郭维经六省督师衔，募兵援赣州。

王初召维经为吏部右侍郎。其子应铨、应衡、应煜举兵临川，大小十数战，颇有斩获；王授应铨、应衡兵部郎中，应煜户部主事。比赣州围急，命维经以吏、兵二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湖广、江西、广东、浙江、福建军务，募兵往援。维经遂与御史姚奇胤沿路召募八千人入赣，与杨廷麟、万元吉固守。及维经死于赣，而应铨等驻兵龙泉，声势不相属。明年，应铨部将潜导王师入城，兄弟同就执；应铨扼吭死，应衡凿齿断臂死。应煜以骂我巡按董学成奸贪，抽肠，死尤酷。

辛亥（初六日），明□□诸生张飞远袭金山卫，不克。

飞远，故诸生；兄弟负膂力，聚众从吴易于长白荡诸营。以五日泛蒲酣饮为王师所袭，杀数百人，失大将罗腾蛟。明日，飞远谋出不意取金山卫，我守将逆战，飞远遁去。先是，飞远约城中内应者墨其鼻；飞远遁而内应者鼻犹墨也，悉就诛。

琉球国入贡于明。

明廷试贡生。

取万荆等十二人，命为萃士；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习。

明擢湖广监军道章旷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北。

旷字于野，华亭人；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授沔阳知州。十六年（一六四三），贼陷州城，同知马颺死之，旷走免；为给事中熊汝霖、御史游有伦所劾，候讯黄州。用腾蛟荐，令戴罪立功。左良玉之犯南都也，腾蛟至长沙，以旷为监军。副将黄朝宣者，故巡抚宋一鹤部将也，驻燕子窝；刘承允驻武冈，张先璧屯溆浦。腾蛟悉令旷召之来，留先璧为亲军，而以朝宣、承允分守要害。闯贼死，其党刘体纯等六大部拥众数万逼湘阴，腾蛟用旷谋，尽抚其众。而左良玉之部将马进忠、王允成亦以良玉死，无所归，突至岳州。偏沅巡抚傅上瑞大惧，旷曰：『此亦无主之兵，可抚也』。入其营，与进忠握手，指泉为誓；进忠等皆从之（进忠即贼中渠魁混十万也）。王师逼湖南，旷悉力御之；论功擢是职。旷有智略，行军不避锋镝；尝战岳州，以后军不继而还。已又大战于大荆驿，身扼湘阴、平江之间；湘南恃以无恐。

明杀鲁使臣都督陈谦。

谦奉使入闽，久驻衢州；白云：鲁已爵为侯。郑芝龙与有旧，引之入见。启函称皇叔父，不称陛下；王怒，下谦于狱。御史钱邦芑密奏：『谦为鲁心腹，与郑氏交最深；不急除，恐生内患』。王即命诛之。芝龙入朝，愿以官赎谦死。王故留久语，夜半，移谦他所斩之。芝龙伏尸恸哭，为文以祭，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句。由是益怀异志（考曰：华廷献「闽游日记」及「南略」谓：『谦奉使与行人林逵入闽』。按「林逵传」无仕浙东使闽事。惟瞿其美「粤游见闻」云：『鲁王遣行人林必达来，必达同一武弁通书郑芝龙。芝龙以闻，逮下狱；廷鞫，切责必达。已而释之，改必达福建督学御史』。此武弁岂即陈谦与？姑摭列以俟考焉）。

徐鼐曰：不曰杀都督陈谦，而曰杀鲁使臣何？绝晋、郑之交，结谭尚之怨，论者咎王之失大计也。顾鼐以为未尽然者。登极之书，浙中不拜；犒师之使，江上不归；衅隙已成，调停无术。且是时北兵日逼，闽、浙固莫能相救，其势亦何暇相仇哉！若芝龙，故国之心已如脱屣，即不杀谦，岂遂革面？彼归狱

钱邦芑者，岂笃论乎？

明郑芝龙通于我大清。

王责芝龙揽权逗兵，芝龙免冠顿首曰：『臣武夫，戆直不能逢迎。今既见疑，愿角巾私第以终圣世』。王曰：『朕岂疑卿！但人有言，不得不为卿道耳』。我经略洪承畴、御史黄熙允言于贝勒曰：『赂芝龙以王爵，福建可不劳一矢，浙中亦闻风溃矣』。芝龙复书，果有『遇官兵彻官兵、遇水师彻水师，倾心贵朝非一日也』语。贝勒得报，遂谋渡江。

臣薰曰：为人臣者无外交，通者何？外交之词也。然则何以不曰降？犹未降也。圣人御宇，万物惟新。其板荡而不忘故国者，固忠臣义士不挫之节；即不得已而降志辱身，亦不过出于全躯命、保妻子之谋，非必有他志也。若芝龙既不忠于明，亦非忠于我大清；居闽海为奇货、视君父若奕棋，怀狡兔三窟之谋，为首鼠两端之计：其阴狡诡譎，非当日降臣比也。曰通者，深恶之也。

乙丑（二十日），天狗星陨（考曰：本「甲行日注」）。

明监国鲁王加孙嘉绩、熊汝霖东阁大学士。

加嘉绩、汝霖大学士，督师如故；而饷终不给。两人又不谙于军，乃以众付黄宗羲、王正中领之，合军得三千人。正中为之仁从子，故不乏食。太仆卿陈潜夫、尚宝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吴乃武、查继佐各募数百人来附；将由海宁取海盐入太湖。百里之内，牛酒日至。整军抵乍浦，约崇德义士孙奭为内应。俄而江上师溃，遂皆散去。宗羲结寨四明山，从者尚五百人；微服出访监国消息。山民畏祸，焚其寨，部将茅涵、汪翰死之；宗羲乃走剡中。

壬申（二十七日），明江上兵溃，方国安劫监国鲁王走绍兴。

贝勒侦知浙中虚实，益兵北岸，以巨炮击方国安营，厨灶尽破。国安叹曰：『此天夺我食也』。意入闽必大用，即不济，可便道入滇、黔；遂于二十七日拔营至绍兴，率马、阮兵劫监国南行；江上诸军闻之，遂大溃。惟王之仁一军尚在，张国维议抽兵分守各营；之仁泣曰：『坏天下事者，方荆国也。北兵数十万，孤军何以迎敌？吾兵有舟可以入海；公无舟，速自为计耳』！国维不得已，乃振旅追扈监国。

明总兵曾英、参将王祥率兵趋成都。

祥，綦江人；勇悍着闻。守遵义，贼不敢窥。才亚于曾英；而英之复重庆也，樵采不禁，督师王应熊怒之，故委任不及祥。既而英御贼屡有功，应熊乃奏请以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连兵进讨。贼益惧，遂决意弃成都。

明黄斌卿杀监军道荆本彻。

本彻字太徽，丹阳人；崇祯甲戌（一六三四）进士。南都亡，起兵松江，与田仰等奉义阳王某驻崇明沙。兵败入海，屯舟山之小沙岙。其将士善射

，斌卿忌之。本彻又不能戢其士卒，斌卿乘民怒，造流言；民单里从斌卿攻之，遂遇害。

六月丙子朔，我大清兵渡钱塘江；明监国鲁王航海，妃张氏死之。

时夏旱，水不及马腹，数日潮不至。贝勒被重甲麾众渡江，明兵弃辎重走。先是，有「火烧六和塔，沙涨钱塘江」之讖；至是竟验云。方国安、马士英奔至台州，憩山上，断石桥，有石刻大字云「方马至此止」；大骇，遂留不进。谋执监国以降，遣官守之；守者病，监国得脱。比追者至，监国已登海船矣。先是，命保定伯毛有伦扈宫眷及世子出海；妃拜辞曰：『勿以妾故为王累』。手碎瓷盘自刳死。宫嫔周氏出海后，叛将张国柱劫之北去；亦自刳死（考曰：监国有两张妃：舟山册立者为元妃张氏，鄞人；此为前妃，会稽张国俊之女也。「摭遗」云：『「鲁纪年」、「海上见闻纪」并言妃被劫北去，中途碎瓷盘自刳死。而「鲁春秋」、「今鲁史」、「江东闰位纪」、「舟山纪略」诸书皆作辞王时死，今从之。然元妃之死也，辞曰：「惧为奸人所卖，为张妃之续」』。则似出海之说近实矣。附注以俟考）。

我大清兵取绍兴，明鲁兵部尚书余煌、礼部尚书王思任、侍郎陈函辉、大理寺卿陈潜夫等死之。

众有议据城抗者，煌叹曰：『数万军犹不能战，乃以老弱守孤城，是聚肉待虎也』！亟开九门纵民出；赋绝命词（考曰：词云：『穆骏自驰，老驹忽逝。止水汨罗，以了吾事；有愧文山，不入柴市』），投城东渡东桥下死。思任尝极言官乱、民乱、兵乱、饷乱、士乱之失，乞休；不听。叹曰：『江上之事不腊矣』！城破，不食死（考曰：「绎史」云：『思任已病，避至秦望山丙舍以死』）。函辉从监国航海，半途相失；驰回台州，哭入云峰山，作六言绝句十章（考曰：其一云：『生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云深处，萧然一无所累』。其二云：『子房始终为韩，木叔死生为鲁。赤松千古成名，黄蘗存心独苦』。其三云：『父母恩无可报，妻儿面不能亲。落日樵夫河上，应怜故国忠臣』。其四云：『臣年五十有七，回头万事已毕。徒惭赤手擎天，惟见白虹贯日』。其五云：『去夏六月廿七，今夏六月初八。但严心内春秋，莫问人间花甲』。其六阙。其七云：『手着遗文千卷，尚传副在名山。正学焚书亦出，所南「心史」难删』。其八云：『慧业降生人文，此去不留只字。惟将子孝臣忠，贻与世间同志』。其九云：『敬发徐陵五愿，世作高僧法眷。魂游寰海名山，身列兜率内院』。其十云：『今日为方正学，前身是寒山子。徒死尚多抱惭，请与同人证此』。又自作祭文及「埋骨记」），沉池中死。潜夫偕妻孟氏、妾孟氏，联臂沉化龙桥下死。

同时死者：山阴在籍通政司左参议吴从鲁，字金堂；万历丙辰（一六一六

）进士，由知县历任监司，擢通政参议。野服入山，设棺于庭曰：『有踪迹我者，即盖棺』。旋病，栲沐入棺，命家人盖之。御史何宏仁，字仲渊，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追扈监国不及，过关山岭，书衣带间（考曰：书云：『有心扶日月，无计巩山河』。末书：『宏仁间关奔行在，闻台又失守，已矣无复可为！身非吾身，吾何家为？为吾子者，食贫守节而已。明御史何宏仁绝笔』），投崖死（考曰：「浙江通志」载宏仁死与此绝异）。会稽在籍主事高岱，字鲁瞻。崇祯中，以武学生举顺天乡试被黜，久之辨复；浙东授职方主事。慨然曰：『上恩厚矣！国家重文轻武，以致神州陆沉。我武学授文职，尚不能以一死报国乎』？绝粒八日。薙发令下，子诸生朗辞父投海死，岱闻之一笑而绝。同官叶汝■（卅恒）（考曰：亦作汝衡），字衡生，崇祯庚午（一六三〇）举人，浙东授主事；偕妻王氏赴水死。谢震龙，字云生；以舌辩，官浙东兵部主事。巡抚某讯之曰：『若两榜乎』？曰：『两榜不屈者有几人？监国用我辈以压倒之耳』！以慢骂惨刑死。长洲李山，字少华；官南京太常博士，精绘事。马士英当国，面乞所制，作郭忠恕「天外数峰」与之。然心以为耻，挂冠归，卜居蠡墅；与徐汧、杨廷枢订莫逆交。族人名采者为幕府客，偶至，密示一册，乃松江兵事株连狱也；郡中列者三百余姓。山醉采以酒，自火其庐。采醒而索册，则已烬；诫之曰：『此非天意假火以销其狱乎』？采悟，弃官去。监国以太常卿召，未几病归，绝粒死。故山西佾事郑之尹，义兴伯遵谦父也；投水死。武臣则山阴刘穆，字公岸；以武进士历官参将，为监国守潭头，开府晋爵。一夕暴卒，目不瞑。子肇绩以游击从父军。率诸弟跪床下，腹刺「尽忠报国」字，涅而誓之；目乃瞑（考曰：肇绩行八、弟肇勳行九，幼识大盗毕昆阳于狱。昆阳善用枪，世称为毕家枪；勳与兄绩咸从授，故兄弟以毕枪名天下。乙酉秋，兄弟合兵渡江，肇勳骑而据岭，殪十数人；伏兵起，矢集如猬，犹僵立不仆。肇绩号而上者三，勿应；视之则死矣，抽矢出镞斗许。一时同死者：义士王胤贤、陆建夔、郡吏印玉等。详「摭遗」，附录于此）。都督同知张国纪，亦山阴人。马士英之奉母后奔浙西也，国纪白于长吏请诛之；不听。闻江上溃，不食死。其士民先后殉难者：鄞县诸生赵景麇，投泮池不死，后绝食死。会稽诸生方炯、山阴诸生朱炜、萧山诸生杨守程、杨云门，而山阴医士倪文征、萧山沈八十九、张锯匠、会稽锤阜隶之事为最奇。文征卖药囊易二缸，召里中少年曰：『吾明人，今不鬼，鬼不明矣！请覆我』！众漫应之。跃入缸，复出曰：『吾坐未正也』！正坐，众覆而环呼之，良久乃绝。八十九者，但知其姓沈。札寨榆青岭，杀我一裨将；王师合攻之。八十九独持篋笏斗；众披靡，大惊曰：『好蛮子！再得十余人，江东不吾有矣』！战渴，趋涧饮；出不意，堕水死。张锯匠抡大斧为左右翼，力竭死。锤阜隶从海上赍黄斌卿

檄，往山寨团练；被缚不跪，痛搯之，曰：『轻则斫、重则劓，法不当杖毙也』！槛送省，磔于市。

明鲁东阁大学士孙嘉绩蹈海死。

嘉绩从监国出海，携印绶、图籍蹈海死（考曰：「勘本」云：此六月二十四日事）；葬芦花洲上。初，嘉绩计偕，梦身卧状元坊下；尝叹其无征。其葬处，乃国初张状元墓道也（考曰：见冯恺愈「榕堂杂诗」）。

我大清兵取东阳，明鲁少傅、武英殿大学士督师张国维死之。

监国航海，传命张国维遏防四邑，以图再举；国维遂归东阳。俄报义乌破，有劝国维入山观变者；国维叹曰：『误天下者，文山、迭山也』。作绝命诗三章（考曰：首章「自述」云：『艰难百战戴吾君，拒敌辞唐气励云；时去仍为朱氏鬼，精灵长傍孝陵坟』。次章「念母」云：『一瞑纤尘不挂胸，惟哀耄母暮途穷；仁人锡类能无意，存歿衔恩结草同』。三章「训子」云：『夙训诗书暂鼓铎，而今绝口莫谈兵；苍苍若肯施存恤，秉耒全身答所生』），衣冠跃入池中死。

明鲁武宁侯王之仁至江宁，谕降不屈，死之。

之仁载其妻、妾、二子、二妇、幼女、诸孙沉诸蛟门外，再拜捧所封敕印投焉。乃立旗帜、张鼓吹，扬帆抵松江，峨冠登岸。众谓其降也，护至金陵。洪承畴令其易服薙发，之仁笑曰：『我握兵柄、作通侯，谋人国事而无成，死固分也；然葬于波涛，身死不明，故就此求死耳』！遂见杀。

徐鼐曰：之仁自同国安争地、争饷，盖沿四镇之余习而不自知其身犯不韪也。迨至慷慨出师，挥戈江上；从容就死，化碧原头：前后异辙，如出两人。览其大节，亦黄靖南之亚欤！

明方逢年、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降于我大清。

四人拥残卒数千，疏请入关；王不许。士英乃遁入台州山寺为僧，逢年父子、大铖薙发降。已而，士英亦降。

我大清兵克金华，明鲁文渊阁大学士、安伯督师朱大典死之。

金华与闽相近，王之在高墙也，大典为淮抚，尝白其冤；故屡书招之入阁。辞曰：『钱塘一江扼要，吾去则谁司饷？唇亡齿寒，闽又何恃焉』！或劝其子媳先行为善后计；曰：『吾子媳去，则一境无固志；是教之叛也。为天下者，乌得及其家』！阮大铖构之方国安，称大典家多财，索饷四万，率众往袭之；监国传旨至再，始解散。比国安、大铖降，请破金华以自效。大典杀招抚使，与部将吴邦■（王睿）、何武固守三月。御史傅岩为义乌强宗，请以子弟兵为援；泣许之，夜缒而出。国安以大炮攻之，城中亦以炮应，日哄如雷。已王师日众，守者渐疲；城西门有新筑土未坚，大铖识其处，炮专攻之，城遂崩。

大典子万化巷战，力尽见执；大典麾其爱妾、幼子及万化妻章氏投井。邦■〈王睿〉曰：『城中火药尚多，不可资敌，盍焚之为吾辈死所』。大典袖大绳示之曰：『此吾意也』！环坐库中，宾从侍者二十余人皆焚死。同时死者：举人叶向荣，前知江西宁都县，破贼有功，总督袁继咸荐之；以忤马士英，量移吉安同知，被劾归。城破投野塘，死。傅岩还至义乌，死。都督蒋若来力尽，自刎死（考曰：本「恤谥考」）。浦江诸生张君正自经于明伦堂死。又武进人郑邠，馆大典家；亦死。

我大清兵克衢州，明乐安王（考曰：据「东华录」名谊石）、楚王（考曰：楚王华奎，为猷贼所杀。此无所考）、晋平王（考曰：「世表」所无。「东华录」又云『蜀王朱盛浓』。亦无考）、永丰伯张鹏翼、督学御史王景亮、知府伍经正、推官邓岩忠、署江山知县方召皆死之。

衢州破，乐安王、楚王、晋平王俱被杀。守将张鹏翼，字耀先，诸暨人；弟鹏飞、季熊俱以善战闻。初以总兵挂淮海将军印，监国封为永丰伯，镇衢州。标下副将秦应科约王师为内应；城破巷战，与鹏飞同被执，不屈自刎死。王景亮，字武侯，吴江人；崇祯□□进士。南都授中书舍人；闽中擢御史，巡按金、衢，兼视学政。城破，缢死。伍经正，安福贡生，为西安知县，闽中擢知府；赴井死。邓岩忠，江陵举人；自经死。方召，宣城诸生，署知县事；闻金华被屠，集父老告之曰：『吾义不当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阖城被殃』。封其印绶，冠带赴井死。

臣鼐曰：衢为闽、浙之交，诸臣皆仕于闽而兼臣于鲁也；无以别白之，故备书焉。

我大清兵克严州，明鲁守将张季熊死之。

季熊，鹏翼、鹏飞之弟也。战败匿村巷中，追骑索之。季熊突出，大吼曰：『大丈夫肯避尔邪』！手刃数十人；援绝跃上屋，掷瓦四击。坐屋脊，拔靴刀自刎；尸直立，三日不仆。时称张氏三忠云（考曰：本汪光复「航海遗闻」）。

明兵部右侍郎杨文骢进援衢州，败死。

初，南都破，鸿胪丞黄家鼐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走处州；闽中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王之在淮上也，嬖甚，文骢子鼎卿与王为布衣交，授左都督太子太保。王奖之，拟以汉朝大小耿。及衢州告急，命偕诚意伯刘孔昭赴援；与监纪职方主事孙临并为追骑所获。说之降，不从；同见杀。临字武公，桐城人。

徐鼐曰：文骢裙屐风流，琴樽酬答；累于附热，损厥清名。向非一死自赎，则与马、阮同科耳；君子所以尚补过夫！

我大清兵克明盘山关。

初，贝勒以长江未易渡，遣一旅从绍兴别道夺盘山关，以分其势；总兵卢若骥坚壁死守，屡攻不下。我师用降将为乡导（考曰：诸书谓刘孔昭。按孔昭无降事；顺治十一年，张名振题诗金山、祭孝陵，与孔昭同舟），副将周茂战死。若骥村人心已离，夜半率子弟亲随三百余骑，弃关从温州渡舟山；于是温、台、福、宁相继降。先后殉难者：永嘉在籍太仆寺少卿王瑞栴（考曰：栴或作构、或作旃，皆形近之讹）；字圣木；闽中命以故官督理兵饷。温州不守，避之山中。于明年五月十五日，以生日拜家庙，召亲友置酒，入室自经死。诸生叶尚高于上丁释奠日，倚庙柱詈当事；鞭捶下狱死（考曰：尚高「和正气歌」，有『未吞蒲酒心先醉，不浴兰汤骨已香』之句）。邹钦尧、邹之琦俱赴水死。

明温州总兵贺君尧杀前大学士顾锡畴。

锡畴字瑞屏，昆山人。万历己未（一六一九）进士，南都授礼部尚书；以议削温体仁谥，罢归。闽中进东阁大学士，加督师衔，驻温州。君尧与督学相结，取事例银供饷；诸生鼓噪，君尧执而杀之。锡畴怒，将以闻；君尧乘夜缚锡畴投之江，子璠走免。君尧以是不为众所容；温州败，入闽。已复至温州，收玉环山之渔税，挟重赀入舟山；为黄斌卿所杀（考曰：本「行朝录」）。或曰：君尧赂我嘉、湖道佟某求官；佟之父邦年，锡畴师也，置君尧于法（考曰：本「粤游见闻」）。

辛丑（二十六日），明前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九江总督袁继咸犹在京师，谕降不屈，死之。

继咸之为左梦庚所劫也，军中自铭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难；为婴弗克，为白维艰。张死匪先，许死匪后；臣心靡他，靖献我后』。抵大胜关，豫王传语，与以大官爵；又自铭曰：『大官好作，大节难移；成仁取义，前训是依。文山、袁山，仰止庶几』（袁山，继咸自号也）。见豫王，长揖不拜；为设宴，不饮、亦不言。在道再缢不死，绝粒八日又不死。入京就馆，内院学士刚林劝之朝，且曰：『朝廷为明讨贼；今贼未绝，君入仕，可为明帝报仇』。继咸曰：『讨贼者，新朝之惠也。今弘光何在，而臣子图富贵乎』？刚林又言弘光不道事。曰：『君父之过，臣子何敢知』！乃改馆，逻卒守之；幅巾衲衣，兀坐读书，不薙发。是年六月二十四日就刑菜市，曰：『吾得死所矣』！年四十九。乡人李元鼎为兵部右侍郎，收其骸骨归袁州。子一藻，不仕；亦早卒。

徐鼐曰：继咸之为张孙振所诬也，阳曲傅山尝诣匭使讼冤；逮继咸至燕邸，寄山书曰：『晋士惟门下知我深；盖棺不远，断不肯负知己，使异日羞称友

生也』。山得书，痛哭曰：『公乎！吾亦安肯负公哉』！后遭刑辱，抗词不屈，几死。

明郑鸿逵弃仙霞关，诏削鸿逵封爵。

鸿逵闻浙东军溃，徒跣而逃，三日抵浦城。事闻，行在大震，削其封爵。时有民谣曰：『峻峭仙霞路，逍遥车马过；将军爱百姓，拱手奉山河』。

明郑芝龙撤兵赴安平镇，诏留之不得；仙霞关守兵皆溃。

芝龙既通款于我贝勒，疏称『海寇狎至，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则无家，非往征不可』。拜表即行。王手敕留之曰：『先生稍迟，朕与先生同行』。中使奉敕至河，而芝龙已飞帆过延平矣。守关将施天福、郭曦、陈秀、周瑞等受芝龙指，纵兵四掠。至建宁，巡按郑为虹与金衢道黄大鹏闭城，发仓库犒之；兵欢呼去，一郡获全。

明以元子诞生，大赦、进诸臣爵（考曰：「纪略」载诸七月；而「粤游见闻」、「南略」俱云六月）。

皇子琳原生，群臣贺表有『日月为明，止戈为武』语，王嗟赏，覃恩大赦。进郑芝龙爵泉国公，寻改平国公；鸿逵爵漳国公，寻改定国公。郑氏厮养，俱得诰敕。御史钱邦芑言：『元子诞生之辰，正浙东新破之日；同盟且应见恤，剥肤益复可忧。臣以为是举朝同仇共愤之秋，非覃恩受封之时也。且覃恩不宜太优，爵赏不宜太滥；若铁券金章徒以赐从龙之旧，即将来恢疆复土，何以酬汗马之勋？非所以重名器、劝有功也』。不报。无何，皇子薨。

明释都察院佥都御史田辟于狱。

辟，河南人，崇祯甲戌（一六三四）进士。弘光时，以户部榷税虔州。是年二月，募兵入卫，改都察院佥都御史。疏纠阁臣曾樱，语连中宫；王含怒未发也。五月，遣锦衣卫王之臣往阅其师；之臣迎合意旨，疏纠诡兵冒饷，逮下诏狱。然兵籍皆实，饷亦自备，官所给尚未发也。卫臣王承恩婉转辨白，班行亦多申救，王怒不解；至是以皇子生，得释。后拥众山谷，崎岖楚、粤间。戊子（一六四八）九月兵败，抗节死（考曰：本「粤游见闻」）。

明开科取士。

命流寓者皆入试，广额七十名。以编修刘以修、闵肃主试，举叶琐等百七十五人；覆试落四人，逮同考推官王三俊下狱。旋亲试流寓贡生，取万子荆、倪天弼三十余人，改为萃士，送翰林院教习。榜首李日炜，径授礼科给事中。

明赐赣州名忠诚府。

前南赣巡抚李永茂遣副将吴之蕃、游击张国祚将粤兵五千援赣，战于李家山、九牛山之间，连战皆捷，围暂解。时赣城坚守已久，王谕奖，赐名忠诚府；加杨文荐右都御史，偕郭维经出闽援赣。

明孙守法退保五郎山。

王师徇秦地，所得郡县复失，声势寢衰。是月，退保五郎山；武大定败于兴安，遁入蜀。寻王师克张果老砦，千总康姬命死之。

明忠义伯、兵部尚书吴易被执至杭州，不屈，死之。

易之败于长白荡也，以三十骑溃围走；舟重，三十人尽覆。易泅水半里，犹子某见水面红快鞋，谓易已死；以追兵急，系舟后。行半里许，始举视之，尚未死；张目问曰：『追兵已退，吾兵尚有几何』？左右曰：『百人耳』！易曰：『速返追击，此去必获大胜』。果夺其辎重而还。是年春，吴江人周瑞（考曰：「酉戌杂记」谓：『周瑞字曼青』。「东华录」载闽督奏太湖吴日生、倪曼青被获。是曼青非周字。「三藩纪事本末」有诸生周毓祥。按毓祥与瑞字义近，当是周字；曼青自姓倪）复聚长白荡，迎易入其营。未几，众溃。饮孙璋家；易与瑞并获于杭州草桥门，璋父子亦死。易骁将茹略文，字振先，余姚人。初入太湖从徐云龙破长兴，屡战有功；后归易，奏授总兵。长白荡之败，略文手斫数十人，被创血尽而仆；兵疑其佯死，连刃之。兵去稍苏，捧其头以走；至浔溪，休于野庙。庙祝故识之，傅以良药，百日愈。后与大兵战于麻湖，援绝乃死。其将周志韬收余众自保，鲁监国遥授为参将；久之兵败，赴水死（考曰：本「酉戌杂记」）。

卷第十三

秋七月己巳（二十五日），明焚群臣迎降书于午门。

王御午门，内侍捧小匣置御前；谕群臣曰：『朕本无利天下心，以勋辅拥戴，不得已勉徇群策。浣衣粝食，有何人君之乐？朝夕干惕，恐负重付；岂意诸臣已变初志。昨巡闽之使得尔等出关迎降书二百余封；朕不欲知其姓名也，今命锦衣卫焚之午门。尔诸臣尚洗心涤虑，倘能竭节奉公，不渝终始，是所望也』。王长身丰颐，声如洪钟；闻者悚息。

明总督何腾蛟遣兵勤王。

初，王数议出关，为郑氏所阻。腾蛟疏请幸赣州，协力以取江西；命郝永忠将精骑五千奉迎。永忠逗遛钞掠，甫抵韶州，而王师已过衢州矣。

臣鼐曰：勤王无功，何以书？土崩瓦解之势已成，而惓惓不忘君父，嘉其志，不更苛其功也。特书之，以愧世之时危而弃其君者。

献贼毁成都，走川北。

献忠自江口之败，势不振；又闻曾英、王祥兵日逼，乃决意走川北。用法移锦江而涸其流，穿穴数仞，实以黄金瑶宝累亿万，杀人夫、下土石以填之；然后决堤放流，名曰锢金。又尽毁宫殿，堕砌湮井，搜牛犬尽磔之；曰：『

自我得之，自我灭之，不留毫末贻人也』。于是月拔营尽起，驻西充山中。又恐其下为变，辄取怀中小册喃喃自语曰：『天教我杀，我敢不杀』？或问之，献忠默然久之曰：『皇帝极是难为；我有金银数万两、绒货数万挑、驴马百千头，往南京作绒货客人耳』！问者曰：『即如是，解散众兵亦可；何必杀人』！献忠曰：『我面有刀痕，他日恐漏泄也』。众见其谋之拙也，知必败；然畏其凶恶，莫敢争焉。

明杨展追献贼于汉州；不及，封遗骨而还。

展追至汉州，贼已远扬。乃尽收暴骨丛葬焉；识其碣曰：『怜尔白骨之惨，用加黄壤之封』。

八月甲申（十一日），我大清兵克建宁；明兵备佥事倪懋熹死之。

懋熹字仲晦，鄞县人。钱肃乐之致书定海总兵王之仁也，难其使；懋熹请行。以大义说之，之仁竟如约。鲁监国授职方主事。唐、鲁颁诏之衅，使臣或被戕，议遣一能者往；懋熹又请行入闽。王大喜，令以佥事分守建宁道。标故有兵千人，为芝龙所撤；懋熹乃捐俸募兵出斗。力不支，一军尽歼，死焉，年三十九（考曰：本「鮚埼亭集」「倪公坟版文」）。

甲午（二十一日），明唐王出奔。

王闻仙霞不守，自延平出奔；宫眷皆骑，犹载书十余簏以从。从者辅臣何吾驺、朱继祚、黄鸣俊数人而已。

乙未（二十二日），我大清兵入仙霞关，明守浦城御史郑为虹、给事中黄大鹏死之。

为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除浦城知县。王之入闽也，道浦城，闻其为廉吏，欲拔置左右；部民相率乞留，有「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御史巡视仙霞关，驻浦城。郑芝龙部将夺商人米，为虹绳以法；芝龙诉于王，王谕解之。寻令巡抚上游四府，兼领关务；纪纲肃然，将士敛迹。迨芝龙撤守关兵，仙霞岭二百里间虚无一人，王师长驱入。百姓拥为虹见贝勒；令之跪，不屈；劝之薙薙，为虹曰：『负国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亏，生我何为！宁求速死，薙不可薙也』。明日，责令输饷；为虹曰：『清吏何处得金』？百姓欲代输赎死，为虹曰：『民穷财尽，乌乎可』！大骂，刀自刺胸膛，不死；遂见杀。『民穷财尽，乌乎可』！大骂，刀自刺胸膛，不死；遂见杀。

大鹏字文若，建阳人。少孤贫，不能从师，从旁窃听；遂知书，能属文。崇祯庚辰（一六四〇）进士，知义乌县有声。王召为兵科给事中，兼治兵饷。以仙霞重地，宜使闽人自为守，令协为虹守之。被执，南向立，不屈死；浦城人皆庙祀焉（考曰：「南略」载黄大鹏事舛错特甚，今从「明史」）。

又京营参将吴江洪祖烈、浦城千户张万明及其子都司翹鸾，皆同日死（考曰：沈彤「吴江县志」载祖烈死时事，与郑为虹略同；各就所闻者记之也。惟百姓代输，非祖烈所能得之于民者，故仍系之为虹焉）。又同安破，都督同知义乌傅起耀；闽清破，知县西安陈其礼偕子龙玉、妇吴氏、婿徐应宜，不屈死。月日不可详，附志焉。

丁酉（二十四日），我大清兵取延平，明知府王士和死之。

士和字万育，金溪举人。避乱入闽，谒选得吏部司务；陈时政阙失六事曰：『文职广而妄衒者多，武弁骄而立功者少，升迁骤而责任益轻，议论烦而实用惟寡，听纳博而精神愈劳，移蹕频而民生日苦』。疏列数千言，王读之曰：『此苦口良药也。朕朝夕省览，尔诸文武亦共儆戒』！刊所奏，分赐之。是年夏，擢兵部主事。以延平为驻蹕地，授士和知府事。王仓卒出奔，留兵部侍郎曹履泰偕士和居守。俄警报迭至，士和召父老告之曰：『郡守当与城存亡；若等自为计，毋以数万生灵膏斧钺也』。众皆泣。入内署谓其友曰：『吾一介书生，不数月而位二千石；不死，人且谓主上不知人』。自缢死。

我大清兵取明天兴府，礼部尚书曹学佺、定远侯邓文昌死之（考曰：诸书谓通政司马思理死之。按丁亥八月，鲁王以马思理为东阁大学士，卒于戊子冬十月。是思理未死也，岂另一人欤？此等多不可解）。

贝勒至延平，询知王由汀州趋江右，乃遣总兵李成栋领兵追王；自统大兵取福州。尚书曹学佺奔鼓山佛前问休咎；甫下拜，见绳一缕，袖之归。题壁曰：『生前一管笔，死后一条绳』。衣冠自缢死。文昌，宁河王愈之后；南渡时，任后军都督。航海赴阙，袭封定远侯，奉命留守福州；与妻徐氏同死（徐即魏国公宏基之女也）。时同死者：文臣则中书舍人闽县郑羽仪、前怀远知县泰宁江振鹏及其子白龙、怀龙、前建阳知县临颖崔攀龙，武臣则长汀人游击张兆凤、汀州卫人守备李国英；未仕者：进士则永定吴煌、举人则莆田林说、林曾宾、福清林化熙、卓震，贡生则侯官元纶、廩生则同安张璇光、武举则永福赵子章，民人则闽县赵卯。虽其事不可详述，而姓名犹可考焉（考曰：本「恤谥考」，有福安繆士珣。按士珣乃死于福宁之难，与刘中藻同时事）。

辛丑（二十八日），我大清兵入汀州，明唐王殂，后曾氏及福清伯周之藩、给事中熊纬等死之。

丁酉，王奔顺昌；而王师已抵剑津，仓卒就道，妃媵有一骑而三人者，福清伯周之藩、给事中熊纬率兵五百随行。中途曾后鞭坠地，之藩下马检献；王不名其官，惟呼我儿。王口渴觅饮，之藩以小桶汲之，曰：『愿陛下一统』！王喜饮之，袍袖俱湿；加之藩总督御营。二十七日，抵汀州。明日五鼓，之藩朝行在，犹闻王与曾后角口声。俄有十余骑称扈蹕者踵至，则追兵也。呼问

：『谁是隆武』？之藩挺身呼曰：『吾乃大明皇帝也』，群射之。之藩拔箭，手杀数十人；俄脑后中箭，坠马被杀。熊纬督二十余人格斗，亦箭伤喉死。王与曾后遇害于汀州之府堂，时八月二十八日辛丑也（考曰：诸书皆谓隆武被执，送至福州斩于市；曾妃被执，投九龙潭死。「台湾外纪」云：『锦衣卫陆昆亨眼见隆武帝后戎装小帽，与妃嫔被难于汀州之府堂。百姓收群尸，葬于罗汉岭』。当得实也。或又曰：『汀州代死者为张致远，王实未死。后郑成功屯兵鼓浪屿，有遣使存问诸臣者，云为僧于五指山』。然亦莫别其真伪也）。御史王国翰偕子随驾死（考曰：本「粤游见闻」）；户部尚书姜一洪徒步追扈，抵赣之木榔庵，力竭恸哭赴江死；翰林院编修徐复仪典试云南，幅巾草履走千里，妇辞父母投崖死；御史艾南英、郎中赖垓皆以闻难后死。武臣则总兵胡上琛从至汀州，遇变奔还福州，与其妻仰药同死；百户闵时守丽春门，矢洞胸死。之藩字长屏，井研人，崇祯中为福建参将。王之出师也，命以所部由汀州直抵南昌；授御营右先锋，封福清伯。纬，南昌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由行人升给事中。一洪，余姚人，万历丙辰（一六一六）进士。复仪，上虞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南英，东乡人，天启四年（一六二四）举于乡；尝起兵建昌，兵败入闽，陈十可忧疏，授主事，寻改御史。垓，崇祯戊辰（一六二八）进士。上琛，世袭福州右卫指挥使。时，汀州卫人。又有陈若水者，亦以追扈力竭死；而爵里无可考焉。

臣薰曰：闻之黄宗羲曰：『王英才大略，不能郁郁安于无事；及遭逢患难，磨砺愈坚，于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辞，手撰三诏，见者无不流涕感动；御制「祖训后序」、「行在播绅便览序」，皆典雅可诵。论者徒见其不能出闽，遂言其好作聪明，无帝王之度；此以成败论也。王之托于郑氏，所谓「祭则寡人」而已。蛟龙受制于蝼蚁，可责其雷雨之功哉！闽之亡，天也，势也』。

我大清兵克广信，明巡抚周定初、副使胡奇伟、同知胡甲桂死之；兵部尚书詹兆恒退保怀玉山。

定初字雪笠，南昌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黄道周之出师也，定初以监军御史偕员外郎万文英分兵援广信，与侍郎詹兆恒协守。授定初有金都御史，巡抚其地。会湖东副使进贤胡奇伟、总兵徽州汪硕画以兵来，永州同知昆山胡甲桂亦以道梗改广信，相与固守。硕画兵败贵溪，不屈死。是月，诸军皆溃，城遂陷；定初见杀，奇伟自刎死，甲桂被执幽别室自经死。又有贵溪举人毕贞士者，亦与守城；

城破，行至五里桥，拜祖莹，触桥柱死。兆恒聚众数千人，退据怀玉山（考曰：「三藩纪事本末」以破广信为四月事。按四月破铅山时，广信未破也

)。

我大清贝勒勒克德浑诛明马士英、阮大铖、方逢年、方国安于延平市。

大兵搜龙杠，获方氏父子与马、阮连名请驾出关疏，按月日在既降后；遂骈斩逢年、国安、士英于市。大铖方游山，闻之自投崖下死；乃戮其尸。或曰：士英实未降，遁入太湖，投长兴伯吴易军中；明年为官军所获，戮于市。大铖从王师逾仙霞岭遘疾，同行者曰：『子老矣！无苦跋涉』。大铖艷然曰：『吾虽老，尚能弯弓跃马。嘻！此必东林、复社来间我也』。军中初弗解东林、复社为何语，曰：『子行矣！非敢有挠也』。大铖乃下马步行。过五通岭，喘息不相属，蹲一石上死。其仆下岭购棺，顾无所得木；越数日，舁板扉上，则尸虫四出，存腐骨而已。或曰：仆下岭购棺，顾无所得木；越数日，舁板扉上，则尸虫四出，存腐骨而已。或曰：方其自矜时，为士卒挤岩下死。或又曰：大铖登岭时，忽俯首大呼曰：『介公饶我』！遂自捽面，坠马死』。介公，雷演祚字也；盖好事者为之也。

臣竊曰：马、阮为当时众恶之所归，未死而诅其死、既死则快其死；所闻异词、所传闻则又异词矣。曰「东林、复社间我」、曰「介公饶我」，此语既军中所不解，则亦谁闻之而谁传之？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固不暇计其说之真贗也。然则何以决其伏国法哉？请驾出关之疏，在我朝则为叛官，在胜期则为义举；非实有是事，则载笔诸君子必不以所乐闻之事，加之所甚恶之人。

而「明史」既胪列是说，江氏「台湾外纪」以闽人说闽事，确指之而无疑词；则作史者亦信其所可信耳。大铖之罪，浮于士英，笔伐口诛之文，累牒不能载。芜湖诸生沈士柱者，字昆铜，复社名士也；有祭文，以滑稽之文穷鬼蜮之趣。录之，以当斧钺焉。

文曰：『丙戌长至之后二日，迎故降大司马阮分之丧至自浙东。芜湖沈某辱公知深，为文以告其灵曰：古称知己重于感恩，以余观之，岂独恩为知己哉！汉之有孔融也，博文强记，一代师表；操非不知之。唐之有颜真卿也，纯忠大节，烂然与日月争光；卢杞非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杀之愈速；天下后世知操、杞之妒贤荣身，而不知于两公未始不称相知也。以予少贱，未尝与司马公谋面。窃闻公以早岁掇巍科，历登华臚中常侍之际，势中要路，与贤士君子为仇；说者遂诋公为假手，献百官图，导之杀正人。予谓不然。逆焰熏灼，嗣胤满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损。效吮靡舐痔之行，媚衔宪握爵之人，具翻江搅海之才，行坠石下井之计：何求不遂？何欲不盈？而位不过光禄，雄狐九尾不得与彪虎称雁行；予以知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阅公封事入赞道之列，终身不齿。鼎湖之后，说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复为先帝报仇。予谓不然。先帝御宇，使悉公权智复为采录，抑或洗涤疮

瘠，涵茹包容，则恩怨亲仇与众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摇于群论，使公十七年林壑，养其鳞甲、丰其羽毛，得甘心快意为杀人之具者，伊谁之赐也？予以知公之阳仇而阴德也。公初涉艺苑，其诗文不异常人，后所制词曲奔走一时；说者谓其愤时嫉俗，科诨皆指目正人。予谓不然。弘光半载，公所以登场涂面，自为玩弄；尝语人曰：「宁使终身无子，不可一日无官」。与流芳遗臭语何异？及逃窜鸠兹，复谓敝乡亲友：「我必不学伯嚭走钱塘」！公自比宰嚭、作讖钱塘，此语不出前史作剧者神子胥之灵，以褫公等谗邪之魄。公目不识史，胸中独有梨园稿本，以国为戏；予以知公之胆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闾小怨、坛坫微词，杀雷介公、周仲驭，复兴钩党之狱；使宇内重见范滂、张俭之事，骚然不宁。说者罪公流毒宗社，职此之由。予谓不然。迹公所以见叱者，不止杀周、雷一事；且周、雷以亢直闻天下，见忌群小，不独一阮也。阮不杀，群小必杀之；即不死于阮、不死于群小，设不幸贤佞并列，邪正不分，终令大厦莫支、狂澜失砥！迨五月十一日，无补于存亡之数而后陨命报国。执「春秋」之义者，不责其见几之不早，则议其反正在之无术。故死于阮，犹愈自死也。即同难诸君子，青衫牢落、雕虫小技，当与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弹墨以永其名，俾异代得与厨及同称。虽公为国谋不忠、为自谋不祥，而为诸君子谋则善也；予以知公之事险而意厚也。公闻变倡逃，弃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于怀、愍、徽、钦之辱。说者以卖君而缓追期与误国而趋间道者，律于马同罪。予谓不然。公与马密谋定策，如置奕棋，有无君之心；然马一贪夫败类，自公出山，无日不以戕贼毒螫为事。马堕其术中不觉，及愧悔为所用，而事已去矣！浙东一载，马尚欢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输纳款；公又先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恶迹补过盖愆，天夺其魄，何委质后方糜烂以死？生与马同丑行，死不得与马同荣名，天实为之也。又传公骑行万山中，临岩一跌，身首异处；从者狭其头马上，三日而后得棺以敛。公之智能保首领于生前，而不能全躯于殁后；谁分其尸？谁传其首？天实为之矣！予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耳目。议公险者，予为公平之；议公深者，予为公浅之；议公毒者，予为公厚之；议公巧者，予为公拙之。独词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予独畜以俳优。谓公以人国侥幸，皆坐此病；虽较众为深文，然泉下有知，未必不以予为知言也。意予以隔县诸生，既无一日半面之交；虽曾辱品题，亦无单词只义之讥评，滥施行墨。不知公从何风闻？怨毒为甚。夫士睥睨王侯，莫如祢衡；其面辱阿瞞无人礼，而操能容之。予即小过，微文刺讥；又出人传送，粉饰增益：公何必欲置之死地？忆党祸初发，公曾庭语座客：「某某者，我之门人故旧子也，而中叛之，是悔罪无暇修好者也。某某者，是色厉内荏，我能令望尘而拜，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有小才而无用，我但丧其胆、摧其肺

肝，使之闭门思过，缩朒不得出者也。惟二沈崛强，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谓眉生（考曰：眉生者，宣城沈寿民），一谓予也。夫崛强之名世所讳、古所尊，公不吝以加诸予，公不可不谓知我。今秋公降后，闻将有纶扉之命；同人皆动色相戒，复为予危之。予笑谓人曰：「阮公，狡狴人也；其于予一发不效，有懈志矣。使复再为之，公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兔尚得脱；今游魂余烬，自救不暇，焉能钩致周内，复陷人于罪罟哉！」予知公之必不为也，予不可谓予不可谓予不可谓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绸缪之素，而实泛常。公操利刃、设深阱，致我流离琐尾，家业荡然，犹窃附于知己之谊。魂而有灵，当临风一笑也』（考曰：王士正「渔洋诗话」云：『金陵祖堂寺，大钺被废后居之，寺多其书迹。又寺门近吉山，为阮墓道。石湖邢昉题诗云：「高坟何累累？中有穷奇骨」』。附志之）。

明翰林院检讨傅鼎铨起兵宜黄。

鼎铨字维衡，临川人；崇祯庚辰（一六四〇）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北都之变不能死，出谒贼，为人所讪；鼎铨悔恨，思自涤。隆武帝立，与同里揭重熙俱为大学士，曾樱所荐。重熙得召见而鼎铨以降贼故，仅予知府衔，赴赣州军前自效；旋复故官。闻福州不守，借兵于宁都之田海忠，不应；乃自集乡勇复宜黄，驻扎乐安。

明金都御史、江西巡抚揭重熙攻抚州，不克。

重熙提兵援福州，已闻隆武帝赴赣，乃倍道趋还；途遇王师掩击，大溃。急收散卒攻抚州，中军洪深歿于阵，仅存千人。乃退次王洞，联络安东、金贵诸砦，以为后图。

九月戊申（初五日），明上杭人执职方主事李鲁以降于我大清；鲁不屈，死之。

鲁字得之，上杭人；幼颖慧，天启四年（一六二四）举于乡。甲申（一六四四）国变，山寇蜂起，上杭尤甚。当事议募乡兵，鲁曰：『四乡皆寇出没之区，召募之兵，虑即寇也。兵寇杂伍，此以城与寇耳。在城者，当大户捐贖结义以固城；在乡者，当大户鸠宗筑砦以固乡』。上书于抚军张肯堂。抚军称善，谕邑令举行，而城中富民谓鲁张皇多事。及乙酉（一六四五）夏，江南、江西皆破，鲁诛茅于幅员山。闽中建国，阁部曾樱贻书谯曰：『嫠不恤纬，匹妇犹知之；志士仁人乃宴宴居息邪』？鲁乃诣行在，上封事。其一曰简忠诚之士以救时艰：『近世论人，动曰救时之才。至问所谓救时者，僂巧通方土耳。夫僂巧通方，乃改身鬻面之别名；破灭人国则有余矣，可谓救乎？臣愚以为天下无无才之人，但心有诚伪耳。心诚，则大才可大用、小才可小用；心伪，则小才害及小、大才害及大也。凡处必择便安、言豫持两可、微长即欲自炫、护短

惟恐人知者，伪人也；受职而蹇蹇匪躬、奏对而侃侃不回、功与人同而不私、过与人见而不讳者，诚士也。亲诚远伪，在人主力持其衡而已』。一曰加守令之权以练士兵：『今寇贼所至在在崩溃者无他，守令不兼兵，土著之师少也。既无兵权，寇至束手，惟有逃耳。虽其人之不肖，亦事势使然也。昔成周卒旅军帅统于乡遂大夫，汉则郡国民兵领于太守，唐则诸道府兵领于刺史；臣愚谓宜慎择守令，假以兵权，省召募而专料士兵。古者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此民数也；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此兵数也。然则五与十者，先王所以分民，即将之所以治兵也。守令治民，即治其伍，有故则猝然为百人之集；守令治兵，但治其队，有故则猝然为千万人之集。以民食膳民兵，久则守令皆良将，而郡邑皆金城。昔句践以生聚教训殪夫差、光武以舂陵子弟歼寻邑，小如冯驩之用薛、尹铎之用晋阳，皆未尝募乌合以战豹狼者，得强富之本计也』。一曰达小民之情以禁贪暴：『夫天之去地，不可计道里；然天所为者皆及于地，而地物无一不暴于天，中无障碍故也。人主高居如天，天下之情伪与万物之求暴于天无以异；乃上泽不下于民、民恫不达于君者，则中间之障隔者多也。今牧吏殃民罔极，监临未必知、知未必言，甚有猫鼠而倒置黑白者，天地之通永绝矣。臣愚谓宜颁诏中外，许民诣阙自陈，或引见耆老而询之，则吏奸无可藏而贪暴之风可辑矣。民之利害得，则守令贤否得，举措之得失亦得。故询事在下，而万情可尽也。「周礼」：外朝列庶人之位，而太仆有鼓以达穷民，故君安坐而见天下之事；文、武、成、康称明君，由此道而已。高皇帝微时，亲见贪官毒民；及定天下，于府州县制申明亭老人，颁圣令一道：「官有为民患者，耆老奉令至公厅直谏。三谏不悛，耆老赴京奉闻，以凭拏问」。高帝岂乐民之以下讷上哉？不得已也。愿陛下力复祖制也』。一曰罢捐借、讲屯练以足兵食：『国初，九边腹里各有屯田，有官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诸法。所谓养兵百万，不费民间粒粟者此也。承平既久，侵没难问；然按籍履亩，大半可稽。法当精核故田，简汰军卫，渐复祖制。今军寇蹂躏之余，必有无田之人与无人之田；诚得忠勤廉干之人，或民屯如虞集之策、或兵屯如李泌之谋，此皆可计岁责效者。不然，变通屯练之法，合计一城分几坊，坊有长；一坊分几甲，甲有长；甲统于坊，坊统于屯练之官，阴以兵法部勒之。官训其长、长训其属，有技、有试、有董劝。平居各食其食，无额支之粮；有警各伍其伍，战守相敌而动。在城守城，在乡守乡。法似保甲，而警策过之；意似雄边，而不烦抽丁贷粟。因民各保身家之心，为捍卫封疆之用。又就简练什伍中，密察才力出群者，假以事权；于是贵介得以抚用健儿，单寒得以雇募于殷富。即睚眦可化为同泽同袍，万众一心，于强寇何有乎！此则随地随时可施行者。否则，捐助、借助，于上似无赖而薄廉耻、于官则贪婪而废国法

、于民则敛怨愁而生意外之虞；可为忧危者此也』。一曰审形势以图恢复：『明诏初下，决计亲征，谋者多谓直指钱塘。臣愚以为鲁国画疆而守，文武不憚征缮；宜下温诏，即以两浙委之。夫汉高捐齐、楚以与信、越，光武委河西以与窦融；究之齐、楚、河西，皆归于汉。今北军分道以攻江南，闽岂能分道御之？使宗子果能人自为战，岂非维翰、维城之藉哉？大兵惟当直取江右，江右披山襟湖，可东提两浙，西挈荆、湖，〔南〕控闽、粤，三方辐辏，据上游以望孝陵。不然，则急驻荆南，控湖北以制中州，引滇、黔而接巴蜀：庶几风云空阔，豪杰必攀附而来。若羈旅闽中，指臂不灵，兵食肘露；恐日月逾迈，朝气渐衰，非日辟百里之洪谟矣！』一曰奋干健之行以作士气：『臣愚谓中兴之君视创业尤难；创业之君臣同起于患难，志有进而无退。今共事者大半承平优养之余，捐躯意少，怀土情多；稍见凶危，辄生退阻。臣尝恨宋高有李纲为之相，韩、岳为之将，卒奄奄不振者，本其苟且偷安之心牢伏于中，故汪、黄、秦桧得窥见其隐而牵制之也。光武起自舂陵，不数年而天下定；虽其恢廓大度委任得人，究其根本，乃在战昆阳、渡滹沱，历滨危阨而不阻。及其拔邯郸、击铜马，徇燕、赵，皆亲履行阵、熟习艰险，有以鼓励将士之气也。今六飞远驾，虽曰天子自将待边，实同草昧起义之举耳。凿凶秉钺者，文也；共饥渴、同甘苦，自夷于士卒者，实也。礼下召对，降抑神圣者，文也；分痛痒、同祸福，自偶于庶僚偏裨者，实也。臣愿陛下戒宋高、法光武，则忠智效死，天下归心，南北不混一者未之有也』。疏入，隆武帝大悦；谓鲁留心世务，乃有用之才，授工部主事。十二月移蹕建宁，时三关单危，禁旅不满千。所调之兵，随到随遣；新募者或未成旅，一路有警，辄空营赴之。鲁奏言：『不定营制、不简精锐，听其逍遥逐队，虽源源踵至，恐左右终无一兵。语云：「葵犹卫足」；岂有万乘而孤露无卫乎』！已闻鲁监国弃浙航海，鲁奏言：『藩篱已撤，即重兵扼险犹虑不济，况关兵撤近安海，四境荡无锁钥。人情泮涣，忠义灰心，去闽当如避焚抉网；别任格人，以共济大业』。隆武帝以疏语指斥芝龙，留中不发。会汀州报流寇攻上杭，鲁因言：『急守莫如汀城，急练莫如汀兵。此为岭峽咽喉，务令呼吸相应』。上嘉叹之；改职方主事，以新衔领敕印。兼道抵汀，而流寇已围上杭，时七月下旬矣。鲁与汀帅周之藩谋，谓大驾且幸汀，而上杭围不解，则祸变且生意外；投檄贼营譬晓之。贼果捧檄色动。鲁乃单骑诣贼垒，把其魁张某之臂曰：『幸甚！诸君值鲁，乃富贵催人也』。贼愕然问故？鲁曰：『天子早晚入粤东，诸君部勒一军为护卫，便为禁旅亲军矣；恩赉逾他营一等。粤地繁富十倍闽中，诸君食国饷、佩将印，岂非富贵逼人乎』？诸贼合声称善。鲁曰：『客营淡泊，当取豚酒相劳』。因刑牲歃血曰：『从此为一家人矣』！安插定，乃入杭，宣布屯练节目，即前封事中所条陈

者。杭民丁某独不欲，曰：『驱群羊而搏猛虎，自诘伊戚耳』！鲁骂之曰：『尔生父且不识，又识保卫乡里邪』？盖丁尝弃其父而谋为富民之继子者也。俄而汀州变闻，鲁痛哭入幅员山。丁某昌言于众曰：『大清兵至，拒命者屠城。满城血肉，岂易李宦数茎头发邪』？众惑之；拥鲁还城，将以献于我贝勒。鲁曰：『我自行我意，关若何事？此岂狂国人人浴矢，不许一人洁身邪』？因椎心大哭，血泪迸落。久之，声气不续，则绝吭死矣。时九月五日戊申也。上杭人始有太息悔之者。诸生邹嘉善闻之，而辍食自缢死也（考曰：本「寒支集」）。

臣竄曰：嘉庆川、楚之乱，知府龚景瀚上坚壁清野议；睿皇帝嘉之，用平教匪。今上皇帝御极之元年，粤匪窜湖南，华阳卓相国请举行之；未及刊布而楚北已失陷，粤匪乘胜踞金陵。竄谋之温北屏大令，师其意小试之，城邑获全。然则鲁所言屯练之法与其上抚军书，诚殄贼安民之良策矣。李世熊谓『鲁操不死之药，进肠胃已绝之人，盖惜其见用之晚也。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世熊岂过誉哉！

明前大学士蒋德璟卒于泉州。

初，德璟见郑师逗留，自请行关确察情形。至则事无可为，告病去。王师以九月之八日至泉州，德璟绝食死。先数日，郑芝豹闭城索饷，不应即焚杀；俄报王师至，乃奔安平。

明鲁富平将军张名振奉监国鲁王至舟山，守将黄斌卿拒不纳。

名振字侯服，江宁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官台州石浦游击。鲁王监国，加富平将军；与舟山黄斌卿相犄角。议由海道窥崇明，扰三吴，以为钱塘之援；未行而江上兵溃。监国脱方国安之厄，走至石浦之南田；名振弃石浦扈从。会斌卿诱杀王鸣谦，叛将张国柱悉定海之众攻舟山；斌卿求救，名振遣水营将阮进以四舟冲国柱营，破走之。名振既与斌卿为儿女姻，又拯其危，乃劝斌卿纳监国；斌卿不从。永胜伯郑彩适至，以其军扈监国入闽；遂于十月丁酉发舟山（考曰：本「行朝录」。诸书云水营将阮骏，误也；辨见后）。

冬十月丙子（初四日），我大清兵克明忠诚府，督师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廷麟、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江广总督万元吉、吏部尚书郭维经等死之。

时援师先后抵赣，营城外，军声颇振。诸将请战，元吉谓必待水师至并击之。水师帅罗明受者，故海盗也；兵部主事王其宏言：『明受桀骜难制，若慈母之奉骄子；今且水涸巨舟难进，岂能如约』？不听。及水师至，大兵夜截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无算；明受遁去。于是云南、两广军皆自溃，诸营一空，城中惟维经部卒四千人、城外惟水师后营二千人而已。旋闻隆武帝被难汀州，全城气索。是月四日，天雾且雪；王师乘夜登城，廷麟督乡勇巷战。黎明

，城上炮炸，城裂遂陷；廷麟走城西清水塘自沉死。将士拥元吉夺门出；元吉叹曰：『大事去矣！为我谢赣人，使阖城涂炭者，我也；我何可独生』！遂投江死。维经入嵯峨寺自焚死。同时死者：彭期生，字观民，海盐人；万历丙辰进士，以兵备佥事驻吉安。城失走赣州，偕廷麟招降峒蛮，加太常卿；城破，冠带自经死。杨文荐，京山人，崇祯进士，历官给事中；被执送南昌，绝粒死。姚奇胤，字有仆，钱塘人；崇祯癸未进士，知南海县，行取进京，授主事，改御史。偕维经赴援，亦入嵯峨寺自焚死。吴世安，归化人，以廷麟荐授监纪推官。客有以「危邦不入」尼之者；曰：『士死知己，吾敢负杨公邪』！入城分守。客复劝其微行出险，世安正色曰：『以身许人，临危而去之乎？去城半武，非吾死所也』！扶病登陴，弹贯左膊死（考曰：世安事诸书不载，此据「寒支集」补）。主饷通判唐周慈，零陵人，元吉门下士；偕入江死（考曰：据「沅湘耆旧集」）。

此外文臣可纪者：兵部主事周瑚被磔死，推官署府事吴国球、赣县知县林逢春、通判郭宁登、同知王明汲（考曰：金坛人）、训导徐君鼎、胡董明皆被执自杀；君鼎一门殉焉。武臣可纪者：副将马观鹏，方乞假归娶，闻警力战死。都督佥事刘天骐、参将朱永盛、卫千户孙经世与其弟纬世、紘世、监纪军务聂邦晟与其子士嫌、士焕俱阖门死。参将陈烈有弟某先降，众疑之，烈誓死疾斗；及被缚，其弟劝降，不听。临刑顾谓赣人曰：『今日方知我无二心也』。在籍及流寓之官绅可纪者：兵科给事中万发祥、吏部主事龚棻、户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宏及弟其、黎遂球、曾嗣宗、钱谦亨、于斯昌、工部主事柳昂霄、中书舍人袁从谔、刘孟錡、刘应试、广东提学副使符溯中及其兄述中皆不屈被僇死；前河南同知卢观象（考曰：亦作象观）一门男妇沉水死，马平知县谢赞及子胤绣、从子胤斗自缢死，判官周世光携幼孙沉水死。士民可纪者：举人刘日佺、贡生杨万吉、诸生董纘卿、冯复京、余学义、欧阳丽天、诸生郭必昌、金之杰、袁汝健、庄某咸与母妻子女偕死，王统、王纯自经文庙死，周葵、陈君猷自焚死；又流寓之庐陵诸生段之浑、新喻萧瑛、宁都杨燧亦及于难焉。其微贱可纪者：乡约谢明登携妻子投井，书工赵廷瑞自尽。又有熊国本者，织人也，入忠诚社最力；被执见赣令，令举人也，叱之曰：『尔织人，何知义』？国本曰：『我织人不知义，举人顾当不义邪』？遂斩之（考曰：本「摭」「遗恤溢考」）。

臣薰曰：观赣州死事之烈，可以见杨、万诸公忠诚之结、抚循之劳矣。此与史阁部之守扬州、瞿留守之守桂林后先辉映，日月争光。事虽无成，可无恨矣！

丙戌（十四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奉桂王由榔监国于

肇庆府。

王讳由榔，神宗之孙、桂端王常瀛少子也。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封永明王。

十六年（一六四三），张献忠陷衡州，王由永州入粤西。为贼所执，系道州；征蛮将军杨国威遣部将焦璉攀城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负王趋渡河获免。南都之亡也，广东在籍尚书陈子壮将奉端王监国；会隆武帝立，议遂寝。端王薨于苍梧，长子安仁王由■〈木爰〉袭封；旋病卒。安仁王英明有知人鉴，尝谓：『居安可寄社稷、临难不夺大节者，惟司马瞿公一人』。疾笃，召式耜入；顾谓王曰：『国家事，一听瞿先生处分』。因自言为再生伽蓝，而弟亦罗汉也；先生好辅之。隆武帝以王袭封，诏中有「天下、王之天下」语。又尝语群臣曰：『永明王神宗嫡孙，朕无子，后当属诸』。暨汀州变闻，魁楚、式耜与巡按御史王化澄、郑封、知府朱治■〈木间〉、锦衣卫佥事马吉翔、太监庞天寿等议监国；而旧臣吕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汤来贺、董天閔、周鼎瀚、方以智、林佳鼎、程源等先后至，佥谓『王统系正，贤而当立』。桂太妃王氏召王入宫，诲之曰：『儿非治世才，何苦以一朝虚号，涂炭生民！南中、闽中可鉴也』。又告诸大臣曰：『诸臣何患无君？愿更择可者』。魁楚等请之坚，乃以是月十四日丙戌监国肇庆，祭告天地宗庙，以府署为行在，颁诏楚、滇、黔、蜀。

明以丁魁楚为东阁大学士兼戎政尚书、吕大器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瞿式耜以大学士兼吏部右侍郎摄尚书事。

王化澄以下，进官有差。大器，未几以病去。李永茂亦自请终制，故不叙拥戴功。

明封李明忠为武靖伯。

明忠，江西人；狼兵帅也。奉闽中诏协剿江西，率浔州兵六千赴之。至三水，闻汀州之变，乃返肇庆，预推戴。

壬辰（二十日），明湖广督师何腾蛟、巡抚堵允锡奉表桂王劝进。

明以马吉翔、郭承昊、严云从、吴继嗣为锦衣卫使。

吉翔，北直人；继嗣，涿鹿人。王之自永州奔粤西也，过道州，州人不纳，反索赂焉；赖继嗣夫妇以肩舆卫王及太妃于难，王失金册，继嗣亦失所佩州印。及杨国威复州城，获州印；而继嗣亦获金册献焉。

徐燾曰：常事也，何以书？讥恩幸之滥，且为吉翔乱政张本也。

明进定蛮伯刘承胤爵为侯，镇宝庆。

明复以王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坤于崇祯时督饷宣府，骄恣不法。嗣改名肇基，事弘光帝于南都；将督闽

、粤银饷，高弘图阻之，不果。入闽不见用，流寓粤中。或曰：坤事隆武帝，遭难后，始自汀州来也。时宫府草创，以坤习故事，留为司礼秉笔，颇弄权；而外廷亦遂有夤缘以进者。户部郎中周鼎瀚以内批改给事中；瞿式耜曰：『鼎瀚有推戴功，应升卿寺；破例而改，非升也，何以示新政』？然鼎瀚志在给事，竟由坤得之。王化澄以巡按御史骤升两广总制；既以庸懦受代，复进右侍郎掌中枢印，寻以墨敕升尚书。凡仓卒西幸群臣，要留不得者，皆坤为之也。

徐薰曰：书曰复以何？伤宦官之祸与明相终始也。

我大清兵取明兴化，知府刘永祚死之（考曰：本「恤谥考」；而「福建通志」不载）。

我大清兵取明漳州，漳南道傅云龙、知府金丽泽、知县涂世名死之。

丽泽不知何许人，知漳州府廉静有为；尝讨平乱贼廖淡修。王师入漳，与道臣傅云龙、知龙溪县涂世名同日死之。世名字仲嘉，新城举人；长子常吉、仆黄锡、黄羊、王亨、蒋三同殉难。漳人士素德世名，醵金归其槨，言之有泣下者（考曰：本「福建续志」。「南略」于云龙、丽泽之死载：『或云既降授原官，为乡民所杀』。今按「续志」，则死节无疑。附志之，见「南略」之诬）。

十一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考曰：本刘湘客「行在阳秋」。又「阳秋」载：『顺治四年正月丁未，日食』。按丁未乃初五日，不应有日食；疑日光有变，而误以为食也）。

明大学士丁魁楚、太监王坤以监国桂王奔梧州。

魁楚闻赣州报，与坤议奉王避之梧州。瞿式耜曰：『今日之立，为祖宗雪仇耻，宜奋勇以号召远近。苟外弃门户、内衅萧墙，国何以立』？不听。

丁未（初五日），明前大学士苏观生立唐王聿■〈金粤〉于广州。

聿■〈金粤〉，隆武帝之第四弟也；封为唐王，以主唐祀。观生之驻南安也，闽事急，不能赴援；既而赣州亦破，退入广州。主事陈邦彦劝以趋惠、潮，扼漳、泉以保两粤；不从。闻丁魁楚将立监国，遣邦彦至肇庆劝进，贻书魁楚欲与共事；魁楚拒之。观生乃自南韶旋师，适聿■〈金粤〉浮海至广州，有番禺梁朝锺、南海关捷先倡兄终弟及议；观生遂与旧辅何吾驺、侍郎王应华、曾道唯、布政使顾元镜以是月二日拥聿■〈金粤〉入城，立为帝，改元绍武。以都司署为行宫，招海上郑、石、马、徐四姓盗授总兵官，以与肇庆相拒。封观生为建明伯，与吾驺、应华等并拜东阁大学士，分掌诸部；按日举行幸学、大阅、郊天、祭地诸巨典。一月覃恩数次，举朝无三品以下官。凡宫室、服御、鹵簿，仓卒不办；通国奔走，夜中如白昼，至有假冠服于优伶者。

徐薰曰：苏观生之立聿■〈金粤〉，与张国维、熊汝霖之立鲁王有以异乎

？无以异也；观生拒永历之诏，与国维、汝霖之拒闽诏有以异乎？无以异也。则曷为国维、汝霖则予之，观生则否也？夫邪正之分，公私而已矣。南都初覆，浙东无主，国维、汝霖援「吾国有君」之义，招集义师；迨闽诏之来颁，事势已不可中止，匪动于功名之私也。至永历之监国，观生已知之矣，且奉表劝进矣；徒以魁楚之拒，遂为广州之图。效朝、猛之相争，忘晋、郑之夹辅，念起身家、祸延宗社，乌得与苾臣比烈哉！

明无锡生员王谋起兵谋复常州，败死。

谋字献之，无锡人；本姓杭，嗣王氏，遂因其姓焉。素精筮法，将起义，筮之不吉；再筮，兆益凶。怒掷课筒于地，率乡兵万人，于是月十一日夜薄郡城。知府萧某登城望之，见城外兵白布抹首，曰：『贼夜至，必民兵』。亲率师开门逆战，擒一人斩之，掷其首级，谋众遂惊溃；被获，骂不屈，萧守异之。久之，众越狱；谋独不去，遂见杀。

甲寅（十二日），明监国桂王还肇庆。

从瞿式耜议也。

丁巳（十五日），明郑芝龙降于我大清。

王师既略定兴化、泉、漳诸郡，进逼安平镇。芝龙军容煊赫，炮声震天地；自恃先撤关兵有大功，谓降绅郭必昌曰：『我惧以立王为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贝勒乃退军三十里，而驰书告之曰：『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若将军不辅立，吾何用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令铸闽、广总督印以相待；吾欲见将军者，商地方故也』。芝龙大悦。其子成功谏曰：『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险设伏，收人心以固其本，兴贩各港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不难矣。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不威，脱渊则困，愿吾父思之』！芝龙拂袖起。成功出告鸿逵；逵壮之，入语芝龙曰：『夫人生天地间，如朝露耳。能建功立业，垂名异世，则亦时不可失也。吾兄当国难之际，位极人臣。苟时事不可为，则弟亦不敢虚鼓唇舌。况兄尚带甲数十万，舳舻塞海，粮饷充足，辅其君以号召，天下豪杰自当响应，何委身于人？此弟为兄所不取也』。芝龙曰：『甲申之变，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清朝得而逐之。今已三分有二，若振一旅而敌天下之兵，恐亦为不量力也。乘其招我，全军归诚；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古豪杰亦有行之者矣』！鸿逵曰：『然亦不可不为之虑』。芝龙曰：『人以诚待我，我以诚应之；何疑焉』！时成功已率所部遁金门，芝龙召之同行，不从；复书曰：『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父不听儿言，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芝龙嗤其狂悖。率五百人诣贝勒于福州，握手折箭为誓。芝龙遂薙发降，宴饮三日。贝勒谓内院诸人曰：『芝龙桀黠多智；今大队不来

，而单骑至此，实有观望意。纵之去，有意外忧；不如挟之北上，则蛇无首，其余无能为也』。乃分隶其五百人于各旗，令莫能相见；夜半，忽拔营起。芝龙曰：『吾子弟素非驯良，今拥兵海上，脱有不测，将奈何』？贝勒曰：『此无与尔事，亦非吾虑所及也』。芝龙既北行，鸿逵、成功皆率所部入海；芝豹独奉母居安平。

庚申（十八日），明桂王即皇帝位于肇庆府。

丁魁楚闻广州唐王之立，谓「不即位无以厌人心而号召天下」，乃以十八日庚申即位于肇庆，仍称隆武二年，以明年为永历元年，大赦天下（考曰：「台湾外记」谓十二月十八日即位，非也。今从「纪略」、「阳秋」）。是日和风旭日，有五色大鸟从南来，集殿上；士民欢呼，谓中兴可卜。初王于宝鼎寺礼肉身佛，佛忽起立，益信安仁王罗汉之说不诬云（考曰：本「粤游见闻」）。

明追上桂端王尊号（考曰：「阳秋」云桂端王是也。诸书或言为桂恭王，当是以福恭王而误沿耳。黄宗羲「行朝录」、钱秉鐙「所知录」可证也）。上尊号曰端皇帝，庙号兴宗。

明尊桂太妃王氏为慈宁皇太后、生母马氏为皇太妃（考曰：黄宗羲「行朝录」谓：『尊太妃王氏为孝正皇太后、生母马氏为慈宁皇太后』；误也。参考诸书，则马太妃之册尊为太后，在王太后薨于田州之后；即位时，未册尊也。所云慈宁皇太后者，实王太后。然则何以加「慈宁」字？盖桂端王元妃歿后，以王氏为继妃，故加「慈宁」字以别于元妃。所云孝正皇太后者，乃王太后崩后尊谥之号。黄宗羲立于鲁王之朝，于粤中事多得之传闻；今以钱秉鐙「所知录」证之，知慈宁为王太后无疑也）。

太妃王氏，桂端王继妃；性慈惠，通知大体。王之奔梧州也，太妃呼省臣李用楫、台臣程源面呵其弃逃无固志，诸臣皆伏地引罪（考曰：「粤事记」以斥诸臣为马妃事）。至是，册尊为皇太后；弟国玺封武靖伯。马妃，王之生母也；兄子九功封镇远伯。

明册妃王氏为皇后。

王妃吴人，父略，尝为粤中郡守；遂家于粤。妃素闲静，入宫后，侍两宫能尽礼；至是册为后，略封长洲伯。

明遥上隆武帝后尊号。

时粤中闻帝后就执，未知凶讣也；上帝号曰思文皇帝、后曰思文皇后。

明进督师何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

明以瞿式耜为文渊阁大学士。

明以朱容藩掌宗人府事。

容藩，楚宗人，无赖；不齿于王府，逃入左良玉军中，冒称郡王，诸将恶之。容藩走南都，贿马士英，请以镇国将军监督楚营，几激变。闯贼余党入楚，容藩复入贼中称楚王世子；贼大喜，欲立为王。既疑其诈也，乃止。是时赴行在，言贼中情形甚悉；丁魁楚信之，荐于朝，故有是命。

明命兵科给事中彭耀、主事陈嘉谟宣谕广州，苏观生杀之。

前大学士陈子壮移书瞿式耜，请兴师东向，以靖唐藩。王曰：『先遣官谕之，俟其拒命，讨之未晚』。乃遣耀。耀，顺德人；旧为秦令，有能声。既奉命，过家拜祖庙，托子于友。至广州，以诸王礼见，备陈天潢伦序、监国先后，语甚切至；且谕观生曰：『今上神宗嫡胤，突然灵光；大统已定，谁复敢争？且闽、虔既陷，强敌日逼，公不协心戮力为社稷卫，而同室操戈，此袁谭兄弟卒并于曹瞞也。公受国厚恩，乃贪一时之利，不顾大计，天下万世将以公为何如人也』！观生怒，杀之；嘉谟亦不屈死。时邦彦亦奉王命赍敕还谕，闻耀等被杀，乃遣人以敕授观生，致书晓以利害；既闻林佳鼎之败，乃变姓名，入高明山中。

明加陈子壮中极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节制两广、江西、福建、湖广军务。

隆武帝尝欲相子壮，子壮以前议宗室阶换事有宿憾，辞不行。既苏观生将立聿■〈金粤〉，阻之不得，乃退居南海之九江村，阴致书瞿式耜请兵东向；故有是命。会王师入广州，道阻不得行。

明以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师三水。

明以萧琦为兵部尚书、晏日曙为工部尚书、周光夏为都察院都御史。

癸亥（二十一日），明前大学士傅冠被执至汀州，不屈，死之。

冠之寄寓泰宁也，主门人江亨龙家。亨龙，小人也。初以阁部名执弟子礼；既惧为居停累，乃自首。而遣其子养源走告冠曰：『江随父子白清帅，欲生得公矣！养源家百口，公是视耳』！盖江随前为冠受杖，故养源以此诳冠；冠不悟也，但曰：『一死报国，吾事已毕』。径自投缳。养源跪抱冠曰：『公不生见清帅，江氏百口立碎矣』！顾指庄客辈曰：『即此族何辜，忍令为血池乎』？遂舁冠就道。夜私起投溪，为守者所觉；次石牛关，抢头欲死，守者复阻之。过罗汉岭，见新坟，者曰：『此忠诚伯周之藩墓也』。泣拜题诗而去（考曰：诗云：『闻道延津簇羽骑，翠风飞越五云迷；汀州草色空迎辇，谁覆周郎裹革尸』）。至汀州，李成栋延之上坐曰：『公大臣也，但遵制薙发，保公无他』。冠诧叹曰：『自冠裳以来，有髡头宰相否』？成栋复进曰：『公发种种矣，与髡何异！但稍加钹掩众目，即可婉曲报闻耳』！冠厉声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我乡先进也。吾乡无髡头宰相，但有断头宰相耳』！成栋自是不

复言，然礼待甚厚，饮食必偕。成栋既率兵入广，镇将李发待冠如初。一日对奕，局罢，发文书，忽请曰：『公必不顺命者，今奉令旨收公矣』！冠欣然起曰：『早毕吾事，尔之赐也』。整衣冠向南拜曰：『臣负国无状，死不足赎』！复向西拜曰：『祖父暴骨，惟冠之辜』！索笔题诗于壁，引颈受刑。发部卒皆涕落，无忍加刃者。赏之，亦不应；惟知府李兰友家丁某受赏而施刃焉。是日昼晦，悲风震瓦，汀人无不掩涕（考曰：「寒支集」载冠于丙戌十一月二十一日死汀州，与诸书合。而「台湾外纪」谓死于丁亥十一月二十一日；误也。冠题壁诗曰：『白发萧萧已数茎，孽冤何必苦相寻？拚将一副头颅骨，留取千秋不贰心』。又诗云：『愤血已成空，往事徒回首；国难与家仇，永诀一杯酒。幻影落红尘，倏忽成今古；名望重如山，此身弃如土』。亦冠难中作也）。家人傅国桢葬其骸于罗汉岭，与周之藩墓相望。首在函中，忽吐白光；时示梦于狱囚，祈卜皆奇验。己丑三月，冠之子乞骸骨归葬；始合身首殓之，竟体作黄金色。旧衣二领弃墓侧，风雨经年，帛色如故；行道见者呼为「相公衣」。后宁化邱、赖二生被袭而归，每以示人，盖有叹且泣者。

徐薰曰：冠生平相业无所展布，独其从容赴义，视死如归，几于求仁得仁者之无怨悔；岂为忠臣易而为良臣难哉！冠于思宗时入阁，以雍容静镇之相，遇刚愎苛察之主，凿枘之不入，故展布之为难也。呜乎！狄庆锄袁、陶穀族李，翼而长者反而噬。予不敢谓冠作相之无才，而转惜其知人之不哲矣！

丙寅（二十四日），明郑彩奉监国鲁王次中左所；寻改次长垣。

中左所亦名鹭门，即厦门也。初，郑芝龙密令彩执监国归命，彩不可，乃匿监国；而以南夷貌类者，服监国冠服，居舟中。谓守者曰：『事急，则缢以示之』。会成功起兵海上，驻扎中左所；以唐、鲁旧嫌，意不欲奉监国，称明年为隆武三年。于是彩奉监国改次长垣。庚午（二十八日），明李明忠败广州兵于三水。

广州遣番禺人陈际泰督师犯肇庆，武靖伯李明忠自韶州入援，战于三水，大捷；俘斩八百余级，际泰遁去。

十二月癸酉朔，明招讨大将军忠孝伯朱成功起兵海上，以图恢复。

成功虽受殊恩，实未尝典兵柄；已闻芝龙北去，乃悲歌慷慨，携儒巾、蓝衫赴文庙哭，焚之；曰：『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惟先师昭鉴之』！自金门回安平，会阁部路振飞、曾樱设高皇帝神位誓师恢复；有『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缟素应然；实中兴之将佐，披肝无地。冀诸英杰，共伸大义』之语。用招讨大将军印，称「罪臣国姓成功」。出家帑犒军；以洪政、陈辉为左右先锋镇，杨才、丁镇为亲丁镇，郭泰、余宽为左右护卫镇；林习山为楼船镇，柯宸枢、杨朝为参军，杜辉为总协理。训练士卒，整饬船只，往来

岛屿以观变。

徐燾曰：纪年于郑成功之事，悉书赐姓何？嘉其志不忘明，且史例也；克用、存勋之于唐，成功其庶几乎！

甲戌（初二日），明林佳鼎与广州兵战于三山口，败绩；以王化澄代之。

三水之捷，佳鼎有骄色。故与广州总兵林察相善；察使海盗诈降，佳鼎信之，乘胜追至三山口。东南风大作，广州兵以火攻之，金事夏四敷赴水死。李明忠登岸列营，泥淖深三尺，人马尽陷；明忠以三十骑走免。肇庆大震，内批以王化澄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代佳鼎督师。瞿式耜奏：『内批用人，非兴朝举动』。不听。（考曰：诸书皆云佳鼎死。按「台湾外纪」，佳鼎后归于郑成功）。

明以王化澄为兵部尚书。

时驾将幸梧州，兵部尚书吕大器请留守东方；乃入韶州，寻入蜀。王以化澄行尚书事。化澄金溪人，崇祯甲戌（一六三四）进士；乙酉（一六四五），南都授御史，巡按广东。

明起复前兵部尚书李永茂为东阁大学士，知经筵。

永茂，永城人；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官给事中。北都陷，被贼掠。弘光时，授南赣巡抚，尝抗大清兵，加兵部尚书。丁忧归，预拥戴功，自请终制；至是进大学士，以守制不入直，专知经筵。永茂疏荐十五省人望十五人，御史刘湘客预焉；太监王坤启视不悦，涂抹十四人名而黜湘客。永茂怫然曰：『茂以十五省人进，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瞿式耜疏言：『大臣论荐固其职，司礼辄去取其间，何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坤复疏荐海内人望数十人；式耜言：『司礼抑人固不可，荐人更不可』。吏科都给事中刘燾亦疏论内臣荐人之非。王怒，夺燾等官；式耜力持之，乃寝。寻擢检讨方以智为中允、改湘客为编修，充经筵讲官。坤不悦，且疑刘燾疏出以智手；以智乃弃官去。湘客，西安人。

明下御史童琳廷仗，大学士瞿式耜疏止之。

琳劾都御史周光夏越资序题，私乱台规；王怒，下琳廷杖。式耜言：『新政未布，何可杖言官』？乃止。

丁亥（十五日），降将李成栋以我大清兵取广州；明唐王聿■〈金粤〉殂，大学士苏观生自杀，太仆寺卿霍子衡死之。

观生本无猷略，既兼综内外事，益昏瞶；惟关捷先、梁朝锺是任。有杨明竟者，潮州人，好为大言，诡称精兵满惠、潮间，可十万；即授明竟巡抚。又有梁鏊者，妄人也，观生谓其才，用为吏科都给事中；与明竟大纳贿赂，所招海盗白日杀人，悬诸贵官之门以示威，内外大扰。王师已下惠、潮，长吏皆降

附，即用其印移牒广州报平安，观生信之。丁亥望日，聿■〈金粤〉视学，百僚咸集；或报大兵已逼，观生叱之曰：『昨潮州报无警，乌得遽至此？妄言惑众，斩之』！如是者三。兵临城下，观生犹疑为海盗。已自东门入，始召兵登城战；仓卒不能集，城遂陷。聿■〈金粤〉方阅射，急易服逾垣，匿王应华家。俄为追骑所获；馈之食，不食，曰：『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遂投缳死。周、益、辽等二十四王俱遇害。观生走梁鏊所问计，鏊曰：『死尔！复何言』！观生入东房、鏊入西房，各拒户自缢。鏊故扼其吭，气涌有声，且推几仆地；观生信其死，遂自缢。明日，鏊献其尸以降。梁朝锺者亦自刭死。大学士何吾驺率官绅投诚，乞修「明史」；时有「吾驺修史，真堪羞死」之语。亦有已降而复为明官者，碌碌无足述？惟太仆寺卿霍子衡，殉节可纪焉。

子衡字觉商，南海人；万历中举于乡，由海康教谕迁国子监助教，累官户部员外郎，授袁州知府。解职归，聿■〈金粤〉召为太仆寺卿。城破，语妾莫氏及三子应兰、应荃、应芷曰：『临难毋苟免，若辈知之乎』？三子曰：『惟大人命』！子衡援笔大书「忠孝节烈之家」六字悬诸中堂，朝服北向拜，又易绯袍谒家庙，先投井死；妾从之，应兰偕妻唐氏及一女继之，应荃、应芷偕其妻徐氏、区氏又继之。有小婢见之，亦从死；惟三孙得存。

臣鼐曰：苏观生、霍子衡、梁朝锺皆死于广州之难者，何以别白书之？「纲目」于梁之亡也，敬翔、段凝则曰伏诛，王彦章则曰死之；此其例也。观生挟孱王为奇货，私拥戴为首功；登用匪人，翫若儿戏。黄宗羲许为苟息之不食言，过矣！绍武亡国之正，追配思宗，名之何？别于隆武帝且以尊桂王也。

丁酉（二十五日），明桂王奔梧州，以朱治■〈卜间〉为两广总督。

王师日逼，司礼王坤趋王西避之。式耜夜掉小舟留驾，曰：『我兵水陆凫至，三水可上下搯也』。王不能用。式耜请身留肇庆，朱容藩曰：『左右所恃式耜一人；式耜留，则上行益孤』。乃以肇庆府同知朱治■〈卜间〉为两广总督，守肇庆。王舟西上，式耜部署五日，始疾趋抵梧；而王西行又五日矣。治■〈卜间〉字子暇，嘉兴籍；天启辛酉举人。

明黄毓祺、徐趋袭江阴，不克；趋死之。

毓祺、趋之起兵行塘也，江阴破，乃亡命淮南，与其党栖山中。是年冬，侦城中无备，率王春等十四人来袭，不克；十四人皆死。趋被获，见县令刘景绰长揖不跪，左右叱曰：『非尔父母官邪』？趋厉声曰：『此故明降臣，何父母为』？令壮其志，拟释之，言『吾知子非谋逆者，岂有所亲在狱，欲篡取之邪』？曰：『我何亲在？志不忘故国耳』！令曰：『若然，子必死耳』！曰：『我固不欲生，而遂为此也』。令曰：『子诚奇士，吾将荐之以官』。趋乃

笑曰：『汝为明进士，位至监司，亦不庠矣。今降而为令，汝且不能自择，而为我择官乎』！令曰：『吾非得已，徒以吏隐耳』！曰：『汝外吏，欲去则去，天壤甚宽，何致含羞苟活贻青史玷哉』？令大惭，连呼送狱。明年正月八日被杀。已而捕同谋者；毓祺既远逸，乃收其二子大湛、大江；兄弟争死。后输入官，配功臣家，乡人敛金赎之；教授弟子，学行不愧其父。毓祺于己丑（一六四九）三月，死于故敕之狱。

我大清肃亲王豪格诛献贼于凤凰山。

贼宝宁守将刘进忠部下多蜀人，献忠谋执之而坑其众；漏言于阉者，一军闻之皆逃。会王师西征至汉中，进忠归命，具言『献忠在顺庆之金山铺，为西充、盐亭之交境；去此千四百里，疾驰五昼夜可及』。肃王命导师疾行，至西充之凤凰山。会大雾，潜勒军登山。贼谍者知之以告；献忠素骄，又以进忠守朝天关，不虞大兵之至也，斩之。如是者三。肃王挥铁骑促之。时方辰食，献忠衣飞蟒半臂，含饭率牙将数十人仓皇出视。进忠指善射者章京雅布兰射之，一矢中额；讶曰：『果然』！逃伏积薪下；曳出磔之，尸诸辕门。士女往斫之，骨肉糜烂殆尽；或剖视其心，黑如墨。埋尸处丛草如棘，误触之辄成大靡；亦时见黑虎守其旁。

臣鼐曰：稗官家言成都锁江桥有回澜塔，献贼毁为将台；穿穴得古碑，篆文曰：『修塔余一龙，坼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孔明记』。语怪者侈称之，鼐独嗤其妄也。夫武侯前知之说，不见正史。其「出师表」一云『难可逆料』，又云『非所逆睹』。是武侯于鞠躬尽瘁切己之事，尚不以前知自许；独奈何取千百年后不知谁何之事、不知谁何之人而冥测之乎？食少事烦，胡暇为此？且即测而知之矣；且勒石以纪之、穿土以埋之，此非一手一足之所能为；相臣有此举动，通国宜相播闻，何待千百年后始掘土而出之哉？此类不经之谈，唐、宋小说家犹不见；有明人士不学而嗜奇，故传说者多。近日粤匪肆虐，亦传有掘碑之事，疑皆不学者踵前人陋习而妄言之、妄听之；否则，作逆者伪为之以惑人心，如牛腹帛书类也。故因论献忠事而剖其愚焉。

献贼余党陷明佛图关，平蜀侯总兵曾英死之。

英驻军江上，商民避贼者依英以自固，因之成市。贼党孙可望等突至佛图关，英部将李定、余仲、李占春等逆战；可望等皆穷寇死斗。李定等失利，而余仲即入营纵火，众大乱，英中矢以颠于河而歿；占春与于大海率残卒二千人退入涪州。英，福建人，累立战功，粤中封平蜀侯；威名为贼所惮。尝欲屯田于重庆，而督师王应熊不许；识者惜之。

献贼余党陷明綦江。

翁某妻康氏为贼所获，不屈死。又罗氏女年十四，投水死。

我大清兵取重庆，明巡抚马千死之。

初，千既复重庆，贼遣刘文秀以数万众来攻，千固守；曾英援兵至，贼败还。是时大兵追贼余党至重庆；千出御，败死。

卷第十四

丁亥、我大清顺治四年（一六四七）春正月（明永历元年、鲁监国二年。海上朱成功称隆武三年）癸卯朔，明桂王在梧州。

王在梧江舟次，免朝贺。时户部尚书吴炳、宫詹方以智、朱天麟、郎中吴贞毓、给事中唐诚、御史程源、中书吴其靄、洪士彭、锦衣卫马吉翔、司礼监庞天寿皆从。寻自梧州由府江泝流北上，兵卫寥寥；知府陆世廉惟募挽舟人以进（考曰：「粤事记」云：『唐诚，湖广人，癸未进士；吴其靄，宜兴人；洪士彭，宁国人；陆世廉，苏州人』）。

明监国鲁王在长垣。

戊午（十六日），我大清兵取肇庆，明两广总督朱治■〈卜间〉弃城走。

时广东地尽失。龙门破，里人廖翰标以二幼子托父，自缢死。番禺破，里人梁万爵赴水死。翰标，天启中举人，知江西新城县，廉惠；民为建祠。万爵，隆武时举人。

明大学士瞿式耜奉桂王奔平乐；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浔州，李永茂、晏日曙走博白。

王发梧州，魁楚惑于奸弁苏聘之说，密款于李成栋，移舟西入岑溪；化澄携中枢印入浔州，永茂、日曙走博白，护蹕者惟式耜一人。

明前都御史张家玉、举人韩如璜起兵复东莞。

家玉字子元，东莞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授庶吉士。闯贼之陷北都也，家玉被执不能死。贼败南还，以荐贤于贼，被逮。南都亡，脱归；从隆武帝入闽，擢翰林侍讲，监郑彩军出杉关。王师至，彩奔入关；家玉走新城，与知县李翱共城守。中矢堕马，折臂走入关。寻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信，募兵惠、潮间，说降山贼数万；将赴赣州之急而汀州变闻，乃还。与如璜结乡兵攻东莞，知县郑霖降；籍前尚书李觉斯家贖以犒军。甫三日而王师至，家玉败走。如璜字姬命，亦东莞人。

明兵科给事中陈邦彦起兵攻广州，不克。

邦彦字令斌，顺德人；为诸生，意气豪迈。南都立，诣阙上政要三十二事；格不用。隆武帝读而伟之，即位，授监纪推官；未任，举于乡。以苏观生荐，改职方主事，监广西狼兵，援赣州。至岭，闻汀州变，劝观生东保惠、潮

；不听。王之监国肇庆也，观生遣之入贺；甫谒王于梧州，而观生又立聿■〈金粵〉，邦彦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余辈召入舟中，王太妃垂帘坐、王西向坐、丁魁楚侍，语以广州僭立事。邦彦请急还肇庆正大位，以系人心；且云：『彼强我弱，以战则非计；彼曲我直，以和则非名。警报日迫，彼若知惧，必来求成。不然，则粤东十郡我居其七，委其三于彼以代我受敌；我复从而乘其敝，不亦可乎』？王大悦，立擢兵科给事中，令赉敕还谕观生。及入境，闻杀使臣事，乃变姓名入高明山中。

初，万元吉遣族人万年募兵于广，得余龙等千余人，未行而赣州失。龙等无所归，聚甘竹滩为盗；他溃卒多附之，至二万余。既闻王师克肇庆，王自平乐走桂林，势危甚；邦彦乘间说余龙围广州，而已发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与龙会。遗书张家玉曰：『桂林累卵，但得牵制毋西，使浔、平间可完葺；是我致力于此，而收功于彼也』。家玉以为然。龙焚我水师百余艘，直抵广州。李成栋闻乱返救，扬言取甘竹滩；龙卒素无纪律，且顾其家，辄引退，邦彦亦却归。

癸亥（二十一日），明桂王由平乐如桂林，加瞿式耜太子太保；遣使慰劳定兴伯何腾蛟，趣其兵入卫。

成栋还救广州，故乘輿得达桂林。瞿式耜分部守御，谕诫各路征镇曰：『粤西居山川上游，敌不能仰面攻明矣！兵士云屯湖南北，南宁、太平出滇，柳州、庆远通黔，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标勇誓国家威惠三百年，悉受衔檠，足资内备；愿诸君勉之』！时朝廷新创，式耜修纲纪、布威武、抑权阉、招俊杰，一时倚以为重。

乙丑（二十三日），我大清兵取高州、雷州、廉州。

李成栋既克肇庆，别遣将下高、雷、廉三府。

明□□林举贤、陈耀起兵潮、惠二州。

辛未（二十九日），我大清兵取梧州，明广西巡抚曹焯降；苍梧县丞巫如衡死之。

王师取肇庆，苍梧知县万思夔作一大木龟，令牵之号于路曰：『降敌者似此』！及佟养甲、李成栋兵薄梧州，巡抚曹焯（歙县人，以「春秋」获隽者也）輿棕肉袒牵羊以迎曰：『焯不知天命，不早事君；使君怀怒以及下邑，焯之罪也。若罪不赦俘，诸军惟命；使得自新，君之惠也』。成栋笑而释之。兵入城，思夔书焯姓名于木龟，置诸堂；遁去（考曰：本「东明闻见录」）。时官属皆稽首授印绶，如衡独持印不与。再三谕，不屈；乃遇害。如衡字宗岷，宁化人（考曰：本「寒支集」）。

降将李成栋杀明丁魁楚于岑溪。

先是，魁楚闻广州破，遣所亲赍金宝密款于成栋；故魁楚恃以无恐，载囊橐四十余船，西入岑溪。既所亲达魁楚意，成栋伪许之，且手书答焉。魁楚意大安，移舟五里迎之；成栋握手，恨相见晚，谓『明日吉期，烦先生摄两广篆』！邀魁楚父子痛饮而别。夜半，忽令旗召之。入见，则成栋戎服升帐，列炬交然。魁楚知事已变，叩头乞一子或不及妻孥。成栋笑，令先斫其子，次及魁楚；分其眷口每营一人，获精金八十四万，惟一妾投江死焉。

徐薰曰：魁楚降矣，何以不书降？存疑也。诸书亦有谓魁楚战死藤江者，故疑事无质焉。

明湖南道副使陈象明与大清兵战于梧州之榕树潭，败绩；死之。

象明字丽南，东莞人。崇祯戊辰（一六二八）进士，由户部主事出知饶州府。忤巡按御史，被劾；谪两浙盐运副使，累迁湖南道副使。何腾蛟令征饷广西，象明因檄调土兵与陈邦傅连营，东至梧州；与大兵战于榕树潭，败死（考曰：此于月日不可考，姑以事次之梧州破后）。

我大清兵取平乐，明布政使耿献忠降，守将陈邦傅走南宁。

献忠，陕西人；初为金华府同知，与朱大典共城守。至是竟降。

明浔州守将李明忠降于我大清。

明宗室朱容藩以罪削职；寻复其官。

兵科程源者，四川人也，与容藩交甚欢；谓之曰：『川中诸将兵不下数十万，吾两人各请总督之职，公督东北、我督西南，贼不足平也』。容藩喜，具疏请之。加源太常寺少卿，经理三省；容藩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川东军务。及王移蹕桂林，容藩觊觎入阁，受命不即行；私属给事中唐诚疏劾丁魁楚私逃，谓『扈从单弱，如容藩、程源皆拥戴重臣，不宜出外』。王怒。削容藩职，将诛之。容藩赂内监庞天寿言之太后，谓王曰：『变乱以来，宗室凋零，容藩罪不至死，毋过求』。王不得已赦之，复其官。容藩遂入四川，程源入贵州。

明监国鲁王以熊汝霖为东阁大学士。

明监国鲁王以张煌言为右佥都御史。

明监国鲁王誓师长垣，提督杨耿、总兵郑联以兵来会；进郑彩建国公、张名振定西侯、杨耿同安伯、郑联定远伯、周瑞闽安伯、周鹤芝平彝伯、阮进荡湖伯（考曰：「纪略」、「摭遗」诸书俱云荡湖伯阮骏，误也。按黄宗羲「行朝录」、汪光复「航海遗闻」，则张名振部将封荡湖伯者名阮进。辛卯八月，舟山螺头门之战，进投水死，亦曰被擒。九月，王师破舟山，以巴成功守之。乙未冬，延平王朱成功遣英义伯阮骏、总督陈六御围舟山，巴成功降。明年八月，王师复取舟山，阮骏赴海死。是辛卯八月死舟山者为阮进，丙申八月死

舟山者为阮骏。诸书或误以荡湖伯为阮骏者，盖「进」与「骏」音相近，又同为舟山赴海死之人；传闻异词，无从辨别。今以「航海遗闻」考之，则鲁王之监国舟山也，阮进爵太子少傅，进侄阮美、阮骅、阮骥俱以英义将军为左都督。辛卯，王师逼舟山，会议堵御之策；则阮进独当定关，阮美、阮骥遏南师，阮骏、阮骅断北洋：事迹较然可考。骏，盖进之子侄辈也。赵翼、魏源诸儒俱沿习不辨，故详志之）。

明鲁平彝伯周鹤芝复海口，以参谋林钥舞、总兵赵牧守之。

鹤芝（考曰：「行朝录」作崔芝。按崔乃崔字之讹，俗省鹤作崔）号九京，福清人。初为海盗；久之受抚，以黄华关把总稽查商舶。乙酉（一六四五）秋，隆武帝加水军都督，副黄斌卿驻舟山。将乞师日本，斌卿阻之；鹤芝怒而入闽。郑芝龙之将降也，以书招鹤芝计事；至则降已决，鹤芝与监军朱永佑流涕谏，不听。鹤芝曰：『某海隅亡命耳，无所轻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堕地为天下笑。请得效死于前，不忍见明公之有此举动也』。抽刀自刎，芝龙起而夺之。数日，芝龙竟北去；鹤芝乃移驻海坛，与张肯堂出师复海口、镇东二城，以赵牧、林钥舞守之。

明监国鲁王以前金部御史刘中藻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初，中藻宣谕浙东；还至金华，朱大典荐其才。隆武帝召对称旨，擢右金都御史，巡抚金、衢，团练獠民。闽事败，窜入括苍，纠众攻庆元、泰顺、寿宁、福安、宁德、古田、罗源七县守之；请命监国，进兵部尚书兼大学士。中藻善抚循，激劝富人出财佐饷，士卒乐为之用。郑彩心忌之，中藻亦不为之下，遂有隙（考曰：「泰顺县志」：『顺治五年，巨寇伪太师冯生舜率党杨球、郑训等万余陷城，我知县张联标死之；踞城四阅月始去』。按李世熊「画网巾先生传」云：『或指为冯舜生』。冯舜生当即冯生舜，因与中藻时事相涉，故「福宁府志」又以画网巾为中藻子思沛也。此盖同时事，附志之）。

明孙守法退屯石子城。

献贼余党陷明遵义。

初，督师王应熊与巡按瞿■〈日上永下〉驻遵义；孙可望兵逼，应熊遁入毕节卫、■〈日上永下〉走真安州。贼入遵义，奉伪皇后陈演女为主，驻桃花洞。既而王师克重庆，乃焚贼后，拔营走贵州。

二月壬申朔，明监国鲁王围海澄。

癸酉（初二日），明监国鲁王攻漳州，不克；总兵陈国祚战死。

甲戌（初三日），我大清兵救海澄；明监国鲁王退入于海。

丙子（初五日），明福建人洪有楨（考曰：诸书皆作洪有文。同安阮（旻）锡「夕阳寮存稿」「洪亮士传」云：『讳有楨』。今从之）起兵复漳浦县城

；寻陷，死之。

有桢字亮士，嘉禾里人也（考曰：诸书亦曰饶州人）。早岁工书，贾人持售外国，得重价；盖醇谨儒生也。忽从侠客纠海边壮士数百人，入据漳浦；鲁监国嘉之，即以为令守之。未几，城复陷；被执，瞑目骂不绝，磔于市。悬其头于城之东门，数日色不变；一卒投诸濠中，夜狂叫，若有击之者，乃罗拜而瘞之。同时有杨涑者，亦不屈死（考曰：本「夕阳寮稿」）。

明□□赖天肖起兵潮州，杀降将文贵、陈虎、余成隆。

明□□陈顺、简信起兵韶州、□□苏来起兵惠州、□□黄奇策起兵新会。

徐鼐曰：爵里不可考，则阙之。

明征前礼部尚书文安之、前大学士王锡袞入阁，道阻不至；乃以翰林学士方以智为东阁大学士。

安之，夷陵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授庶吉士，历官南京司业。崇祯中，迁南京祭酒；为薛国观所构，削籍归。南都起詹事、闽中拜礼部尚书；安之方转侧兵戈间，皆不赴。锡袞，禄丰人；与安之同年进士，授庶吉士。崇祯中，累官少詹事；十三年（一六四〇），擢礼部右侍郎，寻掌部事，调吏部。十六年（一六四三）以忧归，闽中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至是申前命，与安之同入阁；道阻皆不至。安之于庚寅（一六五〇）六月谒王梧州（事见后），锡袞乃死于沙定洲之难（考曰：「明史」谓：『定洲执锡袞至会城，诡草锡袞疏，请以定洲代黔国公镇云南。疏既行而以稿示；锡袞大恨，愬上帝祈死，数日忧愤卒』。而稗官家亦谓锡袞起兵讨定洲，兵败被杀。未知孰是）。以智，字密之；崇祯庚辰（一六四〇）进士，官检讨。北都陷，为贼所掠，濒于死。南都马、阮当国，叹曰：『是尚可为邪』？褴衣散发，卖药五岭间；隆武帝召之，不赴。是时以翰林学士知经筵，命入阁办事。以智知不可为，乃为僧去。

明召周堪赓为户部尚书，不至。

明召郭都贤为兵部尚书，不至。

都贤字天门，益阳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历官江西巡抚。贼陷吉安、袁州，被议弃官；入庐山。弘光时，史可法荐授南京操江，不赴（可法，故都贤会试分校所得士也）。至是，以兵部尚书召。而都贤已祝发浮邱山，号顽石，又号些庵；茹苦行脚，流寓沔阳。都贤博学精画绘，尤工诗；多为乡人所传。然竟以诗累，客死江陵之承天寺。

臣鼐曰：「沅湘耆旧集」云：『洪承畴之革职也，都贤奏请起用。承畴德之。后归朝，奉命经略西南，谒都贤于山中，馈以金，不受；请以其子为监军，亦不许』。是都贤立身有本末，灼然可见；而世有以他端议之者，亦刻核之

论哉！

明召刘远生为刑部尚书。

明以丁时魁、金堡为给事中。

时瞿式耜收召人望，疏请道里之可达行在者；丁时魁论新政、金堡有清直声，故有是命。

徐燾曰：侍郎以下升擢悉不书，给事中何以书？五虎乱政张本也。

明以举人王夫之为行人司行人。

夫之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人。崇祯壬午，偕兄介之举于乡。以瞿式耜荐，授行人，转徙楚、粤、滇、黔间。缅甸既覆，隐猺峒以终（学行详「纪传」）。

徐燾曰：行人微者也，何以书？贤夫之也。同时顾炎武、黄宗羲、傅山、李颀诸硕儒为世宗仰，夫之学业相与颀颀；而衡阳地僻，绝人逃世，不得与顾、黄诸公通声闻，故知之者绝少。而鸡鸣不已，鹤和在阴；药房荷屋之中，芰衣蓉裳之侣，同心之子不乏其人。如夏汝弼、唐端笏、刘惟赞、陈五鼎、阳镇、周士仪、章有谟诸人者，虽成就不皆可传，要皆抱殷顽之戚、守汉腊之遗；郑所南、谢皋羽之流，盖其选也。「纪传」之作，其亦弗获已夫！

己卯（初八日），明监国鲁王遣兵攻福州，不克。

壬午（十一日），月掩岁星于东井。

明孙守法退屯石陂谷。

明陈邦彦遣兵复顺德。

邦彦遣其门人马应房以舟师会余龙，取顺德（考曰：「阳秋」应房亦作应芳）。

明监国鲁王遣兵攻兴化，不克。

守将张应元，故降将也；出城逆战，海师败走。

明刘承胤以兵入卫，驻全州。

承胤，南都人；酗酒，有膂力，号刘铁棍。以征蛮獠功，累官至副总兵。何腾蛟之受闯贼余党降也，题授总兵官，镇武冈。丙戌（一六四六）七月，隆武帝封为定蛮伯，渐骄恣不奉法。是年正月，王奔桂林；承胤具疏迎驾。兵科给事中刘尧珍以事过武冈，语不合，承胤拳殴之；指挥张同敞、御史傅作霖责之曰：『尔具疏迎驾而得罪朝绅，何也？』承胤乃具酒请罪。其后谒王于全州，倨侮无人臣礼；御史瞿鸣丰疏劾之。次日朝退，承胤指都御史杨乔然曰：『汝任风宪长，言官妄言，汝不能表率，要汝何为？』乔然与之争，至裂冠毁裳。初，亦以为武人粗卤无足责，且尝逐擅权之司礼太监王坤而面叱周鼎瀚为奄寺鼻息；故或以此多之（考曰：本「武冈播迁始末」）。

丙戌（十五日），明桂王幸全州；瞿式耜疏止之，不听。

平乐报至，司礼王坤又趋王幸楚。式耜疏谏，略曰：『上不幸楚，楚师得以展布。半年之内，三、四播迁，兵民狐疑；局促如飞瓦，翻手散而覆手合。上在粤则粤存，去粤则粤危；我进一步则人亦进一步，我去速一日则人来亦速一日。故楚不可遽往，粤不可轻弃。今日勿遽往，则往也易；轻弃则入也难。且海内幅员止此一隅，以全盛视粤西，则一隅似小；就西粤恢中原，则一隅甚大。若弃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不听。

明进瞿式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留守桂林；以总兵焦琏兵隶之。

式耜知驾不可留，请身留桂林；疏请暂踣全州，以扼楚、粤之中。已而警报狎至，王趣式耜治装从行；式耜谢曰：『君以仁，臣以义。臣奉命守此土，当与此土共存亡』。于是从官皆行，式耜独守（考曰：「阳秋」次此事于三月，于事不合；今从「纪略」）。

明晋刘承胤为安国公。

明命思恩侯陈邦傅守昭平。

邦傅，处州人，崇祯末为广西总兵；隆武二年（一六四六），挂征蛮将军印。是时，命以所部守昭平（考曰：本「西粤新书」）。

明以礼部右侍郎吴炳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炳，宜兴人；万历丙辰（一六一六）进士，授蒲圻知县，历官江西提学副使。江西失，流寓广东，以礼部右侍郎召；寻命以本官兼大学士，入阁。

癸巳（二十二日），明监国鲁王遣兵攻福清，不克。

围城三日，守将张心裕亦降将也，出北门逆战；海师败走。

乙未（二十四日），明林举贤、陈耀攻广州，不克。

丙申（二十五日），我大清兵取长沙，明何腾蛟定衡州。

知县王宸、县丞杨日新降；腾蛟单骑走。

我大清兵取湘阴，明守将王进才大掠而遁。

明督师何腾蛟檄诸镇援长沙，不至；黄朝宣走衡州。

时诸镇复起而为盗；朝宣父子尤甚，劫人每剥其皮。湘乡举人龙孔蒸，尝拒献贼伪命者；奉母避山中，与友人洪业嘉同及于难。

献贼余党陷贵阳，明布政使张耀、在籍前兴宁知县吴子骥等死之。

耀字融我，三原人；万历中举于乡，由知县历官贵州布政使，得民心。贼渡乌江，守将定番伯皮熊走都匀；耀言于巡抚米寿图，请发民兵守御，寿图以众寡不敌难之。俄贼掩至，寿图走沅州；耀率家众乘城拒击。城陷被执，孙可旺说之曰：『公，秦人也；若降，当位宰辅』，耀怒詈不屈；械其妻孥于前曰

：『降则一家免死』。耀骂愈毒，乃杀之；一家皆惨死。子麒，贵阳人也，亦万历中举人。闻可旺将至，偕邑绅刘管、杨元瀛率乡兵扼之要路；力竭被执，俱不屈死。管字子佩，官主事；元瀛字蓬山，官同知；并乡荐起家。同时殉难者：户部郎中谭先哲、兵备参议石声和，俱平坝卫人。或曰声和死于安顺。子吉，诸生也，殉之（考曰：本「殉节录」）。

献贼余党陷定番州，明兵备佥事曾益死之。

益，临川人；以贡生特用，历官司务主事，迁兵备佥事。贵阳陷，走定番州，与按察使唐勋调土兵守城，药箭射贼将张能奇几死。贼给之曰：『与我斗酒，即退去』。城中以为怯也，守稍懈；贼乘之，遂陷。益阖门死难；弟杖为蒲圻令，亦死于贼。或曰益死于安平（考曰：本杨在「张献忠乱蜀始末」）。又有顾人龙者，州人也；致仕家居。冠带登陴；被执，骂贼死。

献贼余党陷永宁州，明知州曾异撰死之。

异撰，四川荣昌人；举于乡，知永宁州。可旺既陷贵州，将长驱入云南；异撰与其客江津进士程玉成、贡生龚茂勋谋曰：『州据盘江天险，控扼滇、黔；弃之不守，非人臣义也』。集众登陴。城陷，异撰阖室自焚死；王成、茂勋投火死。自是，黔西诸郡望风瓦解（考曰：按明有两曾异撰：「文苑传」中之曾异撰，福建晋江人也；「忠义传」中之曾异撰，四川荣昌人也。俱崇祯时举人。「南疆绎史」误为一人，大谬）。

三月壬寅朔，明孙守法复宁州。

守法复与高勋等破宁州，拔兴安之荞麦山。

甲辰（初三日），我大清兵复取顺德，明陈邦彦退据下江门。

李成栋再取顺德，马应房战死；败余龙于黄连江，焚江舟数百，龙亦歿。邦彦乃弃高明，收余众据下江门。

丁未（初六日），明□□赖熊复建阳。

戊申（初七日），明浏阳伯董英降于我大清。

乙卯（十四日），我大清兵攻桂林，明留守大学士瞿式耜率总兵焦璉御却之。

王师从平乐长驱入，桂林虚无甲兵；式耜檄召焦璉于黄沙镇，璉骑三百人赴之。时山水泛滥，士卒从水中行百里，水及马腹；至江得渔舟二艇，次第渡之。以初十日薄暮抵留守府，式耜拊背劳之。明日，遣人于太墟运粮，而王师数万猝至。一卒仓皇奔报，气急舌结，手东西指；式耜笑曰：『敌兵至邪？何张皇若是』！俄数十骑乘虚突入文昌门，登楼瞰留守署，矢集式耜纶巾；式耜叱曰：『何敢尔』！呼焦璉，璉袒背控弦提刀至；发数矢，应弦倒。璉士卒闭城门，王师之入城者不得出，绕城走。璉复杀数人，乃弃马越城下，璉麾三百

人开门追之。王师自渡江来，未有抗衡者；见璉出，方错愕。而璉引骑直贯其营，左右衝突；自寅至午，斩首数千级。冲王师为三，已复合而围之。璉复大呼入，戈刃所及，血雨肉飞。诸将白贵、白玉亦开城出，追奔数十里；桂林获全。论者谓：『南渡以来，武功第一』。

明刘承胤遣兵援桂林。

王师屯阳朔，遍野皆薙发降；瞿式耜与焦璉困守孤城。承胤雅重式耜，发兵数千援桂林。

戊午（十七日），明张家玉再复东莞。

先是，韩如璜战死，家玉走西乡，祖母陈氏、母黎氏及妹石宝俱赴水死，妻彭氏被执不屈死；西乡大豪陈文豹奉之。会故南海指挥安宏猷与训导张治亦起兵袭东莞，杀典史张元鼎，知县郑鋈自缢；乘胜遂取新安（考曰：按「行在阳秋」：『家玉与西乡陈邦策屯兵白石』。邦策当是文豹别名）。

己未（十八日），明鲁周鹤芝攻闽安。

明兵部尚书詹兆恒攻开化，不克；死之。

兆恒出怀玉山攻开化，降将李荣逆战于马岭；败死。

甲子（二十三日），明□□林质复德化；再攻建阳，败死。

降将蔡应科逆战；质战败被执，死之。

明石屏副将龙在田乞师于猷贼余党孙可旺，可旺遂以众入云南。

初，张猷忠之起陕西也，养孙可旺、艾能奇、李定国、刘文秀为子。可旺本名旺儿，米脂人。幼无赖，为人执鞭；数日返，不见其母，讼其邻人于官。官怒曰：『汝未以母托邻人，汝母自他适，安所知』？因杖之，可旺逃而为贼。久之遇猷忠，狡黠善伺人意，故猷忠尤喜之；众贼呼为大哥。既入蜀，可旺以平东将军称东府，定国以安西将军称西府。每遇敌，可旺能属所部坚立不动，号「一堵墙」。猷忠死，可旺与定国、能奇、文秀率余众破涪江、遵义，入贵州。时在田苦沙定洲之乱，遣使告急于可旺；可旺因诈称黔国焦夫人弟来复讎，滇人延颈望之而不知其为贼也。

臣薰曰：「纪年」从「春秋」书盗之例，虽闯、猷巨寇皆不名，可旺何以名？「春秋」进吴、楚之例也。其入滇也，在田召之归明也，明封之；归我世祖也，亦不得已而臣之，乌得而不名哉？独居穷山，放虎自卫，在田实贻之戚矣！

孙可旺大败沙贼于革泥关。

定洲闻可旺来，解楚雄围，逆战于革泥关；大败，遁归阿迷。其部将李阿楚驻临安，可旺使李定国分兵袭之，穴地置炮，崩其城；阿楚赴火死，城中士民悉被屠。可旺乃使定国徇迤东，而自与刘文秀西出。

孙可旺屠明曲靖，巡抚罗国瓚、右金都御史朱寿■〈金林〉、知府焦润生、推官夏衍虞死之。

国瓚，嘉定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衍虞，江津举人；润生，上元举人，修撰竑之子也。同被执，不屈死。前通判朱寿■〈金林〉，时以右金都御史奉差募兵；亦不屈，从容赋绝命诗死。

孙可旺陷明南宁，知县陈六奇死之。

六奇字鸣鸾，龙江卫人，万历戊午（一六一八）举人。初知景陵县，以廉平称；移知南宁。城破被杀于东门。

孙可旺屠明沾益。

孙可旺陷明广通，在籍前浑源州同知张朝纲死之。

朝纲与妻冯氏同缢死；子耀葬亲讫，亦缢死。

明姚州知州何思、举人席上珍、金世鼎起兵拒孙可旺，不克；死之。

贼既逼，上珍与世鼎谋起兵拒之；散家财，募壮士二万人，与知州何思率以乘城。缮备未周，贼将张虎掩至；一战而败，世鼎自杀。思及上珍同被执，可旺欲降之；上珍厉声曰：『我大明忠臣，岂屈于贼邪』？骂不绝。刃其口，骂益厉。可旺怒，剥其皮。思亦不屈死。

孙可旺陷明武定，同知杨于陆死之。

于陆，剑州举人。

孙可旺陷明师宗，署知州徐道兴死之。

道兴，睢州人，以经历署师宗州事。曲靖被屠，道兴集士民谕之曰：『城守乎』？众曰：『力薄兵寡，何以御之』？曰：『然。若等何罪，徙膏兵刃！速去，毋顾我；我死分也』。士民请与偕；厉声曰：『失守疆土，安所逃死』！众洒泪去。出白金二锭授其仆曰：『此俸金也，一以赐汝，一买棺殓我』！仆哭，请从死。曰：『尔死，谁收我骨』！举酒自饮。贼令迎其将，掷手中酒杯击之曰：『吾朝廷命吏，肯从贼求活邪』！遂被杀。

明右金都御史、云南巡抚杨畏知拒孙可旺于禄丰，可旺受约。

畏知领兵出禄丰，拒战于狮子口，身中三矢；败至启明桥，投水不死，踞而骂。可旺以畏知同乡，甚重之；下马慰之曰：『闻公名久；吾为讨贼来，公能共事，相与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视之曰：『给我耳』！可旺请折箭以誓。畏知曰：『果尔，当从我三事：一、不得仍用伪「西」年号；二、不得杀人；三、不得焚庐舍、淫妇女』。可旺许诺。乃偕至楚雄，定大理；迤西八郡免屠戮者，畏知力也。

孙可旺移檄永昌，明署金腾道王运开、署知府刘廷标不屈死。

运开字子朗，夹江人；崇祯庚午（一六三〇）举人，以推官署金腾道。廷

标字霞起，上杭人，以通判署知府。可旺既受杨畏知之约，乃移檄永昌，迎沐天波归省，并索道府印。时运开、廷标方守澜沧江拒战，天波止之，谕其以印往；两人曰：『印往则我亦降也，贼言何可信哉！』乃遣家属避腾越。运开有弟运闳，字子远，崇祯壬午（一六四二）举人；时方在署。运开谓之曰：『弟未仕，可无死；将吾妾俱西，勿在此乱人意』。士民惧不降且屠，诣运开厅事哭，运开慰遣之；则又诣廷标，廷标曰：『贼伎俩吾素知之；他城之降而屠者屡矣，无益也！』众哭益甚。廷标取毒酒将饮，众始散。是夕，运开先自经；廷标叹曰：『男子哉！我老当先死，王公乃先我邪！』遂沐浴，赋诗三章，亦自缢（考曰：「寒支集」载廷标临绝题幅巾自序曰：『后死罪臣刘廷标，闽之上杭人。早孤赤贫，服先严遗训、守孀母懿言，饫于二十人中；九举秋闈，三副乡榜。崇祯庚辰，由征辟试永嘉丞；用三院特荐，转补永昌通判。甲申秋，署府篆。是腊接先皇帝哀诏，已分一死。犹谓尚有社稷民人，勉为守土；庶犬马残喘犹存，或精卫衔泥堪效。不虞天未厌乱，覆亡可需。赤社将倾，难面父老于隆中；素练自裁，敬从先帝于地下：谅无当于晚节，聊不昧其初心云尔』。复为诗三章，有『三载偷生惭后死，今亡犹是大明臣』之句。余不传）。可旺贤两人之死，求其后，或以运闳对；召之，行至潞江，语仆曰：『此行将臣贼，吾与兄岂异趣哉！若收吾骨与吾兄合葬，题曰「夹江王氏兄弟之墓」，吾无恨矣！』遂跃入江死。初可旺入楚雄，举人杜天桢题西城楼曰：『满城毛角，不识「春秋」大义；千秋电火，难灰乱贼恶名』。亦自缢死。既而畏知闻运开、廷标亦死，叹恨曰：『吾明决愧三君，将来多一番磨折矣！』

李定国掠河西，明在籍巡抚、金都御史耿迁策死之。

定国既克临安，将袭沙定州于阿迷；闻晋宁有警，乃尽掠临安子女而还。过河西，廷策赴水死；妻杨氏被执不屈，亦见杀。

明晋宁举人段伯美、呈贡诸生余继善、耿希哲起兵拒李定国；城陷，晋宁知州冷阳春、呈贡知县夏祖训及伯美等皆死之。

昆阳孔师程者，以从军得官，众服其雄；伯美等之举兵也，推以为主。及定国来攻，师程泛舟先遁。城破，晋宁知州石阡冷阳春、呈贡知县嘉兴夏祖训与伯美等并死之。同时殉难可纪者：富民陷，在籍知县陈昌裔不受伪职，为贼杖死；贡生李开芳，与其友王朝贺自经死。临安陷，进士廖履亨赴水死。

明江川知县周柔强率兵拒李定国于抚仙湖，败绩；死之。

一军尽歼，迤东诸县屠戮甚惨。

徐鼐曰：孙、李之由蜀而黔，而滇也，月日不可考。以诸书参校之，则由蜀而黔也，二月以前；由黔而滇，则三月也。迤西诸郡可旺事，迤东诸郡定国事；故以类次之。孙、李等夷也，胡不云献贼余党李定国哉？嘉其有终，故讳

之也。

夏四月，江西大旱。

壬申朔，明进张家玉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提督岭东军务，联络漳湖。

王师攻新安，战于赤冈；家玉败走，陈文豹等皆死。李觉斯怨家玉甚，发其先垄、灭其族，村市为墟。家玉过故里，号哭而去。生平任侠，好击创，多草泽豪杰交，所至辄能得众；途次又得数千人。于是年七月取龙门、博罗、连平、长宁，攻惠州、克归善，还屯博罗。

癸酉（初二日），我大清兵取明衡山县。

乙亥（四日），我大清兵取明琼州。

明封锦衣卫郭承昊、马吉翔、严云从为伯，革御史毛寿登、刘湘客、吴德藻（考曰：毛寿登疑即毛寿敦、吴德藻疑即吴德操，盖字之讹）、万六吉职；刘承胤遂劫桂王如武冈。

刘承胤请封承昊等为伯，寿登驳之曰：『金吾无矢石功，何得援边镇例晋爵』？吉翔等疑疏出刘湘客，其党周鼎瀚遂造蜚语，为董卓、催、泛之议激承胤，逼王立下廷杖旨。缚寿登等于行在午门外，诸臣申救得免；仍落职。承胤益横，遂劫王如武冈。瞿式耜疏请留蹕全阳，曰：『闻郊祀礼成，即图移驾，不知将回桂林邪？抑幸武冈、辰、沅邪？夫皇上原以恢复西粤为心，则不徒西粤未恢，未可移驾；即东粤未恢，亦以驻全为得策也』。王制于承胤，不能用。承胤之嗾杖寿登等四臣，以四臣有还蹕桂林之议也（考曰：「明史稿」、「南疆绎史」、「武冈播迁始末」谓王以三月幸武冈；「东明闻见录」以为五月。今参考「行在阳秋」、「粤纪」诸书，盖承胤以四月劫王播迁，至五月十四日甲寅始改武冈为奉天府也）。

明太常寺卿潘应斗弃官去。

应斗字章辰，武冈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南都立，陈时政，为阮大铖所扼；授广东万州知州。王之建国肇庆也，授御史，改吏部郎中；寻加太常寺卿。

见承胤乱政，度不能抗，乃弃官去。与弟礼部主事应星诛茅威溪之麓，著述唱和；饔飧不给，晏如也。应星字梦白，尝刲股愈父疾，人称孝焉。

徐鼐曰：系之杖御史后何？鸿飞冥冥，弋人何篡？君子所以见机而作欤！同时有管嗣裘、邹统鲁二舍人，亦楚人士之不辱其身者（详见「纪传」）。

己卯（初八日），降将孟乔芳以我大清兵克兴安，明孙守法死之。

总督孟乔芳伏甲深林，以轻骑诱守法出，擒之。守法执铁鞭格杀百十人，乃死（乔芳，故降臣也）。

辛巳（初十日），我大清命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道取湖广。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皆以饶勇善斗事毛文龙；文龙养为孙，有德名毛永诗、仲明名毛有杰、可喜名毛永喜。庄烈帝既杀毛文龙，三人皆自皮岛归我大清；有德封恭顺王、仲明怀顺王、可喜智顺王。既从世祖入关定天下。顺治六年，有德改封定南王、仲明改靖南王、可喜改平南王；所谓三王也。是时，奉命征湖南。

癸未（十二日），我大清兵取衡州，杀黄朝宣。

臣薰曰：不曰朝宣死之何？朝宣之残贼甚于寇，不得以死节书也。不曰杀明黄朝宣何？绝之于明也。

甲申（十三日），白虹贯日。

我大清兵取永州，明卢鼎走道州。

鼎初守衡州，而张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乃挟腾蛟走祁阳、走辰州，腾蛟还走永州。大兵至，鼎部将复大掠，走道州。

明督师何腾蛟退驻白牙市、兵部右侍郎章旷退驻东安。

明王允成走辰州、马进忠走沅州、祁永忠走道州。

时湖南州县瓦解。署临武知县李兴玮，巴陵人；偕其父赴省请援，其母止之勿顾，全家皆遇害。后随章旷赴衡阳，以抗节死。

丙戌（十五日），降将吴胜兆谋以松江叛我大清、复归于明事觉，伏诛；明户部侍郎浙直总督沈廷扬、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陈子龙、兵科给事中杨廷枢等死之。

胜兆提督松江，长洲诸生戴之隽者，杨廷枢门人也，教胜兆叛，阴遣人约舟山黄斌卿（考曰：「三藩纪事本末」谓教胜兆者为周谦，故长白荡来降者也）合力取南都，斌卿犹豫不欲应；时侍郎沈廷扬、定西伯张名振、监军张煌言皆在斌卿所，争劝之。斌卿乃以故所封伯印授胜兆，期于是月十五、六日以海师会之。名振请以所部行，邀廷扬为导。廷扬曰：『兵至必以崇明为驻扎地，禁打粮，然后可』。名振许之。至崇明食尽，违约登岸。舟泊鹿苑，五更飓风大作，军士溺死者过半；王师逆之岸上，合呼「薙发者不死」，海师遂大溃。十五日，胜兆以事泄，杀告变之海防同知杨之易、推官方重郎而下令入海，意翌日海师之必至也。使中军詹世勋、都司高永义侦之，而海师已于十四日夜溃。世勋、永义登城望，烽火寂然；遂变志，反兵相向，矫令召其所亲信尽杀之，之隽亦死。执胜兆送江宁总督洪承畴，穷治其狱；词连子龙、廷枢。子龙亡命，同诸生夏之旭奔嘉定，告急于侯峒曾之弟岐曾，匿其仆刘训家；已迁昆山顾咸正所。当事踪至嘉定，执岐曾。别遣兵围咸正家，遂获子龙；锁舟中，泊跨塘桥下，子龙乘间跃水死（考曰：屈大均「吊子龙诗」云：『舟出吴淞烟水遥，黄门怀石此塘桥』。并汪琬所述曾涵之言考之，则陈公之沉水死，未

就讯也无疑。而侯方域诗注谓：『当事者执之，子龙曰：「何必讯？事皆有之，但未得就耳」。不屈死』。方域为子龙好友，其言似非无据；俟考）。

廷枢，字维斗，吴县诸生。天启朝颜佩韦五人之难，廷枢实倡之；佩韦等死，而廷枢获免。举崇祯庚午（一六三〇）应天乡试第一。国变，隐居邓尉山，浙东遥授翰林院检讨兼兵科给事中。既以之雋株连被逮，慨然曰：『予自幼慕文信国之为人，今日之事，素志也』。舟中书血衣并诗，以遗其孤（考曰：血书略曰：『惜时命之不犹，未登朝而食禄；值中原之多难，遂蒙祸以捐生。其年丁亥之建，为日孟夏之终；方隐遁夫山椒，忽陷罹于罗网。虽云突如其来，亦已知之稔矣。但因报国无能、怀忠未展，终是人臣未竟之事，尚孤累朝所受之恩』云云。诗十二首，佚其六；诗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气千秋应不散，于今重复有斯人』。『浩气凌空死不难，千年血泪未曾干；夜来星斗终天灿，一点忠魂在此间』。『社稷倾颓已二年，偷生视息又何颜！祇今浩气还天地，方信平生不苟然』。『叹息常山有舌锋，日星炯炯贯空中；子规啼血归来后，夜半声闻远寺钟』。『有妻慷慨死同归，有女坚贞志不移；不是一番同患难，谁知闺阁有奇儿』！『近来卖国尽须眉，断送河山更可悲；幸有一家如母女，纲常犹自赖维持』。以上详「南略」及「外史」）。五月朔，大帅会鞫于泗州寺。巡抚重其名，欲生之，命之薙头；廷枢曰：『砍头事小，薙头事大』！乃拥出至寺桥。临刑，大声曰：『生为大明人』；刑者急挥刀，首堕地，复曰：『死为大明鬼』。监刑者咋舌，乃礼而殓之。

同时被祸者：推官顾咸正及其子诸生天逵、天遴、夏之旭、夏完淳、侯岐曾、徐尔毅、钱梅等数十人。咸正，字端木；咸建兄也。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为延安推官。时以子天逵、天遴匿子龙被逮，洪承畴问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答曰：『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乃父子同见杀。之旭字符初，允彝兄也，以诸生贡于廷，有声。官兵捕之，乃缢死文庙复圣颜子位旁（考曰：之旭遗令云：『余自舍弟殉节，即欲偕死；彼以孤寡见托，未忍也。然不向城市坐者，两年于兹矣。今者吴镇效忠，一时趋附。凡事不密，变且中作；搜求余党，坐以叛名。嗟乎！新朝之所谓叛，乃故国之所谓忠也；夫何伤哉！余幼读圣贤书，今死圣贤地，夫亦死于圣贤之教、非死于法也』。其诗曰：『嗟予薄祜，少遭不造；皇路多虞，抚膺思报。穰穰国人，藩之垣之；惴惴縲继，抗章白之。余一介儒，曾霁天颜；岁寒之义，至死勿迁。仲也怀沙，身无贬屈；惜哉卧子，何不早决！故君曰逝，故友云亡；吾将安归？敬附首阳。从容自引，鲁璧跽跽；遐哉尼父，余敢对扬』！以上详「南疆绎史」）。完淳字存古，允彝子也。七岁能诗文。年十三，拟「庾信大哀赋」，才藻横逸。鲁监国授中书舍人。监国航海，完淳拜表慰问，为逻者所得。时亦因子

龙事下狱，赋绝命诗遗母与妇。临刑神色不变，年甫十八云（考曰：完淳遗母诗曰：『孤儿哭无泪，山鬼日为邻；古道麻衣客，空堂白发亲。循陔犹有梦，负米竟何人？忠孝家门事，何须问此身』。遗妇诗云：『忆昔结缡日，正当擐甲时；门楣齐阙阅，花烛夹旌旗。问寝谈忠孝，同袍学唱随。九原应待汝，珍重腹中儿』！以上详「史外」）。岐曾字雍瞻，太学生；少时与兄峒曾齐名。尔毅，字似之，石麒麟也；被执，慷慨无挠词。桷字彦林，楨之从兄也；同日受刑。尔毅妻孙氏、桷妻徐氏并殉之。

又殷之辂、张宽、戴武功、周长吉（考曰：武功疑即戴之隽、长吉疑即周谦）以下数十人不可详，皆以匿子龙死者也；惟沈廷扬则死于海师之溃。时张名振、张煌言、冯京第既杂降卒中逸去，廷扬叹曰：『风波如此，其天意邪？吾当以一死报国。然死此无名』！乃呼谓游骑曰：『吾都御史也，可解吾之南京』。洪承畴与有旧，使说之薙发。廷扬曰：『谁使汝来』？曰：『洪经略』！曰：『经略死松山之难久矣，安得尚有其人邪』？与部下十二人同日被刑。其亲兵六百人，斩于苏之娄门，无一降者；时比诸田横之士云。舟山人闻廷扬之死也，哭声如雷，就地立祠祀焉（考曰：「鲁纪略」谓：『廷扬于壬辰春，引舟师出福山口，败死』。与诸书不合。今按「鲁纪略」多舛谬，不足信）。

明□□岑本高等攻浦城，败死。

本高与王思春、江中英、江中元、张文耀、朱国贞、刘国球等同攻浦城，有原任监军吴承昊、徐元、毛文杰、张裔元约为内应。已而本高等败死，国贞降，尽泄承昊等谋；遂皆见杀。

己亥（二十八日），我大清兵取明安化，遂取新化。

降将王光泰以襄阳叛我大清，复归于明。

光泰，郧阳总兵光恩之弟也。光恩投诚后，以原官留镇郧阳，其弟副将光泰屯宜城。嗣光恩为道臣李之纲所讦，逮问。光泰遂据襄阳以叛，自称镇武伯，用永历年号；杀我荆南巡道甘文奎，进踞郧阳，结陕西贺珍、武大定为援。我提督孙定辽，亦降将也；闻变，率兵援郧阳，马蹶没于河。我侍郎喀喀木会光化副将王平渡河进讨，光泰走房县；寻走四川。

明太常寺少卿程源以罪削职。

源之由楚入黔也，假称三省总督兵部右侍郎，沿途卖官，赃私巨万。巡按御史钱邦芑疏参之；王震怒，削职逮问。

明郧西王常潮复建宁，其将王祁复邵武（考曰：按「世表」：『郧西王为益宣王庶子常湖，于万历二十五年薨，袭封者无考』。兹据「东华录」为常潮，其常湖之弟与）。

祁营山中，取民间几案数百，悬大线香，黑夜顺流环城而过；守者谓祁兵且薄城，炮石大下，迟明方知其伪。习之不疑；一日祁突至，遂破（考曰：「鲁纪年」谓：『郟西王复建宁』，而杨陆荣「纪事本末」云：『泸溪贡生魏一柱守泸溪，久不下。降将王得仁令族泸之丁、傅、魏三姓，一柱遂弃妻子走闽；袭破将乐，结永西、德化、兴安诸王攻克建宁。王师围而攻之，五阅月始破；一柱与诸王俱死之，兴安王以先事出获免』。不言郟西王；疑当日宗室流离军中甚多，不可悉数，纪事者各就所闻着之篇耳）。

明朱成功复海澄。

初，贝勒统马步兵突至安平，郑芝豹等敛众揭赀财、子女于巨舰，弃城泊外海。成功生母翁氏持剑不肯去；大兵入，翁氏拔剑剖腹死。成功闻报，擗踊号哭，縗素率师至；贝勒见船只塞海，退回泉州。成功寻合郑彩、杨耿兵入海澄，破九都（考曰：某氏「赐姓始末」谓：『北兵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殓』）。

五月，福建、江西大水（考曰：「行在阳秋」云：『戊午，福建、江西大水。按大水非地震可日纪比也，故系之五月』）。

辛丑朔，我大清兵取明新安。

庚戌（初十日），扬州地震。

甲寅（十四日），明改武冈州为奉天府；以周鼎瀚为东阁大学士，同刘承胤入直。

明以贵州总督李若星为吏部尚书。

壬戌（二十二日），明鲁郑彩复长乐。

癸亥（二十三日），我大清克龙阳，明总兵杨国栋败走。

甲子（二十四日），我大清兵取明常德。

明刘承胤兵掠于桂林。

承胤兵哗索饷，瞿式耜搜库藏、捐囊金与之；不足，夫人邵氏则又捐簪珥数百金与之；哗如故。素与焦璉兵主客不和，乃交斗；掠市而去。式耜檄诛二十余人，疏劾承胤驭兵无状。

乙丑（二十五日），我大清兵再攻桂林，明留守瞿式耜与总兵焦璉御却之。

时三王兵将抵桂林，侦知城中兵变，猝薄城；环攻文昌门；吏士失色。式耜与璉分门婴守，用西洋铳击中骑兵；王师稍却。璉乃开城出战，杀数十人；自辰至午不及餐，式耜括署中米蒸饭，亲出分哺，将士益乐用命。向晡雨未息，收兵。明日复出战，璉奋刀冲阵；王师弃甲仗而奔。援将马之驥既隔江发大炮助声势，即疾驰渡江，遇王师间道从栗木岭来者，运槊提鞬连毙三人，遂

大北，追奔二十里；我定南王孔有德望虞山树木，疑为兵焉。璉久驻桂，得桂人心；式耜以国士遇之，故能得其死力。

戊辰（二十八日），我大清兵取和平；明知县李信死之。

明副将周金汤复永州。

金汤字宪洙，莆田人。以武进士选上湖守备，擢永州都司；纠壮士二百人夜复永州。

明以御史鲁可藻巡抚广西。

可藻，和州人。以明经授新城县有声，擢御史，巡按广西；与瞿式耜协心守御。焦璉叹曰：『文官如此，何敌不克！徒令吾侪武夫愧死耳』！式耜上其功，授是职。

明论保桂林功，晋瞿式耜少师兼太子太师，封临桂伯；式耜疏请返蹕全州。

论守桂功，封式耜临桂伯。疏辞曰：『本朝文臣封拜，自王威宁、王新建外，指不多屈；或怜臣死守孤城，破格以行鼓励，其如貽笑四方何』！不许。再疏请告曰：『自移蹕之后，凡百有六日矣。此百六日中，过敌兵者二、遇兵变者一，皆万死而无一生存之望者；总办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烦。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与形之病可疗也，心与神之病不可医也。臣所依恃者皇上；皇上驻全，犹有见天之日。今幸武冈，臣复何望』！王制于承胤，不能从也。

我大清兵复取海口，明鲁平彝伯周鹤芝退守火烧屿，参谋林钥舞、总兵赵牧死之。六月庚午朔，明督师何腾蛟入朝，诏以赵印选、胡一青兵隶之，驻守白牙市。

腾蛟入谒，王及太后皆召见，慰劳再三。初，腾蛟荐刘承胤由小校至大将，称门生；已渐倨肆。腾蛟在长沙时，以藤溪之捷，奏加张先璧援剿右将军、郝永忠援剿左将军；承胤怒，驰入黎平，执腾蛟子索饷数万。腾蛟度不能制，乃为之请；得封定蛮伯，且与为姻。既入卫全州，爵安国公，勋上柱国，赐尚方剑，翻嫌腾蛟出己上，自请为户部尚书专领饷务；且以长沙失守，奏解腾蛟兵柄。王弗许；遣中使密召腾蛟为计。然腾蛟固无如何，且无兵；命以云南援将赵印选、胡一青兵隶之，守白牙市。及辞朝，赐银币，命廷臣郊饯；承胤伏甲将袭之。印选、一青力战，歼其众；承胤讳之，王亦不能问也。

明命何腾蛟驻衡州；加堵胤锡东阁大学士，赐尚方剑，总督江、楚军务，驻长沙。

总兵张先璧自江西溃入楚，众犹数万；请入朝，且劾承胤专擅。承胤惧，乃请命腾蛟驻衡州。督师堵胤锡复疏劾承胤，且及截杀腾蛟事；而高必正、

李赤心之众，亦欲就食湖南。承胤益惧，计非胤锡不能制之；乃加胤锡大学士，赐剑，便宜从事，驻长沙。时衡州、长沙俱失，腾蛟、胤锡但拥虚号而已。

明监国鲁王攻漳州，不克。

明监国鲁王以钱肃乐为兵部尚书。

初，肃乐之解兵也，闽使召之，以嫌不赴。及江上破，由海道入闽，疏陈越中十弊为戒；隆武帝优诏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未赴而闽中破，与诸弟避地福清，采薯为食。尝夜涉绝谷，足尽裂；无已，则祝发为僧。尝题壁云：『一下猛想时，身世不知何处；数声钟响里，归途还在这边』。识者谓非缙流语，渐有从之问学者，乃赖其修脯以自给。既闻郑彩扈监国来往诸岛，馮牙举事；乃入覲。时从亡诸臣之在侧者：熊汝霖、马思理、孙延龄。思理位汝霖上，同直阁。延龄即嘉绩子，年尚少（考曰：此非吴三桂所杀之孙延龄）。彩自署兵部；及肃乐至，推以自代。肃乐泣陈无功，请以侍郎行部事；不许。因疏言：『兵部之设，所以统理群帅，归其权于朝廷。今虽未能尽复旧制，然当申明约束，使臣得行其法，不相凌辱，可乎？国家多难，大帅往往揜败为功；江干王之仁报捷诸书，其余习也。臣愿海上诸臣，持「勿欺」二字以事主上，可乎？臣在山中，有感臣忠义愿携货来投者、有愿夺降臣家财以充饷者，聚之可数百人。藩臣入关，当驱臣兵为先锋。但愿诸臣少存部臣体统，一切争兵并船不相加遗以为朝廷羞，可乎？叙功之举，往往及官而不及兵，谁肯致死？请凡兵有能获级夺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近奉明旨，江上之师病在不归于一。今宜以建国公为元戎，登坛锡命，令平彝、闽安、荡湖诸镇选择偏裨，或为先锋、或为殿后，合而为一，弗令异同；其次则编定什五，弗令杂然而进、杂然而退、孟浪以战，则庶乎归于一矣』。得旨，允行。又疏言：『主上允臣前疏，委任建国，则兵出于一矣。复命建国合挑各营之兵，选其健者。请自今以往，停止一切封拜；特悬一印，令于众曰：「有能为建国所挑之兵先锋立功，不论守、把等官，竟与挂印」。至各藩私兵，请各悬一印曰：「有能将本营所挑之兵立功者，竟与挂印」。如此，则奇杰之人至矣』。监国以为然。于是兵威顿振，先后下三十余城。

秋七月甲辰（初五日），明大学士陈子壮起兵九江村，会给事中陈邦彦共攻广州，败绩。

子壮起兵九江村，兵多蛮户、番鬼，善战。乃与邦彦约共攻广州，结故指挥杨可观等为内应。事泄，可观等死，子壮退驻五羊驿。时李成栋方攻张家玉于新安；邦彦与子壮谋，伏兵禺珠洲侧，伺成栋还救会城，纵火焚其舟，己军以青旗朱旂为号。如其计，果焚舟数十，成栋走下风，引而西；邦彦尾之。会日暮，旗帜不能辨，阵动；风忽转，成栋顺风反击，遂大溃。子壮长子上庸战

歿，走还九江村；邦彦奔三水。

明新兴伯焦璉复阳朔，遂复平乐。

王师再挫，而广东又为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所扰。式耜命璉乘之，复阳朔、平乐。

明思恩侯陈邦傅复梧州。

鲁可藻复贺县、富川，引兵至平乐，与焦璉兵会。陈邦傅由资、柳及浔州，我巡抚耿献忠遁，遂复梧州。梧州，兴陵之所在也；瞿式耜疏言：『粤西全定，请昭告陵寝，还蹕桂林』。

明县丞徐定国复怀集。

定国旧为怀集县丞，城破匿山中，不薙发；以计复城（考曰：本「东明闻见录」）。

明兵部右侍郎湖南巡抚章旷卒于军。

长沙之失也，何腾蛟走衡州，旷亦走宝庆；寻至祁阳与腾蛟会。腾蛟将谒王武冈，乃以兵事属之；已复移驻永州。见诸大将拥兵闻警辄走，抑郁成疾；徇永安，卒于军。

明监国鲁王次长垣，会郑彩、周瑞、周鹤芝、阮进之师攻福州，败绩。

明朱容藩反。

容藩由辰州至施州卫，假称「楚王世子天下兵马副元帅」。适郧阳守将王光兴为王师所败，无所归，不知其伪也，以其众二万人附之；李占春、于大海两将亦附焉。王师由重庆顺流下，是月十一日容藩命占春、大海截击于万县之湖滩；王师失利，走川北。容藩得三营兵，益恣肆；遂称监国，铸副元帅金印佩之。改忠州为大定府，号府门为承运门，称所居为行宫；设祭酒、科道、鸿臚寺等官。封王光兴、李占春、于大海、杨朝柱、谭宏、谭文、谭诣、杨展、马应试为侯伯，以张京为兵部尚书、程正典为四川总督、朱运久为湖广巡抚。时干戈阻道，文告不通，故诸将为其所惑；惟京、正典、运久实为腹心焉。

己酉（初十日），明前福建提学道毛协恭被执于建宁；不屈，死之。

协恭字端甫，武进人；崇祯庚辰（一六四〇）进士，知宁德县。南都授陕西道监察御史；隆武帝立，命提督福建学政。王师之入闽也，协恭适试士兴化；闻变痛哭，跃入水，遇救不死，转徙泉州、建宁间。土寇发，力疾趋崇安，在道为王师所执；大帅欲降之，协恭厉声曰：『若亦知毛提学乎？尚奚道』！乃被杀。妻周氏与其子女跃水死；仆邹良、王大郎亦死（考曰：本「储大文集」）。

八月己巳朔，明以户部侍郎严起恒为东阁大学士。

起恒，山阴人；崇祯辛未（一六三一）进士，除刑部主事，历员外郎，出

知广州，迁衡、永兵备副使。十六年（一六四三），献贼躏湖南，吏民悉逋窜。起恒守永，谕门吏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去者复还，贼亦不至。左良玉犯阙，总督何腾蛟赴水不死，奔长沙，集僚属盟誓；起恒主转粟以贍民食。闽中擢户部右侍郎，总督湖南钱法。王即位，命兼督军饷。谒王于武冈；起恒面阔、身高有异相，纵谈时务。王大悦，故有是命。

丙戌（十八日），明监国鲁王遣兵袭连江。

戊子（二十日），我大清兵克高明，明督师东阁大学士陈子壮、御史麦而炫、主事朱实莲皆死之。

而炫字章闇，高明人。由进士历官上海、安肃知县；闽中擢御史。实莲字子洁，子壮同邑人；由举人，历官刑部主事。子壮之在九江村也，而炫破高明，具书迎之；子壮以实莲摄县事。城陷，实莲战死；械子壮、而炫至广州。佟养甲、李成栋怒子壮，寸磔之，投骨四郊；遍召广州诸绅坐堂上，观其受刑以惧之。而炫从死。而张家玉首适至，李觉斯在坐，请审视，恐为所欺；养甲曰：『视此貌清正，固是义士，必家玉也』。已而，成栋、养甲降于明。王乃赠子壮太师番禺侯，以养甲为谕祭使；养甲愧欲死。后为成栋子元胤所杀；先数日，恍惚见子壮抽矢射之云。明广州□□李皇一、举人杜璜攻肇庆，败死。

庚寅（二十二日），明朱成功会师泉州之桃花山；泉州在籍御史沈佺期、光禄寺卿林桥升、主事郭符甲、推官诸葛斌起兵应之，进攻泉州，不克。

郑鸿逵谓成功曰：『安平弹丸，无险要可恃，吾助汝攻泉州。成功乃令他将守海澄，而自九都回，会鸿逵师于泉之桃花山；佺期等起兵应之。我提督赵国祚逆战而败，进逼泉州。每攻城，辄为溜石寨参将解应龙所援。成功谋之鸿逵，伪为攻城者，而遣部将桑一筠、杜辉袭其寨；伏兵中途邀之，应龙中伏死，寨亦遂破。国祚初轻成功，闻应龙死，始昼夜巡防。西门守将杨义与诸葛斌通，适国祚召义守东门；斌不知，夜率众逼城，全军俱没。乡宦郭必昌之子显谋内应；事泄，一门十三口遇害（考曰：「台湾外纪」云：『显有爱姬春姊，利显母黄氏珠珥；投国祚乞拣所藏皮箱一，愿首告。差兵往擒，惟有空室，众骇异。春姊指后园井中旁石是门，开之，果一大穴，全家在焉；共一十三口，杀之。春姊拾皮箱，亦为众所杀』）。于是夜禁益严。漳州守将王进闻泉被围将往救，总兵杨佐以未奉总督令，阻之；进曰：『此谓唇亡则齿寒也』。分其众为三队，诈称合潮州援兵数万，直捣安平。成功乃分兵守刺园、浔尾，自率众据五陵，令鸿逵督其将林顺、洪政攻城。王进侦知大路联营，乃乘夜由冷水井过何坑、出南安，突至泉州城下。洪政一战而败，鸿逵遁回金门；成功亦退。后谍知进兵才千五百人，成功大悔；伏兵邀之，不及。

成功归安平，前浙江巡抚卢若腾、进士叶翼云、举人陈鼎来谒；成功待以

上宾。又海澄人甘辉、漳浦人蓝登、南安人施郎与其弟显俱来归。乃练兵积饷，以为后图焉。佺期字云又，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后卒于台湾；桥升，崇祯丙子（一六三六）举人；符甲亦癸未进士；斌字士伦：皆泉州人。

辛卯（二十三日），我大清兵进逼明奉天府，桂王奔。壬辰（二十四日），刘承胤举城降，大学士吴炳、兵部尚书傅作霖等死之。

王师破常德、宝庆，且逼奉天。王召承胤谋之，但言：『我兵多，敌决不来』。王疑而察之，则承胤已密议投降；乃与辅臣吴炳议由古泥幸柳州。二十四日午后，王师忽至城南；时守兵皆在城北，仓卒不能支，一战而败。官民斫北关，弃釜殮而走；王与两宫仓皇出奔，至二渡水，车驾甫过而浮桥遂断。锦衣卫马吉翔步从，重赏觅小舟，三宫并载；中宫嫡妹与王皇亲母同舆出城，竟不可踪迹。承胤初犹大言呵喝，及乘舆出城，遂迎降。大学士吴炳奉命扈太子走城步，既至而城已为王师所据，被执送衡州；炳不食，自尽于湘山寺。傅作霖，武陵人，由乡举仕闽中；大学士苏观生荐为职方主事，监纪其军。观生没，依何腾蛟于长沙，改监察御史。王在全州，擢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寻进尚书，从至武冈。夙与承胤善，故得骤迁。在全州，擢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寻进尚书，从至武冈。夙与承胤善，故得骤迁。及承胤将降，作霖勃然大骂曰：『吾始以汝为人；汝挟天子作威福，惟所欲为，致天子蒙尘，罪已不容于死。拥兵数万、糜饷十年，平日夸谓天下莫当；今议降，真狗彘不如也』！承胤不顾。王师入城，作霖冠带坐堂上，承胤又与偏沅巡抚傅上瑞劝之降；作霖唾其面，遂遇害。妾郑氏有殊色，被执；过桥，跃入水中死。同时殉难者：吏部主事侯伟时，公安人，崇祯中进士；与吴炳同被执，不屈死。长沙佥事赵廷璧，内乡人；率妻古氏、子燦、子妇马氏俱自尽。布政司参议嶧峨刘佐、荆州佥事邱懋朴，俱遇兵死。

明叛将刘承胤以我大清兵追明桂王于古泥关，参将谢复荣力战死之；晋迎扈总兵商邱伯侯性爵为祥符侯。

初，承胤逆状已着，皇太后刺血写诏召驻扎古泥关商邱伯侯性入卫；性遣部将谢复荣以五百人迎扈。既闻承胤以王师至，复荣偕马吉翔奉王及三宫斩关出，相距三里；复荣请王疾驰，而身自断后死战，与五百人俱歿于王家堡，总兵王景熙亦死之。王徒步三十里，体重足疲，已濒于殆；性率兵奄至，请王御小轿先发，陈兵峡口；承胤乃引去。王已两日不食，宫眷狼籍泥淖中，饥无人色；性供帐储备，王甚喜。抵古泥，晋封祥符侯。承胤之降也，移营及眷口至武昌。后以部将陈友龙中途反正，当事疑承胤与通；明年四月，并其眷口皆伏诛。

我大清兵取沅州，明偏沅巡抚傅上瑞降。

上瑞，武定人；为武昌推官，何腾蛟荐为长沙佥事。腾蛟之集僚属盟于长沙也，以上瑞摄偏沅巡抚；劝腾蛟设十三镇，卒为湖南大害。性反复，弃腾蛟如遗。武冈破，遂降。逾年，金声桓事起，当事者虑其为变，与刘承胤并诛死。

我大清兵克黎平，明总兵萧癘（考曰：一作旷）死之。

癘，武昌人，以诸生为刘承胤坐营参将；何腾蛟题为总兵官，守黎平。承胤令陈友龙招之降，不从；短兵接战，力竭自刎死。友龙遂尽劫腾蛟眷属以去。

明王祥复遵义（考曰：杨在「朱容藩乱蜀本末」云：『七月十三日，钱邦芑使王祥复遵义』）。

九月己亥朔，明桂王次靖州。

武冈之变，楚中诸臣不知乘輿所在，督师堵胤锡与巡按御史熊□麟议立荣王（考曰：按「明史」：『荣宪王由柀薨，子慈照嗣。猷贼入湖南，王奉太妃走辰溪』。是王名慈照也。而「东华录」载孔有德奏云：『荣王朱由桢』。岂慈照死而由桢袭：封欤？由桢疑是由柀兄弟）于辰州；寓书于前阁臣熊开元，以中兴元辅相期。开元答曰：『今日所急在战守，不在立君。乘輿所向未卜，万一或有参差；鲁、唐近辙，何可再寻』？乃止。

我大清兵克清远，明兵科给事中陈邦彦、指挥白常灿、生员朱学熙死之。

邦彦之奔三水也，清远指挥白常灿以城迎奉。乃入清远，与诸生朱学熙婴城固守；精锐尽丧，外无援军。城破，常灿死。邦彦率数十人巷战，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园中；见学熙自缢，拜哭之。旋被执，馈之食，不食；系狱五日，被戮。事闻，赠兵部尚书，谥忠愍，荫其子为锦衣卫指挥。初，李成栋于广州之围，俘败卒械送巡抚佟养甲，讯知谋出邦彦；以轻兵袭其家，执其妾何氏及二子和尹、虞尹，令为书以招邦彦。邦彦判书尾曰：『妾辱之、子杀之，身为忠臣，义不顾妻子』。养甲壮焉，颇以善遇。李皇一、杜璜之死于肇庆也，邦彦之妻子始被杀焉。

明川北总督李干德以袁韬兵驻重庆。

先是，崇祯中，川贼姚天动、黄龙聚党劫掠，巡抚陈士奇令营将赵荣贵击破之；擒其渠魁马超、一斗麻、代天玉等二十余人，姚、黄走脱他徙。而沔县人袁韬因奸娣事发，投响马贼马潮、呼九思等，继姚、黄而起。猷贼之入蜀也，乘胜据蓬州、仪陇、南部；久之，分为十二大队。岁饥，以人为食。王师破之于遂宁，潮、九思走死；韬以余众归樊一衢。故巡抚李干德者，西充人，奉命总督川北；少遇异人授天书，善占验。诸将中惟许韬与武大定（大定亦小红狼别部）反正者也；干德欲与就功，结二人为心腹。适李占春等有湖滩之捷

，韬亦返斗；入佛图关，取重庆，奉干德驻之。

庚申（二十二日），明监国鲁王遣兵复罗源，又复连江。

时海师破山莺、龙门、高公诸岛，连破罗源、连江；于是长乐、永福、闽清诸城皆下。

明南海诸生钦浩通于舟山事觉，前南昌知县刘曙死之。

曙字公旦，长沙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授南昌县；未赴而苏州破，避居邓尉山。南海诸生钦浩通款舟山，疏吴中忠义之士二十三人，以曙为首。游骑获其书，上之巡抚土国宝，乃逮曙；不肯屈膝，诘之曰：『尔反乎？』曰：『诚有之，愧事未成耳！』然曙实不识钦也。槛送金陵，卒不辨。时顾咸正、夏完淳之徒皆在狱中，纵横诗酒；赴市同刑者三十余人（考曰：本「刘公死义记」）。

冬十月戊辰朔，明桂王如柳州，大学士瞿式耜疏请还蹕桂林。

王在沙泥潭，何腾蛟率滇兵入卫，大学士严起恒亦自万屯来会。百姓献鸡黍、土司献金刀，王慰劳之。式耜遣人间道赍疏，请由古泥还象州、入桂林，极言不可他移一步：『滇、黔地荒势隔，忠义心涣；三百年之土地，仅存粤西一线。返蹕收复，号召联络，粤师出粤以恢江、赣，楚师出楚以恢武、荆。且粤西山川形胜，兵力人情俱有可恃』。既闻驾幸柳州，乃增将吏、备糗粮车马，表请还蹕。王谕曰：『西陲朕根本地，先生竭力守此。异日国家再造，先生功实多』。

明大学士瞿式耜再疏请还蹕桂林。

王师已定湖南，南安侯郝永忠自永州退入桂林，疑主客不相容，而式耜加礼抚慰；永忠乐为之用；宜章伯卢鼎亦至。时督师何腾蛟、大学士严起恒、御史刘湘客咸在桂林，与式耜议分地给诸将，俾各自为守。式耜疏言：『柳州猺、獞杂处，地瘠民贫，不可久驻；庆远壤邻黔、粤，南宁地逼交夷，不可复幸。尔来将士瞻云望日，以桂林为杓枢；道路臣僚疲趼重茧，以桂林为会极；江、楚民情，以桂林为拯救之声援。腾蛟与永忠、鼎、璉分防住汛，可图恢复』。不听。

辛未（初四日），太白经天。

丁丑（初十日），明土司覃鸣珂与守道龙文明哄于柳州，桂王走象州。

鸣珂，土司覃裕春子也；与道臣龙文明相仇杀，攻陷柳州。文明走，鸣珂大掠；矢及王舟，王仓卒南走。会陈邦傅子禹玉以二千人送驾，始复次象州。

明兵部尚书张家玉与大清兵战于增城，败绩；死之。

王师攻博罗；家玉走龙门，募兵万余人，分为龙、虎、犀、象四营，据增城。李成栋以步骑万余来击，家玉三分其众，倚深溪高崖以自固。大战十日

，力竭而败。围数重，诸将请溃围出；叹曰：『矢尽炮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毙，欲战无人！乌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人手哉』！遍拜诸将，自投野塘死；年三十有三。事闻，赠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增城侯，谥文烈。同时死者：指挥灵璧安宏猷战死，训导程乡张治、举人张恂、尹斌自缢死。家玉之师林洵与家玉同谋起兵者，临刑吟诗曰：『愿续当年李侍郎，遗言谢世报高皇；独怜一片忠精骨，不死沙场死法场』。

我大清兵取全州，明守将王允成、唐文曜、守道马鸣鸾皆降。

耿仲明既破永州，进攻全州，王、蒋二镇御之黄沙河，失利；王师遂渡西河浦。何腾蛟遣总兵何有奇援之不及，城陷；文武官皆降（考曰：本「阳秋」。王、蒋二镇失其名）。

我大清兵克辰州，明荣王由楨死之（考曰：邓显鹤「沅湘耆旧集」载：『唐山人九官诗，有「别熊巡按、周督学」。二师羈于辰州均能以节义着。诗「湖南通志」不载，赖此诗尚存其姓』）。

我大清兵克黔阳，明阁部李若符、翰林院待诏邱式耜死之。

式耜字祈年，沅州诸生。尝倡义团练，御献贼有功。徒步诣行在上书；授翰林院待诏，持节招勋镇。会若符驻黔阳，褒衣大带见我总镇徐勇于辰州，被执，送武昌；黔阳破，若符死。世祖章皇帝命宥式耜；而式耜志必死，为文自祭云：『以汨罗之水、首阳之薇，致祭于邱君之神』云云，因被杀。命下，已无及矣。若符事未详（考曰：式耜见「沅湘耆旧集」。此于时日不可考，姑以事次之）。

我大清兵入明兴安白土关。

明监国鲁王以马思理为东阁大学士、林正亨为户部尚书、沈宸荃为工部尚书、余扬为左都御史。

明监国鲁王召前广东副使吴鍾峦为通政使。

鍾峦字峻伯，号稚山，学者称为霞舟先生；武进人。崇祯甲戌（一六四三）进士，历桂林推官。南部授吏部主事，抵南雄而金陵亡。子福之，以起兵大湖死。鍾峦转赴闽中，由原官转员外郎；痛陈国事，时宰不悦。鍾峦曰：『天下分崩，资群策犹恐不支；尚欲拒人言邪』？隆武帝以郑氏专恣，欲往赣州。鍾峦曰：『闽海虽非立国之区，然今日所急者，选锋锐以复南昌，联络吴、楚以得长江。舍此他图，关门一有骚动，则全闽震惊矣』！隆武帝不悦，出为广东副使。未行而闽又亡，遯迹海滨；愤士大夫多失节，因作「十愿斋说」寄意（考曰：「十愿斋说」：一曰吾愿子孙世为儒，不愿其登科第；再曰吾愿其读圣贤书，不愿其乞灵于西竺之三车；终曰吾愿其见危授命，不愿其偷生事仇）。钱肃乐疏荐鍾峦与故太仆卿刘沂春，监国以沂春为右副都御史、鍾峦为通

政使。初犹不起，肃乐贻以书曰：『时平则高洗耳，世乱则美褰裳；司徒女子犹知君父，东海妇人尚切报仇。嗟乎！公等忍负斯言』？锺峦亦翻然曰：『出固无益，然不出则人心遂涣；济不济，以死继之』！乃就职。疏言：『今远近章奏，武臣则自称将军、都督，文臣则自称都御史、侍郎，三品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河者，则又假造符玺，贩鬻官爵；偃卧邱园而云联师齐、楚，保守仆御而云聚兵十万。以此声闻，徒致乱阶。请自后严加核实：集兵则稽其军籍，职官则考其敕符』。监国是之。晋礼部尚书，原官如故兼督学政。从监国幸浙，所至录其士之秀者见诸监国，人笑其迂，锺峦曰：『济济多士，维周之桢；可以乱世而失教士邪』？时浙中遗臣尽出，林颀为吏科给事中、黄宾为吏部考功郎中。

徐薰曰：同召者有刘沂春，何以不书？无所表见也。自侍郎以下，升擢贬黜悉不书。或以其人书，或以其事有关大局也亦书；所谓「春秋」无达例也。锺峦尝集累朝忠义，上自夷、齐，下迄逊国，名曰「岁寒松柏集」；为「客问」一篇弁其首，其说与薰撰「纪年」之旨相吻合也。附录之，以告来者焉。其略曰：『客有问云：「诸君子之死节，诚忠矣！然无救于国之亡也，子何述焉」？应之曰：「子不云乎，岁寒知松柏，叹知之晚也？夫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较然不欺其志者也。临难而能励其操，必授命而能尽其职。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为宰执，则如中国相司马而辽边息警；用为谏议，则如汉廷为汲、黯而淮南寝谋；用为镇帅，则如军中有范、韩而西贼破胆：安得有亡国事乎！惟不知而不用，且用之而不柄用；且惮其方正而疏之、惑于谗佞而斥之，甚且锢其党而并其同道之朋一空之。于是高爵厚禄，徒以豢养庸禄贪鄙之辈相与招权纳贿，阻塞贤路，天下之事日就败坏而不为补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窜，反颜事仇。嗟嗟！烈女不更二夫，况荐枕席于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辈之肉尚足食邪」？又问曰：『诸君子之抗节者，诚清矣！曷不死之』？应之曰：「记曰：谋人之国，国亡则死之；谋人之军，军败则死之。诸君子皆不柄用，未尝与谋军国事。易曰：介于石，不终日。俭德避难，夫安得死之？守吾义焉耳」！曰：「然则恢复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耳！志在恢复，环堵之中不污异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复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复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终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臣终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于牧野之倒戈，而亡于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出玺，而亡于柴市之临刑。国以一人存，此之谓也。子谓空言无补，将谓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乃慨然而退』。

明鲁大学士刘中藻起兵攻下福宁。

先是，隆武帝殁于汀州，其总兵官涂登华尚守福宁，拒监国；命中藻移师

攻之。登华欲降未决，谓人曰：『岂有海上天子、舟中国公』？钱肃乐晓以书曰：『将军独不闻南宋之末，二帝并在海上，文、陆并在舟中，后世卒以正统归之；而况不为宋末者乎！今将军死守孤城，以言乎守义，力已尽也；以言乎保身，策未善也。据沸鼎以称安、巢危林而自得，何计之左邪』？登华遂诣郑彩降。中藻兵盛，彩心忌之。既受登华降，使私人守之；中藻愠不可。监国使大学士沈宸荃解之，彩亦不听。

臣薰曰：不曰复福宁州何？涂登华为闽中守将，闽中亡而登华私守之，与归命大清者异矣；故不言复也。登华降矣，然则何以不言降？登华降于郑彩，非降于中藻；其实中藻攻之而后降也，故归功中藻也（考曰：「福宁府志」云：『顺治四年八月，海寇郑窠率兵围城。五年正月，知县钱楷奉假印出降，自以真印遁往省。海寇入城，称监国鲁伪将军抚院等官。十月十三日，福安进士刘中藻来围州城七阅月，城中米价每石十两。后中藻于龙首山裁松木为炮，乱抛城内；至次年四月初六日城陷，州尹宋不服被杀』，中间无涂登华事。而如「府志」所云彩称监国鲁伪抚院云云，不当有刘中藻来攻之事；疑是彩弃而不守，登华入守之又不奉监国诏，故中藻攻之。所云州尹宋者，盖与登华同守之人。「府志」因涂登华非我朝命官，削不载；宋州尹之有姓无名，亦讳之也。观「州志」云：『中藻不知天命有归，抗拒王师，是乱贼也；谓为忠义可乎？特为削之』云云。是志书于当日中藻义兵事，削者多矣。附志之，以见传闻异词之有由也。「窠」与「彩」同音字）。

明监国鲁王以前尚宝寺卿李向中为兵部侍郎，巡抚福宁。

向中号立斋，锺祥人。崇祯庚辰（一六四〇）进士，知长兴县。调秀水，大革漕弊，内迁车驾司主事；至淮上而国亡。南都进职方郎中，巡视浙西嘉湖兵备副使，调苏松；甫至，南都又亡。松江沈犹龙之起兵也，向中预之，兵败走入浙；寻入闽，闽中授尚宝司卿。闽亡，奉父母居海滨；刘中藻招之同朝，监国授是职，即监中藻军扼沙埕。时兵战屡胜，而多不戢。海上居民谣曰：『长髯总兵，黔面御史；锐头中军，有如封豕。我父我儿，交臂且死』！向中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中藻曰：『是为监军之任，公何嫌焉』？向中乃持节召其中军将欲斩之，中军将诉于中藻；中藻曰：『汝今乃遇段太尉也』。自是，军士始戢。向中在行间，衣短后衣，缚裤褶；遍历诸舶，加慰劳鲛人鬻户，勉以故国之谊，使量力输助而无所掠。福宁一带依之如父云。

明中书舍人陈世亨起兵复瑞安，败绩；死之（考曰：「绎史」谓世亨以一旅复安固。按「明史」「地理志」，闽、浙两省无安固县。惟瑞安县在晋时为安固县，稗官家不审史家体例，妄用古地名。此类甚多，今悉正之）。

有邓藩理者，与世亨以一旅复瑞安；援兵不继，被执，不屈死。

明鲁兵部右侍郎林汝翥、吏部员外郎林逵起兵复福清，败绩；死之。

汝翥字大葳，福州人，以乡举知沛县。天启时，缉妖人王普光党有功；以忤阉，削籍归。南都授云南临沉道，旋坐贬。监国征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义师。其族人林逵，字子野，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知海宁县。邑有妖人以剑术惑众，能缘壁走，伏水中一、二日不出；聚党千人。闻都城陷，将举事；逵捕杀之。杭州不守，兵士乘乱鼓噪乞饷；逵罪其为首者而如所请。以孤城不能存，弃官归。黄道周督师，以户部员外郎司饷；改御史，往谕浙西。行至赣州，召还；授吏部文选员外郎。从扈汀州，仓卒不能及，号恸返匿山中。是时郡邑起兵，拥之为主；逵别其父曰：『儿当死久矣！作令城不守，当死；扈驾事不终，当死。若再苟延，恐以不令之名贻父母羞』！乃易履负戈，杂旅徒中攻福清；身被数创，犹勒兵战，中流矢死。汝翥被执，服金屑死。逵之友人叶子器者，掌营中记室事。被执，使作书招逵；子器乃挥绝命词与之，亦被杀。

明朱成功颁「隆武四年戊子大统历」于海上。

时道阻未通粤中也，从大学士路振飞、曾樱议，仍称隆武四年，颁历；用文渊阁印钤之（考曰：「顾炎武集」有「路舍人家见东武四先历」诗。舍人，振飞长子泽溥也。「东武四先」盖隆武四年之隐语也）。

明监国鲁王颁「监国三年戊子大统历」于海上。

朱成功于监国修寓公之礼而不称臣，钱肃乐奏颁「监国三年」历而成功称「隆武四年」如故。于是海上遂有二朔。肃乐尝与成功书，奖其忠义，勉以恢复；故成功不为忤。监国始愧叹，知前此肃乐贰心于闽之谤为诬也。

徐鼐曰：大书颁历何？粤中有君而海隅二朔；「易」有之：『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十一月戊戌朔，明桂王在象州。

我大清兵进逼全州，明督师何腾蛟督诸军御却之。

时瞿式耜与何腾蛟、严起恒晓夕筹划，调和主客，集郝永忠、焦璉誓于神前，刻期出师。宜章伯卢鼎与滇镇总兵赵印选分路驻全。王师自湖南来，腾蛟督诸军分战，大败三王兵；斩级无算，获名马、骆驼而还。诸帅连营阁道亘三百里，王师始退驻湖南。

明桂王如南宁，道阻不果，遂还桂林。

大兵再逼梧州，王欲自象州往南宁，为焦璉乱兵所阻，诸臣皆微服行；马吉翔左右御舟，遇浅水辄力挽之，王为之挥泪。乃分遣王化澄、吴贞毓、庞天寿护三宫往南宁，而与马吉祥溯十八滩返桂林。逾月，三宫达南宁，以府署为行宫，供帐草草。方移入时，有恶少逼视，语出无状者；中宫命执付有司，竟

以讹传告免焉。

明朱容藩使李占春袭袁韬营执李干德，不克。

是月，容藩率李占春至重庆，会李干德讽其推戴己；干德若不解者，而礼复不相下。适长至，行朝贺礼；袁韬自贼中来，素不知礼，与容藩同班拜舞。容藩怒，占春尤不平。容藩命占春袭韬，并害干德。是夕，干德坐船屋，仰视星气，觉有异；咄咄谓：『此主急兵』，走匿崖谷间。顷之，占春袭韬，不克；搜干德船，止一妾一女，乃大惊。韬闻，恐干德之亡也，大哭；既迎致，即大喜；集兵与占春相仇杀，数战不解。容藩走涪州，移书川南总督杨乔然、巡按钱邦芑请为两营解释；占春亦归干德孥。于是，韬与武大定驻重庆、占春营涪州之平西坝、于大海营忠州之花凌河为唇齿。容藩不得志于韬，乃私铸「锦江侯印」送王祥，求其以兵应占春（考曰：诸书皆言占春之袭韬，由干德构难。此由蜀人恶干德之杀杨展，而凡构难之事皆归咎干德，实与情事不合。杨在「朱容藩乱蜀本末」载此事极分明，今据以为正）。祥以兵出綦江，与韬三战不胜，退驻南岸。忌占春、大海之盛，而欲为好于袁也；诈请占春议事，伏兵执之。守者懈，占春逾垣出，杀追者；一日夜，归其坝上营。祥既失占春，而又为韬所持；军无粮，杀马而食；于明年四月回遵义。

十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己巳（初三日），明桂王至桂林。

瞿式耜与靖江王亨歆（考曰：当是亨嘉诛后袭封者）郊迎；王念式耜功高赏薄，慰劳备至，上殿赐坐，以比诸葛武侯、裴晋公。先是，司礼监庞天寿奉敕催兵，久在桂林；王坤既被承胤逐，复入自武冈。王之幸柳、幸象，票拟皆锦衣卫马吉翔手也；式耜劝王揽大权、明赏罚、亲正人、闻正言。五鼓，肃衣冠而起，黎明入阁，夜分始归，视王动静；王不食不敢先食，犹孝子之事严亲也。各路奏使，计路远近给口粮；四方腊表月数至，远人亦以桂林为归。

明何腾蛟督师全州。

郝永忠兵与城外团练兵相恶，大掠水东十八村；瞿式耜叹曰：『勋帅巽懦观望，詎非朝廷之处置无以服其心邪』！及腾蛟出督师，兵益齟齬，焦琏走平乐、郝永忠壁兴安。式耜自咎曰：『既无以挽政事之得失，又无以辑和勋镇之心，在内在外两无所得；仳仳倪倪，搏手奚补哉』（考曰：本刘湘客「留守传」）。

明御史李长祥、主事王翊、华夏、屠献宸、评事王家勤、推官杨文琦、董德钦、生员杜懋俊、施邦焮谋袭宁波，不克；夏、献宸、家勤、德钦、懋俊、邦焮皆死之。

江上之溃，浙东士大夫之树义旗、踞山寨者：御史李长祥之东山寨，职方

主事王翊之大兰寨，都御史张煌言之平冈寨，御史张梦锡之大皎寨，诸生杜懋俊、施邦炆之管江寨，都督章钦臣之偃山寨为最着；主事华夏善长祥，推官杨文琦善翊，大理评事王家勤善懋俊、邦炆。而评事董志宁，故与夏、文琦与于六狂生之祸者也，密为恢复计，奔走联络诸寨间。主事屠献宸、推官董德钦尝招军输饷，为我海道中营游击陈天宠、仲谟所识；屏左右告之曰：『我二人，故史阁部麾下士也。阁部垂死遗言，属我辈必无负明；心实勿忘，顾无所措力。今观公等非碌碌者，且往来踪迹亦略有闻；愿勿疑，当效死力』！遂从衣领间出阁部遗牒示之。且曰：『城下有警，吾等缚兵备使以应』。献宸、德钦则大喜，用少牢祀阁部于密室以盟。与盟者：夏、家勤、文琦，陈、仲二将也。已而，钱肃乐谒监国于长垣，海上诸军连破闽海州县，且逼福州；王师之备浙者撤以备闽。志宁与夏密计谓：『此可乘之隙也。将以舟山之师会翊军下宁波，而已以翻城应之，复连长祥军下绍兴，则监国故疆可复』！乃入舟山乞师于黄斌卿，不应；愤而归。未几，慈溪有大侠以冯侍郎京第书往来海上事泄，牵连捕夏入狱，家勤悉力营救出之。旋复谒长祥于东山；长祥曰：『吾于会稽诸城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师以张军势』。夏曰：『海师不足用也』！长祥曰：『此间人以海师为望，可因其势用之』。强夏再入舟山。会京第亦在坐，力赞之。斌卿曰：『我军弱，中土之助我者究得几何』？夏慨然应曰：『布置已定，发不待时，何庸以寡助忧？将军至蛟关。有范公子兆芝当以徐给事孚远柴楼师会，可六百人；至鄞江，杨推官文琦当以王职方翊大兰师会，可千人；王评事家勤当以施公子邦炆管江师助，可三千人；张屯田梦锡当以大皎师助，可四百人；而屠驾部献宸当以城中海道麾下陈天宠、仲谟二营之师为内应，可千人；至慈溪，冯职方家楨当以子弟亲兵会，可五百人；至姚江，则李侍御长祥当已下绍兴，迟于东山之寨，除道以俟；而张都御史煌言当以平冈之师会，可三百人；渡曹江，章都督钦臣以偃山之师会，可二千人；若急移小壘，合李侍御军西渡肃山，尚有石仲芳寨可千人。将军以此众长驱入杭，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忧』！斌卿未之信；夏益恨，语激之。斌卿奋拳相向曰：『吾今听子；倘诸军爽约，则取子肝以饷军』。然特强许之，而终无出师意。无已，废然归；复令文琦往丐京第等益劝斌卿。文琦入曰：『期既屡失，事且坏；今监司而下送直指入天台，其虚可乘也。我当约诸道毕集，以待将军之楼船。东山之兵，亦以是日入绍兴』。斌卿乃诺之。夏与文琦、家勤飞书发使，诸寨响应。未发，而又为降绅谢三宾告变。

三宾初欲杀六狂生，自度为清议所不容；及再降，益决裂，刊揭四布。自言前此归命之早，后为王之仁所胁；今幸复得反正见天日，然卒不见用，乃益思所以徼功。以计赚取夏贻大兰帛书，尽得其详。遂告之大府，密调慈溪兵袭

大兰；翊走四明山中。调姚江兵捣东山，长祥部下骁将章有功力战死；长祥走奉化。家勤见事急，奔管江；逻者踵至。施邦炆梟逻者首，与杜懋俊鸣鼓据寨，令死士卫家勤入海乞援。我镇将常得功舟师扼海口而分军抵管江，懋俊据险斗三日，矢石如雨，夷伤殆尽；寨陷，犹率家丁力战，中矢如猬，伤重倚墙毙，尸不仆者三日。其仲父兆菴被缚，斫其首十二刀而后坠。邦炆自焚其营，拔佩刀自刎死。家勤于中途被执，与华夏、杨文琦、杨文瓚、屠献宸、董德钦同下狱。直指使令知府大陈刑具，究党与。家勤瞠目无一语；夏慷慨曰：『心腹肾肠，吾同谋也』。三拷之，终不屈。方逻骑之四出也，文琦与其弟职方主事文琮、御史文瓚、都事文球谋诸野。或劝文琦逃；文琦曰：『吾临难而逃，且将陷父于危；然偕死无益，吾力任之，弟辈可入闽也』。文瓚不可，乃独令文球变服走。文琦就讯，但言文瓚不与谋，请释之养父，而自请速死。与夏、家勤、献宸、德钦同就辟；所谓五君子翻城之狱也。或曰：五君子者，夏、文琦、邦炆、懋俊、家勤也；而邦炆、懋俊与其仲父兆菴亦称为管江三烈。杨文瓚得释归，三宾复构之，乃复逮辟；文琮以通海上赵彪事，死；文琦以福宁之不守，与阁部刘中藻偕死；世又谓甬上杨氏四忠云。

长祥、翊、煌言、梦锡、志宁终事见后。夏字吉甫，贡生；以倡义功，监国授职方主事。家勤字贞一，与夏同学齐名；授大理评事。邦炆，都督翰之子，以武世家而为文诸生。懋俊字英侯；邦炆之散财募士也，懋俊实左右之。献宸字天生；德钦字若思，尝参孙嘉绩、熊汝霖军；献宸授车驾主事，德钦授监纪推官。自夏以下，皆定海人（考曰：参「摭遗」诸书，亦谓此戊子年事。而细按时事，乃因海上兵逼福州，官兵撤备，而汲汲为是谋；且王翊兵败入四明山中，于戊子春再出破上虞、守杜岙：是翻城狱乃丁亥年事。「行朝录」系之是年十二月，当得实也。今从之）。

卷第十五

戊子、我大清顺治五年（一六四八）春正月（明永历二年、鲁监国三年、海上朱成功称隆武四年）丁酉朔，明桂王在桂林。

以朝臣星散，免朝贺。

明监国鲁王在闽安镇。

元旦朝贺毕，监国问阁臣熊汝霖曰：『先生有佳兆否』？对曰：『臣梦道士羽衣踰跼，揖臣赠以诗；末二句云：「可惜忠臣一片心，付与东流返故乡」』。监国默然；寻改云：「堪羨忠臣百折心，喜遂澄清返故乡」。汝霖顿首谢。未几而遇郑彩之祸。

明遣大理寺评事朱宿垣谕广西左、右两江及云南土司勤王。

宿垣所至谕以大义，土司感激，愿效命。复命迁江西道御史。

明论全州战功，晋何腾蛟定兴侯、太师、上柱国兼兵部尚书，赵印选新宁伯，胡一青兴宁伯，焦琏新兴侯，周金汤、熊兆佐、马春麟等予挂印有差。

明四川总督樊一蘅、巡按御史钱邦芑奏诸将收复功；晋一蘅太子太傅、户兵二部尚书，擢邦芑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封杨展华阳伯、王祥綦江伯，诸将进爵有差。

时一蘅再驻江上，为收复全蜀计，疏列善后事宜及诸将功状；邦芑亦奏四川全省恢定（考曰：「纪略」谓：『邦芑疏报四川全省恢定九州岛、一百三十余县；无论邦芑疏报虚诬，且四川亦无百三十县。此由载笔者得之传闻，故种种荒谬』），故有是命。其实全省分崩离析，号令各擅；一蘅所保者，叙州一府而已。袁韬据重庆、于大海据云阳、李占春据涪州、谭诣据巫山、谭文据万县、谭宏据天子城、侯天锡据永宁、马应试据芦卫、王祥据遵义、杨展据嘉定、朱化龙据松潘、曹勋据洪雅，又巫山之刘体纯、酆城之胡明道、金城之姚玉麟、施州卫之王光兴皆甚着。其姚黄诸家如王有进、呼九思、景果勒、张显、刘惟灵、白蛟龙、杨炳英、李世杰等据夔州夹江两岸莫可稽考，总所谓夔东十三家也；而李自成之余孽袁宗第、贺珍、郝摇旗、李本荣、党守素、李永亨等自广西南宁窜入巴、渠、巫、施间，则所谓西山寇也。顾皆永历年号，托名恢复。又各州县乱民号土暴子，以打衙蠹为名；凡吏胥之有声者，纠众擒之，或投之水火，甚则啗食其肉。绅士家豪奴悍仆，戕灭其主。深山大谷中竖寨栅、标旗帜，以人为粮。

丙戌（一六四六）、丁亥（一六四七）连岁洊饥，是年尤甚：米一斗二十金，荞麦一斗七、八金，有持金、珠而饿死者；父子、兄弟、夫妻转相贼杀。城中杂树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锯牙族居，利刃不能攻。多猛兽，形如魑魅、饕餮；穿屋颠，逾重楼而下；伤人毙即弃去，亦不尽食也。荒城遗民百十家，日为虎所暴，有经数十日而一县之人俱尽者。鬼魅白昼出现，与人争道。如是者十余年而始平。叙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与麋鹿无异；见官军，以为猘贼复至也，惊走上山，步如飞，追之莫及。十年后犹有见之者，其身皆有毛云。

明封赵荣贵定随侯。

荣贵，亦川中将；时以保宁来归。

明以监军佥事詹天颜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川北。

天颜，永定人（宋光伯谨按：县有詹公祠、詹大中丞坊——亦载「县志」）；或曰龙岩人。以贡生起家，为松潘同知。尝与副将朱化龙击斩猘贼伪将王运行，复龙安、茂州。时川北报恢定，命天颜巡抚顺庆、潼、绵。

明以总兵皮勋守平溪。

癸丑（十七日），明鲁郑彩杀东阁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伯郑遵谦。

时国事皆决于彩，汝霖每折之。彩与定远伯周瑞交恶，汝霖票拟，恒右瑞；彩积恨。既而，郑遵谦与彩等争洋船。汝霖自闽安至琅崎休沐；元夕，熊、郑两家相问遗，守将李茂与汝霖奴有隙，遂以合谋告。彩使其众破门入，执汝霖并其子琦官（甫六龄），全家沉诸海中。遵谦闻之，心不平。彩乃诈扑部将吴辉，令扶伤就遵谦求书投鸿逵；遵谦过辉船送之，被擒。辉既擒而惭，伏舱底不出；遵谦呼曰：『汝郑彩厮养，杀我岂出汝意而相避乎？』辉出，遵谦乞只鸡、孟黍哭奠汝霖毕，蹈海死。遵谦之妾金四姐者，故倡也；尝以杀婢下狱，遵谦以千金出之。恸夫之死，束藁像彩，每祭必寸斩以侑食。彩闻，又沉之。越十一年己亥（一六五九）秋，彩坐厅事，见汝霖、遵谦拥兵入；惊仆，七孔流血死。

癸亥（二十七日），降将金声桓以南昌叛我大清，复归于明。

声桓，旧隶左良玉军。梦庚之以所部三十六营降也，诸将相率北去；声桓不欲从，请规取江省以自效。我英亲王阿济格令以提督抚剿总兵衔挂讨逆将军印，声桓遂自九江传檄下南康、南昌。寻授镇守江西总兵；遣副将王体忠破建昌、袁州、万安。体忠，闯将白旺之部将也；自成死，体忠刺旺以降。兵既强，又不肯薙发。声桓结其左右王得仁，诱体忠至都察院杀之。其部众大噪，与声桓兵战于南昌城中，民居尽毁；得仁抚定之，乃以得仁代为副将。得仁骁勇善战，军中所呼为「王杂毛」也。以次定抚州、饶州、吉安、广信，江右悉平，惟赣州未下。声桓自以不世功，疏言：『臣原衔提督抚剿，今更为镇守，体统迥异；请如原衔赐敕印，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章皇帝以所请冒昧，不许；命还其孥（考曰：声桓为明总兵时，与王师战旅顺兵败，其妻子、兄弟被获。声桓疏请，命还之）。既克赣州，旦夕望封侯不得，叙录亦不列得仁衔，二人气索；巡抚章于天遇之倨，且勒贿无厌，心益鞅鞅。丁亥（一六四七）秋，有公燕，席地置氍毹，文吏皆上坐，而声桓、得仁坐于外。得仁有忿色，于天顾之笑曰：『王把总欲反邪？』二人耻且恨。得仁所居为宜春王第，尝于后堂张乐，自着明衣冠，令优人演郭子仪、韩世忠故事。有讦之于我巡按董学成者，学成扬言将奏闻，而阴遣人求重赂兼乞其侍儿。得仁恐以侍儿予之，居家状更泄；抚按并力持之，诛求累亿。得仁怒裂眦，坚劝声桓速举事。幕中客某诡言隆武帝未死，在五子寨；命客往探之，客即假以救命，封声桓镇江公、得仁维新侯，二人大喜过望。是年正月，于天以搜括富室庄田，率数十骑赴瑞州；得仁告声桓曰：『此非为括金，其将赣抚会议不利于我邪！』适声桓妻子已自都还，因集将士密议，书约山东、河南刻日并举；得仁出建昌，合揭重熙、

余应桂诸部。或谓得仁曰：『声桓疑而诈，脱有中变，而公顾居外也，不若坐据省门，仗钺投袂为必不可遏之势以胁之，彼必不敢不从；但贵神速耳』！于是得仁立传令，部勒全营杜七门，围守巡按官廨；时二十六日壬戌夜，漏下已三十刻。翌晨，得仁擐甲缚学成至声桓所，大声言：『奉诏恢复』！声桓唯唯未及答，得仁即起而割其辮，以令箭传示诸营悉翦辮，出谕安民称「隆武四年」。凡军民之戴纓帽者，辄射杀之；一时城中弃帽如山。即日缢杀董学成及副使成大业，擒章于天于江中。迎太保姜曰广入省为盟主，传檄远近；全省复归于明，惟赣州不下。初，声桓少时，尝师事维扬僧德宗，僧拊其臂曰：『勉旃！二十年后，江右福主。世人尽变红头虫，此其侯已』！后王师戴着红纓，声桓得建牙江省，益信礼之。僧每劝其改图，声桓意遂决云。

臣薰曰：「纪年」一书，遵纯庙圣谕暨「钦定恤谥考」之义例自文武大吏以及草莽之臣惓惓不忘故国者，表而出之。而如金声桓、李成栋之流，方其倒戈故主，既无不狃存鲁之心；既已授钺新朝，又忘豫让国士之：视君父如传舍、刈人命如草菅，此辈之肉又足食邪？直书为叛，而不复以反正之义相假借者，所以诛乱贼之反复而明臣子之大防也。

明前大学士朱继祚起兵会鲁同安伯杨耿复兴化。

继祚，莆田人；万历己未（一六一九）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天启中，与修「三朝要典」。崇祯初，官礼部右侍郎。南都起故官，未赴；闽中召为东阁大学士。从至汀州，隆武帝遇害；奔还乡里。是时监国在闽安镇，邻境州县多下；继祚亦举兵应之，与同安伯杨耿合攻兴化。守城监司彭遇颿，故南都御史也；令将士出战，已即登陴易明旗帜。守将见之不敢入，遇颿遂开城招继祚入守之。

二月，凤阳地震。

我大清兵攻平溪，明总兵吴尚虑等死之。

孔有德之前锋统领线国安遣降将田起凤攻平溪，尚虑率副将三人（考曰：三人失其名）逆战；皆败死。

我大清兵克永宁寨，明贵溪王常滂（考曰：贵溪王，荣庄王庶六子；自载■〈土瓦〉后无考。常滂，其孙属也）、总兵项登韦（考曰：「东华录」、「贰臣传」皆作向登位者；盖军中文报多用同音省笔字。兹从「阳秋」）皆死之。

明崇阳王（考曰：「世表」无崇阳王。此其南渡后所封欤）攻黎平，败绩。

崇阳王率苗兵十二营攻黎平，为降将陈友龙所败，诸营俱溃；独兴化土司迎奉国将军晖奎入寨，以兵千人守之。寨破，晖奎死之。

乙亥（初十日），明郝永忠大掠桂林，桂王出奔。

永忠与王师战于灵川，败绩；奔还桂林。左右近臣劝王幸南宁，瞿式耜曰：『督师警报未至，营夜惊，无大恐；二百里外风尘，遽使九五露处邪？播迁无宁日，国势愈弱、兵气愈不振，民心皇皇复何依？』近臣仓皇色变，式耜曰：『无已，候督师归。果急，天威咫尺，激厉将士，背城借一，胜败未知；若以走为上策，桂危柳不危乎？今日至桂，明日不可至南、太乎？』反复千言。王曰：『卿不过欲朕死社稷耳！』严起恒请俟明晨再议。五鼓，式耜进御用银三百两，而乘舆已发矣。

先是，焦璉遣人谓式耜曰：『强敌外逼、奸宄内讧，势不能两全。愿移师至桂，保公出城；俟贼乏食，统兵四面击之，贼兵可尽。然后以全为保障、以梧为门户，协力守之，事可万全』。式耜以治兵相攻为不祥，且虞敌骑捣虚；不听。至是时趋出送驾，永忠以兵遮之，不得行；掠署中冠服、图书咸尽，式耜裸而坐，家人以何督师令箭逼之登舟。永忠乃纵火大掠，捶杀太常卿黄太元。日中，滇营兵亦自灵川撤入城，烟火高于楼櫓。式耜舟泊城外三里之樟木港，刑部侍郎刘远生（考曰：远生即广胤。为江西巡抚时，兵败被执；逃归，刘承胤以同姓起用之。盖初名广胤，逃归后改今名也）、给事中丁时魁、万六吉、刘湘客皆至；谓兵变仓卒，请下平朔，催焦璉兵入援，檄远近无内恐，檄绅士毋惊疑薙发，檄一吏入城息烟火、收仓储，毋为乱人所盗。舟至豆豉井，入民舍草檄。明日以小艇入城，庀舍零落，尸臭烟熏，乃暂驻阳朔；而檄检讨蔡之俊、评事朱盛■（彳隶）、佾事邵之骅先入城赈贫民，殓太元尸，扫街衢以定人心。

辛巳（十六日），镇江地震。

癸未（十八日），金声桓攻赣州。

初，声桓与王得仁颇相得；归明后，各自为功。金之族人皆得为都督，幕客黄人龙为总制，得仁之妻弟黄天雷为兵部侍郎；各开幕府，门趋如市。是月朔，得仁率聚取九江，客胡澹进言：『宜乘破竹势，直趋建业；下流猝无备，必易举。建业举而兖、豫响应，更引兵而北，中原可传檄定也』。得仁以澹谋告，众皆主之；人龙不可，曰：『赣州居上游，文武重臣俱在，宜先取之；不然，且拟我后』。姜曰广亦言：『宁庶人起兵不破赣，卒貽后患』！我湖广提督罗锦绣恐声桓兵趣楚，欲先敌之于赣州，观胜负为向背；贻之书曰：『人心未死，谁无汉思？公创举非常，天下咸引领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赣州东西要害、山川上游，公欲通粤，则赣界其中；公欲他出，则赣乘其后。莫若先下赣，赣下则楚地可传檄定矣』。声桓然之，率兵围赣，以宋奎光守南昌。

徐薰曰：不曰明金声桓何？不与其为明臣也。

乙酉（二十日），我大清兵取全州，明中书舍人周震、守备孟泰死之。

初，武冈之失也，中书舍人周震居全州，集文武将吏盟于神，誓以死拒。条上城守事宜；即擢御史，充监军。王师既逼，诸将议举城降，震力争不可；众怒杀之。泰，本州岛人，仰药死；妻子皆自杀。我定南王孔有德遂取全州。

明诏何腾蛟入守桂林，我大清兵遂克兴安之岩关。

时腾蛟自守岩关，及奉诏守桂林，王师遂克兴安，破岩关；军士死者万人，兴安总兵三人（考曰：其三人失其名）及副、参、游以下四百人皆死之。

辛卯（二十六日），白虹贯日。

明监国鲁王以钱肃乐为东阁大学士。

肃乐四疏力辞，不许；乃与马思理、林正亨同入直。时郑彩连害熊、郑，逆节大着；肃乐每日系舳于王舟之次，票拟章奏封进后则牵船别去。彩之使人守福安也，刘中藻与之争；彩掠其地。肃乐与中藻书，不直彩。彩刺得之，恨甚，以为树外援图己；朝见之次，辄故诵书中语。肃乐向有血疾，至是忧愤交至。每入见，流涕不止曰：『朝衣拭泪，昔人所讥；臣今亦不能禁』！监国为之潜然。

三月丙申朔，明瞿式耜、何腾蛟入桂林。

焦璉自平乐至，楚镇周金汤、熊兆佐、滇镇胡一青先后统兵至，军势复振。

乙巳（初十日），明桂王如南宁。命大学士严起恒、王化澄入阁，起恒兼吏部尚书；以庞天寿掌司礼监，加南宁守道赵台巡抚衔。

随驾者，止严起恒、马吉翔、兵部尚书萧琦、科臣许兆进、吴其靄、尹三聘、洪玉鼎、洪士彭数人而已（考曰：本「粤事记」。萧琦，江西人，崇祯丁丑进士。赵台，北京人）。

戊申（十三日），我大清兵攻顺庆。

安南国入贡于明。

庚戌（十五日），明开选南宁。

时君臣资斧乏绝，严起恒悬示通衢，广为开选；二十四土州槟榔、盐、布诸贾及土乐户皆注仕籍，假府学明伦堂为公座莅任地。旗帜轩盖，伛偻磬折日以百数，赞礼生为之骄贵。

丁巳（二十二日），我大清兵攻桂林，明督师何腾蛟率诸军御却之。

自郝永忠乱后，王师疑桂林空虚，直抵北门。腾蛟督将校分三面出：胡一青以滇兵出文昌门，周金汤、熊兆佐以楚兵出榕树门；腾蛟自与焦璉出北门。战未合，璉奋臂顾左右曰：『璉为诸君破敌』！横矛直奔我营；我兵围之，矢

如雨下。璉左右冲击，势如游龙；我兵合而复散者再。抚粤将军刘起蛟亦大呼杀入，与璉合；击杀数百人，贯其营而出。胡一青从东至，腾蛟抚其臂曰：『儿好为之』！一青应声跃马驰击。一青短小便捷，马上腾踞如飞，能标枪取人数十步外，百发百中；每乘马必翦其鬃，王师认为牛，辄相戒曰：『此骑牛蛮子，不易当也』！一青与璉合兵再战，金汤、兆佐横击之；璉标下赵兴、白贵殊死战。王师大奔，追二十里，大帅几获；乃北渡甘棠去。时三月二十二日丁巳也。瞿式耜恤死事家，为坛祭之；焚白贵尸，得箭镞数升。腾蛟乃列营榕江。

戊午（二十三日），明延长王识■〈金穿〉（考曰：「明史」「世表」：『太祖虑子孙命名重复，于东宫、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每一字为一世』。肃府有「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云云。延长王绅封于万历年袭；按世系字，识■〈金穿〉当是绅封之子，袭封年月日则不可考耳。南渡后，诸王类如此）起兵兰州，不克；死之。

回人米喇印、丁国栋据兰州，拥立识■〈金穿〉；我总督孟乔芳、提督张勇会师击败之。是年五月，识■〈金穿〉被擒于马家坪死之。乔芳、勇、皆降臣也。

明晋荆江伯张先璧为侯。

明瞿式耜檄诸镇复全州。

明瞿式耜檄广西巡抚鲁可藻复梧州。

王师闻江西之变，北旋；式耜檄诸路进取。旧例：东抚称制兼粤西，西抚称抚；可藻自署衔两广。瞿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抚军，徒貽远人笑』！疏正之。

明周鼎瀚免。

当武冈之乱，言官弹鼎瀚以附刘承胤入直；式耜司票拟，曰：『王沂公云：「进贤、退不肖，皆有体」。瀚系大臣，应听自谢免』。已而鼎瀚擅假，式耜曰：『不谢免而擅假，毋乃不可乎』？疏论之。

明赐瞿式耜银币、金图书。

桂林兵火之后，监司府县俱散。式耜抚循收拾，治簿书、诫职守、措兵饷；疏达行在，候天子三宫起居。王闻式耜在，大喜；玺书旌美，赐纱段、银两。式耜念南宁蛮乡，不可久踣，为王清辇道；朝政有阙，必驰疏论谏。尝曰：『臣与皇上患难相随、休戚与共，原不同于诸官；一切大政，自当与闻。朝议可否，众指所归；本乱而求末治，未之有也』。王褒纳之。

我大清兵攻潼州、绵州。

明以礼部侍郎朱天麟为礼部尚书；寻进东阁大学士。

天麟字游初，昆山人；崇祯戊辰（一六二八）进士，授饶州推官，摄属邑有声。考选，授部曹，讲官为之称屈；比临轩亲试，改翰林院编修。奉命祭淮，抵山东而京师陷。闽中擢詹事，署国子监事。见郑芝龙跋扈，乞假至广东；闻汀州变，走广西，入安平土司。王之在武冈也，以礼部右侍郎召，辞不赴；具疏请王自将为先锋，倡率诸镇，毋坐失事机。是时擢礼部尚书，拜东阁大学士。又自请亲率士兵略江右，不听；乃趋朝入直。

明陈邦傅自请世守广西，瞿式耜疏止之。

邦傅之子禹玉自恃迎驾功，欲得南宁；添设巡抚赵台素得土司心，不之让，治兵相攻。邦傅在浔州，自请世守广西，如黔国公故事。式耜驳之曰：『海宇剥削，止粤西一隅为圣蹕之地。楚、滇数万之师取食一省，辄曰独拥，岂老臣所知哉！』

明进吕大器为少傅，督西南诸军，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王应熊卒于毕节卫，以大器代督师。按部至涪州，荡寇将军李占春来谒，以为可用，深相结。因欲遍观诸将能否，入遵义；王祥具橐鞬迎甚恭，大器知其无能为，太息。谓李干德曰：『杨展志大而疏、袁武忍而好杀、祥庸懦不足仗，蜀事尚可为乎？』一日于石柱司夜遁，走黔之独山州；郁郁疽发背，卒。

明前兵部尚书周损、安庆知府傅梦鼎、潜山典史傅谦之等奉石城王统錡起兵六安，败绩；皆死之（考曰：统錡，宁藩石城王之第七世孙。石城王宸浮于嘉靖二十七年无子除，统錡盖其支庶也。诸书云石城王统錡者，国虽除而民间犹以祖宗之爵称之）。

庐州有冯宏图者，诡言史阁部未死，假其名召众，远近信之。是年春，攻英山、霍山、六安州，皆下之；大江南北欣然谓阁部尚存也。未几，败没；无为州吴光宁、巢县叶士章皆以内应受诛。于时英、霍间义旗杂树，有寨主、洞主之号共四十八所。周损，麻城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授饶州推官，行取御史。王师入江西，损走福建，隆武帝授兵部尚书；归家与犹子羽仪练乡勇；知宗室石城王之孙统錡立飞旗寨，乃率卒数百人、马数十匹归之。梦鼎，贵州人。以选贡，官泗州教谕；献御寇策，擢凤阳同知，迁安庆知府。城破，走潜山，踞皖涧寨。谦之，故潜山典史。又有桂蟾者，鄱阳诸生；义堂和尚者，故公安贡生；偕归统錡。事败，皆死之。

明鲁职方主事王翊复起兵四明山。

翊字完勋，号笃庵。少孤，不善治生业；弟翊，以耕读助之。补诸生，好谈兵；见时方多难，思自效。画江之役，王正中荐之；监国授职方主事，以军事属之。江上破，黄宗羲引残卒入四明山结寨，山民攻之。时翊方走海隅，王

师购之急，囚其弟翊以招之；翊与幕下诸生皆不屈死。翊泣曰：『是真不负完勋家也』！既与屠猷宸、华夏等谋袭宁波，不克；乃以所募众入山。

是年春，破上虞，杀掇印官，浙东震动。王师由清贤岭入，败翊众于丁山，屠四百人；有孙说者，中流矢死，尸不仆。御史冯京第自湖中军破，亦间行至四明，与翊合军杜岙；山民之团练者导王师攻破之，别部邵不伦亦见获，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依威远将军天台洞主俞国望；谓诸将曰：『是皆团练之罪也。北兵虽健，吾视其锐则避之、懈则击之；非团练为乡导，彼安敢行险地如枕席乎！吾卒虽残，破团练尚有余力』。遂自天台至四明，击散团练者；随道收合得万余人，而京第亦出。明年己丑（一六四九）春，再破上虞，走其知县；告山中父老曰：『前此诸将横扰激变，今我军足为是山卫，而一无所扰；倘念故国，其许我乎』！遂结寨于山之西北境，曰大兰山，号大兰洞主。

当是时，浙东千里之间，山寨鳞次：萧山石仲芬、会稽王化龙、台州俞国望、金汤吴奎明、奉化袁应澂，浙西之湖州柏襄甫等亦应之。其余小寨支军，不下数百。然皆招集无赖，不能不从事钞掠。惟张煌言军平冈、李长祥军东山、故都督章钦臣军会稽之南镇，则皆且耕且屯，不扰于民；而又单薄不如翊雄。翊于山中设五营、五司：五营主军，翊统之；五司主饷，慈溪诸生王江主之。江字长升，善会计；量富以劝、履亩而税，兵无盗粮。翊信赏罚，众大悦服。四明之有讼狱者不之官而之大兰，四明二百八十峰之租赋亦不之官而之大兰。胥吏无敢下乡、汛兵则远伏眺望，列城畏之若老罍当道，城门昼闭；如是者数年。

我大清兵克兴化，明东阁大学士朱继祚、参政汤芬、给事中林嵎、知县都廷谏皆死之。

芬字方侯，嘉善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尝为史阁部监纪推官。闽中授御史；监国以为参政，分守兴、泉。城破，绯袍坐堂上被杀。嵎字小眉，莆田人；以进士知吴江县，闽中授给事中。廷谏，杭州人；知莆田县。城破，皆自杀。

我大清兵克建宁，明郟西王常湖、守将王祁皆死之。

祁巷战不胜，自焚死。

我大清兵取福建，明永福在籍给事中邬正畿、御史林逢经、长乐在籍御史王恩皆死之。

正畿字鸿原、逢经字守一，俱投水死。恩服毒死，妻李氏殉之。自监国入闽，先后克获建宁、邵武、兴化三府、福宁一州、漳浦、海澄、连江、长乐等二十七县，军声颇振。至是，我大清调两广、江、浙之兵三路进讨，所得复尽失；仅存宁德、福安两邑而已。

夏四月（明闰三月）丙寅朔，明元子慈烜生；册为太子，大赦（考曰：「行朝录」载为四月乙未朔日事。盖宗羲得之传闻，又以闰月而误也。兹从「行在阳秋」）。

臣薰曰：是年我大清闰四月，而刘湘客「行在阳秋」、黄宗羲「行朝录」、木拂「甲行日注」俱载明历闰三月。天命有归，■〈圭龟〉闰何数？然纪明事而弃明历，非史法也；故以分注纪之。

明瞿式耜进八箴。

式耜以经筵不御，无由闻得失；手书「八箴」于箒，进之。

乙亥（初十日），降臣李成栋以广东叛我大清，复归于明。

成栋初为史可法部将，守徐州；王师南征，率所部降。贝勒博洛征浙江，成栋分徇太仓、嘉定、南汇、上海，授镇守吴淞总兵官。下崇明，荆本彻窜入海。从征福建，定邵武、汀州、漳州。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十月，贝勒承制以总兵佟养甲为两广总督、成栋署两广提督，合军征广东；所向克捷，成栋收缴文武印信五十余颗而取总督印藏之。既叙功，养甲授总督两广，假便宜；而成栋仅授提督衔。疑养甲抑之，怨望形诸词色。爱妾张氏，陈子壮之妾也；成栋艳而纳之，年余不欢。偶演剧，张氏见之而笑。成栋诘之，氏曰：『为见台上威仪，触目相感』。成栋遽起着明冠服；氏取镜照之，成栋欢跃。氏察知之，因怂恿焉。成栋抚几曰：『怜此云间眷属也』！时成栋眷属犹在松江，故言及之。氏曰：『我敢独享富贵乎？请先死，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死。成栋大哭曰：『女子乎，是矣』！拜而殓之。尝遣部下载宝入京，将行贿；过江西，地已归明，扼之不得通。子壮虽殉难，其子中书乔生犹拥旧卒为复仇计；成栋益惧。一日，与署藩司袁彭年、养子李元胤登楼去梯，相谓曰：『吾辈因国难归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余年矣，正统之朝虽败，必有中兴者。本朝深仁厚泽，远过唐、宋；先帝之变，遐荒共悯焉。今金将军声桓所向无前，焦将军璉以二矢复粤七郡，陈邦傅虽有降书而不解甲；天时人事殆可知也！又闻新天子在粤西，龙表酷似神祖；若引兵辅之，事成则易以封侯，事败亦不失为忠义』。议遂决。池州有胡奇者，故从养甲办事，授南雄知府，褫职闲住；密知之，以告养甲，养甲不之备。会赣州告急，养甲拨藩库饷八万，令成栋往援之；彭年故迁延不发，以激怒军心。成栋又潜招花山群盗纵火焚野，呼声动天地；给养甲曰：『赣州早暮亡，而此间土寇深，五岭且不保。彼声言复故国耳，曷若权宜许之，俟治军再剿』。养甲故知其不可而无如何，勉出示许士民复冠裳。成栋则密制大旗，遣人制「总督旗」而以新旗易之，宣言曰：『总督降矣』！用所藏明总督印，奉永历朔；遣投诚进士洪天擢、潘曾纬、李绮赉奏，赴南宁迎驾。时陈禹玉、赵台相仇杀，人心惶惶；乍闻成栋反正

，惊疑百端。天擢等力陈成栋忠诚，且述金声桓反正事甚悉；人心始安。诸臣在粤者争往迎驾，成栋遮止之；惟耿献忠在梧州得先输款焉。

癸未（十八日），明荆江侯张先璧复靖州，遂复沅州。

我沅州道戴国士，即诳陈泰来者也；以沅州叛归于明。先璧题授右佥都御史，巡抚偏沅。

明召前四川巡抚毛芝瑞为吏部侍郎。

刘承胤之在武冈也，芝瑞尝力折之，几被害；走广东，病。逾年，知养利州黄嘉卿以书迎之，移居万年城。时以吏部侍郎召，拜命遂卒。

明前吏部员外郎华允诚被执至江宁，谕降不屈，死之。

允诚字汝立，号凤超，无锡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崇祯元年（一六二八）起营缮主事，进员外郎，调兵部职方员外郎。是时，温体仁在内阁、闵洪学在吏部，两人相表里，谋翻逆案。允诚上三大可惜、四大可忧疏。奉旨再诘责，允诚据实陈奏；举朝共危之，仅夺俸半年。寻终养归。南都起验封员外郎，署文选司事。莅官十三日，见高宏图、徐石麒先后去位，即引疾退。南都亡，屏居墓田。时有讪其不薙发者，逮至江宁；满、汉各执事并以缓言款之。允诚直立南向，举手曰：『二祖列宗神灵在天，允诚发不可薙、身不可降』。赋绝命诗，遂见杀；年六十一（考曰：绝命诗有「渡江」一律云：『视死如归不可招，孤魂从此赴先朝；数茎白发应难没，一片丹心岂易消！世杰有灵依海岸，天祥无计挽江潮！山河漠漠长留恨，惟有群鸥伴寂寥』）。从孙尚濂，字静观；亦以不薙发，同日死。仆薛成，闻主被执，长恸不食，先一日死。仆至，仆宋孝号哭触阶死。

徐鼐曰：闻之汪有典云：『公从高中宪得主静之学』。观其从容就义，不负师门；斯乃为君子儒哉！公临难时谓尚濂曰：『心即太虚之心；太虚中何曾有刀、锯、斧、钺？清其刀、锯、斧、钺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盖公之见道分明如此。视夫计无复之引决自裁者异矣！

闰四月（明四月）乙未朔，明遣吏部侍郎吴贞毓、祥符侯侯性劳李成栋军，封成栋惠国公、佟养甲襄平伯、杜永和江宁伯、罗成耀宝丰伯、董方策宣平伯、郝尚久新泰伯、张月博兴伯、闫可义武陟伯。

明以晏清为吏部尚书。

时有沈原渭者，再赍成栋速驾之奏至；赐宴殿前，加右副都御史。于是群臣伏处者争出，晏清至自田州，张凤翼以兵科兼修撰，张佐辰掌文选司，张扶纲掌考功司，董云骧为行人，潘骏观为职方郎中，王渚为户部主事，张起、王者友、朱士焜以原官考选。又有考贡之旨，村师巫童能握管书字者投呈就试。章服错乱，或补鹤而带银、或带金而补雀，官不如其带、品不如其服。新创朝

廷，漫无等威；论者咎严起恒焉（考曰：本「粤事记」。原渭，吴江人；晏清，黄冈进士；佐辰、扶纲，贵州进士；凤翼，庚辰进士；云骧，松江人；骏观，湖州人；渚，池州人。皆生员。起，苏州举人；者友，南京人；焜，靖江人：皆贡生）。

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甲申（二十日），我大清兵取明潼州。

丙戌（二十二日），我大清兵取明绵州。

辛卯（二十七日），明督师何腾蛟复全州。

降将陈友龙以武冈州叛我大清，复归于明。

我大清兵围南昌，金声桓、王得仁皆引兵还。

声桓围赣州，我守将高进库固守；声桓爱其才，令军士勿放炮，增垒困之。我固山额真谭泰、何洛会帅师进讨，步骑数十万，舟万余艘衔尾浮江而上，金鼓震天；议者谓王师之盛，前此未有也。议救赣州，有献「伐魏救韩」之策者；遂分兵复九江、南康，进逼南昌。声桓兄成勋及部将楚国佐、得仁部将贡鳌等将内应，宋奎光杀之。奎光多机智，能肆应。王师急攻得胜门，城坏，奎光垒石囊土，悉力御之；出神枪火箭，焚毁攻具，兵少却。报至赣，王得仁先知之，计曰：『我闻先发制人不制于人；莫若秘其警报，不令人知，锐志攻城。三日赣且下，赣下则一军守赣，一军守粤；粤知赣破，必从风而靡，然后西通西粤、右守岭表。清兵知赣破，必解围向赣；我以逸待劳，南昌亦得息肩，间出以绝粮道，则数十万之众可歼于旦暮矣。若攻城垂破而弃之，强敌在前、赣乘其后，此危道也』。声桓以家在南昌，遽退师；得仁部众见之，亦走，斩之不能止。城中兵突出，自相践踏者数千人。

声桓既突围入南昌，得仁乃以兵二万趋九江。姜曰广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据长江要津，转输必由之道。敌以十数万之众深入攻城，而粮道已绝，非分兵攻我，即撤兵东下；分则势弱，撤则师劳。九江四面临江，城小而固；以我守之，未可猝下。公辈引兵徐出，东西挠击、内外夹攻，此犄角之势；若弃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徒成擒耳』！曰广不听，一日夜檄数十至。得仁叹曰：『不过欲得仁同公辈死也』！遂撤兵西上。王师以劲弩巨炮扼诸路，得仁身先士卒，转斗而前，斩级数千；旋中伏大败于七里街，嗒然若丧，尽撤城外屯兵入壁。声桓部将郭天才争之不得，自札黄泥洲为犄角。天才所统皆川卒，精锐无敌；三战三捷，我军颇惮之。宋奎光单骑渡江，按行地利，请移兵二队：一驻生米渡、一驻市汉，以达饷路；声桓、得仁主坚壁议，并不听。有一道士自言『能运粟役鬼。茹素戒杀，自有天兵来助』。城中信之，百日不出兵。初，王师屡胜，而军中每夜惊王杂毛来。久之，见城中无斗志，乃掘长濠以

固之：东自王家渡属灌城、西自鸡笼山属生米渡，起土城、驾飞桥。自是内外耗绝，声桓、得仁惟嘍喑悼恨而已。

明朱成功复同安。

成功统林习山、甘辉攻同安，守将祁光秋、廉郎出战，辉击败之，斩其守备王庭，郎与知县张效龄弃城遁。成功入城安民，以吏部主事叶翼云摄知县事、举人陈鼎为教谕，留邱缙、林壮猷、金作裕将兵守之。翼云字敬甫，厦门人；崇祯庚辰（一六四〇）进士。鼎字尚图，同安人；天启丁卯（一六二七）举人。

六月甲午朔，有流星入于箕尾。

丙申（初三日），明瞿式耜劳师全州。

初，腾蛟之复全州也，报捷疏有云：『为皇上以信臣、用臣者，式耜一人也』。式耜劳师，诸军列营城外数十里，旌旗蔽日，将帅咸帕手弓刀伏马前曰：『微瞿公，无以有今日』！

戊戌（初五日），明鲁东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钱肃乐卒。

肃乐少时尝梦日堕其手，扶之稍稍上；终不支，渐小渐晦，卒堕臂下。既闻连江失守，血疾大动；监国赐药，不肯进。遗命以部郎服殓，志不忘先朝也。年四十三。讣闻，监国震悼，辍朝三日；亲制文，赐祭九坛，赠太保、谥忠介，荫其子兆恭尚宝丞。弟御史肃图、简讨肃范挈兆恭依刘中藻；福宁破，肃范死，肃图以兆恭走舟山。未几，兆恭亦卒，遂无嗣。弟肃典、肃遴、肃绣皆以国事死，惟肃图善终。肃乐歿后六年，故相叶向高之孙进晟、海宁职方姚翼明始乞地于黄孽山僧隆琦而营葬焉。

明封金声桓豫国公、王得仁建武侯。

声桓归明半年，尚称「隆武四年」。有旧臣至，述闽陷、广立之详，始改称永历。遣人间道赍佛经，置密疏其中，赴南宁输款。瞿式耜疏请：『慎选持节大臣，往谕圣德。彼数年不见天子，苟号令缓急失宜，不亦褻朝廷而失人心乎！少司寇刘远生，固秦人；久于节钺，名闻江右，可遣也』。疏入，不报。声桓降表自署豫国公，诏改封昌国；声桓颇鞅鞅，致书朝臣，请还故封。久之，始如所请。

甲辰（十一日），明桂王发南宁，封陈邦傅庆国公。

王与三宫由邕江登舟出南宁，抵浔州；以宫眷有疾，留数日。守将陈邦傅以王为奇货也，挽留驻蹕。邦傅初疏荐赵台，台既得志，见邦傅「世守粤西」之奏为瞿式耜所驳，朝臣亦多恶之；台乃绝婚，至形之章奏以博众欢。邦傅宣言：『圣驾广，台必随扈，吾杀之』！台闻之，遂留南宁。邦傅面言：『皇上听两衙门交构，于臣无少加恩；倘丁亥（一六四七）二月无臣父子血战梧、浔

三昼夜，焉有今日？赵台赖婚负义，皇上反加优容；彼且不敢随扈，何足任留守？南、太系臣辖下，何必再设巡抚？望皇上大奋干刚，毋为文武作奴仆，身受实祸！王面赤不能答；但云：『尔补本来』。不得已，许邦傅居守浔州，设官征赋如瞿式耜之在桂林。邦傅必欲「世守」如黔国公之在云南；大学士朱天麟执不许。邦傅怒，令胡执恭传语曰：『勋公将以剑印擲公舟，令各营兵听公发付！』天麟不为动。中书舍人张立光受邦傅贿，眷黄时竟以「世」字易「居」字。勋卿不及察，给事中吴其蠹疏参之，督师何腾蛟、巡抚鲁可藻、御史吴德操先后论列，勋镇曹志建亦哗然不平，事遂寝。邦傅益肆侮朝臣，纵家丁石碎兵部尚书萧琦舟环而詈之，琦愤闷死；拳殴户部主事王渚死。既晋公爵，乃以札付授人官；始用庆国公札、继而部札、后用钦札，以为兵需及沿途扈从赏赉之费焉。

明堵胤锡复湖南州县。

时李成栋归明，于是马进忠、王进才、李赤心、高必正等乘间复湖南郡县；进忠等皆封公。

秋七月甲子朔，明桂王次梧州，谒兴陵（考曰：桂端王陵也）。

时李成栋遣使迎驾，陈邦傅请留蹕浔州。瞿式耜虑成栋之挟王自专如刘承胤事也，力请驾幸桂林；疏曰：『兴陵两载陷风尘，成栋令地方官修葺陵殿，巍然天寿；彼数年想见天子汉官，一旦奋不顾身，具移山超海之力，更非有所疑也。但事权号令，宜归于一。兹军中爵赏署置若归于朝廷，则事权中扰，阃外不能专制；不归朝廷，则徒虚拱。且楚、黔雄师百万，腾蛟翘首威灵如望云霓；圣驾既东，军中将帅谓皇上乐新复之土，成栋亦有邀驾之嫌。号令既远，人心涣散。请上一见东诸侯，面为慰劳指属，责其尽意于东，刻期出师，一切决于外，不中扰也』。疏令简讨蔡之俊、给事中蒙正发先后迎驾，曰：『前日粤东未复，宜驻桂以扼楚；今日江、广反正，则宜驻桂以图出楚。事机所在，毫厘千里』。王意未决。吏部侍郎吴贞毓奉使还，力言成栋忠诚迎驾，初无虚伪，宜幸广。成栋亦疏言：『天下乃太祖之天下；今日光复旧业，何为乐新土？陛下中兴，须亲统六师，行间指挥；俾诸将奋勇戮力，四方咸知有君，自当响应。岂可偏安粤西，优游岁月，令天下豪杰寒心乎？此臣鳃鳃至计，非冀邀驾之功也』。王乃由梧入肇庆，式耜促刑部侍郎刘远生入朝阻之；而成栋亦自岭还师，议改两广军门为行宫，迓乘舆。远生奉命劳师，因谓成栋曰：『天子者，天下主也。脱上驾此，爵赏征伐，人疑天子有私，隐令寄政，不可不嫌也。指挥进取，奚能如意』？成栋然之，遂罢修广州行宫，仍以肇庆为发祥正位之初都焉。

八月癸巳朔，明桂王还居肇庆，进李成栋翊明大将军，以其养子元胤为锦

衣卫指挥使。召大学士瞿式耜于桂林，辞不至。

成栋备法驾，自梧州至肇庆结彩数百里，旌旗蔽空，楼船相属。连日天气和朗，王驻鸡笼山，有景云覆其上、黄龙见于海口，吕宋遣使入贡、瓯逻巴国人进图讖，王大喜。是日辰刻，成栋率文武百官郊迎，手扶銮舆入行宫。王赐之袍带、尚方剑，抚其背曰：『朕中兴，全赖卿力』！成栋疏言：『式耜拥戴元臣，应召还纶扉』。式耜疏辞，乞骸骨，不许；乃留守桂林。

徐薰曰：成栋归明何所成就，而有景云、龙见之异乎？时又有土人献白玉一双，云渔人得之南海；王命制文曰「皇帝受命之宝」。附志之，以知史家符瑞之书类如此夫！

明以曹焯为兵部尚书、耿献忠为工部尚书、袁彭年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时朝臣略备：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正卿潘曾纬、广东提学道李绮、通政使毛毓祥皆从成栋反正自广州来者，吏部尚书晏清、侍郎吴贞毓、给事中吴其蠹、洪士彭、雷得复、尹三聘、许兆进、张起皆与严起恒、王化澄、朱天麟三阁臣自南宁随扈来者，翰林院学士陈世杰、太仆卿杨邦翰、光禄卿王应华、给事中李贞、御史高贻明、验封司吴以连、职方司唐元楫皆广东在籍进士出仕者，礼部侍郎吴璟、副都御史刘湘客、光禄卿陆世廉、太仆卿马光、给事中丁时魁、金堡、蒙正发、李用楫、文选司施召征、仪制司徐世仪皆自桂林各路赴行在者。然政无大小决于成栋父子，诸臣充位而已。

甲辰（十二日），明桂王命李成栋攻赣州。

成栋为人朴讷刚忍，尝言于王曰：『南雄以下事，诸臣任之；庾关以外事，臣独任之』。王命筑坛城东，效汉高祖拜淮阴侯故事；成栋曰：『事在人为耳，岂必坛之登与否乎』！率众二十万上南雄，然专恣好杀。降将田起凤统兵五千人驻柳州，成栋取道乐昌、宜章往招之。起凤以众来归，往来骚扰。乡民有结寨自保者，成栋戏谓起凤试攻之，毙于炮；成栋怒而屠之。广州人卫姓者，釀酒谓其邻党曰：『兵至，协方御之』。一无赖子嫌酒薄，告成栋，谓『合谋歼公』。众问：『以何为验』？曰：『凡内裾缀短幅数寸者，其党用以自别也』。成栋怒，欲屠城；百官跪请，始命逻卒四出，掩得即戮之。保昌知县潘名世，亦从成栋反正者也；圉人以求索不获，蜚语曰：『知县谓公不能杀贼，但能杀百姓也』。成栋竟缚名世斩之。

盗杀明兵部右侍郎刘季矿。

季矿，吉水人；同升子也。从父起义，闽中授翰林待诏。闽亡，入广西，历官兵部右侍郎。是年五月，统众至酃县，逐我大清所置官而居之；已而众散。有群盗来就抚，统之；至乐昌四出剽掠，季矿禁之不止，反为所杀。又有车任重者，亦以群盗就抚，为大清潮州镇将。李成栋叛后，广东全省归明，道

臣李光垣、知府凌犀渠、海阳知县岳桂皆改调他任。桂以事笞任重部卒，愬之府，府责之；愬之道，道责之。任重怒，令众兵诡称山寇至，突入三人署，擒杀之。

臣薰曰：车任重事何以不书？是皆身事两朝反复小人，死无足惜者也；故略之。

明前大学士路振飞航海朝于肇庆（考曰：本「东明闻见录」）。

明督师吕大器讨朱容藩，诛之。

夔州临江有天字城，容藩改为天子城，以为己讖；部众数千居之。封石砮、酉阳土官为伯，挂将军印；厮养蛮獠授监军、总兵之职。诸将士为所惑，竟往归焉。川抚钱邦芑疏劾之，传檄各大镇，勿为叛臣所惑；封稿达之堵胤锡，期合兵共讨。胤锡率马进忠由施州卫乘舟入蜀，见容藩，正色责之。容藩曰：『圣驾播迁，川中不知顺逆，聊假名号弹压之耳』！胤锡呵之曰：『公身自为逆，何能服叛逆乎？公再不悛，钱公率兵下、吾截其后，川将皆朝廷臣子，谁为公作贼者』？又切责诸附逆者。川东文武始知容藩名号之伪，多解散者。督师吕大器至涪州，李占春来谒；适容藩有牌至，书「楚王世子监国天下兵马副元帅」衔，大器笑曰：『副元帅非亲王、太子不敢称；天子在上，何国可监？此人反叛明矣！尔等受其官必不免』。占春请讨叛以赎罪，整师至天子城；容藩败定夔州山中。土人擒献，斩之；川东悉平。

戊申（十六日），我大清兵克同安，明朱成功部将邱缙、林壮猷、金作裕、知县叶翼云、教谕陈鼎皆死之。

我大帅佟鼐、李率泰、陈锦合师逼同安，缙、壮猷守大盈岭以扼泉师，作裕守芑溪岭以扼漳师，翼云督民兵守城。我领旗黄有信率骁骑冲突，缙中流矢，壮猷不支遁入城；作裕闻之亦敛军回，分门死守。王师晓夜攻击，城遂破；缙、壮猷、作裕皆巷战死。翼云曰：『今日犹得死于明土，亦吾辈之幸也』！与鼎皆不屈死。王师以城内坚拒不下，屠之。初，同安有陈世胄者号鱧仙，善术数；闻仙游王志章能判阴阳事，往候之。志章预置片纸于砚匣，属童子曰：『世胄来，令自取视』。世胄读之，有『鱧鱼死半途，同安血流沟；嘉禾断人种，安溪成平浦』之语。悚然见成功，以志章言告；成功妄之。既而世胄归途暴亡，同安之屠血流沟渠；始奔信之。后踞厦门，断俘者掌，欲以「压嘉禾断人种」之讖。嘉禾，厦门旧号也。康熙癸（一六六三）卯李率泰请弃诸岛，移民迁界，嘉禾果断人种；安平在界外，亦遂成平浦焉。

臣薰曰：书曰明朱成功部将何？以别于鲁也。

明朱成功遣前中书舍人江于灿、黄志高奉表于肇庆。

唐王聿■〈金粤〉之败也，林察不敢归肇庆，航海依成功；始知永历帝立

，加额曰：『吾有君矣』！遣于灿等航海至行在。

明朱成功遣其将甘辉击林日灼，克之。

成功在铜山修船练兵，闻同安告急，整师往救；抵金门而同安已破。我漳浦守将王起倬谋降事泄，弃家从旧镇奔铜山；成功以为总练使，同柯宸枢联络铜山等处募兵措饷。诏安县人林日灼鼓众拒之，成功令辉击之；日灼旋灭。

九月癸亥（初二日），有火星自东陨，有声。

壬午（二十一日），何腾蛟复永州，遂复衡州。

腾蛟统曹志建等围永州三月，大小三十六战。城中食尽，咽糠啮草；初食马、继食人，老弱妇女俱尽。城破之日，洒扫官署，所剔妇人阴弃不食者十五石。王师杀乡官刘兴秀，突围走衡州，旅引遁。腾蛟将进兵长沙，而志建不待令，还屯永州之龙虎关；腾蛟因顿兵不进（考曰：按「明史」「何腾蛟传」以克永州为十一月朔日事。「行在阳秋」、「东明闻见录」均为九月事。兹以时事前后次之，知当日以闻报不一，致舛误也）。

明前涪川知县王■〈火鼎〉起兵复庐州。

■〈火鼎〉字定安，罗田举人，授涪川知县。是年秋，与曹胤昌起兵破庐州，不守；转战蕲、黄间。又与霍山侯应龙、张图容、杨国士合兵攻霍山，不下。

冬十月，明监军御史余鲲起、职方主事李甲春复宝庆。

明马进忠复常德。

明瞿式耜疏请回蹕桂林。

时永州、宝庆两府捷音同日并奏，军声大振。寻督师报恢复衡州、李赤心报已取益阳，于是式耜疏曰：『天下大势在楚不在粤，粤东三面险阻，易入难出；臣不敢争者，以成栋一片血忱，方倚为江右声援，阻其望幸之心，何以劝忠？今衡、永恢复，粤西之背愈厚；而江围未解，粤东之齿尚寒。在成栋宜奉皇上去危就安；既无内顾之忧，可毕力以图赣。而楚师得万乘亲临，亦勇气十倍矣』！

明堵胤锡招李赤心于夔州，马进忠遂掠常德走武冈；李赤心引兵东走，湖南州县复归于我大清。

马进忠者，流寇所号「混十万」也。既降，封武昌伯；尝败王师于麻河，斩七千余级，封鄂国公。堵胤锡与之有隙，招李赤心自夔州至，欲令进忠以常德让之。未至百余里，胤锡与进忠椎牛歃血盟誓，共奖王室；进忠固知其谋，终盟无一语。入城，即命起营，驱百姓出城，纵火不遗一椽；走武冈。王进才闻之，亦弃宝庆走。各营镇帅，闻风惊溃。既赤心至，得空城，亦弃之；引兵而东趋长沙。所至守将皆烧营走，湖南新复州县为之一空，全楚大局自此不

可为矣。

臣竄曰：大书之，罪胤锡之以私忿乱大谋也。胤锡之■〈目匿〉高、李，议者訾之；竄独以为不然。是时钟簏销沉，湖山碎裂；以残喘之延，能制高、李强寇之死命乎？不能制之而犹欲仇之，是速之吞噬也。畜鸱梟于藩篱、扰豺狼于左右，其忍垢含尤之用，不可谓非权宜达变之才矣！独其逞私忿于进忠、委全楚于敌国，失戈仲之欢，终悔襄国；激郟琼之叛，遂失淮西。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之谓也。金堡之责胤锡曰：『劳则有之，功于何有』？嘻！岂独无功哉！

丁巳（二十六日），李成栋之兵溃于赣州城下。

我守将高进库故隶左良玉麾下，与成栋有旧；伪输款以缀其师，约以逾秋救不至即降。成栋为所给，厉气攻之，尽移军中火具以行；苛执夫役，士人亦不免焉。是日薄暮抵赣州，将士饥疲；而成栋气骄，莫敢言。五更，城上呼董大哥者三，成栋梦中惊醒曰：『董大成是我中军，岂我军已为彼有邪』？俄而，城中鼓角齐鸣，开门突出。成栋策马先奔，军士争窜；自庾关至梅岭，军资、器械靡有存者。明洪雅兵乱。

洪雅镇将汤国聘与团练花汉将、熊振生治兵相攻；洪雅之境无宁宇。

明封朱成功威远侯（考曰：黄宗羲「赐姓始末」云：『封成功延平王』。误也；成功之封王在戊戌正月。宗羲纪鲁事皆得之目睹，其于成功则本之传闻，不皆可据）。

明鲁大学士马思理卒；以沈宸荃、刘沂春为东阁大学士。

明朱成功复云霄。

降将张国柱败没，成功遂率众攻城；我中军守备姚国泰巷战重伤，被擒。成功惜其勇，令医治，用为监督。

十一月，明诛佟养甲。

养甲于崇祯年间，诡名董莢，由提塘骤迁至总兵。弘光时，以贿马士英，提督南直盐法。王师南下，随贝勒博洛入闽；阁部陈子壮之死也，养甲投其骨于四郊。既归明，朝臣辄以此相挫辱，养甲悔之；密令人赍表北行，为李元胤逆者所得。遣祭兴陵，密敕工部主事陈纯来杀之；并同降之巡按御史刘显名（考曰：「西粤新书」以为十月初九日事，而「明史稿」「桂王纪略」载诸十一月。按「东明闻见录」谓：『成栋败归，虑他变』；则是十一月也）。

明以李元胤署吏部尚书。

元胤本姓贾，河南人；成栋养为己子。与袁彭年善；彭年益引其同乡丁时魁、蒙正发及刘湘客与同决事。会给事中金堡自湖南服阙赴行在，湘客令元胤折节与交；因有党人之目。会元胤既杀佟养甲，威权愈赫；其诞日馈送称觞

，自八月达于冬杪。通政司疏陈乞官日以千计，阁臣票拟惟「着议具奏」四字；非奉成栋札咨不得除授，文选司拥空名而已。给事中吴其靄有「清文武之职掌以肃朝纲」一疏，元胤衔之次骨，其靄宵遁；疏亦留中。

明堵胤锡复益阳、湘潭、湘乡、衡山等县，进围长沙；不克。

胤锡率李赤心等败降将钱国安于湘潭，遂复益阳、湘潭、湘乡、衡山等县。而赤心桀骜，多屠掠；长沙闻之，协力拒守，故弗克。

明揭重熙、傅鼎铨合兵援南昌，与我大清兵战于三江口；败绩。

闽之亡也，重熙、鼎铨俱解兵入武夷山。金声桓以江西归明，遣迎两人；而两人殊不欲驻省，请任闽事。时邵武方宿重兵，重熙进薄城下；为守兵所败，丧失几尽。闻南昌围急，乃入粤求援。鼎铨兼督两军，与张自盛合营援南昌；战于三江口，复败。自盛，本金、王部将也。

明都昌在籍前督师余应桂起兵援南昌，与我大清兵战于落星湖，败绩。

应桂字二矶，都昌人；万历己未（一六一九）进士，崇祯时兵部右侍郎。十六年（一六四三）十月，督师孙传庭战歿，命应桂代之。无兵无饷，逡巡不得前，夺职；以新擢陕西巡抚李化熙代之。北都亡，应桂家居；每语人曰：『吾年六十四，官尊禄厚复何恨？所未了者，欠先帝一死耳』！是时起兵都昌，率舟师援南昌；进至落星湖，败绩。

明前工部右侍郎刘士桢遣兵援南昌，败绩；死之。

士桢自赣州破后，匿南田不出；逮金、王事起，遣四子肇履募兵从围赣州，而令季子穉升趋南雄。事败，匿龙泉；我郡守索之急，乃绝粒死。穉升战死长桥铺。

徐鼐曰：江西义师之役，自揭重熙、傅鼎铨、陈泰来、曾亨应而下，皆彰彰在人耳目；独刘士桢事，世鲜知之，盖乱后湮没者多矣。士桢在南都，严朝参之禁、劾统■〈金类〉之妄，风节矫矫；岂独死事可嘉哉！书之以告修史者。

明建昌人孔彻元、孔彻哲、蔡观光起兵援南昌；寻败死。

彻元、彻哲家素封，与观光起兵应金声桓。彻哲以援南昌战歿，彻元不能忘也。明年七月，有讹传瑞德七邑奉宗室某起事者，彻元喜，遽入城，戕邑令。已而各邑寂然，被执死。观光寻揭竿南昌，走鄱阳，为逻卒所获；亦死（考曰：以上援兵月日不可考，姑以事类叙之）。

明九江生员金志达、僧了悟起兵复东流、建德；寻败死。

志达与了悟集众万余，结营鄱阳、彭泽间；出战池州，取东流、建德。寻败死。

明前右佥都御史宁夏巡抚李虞夔起兵平陆，克潼关；连复蒲州、解州。

虞夔字一甫，平陆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进士，累官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时降将姜瓖以大同叛，其党姚举等劫杀官军并运饷冀宁道王昌龄于平原驿。瓖自称大将军，易明冠服，诸在籍乡官如万练、刘迁、王永强辈举兵应。瓖、练踞偏关，复宁武、岢岚、保德；迁略雁门关及代州、繁峙、五台等县。永强据榆林，窥西安；虞夔乘势起兵克潼关及蒲、解二州。

臣竊曰：是时我朝甫定，天下人心未一，故明忠义之士心乎故国者，怀子房报韩之心、矢君尧拒唐之节。周之顽民，殷之义士也；「纪年」皆录而予之。而一时凶狂悖逆之徒，亦诡其名以托焉。何以或书或不书？「纪年」一书，记明事也；金声桓、李成栋之事，有关于明之成败也，则因事书之。其姜瓖、李建泰、吴三桂、耿精忠之流自为叛逆，与明无与则略之，非有他义也。万练、刘迁、王永强皆明官也，始末不可详；故因书虞夔事而附着之焉。

十二月辛卯朔，我大清兵援长沙，明李赤心大掠湘潭而遁。

明诛降臣李绍祖。

绍祖，瞿式耜同年进士也；为我大清湖南巡抚，守永州。粮尽援绝，降于何腾蛟。解至桂林，式耜流涕让之曰：『汝素受国恩，奈何生为背叛之人、死作不义之鬼』！绍祖曰：『天下人皆降，岂独绍祖也』！式耜曰：『天下人皆不为绍祖，敌其奈我何』？绍祖词穷，遂磔之。

明召弋阳王（考曰：按「世表」：『弋阳王多焜于万历年薨；无子，国除』。兹盖其支庶也）于建阳山中，不至。

建阳者，从英德之沧光厂溯流而上，为阳山县、为连州、为连山县，达于湖广；地皆深林峭壁；人善用炮，以背负之，发辄命中。弋阳王某，宁藩宗室也；避乱山中，土人拥戴之。李成栋屡攻不能克；反正后，遣科臣洪士鹏往，亦不得入。宣忠伯王承恩请行，命赍敕往，遇王于阳山；其众皆居奇自恣，不听王赴阙。有标下彭鸣京、锺某、罗某愿统众随承恩自效，亦不果。

卷第十六

己丑、我大清顺治六年（一六四九）春正月（明永历三年、鲁监国四年）庚申朔，明桂王在肇庆府，大雷雨风雹，免朝贺。

明监国鲁王次福宁之沙埕。

丁卯（初八日），李成栋杀明宣忠伯王承恩。

承恩，大兴人；世袭锦衣指挥。建阳之使，彭鸣京愿为之用；田辟有众数千，亦愿随之。成栋闻之，忌且怒。是日相遇于英德舟中，邀之欢饮；夜阑佯醉，即席杀之。

李成栋杀明大学士朱由■（木艺）。

由■〈木艺〉，宗室子；崇祯壬午举人，为广东教谕。丙戌（一六四六），充乡试同考官。历官翰林院侍读入阁，出自王命。成栋诬以他事捕系狱中，杀之。

徐燾曰：不曰明李成栋杀某某何？不与其为明臣也。绝之于明，则专杀之罪无庸诛矣。

壬申（十三日），明大学士朱天麟罢，召黄士俊、何吾驺入阁。

大兵之未入广西也，陈邦傅尝通款于我大清，以是为李成栋所轻。邦傅又以浔、庆、南、太四郡未经薙发，自侈为功；故袁彭年、李元胤尤恶之。科道诸臣希二人意，以攻击邦傅为事；给事中金堡尤力，尝劾邦傅十可斩，马吉翔、庞天寿、严起恒、王化澄并与焉。吉翔气焰方张，至是颇惧，尽谢诸务；化澄、起恒并疏乞休。由是，堡直声大振。诸轻剽喜事者，自元胤、彭年以下，少詹事刘湘客、给事中丁时魁、蒙正发咸与交欢。湘客通文墨，由荐举入仕，受知于瞿式耜；贪狡多智，时魁辈动必咨之。时魁起家进士，富而好利。堡清贫，衣食皆资二人，故称莫逆交。正发倚倚诸人，听受指挥；而皆以元胤为归，故当时有假山图五虎号。假山图者，绘假山一座，朝官数百人，有首戴者、肩负而手托者、仰望远听指点而话言者、惊恐退避两手掩耳而疾走者。又谓之假虎邱，以彭年为虎头、时魁为虎尾、正发为虎喉、湘客为虎皮，堡最可畏为虎牙。堡与时魁相继攻起恒、吉翔、天寿无已；太后召天麟面谕曰：『武冈之危，赖吉翔左右之』。令拟旨严责堡等。天麟为两解之，卒未尝罪言者；而彭年辈怒不止。然是时党分吴、楚两局：彭年等为楚党，既结元胤以自固；而天麟暨起恒、化澄、督师堵胤锡、吏部尚书晏清、户部尚书吴贞毓、给事中张孝起、吴其、洪士彭等自恃广西扈从旧臣，诋反正诸臣曾事异姓，亦内结马吉翔、外结陈邦傅，所谓吴党也。王知群臣水火甚，令盟于太庙；然党益固，不可解。邦傅怨堡，因疏言：『皇上两三年流离颠沛，今日即次稍安，何议论纷纷若是？堡谓臣无将无兵，请即令监臣军，观臣十万铁骑。且堡昔官临清，尝降贼污伪命』。疏入，天麟抵几笑曰：『道隐善骂人，今亦遭人骂也』。因拟旨：『金堡辛苦何来？实所未悉。所谓监军，可即集议』。盖用杜甫「辛苦贼中来」语。堡固未尝降贼，见之大恚愤。时魁即鼓言官十六人于是日晨诣阁，诋天麟曰：『堡论邦傅，即令之监其军；若请其头，亦即与邪』？相与登殿陛，大哗曰：『吾辈不复仕矣』！弃袍服，掷印庭中，白衣冠联袂出。王方坐后殿，与太仆马光追叙五年前永州被难事。闻之大惊，两手交战，茶倾于衣；急命天麟取还所拟旨，谕诸臣供职。天麟即日辞位，慰留再三，不可；陛辞，叩头泣。王亦泣，曰：『卿去，予益孤矣』！时魁等论之不已，乃并其弟大行人天凤、子御史日生、中书月生皆坐斥。

天麟既去，召旧辅黄士俊、何吾驺入直。吾驺寻罢，化澄亦去。王复召天麟，力辞不赴；上言：『今国势累卵，路人皆知。而建言者绝不问一人一事，掉头以争曰：「我古遗直也」。今而后请勿以四方无利害者执为极重大事，主上为社稷忧则忧之』。其言盖为堡等发也。

戊寅（十九日），我大清兵克南昌，金声桓、王得仁伏诛；明前大学士姜曰广死之。

初，声桓、得仁之主坚壁也，恃粤师之为援耳；而书记所草乞师表，但陈胜状，不告急。比闻江事危，王命李赤心由吉安、李成栋再出庾岭。赤心逗留不进；成栋军亦屡挫，不敢逾梅关。南昌粮尽，斗米需八十金，人相食；乃尽出居民。王师知城中无足忌，遂以余暇旁收郡县。正月大雨连旬，城多坏。声桓部将汤执中守进贤门，约内应。王师乃佯攻得胜门，炮声震三百里，声桓、得仁齐赴救；而奇兵已从进贤门梯垒以登，城遂陷。声桓自投于城之东湖死，宋奎光、刘一鹏、郭天才巷战死。得仁短兵突得胜门，三出三入；已而被获，磔杀之。曰广赋绝命诗六章，投楔家池死；一家从死者三十余人。

方曰广之初应声桓、得仁之请也，邀隐士汉儒裔与俱，力辞；既受事，又邀之，乃入谒。曰广问事当若何？不答；固问之，则曰：『明之所以亡天下者，非左与闯邪？金则左孽、王乃闯枝，公与侯安所授之哉！十月间年号两易，名虽归明，实叛清耳！今擅除爵、杀人、笞刑权，若明有主而不待命，是僭也；若不奉隆、永而为之，是伪也。僭与伪「春秋」所不许，而公与之同事，后世且以公为何如人？今两人内相猜忌，公能亲于建武之与豫国乎？能则揽其兵权，退称旧辅，缟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惭而听我；不能则引身而退，归耕浞水之阳，毋从叛乱！夫人居美名，天道所忌也』。曰广沉吟无以答。在围城中，徘徊太息，思其言而悔不能用也。

臣鼐曰：曰广持躬端正，非拨乱才。议者见金、王举事不成，因以咎曰广之不智。嗟乎！国事去矣，忠臣之谊，苟有其会，则且几于万一；岂暇计及他哉！善乎全祖望之言曰：『当金、王突起，托名故国，奉迎旧辅，而谓可以扃户而力拒之乎？拒之且立死矣！是时之死，则甚无名；此曰广之所以不得不出也。既出，则乌得不死！君子悲其志，而不必苛其事与功也』！

庚辰（二十一日），我大清兵入湘潭，明督师定兴侯、武英殿大学士何腾蛟死之。

腾蛟驻衡州，闻李赤心之弃常德东走也，大骇；檄马进忠由益阳至长沙，与诸将会师进取，而亲诣忠贞营邀赤心入衡州。部下将士虑为赤心所袭，不护行，止携吏卒三十人往；赤心已东，尾之行。进忠方奉檄进发，闻督师轻身往，大骇；遣部将宣威伯杨某追护之。腾蛟至湘潭，则赤心已不宿去矣。湘潭

空城也，降将徐勇轻骑侦知督师一人在焉，率兵径入。勇旧隶腾蛟麾下，率众罗拜劝降；腾蛟大骂，遂拥之去。既去而杨某始至，急入求督师，凡七出七入；最后出至桥，遇伏兵，矢中其吭，自掷桥下以死。腾蛟绝粒七日不死，乃见杀。事闻，王哀悼甚至，赐祭九坛，赠中湘王，谥忠烈；其子文瑞以荫，官金都御史。相传腾蛟所居有神鱼井，井故无鱼，腾蛟生，鱼忽满井；既死，井复空。黎平人犹能言其处也。同时死者，有在籍推官周侯（考曰：本「沅湘耆旧集」）。

丁亥（二十八日），明定随侯赵荣贵与我大清兵战于龙安柏■〈田谷〉口，败绩；死之（考曰：「东华录」载同死者伪王朱森釜。按「世系」无森字）。

我大清兵克舒城、潜山诸寨；明侯应龙等死之。

应龙与张图容、杨国士等有众万余人，佩「义胜将军」印；与王■〈火鼎〉合攻霍山不下，退取舒城、潜山。已而自刘家园出攻狮子寨及南关拔之，营于管家渡，又移札将军寨。是月，王师会剿；寨破，俱死之。

二月庚寅朔，明张先璧攻辰州，不克。

甲午（初五日），我大清兵复取明抚州。

乙未（初六日），我大清兵复取明建昌。

甲寅（二十五日），我大清兵复取明长沙。

乙卯（二十六日），李成栋之兵溃于信丰，渡水溺死。

成栋逾岭攻赣州，为守将高进库所败，退驻信丰。王师鼓行而前，诸将欲拔营归；成栋不可。是日四更时，发火器手三百人，命之曰：『遇敌则发炮，我为后应』。时天久雨，发炮不然，三百人皆歼。成栋不闻炮声，谓火器军已往也；披甲坐城楼上，召诸将议事，则去者已大半矣。因慷慨歔歔，呼巨觥痛饮，誓死城上。俄而王师突至，左右挽之上马渡河。三日后，见有擐甲抱鞍植立水中者，始知成栋死也。事闻，举朝大骇，有冒雨逃者。

明揭重熙、傅鼎铨与大清兵战于程乡，败绩。

重熙至肇庆，拜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西；亦擢鼎铨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令同援南昌。至则声桓已灭，遇王师于程乡，大败；监军桂洪战歿，重熙身中三矢仅免。

三月丙寅（初七日），明以杜永和为两广总督守广州。

永和，河南人，李成栋之中军也。成栋败，永和挈印先归，诸将亦有全军返者；王命戎政侍郎刘远生慰劳之。永和重赂诸将，推为「留后」；乃命为总督，代领成栋军驻广州。加罗成耀巡抚衔，守南雄。

明赠何腾蛟中湘主、谥忠烈，李成栋宁夏王，金声桓南昌王；设坛祭之。

明赐瞿式耜彤弓铁钺，督视江、楚各省军马。

公卿集政事堂，议所以代腾蛟者；金曰：『瞿留守望尊德巨，足以折制诸将』。王是之，赐式耜彤弓、铁钺；永、宝、鄂、岳上下三军之任行间者，生杀予夺惟命。式耜辞不获，乃建元帅旗鼓，申号令，疏请兵科给事中吴其靄为监军。凡一才一艺之士，收入幕府；谓『跼足而至者，非怀忠抱义之人，亦乱世取功名之士。人之岁月精神不用之于正，则用之于邪；安可驱为他人用哉』？故士以桂林为稷下焉。

明李赤心之兵溃于茶陵，大掠衡、永、郴、桂，走广西。

明堵胤锡以胡一青、赵印选兵守衡州。

明黄毓祺被执至江宁，不屈；死之。

毓祺之起兵行塘也，鲁监国授以兵部尚书敕印；隆武帝亦遥授为浙直军门，得私署官属。毓祺伪为卜者，与常熟武举许彦达游通州，主湖荡桥之薛继周家。凡游击、参将自海上来见者，虽满装，及入谒则青衣垂手；众疑之。将起义，遣江阴徐摩致书钱谦益提银五千，用巡抚印钤之。谦益知其事必败，却之；持空函返。摩之友人徽州江纯一谓摩返必挟重货，发之可得厚利，诣营告变；毓祺遂与彦达、继周同就江宁狱，江以南所谓故敕之狱也。毓祺奋笔书供曰：『道重君亲，教先忠孝；避禅已久，岂有宦情！义愤激中，情不容已。明主嘉诚，遣使授职；招贤选士，分所应然。哀愤旷官，死有余辜。谨抱印待终，附子卿之义』。狱成将刑，门人邓大临告之期；命取衾衣自敛，跌足而逝，当事戮其尸。大临赎之归葬，变服为黄冠去。大临字西起，常熟人。是狱也，江南人士多死，谦益以哀吁问官，开脱获免焉（考曰：毓祺有「小游仙诗」）云：『大梦谁分丑与妍，白杨风起总茫然；瓠缘无用从人剖，膏为能明苦自煎。桂折兰摧诚短景，萧敷艾苑岂长年？归途不向虚无觅，朽骨徒为蔓草缠』。『为愁草盛稻苗稀，日暮徐看荷锄归；何处先生多好好，此中居士故非非。肥鱼不肯怜蛟瘦，饱鷄偏能笑鹤饥。请读蒙庄「齐物论」，横空白月冷侵衣』。『散发人间汗漫游，风吹白日忽西流；淘沙惯吓斜飞燕，孔雀偏逢抵触牛。乡里小儿朝拜相，江湖暴客夜封侯。神仙赤舌如飞电，开口舒光笑不休』。『腹中书任他人晒，犊鼻裤从甚处悬？惟有丹心坚自爱，忍能凿破化为圆』。『最无根蒂是人群，会合真成偶尔文；沙际惊鸥常泛泛，风前落叶故纷纷。掉头东海随烟雾，屈指西园散雨云。况复炎凉堪绝倒，灞陵愁杀故将军』。百年世事奕棋枰，冷眼常观局屡更；乌喙只堪同患难，龙颜难与共升平。遥空自有饥鹰击，古路曾无狡兔横！为报韩卢并宋鹊，只今公等固当烹』！毓祺在狱，每章自注之，以付邓大临。他诗皆不传）。

我大清兵复取明宁德。

明朱成功屯兵分水关。

成功留黄廷、洪政守漳浦之罗山岭，柯宸枢守盘沱岭；自统兵下诏安，屯分水关。总兵郝尚久者，李成栋之健将也；车任重虐于潮州，命尚久袭而代之。反正后，封新泰伯。尚久迟疑观望，成功命杨干生赍书往，拒不纳。成功怒，欲攻之；黄海曰：『潮州有备，急则难取；且旁掠诸邑，以缓其心。反而击之，一鼓可得也』。乃分兵击张礼于达濠、霞美二寨，命部将黄山从靖海破惠来县。海澄有陈斌者，号「大巴掌」；尝为仇人所围，负三岁子斧城门而出，众不敢近。至是亦来归，成功授为后劲镇。

明揭重熙、傅鼎铨复以兵入江西。

程乡之败，诸军皆散。时金、王故将张自盛、洪国玉、曹大镐、李安民有众数万，出没闽、粤山林，所谓张、洪、曹、李四营也。闻重熙奉命总督江西，争来归；兵大集，驻宁都、石城间。鼎铨亦驰檄浙东；有徐孝伯者，引军来会，驻徐博。

夏四月□□，太白入月（考曰：「阳秋」以为初五日事）。

明堵胤锡与大清兵战于衡州之草桥，败绩；走龙虎关，寻走梧州。

李赤心之众既溃，胤锡乃与胡一青守衡州。王师攻之，胤锡阵于草桥；自辰至酉，斩杀相当。忽王师以轻兵截出阵后，众遂溃；胤锡退驻来阳。旋报永兴陷，从子正明死之，全家遇害；乃以数千骑退入龙虎关，依守将曹志建。宗室朱谋烈构之于志建曰：『堵公将召忠贞营图公也』！志建夜发兵围之，杀从卒千余人。胤锡及子逃入富川猺峒，匿监军佥事何图复家，间道走梧州。图复赀财富，能抚集猺人；志建诱杀之。而志建锐卒亦尽丧，不复能抗王师，惟守道州所属县而已。志建甚悔之，然无及矣。

孙可望乞封王爵于明。

可望，即可旺也。既据有云南，耻名不雅，改之；自称平东王。在籍御史任僎、礼部主事方于宣倡议尊可望为国主；设内阁九卿六部科道官，以僎为吏兵二部尚书、于宣为翰林院编修。制卤簿，定朝仪；拟伪号为「后明，以干支纪年。改印篆九迭，铸钱文曰「兴朝通宝」。定国等亦号为王，置四王府，撤呈贡、昆阳二城砖石为之。又毁民居万余间，作演武场，收各路工技归行伍：隐然谋窃大号。然定国辈犹倨视之，遇事相抗；可望谋之王尚礼，乃说艾能奇、刘文秀曰：『我兵虽多，号令不一；众议以平东为主，若何』？能奇然之。诶日赴演武场，定国先至，放炮升「帅」字旗；可望诘之，尚礼请责旗鼓官。定国怒曰：『我与汝兄弟耳！何如是』？众力解之。可望登座曰：『欲我为主，必杖定国百棍乃可；否则，军法不能行，何以约束诸将』！定国愈喧哄，白文选抱持之曰：『请勉受责，以成好事；一决裂，则我辈必各散，为人所

乘矣』！尚礼等亦力持之，鞭五十。可望复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赎。定国心憾之，念兄事久，造次未可发难；辄领所部兵驰至普洱，擒定洲、万氏及沙氏之属数百人，剥其皮，号令通衢。黔国公沐天波具礼谢雪仇，滇人亦咸称快焉。

定国既并蛮部，声势益强；可望不能制，独霸之念于是乎沮。慨然曰：『我辈汗马二十年，破坏天下，张、李究无寸土；而清享渔人之利，甚无谓也。我当挈天下还之明朝，一雪此耻耳』！又闻李赤心、李成栋并加封爵，念同辈不相下，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杨畏知喜其革面也，因而怂恿之。四川巡抚钱邦芑亦以书来招（考曰：钱邦芑招孙可望书，称可望为「老先生」，词意亦冗杂；无足录。盖忍垢含尤之举，难措辞耳）；可望大喜，谓差官王显曰：『何敢自外！封我为王，我举全滇归朝廷矣』。邦芑复以书，谓『本朝无异姓封王者』；而具疏称可望归顺。可望乃遣畏知及故兵部郎中龚彝赴肇庆进表，请王封。给事中金堡七疏争之，谓『三百年来，无异姓封王例；祖宗定制不可坏』。严起恒、文安之皆主之。畏知疏曰：『国事危矣！不及此时以虚名为招徕，而竟自树强敌乎？且可望固盗之渠也，向者屠毒海内，庙社凌夷；今一旦投诚向义，岂朝廷威德所能制？盖列圣神灵阴以启之也。倘因其来而明示以异等之恩，彼必踊跃听令，庶几收用于万一；奈何信及一、二腐儒，坐失大计！夫法有因革，势有变通。今土宇非昔，百务俱隳；而独于区区封议，必欲执旧法以绳之邪』？宗室朱议漉劾堡把持误国；畏知又曰：『朱君亦谬矣！给事以祖制争之，使滇知朝廷有人；皇上破格封之，使滇知为朝廷特恩。畏威怀德，不更两得乎』？既而，贵阳镇皮熊、遵义镇王祥亦疏言不可，封议久不决。畏知曰：『可望欲权出刘、李上耳。今晋之上公，而卑刘、李为侯可也』。乃议封可望景国公，赐名朝宗；文秀、定国皆列侯。令大理卿赵昱为使，加畏知兵部尚书、彝兵部侍郎，同衔命入滇焉（考曰：「行在阳秋」诸书皆云：『可望遣龚彝之弟龚鼎、杨可仕等六人诣肇庆，献南金三十两、琥珀四块、马四匹，移书求封云：『先秦王荡平中土，不谓自成犯顺，王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云云。钱邦芑复可望书：『且今日之劲敌，非直我明朝之患，令先人曾被大难』云云。其所假托之先人，不可考矣。畏知之使在前，龚鼎、杨可仕之使亦同时先后事。载笔者各就见闻录之，非有舛也）。

我大清兵克福安，明鲁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刘中藻死之。

中藻与郑彩交恶，王师乘之；中藻善守，所杀伤四、五千人。王师乃掘濠树栅以困之，城中求战不得。自戊子冬十月至于是月，食尽；中藻知必陷，冠带坐堂上为文自祭，吞金屑死。于是闽地尽失矣。同死可纪者：兵科给事中钱

肃范，肃乐弟也；邑举人连邦琪、缪士珣、方德新、贡生郭邦雍、陈瀚迅、幕友瓯宁、吕天颺、部将卢某、董世上、张先皆同日死。中藻子诸生思沛闻父死，曰：『父死节，子可不继先志乎』！亦死。或曰：思沛即画网巾先生也（考曰：「福建续志」、「福宁府志」俱云：思沛即世所称画网巾先生。而「福安县志」谓：『思沛羁浦城狱中，闻中藻死，曰：「父死节，子可不继先志乎」！亦死』。「浦城县志」亦云然。按画网巾先生死泰宁之杉津，自另是一人）。

五月，明以兵部侍郎张同敞总督军务。

同敞号别山，大学士居正之曾孙也。崇祯中，以武荫补锦衣，改中书舍人。奉命调兵云南，未复命而北都陷；携所悬牙牌徒步南奔。妻许氏亦奉居正神主自江陵来，遇于江西。痛思宗之死，服丧三年，誓不仕。南都陷，走福建。时隆武帝博求先朝旧臣，宰臣以同敞言；召见，命之官，力辞。隆武帝曰：『此尔祖荫，今不受职，此爵湮矣。尔纵欲报先帝，奈祖爵何？尔文臣不当授武职，强为朕服锦衣官，毋过辞』！未几，堵胤锡收降李赤心，表至行在；隆武帝谓同敞曰：『尔家世有名于楚，今贼在楚地，为朕抚之』！汀州破，依何腾蛟于武冈。王以廷臣荐，改翰林侍读学士。刘承胤忌之，言『翰林、吏部、督学必用甲科』。乃改尚宝卿。武冈之变，为乱兵所掠；避入黔中。黔、粤隔绝，数月不闻行在消息。川、黔官绅议立荣、韩二藩，同敞与钱邦芑、郑逢元、杨乔然力争之，众议乃沮。戊子（一六四八），间道赴行，擢詹事府詹事。瞿式耜荐其知兵、得士心，乃命以兵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在士，总督诸路军马。同敞以忠义激劝将士，每接战，辄跃马为诸将先；或败奔，危坐不去，诸将复还战取胜。年四十无子，妻死，萧然一榻；军中以是服同敞。

盗杀明兵部侍郎程峒。

峒，吉安进士；崇祯末，官苏松粮道。南都立，大理寺卿郑瑄荐峒才可大用。适以争妾事，与乡绅彭某相讦；弘光帝命部臣严议。峒去官，犹拥乡勇三百人自随，用是不为邻里所喜。隆武帝授为惠潮巡抚，因尽室至粤西。时行在犹不知江西陷，命峒赍敕趋李赤心往援。赤心佯言清兵已逼，当亟入卫；因自为殿，而以子女行装托峒护之先行。界口守将张祥利其赀，发炮毙峒而取之。事闻，以不戒军士，诛其将领杨宏远焉。或曰：李元胤恶峒召忠贞营入行在，使祥杀之。

明赵印选、胡一青、王永祚以所部隶瞿式耜，进印选开国公、一青兴宁侯、永祚宁远伯。

印选，滇将也。初与一青、永祚出滇勤王，抵江西而王师已下江、浙；遇我将高进库，袭其老营。进库家属被杀，忿战益力。印选等败走湖南，依何腾

蛟，屡着战功。腾蛟死，印选等相谓曰：『阁部死，军新破不可复振。将死封疆乎，则吾无封疆责；将降乎，则当日之出滇者谓何？瞿留守仁慈好士，可与共当一面，盍往焉』！收残卒万余人，宵走桂林。式耜大喜，遣使郊迎；请进印选等爵，令分守桂林、全州，是为滇营。

明焦璉杀其将赵兴。

兴，良将也；然好刚使气。赵印选之众部署不严，所过多劫掠；兴恶而攻之，杀滇兵四、五人，几于大哄。式耜召璉语之曰：『国家危在旦夕，赖诸将协力同心，岂容私斗』？璉斩兴以谢滇将，事得释。然死不以罪，粤人惜之。白贵战死，兴与刘起蛟相继诛；焦营从此弱矣。

徐燾曰：瞿共美云：『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赵兴是邪！焦兵最弱，战辄大胜。茅平庵僧尝言：「刘将军起蛟战于虞山下，首级垂马项，累累如贯珠」。嗟乎！此真将军也。独白将军以战死，赵、刘二将以细过诛；魏攀不赦于束胸、苟变见捐于食卵，长城自坏，巨鹿徒思！璉每与共美言之，泪簌簌下也』。

六月己丑朔，明袁彭年免。

彭年倚李元胤，势张甚；尝论事王前，语不逊。王责以君臣之义，彭年勃然曰：『倘去年此日惠国以铁骑五千鼓行而西，君臣之义安在』！王变色，大恶之。有泾县张载述者，以原任泸溪知县至行在，久不得官；伏阙疏彭年罪，彭年气沮。会母死，言于众曰：『吾受恩深重，何得苦守三年，虚度岁月？愿丁艰不守制』。时太后亦恶之，宣敕查「丁艰不守制」是何朝祖制？彭年窘甚，月余乃去；纳富室生员李某妻为妾，寓于佛山。

五虎之败也，彭年竟以丁艰获免。广州破，献犒军银八百两于我大帅，泣诉当年之叛迫于李成栋，乞降级授通判；我大帅挥而出之。

甲辰（十六日），明堵胤锡朝于肇庆，加文渊阁大学士，封光化伯；寻命督师梧州。

胤锡时在梧州；适王遣严起恒、刘湘客安辑忠贞营至梧，而赤心等已入宾、横二州，乃载胤锡回肇庆。十六日，朝于行在。给事中金堡劾以丧师失地，面责其结李赤心为援、张筵宴孙可望使者事；且曰：『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独与之昵』？胤锡失色，徐曰：『我鞅掌边事，如君言，竟无功』？堡曰：『劳则有之，功于何有』！胤锡由是大恶元胤党，欲激李赤心东来以去之。元胤知之，大言曰：『吾辈为北人时，渠不来复广东；今反正，渠来何为』（考曰：「东明闻见录」云：『李赤心行至德庆州，声言欲清君侧之恶；行在大震，命堵胤锡力解之，乃止』。即此时事）！而朝士之仇五虎者，又交构其间。胤锡乃移书瞿式耜，言奉王密敕，令与共像素胤。式耜复

之曰：『我辈不力视封疆，听人皋牢而起衅端，非社稷福也』。胤锡无以答，乃止。王闻密敕言，颇不悦；令胤锡督师梧州，节制忠贞、忠武、忠开诸营（考曰：忠贞即高、李十家，忠武即马进忠、王进才、张光萃、牛万才等，忠开为于大海、李占春、袁韬、武大定、王光兴、王友进、王昌、王祥等）。胤锡疏请措饷，元胤不与，惟布绘龙旆二事而已。王以胤锡素得忠贞诸营心，降敕封光化伯；胤锡疏辞，乃赐四代诰命以奖之。

明鲁定西侯张名振复健跳所，表迎监国鲁王。

初，名振自闽还浙，石浦已为大清所有。以向有救黄斌卿之德，乃入舟山依之；郁郁不得志。松江提督吴胜兆之归明也，求援于舟山；名振以所部赴约，遇飓风，尽丧其军。斌卿益侮之，并说其部将阮进归己。名振乃复入闽招军，由南田复健跳所；进亦弃斌卿，复与之合。时闽地尽失，名振乃与进迎监国次健跳。

秋七月，明堵胤锡承制封孙可望为平辽王；可望不受。

南宁密迩云南，可望之求册封也，谓不允封号，即提兵杀出。陈邦傅闻之大惧；其部将武康胡执恭请先矫命封为秦王。邦傅乃范金为印，文曰「秦王之宝」；填所给空敕，令执恭赍往。可望肃然就臣礼，叩头呼万岁。既闻朝议未决，私诘执恭；执恭诳之曰：『此敕印乃太后与皇上在宫中密商私铸者，外廷诸臣实不知也』。可望虽知其伪，然亦假其名以威众。廷臣交章劾邦傅，胤锡疏曰：『可望割据西川，尽有滇、黔，曷能禁其不自王！今可望尚知请命，当即降敕封之；使恩出朝廷；令彼缚胡执恭归朝，正法诛之。则是赏罚之权，庶不倒置。不然，是驱之为变也』。首辅严起恒、尚书吴贞毓、侍郎杨鼎和、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坚持不可。胤锡密疏曰：『廷臣谓异姓封王非祖制，不当自可望变乱始，持论良正，然不为今日言。可望固逆献养子，凡逆献滔天之恶，与有力焉；今姑取其归正，冀收其将来之用，安可泥颁爵之常法哉！且可望已自称平东王，一旦封以公爵，彼必不乐受；因而为逆，谓天子威灵何、谓天下事势何？若谓收其用而反损国体，非良策也；臣窃有一说于此。臣谨按开国功臣徐达、常遇春等侑食太庙、称六王，皆进封也；乞量封可望为二字王，即于敕书中明载旧制，示破格沛恩而勉以中山、开平之功。如此可望必能感激用命；揆之祖制，亦无背谬。国家今日于可望善收之，则复有滇、黔；不善收之，则增一敌国。利害无两立、得失不再图，不可不熟虑也』。制曰『可』。时赵昱「奉景国公」之敕，知可望必不受；过胤锡谋之。胤锡曾赐空敕，便宜行事；乃铸印封可望平辽王，命杨畏知、赵昱赍往。可望駭不受，曰：『我已得秦封』。畏知曰：『此伪也』。执恭曰：『彼亦伪也。所封实景国公敕印故在』。可望怒，下畏知、执恭于狱，称秦王如故。而滇中臣民窃议其

伪，可望亦耻之。

明年八月，遣使至梧州问故。马吉翔请封为澄江王，使者曰：『非秦不敢复命』！起恒等力持之，且请却所献金玉、良马。会郟国公高必正入朝，召使者言：『本朝无异姓封王例。我破京师、逼死先帝，蒙恩宥赦，亦止公爵。尔张氏窃据一隅，封上公足矣，安冀王爵！自今当与我同心报国，洗去贼名，毋欺朝廷孱弱！我两家士马足相当也』。又致可望书，词严义正；使者唯唯退，议遂寝。未几，而有辛卯二月南宁之变。

徐燾曰：甚矣！严起恒等之迂而愚也。是时明之国势十去其九，可望何所求于明、何所畏于明而奉朔归诚哉？祇欲乞一封号，洗去贼名，化莠为良之机间不容发。堵胤锡之疏，审时度势，晓鬯明白；诸君子岂未之闻？而拘文执法，聚讼纷纷哉！其忠可悯，其误国亦良可恨矣！「明史」谓胤锡为矫诏者。盖拜表后便宜行之，不俟朝命；而刘湘客、金堡诸人皆与胤锡为难，不惜诋排之。「明史」亦沿其论，而未深求也。然则胤锡不嫌于专乎？安危呼吸之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春秋」所以予祭仲之行权也。曰承制者，纪实也。

壬戌（初五日），明监国鲁王次健跳所。

时郑彩弃监国去，随扈者大学士沈宸荃、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鍾峦、兵部尚书李向中、户部侍郎孙延龄、左副都御史黄宗羲、兵部职方司郎中朱养时、户部主事林瑛、右佥都御史张煌言，每日朝于水殿。水殿者，御舟之稍大者，名河艑；即其顶为朝房。落日狂涛，冠裳相对；臣主艰难，于斯为极。

明自五月乙亥（十七日）雨，至于是月乙丑（初八日）大水，寒（考曰：「行在阳秋」云六月乙丑。按历法六月无乙丑日）。

明瞿式耜疏劾已革巡抚鲁可藻不守制。

初，粤东反正，可藻希冒功躐进，列衔自署「两广」；式耜劾其违制，奉旨革职。可藻恋仕不解，闻母丧，犹墨绖从事；式耜再疏纠之。

明遣内侍赉敕奖南雄守将闫可义，诛副将杨大甫。

副将杨大甫与李元胤不协，烧营东下；可义断指自誓，军心始固。大甫至行在，元胤称诏斩之。

明焦璉、赵印选遣兵围永州。

我大清兵复取永宁州（考曰：「行在阳秋」误作永州）；明胡一青退守榕江，督师瞿式耜檄一青进屯全州。

明命廷臣集议兵饷于慈宁宫。

时宫禁湫隘，妃御不备；每日宫膳限二十四金，赏赉亦取足焉。王复不能节省，有报捷谢恩者，辄左顾曰：『赏银十两』。故司礼吴国泰、夏国祥以值日为苦。御营护驾百人（考曰：御营兵十营，每营正总兵一（人）、副总兵二

人、参将四人、官头二人，官头以下小卒纔一人耳。一营止十人、十营止百人，为每日王视朝拥护仪卫之需），则庞天寿捐赀养之。瞿式耜檄胡一青出全州，民力穷竭，诛割无术，王为之废食；召廷臣议于慈宁宫，发饷万两。

明晋封朱成功广平公。

壬午（二十五日），我大清兵围健跳所；明鲁荡湖伯阮进救，却之。

明监国鲁王封王朝先为平西伯。

朝先，翁洲人（考曰：或云朝先故土司，以调征塞上入内地）；骁勇善战。初从张国柱、王鸣谦入海，黄斌卿招之。朝先以二舰渡横水洋，斌卿标将朱玖、陆伟以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免；妻子死焉。既见斌卿，留之部下而不以事任，郁郁不得志。张名振解衣衣之，赠千金；朝先心归焉。请于斌卿，札奉化之鹿头镇，有众数千；名振与阮进招之来归，封平西伯，

明监国鲁王封徐仁爵定南伯。

仁爵，魏国公徐宏基之从子也；从监国于台州。江上师溃，从入海；以扈从功，封定南伯。后从张名振攻崇明战败，歿于海。

八月，明焦璉部将刘起蛟败绩于兴安。

初，瞿式耜闻王师渐逼，檄赵印选出全州，杨国栋、焦璉分兵堵开州。璉卧病阳朔，其部将刘起蛟以全营疾趋兴安，深入重地，败绩；璉按军法斩之。式耜疏言：『起蛟贪功致败，法所不容。然今兵骄将悍，独肯身先士卒，一往不顾，其忠义有足嘉者；请以其子袭职』！许之。

明李干德杀华阳伯杨展。

袁韬、武大定久驻重庆，士卒饥；干德遣人说展与合兵，因其饷。展大喜，誓为兄弟，徙韬屯犍为、大定屯青神，而所求顾不甚遂；又频与李占春通问，以银万两、米万石馈之，韬与大定愈不悦。干德亦怨展之遇己简略也，诡称介寿置宴；即席上取展首，袭嘉定。展子璟新以三百骑突围走，其妻陈氏指韬与大定骂曰：『尔穷来依我，我先人处以县邑、资以多财，何负于尔而图之？真丧心犬彘也』！遂被杀（考曰：州之生员帅正邦母冯氏有姿，袁、武强迫入赘；冯氏举簪自刺死。附志之）。

展以武进士起家，智勇冠诸将，川东、西之起兵者倚为长城。既死，人心解体。占春率兵为展报仇，不胜而归；曹勋与展刎颈交，亦默然而阻。樊一蘅投书责干德曰：『嘉陵、峨眉间二、三遗民不与献忠之难者，杨将军力也。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间，天下其谓我何』？干德笑，以为『救时大计，讵竖儒所知』！然蜀绅士无不切齿干德者。孙可望之再入蜀也，亦讼杨展冤。自是蜀事大坏矣。

徐薰曰：特书何？罪干德也。袁崇焕杀毛文龙而皮岛亡、孙传庭杀贺人龙

而潼关陷，长城自坏，覆辙相寻；可为太息痛恨哉！夫宋文帝明君也，而失之道济；张魏公良相也，而失之曲端。吾于干德奚责焉！

九月乙酉（二十九日），明鲁定西侯张名振、荡湖伯阮进、平西伯王朝先合兵讨黄斌卿，诛之。

翻城之狱，斌卿泊舟桃花渡；事败，甚悔其一出。刻意为保聚计：限民年十五以上充乡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产入官。年六十无子者，收其田产，别给口食。又尽籍内地大户田之在舟山者为官田，妄冀如土司法，为不侵不叛之岛夷而已，故不肯与海上义师相犄角。名振、朝先既以失欢去，而妻孥在舟山，未敢为难也。阮进在健跳，军饥；恃其有保全舟山功，以百艘告余于斌卿不之应，进亦怨之。有黄大振者，劫获番船数万，全以馈斌卿，不饜；大振无以应，逃入朝先营，危言动之。朝先遂与名振、进议曰：『海上诸岛惟滃洲稍大，而斌卿负固，不若共诛之；则监国可驻军』。名振泣，阻之不得，遂传檄进讨。斌卿遣将陆璋、朱玖御之，战辄败；求救于安昌王恭■〈木臬〉、大学士张肯堂上章待罪，请迎监国以自赎。名振将许之，而玮与玖背约出洋；进疑斌卿逃，纵兵大击，砍伤斌卿，沉之水中。

明瞿式耜诛乱将曾海虎。

监军御史毛寿登者，公安人；御史毛羽健之子。瞿式耜荐其有谋略、耐劳苦，给敕印令监襄国公王进才、鄂国公马进忠军务。路经柳、庆，为陈邦傅部将曾海虎所劫，并印信、诰敕一空。式耜檄提海虎，置之法；远近称快。

我大清兵克平陆山寨，明右佥都御史、宁夏巡抚李虞夔及其子宏皆死之。

是时姜瓖已伏诛，万练、刘迁、王永强先后败死。王师至平陆，山寨不守；宏投崖死。虞夔奔陕西，匿于其婿王某家；寻被获，死。

冬十月，我大清兵攻道州，明永国公曹志建御却之。

时定南王孔有德至衡州，而别将马蛟麟先期攻道州。志建与战而败，出白金二十万置营中，令曰：『斩一级者，赏金一锭』。军士争先赴敌，王师大败；蛟麟却走。

己丑（初四日），明马进忠复取武冈；寻取宝庆、靖州。

明罗成耀之师次于韶州。

王师破梅岭，赣州守将高进库为向导，焚古树，屯兵中寨；肇庆大震，命成耀戍南雄以御敌。成耀不敢进，次于韶州。

明何吾驺、王化澄罢。

初，吾驺之降于广州也，修「粤东志」，为人所嗤。而李元胤尝执礼门下，故力荐为首辅；行人司方祚亨、太仆寺丞张尚、都察院经历林有声伏阙争之，皆夺职。己吾驺与司礼监夏国祥交通，为金堡所劾；吾驺始不自安，引疾去

。化澄与王坤、马吉翔比，夤缘入阁。王之将赴肇庆也，命化澄留南宁，扈三宫；赐手敕，便宜行事。化澄因卖官鬻爵，有土司纳银数百两，改宣慰司；诸夷哗然。王颇闻之。既入直，屡被堡参驳，而恬然不以为意。一日，经筵传班，堡面叱之；化澄愤怒，碎冠服立辞去。二人既相继去位，惟起恒独相；然亦不能有所匡正。时举朝醉梦，有假为吴三桂反正疏及南京反正书者，谓四方好音日至。长州伯王略，后父也；新蓄歌童，臣工无夕不饮其家。又以考选、考贡事，贿赂公行。尚书吴燦、通政司毛毓祥知事必败，燦挂冠朝门去，毓祥杂年家眷弟名帖入奏章中自陈愚惫去。

明始命阁臣拟旨于文华殿。

丁时魁等既连逐柄臣，益横肆。往往未拜疏，先入内阁指挥票拟；稍拂意则相仇。刘湘客尤工窥伺。阁臣患之，请于殿旁建文华殿；王出御，辅臣侍坐拟旨。于是觊觎之风少止。

明封皮熊为匡国公，镇守贵州；王祥为忠因公，镇守云南。

可望入滇，弃贵州不守；熊以军入之，报称恢复。祥于督师王应熊之死也，据遵义。各疏行在，言『今之入滇者，为献贼余孽；名虽向正，事岂格心，朝廷毋为所愚』！故有是命。然两帅接壤，时相构衅，亦不能有所效力焉。

乙巳（二十日），明监国鲁王驻舟山（考曰：「纪略」误作己巳。按历法是月无己巳日）。

明鲁大学士沈宸荃以疾乞罢。

南都之亡也，宸荃举兵邑中，监国擢为佾都御史。从至闽，进工部尚书，与刘沂春并进东阁大学士。既入舟山，以张肯堂耆德宿望，让为首揆；自以疾请休。舟山破，从监国泛海抵中左所。当宸荃从亡时，其父家居，当事者每齟齬之；父亦强直，莫能加害。宸荃思其亲，辄吟诗痛哭；闻者悲之。

明监国鲁王以前吏部尚书张肯堂为东阁大学士。

肯堂之屯鹭门也，闻隆武帝亲戎出延平、且幸赣州，方引领望消息；未几而闻汀州之变，痛哭誓不欲生。会周鹤芝军至，劝之，以为『封疆之臣，封疆失则死之。今公奉使北伐，非封疆也；不如振旅以为后图』！肯堂因入其军。既与鹤芝破海口诸城，而王师势盛，鹤芝不能抗，乃由闽入浙，为阮进部将周洪益所劫，踉当入舟山。黄斌卿致隆礼于肯堂，而凡所进言皆弗纳。肯堂郁郁不得志，作「寓生居记」以见志。贻书都御史黄宗羲曰：『铜盘之役，仆恶敢后！顾飘梗随流，安假黄鹄之一羽哉』！未几，张名振奉鲁监国至，力劝斌卿奉迎，不听。诸军兴问罪师，斌卿战屡败，求肯堂为救，为之上章待罪；名振等不可。监国入舟山，拜东阁大学士；遂虚所居邸以为王宫。名振之杀王朝先也，力解之而不能得，国事尽归名振；肯堂不得有所豫，终日咄咄，至愤恨不

食。然老成持正，中外倚之。

徐鼐曰：自粤匪窃踞金陵、瓜洲，吾邑弹丸之地，四面贼境。鼐家无一椽，僦屋聚处，有类寄居；俯仰随人，斧柯莫假。读鲲渊先生之「寓生居记」，慨身世之飘梗，企前修之后尘。附录之，以当河上之歌焉。

记曰：『张子以视师之役，航海就黄侯虎痴于翁洲；馆余参戎之署中，有旧池台焉。张子葺治之，逾两春秋稍成绪。忽自咎曰：「余何人也？兹何时也？不养运甓之神，而反躬灌园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读「本草」：「寓生之木，一名续断」。则又恍然叹曰：「有是哉！是木之类余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于丈夫之志四方；其附物也，匪胶而固，有似于君子之交。有是哉！是木之类余也！虽然，是木之自托其生也甚微，而利天下之生也甚溥；余安能比于斯木哉！余也，生世寡谐，而姓名时为人指。以故不能为有用之用，如榱、枅、栝、柏之大显于时；而又不能为无用之用，如臃肿、拳曲之诡覆其短。以至戴鳌三倾、擎蚁再戾，疆孤櫂而群撼之、鳌先登而下射之。浸假而朝宁之上荆棘生焉，余因为沟断；浸假而弃置之余风波作焉，余因为梗飘；浸假而师旅之命汤火蹈焉，余因为槎泛。斯时身萍世絮、命叶愁山，直委此七尺以几幸于死之得所，而吾事毕矣！宁计海上有岛、岛中有庐、庐旁有圃，又有地主如黄侯舍盖公堂下孺子榻乎！夫既适然遇之，则亦适然遇之而已。闻之三宿桑下，竺干氏所诃；而郭林宗逆旅一宿，无间焚扫。予尝校其意趣，以为竺先生似伯夷，盖视天下无寓非累，而是处欲祛之者也；郭先生似柳下惠，盖视天下无寓非适，而是处欲安之者也。今余将空无生之累以就有道之安，则文山之牵舟住岸，其视易京、郟坞将孰险孰夷邪？彼共荣悴于同臭之根而保贞萎于特生之干，亦若是则已矣！若夫死不徒死，必有补于纲常；生不徒生，必有裨于名教。如兹木之佐俞、扁而起膏肓，则余方以此自期、世亦以此相责，非兹言所能概也；然而感慨系之矣』！

明监国鲁王晋兵部侍郎李向中为尚书。

向中与勦武伯章义守沙埕，王师攻福安，向中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伯涂觉以所部突围走沙埕。向中乃合二将之师，护监国入浙，次于三盘；从张名振取健跳所，晋尚书兼都察院事。时风帆浪楫，从亡诸臣多憔悴无颜色，而向中丰采如故。

明监国鲁王以吏部侍郎朱永佑为工部尚书，仍兼吏部事。

永佑字爰启，号闻元，上海人。崇祯甲戌（一六三四）进士，授刑部主事，调文选司；罢归。乙酉（一六四五），预于松江夏、陈之师；事败，航海。隆武帝进郎中，改户、兵二科都给事中，迁太常寺卿。张肯堂荐为北征监军，诏监平彝侯周鹤芝营，屯于鹭门。郑芝龙之降也，弃福州入东石。东石与鹭

门近，永佑偕鹤芝流涕谏，不听；乃谋遣客刺之。常熟赵牧者，勇士也，常谒幕下；密召之，语曰：『足下往见芝龙，诡称欲降北自效，彼必相亲；乘隙击杀之，以成千古名』。牧欣然去；累谒不得通，而芝龙已匆匆行。于是，永佑以鹤芝军移札海坛。明年，复海口、镇东二城，以牧与林钥舞守之。四月，王师攻海口，牧出战累胜。旋以众寡不敌，城破；牧与钥舞皆死之。监国再出师，加刑部侍郎，监军如故。寻与肯堂及都御史徐孚远航海至舟山，依黄斌卿，转吏部侍郎。斌卿诛，晋工部尚书，仍兼吏部事。

永佑初不以学问名；在舟山，辄与吴鍾峦讲顾氏东林之学。或笑其迂，答曰：『然则崖山陆丞相亦非邪』？时诸镇各以私意相仇杀，文臣左右之，多致祸；永佑回翔其间，能得所驩以自保焉。

明监国鲁王以孙延龄为户部尚书（考曰：此与孔有德之婿从吴逆者，另是一人）。

明监国鲁王召佾都御史张煌言入卫，加兵部右侍郎（考曰：「纪略」作左侍郎）。

张名振之初奉监国入闽也，郑成功不奉命；煌言劝名振还石浦，与黄斌卿相犄角。吴胜兆求援海上，斌卿不乐从，煌言与侍郎沈廷扬、御史冯京第说名振以所部应之。至崇明，飓风作，廷扬死，煌言、名振皆被执；有百夫长者导之，走间道入海。时钱肃乐已奉监国出师于闽，浙东山寨群起；煌言以所部札上虞之平冈，与大兰王翊、东山李长祥相应。履亩劝税，相安无扰。已复从居健跳；监国召之入卫，加兵部右侍郎。

明河南道御史王翊朝监国鲁王于舟山，擢右佾都御史。

监国之次健跳所也，翊发使奔问，附贡方物。张名振以表贡不由己达，颇伎之；以监国命，授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户部主事。副都御史黄宗羲上言：『诸营文则称侍郎、都御史，武则称将军、都督。惟翊不自张大，而兵又最强；品级悬殊，非所以奖翊，且无以临诸营也』。会翊来朝，授右佾都御史。时我大清招抚使严我公遍历两浙，诸寨走降相继。我公因渡海，发使入四明山。部下左都督黄中道谓翊曰：『田横不烹郦生于说降之时而款之，其志屈矣！及其后而烹之，不己晚乎』？翊曰：『善』！使至，醢之。我公惧，遁去。明年三月，监国晋翊兵部右侍郎。

明右佾都御史李长祥朝监国鲁王于舟山，擢兵部左侍郎。

长祥字研斋，达州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选庶吉士；南都改监察御史，巡浙盐。南都亡，起兵浙东，监国加右佾都御史；督师西行，而七条沙之师又溃。监国航海，长祥以余众结寨上虞之东山。己亥（一六五九）秋，翻城之狱，王师急攻东山。前军章有功，故会稽农家子；骁锐敢战，所将五

百人具兼人勇，战累胜。王师以全力压之，不支被擒；拉胁决齿，大骂死。中军汪汇与百夫长十二人将以次日缚长祥入献；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语：『奈何杀忠臣』？折矢扣刃，偕誓而逃；汪汇追之不及。浙东沿村落奉檄得长祥者，受上赏。长祥匿丐人舟中，入绍兴。居数日，事益急，复遁至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四川人，与长祥订婚姻；得其资粮屏履之助，复合众于夏盖山。一日泊舟山下，有孽龙挟雷电将上天，涛涌荡舟，士卒皆无人色；长祥令发巨炮击之。雷电怒，水起立，而长祥神色自如；俄而晴霁。

是时入朝舟山，晋兵部左侍郎；请合朝先之众，联络沿海，以为舟山卫。张名振之杀朝先也，长祥仅以身免。

明兵科给事中徐孚远朝监国鲁王于舟山，擢左佥都御史。

孚远字闇公，华亭人。崇祯壬午（一六四二）举于乡，与夏允彝、陈子龙、何刚皆有声几社中。寇祸既炽，阴求健儿侠客。南都亡，赞夏允彝起兵；隆武帝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张肯堂荐，进兵科给事中。闽事败，航海入浙，而浙东亦溃；遇钱肃乐于永嘉，恸哭偕行。监国再出师，孚远周旋诸义旅间，欲协和其事；而郑彩、周瑞之徒咸悍，勿听。因劝肃乐早去；肃乐以诸军方下福宁、围长乐，冀事有成，不纳。孚远乃返浙东，入蛟关，结寨于定海之柴楼。时宁、绍、台诸山寨相望，俱为舟山接应；而柴楼尤与之近，以劝输充贡赋，海滨避地之士多归之。入朝，迁左佥都御史。

十一月丙辰朔，我大清兵克延平之将军寨；明德化王慈焯死之（考曰：德化王乃吉藩宗支。按「世表」，常汶以万历二十四年封。后嗣无考；慈焯，其裔孙袭封者欤）。

时福建尽失；惟延、漳、汀三府界连江右，而延平所属又在万山中。王师退，慈焯乃踞将军寨，连破大田、龙溪、顺昌、将乐。寨破，慈焯死之；其兵部尚书罗南生等皆降。

明监国鲁王遣使乞师于日本国。

日本三十六岛，每岛各有王统之。国主居东京，拥虚位，权则大将军掌之；其三十六国王，则如诸侯之职。撒斯玛王者，于诸岛为最强，大将军昵焉。周鹤芝微时往来日本，与撒斯玛王结为父子。乙酉（一六四五）冬，鹤芝以水军都督驻舟山，遣人至撒斯玛，诉中国丧乱，愿假一旅，以齐之存卫、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将军。撒斯玛王慨然许之，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战舰、军资、器械自取诸其国。自长崎岛至东京三千余里，驰道、桥梁、驿递、公馆修辑，以待中国使臣之至。鹤芝大喜，益备珠玕玩好之物以悦之。参谋林钥舞为使，期以四月十一日东行；而黄斌卿止之曰：『大司马余煌书来云：「此吴三桂之续也」』。鹤芝怒而入闽。御史冯京第谓斌卿曰：『北都之变并东南而失之者

，是则借兵之害也。今我无地可失，比之前者为不伦矣！斌卿于是使其弟孝卿偕京第往，至长崎岛。初、日本倭佛，有西洋人为天主教者入日本，排释氏，且作乱于其国；日本勒兵尽诛西洋人，驱其船于岛口之陈家湖焚之，置铜板通衢，刻天主像以践踏之。囊橐有西洋物，搜得杀无赦。是时西洋人复仇，大舶载炮来；日本请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故戒严，不听其登岸；京第于舟中拜哭不已。会东京遣官行部如中国之巡方御史者，秃顶坐蓝舆；京第因致血书。撒斯玛王闻长崎王之拒中国也，曰：『中国丧乱，我不遑恤；而令其使臣哭于我国，我之耻也』。与大将军议发各岛罪人，致洪武钱数十万。孝卿假商船留长崎；长崎多官妓，皆居大宅，无壁落，界以绫幔，月夜悬各色琉璃灯，诸妓赛琵琶，孝卿乐之，忘其为乞师来者。日本益轻之，无复出师意矣。

是年冬，有僧湛微自日本来，为荡湖伯阮进述请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动之，诚得普陀山慈圣李太后所赐藏经为贄，则兵必发矣』。进与张名振上疏监国，以澄波将军阮美为使，出普陀。长崎王初闻以梵篋乞师，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则大骇。盖湛微尝师事长崎岛之南京寺住持如定，己所能不若师，乃之■〈月裴〉泉岛，妄自尊大，自署金狮子尊者。流传至东京，大将军疑为西洋人之习天主教者，急捕之；既知为江西僧，第逐之过海。湛微欲以此举自结于日本；于是阮美知为奸僧所卖也，遂载经而返。论者谓日本承平既久，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玩器，故老不见兵革之事；本国且忘备，岂能渡海为人复仇乎！即无西洋之事，亦无济也（考曰：「行朝录」云：『日本不鼓铸，故用中国古钱』）。

徐鼐曰：闻之黄宗羲曰：『宋之亡也，张世杰尝遣使海外借兵，陈宜中亦身至占城。两国之师同日至，而崖山已陷，遂不战而还。兹事何与之相类邪！忠臣义士，穷思极计，海水不足较其浅深。如周鹤芝、冯京第者，盖申包胥之亚欤！』

辛未（十六日），明巡抚郑爰与大清兵战于燕子窝，败绩；死之。

孔有德自将击永州兵，而遣他将败明兵于燕子窝；爰歿于阵。副将陈胜、彭昌、高胜、谈玉等战于白虎关，俱被获死（考曰：郑爰亦作郑恩爰）。

辛巳（二十六日），明督师大学士堵胤锡卒于浔州。

时五虎用事，胤锡每有奏请，辄掣肘；发愤成疾。遗疏略曰：『臣不自量，拟再合余烬，少收桑榆。不料请兵则一营不发，若曰堵阁臣而有兵，即丰其羽翼也；索饷则一毫不与，若曰堵阁臣而有饷，则资其号召也。致臣如穷山独夫，坐视疆场孔亟而无如何；一病不起，遂快群腹。臣但恨以万死不死之身，不能为皇上毕命疆场而死于枕席，是为恨也。臣死之后，乞皇上简任老成，用图恢复。如以李元胤、刘湘客、袁彭年、金堡、丁时魁、蒙正发作皇上心

腹股肱，成败可虞！臣死，不胜遗憾矣！』于月之二十六日卒。赠中极殿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浚国公，谥文襄。妾叶氏有三月遗孕，属部将常某；竟负托。孙可望之至粤迎驾也，执而数之曰：『堵制台何人！佣奴敢为此邪！』鞭之百，遗孕得不死云。

臣竊曰：胤锡未为纯臣，然识时达变之才也。论者訾其收召高、李，擅封可望与东诸侯为难。夫胤锡之仇东诸侯，盖不免褊急浮躁之讥；至其收闯、献之余孽为国爪牙，转祸为福，具有权衡。是时天下归大清者十有其九，剩水残山旦夕不保，而欲与巨寇为难，多树敌乎？赦沙陀以平黄巢之乱、模伪敕而收也头之师，类非迂儒所能识矣！

十二月丙申（十二日），明师败绩于永州。

永州三面距河，王永祚、张明刚以陆师临其一面，我守将李东斗坚守五月不下。孔有德乘明师不备，衔枚遶河疾走，破其老营；明兵自相扰乱，逃窜山谷。永州人恶滇兵之掳掠也，缚而献诸我；惟张明刚所部获全。瞿式耜闻之，顿足曰：『我蓄锐两年，一朝崩溃！岂天果不祚明邪？』

明张同敞檄武陵侯杨国栋驻全州。

同敞闻永州之败，驰赴全州，檄国栋驻全策应；王师乃解去。

戊申（二十四日），明开科取士。

时史官乏员，诰敕多出中书。王欲归其职于翰林，阁臣严起恒、黄士俊奏请考选，留守瞿式耜疏荐部属之堪备官职者。而王意特重科名，于是礼臣黄奇遇请仿唐、宋开科取士。王命廷臣三品以上各举所知、卿贰等自举其属，汇送吏部；敕尚书晏清会同礼、詹、翰诸臣严加考核，取及格者若而人，其乙榜知名未仕者亦与焉。是日，王临轩亲试经艺三道、论一道、诗一首。外廷密奏阅卷诸臣通关节，王即遣出，独留辅臣宿文华殿；宫中赐卧具，内小竖司饮饌。拆卷日，鸿胪传各官侍班，诏科道面举情弊，以示至公；且曰：『朕即位来，始有是举；毋于用后，尔等又多言也』。拆后，御笔填写六卷，遽命已；辅臣再三请，更允两卷。合得八人曰刘■〈廿涸〉、钱秉澄、杨在、李来、吴龙楨、姚子壮、涂宏猷、杨致和，改庶吉士。辅臣以诸臣有资俸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选例，请授编检；王曰：『此朕特典，与考选不同』。择日送馆教习，推礼、詹、翰大臣有品行者为馆师。时黄奇遇、郭之奇俱以詹事兼礼部侍郎而不相能，忿争久之。黄士俊请并推、候王自点定；乃已。

明鲁可藻疏请召录遗贤。

时杨廷枢已死，赠侍读。召张自烈为简讨，沈寿民、刘城为给事中，杜如兰、金光豸为礼、兵二部郎，张之升、金光闵为行人（考曰：按「岭表纪年」载：『己丑冬，尚书鲁可藻请召录诸贤』云云。时可藻被劾，未为尚书也；当

是庚寅冬事。志之俟考）。

明潮州守将郝尚久降于我大清。

明封李建捷为安肃伯。

建捷，北直真定人；亦李成栋养子也。自信丰归，协守广州。

卷第十七

庚寅、我大清顺治七年（一六五〇）春正月（明永历四年、鲁监国五年）乙卯朔，明桂王在肇庆府。

明监国鲁王在舟山。

明赐李元胤爵南阳伯；元胤固辞，不许。

王以成栋死难，晋元胤车骑将军，封南阳伯。元胤力辞，不许；乃勉受车骑将军印，而章疏多不改元衔（考曰：「阳秋」云：『赐元胤复姓为孙』。而诸书云：『元胤本姓贾，河南人』。因作假山图，或附会为之。又「纪略」载封南阳伯为戊子十二月朔。是时成栋未死，亦不应有是封。今从「阳秋」）。

丁巳（初三日），我大清兵克南雄，明守将武陟伯闫可议死之（考曰：或言可义病卒）；罗成耀弃韶州走，寻伏诛。

王师以除夕过梅岭，可义力战死。城陷，成耀在韶州闻警，潜逃至广州。会阁臣何吾驺辇饷赴肇庆，中途为成耀所劫；王密敕李元胤讨之。元胤数以失守封疆、纵军掳掠之罪，即席上斩之。

辛酉（初七日），明桂王出奔，南阳伯李元胤留守肇庆。

初五日己未，闻庾关不守，召群臣问备御之策，且议移蹕西幸。群臣言车驾不宜轻动，给事中金堡、彭侗争之尤力。初，李成栋疏言『厂卫不得干机务』，马吉翔深憾之，久与元胤共事，未敢发也；急欲王西幸，嗾夏国祥趣王登舟。元胤奏曰：『百官皆去，将委空城以待敌邪！上自西来，今日仍归西；元胤留之，恐宵人谓臣有异志。「一朝不戒，生劫入舟」（考曰：堵胤锡前移书瞿式耜，称奉王密敕，有『东人握君于掌，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朕不复有东土之望』云云。故元胤云然）；至今思之，犹背负芒刺。但广东一块土，臣父成栋立功于此、殒命于此。皇上若犹顾念东土，臣愿留督肇庆，与江宁伯杜永和互相堵御，以壮声援；此元胤之职也』。王手诏元胤留守，督理各营军务。时上下崩溃，尚书晏清、吏科丁时魁拥厚贖者，悉被劫掠。瞿式耜疏曰：『粤东水多于山，良骑不能野合。自成栋反正，始有宁宇；赋财繁盛，十倍粤西。且肇庆去韶千里，材官、兵士南北相杂，内可自强、外可备敌；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传」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乃朝闻警而夕登舟，将退至何地邪』！疏再上，而王已移德庆、抵梧州境矣。安定伯马宝，亦拔自流贼中者；领兵

扈驾，军容甚肃，士大夫多贤之。宝，陕西人。

徐燾曰：书元胤留守何？嘉之也。议者以其为成栋养子而轻之；吾谓勋戚公卿弃故君如脱屣，元胤忠于所事，临危不渝，人臣之义盖无阙焉。

戊辰（十四日），我大清兵复取韶州，明总兵吴六奇降（考曰：海宁查孝廉伊璜识吴六奇于未遇，后从王师征粤，官至提督，厚报伊璜。王士禛「文集」、钮琇「觚剩」、蒲松龄「聊斋志异」、蒋士铨「忠雅堂文集」皆记其事：谓六奇以乞丐遇征粤之师，途中被执，献策从戎，积功至节钺。燾按：诸君皆据传闻言之。其实六奇在明时为五虎乱潮之一，踞大埔、饶平、程乡，永历帝授为南澳总兵。顺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六奇与碣石镇苏利迎降。「台湾外纪」、「行在阳秋」言之历历，安得谓乞丐迎降乎！「贰臣传」谓六奇丰顺人，少时乞食各郡，习山川险夷；至是以总兵降，请向导大事，招徕旁邑自效。盖乞丐乃少时事，查、吴相遇实在明世。旋附义旅，为桂王驰驱。后人讳之，而托言骤贵于兴朝，非实录也。附辨于此）。

明两广总督杜永和自海口复入广州。

王师破梅岭，永和仓卒登舟，出虎门；元胤移檄责之，乃复入城固守。

庚辰（二十六日），明黄土俊罢，召朱天麟入阁。

王之出奔也，士俊坐阁中不去；王念其老，令回籍，召天麟入直。天麟疏言：『年来百尔构争，尽坏实事。昔宋高宗航海犹有退步，今则何地可退？陛下当奋然自将，使文武诸臣尽擐甲胄，臣亦抽峒丁、择土豪、募水手，经略岭北、湖南为六军倡。若徒责票拟，以为主持政本，试问今之政本安在乎？』王不能从，但趣令入直而已。广州之再破也，士俊与何吾驺、杨邦翰、李贞、吴以连俱薙发降。广州人为诗嘲之曰：『君王若问臣年纪，为道今年方薙头』。士俊投降时，年八十二也。

明监国鲁王命李锡祚、李锡贡佐阮进守螺头门。

锡祚、锡贡，岐阳王文忠之裔孙也；以勇力闻。航海来朝，故有是命。

明朱成功取潮阳。

知县常望凤降。令洪旭督征粮饷，和平寨不服；遣右先镇杨才攻破之，屠戮无遗。不数日，才暴病死；成功以林勇代领其众。

二月甲申朔，明桂王驻梧州。

王于是三至梧州矣，百官请修行台，王难之；乃以舟为宫殿。

明命陈邦傅、高必正救广州。

广州固守不下，李元胤计诛叛将罗守诚，人心益坚。

丁亥（初四日），明给事中丁时魁、金堡、蒙正发、翰林院侍读刘湘客以罪下狱；寻遣戍。

时李元胤留守肇庆，王命陈邦傅统兵入卫，五虎失势。于是吴贞毓、郭之奇、万翱、程源辈咸修旧怨，与给事中张孝起、李用楫、李日炜、朱士鯤、御史朱统钥、王命来、陈光胤、彭全等疏论袁彭年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朋党误国十大罪。王以彭年反正有功，特免议；余下锦衣狱。大学士严起恒请对水殿不得入，率诸臣长跪沙际；程源立御舟侧，扬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宠方新、仁杰之袍何在」二语，当万死』。声达慈宁舟中。盖堡驳御史吕尔珣疏中语也（考曰：吕尔珣，马吉翔门下士，冒入台班；金堡驳其疏云云）。都督张凤鸣（考曰：一作鸣冈）受密旨，欲因是杀堡于古庙中；陈刑具，用厂卫故事，严鞫之。堡大呼二祖列宗；余皆叩头哀祈，招赃数十万。狱成，堡、时魁并谪戍，湘客、正发赎配追赃。瞿式耜再疏争之，谓『中兴之初，宜保元气，勿滥刑；诏狱追赃，乃熹庙魏忠贤锻炼杨、左事，何可祖而行之』？王颁敕布四人罪状；式耜封还，谓『法者，天下之公也；不可以蜚语饮章横加考察，开天之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远近人望』。疏凡七上，不听。

戊戌（十五日），我大清兵复取武冈，明奉天总督刘禄、监军御史毛养登死之；马进忠退保靖州（考曰：养登疑即寿登；亦作寿敦，皆野史讹字）。

己酉（二十六日），我大清兵攻明广州。总兵吴文献以舟师守东南门，王师不敢逼。张月、李建捷出城战，屡有斩获。捷书往来行在，以是少安。

明惠州总兵黄应杰、分巡道李士璉、知府林宗京执赵王由棖及郡王十三人以叛，降于我大清。

士璉，吉安人，田仰之中军也。与潮州郝尚久投诚于我大清，输情款，督郡饷，导王师入关，执赵王由棖及郡王十三人以献。凡江右宗室之寓惠州者，尽杀之，没其家。王师遂长驱而进（考曰：按「世表」：『赵穆王世子由松未袭薨，无子，以寿光王由桂之子慈■〈卩〉〈干，火代干〉为嗣，万历四十五年袭封；后无考』。由棖，其由松、由桂之异母弟欤）。

明新兴侯焦璉帅师入卫。

璉以讨劫盗刘成玉，帅师东下，遂赴梧州。初，刘成玉者，平乐隶也；为永国公曹志建榷税官，与抚军鲁可藻之旗鼓赵玉相狼狈。可藻丁艰居舟中，成玉利其赀，掠之。璉怒，讨成玉。成玉奔志建军，两军几哄。瞿共美谓志建曰：『方今天子蒙尘，强敌四逼；惟藉群公固廉、藺之交，继桓、文之业。乃忘大仇而修细隙，天下后世其谓之何哉』！志建悟，杖杀成玉，事始解。然主将衅虽释，而众军士益如水火。王师之袭平乐也，将士疑为志建兵，殊无斗志；以致于败。

我大清兵克宁都，明监察御史徐伯昌、兵部员外郎彭锜死之。

金声桓败歿，王师徇江西郡县。自揭重熙、傅鼎铨、余应桂、曹大镐、张自盛诸义师抗拒外，婴城不下者，则宁都为着。

徐伯昌，字子期，新城人。崇祯庚午（一六五〇）举于乡，隆武帝授兵部主事，迁监察御史；奉命督江西义旅，自新城、广昌抵宁都。王师围之，经年不拔。城破自经，大书于壁曰：『读圣贤书，但知守经死、不知达权生』。时庚寅（一六三〇）二月十日也。先春，奉父命挈妻匿山中，复返入之；同及于难。

彭锷，字剑伯，宁都诸生。尝从杨廷麟治兵，授兵部员外郎。廷麟败，以幼子为属；锷厚抚之。及宁都被围，置酒诀亲故曰：『此城必破，我义不辱。且我与杨公事久，当死；所以不死，以杨氏孤也。今孤少长，我死必无虐忠臣后者』。索衣冠，烧烛于庭；呼妻李氏冠帔出，北面再拜，引绳就东、西偏各自经死。

明总督凤阳义军兵部尚书王■〈火鼎〉与大清兵战败，被执不屈，死之。

■〈火鼎〉奉命总督义军，帅众连战潜山、太湖间。兵败，俘至江宁，不屈死。于是，皖省义师略尽矣。

三月己未（初六日）卯刻，日赤如血。

我大清兵克永州之龙虎关，明总兵向明高、姚得仁战死；曹志建奔灌阳，推官唐谊被执不屈，死之。

谊字正之，武陵人。父绍尧，忤魏忠贤下狱；谊年十四，负锺请代，人称其孝。考授推官，随父任汝南、陕西，剿寇有功。父临终，命谊及其弟誠毁家勤王。誠字存之，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官少詹事。助瞿式耜守桂林，进文渊阁大学士，督五省义师，与何腾蛟相犄角。湘潭破，奔肇庆。谊留楚奉母，保龙虎关，与粤中相应。我镇帅马蛟麟袭之，全家被执；胁谊作书招誠，谊大骂见杀。蛟麟乃执其母入粤；誠号泣上印绶，自囚赎母；蛟麟礼而释之。或荐之于朝，誠作诗谢之曰：『无如世相韩，此义不忍绝』！遂隐秦人山以终。次第访，字周之，以桂林籍中崇祯壬午（一六四二）乡试第一。式耜荐授翰林院庶吉士，掌制诰。亦奉命入楚，联络各镇；知不可为，乃痛哭祝发，称「食苦和尚」（考曰：本「沅湘耆旧集」）。

夏四月，明考选朝官。

诏行考选，而与选者多不协人望。朱士焜补吏科给事中、董云骧补御史、潘骏观补职方主事。云骧谢恩时，伏地不能起，殁于御舟；骏观无朝冠，以便服行礼，夺职。

我大清兵入郴州，明巡抚黄顺祖、总兵林国瑞战死。

明严起恒罢，召王化澄入阁。

吴贞毓等十四人之合疏纠五虎也，将置之死；以起恒数为丁时魁、金堡所指摘，意必乘机下石。而起恒顾力救之；因大恶起恒，合词请诏王化澄入阁。给事中雷得复劾起恒二十余罪，比之严嵩；王不悦，夺得复官。起恒力求罢斥，王挽留至再，不得；放舟竟去。

明朱成功攻揭阳之新埠寨，降之。

成功以施郎为左先锋镇、弟显贵为右先锋镇、黄廷为援剿右镇、王秀奇戎旗镇、甘辉亲丁镇。是月复至揭阳，攻新埠寨；寨长乞输饷，许之。寻诏安人万礼有众数千，因施郎以降（考曰：万礼即张礼，辨见后）。

五月，明郕国公高必正、兴平侯党守素、南阳伯李元胤朝于梧州，诏严起恒入阁。

时兴国公李赤心已死，兵权归必正、守素二人，以兵五千入卫；于五月十三日抵梧，朝臣郊迎四十里，牛酒犒师。必正大悦，贞毓欲藉以倾起恒，为言：『朝事坏于五虎，主之者严起恒。公入见，请除君侧奸，数语即决矣』。庶吉士钱秉镫，起恒门生也，时在坐；笑谓必正曰：『五虎攻严公，严公翻力救五虎；此长者，奈何以为奸』？必正大悟。次日对水殿，言『起恒虚公可任，金堡等处分过当；请手敕追还起恒入阁』。越二日，元胤自肇庆来，慈宁王太后垂帘，王东向，召三帅同对。元胤伏地请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有罪不处分于端州，必俟到此地；是以臣与堡等为党也。向以封疆事急，不敢请罪；今事稍定，请正臣罪』！王慰勉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为以处四臣之故赐臣敕书，令臣安心办事乎』？太后遽曰：『卿莫认堡等为好人；卿如此忠义，他却谤卿谋反』！元胤曰：『谤臣谋反有本乎？面奏乎？抑传言乎』？王不能答。必正曰：『皇上重处堡等是也；但处堡等之人不如堡等，处堡等之后亦无胜于堡等之事』。太后曰：『只「滇封」一事，岂非金堡误国』？诸臣乃不敢对。已复面质王化澄徇私置党，化澄窘甚，申诉不能成语；王为解之。

明改戍金堡于清浪卫。

王召对廷臣，忽曰：『金堡毕竟是君子？是小人』？再问，无对者。明日钱秉镫疏言：『臣昨侍班次，恶堡者皆在列。而皇上再问，无对者，则天良难灭；堡之不为小人可知。堡受刑最重，左腿已折；相随一仆，复堕水死。今远戍金齿，以孑然残废之身，■〈足敝〉■〈足辟〉于荒郊绝域之外，去必不到、到亦必死；虽名生之，实杀之也。乞量改近边』！乃改清浪卫。高必正赠堡百金为药资，不受。马宝自德庆来，亲为洗创；堡竟不死，为僧二十余年而终。

徐薰曰：堡蹇蹇自命，循资格、拘小数，债事有余，救时无济。「仁杰、

昌宗」云云，出语不伦，尤失人臣之礼。孔子曰：『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其堡之谓欤！

明诏中书科：非军国大事，本章不许封进。

科臣张孝起、李用楫与御史廖永亨互讦；太后语王传谕中书科：科道本章不许封进。王曰：『是绝言路也。军国大事许非时进，其余不许擅封』。

明陈邦傅袭高必正营，必正西走。

必正朝回，邦傅嗔其不附己，潜遣兵袭其老营。必正请援于桂林，瞿式耜命滇营总兵刘崇贵驻柳、庆，遥为声援。王闻之，敕邦傅：谕以和好。

明马宝袭清远以救广州，不克。

时清远参将酈文龙、东莞总兵张道瀛、参将张善、南雄副将覃养志等俱降。

明以兵部左侍郎万翱掌部事，起复鲁可藻为兵部侍郎。

明晋封焦璉宣国公、胡一青卫国公、曹志建保国公。

万翱久为五虎所抑，可藻亦以瞿式耜疏劾失职。五虎败，翱掌中枢，可藻以附吴贞毓升枢贰；思结援于诸勋，因有是命。时诸帅丧师失地，朝廷不能问；惟宽假之而已。

明封广州总督杜永和等为侯。

广州东、南二面距珠江，惟西城为山麓，永和树木城迭石守之；浚三濠通海潮，泥淖不能攻。王师长围困之，暑雨蒸溽，弓弦解胶，几欲退师；而高必正兵已西走，陈邦傅、马宝战败，李元胤驻兵三水观望不敢前。围愈急，万翱、鲁可藻一筹莫展，惟请晋封诸将以慰劳之。

六月，明文安之朝于梧州，命入阁办事。

时严起恒为首辅，王化澄、朱天麟次之。安之至，起恒让为首辅。

明朱成功讨苏利于碣石卫，不克；旋师围潮州。

苏利，饶平人；流落海丰为盗，尝与碣石卫民构衅。民乞援于同安之号大目公苏秦者；秦击利败之，遂入碣石。利依秦为裨将，战辄胜；秦以其同姓，益重之。秦偶疾，利刺秦自代；明末五虎乱潮之一也。惧为成功所并，投诚于我大清，为左都督；而阴持两端，不薙发。成功率舟师讨之，风逆失利，反师围潮州。陈斌烧断广济桥，昼夜攻击；郝尚久死守不下，乞救于漳州总兵王邦俊。

我大清兵复取云霄、诏安，进攻盘陀岭；明朱成功部将柯宸枢死之。

王邦俊闻潮州围急，统大队至长桥。守罗山岭之黄廷、洪政弃城走，而宸枢据险扼守；王师不能进。邦俊以骑兵往来诱敌，而令副将王之刚自盘龙小路度岭，游击张胜由杜浔过云霄。宸枢分兵逆战，炮矢尽，全军皆没。宸枢，晋

江人，隆武帝授以参军；督军出关，屡有奇谋。成功闻其死，大痛曰：『吾不恨失浦、诏，恨亡宸枢耳』！遂解围军于潮阳。

明朱成功部将甘辉击斩叛将黄亮采。

亮采见云、诏之失，与其党陈拔五、李英等叛攻行营。辉击斩之，军乃定。

秋八月中秋节，明从臣朝贺于水殿。

自春至秋，严起恒、王化澄随驾逍遥河上，民间为之谣曰：『汉宫秋也，昭阳愁也』。盖起恒字秋冶、化澄字昭阳也。中秋节，御舟泊梧州之系龙洲，王与三宫置酒箫鼓；起恒手书「水殿」二字为扁额，濯纓唱和。中宵不乐而罢，以闻清远、惠、莞败报也。

徐薰曰：特书何？吾无讥乎尔！伤之也。

明朱成功袭杀郑联，取厦门，遂取金门。

厦门、金门两岛，为郑彩、郑联所据。芝鹏说成功取之；成功曰：『取之不得，反结为仇』。芝莞曰：『建国远行，惟联在厦；此其时也』。施郎曰：『联嗜酒无谋。藩主以四巨舰扬帆回师，寄泊鼓浪屿；彼见船少，必无猜疑。余船假为商贾，分驻旁港。登岸拜谒，相机而动。此吕蒙赚荆州之计也』。成功曰：『吾欲善取之，庶免杀兄之名』。芝莞曰：『恐其部卒生心，杀之为是；不见唐太宗之于建成、元吉乎』？成功乃率甘辉、施郎、洪政、杜辉精兵五百、船四只，于中秋夜泊舟鼓浪屿。联方醉卧万石岩（岩踞城东数里，凿石成洞，联所造也）；报至，不得通。诘朝酒醒，栲发出迎。成功笑曰：『师屡败，兄能以一军相假乎』？联未及答，诸执锐者突前挽其舟；联唯唯惟命。成功麾军过联船，联将士誓伏莫敢动。邀联饮于虎坑岩，投壶角胜；联归途至半山塘，伏起，刺杀之。成功勒兵入城，佯搥胸大哭曰：『谁杀吾兄』！令兵守联与彩宅门，飭「无令不许擅入」，斩其用事者章云飞。于是联部将陈俸、蓝衍、吴豪等咸归焉。彩之将杨朝栋、王胜、杨权、蔡新等闻联死，亦率全队舟师降，旧将蓝登亦来归；乃遣洪政持书折矢招彩。

初，彩之出师也，戒联曰：『国姓帆船来往，宜备之』！联曰：『少年乳臭，何足介意』！既闻联死，叹曰：『所托非人，吾之咎也』。彩既败于沙埕，乞援舟山不获，无所归；而政适至，因叹曰：『吾年老，诸子弟能继志者大木耳！吾愿全军解付』。令弟斌偕政复命。成功遂兼有两岛，威震海上。

九月，我大清兵克灌阳，明知县李遇升死之；曹志建奔恭城。

先是，龙虎关之败，志建兵溃入恭城、阳朔，声言将至桂林；焦、滇诸营皆汹汹。瞿式耜发犒金五千两，命兵科吴其靄往抚之；而王师亦退驻衡州，事少定。至是再失利，志建奔恭城；马进忠亦退于瓜里，走入武冈山中；桂林大

震。

我大清兵复取全州，明赵印选、胡一青、王永祚入于桂林。

于元焯督兵桂林，有女许聘王永祚子矣，印选为其子强委禽焉；又与胡一青争总统，大哄。一青出守榕江，从事独劳；而印选居城内老营，拥姬妾自娱，诸帅心不平。焦璉兵在安乐，猝呼之不能至。王师破全州，长驱入严关；诸帅托分饷入桂林，榕江遂成空壁，故莫有堵御者。

孙可望由云南东袭贵州；明总兵皮熊走清浪卫，追执之。

可望自称秦王之后，诸军悉曰行营，设护卫曰驾前官；自称曰孤、曰不穀，文书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书则曰启。称李定国、刘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抚南刘；其下称之曰国主。皮熊畏其逼也，遣官李之华通好请盟。可望致书曰：『贵爵坐拥貔貅，战则可以摧坚虏、守则可以资保障。独是不肖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烦，民生日蹙。黔中乃兵出之途，宁无救灾恤邻之念，以为假道长发之举？若滇、若黔，总属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绸缪粮糗，惟欲与行在通声息。若祇以一盟了事为燕雀处堂之计，非不穀所望于君子矣！』熊得书益惧，避之清浪卫。追执之，夺其兵；既而释之。

孙可望入贵州，执明佾都御史巡抚郭承汾；袭平越，执威清道黄应运。皆不屈，暨总兵姚某、刘某等死之。

贵州院司、道官会请可望之前军都督白文选入省，可望因下教安定之，令所属文武呈缴滥札；文职之监军、督饷、部卿、佾宪，武职之总制、参游各衔名概行裁革，无敢抗拒者。惟承汾、应运、总兵姚某、刘某等六人，诟贼求死；可望怒曰：『尔愿死，不与尔良死！』缚六人于地，驱劣马数十蹴踏之；籍其家，陈尸四门以怖不顺己者。姚、刘诸人姓名乡贯不可详，惟承汾、应运为最着。

承汾字懋袞，晋江人；崇祯癸未（一六四三）进士，由淮安府推官入为浙江道御史。隆武帝命以原官巡按贵州，与定番侯皮熊、总兵范爌协力剿抚。福京亡，粤中命未下，熊、爌疏留之；晋太仆卿，兼佾都巡抚。可望之纳款也，令李定国会盟于龙里。可望入贵州，承汾贻书责之，谓『牛耳之血未干，北门之师夜至；君父可欺，天地神明不可昧也！』可望兵劫之，遂与应运等先后被执。

应运字际飞，福建归化人；邑令杨鼎甲奇其才，拔为童子试第一。隆武二年（一六四六），鼎甲已易名鼎和，官云贵部院，朝于福州；怪应运久滞经生，题为监纪推官，携之入滇，委管贵阳府刑务。永历改元（一六四七），思州苗叛，鼎和谓应运曰：『不遇盘错，何知利刃？子努力为之！』授应运思州司理兼监军佾事。甫抵任，而平越所属黄平诸苗交叛；应运由思州率兵抵黄平

，苗解围去。承汾时为巡按，以平苗功，题应运平越知府，加参议衔。既复令掇威清道事，以备可望。应运置家口于平越，而轻骑赴安顺。值川将王祥兵溃，掠食遵义，居民诣滇求救；抚按议遣官抚之，莫如应运才。可望闻应运远出，遣李定国袭安顺据之。应运归途闻报，径诣定国，说之曰：『将军有事于安顺，何不尺一相报，乃骚动贵部邪』！定国曰：『将出兵从，此武夫本色，勿怪也』！应运曰：『恨安顺狭隘耳！若可屯驻车骑，何不启闻天子，请此弹丸为牧地？天子方悬爵赏以网罗英雄，未有不许将军者；应运便当解职，以锁钥相付矣』！定国色益和，遽曰：『正欲与贵道商之』。应运知其心动，又难之曰：『宿闻将军神勇敌万人，又所部精锐一当百，乃前此所据地旋得旋失何邪』？定国曰：『兵家得失无恒，不足论也』。应运曰：『不然；当是名义不正，人人得睥睨之耳！若藉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神威，统率黑虎，扫荡不庭，而闻风义从者又络绎交助，天下谁敌将军者？他日分茅胙土，传之奕世，中山、开平不足比也。今将军舍万世不朽之功业而不王不霸，传舍州郡，非良图也』。定国欣然曰：『贵道言是，即当与平东谋之』。应运曰：『平东在滇，远未可期；应运当捧盘敦与将军定约耳』！定国许之，乃歃血誓扶明室，无二心。可望闻之，不善也；侦知应运赴平越，遣冯双礼袭而执之。执送贵阳，厉声诘曰：『尔以茅土许安西，便当以九五尊我，何为不舞蹈乎』？应运曰：『平东误矣！平东不尝贡献天子求册封乎？同僚耳，何拜为』！可望曰：『吾据滇、黔，帝制有余，于册封何有』？应运曰：『如是则平东叛天子，即乱贼矣！王臣岂拜乱贼乎』？承汾亦笑曰：『头可断，膝不可屈也』！可望怒，同下之贵阳狱。可望犹惜应运才，使护卫再三谕降；应运语益励，乃同遇害。时庚寅（一六五〇）九月也。

定国闻二人死，心怨之；自是不受可望节制矣。平虏将军许荃忠目击而叹曰：『豺犬饥狼，逢人即噬，何分贤愚？吾肉喂犬狼何益』！赂张护卫使说可望曰：『大王将建大业，四门宜袪除不祥；陈尸横衢，非礼也，曷瘞之』！乃于贵阳南郊之毛家庵侧，列葬六棺。葬毕，荃忠潜入顶耙苗洞，不复出。辛丑（一六六一）之春，应运子培鼎扶柩归，辞荃忠；见荃忠率卒屯田，自食其力，犹服旧时衣冠云（考曰：参陈蓼崖「纪略」、李世熊「寒支集」）。

臣熏曰：「纪年」于明季东南士大夫之殉义者，若浙、若闽，能详哉言之；外此，或佚之不能言，言之不能详。盖黄宗羲、毛奇龄、全祖望、李世熊之徒皆国初硕学，见闻亲切，纪述足传；而穷乡僻壤之文献无征者归于泯没，良足悲矣！

孙可望遣其将王自奇、刘文秀、白文选分道取四州。

可望闻袁韬、武大定之杀杨展也，始有图蜀心。上书为展讼冤；使自奇将

兵向川南，而别遣文秀、文选取遵义。

明忠国公王祥与刘文秀战于乌江败绩，死之；遵义陷。

祥战于乌江，不胜；自刎死。文秀降其众，尽收遵义地。初，猷贼入蜀，畏祥不敢窥遵义；前后拒守凡八年。

刘文秀攻建昌卫，明在籍前长沙知县高明死之。

文秀遣别将卢名臣取重庆，而已引兵渡金沙江攻建昌；明集士民拒于焦家屯，兵败自焚死。

刘文秀陷明越巂卫。

寇攻城，指挥王自敏妻周氏知不免，谓所亲唐氏曰：『等死耳！他日恐其迟也』！遂挽唐氏阖室自焚死。同时王氏、俞氏、宋氏、唐氏俱焚火死，皆受聘于人而未嫁者。

刘文秀陷黎州，明土千户马亭、李华宇等死之。

亭、华宇及杨起泰等之佐马京破贼龙观川也，沈黎不被寇者数年。京卒，亭袭为千户。文秀至，竭力拒守，被执不屈死。华宇苦战，贼擒而弑之；年八十四矣。指挥丁应选亦以年老，歿于阵。同时起兵之姜、黄、李、柰、蔡、包、张七姓子弟头人俱战死，无一降者。

刘文秀陷荣经，明知县黄儒死之。

儒，福建举人；城陷巷战，被获磔死。

刘文秀陷明雅州。

曹勋初败贼于雅州，与杨展为声援。展死，而刘道贞以病卒，范文光痛杨展之死，入山不视事；勋势益孤。文秀突至，出勋不意，取之。

刘文秀屯兵洪雅之天生城，明义民余飞战死。

城在洪雅花溪口，贼踞之。飞单骑被围，力杀十数人死。

明监国鲁王命周瑞、周鹤芝分屯温州之三盘。

监国以舟山孤立，命瑞、鹤芝以楼船三百艘屯温之三盘为犄角。亡何，瑞与鹤芝有隙，监国命武陵人胡明中往解之。至则构之益甚，瑞遂南依郑彩；鹤芝亦结于阮进。彩之为成功所窘也，乞援于舟山；鹤芝既怨瑞而名振亦欲结好成功，反击破彩众。彩遂归成功，后终于厦门。

我大清兵克四明山寨，明鲁兵部右侍郎王翊以其众入海；侍郎冯京第为叛将王升所杀。

王师将攻舟山，恶翊中梗，谋曰：『不洗山寨，无以塞内顾』。乃大举。将军金砺由奉化、提督田雄由余姚，会于大兰山；军帐三十里，游骑四出，搜剔伏藏。翊累战不能抗，避之入海。京第以病不能行，居灌顶山中，为降将王升所杀。京第字跻中，慈溪诸生也（考曰：「航海遗闻」谓京第为庚辰进士。

按「题名碑」是科无京第名，「浙江通志」亦不载。全祖望谓其与华夏、王家勤诸公同为过情之举，则诸生无疑）。

我大清兵克大皎山寨，明鲁御史张梦锡死之。

梦锡字云生，鄞县六狂生之一也。董志宁、华夏之徒皆文弱士，司书檄奔走联络；梦锡则于弓矢戈矛皆习之，翻城之狱既幸免，誓守山寨。大皎之军与平冈之军相望，故诸营呼煌言为大张军、梦锡为小张军。王师既克四明山寨，大张军航海入卫，独小张军五百人相守不去。王师合围，梦锡挟长矛出斗，夷伤略相等；力尽死。五百人从之死，呼之降，无一应者。有三人突围出；翌日，大皎之南麓有负梦锡尸以葬者，即此三人也。

臣薰曰：孟子云：『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诸生草莽之臣，未受一命；所谓可以死，可以无死者乎！而欲奋博浪之椎、齿睢阳之剑，以至赤族湛身而不悔，其忠义可以激顽懦；而不得谓非过情之举也！然则「纪年」何以录之？明之亡也，台省大僚、封疆专阃，视宗社如传舍，奉君父如奕棋。至有平居高谈名节，自附清流，蒙面事仇，甘心唾骂；而穷山绝谷布衣韦带之士，乃或裹粮跣踵，流涕书檄，此其志气皓皓乎与日月争光。论者谓土崩瓦解之秋，支撑一隅；海滨蛮岛浪楫风帆，保其冠裳数十载：则皆诸义士之风声所激而起者，岂不谅哉！鄞县前有六狂生，后有五君子。五君子者，死于翻城之狱；六狂生则董志宁以舟山破死、陆宇■〈火鼎〉以应海上军死、张梦锡以大皎寨破死，华夏、王家勤亦五君子之二也，同时死。惟毛聚奎以亡命老死牖下，所著有「吞月子集」，多不传；惟「與人、阜人、丐人传」为稗官家所录焉。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严起恒疏请修省。

苏利陷惠来，明朱成功部将卢爵、知县汪汇死之。

利侦知成功回厦门，攻破惠来；爵战死，汇自刎死。

明朱成功取铜山、南澳、闽安诸岛。

成功命洪政招安诸岛，悉听约束。乃分其军为五，而自为中军（考曰：「台湾外记」谓：『以林察为左军、周瑞为右军、张名振为前军、周鹤芝为后军』。是时舟山未亡，名振、鹤芝无由归成功；当是名振与成功相约结，因遥授是号耳。志之俟考）；以举人冯澄世、潘庚锺、纪举国（考曰：三人皆泉州人。庚锺、举国，壬午举人；澄世、隆武举人）、林俞卿、林奇昌（考曰：俞卿，同安人；奇昌，漳州人：皆隆武举人也）、恩贡诸葛倬、诸生蔡鸣雷（考曰：皆晋江人也）为参谋，以图进取。

十一月辛亥（朔），我大清兵克广州，明杜永和走琼州。

十月初十日庚寅为永历帝诞辰，永和率文武朝贺于五层楼，守西门外城主将范承恩在焉。承恩旧为淮安府皂役，目不识丁，众号为「草包」；永和于班中呼之，以是大恨，潜通于我平南、靖南二王。戊申（二十八日），王师攻外城，令军士舍骑徒步涉淖，冒矢石奋战，承恩退入内城。王师毁木栅，炮击西北隅。是日未刻，城陷，承恩降。永和航海保琼州；久之，降于我大清。

甲寅（初四日），我大清兵入桂林，执明督师瞿式耜、总督张同敞。

是日寅刻，报王师大举入严关。式耜檄赵印选为战守计，不应；再促之，则尽室逃。宁远伯王永祚迎降；卫国公胡一青、武陵侯杨国栋、绥宁伯蒲缨、宁武伯马养麟等驰出小路勒兵，兵自溃，乃皆逃。式耜危坐府中，总兵戚良勋操二骑至，跪而请曰：『公为元老，系国安危；身出危城，尚可号召诸勋，再图恢复』！式耜曰：『四年忍死留守，其义谓何？我为大臣，不能御敌以至于此，更何面目见皇上提调诸勋乎！人谁不死，但愿死得明白耳』！家人泣请曰：『次公子从海上来，一、二日即至；乞忍死须臾，一面诀也』！盖式耜次子元鏞间关入粤，时已至永安州矣。式耜挥家人出曰：『毋乱我心！我重负天子，尚念及儿女邪』！俄总督张同敞自灵州回，入见曰：『事急矣！将奈何』？曰：『封疆之臣，将焉往！子无留守责，曷去诸』！同敞曰：『死则俱死耳』！乃呼酒对饮。四顾茫然，惟一老兵不去。命呼中军徐高至，以敕印付之；曰：『完归皇上，勿为敌人所得也』。是夜雨不止，城中寂无声，两人张灯相向。黎明，有数骑腰刀挟弓矢入。式耜曰：『吾两人待死久矣』！偕之出，见定南王孔有德。有德踞地坐，举手曰：『谁为瞿阁部先生』？式耜曰：『我是也』。顾曰：『坐』！式耜曰：『我不惯地坐，城陷求一死耳』！有德曰：『甲申之变，大清国为明复仇，祭葬成礼；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吾断不杀忠臣，阁部毋自苦！吾掌兵马、阁部掌粮饷，一如前朝事，何如』？式耜曰：『我明之大臣，岂与汝供职邪』！有德曰：『我先圣后裔，势会所迫，以至今日；阁部何太执』？同敞厉声曰：『汝不过毛文龙家提溺器奴耳！毋辱先圣』。有德怒，自起批其颊，叱左右刀杖交下。式耜叱之曰：『此宫詹张司马，国之大臣；死则同死耳！不得无礼』！有德遽命还其衣冠；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南面称孤。投耳！不得无礼』！有德遽命还其衣冠；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南面称孤。投诚后拥旄节，爵名王；公今日降，明日亦然矣。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清自甲申（一六四四）入中国，五年之间，南北一统；至县县破、至州州亡，天时人事盖可知矣！公守一城扞天下，屡挫强兵，能已见于天下。不转祸为福，建立非常；空以身膏原野，谁复知之』？式耜曰：『汝为丈夫，既不能尽忠本朝，复不能自起逐鹿称孤，为人鹰犬，尚得以俊杰时务欺天下男子邪？昔少康、光武恢复中兴，天时人事未可知也。本阁

部受累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愿殫精竭力扫清中原。今大志不就，自痛负国；刀锯鼎镬，百死莫赎，尚何言邪！有德知不可屈，馆两人于别所，供帐、饮食如上宾。有臬司王三元、苍梧道彭爨皆式耜里人，说以百端，不应；劝以薙发为僧，亦不应。曰：『为僧者，薙发之渐也』。两人日赋诗唱和（考曰：诗名「浩气吟」，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闻警，诸将弃城去；城亡与亡，余誓必死。别山张司马自东江来城，与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赋数章以明厥志；别山司马从而和之』。其一曰：『藉草为茵枕块眠，更长寂寂夜如年；苏卿绛节惟思汉，信国丹心只告天。九死如饴还惜苦，三生有石只随缘。残灯一室群魔绕，宁识孤臣梦坦然』！其二曰：『已拚薄命付危疆，生死关头岂待商！二祖江山人尽掷，四年精血我偏伤。羞将颜面寻吾主，剩取忠魂落异乡。不有江陵真铁汉，腐儒谁为剖心肠』？其三曰：『正襟危坐待天光，两鬓依然劲似霜；愿仰须臾阶下鬼，何愁慷慨殿中狂！须知榜辱神无变，旋与衣冠语益庄。莫笑老夫轻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其四曰：『年年索赋养边臣，曾见登陴有一人？上爵满门皆紫绶，荒郊无处不青磷。仅存皮骨民堪畏，乐口妻孥国已贫。试问怡堂今在否？孤存留守自捐身』。其五曰：『边臣死节亦寻常，恨死犹衔负国伤；拥主竟成千古罪，留京翻失一隅疆！骂名此日知难免，厉鬼他年讵敢忘？幸有颠毛留旦夕，魂兮早赴祖宗旁』。其六曰：『拘幽土室岂偷生，求死无门虑转清；劝勉烦君多苦语，痴愚叹我太无情。高歌无羨骑箕句，洒泪偏为滴雨声。四大久拚同泡影，英雄到底护皇明』。其七曰：『严疆数载尽臣心，坐看神州已陆沉；天命岂同人事改，孙谋争及祖功深。二陵风雨时来绕，历代衣冠何处寻？衰病余生刀俎寄，还欣短鬓尚萧森』。其八曰：『年逾六十复奚求？多难频经浑不愁；劫运千年弹指去，纲常万古一身留。欲坚道力频魔力，何事俘囚学楚囚？了欲人间生死事，黄冠莫拟故乡游』！同敞诗自序云：『被刑一月余，两臂俱折；忽于此日右臂复能微动，左臂不可动矣。历三日，书得三诗；右臂复痛不可忍，此其为绝笔乎？敢烦留守师寄雪公、道公两师，如别山之左右手也』。末署：『明柱国少师兵部尚书、前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江陵文忠公嫡孙同敞囚中草』。诗曰：『一日悲歌待此时，成仁取义有谁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后诗。破碎山河休葬骨，颠连君父未舒眉！魂兮懒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

同时抗节者：靖江王亨歆弃城走，其世子某及长史李某自缢于宫中。又鄞县余鲲起，初与主事李甲春起兵复宝庆，会何腾蛟下长沙；腾蛟死，重趼至桂林。城破，入野寺绝粒死。弃官为僧者：方以智、金堡而外，有严炜、钱秉铎、陈纯来焉。炜、秉铎事详秉铎「所知录」。陈纯来者，字孝标，奉化人。以监生赴桂林，官工部主事，监造兴陵；尝奉诏诛佟养甲。城破，或劝之走；曰

：『吾守陵寝以待吾君之还，死且未敢，况行乎』？为浮屠装，居陵下以终。

臣薰曰：「所知录」云：『湖州山中有松仙者，授式耜锦囊数封，谕临危始发。擒靖江、用焦璉、守桂林，皆锦囊中策。末一封则标曰：『庚寅元旦发』；中有「扶公荣归」四字。秉鐙亲见之，非妄语也』。数果不可逃哉！

己未（初九日），明桂王出奔；陈邦傅叛王走南宁（考曰：「纪略」载王于乙卯日出奔，「所知录」云初十日始发梧州，「始安事略」亦云初十日闻报移蹕，说当不妄。「粤事纪」载十月初七日辛巳出奔。按当日情事既不合，且十月初七日亦非辛巳，谬误已极）。

报至梧州，仓卒幸浔。初，邦傅欲留王以自重，不果；怀异志而未发也。闻广州破，飞帆先归，谋劫驾。王舟冲雨而过，不及发，乃劫百官鹵簿之舟在后者。部郎潘骏观、董英、许玉凤堕水死，内阁王化澄、吏部尚书晏清走北流入容县港。严起恒、马吉翔、李元胤追扈，及于南宁。百官稍集，饥冻无人色，乃括行橐并吉翔所献四千金散给之。

明赵印选、胡一青之师驻宾州（考曰：亦作滨州）。

十二月（明闰十一月）丙申（十七日），明督师大学士临桂伯瞿式耜、江广总督兵部尚书张同敞犹在桂林，谕降不屈；死之。

两人在桂林四十日，求死不获。式耜谓同敞曰：『偷生未决，为苏武邪、李陵邪？人其谓我何』！乃草檄谕焦璉曰：『城中满兵无几，若劲旅直入，孔有德之头可立致也』。有降臣浙人魏元翼者，曾任桂平督粮道，以贪墨为两人所劾；布逻卒，获其檄，献之有德。十七日丙申，数骑至系所；式耜曰：『乞少缓，待我完绝命词』。援笔书曰：『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肃衣冠南向拜讫，步出门。遇同敞，曰：『吾两人多活四十一日，今得死所矣』！同敞手出白网巾于怀曰：『服此以见先帝』。行至独秀岩，式耜曰：『吾生平爱山水，愿死于此』！遂同遇害。同敞尸不仆，首坠地，跃而前者三。顷刻大雷电，雪花如掌，空中震击者亦三；有德股栗，观者靡不泣下。同死者：旗鼓陈希贤、锦衣卫杨芳龄、家人陈祥先。赍印之徐高被获于阳朔山中，亦同死焉。

金堡时已为僧，名性因；上书有德曰：『山僧，梧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职无状，系锦衣狱几死杖下。今夏编戍清浪，以路道之梗，养痾招提，皈命三宝，四阅月于兹矣。车骑至桂，咫尺阶前而不欲通；盖以罪人自处，亦以废人自弃，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于左右者：故总师大学士瞿公、总督学士张公，皆山僧之友；为王所杀，可谓得死所矣。敌国之人，势不并存；忠臣义士杀之而后成名，两公岂有遗憾于王！即山僧亦岂有所私痛惜于两公哉！然闻遗骸未殡，心窃惑之。古之成大业者，表扬忠节，杀其身而敬

且爱其人；若唐高祖之于尧君素、周世宗之于刘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于元御史大夫福寿既葬之矣，复立祠以祀之，又曲法以赦其子；盛德美名，于今为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颜恤汪立信之家，岂非与圣人礼教共植彝伦者邪？山僧尝私论之，衰世之忠臣与开国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无功臣，则世道不平；无忠臣，则人心不正。事虽殊轨，道实同源。两公一死之重，岂轻于百战之勋哉！王既已杀之，则忠臣之忠见、功臣之功亦见矣！此又王见德之时也。请具衣冠，为两公殓。瞿公幼子，尤宜存恤。张公无子，益可矜哀；并当择付亲知，归葬故里。则仁义之举，王且播于无穷矣！如其不尔，亦许山僧领尸，随缘藁葬。岂可视忠义之士如盗贼寇仇然，必灭其家、狼藉其肢体而后快邪？夫杀两公于生者，王所以自为功也；礼两公于死者，天下万世所共以王为德也。山僧以生死之交情，不忍默然于我佛冤亲平等之心、王者泽及枯骨之政、圣人维护纲常之教，一举而三善备矣。山僧跋不能履，敢遣侍者以书献，敬候斧钺；惟王图之』。书上，未报。而吴江义士杨艺字硕甫者，服衰经，悬楮钱肩背间，叩军门号哭请殓故主尸。有德叹曰：『有客若此，不愧忠良矣』！许之。艺抚尸哭曰：『忠魂仍在，知某等殓公乎』？忽张目左右视。艺抚之曰：『次子来见邪？长公失所邪』？目犹视。门下士御史姚端叩首曰：『我知师心矣！天子已幸南宁，师徒云集，焦侯无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浅葬两人于风洞山之麓。端与阳羨清凝上人庐墓不去。

先是，式耜知桂林不守，遣其孙中书舍人昌文诣梧州陈状辞世袭爵。王授昌文翰林院简讨；赐式耜黄钺龙旌，节制公侯伯大小文武。甫撰敕文，而东、西省垣齐陷；昌文走山中，叛将王陈策挟之至梧州。大学士方以智时为僧于大雄寺，言于我镇将马蛟麟曰：『瞿阁部精忠，今古无两；其长孙来，汝以德绥之，义声重于天下』。蛟麟厚遇之。魏元翼恨不已，构昌文于有德，将甘心焉。一日，闻铁索铿然绕室有声，元翼伏地请罪；忽吴语曰：『汝不忠不孝，乃欲杀我孙邪』？七窍流血死。有德尝以事遣一卒祷于城隍，恍惚见同敞南面坐。有德闻而大骇，为双忠神位祀之；因厚礼昌文，迁式耜柩而改葬之。清凝上人亦迁同敞柩，与夫人合葬焉（考曰：「东明闻见录」、「庚寅始安事略」、「寒支集」所载皆同。详载之，以见忠义之感神人也）。

徐鼐曰：「纪年」于左懋第、袁继咸、黄道周、瞿式耜之死，书曰「犹在」何？士有一时血气之激，蹈死不悔；迟之久而畏蒞之心生、迟之久而富贵功名之念动。盖无直养无害之气，义袭而取之；一时金蚀而渝、石磨而泐，理势然也。文山之言曰：『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数君子者，庶几圣贤知命之学哉！

明大学士王化澄、户部尚书董天阅俱降于我大清。

明擢兵科给事中张孝起为副都御史，巡抚南宁。

孝起原名起，吴江人；举于乡，为廉州推官。举兵谋恢复，兵败被获；妻妾投海死，遂鞬军中。李成栋归明，孝起得脱去；王以为吏科给事中。孤峻，不与流俗伍。王幸梧州，五虎失势辞职，乃以孝起掌印。高必正为刘湘客乡人，疾孝起之排湘客党也，怒骂于朝；王为解之，始已。王再幸南宁，赵台避陈邦傅之逼，遁入土司；乃擢孝起为巡抚，兼巡抚高、廉、雷、琼四府。城破，走入龙门岛；被执，不食七日死。

明高必正、李来亨之众走川东。

高、李之众久窜宾、横、南宁间，食且尽；畏王师之逼，率众渡泸，自黎州出掠嘉、眉，分据川、湖间，耕田自给。川中旧将王光兴、谭宏等附之，众犹数十万。来亨，赤心养子也；赤心死，推必正为主；必正死，而来亨代之焉。

明封孙可望为冀王，犹不受。

王师已逼，乃遣编修刘■〈卅涸〉封可望为冀王。至平越，不得入；杨畏知言于可望曰：『秦、冀等耳。假何如真』！不听。李定国请令畏知终其事，故畏知得至南宁（考曰：「明史稿」以为是年十一月事，与诸书同。「纪略」以为明年三月事）。

明朱成功率舟师南下，援粤东。

时奉粤东诏，命成功率舟师从虎门入。成功乃以黄大振（考曰：即前构黄斌卿于王朝先者）为援剿前镇，守海坛；拨水师阮引、何德、陆师蓝登属郑芝鹏，守厦门；自率诸镇南下勤王。至潮阳，而施郎与陈斌不睦，因止不进。有首黄海如通于我定南王孔有德者，成功遣林习山袭杀之；宥其余党，分配各镇。

辛卯、我大清顺治八年（一六五一）春正月己酉朔（明永历四年十二月朔。自二月以后为明永历五年、鲁监国六年。明永历三年大统历于庚寅（一六五〇）十一月置闰，而我大清则于辛卯（一六五一）闰二月也。时两广州郡内附，我道府州县官抵任者，则皆以是日为辛卯元旦，行拜贺礼；而乡镇居民未奉大清时宪书，仍永历旧历，则以是年二月乙卯朔日为元旦。守除拜岁，有乡城之别焉。考曰：「绎史」「勘本」及「粤事记」言之甚详，而黄宗羲「行朝录」则言永历是日升殿，受朝贺；十日祀太庙者；宗羲仕于鲁而未仕于粤，故纪粤事多舛也），明命大学士文安之总督川、湖诸路军务，赐尚方剑便宜行事；进王光兴、郝永忠、刘体仁、袁宗第、李来亨、党守素、王友进、塔天宝、马云翔、郝珍、李复荣及谭宏、谭诣、谭文等爵为公侯（考曰：十六营姓名可考者十四人，与初降时亦殊异；盖子弟部将之代领众者也。体仁亦作体纯，非

二人也)。

王师日逼，云南又为孙可望所据。安之念川中诸镇兵颇强，欲结之共奖王室；自请督师，加诸镇封爵。王从之，加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诸路军务；进王光兴等十六营爵皆公侯，命赉敕行。孙可望闻而恶之，遣兵邀于都匀；夺诸将敕印，留数月。安之乘间走贵州，将谒王于安隆；可望坐以罪，戍之毕节卫。可望之谋僭号也，以安之为东阁大学士；安之不为用，走川东依刘体仁以居焉。

二月己卯朔（明永历五年正月朔），明桂王在南宁。

正月后，警报少息，旧臣有间道奔赴行在者；文武两班，位列楚楚。王以国家多难，免朝贺。

明监国鲁王在舟山。

闰二月（明二月）乙卯（初八日），明鲁张名振杀平西伯王朝先。

初，黄斌卿之破也，朝先收其陆兵军资甲仗，一不以付名振。郑彩之败，名振与阮进因而堕之，朝先又不与合；顾不虞名振之见袭也，散遣士卒于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数十人而死。其部将张济明跳城，夺哨船投诚于我大清，愿充先锋定海氛；于是舟山虚实尽泄，我总督陈锦决计大举焉。

臣竊曰：蜀事之坏，坏于李干德之杀杨展；舟山之坏，坏于张名振之杀王朝先。所谓与人斗而自断其右臂者，殆天夺之魄欤？

明监国鲁王设醮于舟山。

我台州分守道耿应衡遣奸细入舟山，托于日者；谓监国禄命，宜禳灾星。张名振设醮禳之。兵部郎中朱养时上疏争曰：『如此举动，貽笑敌人』！

徐鼐曰：何以书？讥也。君无楚昭王、臣无晏平仲，吾于黄皓巫鬼何责焉！「传」曰：『国将亡，听于神』；是之谓与！

癸亥（十六日），我大清兵取明梧州。

癸酉（二十六日），我大清取明柳州。

明朱成功师次平海卫；我大清兵袭破厦门，守将郑芝莞遁，前东阁大学士曾纓死之。

成功舟师至白沙湖遇风，收入盐洲港。寻至天星所，败我惠州援兵；攻其城，下之，进次平海卫。虑厦门单弱，属郑鸿逵回师助芝莞固守；未至，而我福建巡抚张学圣信降臣黄澍之谋，侦成功远出，檄总兵马得功率师从五通掩渡，水师镇阮引不战而遁。芝莞闻报，席卷珍宝，弃城下船。学圣督大队继至，适潮大涨；登五通山，望波涛万顷，岛屿孤悬，愕然曰：『此绝地也！设有缓急，岂能飞渡』？即日引还。得功方领骑驰骋，闻后军已退，不敢坐镇，走箕筲港。而鸿逵部将杨杼素、吴渤已至，截诸港，渤战死；施郎复率陈纁、郑

文星从厦门港登岸促之。得功尝为鸿逵标下守备，故相识也；计穷，乃冒死驾小船见鸿逵，说之曰：『得功奉令过岛，未曾扰一草一木。今无舟可渡，必死；但恐得功死，此岛人民万不能全耳！公兄在京、眷口在安平，乞熟思之』！鸿逵乃逸之去。

初，闽中亡，大学士曾纓避居厦门。城将陷，家人促之登舟；纓曰：『此一块清净土，吾死所也』！于是月晦日自缢死。其门人陈泰、阮文锡谋收遗骸；泰痛哭曰：『有吾在，无庸子。子出而不返，则老父倚闾而望；吾孤身，死则死耳！子效力于亲、吾效力于师，不亦可乎』？泰乃匍匐负纓尸走三十里，付其家人殓之。归，不食三日，卒。文锡后为僧，名超全。论者比之郑所南、谢皋羽焉（考曰：本「夕阳寮存稿」）。

孙可望遣兵至南宁，杀明大学士严起恒、尚书杨鼎和、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乃封可望为秦王。

可望怒起恒等之阻「秦封」也，闻王在南宁，遣其将贺九仪、张胜、张明志等率劲兵五千迎扈；直上起恒舟，怒目问曰：『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等远迎主上，功甚伟，朝廷当有隆恩；若专问此，是挟封、非迎主上也』！九仪怒，格杀之，投尸江中。遂杀尧珍、霖、载述，追杀鼎和于昆仑关；鼎和、尧珍以阻议故，而霖与载述则会劾主「秦封」者也。起恒尸流三十里泊沙渚间，突有虎负之登崖，守视不去；九仪等惊悸累日，乃礼而葬之山麓，至今人称「虎坟」云。

徐鼐曰：起恒之忠格猛兽而不能化盗臣，可慨也！然使早从堵胤锡之言，何至长贼氛而损国威若是。谋国者，贵识时哉！

孙可望杀明东阁大学士杨畏知。

畏知入朝，见贺九仪等凶悖，痛哭自劾；因留为东阁大学士。可望怒，遣使召之；王欲执其使，畏知曰：『臣闻猛兽当人则止，若得臣而止其逆，臣焉避之』！王挥泪为别，手赐金章镌「忠贞直谅」四字。畏知泣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愿陛下廓清天地、正位二京，臣即瞑目』！至贵阳，系狱；士民数万哭请，乃出畏知黑神庙调疾。先是，原河南道御史任僎谄附可望，议尊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可望生男，乞恩如生皇太子例。原扬州副使龚彝亦希可望旨，启陈十事，欲租外增赋、赋内编马。畏知愤甚，辄抵掌谩骂；二人亟构之。可望呼畏知诘曰：『遣汝作何事？反作宰相邪』！畏知曰：『为大明宰相而死，不愈于从乱贼而生乎』？可望令杖之。畏知除头上冠，撞可望曰：『谁敢辱大臣！有死而已』！乃被害。楚雄人以其有守城功，立祠以祀焉。

三月，我大清兵取明高州。

提督李明忠之师溃于■〈山于〉口，王师追至电白，明忠遁；遂克高州。道臣郭光祖、吴人龙、知县文振义、副将王邦友俱降。

明永州诸生邓光远被执，不屈死（考曰：「行在阳秋」载为是岁事，而月日不可考；姑以事次）。

夏四月丁未朔，明朱成功复取厦门。

成功闻厦门有警，旋师抵厦门；而马得功已去五日矣。成功大悔恨，移师屯金门之白沙，亲历各要口；以郑擎柱为知州，筑炮台，拨劲旅守之。丙辰（初十日），大会文武，议厦门功罪：赏施郎银二百两，陈纁、郑文星各百两，厚恤吴渤家；杖阮引、何德各五十。郑芝莞以失机，论罪当斩。芝莞方欲辩，而成功已冠带出隆武帝所赐尚方剑斩之，悬首示众，有『本藩铁面无私，尔勋臣镇将各宜努力』之语。众军股栗，兵势复振。成功恨鸿逵之纵得功也，飭镇将不许赴鸿逵衙署。而鸿逵见成功能行其法，亦将所部付之；谢权归隐，筑寨白沙，构亭沼、艺花木，笙歌自娱。后为我将王进功所攻，成功移之居金门以老。

方芝莞拥资弃城，成功妻董氏抱神主出，舵工林礼负之登芝莞舟。芝莞遽曰：『此战舰也，非夫人所居』。再三促之。董氏坚坐不动，积藏得无恙，军饷获充。董氏素无宠，以是见礼成功焉。

甲寅（初八日），明兵部右侍郎傅鼎铨招兵广信，被执。

程乡之败，诸军皆散；惟平西伯张自盛走保闽界，有众数万。鼎铨入其军，约广信威武侯曹大镐并进。庚寅（一六五〇）冬，自盛掠邵武兵败，就俘泸溪山中；鼎铨走广信。四月八日俗称浴佛日也，山中作浴佛会，鼎铨与焉；为守将所执。谕降不从；令作书招揭重熙，亦不从。在狱阅月，巾服赋诗，朝夕不辍。或欲为薙发，曰：『留此与头俱去也』（考曰：诗云：『浴佛传名日，孤臣殉节时；棘荆羁彩凤，□□护灵麒。断颈玉宁碎，剖心山不移！争传巾履□，昭取汉威仪』。见「行朝录」）。

戊午（十二日），明太后王氏殁于田州（考曰：「行朝录」云：『慈宁皇太后马氏崩于田州』；误也）。

五月葬南宁，上尊谥曰孝正庄翼康圣皇太后。

明朱成功部将施琅降于我大清。

琅本名郎，投诚后改今名。郎之事成也，年最少，风宇魁梧；号知兵。凡楼橹旗帜、伍阵相离之法，皆郎启之；然颇恃才而倨。有标兵曾德犯法当死，匿成功所，郎侦擒之。成功驰令勿杀；郎曰：『法者，非郎敢私；藩主何可自徇其法乎！』促斩之。持令者归而构焉；成功怒，收郎并其父大宣、弟显贵，命林习山之副将吴芳守之。郎谓显贵曰：『兄弟岂可俱毙，弟速为计！』显

贵曰：『兄雄略胜弟十倍，且无子；速行，勿多语』！郎起，佯喜笑，语芳曰：『吾以藩主欲杀我，乃别有事邪』！取酒与芳欢饮；曰：『伴我登岸，往见当事』。芳见郎举动雀跃，又以父与弟在船信焉，令三人随之。至草仔鞍，郎出铁椎椎死三人而走，匿曾厝鞍石洞中，饥且死。适佃兵锄园，老矣，见五花豹隐卧，大怖；顷之，■〈亻累〉然施郎也，则大惊。郎告之故，佃兵饷以簞食鱼羹；然已惫甚，肌革惨慄。时成功购之急，曰：『此子不来，必貽吾患』！令岛中舍匿者族。郎夜叩其部将苏茂门，激之曰：『闻藩主购我千金高爵；贤弟与我厚，故以赠也』。茂曰：『茂岂卖公以求荣者乎』！敕门者秘之。居二日，迹至茂家；乃伏郎卧内，令妻隅坐，以衣覆之。夜以小舟载郎渡五通去，而席藁请罪于军门；成功赦茂而授以郎职。久之，郎改名，降于我大清；黄梧荐之总督李率泰，题授副将。后为水师提督，卒平郑氏、取台湾焉。

臣薰曰：特书何？为平台湾张本也。览施琅归国之事，盖与伍大夫相侔。荆平昏庸，无责焉耳；成功杰士，胡亦以淫刑失国士乎！盖天将为圣主驱除之资，彼成功者颠倒于其中而莫自主也。

五月，孙可望疏请明桂王移蹕云南。

王亟召廷臣集议，阁臣吴贞毓、御史王光廷、徐极等劝幸钦州依元胤。阁臣朱天麟力请幸滇，言『元胤屡败之余，众不满千，栖依海滨，其不足恃明矣！云南山川险阻，雄师百万；北通川、陕，南控荆楚，亟宜移蹕，以坚可望推戴之心、慰中外臣民之望』。贞毓等力持不可，遂寝其议。

明命大学士朱天麟经略左、右两江。

天麟幸滇之议既不用，乃奉命经略左、右两江土司，以为勤王之助。

明命翰林院举堪任日讲记注官。

诏曰：『顷以大行孝正庄翼康圣皇太后丧，忧戚之中，不遑视事。今值服除，当与大臣商决政事。即传工部修中极殿、翰林院举堪任日讲记注员名，以二十七日举行』。

徐薰曰：特书何？讥也。梁元帝之谈老子、陆秀夫之进讲义，畸正虽殊，迂疏则一。高琼折杨亿曰：『敌骑充斥，能赋一诗以退敌邪』？每思之，辄失笑也。

明朱成功与我大清兵战于漳浦之南溪。

成功愤厦门金穴之覆，率中提督甘辉、左先锋镇苏茂、中冲镇蓝登、宣毅左镇杜辉、援剿后镇陈魁、左冲镇郭义、右冲镇蔡禄、后冲镇林明、前冲镇统领余新、奇兵镇杨祖、智武镇蓝衍等从南溪登岸；我漳州总兵王邦俊列阵于磁灶以待。杜辉、蓝登奋勇争先，矢将尽，少怯；余新、杨祖、蔡禄、陈魁左右夹击之，邦俊遂溃，闭城不出。

明兵部尚书、总督江西军务揭重熙会师贵溪之百丈■〈石祭〉，兵溃被执

。张自盛既败死，重熙乃走依曹大镐。至百丈■〈石祭〉，适大镐还军铅山，惟空营在；众乃就营炊食。游骑侦得，猝招大军围之。射重熙中顶，大呼曰：『我揭阁部也』。拥去至崇安，邑令劝之降；叱曰：『小子亦读书，不识纲常名教邪』？抵建宁，兵备道某者与有旧，出迎之；俯揖不敢仰视。重熙瞪目詈之，遂下狱。大镐兵败入闽，亦被执于岑阳关；械至南昌，杀之。

明星子生员吴江兵溃，前督师余应桂死之。

应桂既败于落星湖，复倾赀募众；闻吴江兵溃，往援之。我浔帅杨捷以步骑奄至城下，应桂与子诸生显临同被执见杀。江，星子诸生也。戊子（一六四八）起兵应南昌；王师克九江，江返南康谋据湖，结垒开先寺。已败走都昌，得旧镇将张士彦之标将黄才兵二百人，部勒之。将复举，才阴款于我，执江以献；论死。

臣薰曰：金、王之乱，托名恢复故国；一时耆宿如揭重熙、傅鼎铨、余应桂之徒，褰裳相从，冀得一当。金、王死，其党张自盛、洪国玉、曹大镐、李安民收残卒入山，出没邵武、广信间，与揭、傅诸公相应和，所谓四大营之乱也。顾攻取无策，掳掠为生；不二年，败亡略尽。而玉石杂糅，繁有节侠；读李世熊所著「画网巾先生传」，而知有明二百年之士气，盖不与钟簋同销灭也夫！

秋七月，我大清兵分道取舟山。

张天禄出崇明，马进宝出台州海门，陈锦总督全师出定海。监国会诸将议堵御之策：阮进独当蛟关，张名振督总兵张晋爵、叶有成、马龙、英义将军阮美、阮骥遏南师，张煌言、阮骏率总兵顾忠、罗蕴章、鲍国祥、阮骅、郑麟、都督佥事李英杰断北洋，都督佥事任麟为监督；留定西中军金允彦巡城，主事邱元吉、安洋将军刘世勋、中镇马泰三标营守城。

我大清兵克台州，明鲁督饷御史沈履祥死之。

履祥号复庵，慈溪人。崇祯丁丑（一六三七）进士，知侯官县，调繁瓯宁。南都立，上「治安」、「责成」二疏，颇见采纳。鲁王监国，授御史，督饷台州。时王师攻舟山，道出台州；城陷，走山中，被获，不屈杀于野。家人求其尸，得首于桑园、得身于积尸中，以有服带可据，遂合而纫之以葬焉。

明张名振奉监国鲁王攻吴淞。

名振以蛟关天险，又海上诸军熟于风信，敌必不能猝渡；乃留阮进守横水洋、大学士张肯堂以兵六千守舟山，自率兵奉监国捣吴淞以牵制之。或谓曰：『物议谓公藉此避敌』！名振曰：『吾母妻、子弟皆在城中，吾岂有他心哉

』！遂发。既而舟山不守，大学士沈宸荃每咎其恃险轻出，以致败。后宸荃舣舟南日山，遭风失维，不知所之；故时有疑名振覆之以弭谤者。

徐薰曰：全祖望云：『论者谓定西挟监国以逃，而特覆沈公以弭谤。是时一门眷属尽在危城，■〈厂外勤内〉■〈厂外勤内〉挟王以逃，则必无是理』。薰尝读汪光复「航海遗闻」，而知名振奉监国航海之行，不可以成败论也。方舟山戒严，监国携世子欲登舟；名振谏曰：『臣母耄年，不敢轻去，恐寒将士心。主上督率六师，躬擐甲胄，是为有辞；世子岂可遽去？将为民望邪』！夫人情莫不乐生恶死，监国既有登舟之行，不可以援而止之而止，而君臣死守孤城，势将坐困，不得已而出捣吴淞；既不逆监国远避之旨，且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于彼此犄角之谋亦较得。名振所云「躬擐甲胄，是为有辞」者，盖亦死中求生之策也；彼耳食者何知哉！

八月乙巳朔，明兵部右侍郎傅鼎铨犹在南昌狱；谕降不屈，死之。

是日得处决旨，众为涕泣。鼎铨扬扬如平时，闻吹角声，曰：『可以行矣』！语左右曰：『我不畏死，不可缚』！徐行至顺化门，南向再拜；行刑者请跪，叱曰：『自被擒来，为谁屈膝者！今日欲我跪邪』？坐桥上，手整领衣就刃；行者手颤，堕泪。初，鼎铨以北都之亡污贼命，为乡人所鄙；尝欲求一死，所以自涤。先置木主书死年，而空其月日；死后搜笥得之。

丙辰（十二日），明鲁兵部右侍郎王翊招兵奉化被执；不屈，死之。

七月，翊闻王师三道下舟山，乃复入山集散亡为援；而诸将死亡殆尽，旁皇故寨。二十四日夜，有大星坠地，野鸟惊噪；父老忧之。诘朝，将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为团练兵所执，部下参军蒋士铨从之。过奉化，题绝命诗；每日束帻掠鬓，谓守者曰：『使汝曹见此汉宫威仪也』。八月十三日，我群帅毕集于定海，总督陈锦讯之；翊坐地抗声曰：『毋多言！成败利钝天也，汝又何知』？群帅愤其积年倔强，聚射之，中肩、中颊、洞胁者三，如贯植木，不少动；斧其首，始仆。时年三十有六。从翊者二仆：一曰石必正、一曰明知，不肯跪；掠之则跪而向翊，并杀之。梟翊首于宁波之西门；故按察副使陆宇■〈火鼎〉亦鄞县六狂生之一也，与钱肃乐故部将江汉、翊部下毛明山以计窃其首，归藏之密室。每寒食、重九，招同志祭之，赋诗恸哭；虽家人莫知其为谁祭也。越十二年为康熙癸卯（一六六三），宇■〈火鼎〉以海上事牵连入狱，有司籍其家；既去，其女屏当遗弃，于柜中得一锦函启之，则赫然人头也。宇■〈火鼎〉之弟宇燮哭之曰：『此王侍郎头，而得不为有司所录，天也』！束蒲为身，瘞之。宇■〈火鼎〉出狱，不及家而死。

翊死，遗一女年十三，许嫁黄宗羲子；以例，没入勋贵家。参领某怜其为忠臣女，抚之如所生。有刘弁者，求之；女不可。参领难之，女突出所佩剑自

刎死。参领大惊，以剑殉葬焉。

丙寅（二十二日），明鲁荡湖伯阮进与我大清兵战于定海之螺头门；败绩，与岐阳王裔孙李锡祚皆死之。

王师试舟海口，阮进邀击之，以三舟突阵，夺楼船一、战舰十，馘十一人而纵之还。丙寅大雾，咫尺不相睹；顷之，王师悉抵螺头门（考曰：即蛟门，亦名定关），守陴者方觉。适进自海门还，遇之横水洋；以火球掷我舟，风反师燿，进面烂焉。锡祚往救之，被创力竭；同投水死（考曰：「纪略」谓进投水死；而汪光复「航海遗闻」云：「进堕水被擒，我督台命昇进招抚守城将士，不从；攻之不下，被炮伤以二千计」。似进未尝死者。存之俟考）。

九月丙子（初二日），舟山星陨如雨。是日城陷，明鲁元妃张氏及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鍾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工部尚书朱永佑等皆死之；定西侯张名振遂奉监国鲁王航于海。

安洋将军刘世勋、左都督张名扬统精兵五百、义勇数千与王师背城战，杀伤过当。名扬，名振弟也。九月初一日乙亥，中军金允彦、主事邱元吉以城中火药尽，跳城降；城中齑其子，而呼名振还救。王师知救兵到，攻益急；夜半星陨如雨，远近大骇。午刻，诸军力不支，城陷。时名振会师火烧门外，离城六十里，候潮长进发；突见城中烟焰蔽天，知不可救，乃解维去。寻闻母范氏、妻马氏、弟名扬偕其幼弟及妾阖门举火自焚死，恸哭曰：「臣误国、误家，死不足赎」！奋身欲投海，监国与诸将救之乃止；乃复扈监国航海。明年春，次于鹭门（事详后）。

元妃张氏者，鄞人；初以丙戌（一六四六）春入宫，次会稽张妃下。江上之溃，总兵张国柱劫宫嫔于海，妃在副舟中获免，伏荒岛数日，飘泊至舟山，而监国已入闽，张肯堂遣官护之达长垣，监国册为元妃。尝言会稽张；妃父国俊事，妃叹曰：「是何国家！是何勋戚！而尚尔尔乎」？凡亲族之至者，悉遣之。刘世勋之出战也，议分兵送宫眷出；妃传谕辞曰：「将军意良厚！然蜃滩鲸背之间，惧为奸人所卖，则张妃之续也；愿得死此净土」。城陷，整簪服北向拜，投井死；义阳王妃杜氏、宫娥张氏并从之。锦衣指挥王朝相、内臣刘潮昇巨石填井，即共刎其旁。

张肯堂尝于邸中筑雪交亭，夹一梅一梨，花开则两头相接；叹谓部将都督汝应元、门生礼部主事苏兆人曰：「此吾止水也」！兆人曰：「公死，兆人必不独生」。又抚孙茂滋，顾应元曰：「下官一线之托，其在君乎」？应元曰：「诺」！于是募然去，披缁普陀寺为僧；而兆人始终相从。城陷之先一夕，吴鍾峦至，相与作永诀词（考曰：肯堂词云：「虚名廿载误尘寰，晚节空余学圃间；难赋「归来」如靖节，聊歌「正气」续文山。君恩未报徒长恨，臣道

无亏在克艰。寄语千秋青史笔，「衣冠」二字莫轻删！后制府以二十金购此手迹，一老兵得之以献，赏之不受；曰：『我志在表扬忠义，岂为金邪？』附志之；因谓家属曰：『毋为人辱！』比晨，集雪交亭，蟒玉南向坐，视其四妾方氏、周氏、姜氏、毕氏及豕妇沈氏（即茂滋母）、女孙茂漪先后就缢投井死，诸婢仆妇之从死者复十九人。呼茂滋曰：『汝可不死！』甫自引缢，家人报苏仪部缢庑下（考曰：兆人绝命词曰：『保发严臣节，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许，义重一身轻』。又黄毓祺之死，舟山传其狱中诗，自肯堂、锺峦以下皆和之。兆人有句云：『不改衣冠可为士，误移头面即成魔』之句；附录之）；亟呼酒往酌之曰：『君少待我！』遂复入缢以卒。中军将林志灿、林桂掖茂滋行，甫出门而乱兵集。茂滋脱去，而志灿、桂与守备吴士俊、家人张俊、彭欢皆格斗死。明日，应元自普陀奔入城，请于大帅，瘞之普陀之茶山。后茂滋卒，应元筑庵墓旁以终。

锺峦初见朝政尽归武臣，叹曰：『当此之时，惟见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都御史黄宗羲尝招之居四明山；答以书曰：『故人有母，固应言归；老生从王所在，待尽而已』。遂退居普陀。闻舟山师溃，乃慷慨谓人曰：『昔吾师高忠宪公（考曰：谓高攀龙）、吾弟子李仲达（考曰：谓李应升）死瑯祸，吾友马君常（考曰：谓马世奇）死国难，吾皆为诗哭之；吾门生钱希声（考曰：谓钱肃乐）从亡死，吾子福之倡义死，吾亦为诗哭之。今老矣！不及此时寻一块干净土，即一旦疾病死，何以见先帝、谢诸君于地下哉！』乃渡海入城，与肯堂诀曰：『吾于前途待公！』至文庙右庑，奉先师神位，举火自焚死（考曰：锺峦绝命词有云：『只因同志催程急，故遣临行火浣衣』之句）。

李向中既晋尚书，见悍帅迭起，事不可为；叹曰：『此所谓「是何天子、是何节度使」者也！』问左右绝粒几日可死；曰：『七日』。曰：『何缓也！』城陷，叹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曩不死，希得当以报耳！今不如一决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召之，不至；捕之，则衰经入见。我大帅问曰：『召君不来捕始来，何也？』曰：『召则恐谕降，捕则仅就戮耳！』翔武而出，乃就戮。

朱永佑时病不能起，被执。令薙发；曰：『我发可薙，何待今日！』斫其胁死。仆负尸出城，血涔涔不止。仆哭曰：『主生前好洁，今无知邪？』血应声止。

同时殉难者，多于南、北两都。论者谓王师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合舟山而三。文臣可纪者：通政使会稽郑遵俭；兵科给事中鄞县董志宁，六狂生之一也；定西监军御史余姚梁隆吉，俱全家自杀；吏部主事福建林瑛，与

妻陈氏分梁自缢死；杨鼎臣投井死；户部主事苏州江用楫、礼部主事会稽董元、兵部郎中江阴朱养时、主事福建朱万年、长洲顾珍、临山卫李开国（考曰：「航海遗闻」作杨开国）、工部主事长洲顾宗尧（考曰：一作中尧）、所正鄞县戴仲明、中书舍人山阴顾玠、陈所学（考曰：「航海遗闻」又有江中泛、顾行、翁健三人；而「南疆绎史」「摭遗」则云陈所学，字顾行，亦无江中泛、翁健名。是否顾行为陈所学字，非另一人？存之俟考）、副使马世昌，或全家投井死、或全家自焚死；太医院副使章有期率御医童广等自焚死。武臣则自安洋将军刘世勋以下，锦衣卫李向荣、总兵马泰、副将单登云、杜芳、夏霖、解龙、朱起光、沈云、曹维周、韩绍琦、夏时霖、张圣治、薛三胄、任则治、童自龄等，率兵巷战死。诸生则张名甲，定西侯名振之兄也；顺天顾明楫，明振之幕宾也。名甲奉祖先木主自焚死；明楫衣巾入太庙，题诗壁上（考曰：诗有『愁魂应傍孝陵归』之句），扼吭死。又有福建林世英，亦诸生也；马呈图、贡图，名振妻马氏之侄也。此外，则湮没无可考焉。鲁世子被获，或曰有义士申毅者潜挟以去；然亦莫知所终云。

明陈邦傅诱杀宣国公焦琏，率潯州总兵李时、方有声、副总兵邓景、监军道杨兆文、知府何允中等以叛，降于我大清。

庆国公陈邦傅与其子文水伯陈曾禹遣使至梧州，通于孔有德；琏不知也。邦傅与琏为儿女戚，诱之来而说降；琏不屈，自刎死。邦傅乃率潯州文武降。有宁端伯茅文宪者，亦为邦傅所胁，缴印降；寻悔恨死。

臣禀曰：书诱杀、书率何？诛首恶也。

陈邦傅以我大清兵取平乐，明左军都督朱闵如死之。

闵如，临桂人；官左军都督，挂镇西将军印，攸城坚守。城陷，南望再拜，先杀妻子，自刎死。

陈邦傅以我大清兵取清远卫，明指挥白常灿死之。

常灿，本卫人。邦傅以兵至，常灿不知其叛也，迎之。既知，则大怒，唾其面，骂不绝；遂死于乱刃下。

壬寅（二十八日），明桂王自南宁出奔。

初，王欲移蹕，群臣以两江瘴疠，秋甚于夏，请俟霜降后。会潯州报至，遂仓卒登舟。

明朱成功复攻漳浦。

我镇将王邦俊赴援，为成功部将甘辉所败，追至马口始退。

秋十月辛亥（初七日），明桂王次新宁。

明册尊生母马氏为太后。

上徽号曰昭圣仁寿皇太后。

明立子慈烜为太子。

刘文秀取嘉定，明总督李干德死之。

初，王自奇至川南，袁韬、武大定拒之；闻文秀至，撤兵还战，六战六胜，有轻敌心。俄而文秀以大兵压其前、自奇泝流击其尾，大败就擒，遂降。干德以其父明举死于西充之难也，语其弟升德曰：『吾不可以再辱』！合家赴水死。而蜀人恶其杀杨展，曰：『贼入川，实彼召之』！虽死，无称之者。

明于大海降于我大清。

刘文秀既取嘉定，顺流东下。而前破遵义时所遣别将卢名臣者入涪州，李占春逆战于群猪寺口而败。大海在忠州闻之，知不支，遂放舟出夔门入楚，降于王师。诸将尽散，无敢应敌者；谭宏、谭诣、谭文皆降于文秀。

我大清兵取眉州；明向成功死之。

成功以众五千据石佛栈；王师破其栅，成功中流矢卒。

十一月丙子（初二日），明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总督江西军务揭重熙犹在建宁狱；谕降不屈，死之（考曰：「三藩纪事本末」以为初三日事）。

重熙在狱，门人举人陈士道、贡生朱国龙随之赋诗慷慨，日整衣冠，拜呼高皇帝祈死；同斩于市，仆人戴贵、戴凤亦殉之。临刑，双瞳如生。重熙好谈兵、知调度，而所部多纨裤子弟，事剽掠；张自盛一军尤暴横，流毒村落者几二年。当时固多怨也，及其歿而无不哀之。

徐鼐曰：方曾留守之以揭、傅并荐也，隆武帝以傅污贼命，故抑之；而揭每事与傅偕，同入闽、同入赣、同入山。傅能改过、揭能知人，其交谊有古风焉。夫吴起何以见绝于子舆？匡章何以礼貌于孟子？盖观过有术，取友必端。故锄金细事也，而割席不为褊；累囚刑余也，而纳交不为滥。

明李元胤请桂王驻防城，不许。

明朱成功与我大清兵战于小盈岭。

我提督杨名高闻王邦俊马口之败，统兴、泉诸营进剿。时天气严寒，名高谓诸将曰：『海贼赤脚，可乘冻溼击之』。麾兵进至小盈岭，胜负未分。忽成功营连发三炮，岭左右伏兵齐起；名高队大乱，死者甚多，遂退驻泉州。

十二月甲辰朔，我大清兵取明宾州。

庚戌（初七日），我大清兵取南宁，明赵印选、胡一青败走（考曰：「纪略云」庚午破南宁；按庚午是二十七日，于时事不合。「行朝录」以为初七日事，当得实也；则「庚午」乃「庚戌」之讹）；孙可望遣兵迎桂王入云南。

报至，马吉翔请王速行。乃由水道走土司，抵濛湍；二将报王师逼近止百里，上下失色，从官多散去，乃更焚舟登陆。已次罗江，追骑相距纔一舍，会日晡引去。乃由安平、下雷、归顺一路进发，诸蛮供粮饷并从官夫役。时可望

既受秦封，乃遣其将狄三品、陈国能、高文贵率兵三千迎驾。

明故少傅朱国桢之孙某起兵湖州之南浔镇，与大清兵战于白龙桥；败绩，死之。

朱某者，失其名，乌程朱国桢之孙也（考曰：「明史」有传）。起兵南浔，有众数千，出没吴淞、泖淀间。与王师转战白龙桥北；被执，语不屈。我大帅断其喉。友人某，潜抱尸以楮封喉殓之。妻某氏一恸而绝；既苏，日夜哭，竟断肠死（考曰：本「绎史」引郑元庆「湖录」）。

明朱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于日本国。

成功乘胜进攻漳浦，守将杨世德、陈尧策出降；授世德英兵镇、尧策护卫前镇。英义将军阮骏自舟山来归，我海澄守将郝文兴亦遣人通款。成功以人多饷乏为忧；参军冯澄世曰：『方今富足，莫如日本。前翁太夫人来归，国王意甚厚。若以甥礼通之，借彼地产以足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址诸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然之。既获日本铅、铜之助，又以黄恺为征饷官，督征泉、漳、福、兴沿海军饷。

卷第十八

壬辰、我大清顺治九年（一六五二）春正月（明永历六年、鲁监国七年）癸酉朔，明桂王次龙英。

乙亥（初三日），次皈朝。甲申（十二日），次富川。乙酉（十三日），次沙斗。丙戌（十四日），次西洋江。丁亥（十五日），次宝月关。

甲戌（初二日），明朱成功取海澄。

成功乘潮大涨，航海直抵中权关，郝文兴迎成功入城。有同安浯州人周全斌投谒，成功问策将安出？全斌对曰：『以大势论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先通广西，达行在；会孙可望、李定国，连师粤东出江西，从洞庭直取江南，是为上策。今李成栋已没，广州新破，是粤西之路未得通，徒自劳也。今且固守各岛，上踞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取漳、泉以为基业，由汀、邵、福、兴水陆并进，则八闽可得矣』。成功大悦，授房宿镇。

戊子（十六日），明桂王次广南；孙可望遣兵迎扈。

十六日戊子，王次广南；可望遣总兵王爰秀迎驾，表言：『臣以行在孤露，再次迎请，未奉允行；然预虑圣驾必有移幸之日，故遣兵肃清道路。广南界邻交址，夷情叵测；惟安隆所为滇、黔、粤三省会区，城郭坚固、行宫修葺、粮储完备，朝发夕至，莫此为宜』。王许之。

徐薰曰：书「孙可望遣兵迎扈」何？嘉之也。可望叛逆之徒，何嘉乎尔

？「春秋」于秦、晋之君，僭则诛之、尊王则褒之；盖不欲以逆诈亿不信之心、绝人悔过之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其垂教至深远也。「纲目」之于曹操、刘裕、高欢、宇文泰、李克用之徒片善必录，比物此志也夫！

丁酉（二十五日），明桂王发广南。

是日，次童卜。戊戌（二十六日），次晒利。己亥（二十七日），次鼎贵。庚子（二十八日），次加蒲。辛丑（二十九日），次那羊。壬寅（三十日），次侄堂。

徐燾曰：详纪何？伤之也。智井鱼枯，纆干雀冻；求为黔首，何可得哉！殷鉴不远，敢告仆夫！

明鲁定西侯张名振、大学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张煌言等奉监国鲁王次厦门。

监国至厦门，朱成功召诸参军议接见礼。潘庚锺曰：『鲁王虽监国，而藩主奉粤西正朔，均臣也；相见不过宾主』。成功曰：『不然；外藩于诸王非敌体，况监国乎？用宾主则纪纲混矣！吾以宗人府正之礼见之，则于礼两全矣』。众是之（考曰：此本「台湾外纪」，当得实。而「航海遗闻」则谓成功朝见行四拜礼，称主上，自称罪臣；恐传闻之谬）。贖千金、紬緞百端；安插诸宗室，从官月致饩焉（考曰：「航海遗闻」载从官有侍郎曹从龙、太常卿任廷贵、太仆卿沈文光、副使马星、俞图南、少司马蔡登昌、任颖眉、主事傅启芳、钱肃遴、陈荃卿、张斌、叶时茂、林泌、侍读崔相、中书邱子章、赐蟒玉侍郎张冲符、行人张吉生、张伯玉、总兵张子先、锦衣卫杨灿、内官陈进忠、刘玉、张晋、李国辅、刘文俊等数十人。燾按：从亡诸臣，勋业虽无足纪，然琐尾间关，始终不贰，较之褻裳他就者，奚啻天渊！附志之，以不朽焉）。

二月戊申（初六日），明桂王至安隆所，改名安龙府。

可望岁以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上供，从官皆取给焉。王寻遣太常寺卿吴之俊赍玺书至滇。

丁卯（二十五日），降将吴三桂以我大清兵取嘉定，明川南巡抚范文光死之。

刘文秀还云南，留白文选守嘉定、刘镇国守雅州。我平西王吴三桂以王师南下，文选、镇国不能支，挟曹勋走叙州。范文光，内江举人；由南京户部员外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川南。李干德之杀杨展也，文光愤入山，不视事；闻嘉定不守，赋诗一章，仰药死。

降将孔有德以我大清兵出河池，向贵州。

我定南王孔有德闻孙可望将窥伺楚、粤，乃自以七百骑出河池州向黔，而疏请续顺公沈永忠重兵扼沅州门户，总兵线国安、马雄、全节分守南宁、庆远

、梧州。

我大清兵入钦州，明开国公赵印选弃城走。

明杜永和以琼州降于我大清。

明朱成功攻长泰。

成功从江东入攻长泰，王邦俊率兵援之，遇于溪西；邦俊失利。我副将王进大名人，号老虎，与成功部将甘辉皆健斗闻于军；念欲一决雌雄，乃奋挝传矢，两马相当，辉戡进则隐之，进彀辉亦落之。自辰至午，纵横跌宕，观者竦踊，以为神亭之技。迨两家兵至，乃解。进入长泰，辉攻之，弗克。

三月壬申朔，明建行在太庙。

己卯（初八日），湖北大风霾，昼晦。

明遣李定国进取桂林、刘文秀进取成都。

孙可望遣李定国出楚，征鹵将军冯双礼副之，步骑八万，由武冈出全州以攻桂林；遣刘文秀入蜀，讨鹵将军王复臣副之，步骑六万，分出叙州、重庆以攻成都。

明李定国复取沅州及平遂卫、蓝田县。

我大清兵克佛图关，遂取重庆。

甲申（十三日），明朱成功与我大清兵战于江东桥；我兵退守泉州，成功遂取长泰，进攻漳州。

成功攻长泰，部将吴世珍先登，死于炮；成功乃遣火器镇何明凿地道攻之。俄报我总督陈锦至，成功乃移营江东。锦欲击之，游击张玉谏曰：『海贼国姓，少年英勇，多诡计。见扎江东，未可遽进。且深沟固垒，密通漳镇。遣一旅由长泰小路击之，使彼首尾不顾，乃可破也』。锦喝曰：『此螯贼，何足挂齿』！麾军逼战，大败；退驻泉州。王进闻之，以数十骑弃长泰，走漳州。于是平和、诏安、南靖皆下，进围漳州。陈锦之败归也，惭愤；偶食不如意，鞭奴库成栋几死。成栋刺杀之，以其首奔成功（考曰：「赐姓始末」：『陈锦为内竖李进忠五人所刺』；当是库成栋之党）。成功叹曰：『仆隶之人而皆戕其主，是天下无刑也』。厚给其家，而梟成栋首示众；岛民是以大服（考曰：「台湾外纪」以刺陈锦为三月十三日事，而「东华录」、「行朝录」均以为七月七日事。未知孰是？附志之）。

夏四月，我大清兵取叙州，明提学道任佩弦降。

时刘文秀兵未至，王复臣、白文选退守永宁；佩弦降于吴三桂。

五月，德州大雨雹。

大者如瓜，杀三人、沉漕舟一。

明南阳侯李元胤、安肃伯李建捷被执至广州；谕降不屈，死之。

陈邦傅之劫驾也，百官星散。元胤命所部护驾憩南宁，而身至南海檄旧旅。至钦州；为土兵王胜常所劫。械送广州，见孔有德，不屈膝；令作书招杜永和，亦不从。既闻永和降，恸哭三日夜；有德怒杀之，投尸江中。建捷亦成栋养子，与元胤义兄弟也，尝从杜永和先登陷阵。广州破，走苍梧，与元胤同护躄。时已登舟出海，闻元胤被执，遂归与同死。

徐燾曰：人可不自立哉？方二人之为成栋养子，一叛党耳！既而尽忠所事，临难忘身，虽古烈丈夫无以加焉！故亟表之，以为臣鹄。

明李定国复取靖州，进攻湖南。

定国破靖州，杀我总兵杨国勋；遂自靖州攻湖南。我续顺公沈永忠遣张国柱逆战，定国败之（考曰：「阳秋」以为孙可望事。按时攻靖、沅、武冈皆定国督兵；以调遣皆归可望，故纪事者言可望云）。

我大清兵救漳州。

成功围漳州，我金衢总兵马逢知率兵赴援。成功召诸将问计，甘辉请战；成功曰：『不然。凡用兵之道，岂可全恃勇力！当明彼此之情。今陈锦新丧，提调无人，以素骁勇之逢知来，必以一当百。今且勿战，纵之入城，然后围之。城内人多，粮必乏；外调既迟、内势窘促，破之必矣』。乃撤万松关及龙江兵，令避援兵勿阻。逢知率精骑一千、步兵三千，驰至灌口，不见敌；将安营，而四面摇旗呐喊，终夜不敢卸甲。登高见营栅布满山谷，惟往漳一路无阻，引军入城；成功进兵围之。逢知开东门，出捣敌垒；成功令陈胜、陈斌、苏茂、萧泗迎战，而自与甘辉、周全斌、陈尧策、郝文兴云梯攻城。逢知弃阵奔回，死伤甚多，外援遂绝。

六月，明晋张先璧沅国公、马进忠鄂国公。

时先璧等朝行在也。

我大清兵取石泉，明川北巡抚詹天颜死之。

天颜，永定人。以贡生起家，历官安绵道，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川北。被执，不屈死。

秋七月庚午朔，明李定国复取宝庆。

辛未（初二日），明李定国复取全州。

癸酉（初四日），明李定国复取桂林。

沅、靖、武冈连陷，沈永忠自宝庆告急，孔有德遣桂林兵分援之；甫至全州，而永忠已弃宝庆，退保湘潭。定国时驻兵武冈、冯双礼驻兵宝庆，侦知桂林空虚，乃分遣西胜营张胜、铁骑右营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头便道趋严关，而令冯双礼率前军都督高存恩、铁骑前营王会、武安营陈国能、天威营高文贵、坐营靳统武合兵先进，败王师于驿湖，斩骁将李四进，薄全州。定国自

率右军都督王之邦、金吾营刘之讲、左协营吴子圣、武英营廖鱼、标骑左营卜宁合兵继进；途接驿湖之报，虑全州之众奔逸并力于桂林也，传令全州傅城者无急攻。令未至而全州已下，乃令己军过全州者，急过毋入；双礼诸军亦出城合进。时张胜、郭有名已至严关，与定国军相距十里；约曰：『敌至则举炮传警』。薄暮闻炮，诸军欲赴之；定国曰：『无庸』。俟之寂然。盖有德遣救全州之兵见明兵已营关上，旋退去也。明日王师至关下，胜传炮；定国令诸军蓐食传麾。甫交锋，象偃归；定国斩馭象者，诸军奋勇前进，象亦突阵。王师大奔，死亡不可胜计。天大雷雨，横尸遍野，追及于大榕江。有德入桂林，闭城而守；忽见明兵营城北山颠，守陴者惊溃。有德奔入府中，怅然无一言；久之，谓其妻曰：『不幸少入军中，漂泊铁山、鸭绿间，冀垂名竹帛；及大将军（考曰：谓毛文龙；事详「明史」）以忠受戮，归命本朝，爵以亲王、锡之藩社。受恩深厚，有死而已。若辈早自为计』！其妻曰：『毋虑我不死；第儿曹何罪，亦遭此劫乎』？属子庭训于老嫗，泣而送之曰：『苟得脱，度为沙弥；无效乃父一生作贼，下场有今日也』。与妾同就缢。有德纵火自焚死，家口百二十人皆遇害；庭训寻死于安隆（考曰：有德遗一女，名孔四贞；详「国史」「逆臣」「孙延龄传」及某氏「四王合传」）。降将陈邦傅及其子曾禹被获送贵州，孙可望数其劫驾、害从官、杀焦璉之罪，剥皮戮之。其曾盛、祖秘希、孔承先、孙龙、孙延世、董英、袁道先等，并为定国所诛。

庚辰（十一日），明兵复取永州；是日，黄务四塞。

我守将纪国相、邓胤昌、姚杰等数十人皆被杀。

孙可望杀明山东道御史李如月。

如月，东莞人。可望之杀叛将陈邦傅并其子曾禹也，去其皮，传尸至安龙。如月疏劾可望不请旨擅杀勋镇，有不臣心，罪同莽、操；又请加邦傅以恶谥，俾为不忠者戒。疏入，王知可望必怒，留不发；召如月入，谕以『谥本褒忠，无恶谥理；小臣妄言乱制』！杖四十，除名；意将以解可望也。可望辄大怒，遣人至所执如月至朝门外，抑之使跪。如月向阙叩头，大呼太祖高皇帝；又极口骂。乃剥其皮，断其首及手足；揜草于皮，纫而悬之市。

徐鼐曰：叛将也，而名曰勋；伏诛也，而请加谥！名不正而言不顺，有如是乎？『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如月有焉。

明刘文秀复取叙州。

文秀善抚士卒；蜀人闻其至，所在响应。诸郡邑为吴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战于叙州，被围数重；三桂走绵州。

明刘文秀复取重庆。

我都统白含贞、白广生兵败，被擒。三桂敛军退守保宁。

徐鼐曰：书之曰明李定国、明刘文秀何？进之也。二人起家扰攘之中，卒能束身归正，感激驰驱，图存危难；人臣之义，盖无愧焉！吾故表出之，以告夫勋戚大臣之忘其君者。

我大清命敬谨亲王尼堪、贝勒屯齐进征楚、粤。

明封李定国为西宁王、冯双礼为兴国侯。

方捷书发自桂林，其人穷日夜易马而奔。既至贵阳，直入殿墀，下马卧地不能起；灌以汤药乃苏，探怀中出捷书。于是大宴三日；可望题请封定国为西宁郡王兼行军都招讨、冯双礼为兴国侯，遣检讨方于宣、中书杨惺光赍敕犒军，行有日矣。而诸军之入楚与蜀也，独可望之护军称驾前军者不发。驾前军者，固选锋；闻桂林之捷，生妒心，曰：『北兵本易杀，我辈独不得一当』！又定国多取金帛，上所卤获，惟孔有德金印金册、人■〈廿浸〉数捆，官库财物估价仅盈万。冯双礼以是不服，密启可望，言『定国专，后恐难制』。诸往来使命者又多增饰喜怒，谓定国闻郡王封，滋不悦曰：『封赏出自天子，奈何以王封王』？于是可望益忌定国矣。

明封刘文秀为南康王（考曰：李定国、刘文秀之封，「纪略」载于三月出兵时；误也。今以「行朝录」考之，定为赏功事）。

八月，明兵复取夷陵。

明建极殿大学士朱天麟卒。

天麟奉命经略，兵未集，而王师逼南宁，仓皇随扈；比至广南，而王已幸安隆。天麟病剧，不能入觐，于是月十八日卒于广南之西坂村。荫一子中书舍人，谥文靖。

明朱成功兵犹在漳州。

我巡抚宜永贵初接塘报称马逢知所向无敌，以为旦夕围解。迨闻逢知入城被困，乃以舟师攻厦门牵制之；与成功将陈辉遇于崇武而败。成功急攻城，逢知虞内变，令所部兵杂守；埤堵随坏随筑，久未克。时秋霖盛涨，成功塞镇门山激水灌之。城中食尽，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余万。门巷洞开，落落如游墟墓，馋鼠饥乌白昼蹲几上。解围后，存者才一、二百人（考曰：「行朝录」：『有土人素慷慨，率妻子一恸而绝。邻舍儿窃煮食之，见肠中累累皆故纸，字画隐然可辨；邻舍儿亦废箸而绝』。「台湾外纪」云：『有公姑欲杀其媳；媳逃归，告父母。父母曰：「吾生汝且不得食，反与彼邪」！杀其女食之。独一家舂米粉成块，抹以泥；更深糊食之，得不死。守道周亮工尝为「清漳城上诗」，纪其事；酸楚不忍卒读』）。

臣鼐曰：书「犹在」何？本「春秋传」『楚师犹在宋』之词也。以成功之善攻，历七月之久，析骸易子，人无二心；则当日我国家将士用命，众志成城

，洵足嘉已！粤自洪逆鸱突岭南、豕食楚北，蹂皖省、陷金陵，半载之中毒流数千里；何贼之输攻而我无墨守哉！追念前烈，能勿怆怀？

九月，明博兴侯张月执提督李明忠以叛，降于我大清。

我大清兵复取梧州。

我大清兵败明朱成功于九龙江，漳州围解。

我固山金砺奉命救漳，谓诸将曰：『成功行兵有法，若以大队齐进，恐堕术中。当以骑兵从大路攻击，而分遣步卒间道邀击之。彼兵疲惫沮，挫其锐气，则势如破竹矣』！成功令周全斌御之九龙江之东。两军酣战，箭如雨下。忽报我兵从长泰抄出江东，全斌急鸣金收军；砺卷旗疾追，全斌阵乱，桥关尽失。成功撤围，屯古县。

明川陕总督樊一蘅卒。

自杨展、王祥相继败死，列镇兵多散；一蘅遂谢事居山中。继闻范文光、詹天颜之歿，忧郁遘疾卒。

冬十月，明刘文秀进攻保宁，败绩；讨鹵将军王复臣死之。

吴三桂之退保宁也，文秀追蹶之，惟恐失敌。复臣谏曰：『三桂，劲敌也。我军骄矣；以骄军当劲敌，能无失乎』？不听。至保宁，又谏曰：『毋围城，围则师分而弱』。文秀曰：『三桂坐守孤城，计日可下；蒋军何怯也』！令张先璧军其西南。先璧，骁将也，号黑神；然勇而轻敌。三桂登城见之曰：『是可袭而破也』。出精骑犯其垒，果惊溃；转战而南，复臣营为乱军所扰，又阻以水，势不支。三桂乘胜奋击，复臣手斩数人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岂可为敌所辱』！遂自刎。文秀撤围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尝见如此恶战；令如复臣言，吾军休矣』！报至贵阳，可望拟诏曰：『不听良谋，损大将，刘抚南罪当诛。念有复城功，罢职闲住』。文秀归云南，诸军或分守蜀、或调征楚，从者百余人而已。诸将以废处文秀太过，咸有怨心，不乐为可望用矣。

我大清兵败明朱成功于古县，成功退屯海澄。

金砺与马逢知、王邦俊议曰：『郡围虽解，而成功尚在古县，有覬觐心。倘由三■（汜）义河截踞江东桥，别队从赤岭港登岸，岂不复如前辙乎？当急除之』！督骑兵分三队而进。成功以火军迎敌；忽西北风起，火筒、枪炮皆自焚，遂溃，退屯海澄。是役也，成功不去其盖，是以大崩。

十一月辛巳（十三日），明李定国复取衡州。

明白文选复取辰州。

桂林之破也，明兵屯荔溪，距辰州四十里。我总兵徐勇渡江迎战，斩明总兵张景春；章皇帝加勇左都督衔，晋男爵。寻命敬谨亲王尼堪进剿，未至而明

兵攻掠益急；勇援绝饷匱，坚不下。可望自至沅州，遣白文选以猱猱兵五万列象阵进攻；我参将张鹏、游击吴光鼐迎战，并败歿。勇方督战北门楼，明兵已自东门入；勇巷战，中创堕马，复手刃数人。既死，犹握刀不释；一门遇害者三十九人。勇，辽东人，尝官明总兵，隶左良玉部下，亦降将也。

丁亥（十九日），我大清兵至湘潭，明马进忠赴宝庆。

辛卯（二十三日），我大清兵复取衡州（考曰：「纪略」以为辛未日事。按「行在阳秋」及「东华录」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奏，俱云十九日抵湘潭、二十三日抵衡州。是为辛卯日无疑，「纪略」误也）。

王师遇李定国于衡州城下，大战竟日。定国不能支，遂败走；总兵马某战死。

我大清敬谨亲王尼堪追明李定国，歿于阵；定国遂屯武冈。

尼堪乘胜逐北，遇伏，歿于阵；定国乃收兵屯武冈。驾前军闻之，益轻我师，遂议明年秦王亲出师矣。

明桂王密敕西宁王李定国以兵入卫。

王在安龙，宫室卑陋、服御麤恶，将吏罕人臣礼；王已不堪其忧。时马吉翔掌戎政、庞天寿督勇卫营，谋逼王禅位可望；而恶大学士吴贞毓之不附己也，嗾其党冷孟銚、吴象铉、方祚亨交章劾之。王知贞毓忠，寝不行。吉翔曰：『此徒费纸笔，今具启秦王，以内外事尽付戎政、勇卫两司，大权归我两人，公等为羽翼；贞毓何能为邪』！属门生郭璘说武选司主事胡士瑞曰：『今大势已去，我辈追随至此，无非为爵禄计耳！今秦王宰天下，马公甚亲重，欲以中外事属之；公能达此意于诸当事，何愁不富贵？不然，我辈无死所矣』！士瑞叱之退。他日，又求武选司郎中古其品画「尧、舜禅受图」以献可望，其品拒不从；潜于可望而杀之。已而可望果有礼谕吉翔、天寿，内外机务归戎政、勇卫两衙门；中外惶惧。于是，士瑞与吏科给事中徐极、兵部员外郎林青阳、主事张鏐、工部员外蔡演连章发其奸。王怒，两人求救于太后以免；自知不为朝士所容，谄附可望益甚。

先是，王在肇庆，诏令未及滇、黔。有御史任僎、主事方于宣议尊可望为国主，定朝仪，将设六部翰林官，而虑人议其僭。乃以范矿、马兆仪、任僎、万年策为吏、户、礼、兵尚书，并加行营之号；后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僎最宠，与方于宣屡劝进；可望令待王入黔议之。桂王久驻安龙，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官；铸八迭印，尽易旧印。于宣又为之立太庙，享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也；拟国号曰「后明」。王闻之，益忧惧；密谓中宫张福祿、全为国曰：『闻西宁王李定国已定广西，俘叛逆，军声丕振；出朕于险者，必此人也。欲下一敕令统兵入卫，若等能密图之否』？二人言：『徐

极、林青阳、张鏐、蔡演、胡士瑞宜可与谋』。趣告之，皆诺；以白贞毓。贞毓曰：『今主上陆危，正我辈致命之秋；然机事不密，则害成。诸君中谁充此使者』？青阳请行，乃令佯乞假归葬。属员外蒋干昌撰敕，主事朱东旦书之、福祿等持入用宝。青阳即日间道驰出，于岁尽抵定国所；定国接敕感激，许以迎王。

徐燾曰：闻之魏源曰：『李定国初与孙可望为贼，有蜀人金公趾者，在定国军中为说「三国演义」，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感动曰：「孔明不敢望，关、张、姜伯约不敢不勉」！自是与可望左。其后努力报国，殉身缅甸，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固由定国有杰士风，而非金公趾有以感动之，胡能若是？当时盛夸柳敬亭，而不知有金公趾』。附录之，以广虞初之采焉。

明坤宁宫常在郭氏以罪诛。

常在，女官名；其阶出近侍上。安隆行宫庖隘，奄寺宫人寓居于外，分班入卫。郭氏名良璞，故奄夏国祥之对食也。年十九，妍丽捷敏，能击剑走马；巴东王妃某氏与之善。有张应科者，孙可望之私人也；窥见良璞，心好之，移居近巴东王第，晨夕致殷勤。巴东王亦昵就之，呼王妃为嫂；因得通于良璞。事觉，王命杖杀良璞并内监李安国，赐巴东王与妃悉自裁。玺书与可望言应科事；可望不得已，杖应科于朝门外。

徐燾曰：特书何？嘉胜朝家法之严也。楚庄绝纓之会、开元战袍之诗，虽曰恢阔大度，而墙茨之丑实自贻之。孟尝君「人情以色相爱」之言，岂可为训哉！有明三百年，■〈执上日下〉御无射鸟之儿、彤史无控鹤之纪。李瑶「摭遗」曰：『播越之惨已如此，而宫令之肃犹如彼。则有明一代帷簿修、衽席辨，始之终之，罔或佚荡；又谁得致疑于燕归龙帐之春、犬吠羊车之影哉』！

十二月，我大清兵复取藤县，明总兵罗超死之。

我大清兵复取平乐，明守将彭俊死之。

明封莫宗文为安仁伯。

是岁，孙可望杀明宗室之在贵州者。

癸巳、我大清顺治十年（一六五三）春正月（明永历七年。是岁三月，鲁王去监国号）戊辰朔，明桂王在安龙府。

二月，我大清兵复取永州，李定国走龙虎关。

我敬谨亲王尼堪之歿也，章皇帝以贝勒屯齐代领其军，败李定国兵四万于永州。

孙可望谋袭明李定国，定国走广西。

定国自破桂林后，不复受可望约束，可望恶之。西宁王之封也，诏使已出

黔境，复追还之；曰：『孤今出师入楚，当面会安西大庆宴，奉皇上敕书以光宠之』。召定国赴沅州议事。说者曰：『此伪游云梦计耳』！龚彝亦致书定国曰：『来必不免』！定国因止不行，率所部走广西；涕泣谓其下曰：『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难；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与抚南弟同起云南，一旦絀误，辄遭废弃；忌我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诸营闻之，有引军从者。

我大清兵复取廉州，明守道王道光死之。

道光，江西庚午（一六三〇）举人；由云南太和知县历擢是职。被执，不屈死。

三月，明鲁王自去监国号。

有构鲁王于朱成功者，成功礼仪渐疏。王乃自削其号，瓢泊岛屿；赖旧臣王忠孝、郭贞一、卢若腾、沈佺期、徐孚远、纪石青、林复斋之徒调护之。

明杨国栋、莫宗文合兵攻常德，不克。

孙可望自将追明李定国，与大清兵遇于宝庆，大败。

可望不意定国之奔也，怅然久之。欲止军东下，然业已督师在道；又信驾前军言，谓敌殊易杀，欲亲立大功，以服众心。谍知王师屯宝庆之岔路口；冯双礼将左、白文选将右，可望自将中军，轻骑来袭。时阴雨连绵，行三日始至。王师出不意，惊欲溃；明兵易之，甫斩数人，便掠马。我贝勒还军搏战，望见可望中军建龙旗、列鼓吹，麾兵急攻之；可望大败，走保峒口，惟冯双礼军不动。王师亦鉴于衡州之失，引还；于是以武、庆之间为界。是役也，可望以定国去，虑诸军有图己者，既不敢严督诸军前战；诸军亦以驾前军奋欲立功，不愿与并力，以致于败。既而，李定国亦败于肇庆、白文选亦败于辰州；凡所得州县，皆为王师所复取。于是楚事大变矣（考曰：「行朝录」以此为四月事；兹从「阳秋」）。

臣鼐曰：闻之黄宗羲曰：『越、闽之事，方国安以累败之余、郑芝龙以鼉鼉鱼鳖之众，而欲使新造之唐、鲁力征经营天下，此必不得之数也。惟粤当李成栋、金声桓反正之际，向非阨于赣州，则江左偏安之业成矣。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败，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一六一八）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鼐谓宗羲明之遗臣，惓惓故主，黍油麦秀，箕子亡国之悲；铁马金戈，放翁中原之梦；情多愤懑，语涉张皇。成栋、声桓反复小人，胡言匡复？惟定国仗子房报韩之剑、焚世杰存赵之香，比诸唐之李克用、元之王保保，盖无惭焉！然谓挥戈可以返日、衔石可以填海，呵壁之言，詎有当辨亡之论也！

明鲁定西侯张名振以朱成功之师入长江。

往岁名振收拾余烬，往见朱成功。成功大言曰：『汝为定西侯数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兴』。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济则征之实绩，不济则在方寸间耳』！成功曰：『何据』？袒而示之背，「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成功愕然，谢曰：『久仰老将军大名，奈多憎之口何』！出历来谤书厚尺许，名振遽火之。成功待以上宾，行交拜礼，指腹联姻；赠以万金、哆啰呢五十匹、日本刀一口，为名振聘王氏女，拜为总制，犯漳、泉。是年春，名振请兵北上，与之兵二万、粮三艘；获叛将金允彦于金塘山，磔之。平原将军姚志倬、诚意伯刘孔昭偕其子永锡以众来依，号召旧旅，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考曰：「航海遗闻」以登金山望祭孝陵为此时事。按「南略」引诸书，则为甲午正月，登山题诗之日历历可据）。寻被谗，撤回厦门。长阳王术桂（考曰：即宁靖王也；说见后）为力辨于成功；及相见，语至夜分。更益以兵，而令陈辉、王秀奇、洪旭、周全斌偕行。至羊山，飓风折兵十一，惟名振全军无恙。九月复驻平阳，粮绝，名振与士卒同饿，有『太师枵腹，我辈忘饥』之谣。用是军得不散焉。

徐薰曰：不曰朱成功遣张名振，而曰名振以朱成功之师何？明名振之忠于明室，而非成功之私人也。两贤相得，偕作同仇，有秦、晋同盟之好、无孙、刘寄寓之嫌，盖加人一等哉！

夏四月，降将郝尚久以潮州叛我大清，复归于明。

尚久自恃杀车任重有功，虐于潮。我惠潮道沈时、知府薛信辰每事与抗，尚久愤甚。会朝命以刘伯禄代之；乃执时、信辰，翦辫反；挟明故南京礼部尚书黄锦（考曰：「题名碑」载锦为壬戌进士，「台湾外纪」误作壬辰）、襄阳知府邹鋈（考曰：「台湾外记」误作邹鋈，兹据「题名碑」改正）、参议梁应龙（考曰：「台湾外纪」误作梁犹龙，兹据「题名碑」正）奉永历正朔，称新泰伯，踞潮属各县。尚久虑城中有变，于金城山顶筑一寨，高耸坚固。凿两井深百尺，源通韩溪，可饮万人不竭；又修仓库积粮饷，为久远计。我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饶平总兵吴六奇、碣石总兵苏利、南洋总兵许龙合兵围之。

五月，明封杨时清征定侯。

我大清兵攻海澄，明朱成功御却之。

我固山金砺以全军驻祖山头；成功令王秀奇、郝文兴、陈尧策守镇远寨，甘辉、黄廷守关帝庙木寨为犄角势，亲登天姬宫将台督战。我师大炮击之，后冲镇叶章战死、后劲镇陈魁伤于矢，城坏十余丈。成功坐将台，指挥自若，曰：『炮避吾，吾岂避炮』？甘辉翼之下，甫离台，而座已碎矣。王师以不拔镇远寨则城终不可下，乃移兵击之，短墙皆陷如平地，士卒无可容身；秀奇

掘地为窝藏之，不可克。忽一夕，砺营空炮递发，成功咋谓诸将曰：『是将临城矣』！勒兵持斧以待；令曰：『敌至方砍』！王师渡濠入其郛，大呼登城；有厮养卒举巨斧砍，众从之，万斧齐下，随砍随堕，濠为之平。东方将白，王师始退；而地道火药发，烧死无算，砺走回漳州。自是城守益坚，厮养卒拜都督焉。

六月，明桂王复密敕趣西宁王李定国以兵入卫。

王以林青阳久未还，将择使往促。吴贞毓举翰林孔目周官以对。都督郑允元曰：『吉翔晨夕在侧；假事出之外，庶有济也』。王命吉翔往梧州谒祭兴陵，而密遣周官赍敕诣定国；官涕泣受命而行。

明封朱成功为漳国公。

闰六月，明李定国攻肇庆，败绩；退驻柳州。

明总兵周金汤复取遂溪。

秋七月，明李定国复取化州、吴川、信宜、石城。

以施尚义守化州。逾月，化州、石城复陷。

明李定国复取贺县、乐平。

明李定国攻桂林，不克。

初，我广西守将线国安、马雄乘定国与湖南大兵相持，尽复平乐、桂林；败胡一青、王应龙、陈经猷之众于象州、宾州，广西复为我大清所有。定国之再攻桂林也，围七昼夜；闻我师自武冈州至，遂解围去。

明赵文贵执道臣孙允干以叛，降于我大清。

孙可望遣兵袭明李定国，不克。

可望闻定国败驻柳州，命冯双礼袭之。定国烧粮走，双礼谓其怯也，追之；遇伏被擒，定国礼而释之。由是，双礼倾心于定国焉。

九月，我大清兵克潮州，郝尚久伏诛；明朱成功遣兵救之不及。

尚久惑信巫术，巫者每降神语：『自当佑庇』。会大雨暴涨，尚久虞王师灌城，巫降神言：『当用铁锁数百觔，锁蛟龙则安』。诸巫让之曰：『何事不可言，而为此险语』！铁索成，尚久鸣金鼓与诸巫送前巫者沉之江，顷之竟不死。尚久惑之愈深，遂疏提防。领旗王安邦忖其必败，遣人约降；于是月十一日夜二鼓，我师从西南角云梯登城。城中大乱，尚久急抽兵入金城山寨；而大队突至，门弗及闭，遂与子尧投井死。初，尚久求救于朱成功；成功恶其前拒会师援李成栋之请也，不欲援之。周全斌曰：『倡义原当纳降；尚久悔罪来归，拒之则失天下勤王之心』。令陈六御统兵自揭阳港入，甫至南澳而潮已破；引还。

冬十月，我大清兵复取明吴川。

陈彝典、陈其策俱被杀。

十二月（癸亥）朔，明鲁定西侯张名振与我大清兵战于崇明之平阳沙。

是日寅刻，我崇明驻防兵万余、马三百匹，乘冻涉江入平阳沙；名振鼓众迎之。浴日将军王善良挺矛当先，姚志倬、任麟、王有才以三百人冲其左，张煌言、王浚以三百人突其右；崇明兵大败，无一返者。

我大清兵复取柳州，明巡抚朱俊臣死之。

明桂王亲行考选。

马吉翔奉命祭陵，闻有密敕至李定国营，遣人侦之；主事刘议新意其必预谋也，告以两使赍赴状。吉翔大惧，属其弟雄飞出家赍赂提塘王爱秀求援。时吉翔党与布列，王孤立自危，乃以台省员缺饬部考选。于月之二十四日，临轩亲试，授蒋干昌、李元开简讨，张镌给事中，李颀、胡士瑞御史，杨锺、徐极等亦以资深加秩，群小益惧。蒲缨曰：『周官之行，皆此辈密谋；马公以报秦王，则此辈死无日矣』！吉翔、爱秀先后白可望。可望疑吉翔亦与谋，遣郑国往南宁侦之。吉翔证青阳、周官事甚亟，于是徐极、杨锺、赵赓禹、蔡演、张镌、李颀、胡士瑞交章劾吉翔欺君卖国，天寿表里为奸。王敕廷臣议罪；天寿惧，与雄飞连骑逃至贵阳，而十八人之狱成矣。

甲午、我大清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春正月（明永历八年）壬辰朔，明桂王在安龙府；改云南府为云兴府、辰州为沅兴府、沅州为黔兴府。

明以刘文秀为大招讨，都督诸军东伐。

时有言招李定国者，南宁镇朱养恩言之尤切；可望终忌之，乃谋起刘文秀。文秀见可望，言己下劣，恐不胜；可望强起之，疏请为大招讨。可望寻单骑按沅、靖诸营，观险隘，劳军吏；十日而毕。

明鲁定西侯张名振复以朱成功之师入长江，望祭孝陵。

名振以上游有蜡书为内应，率海船数百溯流而上，再入京口；掠仪真，至观音门。十三日，泊金山，偕诚意伯刘孔昭登山，从者五百人。寺僧持簿募化，名振笑曰：『大兵到此，秋毫不扰，尚募化乎』！助米、盐各十石。次日，纱帽青袍角带，向东南遥祭孝陵；设醮三日，挥泪题诗（考曰：诗云：『十年横澗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桴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会看大纛馮龙津』！前云：『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后云：『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张名振同诚意伯题』。时刘孔昭同来也）。越二日，掠輜重东下。四月，复以海艘上镇江，焚小闸；至仪真，索盐商助饷金不得，焚六百艘而去。寻以沙船六十入山东登、莱诸处，直抵高丽，乃还。

明朱成功遣兵攻崇明，败绩；仁武伯平原将军姚志倬、定南伯徐仁爵死之

成功令其戎政司马陈六斌、都督程应璠率兵次平阳，攻崇明；战败，志倬、仁爵俱死之。旋犯吴淞，掠战船二百（考曰：「绎史」「摭遗」谓：『崇明之败，郁离公子刘永锡与仁爵同日死』。按汪光复「航海遗闻」：『永锡死于丙申八月舟山之失』；岂仁爵亦死于舟山乎？姑两存之）。

明前监国鲁王移居南澳。

去岁郑芝龙遣其私人李德招降成功，有『如未投诚，先献监国鲁王』之语；乃送鲁王于粤中行在以避之。王踌躇不欲行，成功强之，始扬帆出海；遇风，回居南澳（考曰：旧传：『鲁王在金门，成功礼意寢衰；王不能平，移居南澳。成功使人要于道，而沉诸海』。今以「台海纪事」、「鲁春秋」、「鮚■〈鱼奇〉亭集」考之，则此说舛谬之甚。据「台湾外纪」云云，当得实也；今从之）。自是，居海上者七年。己亥（一六九五）秋，永历帝手敕命仍监国，而成功不欲，迁之澎湖。寻复悔之，迎归金门，供给如初。

我大清兵克广信之九仙山寨，明进士徐敬时等死之。

有杨文、李克升者，与敬时同举兵。寨破，皆被杀。

二月，明开科取士。

取四十人，以四川熊渭为第一，授庶吉士；余授知县、教职有差。

明李定国取高州，降将张月叛我大清，复归于明。

我大清遣使册封明朱成功为海澄公，成功不受。

郑芝龙复遣李德同郑、贾二使臣赍海澄公敕印招成功。我总督刘清泰致书略曰：『一时旷荡之恩，出自宸聪怀柔之略，真千载一时矣。今天意所在，不待智者而决；川、湖之捷屡奏，两粤之叛尽归。足下以孑然一旅孤悬海外，纵使楼櫓是凭，亦无分茅割地之实际；将谓踞岛而守，终属依山傍海之游魂。今固山开镇于漳滨，江南劲旅、北地满兵，络绎奔赴；余波一日不靖，全师一日不班。无论扬帆击楫，可以灭迹犁庭；即安坐以折窥岸之谋、密布以塞通津之径，想足下此中之生聚教训，万不得以暂待久、以劳待逸、以不足待有余，不几望洋而成竭泽、遶树而致焚林？此非不佞震喝之言，而确乎理势之谈也。若肯毅然来归、翻然号泣，召族党部曲而谕之，各鼓化心，以了立命安身之局；既不弃令亲万里衔书之苦，亦以慰尊公数年欲断之肠。上而朝廷之德意、下而不佞之苦心，可谓不相负矣！然更有为足下思者，将惧投诚而孤注，何妨拥卫其子弟以归？倘怀赴阙为畏途，何妨请命于桑土而守？以不佞半生忠朴见谅于圣明，皆能一一代足下剖心呼吁，从此树奇勋以酬遇、拜爵而分封矣！』成功以未有地方安插兵将为辞，不受敕印。寻大扰福、兴、泉、漳四郡。

三月，孙可望杀明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人。

初，林青阳还至南宁，为守将常荣所留；令亲信刘吉复命于王。王喜，改青阳给事中；谕贞毓再撰敕，铸「屏翰亲臣」金印赐定国。即遣刘吉还付青阳送廉州，定国拜受命。而是时郑国械马吉翔至安龙，与诸臣面质；挟贞毓入文华殿，胁王索主谋者。王不敢质言，谓必外人假敕宝所为。国怒目出，与庞天寿至朝房，械贞毓并刑科给事中宁国张鏐、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歙县郑允元、大理寺丞湖广林锺、太仆寺少卿袁州赵赓禹、翰林院检讨晋江蒋干昌、善化李元开、吏科给事中赣州徐极、江西道御史钱塘周允吉、广西道御史南昌朱议泯、福建道御史进贤胡士瑞、兵部郎中四川朱东旦、工部郎中九江蔡演、内阁中书庐陵易士佳、吏部员外郎直诰敕房事鄞县任斗墟等十四人系私室。福禄、为国求救于太后，天寿直入，擒二人于坤宁宫外；太后与后稍问之，天寿怒目诃之径出。逆党冷孟鉞、朱企■〈金英〉、蒲纓、宋德亮逼王速具主名，王大悲愤曰：『汝等逼朕认出，朕知是谁』？翌日，国严刑拷掠；以贞毓大臣免刑，执贞毓妻父户部员外裴廷谟，叱之跪，廷谟曰：『我是朝廷五品大夫，如何跪尔』！国怒，乱棍交下，两臂几断。廷谟不肯承，乃以次拷鏐等；诸臣不胜楚，号呼二祖、列宗。会日暮，风雷忽震。蔡演厉声曰：『今日吾等直承此狱，少见臣子报国苦衷』！由是众皆自承。国又问：『皇上知否』？演大声曰：『未经奏明』！乃复收系；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为罪，报可望。可望请王亲裁；王不胜愤，下廷议。吏部侍郎张佐辰、刑部主事蒋御曦及孟鉞、纓等耳语国曰：『此辈留一人，将为后患』！于是御曦执笔、佐辰票旨，以鏐、福禄、为国三人为首，凌迟；余为从，斩；惟贞毓以大臣，赐绞。吉翔、天寿谓：『王后必知情，将废之』；嗾；主事萧尹陈往古废后事。后泣诉，事得已。乃矫诏曰：『朕以眇躬，纒兹危绪；上承祖宗，下临臣庶。阅今八载，险阻备尝；朝夕焦劳，罔有攸济。自武、衡、肇、梧以致邕、新，播迁不定。兹冬瀚湍，仓卒西巡；苗截于前，敌迫于后。赖秦王严兵迎扈，得以出险，定蹕安隆，获有宁宇。数月间捷音迭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归版图。忆昔封拜者累累若若，类皆身图富贵。惟秦王力任安攘，毘予一人；二年以来，渐有成绪，朕实赖之。乃有罪臣吴贞毓等包藏祸心，内外连结，盗宝矫敕，擅行封赏，貽祸封疆。赖祖宗之灵，奸谋发觉；随命朝臣审鞫，除赐辅臣吴贞毓死外，其张鏐、张福禄、全为国等同谋不法，无分首从，宜加伏诛。朕以频年患难，扈从无几；故驭下之法，时从宽厚；以至奸回自用，盗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责。此后大小臣工，各宜洗涤；廉法共守，以待升平』。是日诸臣赋诗就刑，神色不变（考曰：吴贞毓诗云：『九世承恩愧未酬，忧时惆怅乏良谋。躬逢多难惟依汉，梦绕高堂亦报刘。忠孝两穷嗟百折，匡扶有愿赖同俦。（击奸未遂身先死，一片丹心不肯休）』。蒋干昌诗云：『天道昭然不可欺，此

心未许泛常知。奸臣祸国从来惨，志士成仁自古悲。十载辛勤为报国，孤臣百折只忧时。我今从此归天去，化作河山壮帝畿。李元开诗云：『忧愤呼天洒酒卮，六年辛苦恋王畿；生前只为忠奸辨，死后何知仆立碑。报国痴心容易死，还家春梦不须期！汨罗江上逢人旧，自愧无能续「楚词」』。朱东旦诗云：『邕江昔日五君子，随扈安龙十八人；尽瘁鞠躬今已矣，忠臣千载气犹生』！朱议澁诗有『精忠贯日吞河岳，劲气凌霜砥浪涛』之句。以上见「安龙纪事」）；虽三尺童子，无不垂涕者。其家人合瘞于安龙北阙之马场。林青阳逮至，亦被杀；独周官走免。

定国之奉王入云南也，疏请表章十八人。贞毓妻裴氏、子戩毅、郑允元妻邓氏，扶两人柩改葬于城西海源寺，廷臣白衣冠往送之，户部郎中吴鼎、御史陈起相吊之以诗（考曰：鼎诗曰：『国运如丝系暴秦，须眉那得有完人！智称武简知名重，美谥文忠见道真。千古史传双烈士，一山石伴两孤臣。黄冠酹酒临风吊，愁说中兴志未伸』。起相诗曰：『烬灰冷作一瓶收，送上荒原源海头；天府星残埋二曲，辽东鹤返泣千秋。雨中昏夜催人去，夜里空山付鬼愁。眼底须眉今略尽，更将忠义向谁筹』！以上详杨在「孙可望犯阙始末」）。议者谓可望之不至于篡弑者，贞毓诸人护持之力也（考曰：「南略」谓：『贞毓丙辰生，时年九十七』。按贞毓中崇祯癸未进士，是时年已八十六；焉能从亡闽、粤，历事唐、桂哉！当是传闻之谬）。

徐薰曰：览密敕之狱，与汉献帝衣带诏事相类；然伏后就牵而王妃获免，则华子鱼之罪浮于庞天寿矣！国势虽移，士气犹振；际兹颠沛，获免篡弑，斯固汉、唐末造所不如哉！

夏四月，明李定国复取罗定、新兴、石城、电白、阳江、阳春等县。

可望既杀十八人，复奏言：『皇上既将诸奸正法，李定国（考曰：「阳秋」作李颀；岂定国本名颀乎？而「安龙纪事」载汪辰初「浩气歌」中列李颀、陈麇瑞、刘议新名；岂李颀另是一人乎？何以有「剿虏失律」云云也？如此之类，多不可解；附之俟考）臣弟也，剿敌失律，法自难宽；方责图功以赎前罪，而敢盗宝行封，是臣议罚诸奸以为应赏矣。臣部诸将士比年来艰难百战，议赏议罚，惟臣专之；前疏付杨畏知奏明、可复阅也。忆两粤并陷时，驾蹕南宁，国步既已穷蹙；加之叛爵焚劫于内、强敌弯弓于外，大势岌岌。卒令駉喙潜迹，晏然无恙，不可谓非贺九仪等星驰入卫之力也。又忆濼湍移蹕时，诸奸力阻幸黔，坚请随元胤败死；使果幸防城，则误主之罪，寸磔岂足赎乎？兹蹕安龙三年矣，纔获宁宇，又起风波；岂有一防城、一元胤可以再陷圣躬乎？臣累世力农，未叨一命之荣、升斗之禄；亦非原无位号，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云南叛，臣灭定洲而有之；又非无屯兵之地，难于进攻退守者也。总缘孤愤激

烈，冀留芳名于万古耳！即「秦王」之宠命，初意岂覬此哉！臣关西布衣，据弹丸以供驻蹕；愿皇上卧薪尝胆，毋忘濂湍之危。如以安隆僻隅，欲移幸外地，当备夫马、钱粮护送；断不敢阻，以蒙要挟之名！时可望憾定国益深；定国亦恐其来袭，因出掠雷、廉以避之。

五月，明朱成功诛其督饷官黄恺。

恺才能滑稽，苛刻聚敛，沿海受其涂毒。成功收杀之，众心乃安。

徐薰曰：同时杀者有海坛守将黄大振，何以不书？大振无可杀之罪、亦无可录之功，无足书也。

六月，明李定国遣兵攻梧州，不克。

秋七月，我大清兵复取平远。

八月，我大清复遣使招明朱成功（考曰：诸书俱云冬十月事。按「台湾外记」载成功与芝龙书中有『八月十九日招使抵省，九月初四日辰时送礼』云云，确凿可据；诸书当是据二使复命时书也）。

章皇帝封郑芝龙同安侯、郑鸿逵奉化伯、郑芝豹左都督，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偕芝龙四子名渡者，赍四府安插兵将敕命入闽。成功既遣渡候二使于安平，乃命水陆军将列营数十里设伏据隘，自偕诸参军诣安平；而我二使臣亦严军卫以待之。成功请先开诏书，我使臣谓：『未薙发，非臣也；焉可轻出诏书』！径回泉州。成功笑曰：『忽焉而来、忽焉而去，意可知矣』！遂作书报其父曰：『儿只字不敢相通，惧有貽累也。修禀聊述素志，和议非本心也；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又不得已接诏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何以曰「词语多乖，征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四府竟为画饼，欲效前赚吾父故智。嗟嗟！自古英雄豪杰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动之、害不得而怵之；清朝之予地方，将以利饵乎？儿之请地方，将以利动乎？在清朝罗人才以巩封疆，当不吝土地；在儿安兵将以绥民生，将必藉土地。今以「薙发」为词，岂有未称臣而轻薙发者乎？岂有彼不以实许而此以实应者乎？岂有事体未明而可糊涂者乎？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无暧昧。若能信儿言，则于吾父为孝；不信儿言，则于吾君为忠。前诏使到省，儿属渡弟约期相见，盛设供帐于安平之报恩寺。乃二使不敢信宿，哨马四出，布帐山坡，举动疑忌，敕书委之草莽。且奉敕堂堂正正而来，安用生疑？彼既生疑，儿安能无疑乎？叶、阿身为大臣，奉敕入闽，不惟传宣德意，亦且奠安兆民。百姓如此困苦、将士如此蕃多，目睹情形，不相商榷，徒以「薙发」二字来相逼挟！儿一薙发，即令诸将薙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薙发乎？一旦突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二使不为始终之图，代国家虚心相商，而徒躁气相加，能令人无危惧乎？况儿名闻四海，苟且

作事，亦貽笑于天下。吾父已入彀中，得全至今，幸也；万一不幸，惟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他何言哉！』又与弟渡书曰：『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邪、命邪？弟之多方规谏，继以痛哭，可谓无所不至矣；而兄之忠贞自待，不特利害不足动吾心，即斧钺亦不能移吾志。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夫凤凰翱翔千仞之上，悠悠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所之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也。兄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勿以兄为念！』二使复命；章皇帝怒成功之逆命也，安置芝龙于高墙、戍芝豹于宁古塔焉（考曰：芝豹因党于施琅，成功怒之。后见芝莞被杀，乃乘招抚之令，挈芝龙妻颜氏入泉州投诚，移居京都）。

徐燾曰：书「再遣使」何？见我国家以德绥天下之心，惓惓无已也。成栋、声桓之叛，赫怒致讨，不闻一介行李往来其间。惟于成功，则降尊就卑至再、至三，时其教告；岂两岛之地大于江、广，海舶之师强于铁骑哉？成栋、声桓有无君之心而动于恶，罪不待教而诛。成功则怀故主之恩、守孤臣之节，伍员不奔父命，惧坠其宗；田横自居岛中，耻为亡虏；磊磊落落，有国士风。昔明太祖谓王保保为奇男子，我圣祖仁皇帝亦曰『成功，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盖圣人大公无我之心，前后一揆。若执赵苞不孝之义，律以马超背父之条，则敝屣之弃，大舜可处海滨；杯羹之分，汉祖忍于置俎！英雄之事，非圣贤之心欤！

冬十月，明李定国围广州。

十一月，明改都康、万承、安平、龙安诸州为府。

明朱成功遣兵援李定国于广东。

成功遣林察督王秀奇、苏茂配战舰送林云■〈王睿〉赍奏诣行在，并会定国合师。

十二月，明李定国攻新会。

我大清兵援广州，明李定国败走。

我大帅尚可喜、耿继茂急请满兵会剿，朝命都统朱玛喇为靖南将军，率江宁驻防兵赴之。可喜结营山巅、伏兵江隘，与朱玛喇合兵败定国于珊洲。

明李定国攻肇庆，不克。

明朱成功取漳州，以刘国轩为护卫后镇。

国轩，汀州人。雄伟魁梧，有将略；我漳镇左营游击林世用委为城门楼总。楼总者，专司城门者也。国轩郁郁不得志，说世用归海。世用惑之，遣国轩至厦门，见参军冯澄世。澄世与语大悦之，收为养子；荐之成功，令归漳为内应。成功督诸将自海澄至浦头袭之，总兵张世耀、副将魏标、知府房星灿、知县周琼等仓卒降，十邑俱下。成功以国轩为护卫后镇，余仍原职。

臣竦曰：国轩何以不书叛降？楼总微乎微者也。微则何以书？张元、李昊之走西夏，范公之失计也。郑氏猖獗海上，国轩左右之，与甘辉、吴淑之徒同为郑氏兴衰所系；非碌碌无足比数者也。施琅、黄梧之投诚大清，「纪年」谨志之，犹此志也。

乙未、我大清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春正月（明永历九年）丙戌朔，明桂王在安龙俯。

明朱成功取仙游。

漳州既下，泉州属邑望风瓦解；独泉州城守韩尚亮与施琅结为刎颈交，教其开壕筑垒，坚守不下。郝文兴请击之；成功曰：『善战不如善守，姑置之毋损士卒』！令甘辉统诸镇取仙游；知县陈有虞率兵民拒之，炮石雨下，不能克，辉大悒悒。有神器镇洪善献计曰：『此城乃葫芦穴，可用滚地龙破之』（考曰：按滚地龙法：开地道作葫芦口，直通城下，安放火药在内；再用大竹通其节目，藏药线作心而透于外，然后堆土填石以塞其口。烧着火心，火燃药发，城立破矣。见「台湾外记」）。从之。城破，有虞自缢死。先是，有丐者以快击碗（考曰：俗名箸为「快子」），从北门走南门者三，忽不见；人以为狂。及城破，始悟快击碗而走者，盖指人快走也。

徐竦曰：昔公输善攻、墨子善守，力敌势均，智勇俱困。洪善滚地龙之法，得之仙游而失之饶平，其左证也。成功尝令右都督黄廷攻潮之饶平，有乌石楼小而坚，平和人朱亮守之，百计攻之不下。时洪善亦在军中；一日，亮登城见海师缓攻，讶曰：『此必用滚地龙法也』！楼四周置缸盛水，择缸水动处，凿地视之，得火桶、地雷无数；复填塞之。及发火，寂然无声。廷知城中有人，遂撤师归。附志之，以广武备焉。

明朱成功自置官属，改中左所为思明州。

成功雄视海上，分所部为七十二镇，立储贤馆、储才馆、察言司、宾客司、印局、军器局，设六官分理庶事。以壬午（一六四二）举人潘赓锤（考曰：一作赓昌）兼吏、户官，隆武丙戌（一六四六）举人陈宝钥为礼官，世职张光启为兵官，武进士程应璠为刑官，丙戌举人冯澄世为工官。改中左所为思明州，以邓会知州事。劝学取士，得黄带臣、洪初辟等四十人；次第转六官属，或为监纪、推官、通判。奉前监国鲁王暨卢溪王、宁靖王居金门，礼待避地遗臣王忠孝、卢若腾、沈佺期、辜朝荐、徐孚远、纪许国等为上客，军国大事悉以谘之。凡便宜封拜，辄朝服北向稽首，望永历帝座抗手焚疏，以煽诱沿海士民，称恢复之师焉。

二月，江南地震（考曰：本「顾亭林年谱」）。

明李定国自高州退入南宁。

珊洲之败，定国悉其精锐据山峪，列炮、象拒战。我索伦劲骑突阵，溃之。定国复出兵四千，自巔驰下，横截我师；我师夹击，夺其山。定国且战且走，败于兴业，又败于横州，遂退守南宁。

明刘文秀驻兵川南。

夏四月，明朱成功筑浯州城。

五月，祭旗，大演陆师，戈甲曜日；六月，大演水师。

明朱成功援粤之师失利。

林察、周瑞等舟次虎头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乃还师。成功责其迟滞失策，各戴罪立功（考曰：黄宗羲「行朝录」云：『援粤之师失利，总兵黄梧降级』。而「台湾外纪」则云林察、周瑞；为小异耳）。

五月，明刘文秀攻常德，败绩。

文秀率众六万、战舰千余出川峡，遣卢名臣、冯双礼分犯岳州、武昌；为我都统辰泰所扼，不得进。回舟攻常德；我荆州、长沙之师伏城外，俟其过半，突出夹击，大败之。六战皆捷，火其战艘；名臣赴水死，文秀及双礼遁回贵阳。

明鲁定西侯张名振以朱成功之师复取舟山。

成功拜名振为元帅，陈辉、洪旭、陈六御副之；统二十四镇入长江。我宁波守将张洪德降，名振养为义子。进攻舟山，我镇臣巴臣功之中军陈虎力战死；臣功降，授为铁骑镇，改名臣兴。名振徒步入城，痛哭祭其母，哀动三军（考曰：「航海遗闻」云：『八月攻舟山』。而「行朝录」、「台湾外纪」则云五月，今从之）。

六月，江南地震（考曰：本「顾亭林年谱」）。

明朱成功取揭阳，遂取普宁。

成功以前提督黄廷为帅，万礼副之；统二十镇南下。廷从揭阳登岸，屯兵桃花山。我潮州总兵刘伯禄列营鹰嘴浦；海师填壕砍栅，伯禄无备，仓卒遁。廷遂合忠勇侯陈霸之师围揭阳，守将弃城走；普宁亦降。

我大清命郑亲王世子济度率师平海；明朱成功堕安平镇及漳州府惠安、南安、同安三县城，回师厦门。

我总督刘清泰复致书成功曰：『激切再书，无非欲早定海上之议、早报圣明之念，以早结尊公父子忠孝之局耳；何足下举动依然毫厘千里邪！天下事情，理与势耳。尊公位例大臣之上、令祖母年迫风烛之期，念漳、泉寸土为足下脉络所关、祖宗庐墓所依；足下咫尺弄兵，荆棘其上，在尊公之魂梦一刻未安、令祖母之寝食一刻不乐，足下将泰然波涛之间，自谓功名富贵之计得乎？此情理之绝无者也。更有虑者：固山枕戈久矣！大帅驻马于漳畔、劲旅露刃于泉

南，有不能顷刻待。盖不佞意主于抚，固山力主于攻；在足下夸浮恍惚，不佞焉敢执为必抚而止其攻？倘一攻而缓抚局之成，犹可言也；一致而遂成抚局之变，则尊公前后之绸缪与不佞前后之挽回俱无所用矣！此又势之了然者也。足下家报所陈，皆足以启群疑之诮而激圣明之怒。缮疏而入，几费踌躇；然一片苦心，不得不再为披沥。足下所云『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伤天性之恩，且贻后世之刺。尊公身为明季重臣；国亡而择主，非背国而事仇也。足下前无顾命、今无共主，何得灭不可易之亲而从不必然之议也！古之求忠臣于孝子者，几无据矣。至今犹屡执「三省相界」之说，胡为乎来哉？今天下中外帖然十载，足下身羁海甸，犹欲招徕之以大一统之势；谁敢取臣服之版图？惟正之则訾而轻议之！且从来无此庙算、无此边筹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无三省则舍我而忠于彼、有三省即弃彼而忠于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非足下之心也。但念朝廷加恩一番、尊公经营一番、不佞来此区画一番，天下事宁可瓦全，勿为玉碎！足下或谋之族党、或谋之老成，务为开心见诚，勿得藏头露面；勿再以必不可告之言、必不可为之事，徒费口舌，徒滋议论，而终于坐失机会也。不佞言至此，力已竭矣；他日见尊公于班联之间，亦可告无罪矣。至进止之事，则有固山并诸大人；成败之局，则关乎足下一门父子兄弟。不佞虽膺其职，岂肯尽任其咎乎？惟足下裁之』！成功览书笑曰：『彼以劲旅挟吾，吾岂惧一固山哉』！不报书。

我朝命济度为定远大将军，赴闽防剿。成功集将佐问策，郝文兴、陈尧策请战；冯澄世曰：『彼弓马娴熟、粮饷充足，一失锐气则人心摇动；不如全师退厦门，坚守各岛。水战非彼所长，波恬浪静，犹有头眩晕吐之苦，安能敌我？此以逸待劳之法也』。成功然之。乃堕安平镇、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诸城，敛兵回岛；遣郝文兴统所部守海澄。

秋七月。

徐鼐曰：无事何以书？「春秋」之例，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也。

冬十一月丁未（二十七日），明鲁太师定西侯张名振卒。

我台州副将马信降于名振，纳母为质；许之。将入见，而名振已寝疾。是日戌刻，有大星陨海，光芒如电，有声。亥刻，名振起坐击床，连叫先帝数声而逝。葬于芦花岙，有白鹤成群，盘旋数日。遗言以所部归张煌言；论者谓陶谦之让豫州，不是过也（考曰：「航海遗闻」云：『以陈六御代名振任，士多散去』。盖成功不知名振已以后事畀煌言，故有六御之命；而士之愿从煌言者众，故又有『煌言代领名振军，军容始盛』云云也）。

徐鼐曰：备书爵何？嘉之也。名振惟杀王朝先一事，是其失策；要其琐尾从王，百败而志不折，不可谓非鞠躬尽瘁之荅臣也。傅说骑箕之异、宗泽渡河

之呼，生气凜然，闻者兴起；安可以一眚掩大德哉！

丙申、我大清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春正月（明永历十年）庚辰朔（考曰：「南疆绎史」作丙戌朔，误也。按历法乃庚辰朔，「行朝录」作庚辰朔），明桂王在安龙府。

王在安龙，涂苇薄以处，日食脱粟。守将承可望意，更相凌逼，挟弹骑马入宫门；文吏乘舆呵殿，过之不下。仍改安龙为安隆。岁造开销银米册报可望，称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若干。王亦隐忍之，苟延喘息而已。

明西宁王李定国败孙可望兵于田州，进扈安龙。

定国驻兵南宁，衰弱不振；可望遣总兵张明志、关有才袭之。定国计无所出，中书金维新、曹延生曰：『明志等兵虽多，皆帅旧部下，安敢相敌！今以奇兵袭之，彼不虞我之至也，且惊而溃。我乘胜至安龙，迎皇上入云南，美名、厚实兼收之矣』。定国然之；率靳统武、高文贵等集兵万人，拔寨从小路行五日，出明志营后猝冲之。明志军大乱，降其众三千人，进趋安龙。

徐燾曰：书爵何？嘉之也。

明朱成功部将苏茂与我大清兵战于揭阳，败绩。

我平南王尚可喜遣左翼总兵徐有功、潮州总兵刘伯禄驻营揭阳城西；哨骑挑战，追之即退。援剿右镇黄胜、殿兵镇林文灿、前冲镇黄梧操演浦上，报伯禄骑兵过西门，左先锋镇苏茂欲出战；金武镇郭遂第曰：『列镇过桥，倘小失利，桥狭难以退兵，且奈何』？梧曰：『战则必胜，何退之有』！茂麾兵进敌，忽徐有功从旁冲击，茂大乱，溺水死者无算；黄胜、林文灿咸死焉；独郭遂第所部近桥，得不败。

二月壬子（初三日），明舟山城哭。

凡五日，声若风筝而咽；鸡犬上屋，日夕号叫。已而王师逼近，陈六御请之成功，毁其城。

三月，孙可望遣将白文选犯明安龙。文选与李定国连和，遂共扈王入云南；刘文秀纳之，改云南府为滇都。

初，可望乞「秦封」，钱邦芑时为四川巡抚，察其部将白文选忠诚可用，私语之曰：『忠义美名也、叛逆恶号也，孺子且辨之；丈夫可身陷不义乎』？文选大感动，与忠国公王祥盟于乌江，邦芑为执牛耳。既而可望袭遵义，祥走死；文选晤邦芑，愧汗不能仰视。邦芑曰：『非公卖国，他人卖公耳』！因言帝在安龙，主辱臣死；泣数行下。文选折箭，誓必杀可望。及可望闻田州之败，知定国必至安龙，疾召文选将兵迎王入贵州；太后闻之哭，从官皆哭。文选因以情告曰：『姑迟行，且俟西府至』！西府者，定国也。遂以輿徒不集报，阴留候之数日。定国至，遂奉王由安南卫西走云南，抵曲靖。时刘文秀守滇

，亦素怨可望；闻定国至，阳与都督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议守城，而私以数骑诣定国曰：『我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又有曹操耳』！定国指天自誓，因偕奉王入云南。黔国公沐天波迓之马龙驿；王入城，居可望第，改为滇都。

徐鼐曰：详书何？嘉文选、文秀之弃逆从顺也。

明进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王尚礼为保国公、王自奇为夔国公、贺九仪为保康侯、张虎为淳化伯，余进职有差。

明以金维新为行在吏部侍郎兼左都御史、龚铭为行在兵部侍郎。

明加黔国公沐天波柱国少师。

明马吉翔入阁办事如故。

李定国初命靳统武执马吉翔拘禁之，将请诏治罪，吉翔乃日夜媚统武；会金维新、龚铭来统武家，吉翔则又媚之。三人者信吉翔为佳士，为之讼冤。吉翔言：『前事皆他人所为，嫁祸于我；愿见晋王诉明心事，死不恨』！三人益信之，言于定国；定国犹不以为然。召之见，则叩首颂定国『千古无两，青史流芳。吉翔得望见颜色，死且不朽；其它是非冤苦俱无足辨』。定国于是大悦，握手恨相见晚。吉翔既日在左右，媚之无不至。一日，谓金维新、龚铭曰：『晋王功高，皆两公为之提挈；今晋王进封，两公亦当不次封赏。若吉翔得侍皇上，当为两公言之』！两人则又大悦，言于定国，疏荐吉翔入阁办事。王不得已，从之。吉翔挟定国以要王，又假王之宠以动定国，不一月而内外大权在掌握焉。

徐鼐曰：书曰「如故」何？伤小人之易进而难退也。伯嚭宠于句践、德彝容于太宗，英主犹惑之，况定国一武夫乎！

明除光禄寺少卿高绩、御史邬昌琦名；寻复官。

吉翔既媚定国入阁，与庞天寿握中外权。定国、文秀每饮二人家，为长夜驩；绩、昌琦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当往来权佞之门，蹈秦王故辙』。定国、文秀怒之，不入朝。马吉翔激王杖绩、昌琦各百五十，除名。金维新言于定国曰：『绩诚有罪，但不可有杀谏官名』。定国悟，偕文秀救之，得复官。

徐鼐曰：书「寻复官」何？嘉定国之从善如转圜也。绩、昌琦复官而李如月惨死，则可望、定国之贤愚天壤，岂不谅哉！

明以扶纲为东阁大学士、张佐辰为吏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

时以龚彝为户部左侍郎；彝言在云南受可望十年厚恩，辞不受。举朝大哗，诘之曰：『尔在本朝中戊辰（一六四〇）进士，官至司道；可望入滇，尔首迎降。忍忘明朝三百年之恩而不忍忘可望十年之恩，何也』？彝恬然不之耻也

明命雷跃龙入阁办事。

跃龙在崇祯时为吏部左侍郎，北都陷，为贼所掠；仕可望为伪宰相。时以来朝，命入阁；人颇笑之。

明遣白文选还贵州慰谕孙可望。

文选回贵阳，可望欲兴兵与定国决战。文选曰：『天子在彼，战非策也；盍两和之』！乃复遣文选入云南（考曰：诸书言可望恨文选有二心，尽撤所部而拘之。今以杨在「孙可望犯阙败逃始末」参考之，则文选二次自滇回黔事也）。

夏四月，我大清兵攻明厦门，复攻金门；寻引还。

我大帅见各澳船只已备，令韩尚亮为先锋，进略厦门；朱成功令林顺等以大熿船十四只驻围头上风以待。尚亮出洋失利，我大帅闻之亦率诸船寄碇于围头。是夜狂风大作，满、汉兵苦颠播眩晕，迫命舵工移船近岸；舵工以海船不比河船告。既而风益甚，大雨淋漓，断碇坏■〈舟宗〉之声震荡魂魄，天曙始定；被风飘至金、厦两岛者，成功断其手掌，纵之归。盖以压「嘉禾断人种」之讖也。有献计于我大帅者谓：『金门白沙寨为郑鸿逵所居，多积蓄；掠之可必克』。乃令王进攻攻之。甫出港而遇洪旭哨船，乘波酣战，又海艘齐至；进攻知不敌，退入泉港。

五月，明朱成功杀其部将苏茂。

茂之纵施琅也，成功欲杀之而无由。会揭阳之败，论其拒谏出兵，斩之；罚黄梧铠甲五百。诸将以茂罪不至于死，咸有后言；成功乃厚养其妻孥，自制文祭之，有『王恢非不忠于汉，而武帝不能为之赦；马谡非无功于蜀，而武侯不能为之解。国无私法，余敢私恩』之语。擢周全斌为左先锋镇；改郭遂第之名为华栋，擢后冲镇，命黄梧代王秀奇守海澄。

六月，明朱成功部将黄梧以海澄降于我大清。

梧虽受铠甲之罚而心终不安；适奉令守海澄，乃遣其心腹赖玉通我大帅，请以海澄降。帅大喜，檄提督马得功应之。谋既定，梧饮苏明于东门楼，酒酣言苏茂事，明叹焉。梧曰：『本藩养将士如分槽，肥则啖之』。明复叹焉。梧又曰：『我等飘泊海上，未有所归；天之眷清久矣，吾已纳款于总督。公不相从，祸且旋至』！明以为戏也；起而免胄，发已薙矣，左右悉露刃。明愕然，亦惧茂罪之及也，顷之曰：『兄能为之，弟何不尔！若依海、若归清，亦惟命』！乃挟以俱行。

梧之将降也，王秀奇之领兵张协察状有异，遣哨船禀之秀奇。夜三鼓，秀奇叩辕门言之；成功令甘辉驾快哨、洪旭驾赶辇救之。天明至海门，见居民奔

窜；辉顿足曰：『事不济矣』！张协请速援五都土城；辉乃令陈斌、陈鹏分伏要道，而运土城之粮饷入船。诸将欲乘人心未定，进攻夺城，辉与旭谋曰：『梧谋已久，非猝降无备者；徒伤士卒无益也』！乃收军回厦门。我大帅请之朝，以前封成功海澄公之印授梧。梧荐施琅为副将，而陈剿寇五策：一、屯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图中左；三、清叛产以裕招徕；四、锄奸商以绝接济；五、划伪坟以泄众愤。朝议以苏明有母在海，调入京，授多理几昂邦内大臣。成功亦以明为梧所胁，非本有叛心，月给以养其母焉。

秋七月，明义宁伯龙韬驻柳州；寻败死。

韬与李定国为应援，寻被获死。

明朱成功取闽安，进攻福州。

成功与诸将议曰：『本藩欲北上争衡，因失海澄中止。今贝勒与总督驻漳，福州必虚；我乘南风抵闽安，取福州，则漳、泉下游悉为我有。彼还师救应，疲于驰驱，是徒劳也』。以中提督甘辉为帅、后提督万礼副之，统杜辉、陈斌等十五镇大楫船四十只、快哨二十只，北上攻闽安；守将望风遁。成功闻报，命前提督黄廷率陈鹏、周全斌守厦门，洪旭同兄泰守金门，亲帅王秀奇等将大队舟师入南台，夺其桥；再战再胜，进围福州。分兵东守乌龙江以御泉、漳救援之师，西据洪塘水口以截延、建饷道，北守连江、北岭以遏温、台；惟南面近水，故不为备焉。

八月，明朱成功退屯闽安。

我巡抚宜永贵与副将田胜议分兵守乌楼，以为犄角。成功每攻城，辄为乌楼炮石所伤；乃并力攻乌楼，破之，城中益惧。参将张国威请于宜永贵，出原任藩司周亮工、副将王进于狱（考曰：亮工时为督臣佟岱所劾、进以失守漳州，下狱），问以破敌之策。亮工曰：『城外营垒相连，独东南一角疏防。今令王进将步骑暗过鼓山，出路通桥以袭南台海船；令田胜伏南门、李武伏西门，出不意突击，破之必矣』！是月十六日夜三鼓，我师开水部门，绕鼓山而出；天明鸣螺喊杀，城上发大炮，伏兵齐起。成功诸营出不意，抛弃旗帜、器械下船；乘潮解碇，退屯闽安。

我大清兵复取舟山，明守将英义伯阮骏（考曰：「东华录」、「贰臣传」俱作阮思）、总督陈六御、总兵张晋爵、太常卿陈九征、副使俞师范、诚意伯裔孙刘永锡皆死之。

我大将军伊尔德、降将提督田雄由定海大洋攻舟山；是月二十三日骏等连兵迎战，左右冲突，王师失利。二十六日，骏复扼横洋、金塘，乘涛出战；忽南风大发，王师张两翼薄之。骏大舟胶浅不得脱，与永锡跳水死，六御与张洪德自刎死；晋爵大战两日夜，杀伤甚众，力竭自刎死；九征、师范被执，不屈

死。骏，荡湖伯进之从子也（考曰：说见前）；晋爵，定西侯名振之水师总兵也；永锡，孔昭子，世所谓郁离公子者也；九征，字青麟。

臣熏曰：详书之何？甲午、乙未（一六五四～五五）以后，舟山之事，稗官家不得而详之。岛屿残破，君臣流寓，式微载赋，传闻异词；英义将军与荡湖之名互舛，郁离公子以孔昭之子而淹。夫籍为咸叔，本不同名；充有劲儿，足征干蛊。任其埋蚀，胡云阐幽；详稽旧闻，盖其慎也。又有焦文玉者，善射，以胆略闻；负伤自刎，妻张氏殉之，有夫忠妇烈之褒。有杨复葵者，标将挟之投诚；赴水死。两人皆山西人，死之时日不可闻，附志之。

明前鲁户部主事王江复起兵四明山，败绩；死之。

王翊之败也，江母被缚；江削其发，以僧服见，得安置杭州。未几，母病卒。江置一妾，昵之甚。控妻于官，出之；妻亦攘臂数其隐微之过，登车去，闻者骇焉。一日江出游湖上，守者以妾在不疑；久之不返，始知向者以术脱其妻也。江得逸，携其妻复入海，朝监国于金门。张名振请为监军，再入长江。名振卒，江郁郁不得伸其志。有沈调伦者，复起山中；江赴之。王师恐其重为舟山犄角，急攻之；调伦见杀，江中流矢卒。时复有休宁赵立言者，亦以余众栖山中，约江山县诸生李国楹共取江山。明年元旦，立言以三百人攻克之，国楹失期不至。越日，王师大集，立言独战；杀数十人，马蹶，坠水死。其子桢恨国楹，诣其家，欲手刃之；捕者掩至，同伏法死。

九月，我大清兵复取辰州。

冬十月，明夔州巡抚邓希明、总兵张元凯降于我大清。

希明自献贼乱蜀后，与元凯屯垦开县；入覲安隆，授是职。

十二月，明朱成功攻罗源，复攻宁德。

我大清再遣使招明朱成功。

郑芝龙再遣家人谢表谒我大帅，请劝成功投诚。巡抚佟岱致书曰：『我皇上定鼎以来，不专用兵；德威所迄，无远弗届。东至高丽、灌儿哈、鱼皮，西至察罕、缅甸，南至土苗洞蛮，北至河套、海西：率皆慕义向化，稽顙恐后。至于孔、耿、尚、吴诸藩封躬膺茅土，任专一面；君臣之情，亲于父子。迩来倦倦于诈信之间，是自疑贰也。天时人事侈口而谈，骄蹇满纸，殊堪愤恨！不佞略一析之：大凡开创之初，久而后定；如周武一戎衣，犹因小腆未靖，作多士、多方以晓告之；楚、越弄兵，不过地方杀运未终，敢烦王师戡定耳！近报执馘献俘，风飘箨卷，至西人入河州一事，全无影响。而台台伏处海隅，见闻不远；一、二浮食之辈造言生事，以相簧鼓。此乃山野村落传说称奇，而不知其无稽也。至于河北水溢、关中地震，事实有之。董子谓：「天之仁爱圣主，故时出灾异，以见天之爱人君也」。自古殷忧启圣，毋论尧、汤之世水旱尤

甚。汉文帝时，日中有「王」字，然太平称最；宣帝时，凤五出、麟一至，究仁慈不振，卒以短祚。灾异之验，果何如乎？从来窃发海上者，不乏人矣；其不能离于海者，犹鱼之不能脱于渊也。庙堂妙算，以为兴师动众于烟波浩渺之中，劳民而费财；不若收其英杰，使相统驭，居民得以永逸：此不过以海治海之策。今恩纶频颁，诏使迭至；而台台错认以为穷洋孤岛、舳舻檣櫓，洵足为万里长城，而意益骄、念益侈，不亦疏乎！圣天子车书一轨，海宇率宾；犹温诏慰勉，推心置腹。台台倔强于鹭岛之中，期期不奉诏，偃蹇恣肆；真夜郎王问使者曰：「汉比我何大也」！若夫豪杰举动，似不如是。不佞以为尚可与言者：台台不反复于既抚之后而徘徊于未抚之先，洵肮脏男子哉！今若敛兵而退以待天朝之命，不佞亦当代刘制台担其事，补牍上请；全天伦之恩、膺带砺之锡，铁券、金章如取如携，尔公、尔侯爰及苗裔。不特珥笔文臣不敢望，即从龙诸勋策血战数十年未易致者。台台一旦得之，此诚布衣之极致、匹夫之伟业矣。若夫拥乌合之众、逞螳臂之势，九重之上赫然一怒，六师南至，岂颜有逆行者哉！抑或悬五等之赏，以待海滨之士，而肘腋之间岂无怀我好音者乎？存亡利害，间不容发；愿高明熟思而审处之」！谢表赍书见成功于宁德，曰：『天下已定，徒劳无益』！成功叱曰：『小人焉敢鼓唇舌』！表悚然不敢复言。

寻护国岭之战，阿克襄为成功所杀；乃遣谢表归，而致书其父曰：『嗟嗟！曾不思往见贝勒之时，好言不听，自投虎口，毋怪其有今日也。吾父祸福存亡，儿料之熟矣；前言已尽。但谢表日夜跪哭。谓无可回复；不得不因前言而申明之：盖自古治天下，惟德可以服人，三代无论矣。汉光武恢阔大度，推诚窦融；唐太宗于尉迟敬德，朝为仇敌，一见而待以腹心；宋太祖时，越王俶全家来朝，二月遣还，群臣乞留章疏，封固赐之：皆有豁达规模，故英雄乐为之用。若专用诈力，纵可服人，而人未必心服；况诈力之必不能行乎！自入闽以来，丧人马、费钱粮，百姓涂炭，赤地千里，已验于往时。兹世子倾国来已三载，殊无奇谋异能：一弄兵于白沙而船只覆没，再弄兵于铜山而全军歼灭；扬帆所到而闽安便得，罗源殿后而格商授首。此果有损邪，益邪？不待析而明矣。且姜瓖、金声桓、海时行，岂非薙发之人哉！大丈夫磊磊落落，光明正大，皎如日月；肯效诈伪之所为？苟就机局取笑当时，试思损无数之兵马、费无稽之钱粮、死亿万之生灵，区区争头上数茎之发，大为失策，且亦量之不广也。诚能略其小而计其大，益地足食，插我弃众，罢兵息民；彼无诈、我无疑。如此则奉清朝正朔，无非为民生地也，为吾父屈也。文官听部选、钱粮照前约，又非徒为民生计，为吾父屈也。将兵安插得宜，则清朝无南顾之忧；海外别一天地，儿效巢、由、严光优游山林，高尚其志耳。儿志已坚而言尤实，毋烦再役；乞赦不孝之罪焉』！

丙申（二十三日），明朱成功部将甘辉与我大清兵战于护国岭，我梅勒章京阿克襄（考曰：「台湾外纪」作阿格商，盖翻译字不同耳）歿于阵。

我大帅闻罗源、宁德之警，遣阿克襄往援。成功亦恐王师假招抚为名，乘间攻厦门，令甘辉殿后，自率诸镇回岛。阿克襄侦知成功已去，麾军追之。甘辉与战终日，胜负未分。马信曰：『藩主命公殿后，非言战也，公何过劳』？辉曰：『彼追，则不得不御耳』！信曰：『素闻公善战，明日观公退敌』！诘晨，阿克襄整队出，则见敌人运粮者纷纷入船，挥骑近桥，则火武镇魏进功接战，交绥辄退，中协镇陈谦继之；进功则已渡桥矣，谦亦退。阿克襄进追之，则见谦分队伏桥之左右，疑未敢进；而谦亦过桥矣。益怒追之，遇伏起，分队接战，则皆败走。我副将柯如良骤马呼曰：『贼兵卖战，速退勿追』！阿克襄弗听。辉踞高视阿克襄至，出不意刺之；阿克襄坠马弗殊，犹击杀数十人而死。辉斩其首，重钩有奇。勒兵转战，王师弃马匹、辎重、器帐无算。辉回营，信曰：『今日始知公之真勇略也』！

卷第十九

丁酉、我大清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春正月（明永历十一年）甲辰朔，明桂王在滇都。

明朱成功攻温州。

二月甲申（十一日），明王子出阁讲学。

三月，明定国公郑鸿逵卒于金门。

鸿逵中崇祯庚午（一六三〇）武举人，为天津巡抚郑宗周部将；以芝龙平红夷功，荫锦衣卫千户。寻中庚辰（一六四〇）武进士；故事：勋卫射策甲科加三级，进都指挥使。癸未（一六四三），授副总兵。弘光即位，檄守采石，挂镇海将军印；以击高杰、张天禄乱兵功，进封伯。隆武时，以定策功，晋封侯；寻封定国公。芝龙之投诚也，依成功入海，谢兵权，老于白沙寨；为我将王进功所攻，移居金门。遭疾卒。

徐鼐曰：鸿逵碌碌庸人耳，于其卒也何以书？驹齿未落，识龙文为英奇；菟裘自营，无鸱室之恐惧。较之李克泰之流，侔乎远矣！故贤之。

夏四月癸酉朔，明上弘光帝、隆武帝、王考桂端王谥号，大赦。

上弘光庙号曰安宗简皇帝，后曰简皇后；隆武庙（号）曰绍宗襄皇帝，后曰襄皇后；皇考端王庙（号）曰礼宗端皇帝，嫡母王氏曰端皇后。

明朱成功部将施举与我大清兵战于定海关败绩，死之。

时成功谋大举入长江，令举招抚松门一带渔船为乡导。举至定海关，遭风入港；遇水师，力战而死。

五月，明遣张虎送孙可望妻孥还贵州。

可望以妻子在滇，未敢为逆。伪翰林方于宣言于可望曰：『皇上在滇，定国辅之，人心渐属于彼；国主宜正大统，则人心自定矣』！可望遂日夜谋犯阙，王欲归可望妻孥以安之。时王尚礼、王自奇、张虎皆可望心腹；而虎奸黠尤用事，自以位在诸人下，甚怏怏。白文选谓定国、文秀曰：『今尚礼、自奇拥重兵在鞏轂下，虎尤诡；日伺左右，祸且不测。今与可望议和，必皇上亲遣张虎行，乃无反复耳』。王召虎至后殿，拔头上金簪赐之曰：『和议成，卿功不朽，必赐公爵；此簪赐卿为信，见簪如见朕也』。虎至黔，见可望曰：『上虽在滇，端拱而已，大权尽归定国。定国所信者，文则金维新、龚铭，武则靳统武、高文贵。人无固志，可唾手取也』。缴所封伯印于可望，曰：『在彼处不受，恐生疑忌；臣受国主厚恩，岂敢贰哉！白文选受国公之封，已为彼用矣』。出赐簪曰：『皇上赐此簪，命臣刺国主，许封臣「二字」王；臣何敢不以闻』！可望信之，怒益甚。于宣侍侧，因请问；左右遥窥之，但见于宣叩头跪奏、可望点头许可之状，莫知其所献何策也。于宣出谓其私人曰：『国主登九五，我为首相，已亲许我矣』！王又命白文选来议和，可望因拘留之，夺其兵；而遣其通政司朱运久入滇。运久大轿黄盖，无复人臣礼；名为议和，实与尚礼、自奇辈谋内应也。

秋七月，明朱成功攻兴化，遂取台州。

成功以洪旭、陈辉守金、厦两岛，自领舟师北上，屯兴化之狼崎；命护卫前镇陈斌、神器镇卢谦、提督右镇余程代黄廷守闽安之罗星塔（考曰：「行朝录」作牛心塔）。攻黄岩；我守将王戎战败，执知县刘登龙以降，登龙投江死。成功进围台州，总兵李泌、知府齐维藩、知县黎岳詹献城降；天台、太平、海门卫相率投降。

我大清兵复取闽安，明朱成功退师厦门。

永春县林永聚众据城，我总督李率泰讨平之；乘胜攻闽安。先遣标下降将张蕴玉（考曰：蕴玉，武冈州人，隶刘承胤麾下为总兵；投诚，随征福建。性极敏，凡经水程，便记忆礁线浅深。积功至澳门副总兵）以兵三千潜度长乐港，过罗星塔，截海师归路，而后合兵进攻；余程战死。陈斌、卢谦援绝投诚；至福州，率泰醉以酒而歼之，凡五百余人。成功闻闽安不守，虑失两岛；乃命陈尧策屯狼崎，自率舟师回厦门。

八月，孙可望举兵犯明滇都（考曰：「纪略」诸书皆云七月事，而杨在「孙可望犯阙始末」则云：『八月初一日，可望誓师』）。

时钱邦芑拘于大兴寺，闻可望谋犯阙，心忧之。兵部尚书程源、都察院郑逢元虽自同于可望而不忘朝廷，辄以言词激发镇将。此辈朴鲁武人，无避忌

；酒酣耳热，骂可望曰：『剥一张贼皮，又生一张贼皮邪』！邦芑知其可用也，与二人计曰：『马宝、马进忠、马维兴虽隶可望麾下，然皆朝廷旧勋，图报无路；至白文选，决不相负。今可望入滇，从中计图之，如反掌耳』！源以告文选，与逢元私见马宝定约；从容谓可望曰：『使功莫如使过，将才无出文选右者』。可望乃留冯双礼守贵州，以文选为大总统、马宝为先锋，合兵十四万入滇。十八日渡盘江，滇中大震。

九月，明削孙可望爵，命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与白文选连师进讨；战于交水，大破之。

先是，王自奇在楚雄，醉后杀定国营将而惧，引其众渡澜沧江，据永昌，去云南二千余里；以故可望入滇时不相闻。可望至交水，列三十六营，去曲靖三十里；定国、文秀众纔数千人，相顾失色。文秀议走交址，定国欲由沅江、景东取土司，踌躇两日不能决。忽白文选率所部拔营逃至曲靖，单骑走云南，见定国、文秀于朝曰：『宜速出兵交战！诸将已有约，稍迟则事机露，不可为矣』！且誓之曰：『诳皇上、负国家者，身死万箭下。我当先赴阵前』。言毕，即上马驰；文秀率祁三升、贺九仪、胡一青、赵印选、吴子金、李本高之师继之。初，可望见文选逃，议退兵，诸将未敢应。马宝虑回黔谋泄，大言曰：『我众十倍于彼，若以一人为进退，岂我辈非人乎』！张胜亦曰：『某一人，足擒定国矣』！可望大悦曰：『诸将如是，吾复何忧』！语张胜曰：『云南兵马尽出，城内空虚。尔率武大定、马宝选铁骑七千，连夜走间道袭之；定国、文秀知家口已失，不战自走矣』。马宝遣其私人入定国营言之，且曰：『明日决战，迟则无及』！定国大惊，夜告诸将。十九日天未明，拔寨起；甫交绥而本高马蹶被杀，定国、文秀色惧欲退。文选怒曰：『张胜已往云南，我退则被精骑蹶吾后，不鸟散亦蹂为肉泥耳！死于阵，不愈死于走乎？况马维兴、袁韬辈必相应也』。定国、文秀未答，而文选已率所部铁骑直冲马维兴营。维兴开阵迎之入，合兵绕出可望阵后。定国、文秀见敌阵乱，麾兵大进；诸营皆欢呼迎晋王，所向瓦解。定国乃命文秀、文选追可望，而自还师救云南。

孙可望遣其党张胜袭滇都，明中书科中书朱斗垣被执不屈，死之。

斗垣，辅臣天麟子也；奉命赍敕书赐白文选于曲靖，中途遇贼被害（考曰：「阳秋」以此为九月二十一日事）。

明李定国还师援滇都，击张胜于浑水塘，擒之；王尚礼自杀，胜伏诛（考曰：「阳秋」以为二十二日事）。

胜至云南，尚礼将内应；黔国公沐天波知其情，以兵守之，不得发。时交水捷闻，王命插报捷旗于金马碧鸡坊下。胜见之大惊，拔营去。回至浑水塘，遇定国，列阵死战，定国几不支；而马宝于阵后连发大炮，胜众乱，遂溃走

益州。部将李承爵诱而缚之；胜骂曰：『汝何叛我』？承爵曰：『汝叛天子，吾何有汝乎』！解云南，告庙献俘；与其党赵珣皆伏诛。尚礼于张胜之退兵也，知情已露，自缢死。

冬十月，孙可望走长沙，降于我大清。

可望逃至贵州，从骑十余人；命冯双礼守威清要隘，约曰：『追至，则发三炮』。文秀追至普安，尚迟疑不敢进。双礼欲可望逃，劫其辎重；乃发炮以给之。可望遽挈妻子出城，辎重、妇女悉被掠。过镇远、平溪、沅州，守将闭门不纳，惟靖州道吴逢圣率所部迎之。可望狼狈走长沙，遣使投诚于我经略洪承畴军前。章皇帝封为义王，十七年（一六六〇）十一月病死。

明论反正功，晋封白文选巩昌王、冯双礼庆阳王、马进忠汉阳王、马维兴叙国公、贺九仪广国公、马宝淮国公；其余进侯、伯有差。

明论从逆罪，诛淳化伯张虎，降荆江伯张光翠、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伯王会等爵；程源、郑逢元等降级有差。

文秀至贵州数日，虎率残兵自滇逃回；文秀诘之曰：『皇上赐汝金簪议和，何有行刺之说』？虎无以答。解赴云南，王告庙，御门献俘，磔之。光翠、三品等降爵，源、逢元、万年策、刘泌降级；其安隆诸文武久反正，不之及也。方于宣时为提学，试沅靖诸属，表题有「拟秦王出师讨逆大捷」语；既闻可望败，驰书于钱邦芑，欲纠义旅擒可望以献。邦芑答以诗曰：『修史当年笔削余，帝星井度竟成虚；秦宫火后收图籍，犹见君家劝进书』。盖于宣尝为可望修史，奉献贼为太祖，作「太祖本纪」；又尝言『帝星明于井度，秦王当有天下』故也。其终事不可闻。

十一月，明追赠安龙死难大学士吴贞毓以下十八人谥荫有差，遣祭立庙。

李定国率文武疏请表章安龙死难十八忠臣，诏赠贞毓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忠，荫子锦衣卫僉事；郑允元武安侯，谥武简；张镌、徐极兵部右侍郎，林锺、蔡演、赵赓禹大理寺卿，蒋干昌、李元开、陈麇瑞侍读学士，周允吉、朱议泯、胡士瑞、李颀副都御史，易士佳、任斗墟太常少卿，朱东旦、刘义新太仆少卿，各荫一子入监读书；张福祿、全为国弟侄一人锦衣卫指挥僉事。遣官谕祭文曰：『卿等乾坤正气，社稷忠臣；早倾捧日之忱，共效旋天之力。詎意叛逆生忌，祸起萧墙；梟獍横行，顿忘君父。安龙之血，终当化碧；九原汗青之书，各自流芳千古。今日移跽滇云，鹓鸾骈列；回思卿等簪履趋跼，杳不可见。夫独何心，能不悲哉！将兹俎豆，慰彼泉台』！寻遣通政使尹三聘往安龙，即马场建庙，勒碑大书曰「十八先生成仁处」。

明朱成功攻鸥汀寨，克之。

成功统师南下至南澳，陈霸请先取鸥汀寨以足粮。值冬旱，壕寨干燥，火

攻克之；戎旗镇林胜恨其屡次截劫，屠戮殆尽。

十二月，明复取南宁。

戊戌、我大清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春正月（明永历十二年）戊戌朔，明桂王在滇都。

明遣使册封朱成功为延平王、招讨大将军，赐尚方剑便宜行事（考曰：自此至徐孚远朝滇，皆同时事。故以次书之）。

初，成功以闽安之失询诸将佐，吏官潘庚锺曰：『漳、泉沿边，民苦争战，且偏隅不足号召天下。藩主将战舰从瓜、镇取江南，金陵破，则闽、粤、黔、蜀之豪杰自向应矣』。甘辉曰：『我空国出，两岛岂不危乎』？庚锺曰：『清所以未攻两岛者，虑滇、黔牵制耳。倘会天下之兵而来，岂能独全乎？今统貔貅之众入据长江，截粮道；彼自顾不暇，奚暇攻两岛哉』？工官冯澄世曰：『不取江南，清亦未必忘两岛也』。参军陈永华曰：『取江南而两岛自安；偷安岁月，自老其师，非策也』。辉坚执以为不可。成功慨然曰：『吾亦有心久矣！武侯言「势不两立」，清其肯每饭忘我邪？我当问道请旨，会滇、黔、粤、楚之师出洞庭会江南，使天下跂足相从耳』。乃遣杨廷世、刘九皋泛海从龙门问道诣行在。王下廷臣集议，兵部左侍郎冷孟鈺曰：『成功执大义、拒父命，远隔海滨，贡问不绝，实有桓、文尊周之义；宜晋封秩，以鼓向义之心。祖制：外臣无封王例；今扰攘之际，岂可守经！况成功系先帝赐姓，以郡王爵之，亦与祖制无违。俟平江南，则晋封「一字」王可耳』！乃封成功延平郡王，以六部郎中各一员随师纪录；赐上方剑，便宜行事。手诏令进师江南，伸大义于天下。遣漳平伯周金汤、太监刘国柱赍印册航海至厦门，成功始设长史、审理、典宝、典杖、典仪、典膳诸官焉。

明册封朱成功部将王秀奇为祥符伯、马信为建威伯、甘辉为崇明伯、黄廷为永安伯、万礼为建安伯、陈辉为忠靖伯、洪旭为忠振伯、郝文兴为庆都伯，余拜爵有差。

徐薰曰：封爵必详书何？重封爵也。赏赉之班，莫过五等之锡；史家年表之作，盖特笔也。沙中偶语而什方侯、邯郸用兵而千户赏，权宜之计，非法也。故刊印之弊则无恩，传书之封则已滥；敝裤犹惜之，况名器乎！乱世之君，威权已去，不得已而以爵赏劝之；此盖事势迫而使然，褒与讥两无庸也，直书其事而世变可知焉。曰朱成功部将何？以别于粤、鲁诸臣也。

明授鲁兵部右侍郎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我大清再遣使招之，煌言不受。

辛卯（一六五一）之岁，王师将下舟山，命降将田雄以书招煌言；峻拒之。监国入金门，朱成功以唐、鲁旧怨，于监国修寓公之敬而已。赖煌言与定西

侯张名振以军为卫，成功因之有加礼。煌言尝极言：『成功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终为鲁，与吾岂异趋哉』！故两人交甚睦。寻间行入吴淞，招军天台。明年，再会张名振之师入长江，还驻舟山。名振卒，遗言以所部归煌言；于是军容始盛。丙申（一六五六）舟山再失，驻天台；寻驻秦川。王师迁舟山之民而空其地，煌言还驻军焉。鲁王既去监国号，煌言通表滇中，与成功同日拜命。将会师大举，我江督郎廷佐以书招之；煌言复以书曰：『夫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庸夫听之或为变色；而贞士则不然。其所持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恨君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膺雪自甘、胆薪弥厉而卒以成功；古从来何可胜计？若仆者，将略原非所长，祇以读书知大义，痛愤国变；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崦崦此志，济则显君之灵，不济则全臣之节；遂不惜凭履风涛，纵横锋镝之下，迄今余一纪矣。同仇渐广，晚节弥坚；练兵海宇，祇为乘时。此何时也，两越失守，三楚露布、八闽羽书，雷霆飞翰；仆因起而匡扶帝室、克复神州，此忠臣义士得志之秋也。即不然，谢良、平竹帛，舍黄、绮衣冠，一死靡他；岂谀词浮说足以动其心哉！乃执事以书通，视仆仅为庸庸末流，可以利钝与兴衰夺者。譬诸虎仆戒途、雁奴守夜，既受其役，而忘其哀；在执事固无足怪，仆闻之怒发冲冠。执事固我明勋旧之裔，辽阳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恩泽，当何如怨愤？思父母之患难，当何如动念？稍一转移，不失为中兴人物。执事谅非情薄者，敢附数行以闻焉』！初，煌言之航海也，仓卒不得尽族行。我章皇帝以煌言有父，命勿籍其家，但令其父以书谕之。煌言复书云：『愿大人有儿如李通、弗为徐庶』！父亦阴寄声曰：『汝勿以我为虑也』！父卒，有司强其妻子书招之；煌言不发，趣焚之。己亥（一六五九），家始被籍；章皇帝犹命镇江将军善遇之，勿囚辱焉。

明授鲁左佾都御史徐孚远为左副都御史。孚远朝于滇都，失道安南国；不屈，还厦门（考曰：「台湾外纪」以孚远失道安南为顺治十八年正月从滇朝见归厦事；而黄宗羲「行朝录」则云：『朝滇时不得过安南，遂回厦门』）。

辛卯（一六五二），舟山之破也，孚远扈鲁监国航海。时朱成功启疆礼士，老成耆德之避地者多归之。孚远领袖其间，每以忠义相镡厉；成功娓娓听，至终夕不倦，有大事辄咨而后行。尝自嗟曰：『司马相如入夜郎教盛，此平世事也；以吾亡国大夫当之，伤如之何』！时滇使册封成功，晋将佐爵；鲁遗臣之在两岛者，自张煌言以下皆量迁。孚远转左副都御史，随滇使入覲；失道安南。其国王要以臣礼，孚远大骂；或曰：『且将以相公也』。则愈骂。国王叹曰：『忠臣也』！厚资之；得完节归，与叶后诏、郑郊辈结为方外七友，浮沈岛上卒。遗一子，竟以饿死（考曰：诸书载孚远事互异：「明史」谓其松江破，死岛中；「泉州府志」谓居厦之曾厝鞍，卒；「龙溪县志」谓游龙溪后

，不知所终；「南疆绎史」谓歿于台湾，「鹭江」、「同安」两志说亦略同。而野乘谓康熙癸卯厦门破，诸缙绅多东渡，独孚远归华亭；「明诗综」引「静志民诗话」，亦有『乘桴远引，骑鹤重归』语：似孚远未渡台者。竊按：孚远「交行摘稿」后附林霍、王所撰二传，言『癸卯之变，拟归故乡不果，转徙入潮之饶平山以歿』。其称说年月及死状甚悉。又「赐姓始末」云：『厦门破，孚远遁迹，为北帅吴六奇所藏；完发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榱至松江未葬，子亦死』。按六奇为潮之饶平人，与入潮说合，当得实也。附志之）。

明以前兵部尚书程源为礼部尚书、前四川巡抚都御史钱邦芑掌都察院事。

邦芑拒可望不屈，源则可望所亲信；然离间逆党、激发忠义，于交水之战咸有功焉，王故擢用以旌之。时马古翔用事，颇忌二人；源功名自许，入朝即发吉翔奸状。吉翔嫉言者劾源曾臣事可望，非纯臣；源发愤杜门不视事。邦芑虽掌宪，而督理晋王军事者为金维新，秩左都御史，位在邦芑上；邦芑亦郁郁，浮沉朝请而已。

我大清兵复取横州，明知州郑云锦被执不屈死。

云锦字子素，莆田人；以明经起家，知灵山、合浦县事。粤东陷后，漳平伯周金汤委署广西左州知州；南宁再复，广国公贺九仪又委署横州。是月十五日城破，云锦被执送浔阳，作「马上吟」；旋下肇庆狱，作「从西山义士游诗」。绝食七日不死，乃复食。在狱三年，吏民劝其薙发，云锦曰：『吾办死久矣！所未即死者，留一日鬢发，即顶一日君恩；为一日南冠之楚囚，即为一日大明之臣子耳』！就刑之日，饮酒谈笑如平时，观者莫不悚叹焉（考曰：「马上吟」曰：『昨朝刺史出见客，骑马城上点军册；今夜穹庐作楚囚，不信雄心旋落魄。熹微帐外独徘徊，依依斜傍霜华白；笳吹倏动二人愁，声声催促营炊迫。狞狰扶我上马行，簇簇护持无间隙；天地宽大难可量，此时伸展不盈尺。浓岚横抹断城腰，惨淡烟云天蹙额；北风拂面任欺凌，古树栖禽惊振翻。孤臣马上啸一声，晓山失晓颜如墨；回首羊肠路渺漫，我军创病何狼籍！犹喜人人不攒眉，各向虜儿雄咤叱；朝廷豢养三百年，虽败志气不萧索。河水萦环马足迟，羨煞一派寒光碧；鸟声上下叫黄昏，斜阳落浦荒村僻。此宵梦醒何处也？潇潇风雨穿古驿』。「从西山义士游诗」云：『虎豹山之兽，犹思文其身；皮骨蒸云雾，耐饥过七晨。须眉丈夫子，忠孝以成名；时数值阳九，血躯何用生！君不见苏武海上十九年，沙漠啮雪与吞毡；又不見常山舌，骂贼声不绝；又不見文山三载坐小楼，正气冲寒低斗牛。古人已往名存耳，时地各殊肝胆似。逍遥蹑步首阳山，义士一去不复还；惟有青青薇蕨随风长，岁久无人采自蕃。我居山巅拜孤竹，不茹烟火洗心腹。一日、二日不食粟，慷慨能歌西山曲；三日、四日不食粟，斥骂狱吏无休息。五日、六日果何如？晓来曾把发鬢梳

；整冠理衣行鬢铄，作诗遂向壁间书。七日、八日枯胃肠，忠魂直到白云乡；帝廷从陟降，渣滓委道傍。任教饥肉啄鸢鸟，到底何曾失故吾；人生自古谁无死，觅得死所几人乎？（以上详李世熊「寒支集」）。

二月，我大清命贝子洛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都督卓布泰为征南将军，偕降臣洪承畴、吴三桂、线国安等分道取云南。

孙可望之未降也，我四川总督李国英驻保宁，大将军辰泰、都统阿尔津驻荆州，承畴以经略驻长沙，尚可喜等分驻肇庆、广州，遇出犯湖南、川北、广东之寇则击却之，出境亦不穷追。以孙、李皆百战之余，地险兵悍，姑以云、贵、川东南为其延喘地。及可望降，知敌人内讧，于是承畴、三桂疏请大举。章皇帝以贝子洛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偕承畴由湖南进；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偕都统墨尔根、李国翰由汉中、四川进；都督卓布泰为征南将军，偕国安由广西进：约期会于贵州。

明李定国遣其将刘正国、杨武等分守四川之三陂、红关，马进忠驻贵州。

三月，我大清吴三桂等兵至合州，明重庆总兵杜子香弃城走。

吴三桂由沔阳至朝天驿，顺流击楫，月之四日抵保宁。具舟舰粮糗过南部、西充，犹见数家烟火；自顺庆而前，则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向导莫知所从。伐木开道，十四日至合州。杜子香以轻舟哨至江口，见三桂挥军跨马而渡，子香骇而逃。三桂偕墨尔根由铜梁、璧山进发，至重庆。时房、竹、归、巫有郝摇旗、李来亨、袁宗第、党守素，施州有王光兴；长寿有刘体仁、谭诣、谭宏、谭文，达州有杨秉允等连兵防守。三桂策其无能为，惟令总兵严自明、程廷俊以重兵扼重庆，固根本而已。

明光禄寺少卿高绩、部郎金简疏言时事。

定国自败孙可望后，宴饮恬愉，颇弛武备。二人次第疏谏，谓『内患虽除，外忧方棘，伺我者顿刃以待两虎之一毙；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爇薪之上，能旦夕安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定国愬于王，词颇激；王拟杖二臣以谢之，朝士争执不可。移时未决而败报踵至，定国逡巡引罪。简字禹藏，绩同里人；后扈王入缅，死于道。

夏四月，明王自奇、关有才反；李定国自将讨平之。

自奇旧封夔国公、有才封永寿伯，皆孙可望党也；惧而反。定国擒而诛之。时王师入贵州，不及援；故逆党平而贵州已不守矣。

我大清贝子洛托等兵取贵阳，明马进忠遁；巡抚冷孟铤死之。

孟铤被执，谕薙发；大骂不屈，死。

臣鼐曰：按杨氏「安龙纪事」：冷孟铤，盖马吉翔之党也；及殉节贵阳，怒裂睚眦之眦、愤衔温序之须，又何烈也！岂杨氏褒讥失实，抑孟铤固两截

人欤？君子取节焉可也。

庚辰（十四日），我大清吴三桂等兵至三陂，明刘正国遁；遂克遵义。

三桂以浮桥济黄葛江，溽暑熏蒸，军士多病。翌日渡綦江，历滴溜、三陂、红关、石壶之险，皆峭壁重渊，一夫可守。正国望风由水西逃入云南；于是将军郭李受、总兵王友臣并以众降，获粮三万石、兵五千，王师遂克遵义。

庚寅（二十四日），明大招讨蜀王刘文秀卒。

文秀之追孙可望至贵阳也，收溃卒得三万人，屯守边隘。李定国闻而怯之，召之还；并召诸将之在边者，论功小大为分兵多寡之地。及王师猝至，兵失其将、将不得兵，迄于大溃。文秀在滇，郁郁不自得；每屏人语曰：『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病革，上遗表曰：『臣精兵三万人，在黎、雅、建、越之间；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后，若有仓猝，请驾幸蜀；臣妻操盘匱、臣子御羈勒，以三家之兵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也』。

臣竊曰：书爵何？嘉之也。文秀起家草泽，乃心王室；恂恂退让，有名将风。情势既迫，猜嫌顿起，岂天必欲讫明命欤？何两贤不相得也！

五月，我大清吴三桂等兵败明杨武于开州之倒流水，兴宁伯王兴、水西宣慰使安坤、酉阳宣慰使冉奇鏊、藿州宣慰使奢保受等降（考曰：王兴疑即王光兴，与入蜀事合。另有广宁伯王兴者，守文村不降；事见后）。

秋七月丙申朔，明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赐黄钺。

有妖人贾自明者，持幻术，大言上帝以某日助兵。为木偶人数百，长丈许，执旛幢为行阵。定国惑之；四方之促师期者，辄云有待。久之无验，怒斩之。戒期出师，王授以黄钺；凡古命将之礼，无不备焉。

我大清卓布泰等兵抵独山州。

戊戌（初三日），明大学士文安之督川东诸军袭重庆，不克。

安之率刘体仁、袁宗第、李来亨十三家暨谭宏、谭诣、谭文等由水道袭重庆，而吴三桂留防之师严于他路，故不克。

明延平王朱成功、兵部左侍郎张煌言会师大举北上；甲辰（初九日）次羊山，飓风作，旋师舟山。

成功将大举攻南京，以黄廷为前提督、洪旭为兵官、郑泰为户官，留守金、厦。从行甲士十七万，以五万习水战、五万习骑射、五万习步击，以万人往来策应。选力能举五百觔者披铁铠，画以朱碧彪文，留两目，执斫马大刀立阵前，斫马足，号曰铁人；望者以为神兵，左虎卫陈魁统之。中提督甘辉请俟滇中会师而进，成功曰：『会师之举，不过牵制其势耳。兵马云集，日费万金，岂可稽延自老其师哉』！乃命辉为前部，马信、万礼继之，自统大众为合后，侍郎张煌言为监军，扬帆北上；平阳守将单任暹、瑞安守将艾诚祥献城降。

次羊山，其山多羊，故名之；相传其下有龙宫，戒震惊。成功曰：『本藩欲驰驱天下，百神宾服；奚畏一孽龙乎？』令放炮鸣金。不移时飓风发，挟雷电，水起立；成功冠带起祝曰：『成功统率三军，恢复中原。如天命有在，即对诸船沉灭。神其鉴诸！』祝毕，风顿止。是日，碎巨舰数十，漂没士卒八千人；成功之四子浚、七子浴、八子温暨义阳王某皆溺焉。乃旋泊舟山理楫，以为后图（考曰：一云羊山故多羊，见人驯扰，然不可杀；杀之则风涛立至。军士不能戒，烹之；羊熟而祸作。与放炮惊龙说小异。疑成功既放炮而军士又杀羊，致此奇祸欤）。

八月，明授前江西总兵邓凯为随扈总兵。

凯，吉安人；父某，死国难。凯初随杨廷麟、刘同升起兵江西，事败而逃。是年朝滇都，授随扈总兵，守大明门。寻遣内臣李崇贵召之入朝，谕曰：『尔忠义老成，可即随扈东宫』。赐银百两、银鼎杯一事。盖王师日迫，将移蹕也。

九月，明朱成功取象山。

成功舟师至象山，知县徐福率父老降。时兵士逃者甚众，讹言新附北将尽投诚。援剿右镇贺世明朱粉其檣，成功益疑之；令他将统其众，而尽解新附北将之兵权。后冲镇刘进忠乃入黄岩之海门所投诚，成功令周全斌追之；进忠夜半开西门突围走，全斌拔其城以归，寻破盘石卫。

冬十月，我大清信郡王铎尼会师平越府。

章皇帝命信郡王铎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总统三路。谕诸将克取贵州，如云南机有可乘，即乘势进取；兵马疲弱，则候铎尼进止。比信郡王入黔境，吴三桂自遵义驰六百里会诸平越府之杨老堡，订期进兵。信郡王统三路兵入滇，而留贝子洛托偕洪承畴理饷贵阳。

明李定国遣冯双礼守鸡公背、张先璧守黄草坝、白文选守七星关。

定国闻王师戒期入滇，以北盘江为滇、黔之界，南盘江为滇、粤之界，乃使冯双礼扼鸡公背，拒中路（考曰：鸡公河出广顺州，历清镇、修文入乌江，距贵州数十里。盘江即牂牁江，有南北二源，故曰南盘江、北盘江）；使张先璧扼南盘江之黄草坝，拒东路；自守北盘江之铁索桥，图复贵州。别遣白文选出西路，率众四万守七星关；抵生界立营，若欲攻遵义者，以牵制三桂之师。先是，三桂驻遵义、信郡王驻武陵、卓布泰驻独山州，惟洛托一军驻贵阳；大众未集，其势可乘，定国逡巡观望。比杨老堡戒期，定国始悉众出拒，而事机已不可为矣。先由中路出关岭，东路告急，乃移师黄草坝；久之逾石关，营于遮炎河。而中路鸡公背之绝顶粮少运艰，士不宿饱，右路之生界孤悬滇、蜀之表，声援不及；识者俱以为忧（考曰：诸书皆云冯双礼扼鸡公背、张先

壁扼黄草坝；而「求野录」则云命李承爵壁黄草坝、祁三升壁鸡公背。岂始则命李承爵、祁三升为两路帅，事急而改命冯双礼、张先璧乎？抑李承爵本张先璧之副将、祁三升本冯双礼之副将，作书者各以见闻着之篇乎？又「求野录」右路之孙界坝，亦作孙家坝，即生界也；音转字异）。

十二月甲子（初二日），我大清吴三桂过天生桥，明白文选弃七星关走沾益。

三桂自遵义出师，文选于十一月二十日自生界回七星关守险。四山壁立，水势汹涌；山上树木参天，名曰天生桥，实未尝有桥也。三桂厚养乡导，由苗疆绕渡出天生桥之背，扼七星关大路。文选侦知，弃关走可渡桥；而守桥之马宝亦奔，乃焚桥走沾益。三桂进抵乌撒军民府。

我大清卓布泰等兵取安龙府；甲戌（十二日），明李定国拒战于炎遮河败绩，退保北盘江；冯双礼之师亦溃于鸡公背。我大清兵进次曲靖，知府盖世禄降。

我广西军至盘江之罗颜渡，明兵扼险沉船。我军得泗城土司岑继禄为向导，由间道入安龙；怀仁侯吴子圣御之败绩，我军取所沉船以济。定国闻之，以兵三万人倍道趋战于炎遮河。王师初战不利，诘朝悉师压其营而阵，南兵枪炮、北兵弓矢，日中不决。忽大风北来，炮火及茅苇，野燎滔天；王师乘火驰射，兵火俱烈。定国惊惧，弃营保北盘江。我广西兵遂由普安州入滇，而信郡王中路兵亦溃冯双礼于鸡公背，追至北盘江。诸将北走不相顾，定国焚铁索桥而遁。王师遂抵曲靖，盖世禄降。

丁丑（十五日），明桂王出奔。

李定国微服还滇，请王出幸。十四日丙子，王召诸臣议之；刘文秀之部将陈建举文秀遗表请王幸蜀、太仆寺正卿辜延泰亦请幸蜀开荒屯练，中书金公趾极言入蜀之不利。定国曰：『蕞尔建昌，何当十万人之至！不如入湖南之峒乌、车里、里角；诸蛮不相统摄，我今临之，必无所拒。安蹕峒内，诸将设御于峒口，胜则六诏复为我有；不胜则入交趾，召针罗诸船航海至厦门，与延平王合师进讨』。难之者曰：『清兵乘胜逾黄草坝，则临沅、广南道路中断；且丧败之余，焉能整兵以迎方张之敌乎』？沐天波曰：『自迤西达缅甸，其地粮糗可资。且出边则荒远无际，万一追势稍缓，据大理两关之险，犹不失为蒙段也』！马吉翔、李国泰咸是天波议。定国不敢争，而泣请留太子督师，以牵制缅甸；王犹豫不忍。定国谓天波曰：『公其努力，愿无生后悔而追忆余言也』！明日发滇都，定国以大兵殿后。国势既摇，人心思叛，艾能奇之子承业纠狄三瞍等以骁卒伏大寺中，谋劫定国而北；定国严队西走，承业等不敢发。百官扈从，男妇马步数十万人，日行不过三十里。兵士乏食，取之民间；所在逃避

，御前供顿缺；而庶僚贫病，离次不前。从古乘輿奔播，未有若此之艰难者。

己亥、我大清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春正月（明永历十三年）癸巳朔，明桂王次永平。

乙未（初三日），我大清兵取明滇都，明卫国公胡一青、提学道徐心箴、光禄寺少卿黄复生、提督刘之扶、土司龙世荣等降；户部主事刘之谦死之。

我信郡王命心箴署临沅道、复生管洱海道。此外降臣可纪者，有总兵许大元、王宗臣、王有德、副将朱文彩、朱文盛数人，无抗节者。惟户部主事刘之谦，廷标子也，以父死国难，授赵州学正，迁户部主事；被执，主者索赂，之谦曰：『父子二十年苦节，漱滇南杯水耳！安得赂』？复令薙发，曰：『秃头鬼可见君父乎』！遂炮烙死（考曰：本「寒支集」）。

丙申（初四日），明桂王驻永昌，下诏罪己。李定国还黄钺，自请削秩；不许。

王崎岖西行，定国留守大理。数日，白文选以溃兵至，列阵下关，众尚万余；定国以数百骑赴之，文选愤涕叱定国曰：『主上以全国全师畀王，一旦至此，谁执其咎』！定国南向叩首，愿一死以赎前罪。文选收涕谢曰：『王几许人？死敌何益！王行矣，文选以一身当之耳』！定国乃追扈至永昌。王下诏罪己，定国还钺待罪。王曰：『是国之祸，王何罪焉』？不许。

徐鼐曰：书「还钺，自请削秩不许」何？嘉之也。何嘉乎尔？造次颠沛之间，君臣相待以礼，此汉、唐以来所不易有也。「论语」曰：『必不得已，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尚论者毋忽诸！

明新津侯谭宏、仁寿侯谭诣杀谭文以叛，降于我大清。

宏等悉众再犯重庆，为王师所败，自相猜忌，杀谭文；督师文安之将率刘体仁、袁宗第、李来亨等十三家之兵讨之。宏、诣惧，率所部降。诸镇皆散，安之郁郁遘疾卒。我大清封宏为慕义侯、诣为向化侯。

二月（明闰正月）辛未（初十日），明总兵王国勋败绩于普洱（考曰：洱亦作溯，音「冯河」之「冯」）。

丙子（十五日），明白文选败绩于大理之玉龙关，走木邦。

王师至玉龙关，文选与张先璧、陈胜之师皆败；获巩昌王金印。追至澜沧江，文选由沙木和走右甸；寻走镇康，入木邦。

丁丑（十六日），明李定国遣其将靳统武扈桂王奔腾越。

是日，闻玉龙关之败，定国使总兵靳统武以兵四千扈王入腾越；沐天波、马吉翔随行，文武官尚四百余人。

己卯（十八日），明桂王至腾越。

辛巳（二十日），明李定国兵渡潞江，大理寺卿卢桂生叛降于我大清。明

日，战于永昌之磨盘山，明兵大败，泰安伯竇民望（考曰：亦作名望）、总兵王玺（考曰：「求野录」作王国；误也）皆死之；我大清兵寻引还。

定国闻白文选之败，遂渡潞江。潞江即古怒江，江不甚宽，而水势汹恶；每岁清明至霜降有青草瘴，虽土人亦恶之。过江二十里有磨盘山，鸟道突箐，屈曲仅通一骑。定国度王师累胜，穷追必不戒；设栅数重其间，三伏以待之：泰安伯竇民望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总兵王玺为三伏，每伏兵二千。约俟王师度山巅，号炮起，首尾横突截攻，必无一骑返。而吴三桂之追白文选至澜沧江也，编筏而渡；再渡潞江，逐北数百里，无一夫守拒。谓定国远窜，不复虑，队伍散乱上山者已万有二千人。忽明大理寺卿卢桂生来降，泄其计，三桂则大惊。时前驱已入二伏，急传令舍骑而步；以炮发其伏，丛莽中矢炮雨下。民望不得已，举炮出战，三伏亦发炮趋下救之；自卯迄午，短兵相接，僵尸如堵墙。民望血战不已，枪弹穿胁过，战如故；持刀溃围走，不数里血涌仆地死。定国坐山巅闻号炮失序，大惊；忽飞炮落其前，击土满面，乃奔。明兵死林箐者三之一、鏖战死者亦三之一，王玺阵歿。而王师亦亡都统以下十余人、丧精卒数千；追至腾越西百二十里，中原界尽矣。明兵初犹踞险守，闻定国走，乃夜遁。王师亦惩是役之罹不测，不复穷追矣。

臣竄曰：不曰「明兵大败，卢桂生降」；而曰「卢桂生叛降，明日战，明兵大败」者何也？着桂生非因明兵之败而始降，乃明兵因桂生之降而始败也。降臣不皆书叛，桂生独书叛何？恶之同于贼也。降有辱义，叛则乱称。兵败途穷而崩角马前者，迫于畏死之念，非有无君之心；诛其降而赦其叛，「春秋」不为已甚之义也。至若输情敌国贪一日之荣利，灭其国、丧其君而不悔，此禽兽所不肯为；腆然人面而为之，其蛇虺枭獍之性，乌可以降臣例哉？我纯皇帝于「国史贰臣传」甲乙以等差之，创史家未有之例，实圣人精义之学也。

壬午（二十一日），明桂王自腾越出奔。丁亥（二十六日），至铁壁关，扈将孙崇雅叛。戊子（二十七日）抵缅甸之囊木河，靳统武亦弃王去。

时李国泰、马吉翔辎重甚厚，趣王乘夜走南甸。王南行二日，尚未知磨盘山之败也。二十四日，野次未定，忽总兵杨武至，言定国远逃，追者将及。王遂接淅踉跄行，昏黑迷路大谷中。群臣妻子不相顾，乱兵乘机劫掠；火光烛天，惊扰奔驰。及天明，仍在故处也；而贵人宫女已失去过半，扈将平阳侯孙崇雅劫杀尤烈。王以从臣多叛，决意入缅；遂出铁壁关，关外即缅甸境矣。

庚寅（二十九日），明桂王入缅甸之铜壁关，次蛮漠。

缅甸之自称于国也，曰金楼白象王；盖处则楼居、出则乘象，足不履地也。进表中国，则称缅甸宣慰使臣某。王命沐天波谕之，缅人奉迎，具表如常仪。复奏曰：『天王远临，百蛮惊畏。请从官以下，勿佩戎器』！马吉翔遽传旨

从之。从臣皆谏曰：『猛虎所以威百兽者，有爪牙也；奈何自弃其防以启戎心』？不听。晦日至蛮漠，土司思绵迎入城；执礼甚恭，进衣衾、食物。盖蛮漠旧为宣抚司，属永昌府；自万历中始为缅甸有也。时沐天波与外戚华亭侯王维恭、典玺李崇贵谋拥太子入关，由茶山出鹤丽，调度各营为声援；王后不可，乃不果行。

明雅州伯高承恩率诸土司敛兵拒守。

是月，明昆明诸生薛大观举家赴水死。

大观闻王之入缅甸也，喟然叹曰：『生不能背城一战，以君臣同死社稷；顾欲走蛮邦图苟活，不重可羞邪』！谓其子翰曰：『吾不惜七尺躯为天下明大义，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儿当死孝』！大观曰：『尔有母在』！其母则谓之翰妻曰：『彼父子死忠孝，吾两人不能死节义邪』？侍女抱幼子立户外曰：『主人皆死，何处以我』？五人偕赴城外黑龙潭死。次日，诸尸相牵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怀中，两手犹坚抱如故也。大观次女已适人，避兵山中，相去数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三月（明二月）壬辰朔，明桂王抵缅甸之大金沙江。

大金沙江自西藏贯缅甸，为「禹贡」黑水入南海之路。缅甸之国都曰阿瓦，东、北二路近中国。东路木邦、孟艮在耿马土司滚龙江南，直普弭边外，地稍平；李定国等趋阿瓦之路也。北路孟密之蛮莫、新街、老官屯为金沙江达阿瓦之道；即王舟行入缅甸路也。王至金沙江，缅甸人舫四舟以待：王一、后及太子一、司礼监李国泰一、马吉翔一。初六日丁酉，浮江东下，从行者纔千四百七十八人，自买舟者六百四十六人。故岷王世子及总兵潘世荣、内监江国泰等九百人、马九百四十余匹，陆行迂道入，期会于缅甸。

明晋王李定国驻兵猛缅甸。

定国之败于潞江也，逾险走，求王所在。知者曰：『帝西行，去腾越已百里，界茶山、缅甸之间』。定国曰：『我从扈而追者及之，君臣俱死，无益也。姑他往以图再举』。既闻白文选屯兵木邦，就之谋曰：『主上入缅甸，我深入恐祸生不测！此地无险要可扼，莫若择边境屯集作后图』。而文选以王左右无重兵，请身入捍卫；意不合。定国遂自引所部从孟定府过耿马，抵猛缅甸驻扎；各营溃兵陆续集，势稍振。

徐燾曰：自桂王入缅甸后，凡李定国事皆书爵以褒之何也？国灭矣、君亡矣，收合余烬图存万，崎岖以死，百折不回；事更难于崖山、节不让乎孤竹！尊乡董氏谓为古之烈丈夫。谅哉！

丙申（初五日），明巩昌王白文选以兵迎桂王于缅甸之阿瓦城，不得（考曰：阿瓦，诸书亦作哑哇；音转字异）。

文选由间道渡陇川、潞江，踵王所在而求之；以王且入阿瓦城矣，以兵临之而不得实耗，乃罢。时去王所在纔六十里，寂无知者。

己酉（十八日），明桂王驻缅甸之井梗（考曰：亦作井亘），议遣使赍敕如白文选等营；马吉翔阻之，不果。

王至井梗，缅人报我兵四集，请敕阻之。诸臣会御舟前议所使，总兵邓凯、行人任国玺请行。马吉翔恐二臣暴其过恶，私谓缅人曰：『此二人无家，去则不还矣』！旋报各营撤去，辍不行（考曰：此事载邓凯「也是录」；而刘湘客「行在阳秋」误以为议遣二人使缅，吉翔止之。其实二十四日乙卯，缅酋来邀大臣过河议事，始有使缅之议。二十八日己酉缅人之请，则为敕止各营兵；而设议遣使者，乃赍敕谕各营止兵之使，非与缅议事之使也。湘客得之传闻，邓凯则躬亲其事；孰是孰非，不辨自明。故大书以正之）。

徐薰曰：曰「阻之不果」何？惜之也。缅甸之行，「易」所谓「需于泥」也。白文选以反首芟舍之从，冀出其君于坎窞；使二臣者赍敕至军，消息可通，拯援及早，厮养之御一乘入于鲁师、市人之呼法章保于莒邑，则黎侯之寓卫不赴式微，而楚昭之入随终以复国。又何至君有青衣之辱、臣烦丹穴之求哉！习坎入坎，失道凶也。小人之祸国，可忍言欤！

乙卯（二十四日），明命马吉翔之弟雄飞偕御史邬昌琦使于缅甸。

缅酋来邀大臣过河议事，王命雄飞、昌琦往。至则缅酋不出，令译者传言，问神宗时事；二臣不习中朝典故，不能答。出所藏神宗敕书与今敕书较，玺文小异，以为伪；又以黔国公征南将军印验之，乃信。盖缅人于万历二十二年因乱来滇请救，廷议却之，遂绝朝贡；故出敕书，以示彼国之未尝受恩也。又二使臣不才，遂开蛮人以不恭之渐。

闰三月（明三月），我大清吴三桂兵至姚安，明大学士张佐辰、尚书孙顺、侍郎万年策、翰林刘■〈廿涯〉、布政司宋企■〈金英〉等皆降。

又有少卿刘泌、兵科胡显等一百五十九人先后降（考曰：本「入云南始末」。又中有左副都御史钱邦芑。按邦芑实以僧终，号大错；未尝降也。当日降表中，诸臣衔名仓卒据仕滇者姓名填列，不必人人闻其事也）。

我大清兵还至云南，明大学士扶纲、侍郎尹三聘、淮国公马宝、叙国公马维兴、武靖侯王国玺、怀仁侯吴子金（考曰：亦作子圣）、宜川伯高启隆、公安伯李如碧及各土官先后降。

臣薰曰：马宝以下书爵何？「春秋传」曰：『美恶不嫌同辞』。顾名思义，愧之也。土官不名何？略之也，吾无责焉耳。

明德安侯狄三品执庆阳王冯双礼以叛，降于我大清。

三品受吴三桂密指，执冯双礼并「戡定大将军」金印、庆阳王金册赴军前

降。于是白文选部将王安等自建昌卫至云南，缴文选「荡平大将军」印、「心膂藩臣」金章。闻风降者相继矣。

明延长伯朱养恩、总兵龙赞阳以嘉定州降于我大清。

明黔国公沐天波、绥宁伯蒲缨、总兵王启隆谋奉桂王出缅甸；马吉翔阻之，亦不果。

三人集大树下，邀吉翔议曰：『缅酋遇我不如前，及此时走护腊撒、孟良以就晋王之军，庶可图存乎』！吉翔曰：『如此我不能复与官家事，诸公为计可耳』！众默然，遂散。

徐鼐曰：「亦不果」何？重惜之也。一之已甚，其可再乎？

缅甸戕明从官之自陆行者。

陆行者不知王之尚在井梗也，竟抵阿瓦城。缅人疑其有阴谋也，发兵围之。总兵潘世荣降于缅，通政使朱蕴金、中军姜承德自缢死；副总兵高升、千户射安祚、向鼎忠、范存礼、温如珍、李胜、刘兴隆、段忠皆被杀。余安置远方，久之无存焉；惟岷王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罗国。

夏四月，明咸阳侯祁三升以兵迎桂王于缅甸；马吉翔遣使以敕书止之。

三升上表迎蹕，缅人请敕止之。谏者曰：『此我君臣出险之一恃也』！而吉翔请遣锦衣卫丁调鼎、考功司杨生芳持敕书止之曰：『朕已航闽，将军善自为计』！三升痛哭撤师。吉翔复与缅官之守隘者敕曰：『后有一切官兵，都与截杀』！进生芳文选司郎中，加调鼎五级，以奖其敕止迎扈之功焉（考曰：本「求是录」；而「阳秋」亦误以丁调鼎、杨生芳为使缅，今正之）。

五月乙丑（初五日），明桂王发井梗；戊辰（初八日），驻缅甸之者梗（考曰：者梗亦作赭硃）。

阿瓦城下有地名者梗，即大鹑城旧地也；界大金沙、小盈沙之间，地饶而险。缅人自祁三升奉敕止师之后，知王威令尚行，虑后得罪；乃优奉之为缓急自救之策，且以阻内外声闻。于初四日甲子，遣其都官备龙舟鼓乐迎王于井梗。乙丑，移蹕；丁卯（初七日），至阿瓦城，距河止焉。阿瓦者，缅酋所居城也。戊辰，陆行五、六里至者梗。草庐十余间，王居之；编竹为城，守兵百余人。从臣自备竹木，结宇而聚处焉。缅妇来贸易者，杂沓如市。从臣久亦习之，屏礼貌，短衣跣足，阑入缅妇队中踞地喧笑，呼卢纵酒，缅人颇晒之。其译者为大理人，私语人曰：『前者入关若不弃兵器，缅王犹备礼；今又废尽中国礼法，异时不知何所终也』！

癸酉（十三日），明延平王朱成功、兵部左侍郎张煌言复会师大举北上以援滇。

成功闻王师三路攻云南，乃约煌言北上以图牵制。戊寅（十八日），抵崇

明：我总兵梁化凤敛兵坚守。成功欲顺风取瓜洲，煌言曰：『崇明为江海门户，有悬洲可守；先定之以为老营，脱有疏虞，进退可据』。冯澄世亦言取之便。成功曰：『崇明城小而坚，取之必淹日月；今先取瓜洲，破其门户、截其粮道，腹心溃则支体随之，崇明可不攻而破也』。乃遣监纪刘澄密通我江南提督马进宝（考曰：即马逢知），而请煌言以所部兵为前军乡导。己卯（十九日），经江阴，舟楫蔽江而上。六月丁酉（初八日）至丹徒。壬寅（十三日），泊焦山祭天，旗盖、袍服用赤色；望之如火。癸卯（十四日）祭地，望祀山川、岳渎，用黑色；望之如墨。甲辰（十五日），吉服祭太祖毕，缟素祭崇祯、隆武帝，用白色；望之如雪。恸哭誓师，三军皆泣下焉。

六月丙午（十七日），明朱成功攻瓜洲，克之；癸丑（二十四日），克镇江。

我师于江之上流设木城，亦名「木浮营」。结大木为筏，覆以土，上可驰马；旁有木栅，穴之而置炮焉。自上流浮下，船遇之立碎。又于金、焦两山间，铁锁断之，谓之「滚江龙」；都司罗明升以五百人守谭家洲。朱成功与诸将议曰：『瓜、镇为金陵门户，宜先破之』。令右提督马信、前锋镇统领余新进夺谭家洲，材官张亮督泅水者斩滚江龙；自督亲军与中提督甘辉、左提督翁天佑建大将旗鼓，直捣瓜洲。我操江朱衣佐（考曰：亦作衣助）、城守左云龙率兵一万拒之；见海舟外蒙白絮，扬帆直上，近滚江龙则复下。王师炮击之，不伤一艘。循环者数次，而滚江龙已断；盖海舟内藏泅水人，且以诱我炮矢也。度炮且尽，成功麾兵大进。右武卫统领周全斌率兵士带甲浮渡登岸，直破我阵；身中五矢，气益奋，斩云龙于桥下，擒衣佐。正兵镇韩英夺门而入，登城树帜；全斌望见之，陷西北隅以入。我谭家洲及木城之兵，望风奔溃。成功以援剿左镇刘猷守瓜洲、监纪柯平督理江防，而悉师趣镇江。守将告急于南京，将军罗某以铁骑千人赴援，被甲如雪，大言海贼不足杀也；时苏、常四郡兵畏敌如虎，闻京军欲居前队，则大喜。京军懦躁欲战，而海舟忽上忽下，我驻南则泊于北，驻北则泊于南；王师随之，三日夜不息，酷暑遇雨，人马饥疲。海师亦分五队：五色旗第一、蜈蚣旗第二、狼烟三、铳四、大刀五；每队有滚被二人。滚被者，棉被厚二寸以蔽箭；箭过，即卷被持刀滚进，斫人马足。一人敲鼓，鼓声缓则兵行亦缓，急则亦急。然皆步卒，王师甚轻之。凡我骑兵遇步卒，勒马退数丈，加鞭突前；敌阵动则乘势冲之，步卒自相践踏：以此常胜。至是施之海师，则严阵屹然不动；团牌自蔽，望之如堵。王师三却三进，方欲却马再冲，而海师疾走如飞，突犯我阵；合战良久，见白旗一挥，兵即两开如退避状，或伏于地。王师谓其将遁也，驰马突前；忽彼阵发大炮，击死千余人，乃退保银山。成功以银山为必争地，二十二日辛亥夜，令陈魁统铁人军逼栅

。守兵见之骇然，不敢出战；射之，则箭不能入。铁人冒死进，栅遂破。迟明，王师复分五路三迭压其垒而军，成功令发大炮，多鼓钩声，江水腾沸，廊瓦皆震；我兵士下马殊死战。薄午，海师益奋；我提督管效忠身冲其阵，入之而阵变，首尾相应。效忠自负旗而走，遂大败，喋血填濠。效忠部众四千人，存者百四十人，走南京；叹曰：『吾自满洲入中国十七战，未有此死战也』！我镇江守将高谦、知府戴可进（考曰：亦作可立）献城降。癸丑，成功殮将士于京岷山；命全斌及援剿后镇黄昭守镇江、冯澄世为常镇道兵都事、李征知镇江府，分徇属邑皆下之。

臣鼐曰：计六奇「明季南略」载成功入镇江时，我大清将彭某引兵五百还，六合士民拒不纳；已而有阮春雷者至，称明兵部职方司，武生王寅生、文生夏志宏、徐三峰率众执香迎之。阮明决有文武才，湖贼刘青海率百二十人归之。阮问：『何能』？曰：『团牌』。试之毕，阮置纱帽几上，自起舞牌，身隐不可见。刘大服，从之往滁州。我凤泗道炮毙其执旗者，众失色；阮怒，持大刀直前，杀五十余人。王师败入城，阮以两大钉钉壁而登，遂克滁州。王寅生持阮檄至天长，百姓开门降。既而江宁捷闻，阮以盐舟扬帆去；或曰衣冠投龙津桥下，泅水逸。寅生走乡庄，酣饮怒歌，杀其妻子，短甲草履，持枪驰骑遁；拘之不及。巡按韦某奏：『六合拒兵献城，天长杀官献城，仪真逐官献城，众凶惧』。已而章皇帝批郎廷佐奏云：『俱免屠戮，府县官更加倍植』；批巡抚蒋国柱奏云：『此非百姓之罪，乃汝失守封疆之罪也』。众情乃安。鼐尝举以告我里人，俾知我国家覆载之恩同于天地，毋耕田凿井而忘帝力也！

我大清兵取马湖、叙州，明提督陈希贤降。

我大清兵取成都，明总兵赵友鄢、御史庞之泳、主事贺奇等皆降。

明雅州伯高承恩为其弟承裔所杀。

秋七月，明张煌言徇江南、北府州县，下二十九城。

瓜州之破也，成功欲趋金陵，煌言欲先取镇江。成功曰：『我顿兵镇江，金陵援骑朝发夕至，且奈何』？煌言曰：『我以偏师水道薄观音门，金陵自救不暇，岂能他顾』！成功然之。煌言泝长江而上，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迎降。七月庚申朔，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芜湖以降书至，成功谓煌言曰：『芜湖上游门户，留都不能旦夕下，则江、楚之援师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煌言乃率所部至芜湖，相度形胜，一军出溧阳窥广德，一军镇池州截上流，一军拔和州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图徽州。传檄郡邑，大江南北相率送款：府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州则和州、广德、无为，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陵、太平、旌德、泾县、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含山、巢县、舒城、庐江、建平、高淳、溧阳，凡四府、三州、二

十二县。煌言考察官吏，黜陟廉明；江、楚、鲁、卫人士多诣军门受约束，归许起兵相应。我淮安漕督亢得时以援镇江兵败，投水死；自巡抚而下，仓皇欲走，东南大震。

壬午（二十三日），明朱成功败绩于江宁，崇明伯甘辉等死之。成功退入于海，瓜洲、镇江皆复归于我大清。

成功既连克瓜、镇，甘辉进曰：『瓜、镇为南北咽喉，但坐镇此，断瓜洲则山东之师不下，据北固则两浙之路不通；南都可不劳而定矣』！成功召诸参军议之。潘庚锺曰：『未可骤进，当暂住瓜、镇，分据淮阳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观衅而动。北都满、汉兵民不下数百万，断其粮道，两月之间必生内变；此曹公之所以取胜于官渡也』。冯澄世亦言进攻不易。成功曰：『不然，时有不同耳！昔汉祚改移，群雄分据，故曹操常以算胜。我明朝历年三百，德泽已久；不幸国变，百姓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复旧京，呼召天下豪杰，千载一时也。若自老其师，援兵四集，首尾受敌，我势岂不自孤？昔太祖得廖永忠、俞通海水师，夺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贵神速耳』！

癸亥（初四日），登舟传檄；丙寅（初七日）至观音门；以黄安督水师守三■（汊）河口。戊辰（初九日），由仪凤门登岸，军于狮子山；偕诸将登阅江楼，望建业王气。令诸舟一字列于江东门外，亲率十余骑历城下，度营垒。令马信、黄昭、萧拱宸营于汉西门，以连林明、林胜、黄昌、魏雄、杨世德之垒。令陈鹏、蓝衍、蔡禄、杨好屯东南角，依水为营；刘巧、黄应、杨正、戴捷、刘国轩屯西北角，傍山为营。令张英、陈尧策、林习山屯岳庙山，连诸宿镇为成功大营护卫；设鹿角望楼，深沟木栅。而留甘辉、余新屯狮子山，万礼、杨祖屯第二大桥山，翁天佑屯仪凤门之要路。乙亥（十六日），王师以千骑薄余新营而败，城中益惧。我操江朱衣佐之被擒也，成功曰：『此腐儒也，杀之污吾剑，释之』！归言于总督郎廷佐曰：『海贼众不过数万、船不过数百，请卑词宽限以骄其志』！乃遣人说成功曰：『我朝有例，守城过三十日，罪不及妻孥；乞宽三十日之限』！潘庚锺曰：孙子有云：『卑词者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降则降，岂恋内顾；此缓兵之计也。成功曰：『自舟山兴师至此，战必胜、攻必取，彼焉敢缓吾之兵邪！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今既来降，骤攻之何足以服其心哉』！甘辉曰：『兵贵先声；彼众我寡，及其熿且未定其势，宜拔。俟彼守御固，则难图也』。张煌言亦自芜湖贻书谏之。而成功以累捷自骄，但命八十三营牵连困守，以待其降；释戈开宴，纵酒捕鱼为乐。庚辰（二十一日），有闽人林某犯法逃归于我，具言二十三日为成功诞辰，诸将卸甲饮酒，乘之可破；且请为导。我副将梁化凤自崇明绕道赴援，与城守闻之，夜穴神策门，引五百骑突犯余新营。海师出不意，惊溃；余新败入萧拱宸

营。化凤乘之，拱宸亦败遁，新被擒；翁天佑驰援之，而化凤已收兵入城矣。王师既败前锋营，乃尽出骑兵列城外。甘辉、潘庚锺劝成功退屯观音门以图再举；成功曰：『小挫岂便思退；明日正欲观诸君建功耳』！调姚国泰、杨祖、蓝衍、杨正屯山上，甘辉、张英伏谷内，林胜、陈魁列山下，陈鹏、蔡禄往来接应；仓卒移帐，垒灶未安。二十三日壬午质明，化凤率骁骑薄杨祖营，祖奋力迎战，三合三却；正与国泰败走，蓝衍战死。山高行迟，陈鹏、蔡禄救之不及；而化凤已从山上驰下突之，鹏与禄军亦大溃。我总督登城望见都统哈哈木兵少却，大惊，急麾劲骑自小东门出成功大营之后；俄见山上旗，喜曰：『吾家兵上山，胜矣』！王师乘胜掩杀，海师营垒咸摇动；望山上成功麾盖不敢退，未奉号令亦不敢相救援。林胜咋谓中协金岸、领兵康龙曰：『敌人虽胜，实无多骑；藩主之不发号令而齐击者，谬也。尔二人击之，吾为尔援焉』。二人方敌化凤，而东门骑兵骤至如风雨。胜转头御之，而魏雄战死；众溃，胜不能止，遂俱没焉。成功在山上观战，见蔡禄等败，属潘庚锺曰：『尔立盖下代吾指麾，吾往催水军也』！驾船至江心，望诸军披靡不堪，乃飞帆去。庚锺挥剑督护卫战，至死不去其盖。陈魁见王师逼成功营，趋援之，中箭死；铁人军歼焉。铠重不可砍，则舆以去，或斧以斫之。溃兵走江边，不得船，悉赴水死。是时甘辉、张英在谷内，未得号令，遂大困，英中矢死。辉且战且走，左右皆尽，所击杀亦数十百人，马蹶被获；至城南金水桥，见余新方屈膝，辉怒蹴之曰：『我甘国公头可断，志不可易也』！戟手骂不绝，遂遇害。万礼力战于大桥山，亦覆没。是役也，自甘辉、潘庚锺、万礼、张英、林胜、蓝衍、陈魁外，又有副将魏标、林世用、洪复等咸阵亡焉！惟左右提督、右虎卫、右冲锋、援剿后镇军得全。

癸未（二十四），成功至镇江，黄安全队亦至。成功大恟曰：『是我欺敌，非尔等之罪也』！遂弃瓜、镇，出泊排沙屿；令马信、韩英督舟师堵江口，周全斌、黄昭、吴豪为后殿，余军次第登舟焉。方梁化凤之穴城出也，有以通贼报总督者；总督曰：『梁将军忠贞，必无是事；其有谋乎』！既收军，迎而劳曰：『前夜穴城出，何不相闻也』？化凤曰：『成功积寇，瓜、镇新亡，人心摇动，桀黠之徒多有异念；保无城内为之侦探者乎？不请命者，惧泄其机耳！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也。请即乘势复瓜、镇，顺途归崇明，以防余炽』。总督然之；报曰：『江南之捷破成功者，崇明总兵梁化凤也』。章皇帝方幸南苑，集六师议亲征；闻报大悦，命图化凤形以进，擢为江南提督。

臣竊曰：成功江宁之败，论者惜其拒甘辉坐守瓜、镇之言，庚锺分扼淮、扬之策，恃锐轻进以丧其师。此事后成败之论耳！天之丧明若樗夫；我国家日月光华、风霆震荡，挥戈何足以返舍，箕土何足以移山！就使坐守瓜、镇，而

山东之师冲其左，江、楚之援掣其右，金陵郎廷佐、梁化凤捣其中坚，岂能全师而返哉？孤军深入，自老其师，昭烈所以败于猊亭也。违众独断，孤注一掷，成功非无所见哉！兵骄者破，理固然也。览其全局，岂非天邪！

八月，我大清再遣使招明张煌言；煌言不受，走英山，寻入于海。

煌言方诣徽郡受降，而江宁之败闻。郎廷佐复以书来招，煌言拒之；廷佐乃发舟师扼其归路。煌言召诸将议，将入鄱阳招集故杨、万诸子弟，号召江、楚。八月初七日乙未，与王师自楚来者遇于铜陵，战不利。慈溪秀才魏耕请赴英、霍山寨；乃焚舟登陆，士卒尚数百人。甫度东溪岭而追者至，众皆散，茫茫无所归。念皖有故人卖药于高浒埠，姑投之；则故人无在也。有自江上来者，识为张司马，怜其忠义；教之由枞阳渡黄湓，抵东流之张家滩登岸，走建德、祁门山中。又病疟，力疾趋休宁，买棹入严陵。浙之人熟其貌，仍作山中行。自东阳、义乌出天台，达海孺；复树燻鸣角，招集散亡。成功闻之，亦遣兵来助。海上有长亭乡，多田而苦潮；募义民筑塘捍之，且耕且屯。遣使告败于缅甸行在；王专敕慰问，晋本部尚书。

己亥（十一日），明朱成功攻崇明，不克。

城崩数十丈，梁化凤随时堵筑，造木马钉，抛置崩处。十一日己亥夜，海师倚云梯上，正兵镇韩英、监督王起凤（考曰：亦作起俸）伤炮死。周全斌曰：『城小而坚，徒损士卒耳』！会有自马进宝所来者，知密谋不就；乃回岛。

癸卯（十五日），明黔国公沐天波以夷礼见于缅甸，礼部郎中杨在、行人任国玺疏劾之。

缅甸俗：八月十五日群蛮贄见，缅甸张嘉会以享之。时将夸示诸蛮，来招天波渡河，并索礼物。王欲为好于酋，命天波往。至则胁令白衣、椎髻、跣足，领诸海郡■〈〈東東〉上火下〉夷酋而拜；天波不得已从之。归而泣曰：『我所屈者，恐惊忧皇上耳！否则，彼将无状，吾罪滋大矣』！礼部杨在、行人任国玺劾天波屈节于夷，疏留中不发。王患足疾，旦夕呻吟；而从臣酣歌纵博。马吉翔、李国泰呼梨园黎应祥者演剧庆中秋；应祥泣曰：『行宫密迹，圣体不安。此何时而行此忍心之事乎』！吉翔怒而鞭之（考曰：「求野录」、「也是录」、「行在阳秋」、「永历纪年」所纪略同；而「南疆绎史」、「三藩纪事本末」谓：『群蛮来朝，王欲夸示之，亦将为好于缅甸也，命从官效其装，椎髻跣足，用臣礼见』。审尔，则杨在、任国玺何以疏劾天波屈节于夷哉？传闻之误也）。

九月，明颁缅甸于从官。

缅甸人进新稻，王命给各官之窘迫者。马吉翔据为己物，私所亲；总兵邓凯詈之于朝。有吴承爵者，吉翔之旗鼓也；仆凯于地，损一足。后咒水祸作，吉

翔死而凯以病足免焉。

明朱成功部将刘猷败绩于温州，死之。

猷征饷温州，水浅舟胶。我温州总兵以骑兵突至，力战不支，全军皆歿。

明朱成功回师厦门，上表待罪；立庙祀死事诸人。

成功留陈辉、阮美、罗蕴章分守舟山，于初七日甲子回驻厦门。以江南出师无功，修表遣使从龙门间道达滇，自贬王爵，仍用招讨大将军印。立忠臣庙祀死难诸臣，以甘辉为第一；哭之曰：『早从将军之言，吾不至此夫』！初，甘辉之破仙游也，闻有活阎罗王志章者能前知，斋戒往谒；志章书：「位至崇明、寿至崇明」八字示之。既封崇明伯，而江南之役道经崇明，心疑其验；阻之不获，竟死焉。

冬十月戊子朔，明颁历于缅甸。

从邓凯请也。

我大清吴三桂以兵围沅江，明土知府那嵩悉力固守。

嵩世为沅江土知府，循法敬事。王之入缅也，过沅江，嵩与子焘供奉甚谨；设馔用金银器，宴毕即敛以献曰：『聊以佐缺乏耳』。及李定国用敕印招土司，嵩受总督衔；密为传布，各土司亦有听命者。延长伯朱养恩、将军高应凤、总兵许名臣、土司龙赞阳皆既降，而复与嵩合。三桂统满、汉大兵自云南至石屏州，土司龙荣率赘婿黔国公之子沐忠显赴军前降；嵩固守不下，进围其城。

明晋王李定国驻军孟艮。

定国移营孟连，贺九仪及文选部将张国用、赵得胜来归；乃承制加各土司勋爵，令内应。孟艮有女酋纠夷众与定国为梗，定国破灭之，据其城。

明郝承裔以邛、眉等州降于我大清。

明镇宁侯王友进降于我大清。

十一月癸亥（初六日），我大清兵克沅江，明总督衔土知府那嵩死之。

嵩阖室自焚，士民巷战死。那氏藏书甲于滇中，灰烬无一存焉（考曰：本「殉节录」）。

十二月，明巩昌王白文选移军猛■〈土稟〉。

卷第二十

庚子、我大清顺治十七（一六六〇）年春正月（明永历十四年）丁巳朔，明桂王在缅甸之者梗。

明德阳王至浚降于我大清。

至浚初与太监王应遴同匿交趾之高平；而是时安南都统使莫敬耀已入贡于

我大清，势益孤危，遂出降。

三月，明颍国公杨武降于我大清。

明大学士方端士降于我大清。

明广国公贺九仪将降于我大清，晋王李定国诛之。

九仪妻子在滇，吴三桂以书招之；将出降，定国杖杀之。张国用、赵得胜同来归者也，始鞅鞅有二志。

臣薰曰：「将」者且然而未必之辞也，何以言诛？「春秋」传曰：『人臣无将，将则必诛；所以大乱臣贼子之防也』。君子谓定国于是能用刑矣。

明兵部尚书张煌言驻师林门；寻移驻桃渚（考曰：林门在象山县南，临海县东北有桃渚千户所）。

夏四月，明巩昌王白文选移军景线。

五月甲子（初十日），我大清兵攻厦门，明延平王朱成功御却之。

朝命将军达素、总督李率泰搜金、厦两岛，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而檄碣石总兵苏利、南洋总兵许龙、饶平总兵吴六奇会师岛上。成功以右虎卫陈鹏督诸部守高崎遏同安，郑泰出浯州遏广东；自勒诸部遏海门。我总督旗牌张应熊之小功弟德为成功厨人，应熊以孔雀胆遗德，属俟大会宴饮时杀成功并诸将佐；德许诺，而属其徒王四为之。四下药则身战栗，捧盘敦者环立迫促，弗及下，捧者去，则心安。如是者屡，乃告其父耀；耀大惊曰：『事主而害之，不忠也；受托而背之，不信也。宁为负信，不可不忠』！乃首之。率泰闻德诛，叹曰：『成事在天，果不虚也』！忽陈鹏密书投诚，请自五通渡师袭厦门；率泰纳之，飞催粤师合击。初十日甲子，漳船乘风出海门。成功令五府陈尧策传令诸将碇海中流，候中军号炮迎敌；妄动者斩。令未毕，漳船猝至，诸将仓卒受令，莫敢先发；闽安侯周瑞为王师所乘，与尧策死之。陈辉见事急，举火，王师之跃入舟者焚焉；疑不敢逼，辉跳而免。日向午，成功执旗剑，顾问左右曰：『流平否』？曰：『流平矣』！曰：『流平则潮转，潮转则风随之；令举炮起碇』。俄东风大盛，成功手自褰旗引巨舰横击之，泰自浯屿回击；风吼涛立，一海皆动，军士踏浪如飞。北人不谙水水性，眩晕颠仆呕逆不成军，遂大败，僵尸满海；有满洲精卒数百人弃船登圭屿，成功折箭招之，乃降。其出同安趣高崎以赴陈鹏约者，恃有内应，涉水争先；鹏部将陈蟒不与谋，曰：『事急矣』！麾部下迎击。殿兵镇陈璋闻炮以为鹏令也，亦鼓噪乘之。我兵被重铠，退陷于淖，十死六七。鹏愕然计之；左也，不得已齐出，遂大捷。王师死者千六百人，首领哈喇土星被擒。成功收杀鹏，擢蟒为右虎卫，统其军。苏利等闻闽之失利也，望太武山而还；达素自杀于福州。竟成功之世，无敢言覆岛者。

秋七月，明巩昌王白文选以兵迎桂王于缅甸之阿瓦城，不得。

文选由木邦举兵薄阿瓦。阿瓦有新、旧二城，王居旧城之者梗，而缅甸自居于新城。缅人谋以敕止之，乃招沐天波过河；至则遇之有加礼，始知诸将临缅迎驾，疏前后至三十余道。而是时从臣燕雀自安，无以出险为念者；第草草与之敕，令毋进兵。文选不奉诏，谓使者曰：『前者祁将军来，诏云已航闽；若前诏为真，则今敕为贗。使今敕为真，则航闽后何自而来？君非臣何以威众、臣非君何以使人？蛮人不足信也』！急攻新城。垂克矣，缅人给之曰：『三日后出新城让王』。文选信之，却兵十里，城中得固备；攻之，反为所败，望鹧鸪城痛哭而去。缅人知其必复来，益修战守备焉。

八月，降将郝承裔以雅州叛我大清，复归于明。

明年四月为王师所获，伏诛。

九月，太白经天，凡十有五旬。

明太常寺博士邓居诏疏陈时事。

时马吉翔请以湖广道御史邬昌琦掌六科，乌撒知府王祖望以医中宫疾，授礼部主客司，行人任国玺谋转江西道；举朝梦梦，招权纳贿如平时。居诏疏中语侵之，国玺亦劾居诏；王将面质之，不果。惟马吉翔、李国泰传旨云：『邓某当学好』。

明碎御玺以给从官。

先是，杨武、孙崇雅之叛，乘輿辎重散亡殆尽；惟中宫余金盆、银碗各一事，輿夫又窃以逃。庶僚之贫者饥寒蓝缕，大臣有三日不举火者。马吉翔、李国泰以语激王，王掷「皇帝之宝」，令碎之以给从臣。典玺太监李国用叩头不奉诏；吉翔、国泰竟罄以分饷，拥货自贍不顾也。时绥宁伯蒲缨大开赌肆，昼夜呼卢。王怒，焚其居，缨赌如故。华亭侯王维恭与杨太监拳毆，喧哗声彻内外。用是，缅人益轻之。

辛丑、我大清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春正月（明永历十五年）辛亥朔，明桂王在缅甸之者梗。

丁巳（初七日），我大清世祖章皇帝崩。

己未（初九日），我大清圣祖仁皇帝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康熙元年。

二月，明晋王李定国、巩昌王白文选再以兵迎桂王于缅甸不得，击缅兵于锡箔（考曰：「求野录」作「锡波」）江，大败之；进驻大金沙江。

定国据孟艮，诸将稍集，军声复振。文选居木邦之南甸，相去二千里，不相闻也。既攻缅不克，知定国取孟艮，并有贺九仪之众，移书责以大义。定国遂全师而西；中途遇文选，购缅人密奏，请王速计。且曰：『臣等兵不敢深入者，激则生内变也。谕令扈送出关，方为上策。何诸臣泄泄，不以为意也』

？王玺书慰劳。文选造浮桥迎蹕，距行在纔六、七十里。缅人断其桥，计不行；乃刑牲歃盟，誓必克缅。缅酋拔其豪边牙𧄸、边牙■〈牛果〉为大将，集兵十五万，遇于锡箔江；巨象千余，夹以枪炮，阵横二十里，鸣鼓震天，呼噪而进。定国、文选兵不及十一，且戎器耗散，惟操长刀、手槊、白楸以斗。定国前队稍却，文选警众横截之；缅兵大败，僵死万计，边牙■〈牛果〉死于阵。而边牙𧄸犹收余众栅大榕树林中，荫翳百里，鸣鼓竟夜；晓视之则已走，空无一人，遂渡锡箔江。既济，乃谋渡大金沙江焉（考曰：定国、文选之兵或曰战于锡箔、或曰桐■〈土白〉，言人人殊；兹从邓凯「求野录」）。

明咸阳侯祁三升降于我大清。

三升与李定国不和，走户腊。吴三桂招之，乃率孟津伯魏勇、总兵刘芝林、王有功、邵文魁等来降。

我大清吴三桂兵克马乃（考曰：「行在阳秋」作为乃麻衣，亦有作磨芳者。按磨芳为唐宗尧所守，似另是一地；或曰即麻哈州。边地辽阔，方音转纽，虽志书不能别白；姑阙疑焉），明土司龙吉兆、龙吉佐死之。

三桂遣马宝、高启隆、赵良栋攻马乃，吉兆等守七十余日，栅破被执。三桂问：『何反』？两人曰：『我受国恩三百年，仗义守死，何名为反』？又问：『独不畏死邪』？曰：『我两人尽忠而死，不贤于尔之不忠，不孝而生邪』！同声极骂。三桂怒，截其舌斩之。

臣鼐曰：闻之李瑶曰：『那氏父子、龙氏兄弟，不以蛮荒自鄙，论者美之！时吴三桂戎车所及，狐兔不存；逼索诸蛮妇女行歌侑酒，诸蛮恨刻骨，撻锋毕命正自有人。而边陲荒远，虞初缺如；那、龙之外，无可考焉。其言曰：「受国恩三百载，仗义守死」，吁！当南都覆日，不闻刘孔昭、柳祚昌辈作斯言也；亦可以风勋卫世禄之臣矣』！

三月，明锦衣卫赵明鉴等谋诛马吉翔、李国泰，奉世子出缅甸；不克。

明鉴谋奉太子逸出，并杀吉翔、国泰以弭后患。事泄，坐以结盟投缅，捕沐天波家人李姓、王启隆家人何爱，付本主杀之（考曰：「南疆绎史」「摭遗」曰：『明鉴与同官十七人俱死之』。按「求野录」、「也是录」、「滇缅日记」诸书俱得之目见，无十七人同死事；当是传闻者涉安龙之狱而误传也。明鉴死咒水之祸）。

徐鼐曰：特书何？其忠同于安金藏、其事贤于郑虎臣；天不祚明，忠良喋血，书之史册以志菴弘化碧之恨焉！

明朱成功进兵台湾，克赤嵌城。

台湾为吐蕃部族，在南纪之曲，当云汉下流。东倚层峦，西迫巨浸。北之鸡笼城，与福州对峙；南则河沙矶（考曰：亦作沙马碕），小琉球近焉。周裘

三千余里，孤屿环瀛，相错如绣。物产之利，果蓏、螺蛤、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土番椎髻为群，裸体束腰，射飞逐走。自鹭门、金门迤迤东南以达澎湖，风涛喷薄，瞬息万状；子午稍错，皆有不测之忧。又东至台之鹿耳门，旁夹以七鲲身、北线尾，海道纡折，仅容数武，水浅沙胶，虽长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碎。余乃山罗礁拥，无所由入，中国人无至其地者。隋大业中，虎贲将陈棱一至澎湖，东向望洋而返。「宋史」谓澎湖东有毘舍那国，即其地也。元置巡司于澎湖，明初废之。嘉靖中，海贼林道干遁入台湾，都督俞大猷追之，哨鹿耳门外以归；道干寻为琉球所逐。天启中，日本倭逐琉球而踞之。海澄人颜思齐者，谋夺日本国计泄，与其党杨天生、陈衷纪等二十八人窜台湾，郑芝龙附焉。思齐死，芝龙领其众；寻就抚。荷兰红毛夷遭风泊台湾，乞于日本，以台湾为互市地，不许；则曰：『愿得地如牛皮，多金不惜』！许之。乃翦皮为丝，圈城里许，入居之。旋诱以天主教，逐日本倭而有之。崇祯中，闽地大旱；芝龙请于巡抚熊文灿，以舶徙饥民数万至台湾，人给三金、一牛，使垦岛荒。时芝龙已去台湾，而荷兰专治市舶，不敛田赋。故荷兰夷二千踞城中，流民数万屯城外，耦俱无猜。鸿荒甫辟，土膏坟盈，一岁三熟，厥田惟上；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久之，荷兰筑城曰台湾、曰鸡笼、曰淡水。筑炮台，沉夹板于鹿耳门之港口，置揆一王守之；与南洋吕宋、占城诸国互市，成都会焉。

成功自江南败归，地蹙军孤，谋拓土为巢穴计。有台湾通事何斌者，南安人也；为揆一王主会计，负帑二十万。惧发觉无以偿，遣其私人郭平驾小舟伪为钓鱼者，顺鹿耳门至赤嵌城往来探视，得港路一条；走厦门，谒成功曰：『台湾沃野千里，鸡笼、淡水硝磺有焉。横绝大海，肆通外国；耕种可以足食，兴贩铜铁可以足用。十年生聚，十年教养，真霸王之区也』。出袖中地图如指诸掌。成功叹曰：『此亦海外之扶余也』！集僚佐议之，终日不决；惟马信、杨朝栋然之。乃令洪旭、黄廷、王秀奇辅世子经监守各岛，揆舵束甲而行。初四日未刻，抵澎湖之娘妈宫（考曰：诸书皆云三月泊澎湖，而「台湾外纪」云：『二月初一日祭江，初三日放洋，初四日抵澎湖』。疑二月乃三月之讹）。下令曰：『视吾鹁首所向』！见鹿耳门，焚香祝曰：『成功受先帝眷顾，寸土未得，孤岛危居。今冒波涛，辟不服之区；天如佑我，假我潮水、行我舟师』！竹篙视之，则加涨丈余；以手加额曰：『此天所以哀孤而不委之壑也』！令何斌坐斗头，按图转舵，发炮鸣金；赤嵌城酋长实叮惊怖出降。先数夕，风潮骤振，声振云霄。揆一王率诸酋登城望海，见一人幞头红衣，骑长鲸从鹿耳门游漾纡回，绕赤嵌城而没。是日炮声轰天，登高以千里镜视之，见鹿耳门船只旌旗；笑谓：『唐船近炮台，则无遗类』！俄见首船树旗纛，倏北倏东

；余船以次衔尾鱼贯，悉远炮台而行。骇为兵自天降，呼酋长黎英三集众截击；仓卒间，见大队已达赤嵌矣。次日，荷兰击鼓吹笛出兵七鲲身。成功部将杨祥领藤牌手跳舞横冲，荷兰兵大败，退守王城。攻之不克，多损伤；乃斩竹为籐籐，设门户、置炮台，环七鲲身以逼之。

夏四月，明晋王李定国、巩昌王白文选谋渡大金沙江，不克；移军亦渺赖山。

定国等临大金沙江，谕缅人假道入觐，并责其象马、粮糗为入边之计。缅人不从，尽烧其江船，据险设炮以守；定国等粮少气沮。缅中耆老曰：『从此而北至鬼窟山，有大芭蕉林，伐之作筏则可渡。上流有大居江，地饶材木；居民数百家，烧矿冶铁：舟可立具也』。定国从之，令都督丁仲柳浮蕉为梁，设厂造船。缅人侦知之，以正兵缀定国，而别遣奇兵捣船厂；仲柳弃船走，船悉被焚。时军中挈眷行，老幼累累，疫作军饥，死亡相继；不得已，议还军孟艮。或曰：『缅中瘴疠，夏秋为甚；加以千里无烟，人何以济？孟艮不可得而返矣！西南海上有地高凉，产鱼、稻；月余可至，盍往诸』？从之。行至亦渺赖山下，山亘数百里；登岸一览，竟西南大海，乃暂驻焉。

五月，明御史任国玺、礼部主事王祖望、太常寺博士邓居诏疏劾马吉翔、李国泰，不报。

初，任国玺因东宫开讲，纂宋末贤奸利害，为书进呈。吉翔见而切齿；王览一日，窃袖以出。已而吉翔复与国泰进讲，国玺言：『上年开讲，迁延不行。今势如累卵，祸急燃眉；泄泄然不思出险，而托言讲贯！夫日讲须科道侍班，议军务则有皇亲、沐国；岂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得旨：『着国玺献出险策』。国玺言：『能主入缅者，必能出缅。今乃卸肩于建言之人，抑之使箝口乎』？祖望、居诏各疏劾之。有内官曰：『尔上千万本，亦何益也』！寻命礼部侍郎杨在讲书，赐之坐。在以东宫典玺李崇贵侍立为嫌，乃并赐崇贵坐。崇贵曰：『今虽乱亡，不敢废礼；异日将有谓臣欺幼主者』！每讲，崇贵出外，毕而入。一日，东宫问：『哀公何名』？在不能对，闻者笑之。

缅酋之弟莽猛白弑其兄而自立。

自溃兵入缅，其民罹兵火之厄，死者几半；怗其酋曰：『王迎帝，故阶之祸也』。酋曰：『我迎帝不迎贼；贼祸我、帝不祸我，奈何以是为怨乎』？于是上下相猜。既而李定国等以兵来，酋之弟莽猛白守景迈、景线，引蛮众五万人入援，大出金帛犒众，诸蛮归心焉。会吴三桂檄缅人献王自效，酋不可；曰：『因人之危而为之利，不义；且彼天之所立、中土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为之害，是逆天也。逆天不祥，不如全之以为后图』。莽猛白因众怒，缚酋箠舆中，投之江；而自立为缅王，来索贺礼，且言供给之劳。茫无以应，于是咒水

之祸作矣。

秋七月，缅甸戕明从官（考曰：「行在阳秋」、「求野录」以为。六月十九日事，「永历纪年」、「也是录」以为七月十九日事；「桂王纪略」则云七月丁亥事。按历法是年七月无丁亥日，前六月十九日亦非丁亥；故不日，以阙疑焉）。

月之十六日，缅人来邀当事大臣渡河；辞不行。逾二日，缅使再至曰：『我王虑诸君立心不好，请饮咒水，令诸君得自便贸易；否则，我国安能久奉刍粟邪！』沐天波欲辞焉；马吉翔、李国泰曰：『蛮俗敬鬼重誓，可往也』。乃行。日向午，缅人以兵围行帐，呼诸臣出。诸臣仓卒无寸兵可持，又虑震惊宫闱，不得已相将并出；出则缚而骈杀之。王闻，与中宫将自缢；时总兵邓凯以足疾免于行，与内侍之仅存者劝王曰：『上死固当，如国母年高何？且既亡社稷，又弃太后，后世其谓皇上何！』乃止。已而缅人入宫搜财帛，贵人宫女及诸臣妻女缢于树者，累累如瓜果；王与太后以下二十五人聚一小屋中，如待决之囚。忽通事引一缅官大呼曰：『毋得惊害皇帝及沐国公！』麾其众，移王于沐天波之室。大小存三百四十余人，楼居聚哭，声闻一、二里外；寺僧哀之，进以粗粝。王惊悸成疾，缅人虑王死且无以致词三桂，乃泛洁行宫，迎王复入居之，贡衣被锦布什物；曰：『我小邦王子无他意，无介也！』

诸臣之被戕者：自松滋王某以下，黔国公沐天波、文安侯马吉翔、华亭侯王维恭、绥宁伯蒲缨、侍郎邓士廉、杨在、御史任国玺、郇昌琦、部司王祖望、裴廷谟、郭璘、张崇伯、杨生芳、邓居诏，学录潘璜、典簿齐应选、总兵魏豹、马雄飞、王起隆、王自京（考曰：起隆亦作启隆、自京亦作自金）、龚勋、陈谦、吴承爵、安朝柱、任子信、张拱极、刘相、宋宗宰、刘广寅、宋国柱、丁调鼎、内监李国泰、李茂芳、杨宗华、杨强益、李崇贵、沈由龙、周某、曹某、卢某凡四十有一人。自缢死者：吉王慈燿偕其妃某氏、贵人杨氏、刘氏、松滋王妃某氏、总兵姚文相、黄华宇、熊相贤、马宝、二差官锦衣卫赵明鉴、王大雄、王国相、吴承允、朱文魁、吴千户、郑文远、李既、白凌云、严麻子、尹襄、宗臣朱议漆、戚臣王国玺凡二十三人。兵退，姜承德妻自缢死。王启隆妻吴氏、妾周氏既投缳，太监李从龙见而救之；吴曰：『尔与吾夫厚，当促我死，反来救邪？』卒自缢。吴承爵妻某氏先缢子女，乃自缢；齐环妻某氏抱子赴水死。马吉翔之第四女哭曰：『我父在日，不知作何等人？今已死，人犹骂之』。缢数次，乃绝。盖从王者，几无噍类；惟邓凯生还，为人述其状焉。

徐鼐曰：巨奸大憝如马吉翔、李国泰者，何以不别白书之？曰不为已甚之词也。自古无天子为寓公于异域者，即无翔、泰，庸得全乎？而例之以马、阮

，则已苛矣！「求野录」曰：『诸臣虽贤不肖间殊，其崎岖守死则一』。同为一邱之貉，亦足悲矣！

明朱成功部将郭义、蔡禄劫忠匡伯张进以叛，降于我大清；进死之（考曰：「国史逆臣传」、「东华录」俱云万义、万禄投诚者。时诸人同盟，以万人合心，以万为姓；故张礼亦名万礼也）。

郭义、蔡禄守铜山，禄通于黄梧，谋投诚大清。成功在台湾微闻之，密谕洪旭调二将全师过台，迟延观望则急除之。义闻命，即整船欲东；禄曰：『藩主疑我二人，我投诚，汝能无恙乎』？义沉吟未决。有万五者，击榻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则必离。今召过台，是疑之渐也。当断不断，妇人之仁耳』！乃插刀立誓，诈言许龙兵上山，分据四门；劫忠匡伯张进同叛。进佯许诺，而称病不出。部将吕簇。

入请之，进泣曰：『进海滨一匹夫耳，受先帝恩（考曰：张进，隆武举人），位至伯爵。藩主委以土地之寄，失守已不容诛；尚何面目屈膝他人乎』？簇曰：『何不图之』！进曰：『二贼用意深久，险阻必周；谋泄，则为祸愈惨，为丈夫羞』！曰：『然则坐以待毙乎』？进曰：『惟尔义侠可托；吾火药环布卧室，请二贼入议事，掷火与之偕亡耳』！义、禄行至府门，心忽动，辞不入。进叹曰：『计不成矣，天也！吾尽吾心而已』。遂冠带挥左右出，投火自烧杀。禄、义出八尺门，渡海投诚。黄廷、陈豹追之不及，乃设守以归。

明朱成功击台湾土番，平之。

营将杨高凌削土番，大肚番阿德狗让杀高反。成功令杨祖征之，中标枪死；其锋益炽。将出援荷兰，黄安设伏诱之；斩阿德狗让，余党悉平。

八月，明晋王李定国复以舟师攻缅甸，不克。

定国与白文选分兵进次桐坞，以十六舟攻之，缅人凿沉其五。张国用、赵得胜以贺久仪之死也，衔定国；谓文选曰：『王毋为九仪之续』！挟文选入山，据险自保。定国不得已，引余兵三千还孟艮。

明晋王李定国部将吴三省驻军耿马。

吴三省于安龙之败，寻获定国家口，送之孟艮。至则定国已移营，乃走磨芳。

守将唐宗尧者，奸弁也；凡以奋勇投孟艮者悉收隶麾下，客商至则劫之。由是南北道梗，滇、缅消息不通。三省察其奸，收而杀之；而兵弱不敢深入，流连孟定、耿马之间。

九月，降将吴三桂以我大清兵追明桂王于缅甸。

自王入缅甸后，李定国、白文选分窜孟艮、木邦，日与缅哄，无能患边；我朝亦置之度外，议彻兵节饷。而三桂贪擅兵权，必欲俘王为功；乃于十七

年有「渠魁不翦，三患二难」之疏。谓『李定国、白文选以拥戴为名，引溃众窥我边防，患在门户；土司反复，惟利是趋，一被煽惑，患在肘腋；投诚将士轸念故主，闻警生心，患在腠理。且滇中米粮腾踊，输挽耕作，因荒逃亡；养兵难，安民亦难。惟剿尽根株，乃一劳永逸』。朝命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禁旅会剿；颁敕印于南甸、陇川、千崖、戈达、车里诸土司，檄缅甸擒王自效。十八年正月，我副都统何进忠、总兵沈应时出腾越。至猛卯，以瘴发还师入边；奏俟霜降后大举。是时满、汉土司兵及降卒七万五千并炊汲余丁凡十万人，由大理、腾越出边；三桂、爱星阿将五万人出南甸、陇川、猛卯，分兵二万命总兵马宁、王辅臣、马宝将之出姚关。

臣鼐曰：不曰「我大清命降将吴三桂追明桂王」，而曰「三桂以我大清兵追明桂王」何？伏读纯庙之谕曰：『立意殄灭由榔，三患二难之议发自三桂；檄缅甸驱李定国、降白文选，皆出自三桂之筹划。然其筹划岂实为我国家哉？三桂之必欲灭虫榔，实犹近日之阿睦尔撒纳之必欲灭达瓦齐；则彼之为我宣力，皆所以自为也』。臣鼐详观入缅始末，游魂塞外，国家已度外置之；三桂惑于营窟之谋，为此断草除根之举。厥后称兵构逆，自斩其宗；安知非天诱其衷，以为明室诸孙之报乎？

冬十月，我大清诛降将郑芝龙；徙沿海居民，禁舟出海。

从降将黄梧请也。弃芝龙于市，郑氏在京者无少长皆伏诛。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者尽徙内地，禁渔舟、商舟出海。

臣鼐曰：不曰「杀明提督吴勳」而曰「杀三桂之父」者，罪三桂也；不曰「杀成功之父芝龙」，而曰「诛降将」者，罪芝龙也。

十一月，吴三桂分兵追明白文选于茶山，降之。

张国用、赵得胜之挟文选北走也，路过耿马；文选见吴三省，不言而涕出。三省察有变，因言云南军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甚于往日。张、赵复心动，与三省合屯于锡箔江。闻王师至木邦，文选遣副将冯国恩侦之；被获，军情尽泄。三桂选前锋疾驰三百里至江滨，文选毁桥走茶山。三桂虑其窥木邦后路，乃自与爱星阿结筏渡江，而令马宝分兵追文选，及于孟养；单骑赴文选营说之，乃降。宫嫔某氏者，从王入缅，中途相失，入文选营，端谨持礼；文选甚敬之。既降，将挟以北走；氏闻之，自散髻，以发结喉而死。

十二月丙午朔，吴三桂驻兵缅甸之旧晚坡。

旧晚坡，在阿瓦城东六十里。缅甸相锡真持贝叶文降于三桂，愿送驾出城；乞王师退驻锡箔，而别遣兵百人进兰鸠江扞卫。王知不免，遗书责三桂曰：『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詎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先帝

，杀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凭借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一带土宇非复先朝有也。南方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何图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就诛！仆于此时几不欲生，犹暇为社稷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绪。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亡，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甸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笑谁欢？祇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性命于蛮服，亦自幸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鸢」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奕祀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蒿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惟将军是命！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考曰：书见「东华录」）！

戊申（初三日），缅甸执明桂王以献于王师。

是日未刻，缅甸人给王以李定国兵至，即昇王暨太后中宫以行；后宫号哭震天，步从五里许。渡河，已昏黄，不辨径路。有负王登岸者，问之，则平西王前锋高得捷也。王入三桂营，南面坐达旦；三桂标下官入见者，犹跪拜如礼。顷之，三桂入，长揖；王问为说？三桂噤不能对。再问之，不觉膝之屈也。问之数四，始称名以对。王切责良久；叹曰：『今亦已矣！朕本北人，欲还见十二陵而死；尔能任之乎？』对曰：『能』。王麾之出；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挽之出，面如死灰，汗浹背。自是不复见。越日，邓凯匍匐帐前曰：『事至此，皇上当行一烈事，使老臣得其死所』！王曰：『有太后在；吴某世受国恩，未必毒及我母子也』！初九日甲寅，三桂拥王北旋，沿途供膳华腆，宫眷皆骑从；盖欲生致王为献俘地也。

明延平王朱成功取台湾，改为东都；以赤嵌城为承天府，置天兴、万年二县。

揆一王尝大出兵攻赤嵌、鲲身，不利。十一月，成功乘风纵火，烧其夹板；荷兰益困，犹死守王城。其城乱石迭砌，火煨成灰，融为石城，坚不受炮。有土人献计曰：『城内无井，塞城外水源，三日必乱』。从之；且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土，珍宝不急之物听尔载归，土地、仓库归我』！揆一王乃罢兵约降，以大船迁其国。成功以台湾平，祭告山川神祇，改为东都；置一府、二县，巡视社里土番，锡以烟布、慰以好言，咸受约束。谓诸将曰：『此膏腴之土也，可寓兵于农』。诸将请其法，成功曰：『古者量人受田，量地取赋；自兵民分而转输者始有仰屋之苦。故善为将者，兴屯以富兵；诸葛屯斜谷、司马屯淮南、姜维屯汉中、杜预屯襄阳，皆用以备敌。元之分地立法、太祖设卫安军，非无故也。今僻处海滨，安敢忘战！按镇分地，按地开荒；插竹为社、斩茅为屋，教生牛以犁。其火兵无贴田者，正丁出伍，火兵补之。三年定其上中下则，以立赋税。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而耕。野无旷土、军有余粮，用此法也』。诸镇咸曰：『善』。即日贴分地方，督兵开垦。时成功用法过严，马信以为言；成功曰：『立国之初法贵严，俾后之守者自易治耳。子产治郑、孔明治蜀，用严乎、用宽乎』？信服其论。既闻迁界令下，成功叹曰：『使吾徇诸将意，不自断东征得一块土，英雄无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员上下数万里，田庐邱墓无主，寡妇孤儿望哭天末，惟吾之故！以今当移我残民开辟东土，养精蓄锐，闭境息兵，待天下之清未晚也』！乃招漳、泉、惠、潮流民以辟污莱。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起池馆，以待故明宗室遗老之来归者。台湾之人是以大和。

是岁，明兵部尚书张煌言驻师福建之沙关。

煌言闻成功师抵澎湖，遣幕客罗子木以书责之；谓『军有寸进无尺退。今一入台，则将来两岛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不听。为诗刺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问虹梁』？曰：『围师原将略，墨守亦夷风』！曰：『只恐幼安肥遯老，杖藜阜帽亦徒然』！曰：『寄语避秦岛上客，衣冠黄、绮总堪疑』！成功一笑而亡失所；煌言顿足叹曰：『弃此十万生灵而争岛夷乎』！复以书亡失所；煌言顿足叹曰：『弃此十万生灵而争岛夷乎』！复以书招成功谓：『可乘机取闽南』！不见听。乃遗书故侍郎王忠孝、都御史沈佺期、徐孚远、监军曹从龙，劝其力挽成功。既闻滇中事急，再遣子木入台，苦口责之。成功以台湾初定，不能行。乃别遣职方郎吴鉏挟帛书入鄖阳山中说十三家军，使之挠楚救滇。而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乃以孤军徘徊金、厦两岛之间。

我大清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春正月乙亥朔。

臣鼐曰：自元年至二十二年癸亥，台湾郑氏犹称永历正朔。明统已亡，僭窃何数！削其号，「春秋」大一统之义也；录其事，「纲目」存唐天复、天佑

之例也。变文起例，义有攸归。自兹以往，无事则岁时不具书何？「纪年」纪明事也，事不系于明者，例不书。

二月，明朱成功部将忠勇侯陈霸降于我大清。

霸，南安石井人；亦名豹。镇南澳十余年，与许龙、苏利数百战，粤人畏之如虎；性傲多怨。有谗之成功者，言豹通于我平南王尚可喜；成功命周全斌击之。豹集部将告曰：『此必有奸人反间，且奈何』？曰：『盍往辨之』！曰：『不及矣』！曰：『然则御之』？曰：『御之则情真矣。我从口公芝龙数十载，肝胆惟天可表；辨之弗能及、御之非本心，此藩主自坏长城，非我背恩也』！乃率众入广州降，朝命封为慕化伯。不数月，豹双目俱瞑。

三月丙戌（十三日），吴三桂以明桂王由榔还云南。

三桂居王于故都督府，严兵守之。明前户部尚书龚彝具酒肴进谒，守者不许；彝厉声曰：『此吾君也！君臣之义，南北皆同；拒我何为』？三桂许之入。设宴堂上，行朝礼毕，进酒；王痛哭不能饮。彝伏地哭，再劝王三觞；彝拜不止，触地死。王抚之，恸几绝。彝即孙可望之私人也；其死也，论者予之。

夏四月戊午（十五日），明桂王由榔殁于云南（考曰：「纪略」云戊午望日；诸书或云四月二十五日事）。

仁皇帝命恩免献俘；三桂辇王及太子出，以弓弦绞于市。太子时年十二，大骂曰：『黠贼，我朝何负于汝？我父子何仇于汝？乃至此邪』！是日大风霾，雷电交作，空中有二龙蜿蜒而逝，军民无不悲悼者；丛葬于滇城之北门外（宋光伯谨案：伯幼时闻先曾王母云：『吴三桂绞桂王于滇省篦子坡，天晦黑七日』。计时相隔不远，传言当不误也）。三桂之称兵反也，乃服明衣冠，恸哭拜之，称为「故君之陵寝」焉（考曰：见「四王合传」）。

臣薰曰：「纪年」于福王由崧、桂王由榔之被执也，名之何？「春秋」诸侯失国名，所以为有国家者警也。唐王聿键之死于汀州也，何以不名？大其死社稷也。史称由榔丰颐伟干，貌似神宗。性恶繁华，不饮酒，无声色玩好；不甚学而喜闻讲论忠义事，两宫尽孝；盖亦隆平之令主也。身为俘虏，不自引决，鞠场亡身、灯檠化骨，求为安乐公而不可得，悲夫！

吴三桂归明太后马氏、后王氏于京师，道殁。

三桂遣麾下送明两宫归北京；行次黄茆驿，两宫推轂相望，彼此禁不得语，各以手示，同时扼吭死（考曰：「行在阳秋」云：『太后于王未死之前，不食数日崩。皇后、公主至北京，命礼部养贍别室』。「纪略」则云：『后与王子从王死，太后及余宫眷皆北去』。传闻互异。盖我朝虽有礼部养贍之旨，而两宫则皆道殁也。兹从「南疆绎史」「摭遗」「宫壶妃御列传」正之）。

明沅江总兵皮熊被执，谕降不屈；死之。

熊闻永历帝被执，走避水西绝粒七日，不死。吴三桂遣骑执至，背立不顺命。积十三日不食，始瘠；越日乃绝，戮其尸。熊女夫赵默被执，令具供；书绝命词与之，并见杀。三桂以总兵邓凯隶满洲镶黄旗，不受；入昆阳普照寺为僧。

我大清兵取叙州马湖，明石泉王聿■〈金舍〉死之（考曰：「世表」唐藩无石泉王；当是隆武时所封）。

五月庚辰（初八日），明招讨大将军延平郡王朱成功卒。

成功驻台湾，令长子经监守两岛。经谦恭慈让，好学善射，而颇耽声色。聘尚书唐显悦之孙女为妻，不相能；通于四弟之乳母陈氏，生男，诡报侍妾所出。成功赉经母董氏暨生子者金锭、花红，颁赏台湾诸将士。显悦发其奸，成功大怒，令黄毓（考曰：毓亦作昱）持令箭谕兄泰监斩经、陈氏与其所生孙并董氏；以教儿不谨也。洪旭等接令，大惊曰：『主母、小主，其可杀乎』？乃议杀陈氏及孙以复命，成功不许。部将蔡鸣雷以罪惧责，乞假来厦；构之曰：『藩主誓必尽诛；否且及监斩诸公，已密谕南澳周全斌以兵来矣』！旭等益骇。既闻成功有疾，谓此乱命也；谋曰：『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诸将臣也，不可以拒君；泰于藩主为兄行，拒之可也』。调兵守大担，诱全斌而执之。成功接诸将公启有『报恩有日，候阙无期』之句，知金、厦诸将拒命，心大恚恨，疾遂革；犹日强起登将台，持千里镜望澎湖诸岛。初八日庚辰，登台罢，冠带请「太祖祖训」出，坐胡床进酒；读至第三帙，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两手掩面而逝。计成功自隆武丙戌（一六四六）起兵，凡十有七年而卒，年三十有九。

臣熏曰：成功拒父投诚之命，匿影海滨，袒臂一呼，群雄听约。以我国家之谋臣如云、猛将如雨，至五省迁界以避其锐；且江南丧师，喘息未定，又能镇定强战，转败为功，辟海外之扶余、存天复之正朔；迹其忠义自誓、仇亲兼用，临几决策，赏罚无私，亦可谓人杰矣哉！

六月，明招讨大元帅晋王李定国卒（考曰：「纪事本末」云：『六月二十七日卒于交趾境上』。「纪略」云：『卒于猛腊』。「行在阳秋」则云：『七月二十九日卒于景线』）。

缅甸自万历中绝贡，据有木邦、麓川及八百媳妇之地，雄视西南；然与古刺、暹罗为世仇。永历帝之舟行入缅也，从官云散，马九功入古刺江、国泰入暹罗。暹罗以女为定国妃，间道通殷勤，谋连兵攻缅；九功亦为古刺招溃兵三千人，致书定国相犄角。方克期进兵，而滇讣闻。定国■〈跽辟〉踊号哭，自掷于地；不食三日，表于上帝以祈死。于六月十一日生辰病作，谓其子嗣兴、部将靳统武曰：『任死荒徼，无降也』！越数日，定国卒。未几，统武亦卒，嗣

兴竟以所部降；古刺，暹罗之师失望而返。后有自缅至者曰：『定国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蛮人过之，辄跪拜而去』云。

徐薰曰：尊乡董氏言：『定国拔身群盗之中，秉忠反正，尽瘁事国，乃至崎岖而死，呼天以明其心；亦古之烈丈夫哉』！屈大均题李献武王祠云：『从来赐姓者，只有晋王贤』。执鞭欣慕之情，溢于言词之表。全祖望谓：『「明史」「桂王传」于王死后，大书「李定国卒，其子嗣兴降」而后终卷。然则定国之关于明者大矣』！定国亦可以瞑目夫！

秋八月，明光泽王俨铁（考曰：「世表」云：『光泽王术堦于万历三十四年袭封』；俨铁岂其子欤）、大学士郭之奇、总兵杨祥被执至桂林，谕降不屈；死之。

之奇，字仲常，揭阳人。崇祯戊辰（一六二八）进士，选庶吉士；以忤温体仁，左迁礼部主事；久之，迁福建提学副使。南都擢詹事。隆武帝立，之奇与郑芝龙、张肯堂有夙嫌，家居不诣朝。永历三年（一六四九）起故官，兼礼部右侍郎。王亲试刘■〈廿漚〉等八人，之奇与同官黄奇遇俱教习庶吉士。之奇谓：『黄由推知考选，安知庶吉士典故』？奇遇亦以他事相讦；辅臣黄士俊解之，乃已。明年，王幸梧州，进东阁大学士。孙可望之杀严起恒也，之奇知事不可为，行遯交址。暨王入缅甸，光泽王俨铁、总兵杨祥亦亡入其地；交人惧祸及，并执送广西。两司以下官多之奇门下士，委曲谕降，不屈；饮酒赋诗而已。祥，蜀人，不识字，而以忠义自许；同日遇害。望西叩头谢恩，危坐就刑，神色不变；观者无不流涕焉（考曰：「行在阳秋」载之奇绝命诗曰：『十载艰虞为主恩，居夷避世两堪论。一声平地尘氛满，几迭幽山雾雨翻。晓涧哀泉添热血，暮烟衰草送归魂。到头苦节今方尽，莫向西风洒泪痕』！『成仁取义忆前贤，异代同心着几鞭；血比苕弘新化碧，魂归望帝久为鹃。曾无尺寸酬高厚，唯有孤丹照简编。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按「阳秋」以为己亥九月事。而李世熊「寒支集」则云：『壬寅八月十九日，莆田薛生亲见之』；当得实也，今从之）。

冬十一月辛未（初一日），明故延平王朱成功之子经入于台湾（考曰：「台湾外纪」以为十月十七日事。兹从「行朝录」）。

成功之没也，建威伯马信以哭泣过哀，寻亦卒。台湾人心汹汹，诸将举成功弟袭护理国事以安之。袭之私人蔡云、李应清、曹从龙、张骥四人者说黄昭曰：『护理计台湾战功，公居最；恐世子不知耳』！昭有怨词；骥因曰：『金、厦、台湾业成水火，公握重兵扶护理于台，护理肯忘公乎』？昭曰：『候与中冲谋之』（考曰：时萧拱宸为中冲镇）。骥以告袭；袭大喜，割衣襟与昭，结为姻。昭夜告萧拱宸曰：『世子可治兵以拒父，护理不可承兄以继统乎』

？拱宸然之。从龙即矫为成功遗命，数世子罪状；奉袭为东都主，分兵守险。黄安不与谋，阳附之而密请经速治兵过台。经闻报大骇，谋之洪旭；出周全斌为五军都督，以陈永华为咨议参军、冯锡范为侍卫，遣杨来嘉通款于我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以缓王师之进讨，乘间整师而东抵澎湖之娘妈宫。遣礼官郑斌赍谕布告台湾，以世子亲统六师抵台奔丧；众皆阴持两端，无显言拒命者。黄昭、萧拱宸曰：『世子乱伦，先王再命赐死；不悔过自新而反统兵据国，使先王饮恨而死。护理仁慈勇敢，承兄遗命继统，谁敢逆之』？使者复命。经谓全斌曰：『诸将未经此土，敢问进兵之路』？全斌曰：『红毛所恃者安平炮台，黄昭必以兵守之，此天险不可过也；我军当从濠港洲仔尾登岸击之。萧、黄二贼久从先王征战，台湾又所熟悉，必能设险守固。但以全斌策之，护理软懦、诸将观望，濠港洲仔尾之险，二贼不敢信人，必自守之。今差快哨赍谕从安平而入，过赤嵌城，遍告诸将以叔侄至亲，萧、黄构煽，将士逼胁之情，令悔过倒戈，共扶王室；则可安反侧而乱贼心』！经从之。进至濠港，掩旗息鼓。初三日辛未，大雾，昼冥对面不相见。全斌谓经曰：『黄昭智勇，提防必周；今乘雾而上，昭不及防，此天佑我也』。统兵衔枚而上，甫成列而昭已破营入，经众溃，几为所窘；全斌大呼曰：『今背水而战，大丈夫宁死于战，岂死于水乎』？身先陷阵。诸军闻之悉反战，呼声震天。经射昭中之，殪；其众大乱。俄而雾消，日向午矣；全斌疾呼：『世子已到，黄昭已死』！黄安于阵后出曰：『此吾君之子也』！经免胄相示，诸将悉解甲投戈；经慰谕之。全斌请急据大营敌拱宸，复呼于阵前曰：『罪在萧贼一人，与将士无干』！拱宸军闻之各星散，遂被擒。经收蔡云等四人，同拱宸斩之；余不问。抱袭而哭曰：『几为奸人离间』！待之如初，众大悦服。乃命统领颜望忠守安平镇、黄安提调军务，而率舟师回厦门。

辛卯（二十一日），明前监国鲁王殁于台湾。

闽南遗老闻滇中之讣，谋复奉王监国；会岛上多事，不果行。二十三日辛卯，王殁于台湾，诸旧臣礼葬之。是年二月，陈妃生世子。台湾之入版图也，世子缴金册降焉（考曰：「台湾外纪」：『施琅奏鲁监国世子朱桓降』。盖国变后，不能复依世系之二十字矣）。

是岁，明兵部尚书张煌言还军林门；我大清再遣使招之，煌言不受。

煌言以成功之没，兴复无望，还驻林门。我朝安抚使暨浙督各以书相招，煌言复书略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则欲匡扶宗社、下则欲保捍梓桑；乃因国事之靡宁，而致民生之愈蹙。十余年来，海上刍荛糗糒之供、楼橹舟航之费，敲骨吸髓，可为惕然！况复重以迁徙、讫以流离，哀我人斯，亦已劳止！今执事既以保兵息民为言，则莫若尽复滨海之民，即以滨海之赋畀我；在

贵朝既捐弃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暂息争端以俟天命。当与执事从容羊、陆之交，别求生聚教训之区于十洲三岛间。而沿海藉我外兵以御他盗，是珠崖虽弃，休息宜然；朝鲜自存，艰贞如故。特恐执事之疑且畏耳，则请与幕府约：但使残黎朝还故土，不佞即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复督府书曰：『执事新朝佐命，仆明室孤臣，区区之诚，言尽于此』。会闽南遗老有复奉鲁王之约，大喜。书约郑经，劝以「亚子锦囊三矢」之业；拟诏书一道，厉兵秣马以待。既而岛中消息杳，鲁王旋殂；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在也；今更何望乎』！悒悒日甚。越二年甲辰，乃散军居南田之悬山岙焉。

我大清康熙二年（癸卯、一六六三）冬十月，王师取金门、厦门。

郑经之讨黄昭也，搜获伯父泰与昭交通书，密之不言。海澄有密献城者，经整舟师援之；泰疑其图己，举家登舟。旋海澄事觉，经不果行，闻泰情状，益惶惑；乃伪称台湾新创，新往安插，铸「金厦总制」印以属泰。泰喜，诣厦门称谢，经杀之；子缵绪、弟鸣骏及部将蔡鸣雷、蔡协吉、陈辉、杨富等先后投诚。红毛人亦修台湾之憾，愿为前锋；仁皇帝始锐意南征。耿继茂、李率泰率投诚诸军合红毛夹板出泉州，提督马得功出同安，黄梧、施琅出漳州，分道进攻。经议分兵御之，周全斌曰：『海澄之师猝未敢前；惟泉州会合红夷夹板而来，其势甚锐，破之则各港气夺，不战自退矣』！洪旭曰：『先王破达素，悉空厦门，背城一战』。乃出眷口暨流寓之宗室绅兵寄碇各屿，而列舟师于大担，以为全斌援。癸丑（十九日），遇于金门乌沙。时红夷夹板十余舟岿巨如山，泉州之船三百箕张而下。全斌以二十艘往来奋击，剽疾如马，红夷炮无一中者。投诚之军云翔而不敢进，忽杨富船至，全斌喝曰：『叛贼，今日是汝死日』！冲入逼之。富落水，马得功转舵援之；全斌以为郑鸣骏也，夙所仇怨，挥船合攻。得功不支，投海死。全斌讯降卒知之，叹曰：『吾欲擒獐，乃中一虎！岂是贼未合死邪』？已而守高崎将陈升密款于我，漳州军施琅、黄梧乘潮落援之，耿继茂、李率泰亦各济师。经众寡不敌，退守铜山。

王师入两岛，堕其城，收其宝货、妇女而北。梧劝率泰乘胜逼铜山，率泰曰：『穷寇勿追；急之则逸入台湾，后难图矣！乘彼人心未定，招抚以散其党羽，计之上也』。乃遣使至铜山，宣布朝廷德意；密通诸将，许生擒郑经者封同安侯，镇守泉州如海澄公例。惟洪旭笑而却之。明年春，林顺自镇海、杜辉自南澳先后投诚。旭谓经曰：『金、厦新破，差官仆仆前来，非为招抚，实窥探以散人心。当速过台湾，迟则变生肘腋矣』！经乃悉众东徙，命周全斌、黄廷断后；过澎湖，设重镇守之。改东都为东宁，天兴、万年二县为州，分诸将耕屯荒地；造亭馆以处宗室遗老之相从者，度曲征歌，示无西意，以与民休息

焉。

经之东徙也，周全斌以与黄廷不协，先后降。李率泰尽徙诸岛遗民于内地，开界沟，筑界墙；五里设炮台、烟墩，二十里设营将守之。弁兵得贿纵出入，或睚眦杀人；失业流离之状，不可言矣。

十二月，我大清兵克川东，明东安王盛蕙（考曰：「世表」：『东安王英燧于万历二十四年袭封』。后无可考）及刘体仁、郝永忠、袁宗第、李来亨等先后败死，总督洪涇鳌死之。

时川东十三家分据夔、归、房、竹诸隘，犯巫山。我总督李国英奏：『蜀寇逋川、湖、陕边界，偏攻则易遁、小急则互援，请三省会剿』。于是以荆昌、宜昌兵剿远安、兴山、巴东、归州一路，以兴安、郧阳兵剿房县、竹山一路，以四川兵剿夔州、建始、巫山、大宁、大昌一路；伐山开径以入。于是年正月元旦，国英进夺羊耳山，宗第遁入茶园坪；寻走巴东。王师克巫山，众议移军守夔门。国英谓巫山虽地势卑狭，然驰骤不便；于是深沟高垒为固守计。俄而体仁、永忠合数万众来攻，战败退走，遇我陕西会剿军于陈家坡，狼狈入天地寨。我都统杜敏击之，体仁自缢死；追至黄草坪，永忠、宗第皆授首，生擒东安王盛蕙于小尖寨。是时川东略定，惟李来亨犹拥众茅麓山，地名通梁，羊肠悬绝；王师围之而不能攻。明年八月，乘雾夺通梁；来亨穷蹙，焚其妻子自缢死。于是十三镇之降明者尽矣。

洪涇鳌者，字六生，晋江拔贡生。谒隆武帝于闽，授衡州通判；督师何腾蛟奇之，请改知道州。体仁、永忠等之初降也，涇鳌迎说曰：『兵所以异贼者，畏法、受官节制；今纵劫，则依然贼耳』！诸将皆瞋目，独永忠曰：『子非百里才，行当佐吾军』！请于永历帝，擢御史；监诸镇军，驻湖南。腾蛟死，滇、黔道绝，涇鳌与诸军退入西山，屯田固守。久之，得安龙信间道上书，言『十三镇公忠无二，今扼险据冲，观衅而动』。议者多其功，加涇鳌总督粤、滇、黔、晋、楚、豫军务。诸军既溃，或曰：『子未可以去乎』？涇鳌曰：『师亡与亡，去将何之』！被执，谕降不从。临刑之日，神色不变；投尸巫山三峡中（考曰：洪涇鳌事见陈大莱「纪略」、「福建续志」）。

臣竊曰：自刘体仁以下，皆盗也；系之明何？进之也。进之何？何腾蛟、堵胤锡受其降矣，朱天麟、文安之督其师矣，隆武、永历锡以官、封以爵矣，迹其窜伏楚、蜀、守死不降，有李万庆、刘国能之捐躯，无孙可望、狄三品之叛逆。而据成败众着之迹、沿官书盗贼之称，则彼高杰、李定国者，非皆闯、献部将哉？自乱其例，胡以劝惩！涇鳌之死，特书何？殊之于体仁辈也。

我大清康熙三年（甲辰、一六六四）秋七月，明兵部尚书张煌言被执至杭州，谕降不屈；死之。

悬山岙在海中，荒瘠无人烟；惟山南有港■〈汜义〉通舟楫。其北则峭壁巉岩，人不能及。煌言结茅以居，从者祇故参军罗子木、门生王居敬、侍者杨冠玉、将卒数人，舟子一人。我宁波提督张杰募得煌言故校，使投渝州之普陀寺伪为行脚僧以侦之；煌言告余之人至，昵其故人，且为僧，不之忌。故校遽出刀胁之，杀数人；最后者乃告之曰：『虽然，公则不可得也。公蓄双猿觐动静，船在十里外，猿辄鸣树杪，公得为备矣』！故校乃夜半攀萝缘山背而入，暗中执煌言并子木、居敬、冠玉三人；时七月十七日也。越二日，至宁波；杰以肩舆迎，举酒属曰：『迟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求速死而已』！杰遣官护之入省。出宁波城，再拜曰：『某不肖，有负故乡父老二十年之望』。登舟危坐。夜半，篷下唱「苏武牧羊曲」者。煌言披衣起，扣舷和之；酌酒劳曰：『尔亦有心人也；吾志已定，尔无虑』！叩其姓名，则防卒史丙也。渡泉塘，舟中拾一笺，句云：『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煌言笑曰：『此王炎午后身耳』！比至杭州，供帐如上宾。旧时部曲许存问，官吏愿见亦弗禁；有赂守兵以一睹颜色为幸者。九月七日赴市，见凤皇山曰：『大好山色』！索笔赋绝命诗三首（考曰：「行朝录」载绝命词云：『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桐江空系严光钓，笠泽难回范蠡船！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传』。『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特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到来晚节惭松柏，此去清风笑蕨薇。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洲归。迭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又「南略」所载另有二首，诸书所无，备录之。诗曰：『揶揄一息尚图存，吞炭吞毡可共论。复望臣靡兴夏祀，祇凭帝眷答商孙。衣冠犹带云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赢得孤臣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庭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按「行朝录」谓：『诗词贮一布囊，为罗卒所焚』。而「南疆绎史」「勘本」谓：『煌言所著有「奇零草」、「冰槎集」、「北征录」、「采薇吟」』。又谓：『诗文集皆防卒史丙所藏，有购之者；曰：『公之真迹，吾日夕焚香拜，安得付子』！或丙死后，遂无传欤），挺立受刃；年四十五。子木、冠玉同斩；一振臂，绑索俱断，尸不仆。行刑者跪而拜之。初，煌言之入海也，风飘至一荒岛，梦金甲神告曰：『赠君千年鹿，迟十九年还我』！果得一苍鹿，食一膻，积日不饥。比余人未返，占课大凶；徘徊假寐，又梦金甲神来。方呼居敬告之，言未既而兵入，盖十九年云。浙人张文嘉、万斯大葬诸南屏山麓，子木等附焉。子木，名纶，以字

行。己亥，见煌言于江上。尝参朱成功军；不乐，奉父复就煌言。中道与王师遇，格斗坠水；比救起，则父已被缚去。思出奇计救之，不得；呕血濒死。煌言勉以立功报仇，遂相依；以及于死。冠玉，鄞人。制府以其年少，将脱之；固请从死。居敬，字畏斋，黄岩人；以计逸为僧。故校以诱执煌言功，授千户，奉令巡海；猝遇煌言旧将，愤其害主也，突刺杀之（考曰：『煌言久抗朝命，窜伏海隅。有谓己亥之役兵败，出赴官军曰：『我侍郎张煌言也，死当于明处』。遂遇害。李世熊「寒支集」「张元着先生传」则误以元着为定西侯张名振，所叙事迹亦误合名振、煌言为一人。传闻异词，谬误如是。赖黄宗羲、全祖望、万斯大诸人表章之，有功先生不浅）。

臣薰曰：煌言仗剑起义，跋涉海隅；部卒仅三百人，历年几二十载。痛崖门之流离，私草文山之檄；愤钱镠之玩愒，再投罗隐之诗。迨至岙树鸣猿，信乎异类；荒岛赠鹿，诚格皇天。戍兵录零丁之诗，弟子志西台之恸；史传忠义，如公几人！纯皇帝之谕曰：『诸臣琐尾间关，有死无二；人臣忠于所事，实为无愧』！大哉王言，垂教万世。而「明史」不为煌言立传，谓非史臣之不职哉？

明广东文村守将虎贲将军广宁伯王兴自焚死（考曰：淡归「留须子传」谓：『桂王入缅后，兴负固逾十一年』。则兴自杀文村事当在康熙九年。然按陈恭尹「独漉堂集」「王将军挽歌」云：『始从戊戌夏，两及中秋期』。则兴死当在庚子、辛丑之间。是时王入缅不二、三年，何云十一年乎？细按「绎史」「摭遗」云：『于平粤后坚守文村十一年』。计王以辛卯春自粤入滇，十一年之逾，当是辛丑、癸卯；留须子入缅云云，盖入滇之讹。疑事毋质，姑次张煌言后。淡归者，金堡披缁后别名也）。

兴，漳州人。其先以勋臣裔开镇海疆，驻文村，为藩篱之臣。文村处万山中，左联戈壁、右挹大洋，惟鸟道一线略可通人；而灌木丛莽连阴翳天，虽健卒短兵不能入。当永历帝播迁，兴帅蛮部屡抗王师，晋爵广宁伯。及永历入缅，兴乃还守文村；且耕且屯，负固逾十一年。王师屡购之，终不得要领。我平南王尚可喜幕下客金光者，奇士也；兴闻其名，使将卒嫚骂曰：『若陈兵百万奚益！金某来，则我出矣』！金闻之请行，诸大吏诧曰：『此蛮语耳，乌乎信』！金请之坚，大吏欲以兵从；曰：『兵则吾岂敢？吾无生还矣』！乃呼老兵一，跨羸马为导。至村口，守者见之匆匆入。有顷，令易笋舆进；径数里，兴出迓，问：『骑几何』？曰：『一』；『从者几何』？曰：『一』。兴笑曰：『子何信之深也』！升堂开燕，欢若平生。酒半，兴挥涕曰：『吾累世受明恩，于今二百八十余年矣。曩者借兵雪故主仇，今天不祚明矣！然兴岂能为降将军邪』？语次，突一人启扉出，则故侍郎王应华也。金与有旧，携手载拜

，于邑不能声。金留村饮凡三日，兴复举酒曰：『吾之所以必乞君莅兹土者，将以明吾不背故主之诚耳！子谨厚有胆，吾当践所说』。命其五子出拜，洗盞更酌；捻须裂眦大呼曰：『兴不能回天，命也；死而有灵，藉子以「大明虎贲将军王兴之墓」作十字碑，则幸矣』！乃召妻妾登楼，手爇连珠炮焚死。金携其五子，纳敕印、田土、户籍。其众愿降者，军前听用；然浮海去者盖大半焉（考曰：详「留须子传」）。

臣薰曰：薰书胜国忠义之士至虎贲将军王兴而止，此外无可录乎？稗官家所载儒林、隐逸、方外、独行之流，其行洁、其迹奇，其幽隐郁结之衷，可以召鬼神而泣风雨；大者辽东幼安之节、小亦西台皋羽之流。吾方欲搜彼井史光我灶觚，盖阙如也；胡云闾幽？夫「纪年」一书，本「春秋」依经立传之例，或大书特书、或连类而书；其连而不相及者则又不可胜书，不可胜书而不书之，不可也。史家编年纪传之书并行不废，「纪年」之不胜书者，吾将以「纪传」书之。

我大清康熙八年（己酉、一六六九）春，遣使招谕台湾。

康熙四年（一六六五），水师提督施琅会降将周全斌进讨，遇飓风，不克而归。朝命大臣明珠、蔡毓荣入闽，与靖南王耿继茂遣使招抚；加兴化知府慕天颜卿衔，偕都督佥事季佺赉诏往。郑经开明珠书函而不肯开诏，谓天颜曰：『本藩念生灵荼苦，远避海外；苟能仿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尽事大之义，则可耳』！遣其礼官叶亨、刑官柯平随使臣报命。复明珠书曰：『盖闻麟凤之姿，非藩樊所能囿；英雄之见，非游说所能惑。但属生民之主，宜以覆载为心，使跛行喙息咸润其泽；匹夫匹妇有不安其生者，君子耻之。顷自迁界以来，五省流离、万里邱墟；是以不穀不惮远引，建国东宁，庶几寝兵息民，相安无事。而贵朝尚未忘情于我，以致海滨之民流亡失所，心窃憾之。阁下衔命远来，欲为生灵造福、流亡复业，海宇奠安，为德建善；又陪使所传，有不削发登岸、置贸衣冠等语，言颇有绪。而台谕未曾详悉，惟谆谆以迎敕为辞。事必前定而后可以寡悔，言必前定而后可以践迹；大丈夫相信以心，披肝见胆，磊磊落落，何必游移其说！不穀躬承先训，恪守丕基，必不敢弃先人之业以图一时之利；惟是生民涂炭，恻焉在怀！倘贵朝果以爱民为心，不穀不难降心相从，遵事大之礼。至通好之后，巡罗兵哨自当调回；若夫沿海地方，俱属执事抚绥，非不穀所与焉。不尽之言，惟阁下教之』！我大臣欲令二使由角门入见。柯平、叶亨曰：『国有大小，使实一体』。执行客礼，数日不定。天颜乃议相见于圣庙；二使不得已，由角门入，终执朝鲜不薙发例。我大臣再遣天颜、季佺赉书，略曰：『圣天子明见万里，曲体人情；但以阁下为中国之人，不宜引朝鲜之例，以荒外自居。且君臣义犹父子，岂有父子而异其衣冠者』

？经谓天颜曰：『朝鲜非箕子后乎？如朝鲜例，则敢从议；削发，则虽死不可』。复李率泰书曰：『盖闻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还。是以祸福无常倚，强弱无定势；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曩岁思明之役，不佞深悯民生疾苦，暴露兵革，连年不休；故遂全师而退，远绝大海，建国东宁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自以为休兵息民，可相安于无事矣！不谓阁下犹有意督过之，欲驱我叛将再启兵端，岂未闻陈軫蛇足之喻与养甲基善息之说乎？夫苻坚寇晋，力非不强也；隋炀征辽，志非不勇也。此二事，阁下之所明知也。况我之叛将逃卒为先王抚养者二十余年，今其归贵朝者，非必尽忘旧恩而慕新荣也；不过惮波涛、恋乡土，为偷安计耳。阁下所以驱之东侵而不顾者，亦非必以才能为足恃、心迹为可信也；不过以若辈叵测，姑使前死，胜负无深论耳。今阁下待之之意，若辈亦习知之矣；而况大洋之中昼夜无期，风雷变态，波浪不测。阁下两载以来三举征帆，其劳费得失既已自知，岂非天意之昭昭者哉？所引夷、齐、田横等语，夷、齐千古高义，未易齿冷；即如田横，不过齐之一匹夫耳，犹知守义不屈。而况不佞世受国恩，恭承先王之训乎！倘以东宁不受羁縻，则海外列国如日本、琉球、吕宋、广南近接浙、粤，岂尽服属？若虞敝哨出没，实缘贵旅临江，不得不遣舟侦逻。至于休兵息民以免生灵涂炭，此仁人之言，敢不佩服！然衣冠吾所自有、爵禄亦吾所自有，而重爵厚禄、永世袭封之语，其可以动海外孤臣之心哉』？又复耿继茂曰：『日在鹭、铜，多荷指教。读「诚来诚往，延揽英雄」之语，虽不能从，然心异之。阁下中国名豪、天人合征，金戈铁马之雄，固自有在；然顷辱赐教，谆谆所言，尚袭游说之后谈，岂犹是不相知者之论乎？东宁偏隅，远在海外，与版图渺不相涉。虽夷落部曲日与为邻，正如张仲坚远绝扶余，以中土让太原公子；阁下亦曾知其意乎？所云贵朝宽仁无比，远者不问，以耳目所闻见之事论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阁下倘能以延揽英雄、休兵息民为念，即静饬部曲慰安边陲；羊、陆故事，敢不勉承！若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胜负之数自有天在，得失难易阁下自知之，毋庸赘也』。是时海内无事，我仁皇帝以台湾险远，释弗诛。经以其间踞步头互市，广集亡命，兴贩货物。辛亥（一六七一）秋，禾大熟；兵民相安，台湾日以盛焉。

我大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秋八月，王师取台湾，明故延平王朱成功之孙克塽以明宗室诸王降；宁靖王术桂死之，明朔始亡。

郑氏自东遁台湾，偷安愒日；甲兵钝敝，船不满百、军不满万，不敢内犯者十年。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冬，我平西王吴三桂反；明年，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反，告援于郑氏，许以漳、泉二府给之。经大喜，以陈永华为东宁留守，率侍卫冯锡范、左武卫薛进思、右武卫刘国轩（考曰：国轩降于成功之世

；诸书以为此时与赵得胜同降，误也）、兵官陈绳武、吏官洪磊等奉永历二十八年正朔，渡海而西。而精忠见郑氏衰弱，不欲践漳、泉之约。经怒，攻同安，守将张学尧降。闽中故多郑氏旧部曲，海澄总兵赵得胜、潮州总兵刘进忠皆降于经；于是经自取泉、取漳、取潮。精忠惧，使张文韬入岛议和，以枫亭为界；始通好也。

十四年（一六七五）夏五月，刘国轩入潮，与何佑、刘进忠徇属邑之未下者。我平南王尚可喜帅兵十万，尽锐来攻；国轩食尽，议退保潮。可喜麾馱骑，晨掩佑军，战于鲎母山。佑以身先旗，矫尾属角直贯我骑兵出左右；国轩继之，大败官军，追奔四十余里，斩首二万有奇、俘虏七千，殪藉死者遍山谷。当是时，刘国轩、何佑之名震于南粤。六月，围漳州，我海澄公黄芳度之部将吴淑献城降；芳度投井死。经斲黄梧之棺，戮其尸；报海澄也。

十五年（一六七六）春，嗣平南王尚之信降于吴三桂。三桂檄之信割惠州与经连和；国轩入据之，与吴、尚画疆而守。经旋败盟，乘精忠与王师抗，尾其后，取汀州。始，精忠思与经并力；既不相能，我击其外、经击其内，前后跋扈，于是年九月复降于我王师。精忠既反正，怨经实深；导王师攻经。经将许耀雄声寡谋；王师问渡，方偃蹇醉淫尼庵。已而仓皇遁，弃军资铠仗无算。吴淑亦败于邵武。

十六年（一六七七）春正月，赵得胜、何佑拒王师于兴化。佑疑得胜贰于我，得胜指天自誓；佑不之信，登台以望赵师。师溃，得胜抽敢注射，应弦皆倒；既见佑军之不动也，喟曰：『吾不幸与若辈同事，死固宜也』！下马据胡床，挽强杀数十人以死。佑蓬发而奔，兴化遂陷。二月，泉、漳陷，经遁入厦门，国轩亦弃惠州去；凡七府一时俱溃。经既崩剥，不知所为，国事尽委之国轩。明年春，国轩复出，沿海州堡连下十数处。我总督郎廷相、嗣公黄芳世、都统胡兔按兵漳州，檄官军四路合剿；提督段应举自泉州，宁海将军喇哈达、都统穆赫林自福州，平南将军赖塔自潮州，先后并集。国轩及吴淑、何佑等兵仅数千，飘骤驰突，锋锐不可当；当事者委股咋舌，莫敢枝梧。闰三月，黄芳世、穆赫林败于湾腰树，胡兔败于镇北山，段应举败于祖山头；国轩遂取平和、漳平，进围海澄三匝，数堑星桩，飞鸟不能渡。城陷，段应举暨总兵黄蓝死之，官军死者三万余、马万余匹，郑氛益炽。诏逮郎廷相，以姚启圣代之；以吴兴祚为巡抚、杨捷为提督。时国轩乘胜下漳平、长泰、同安，略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邑；国轩自围漳，遣兵围泉而断漳州之江东桥及泉州之万安桥以拒王师。康亲王驻军福州，不敢进。已而杨捷复惠安，吴兴祚、赖塔复漳平；捷遣兵袭破陈山坝以出万安桥之背，夺其桥。而赖塔军之阻江涨者，亦得在籍学士李光地为乡道，由安溪间道出同安；泉州围解。国轩乃率二十

八镇还漳州，筑十九寨；吴淑、何佑亦帅十一镇军于溪西。九月，战于龙虎山，精忠为右拒、赖塔为左拒，胡兔在前。战小却，姚启圣援之，亦不利；精忠故仇郑，拔剑斫地曰：『吾得与此贼俱歼，死不恨矣』！斩退者三人，大呼驰蹂；平西将军马某继之，阵斩郑英、吴正玺等，破营十六座，斩首四千、俘虏千二百人，亡溺以万数。国轩泅河，遁入海澄。海澄三面环海，其陆地一面，复掘濠引潮以阻我军；时出犯江东桥诸营、窥漳州，相持一年不决。

十八年（一六七九）冬十月，官军攻萧井寨；吴淑以墙坏压死。启圣乃大招抚，开第于漳州曰「修来馆」；以官爵、银币饵来归者，令华毂鲜服炫耀于漳、泉之郊相喧述，送款者无虚日。当是时，吴三桂死于湖南，水师破岳州；诏水师提督万正色督湖南、江、浙战艘三百由海赴闽，而姚启圣、吴兴祚新修三百艘亦告成。正色谋于兴祚曰：『子沿海与之上下，吾张水师以诸将之锐方船以逼海坛；子攻其陆、吾薄诸水，破之必矣』！

十九年（一六八〇）正月，大集舟师伐岛；经命左武卫林升督援剿左镇陈谅、左虎卫江胜、楼船左镇朱天贵御之。升畏我军之众也，弃海坛，退守辽罗；天贵争之不得，乃率所部降，诸戈船望风而溃。国轩不得已，亦弃海澄遁入厦门；启圣乘胜复十九寨。国轩度厦门不可守，乃奉经遁入台湾；经之母董氏召经而数之曰：『冯、陈之业衰矣，犹有先君黄、洪之刃；若辈其庸可赦乎？不才子徒累维桑，则如勿往也』。是年，我贝子赖塔与经书曰：『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齟齬。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睠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识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薙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市之日本，于世无患、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经报书请如约，惟欲留海澄为互市公所；姚启圣不可，议遂格。而经自兵败东归，潦倒抑郁，日近醇酒妇人；于二十年（一六八一）春正月壬午（二十八日）卒于台湾，台人所称永历三十五年也。年三十九，凡嗣位十九年。长子克■〈臧上土下〉，乳婢出也，或曰螟蛉子；经以陈永华女配之。经之西寇也，用永华言，命克■〈臧上土下〉监国；礼贤下士，谨法令，物望归之，而群小惮其明察。经诸弟亦不利其立也，侍卫冯锡范先以计罢永华兵柄，永华郁郁死；克■〈臧上土下〉失助，遂共谗诸董氏，收监国印而杀之。以次子克■〈臧上土下〉为延平王，幼弱不能莅事，诸务皆决锡范，人心益离。方经在厦门时，姚启圣赂其嬖人施亥令擒经以自归；及克■〈臧上土下〉立，行人傅为霖密约十三镇同日发难：事泄，并不果。国轩居台而被刺者再，郑氏益惶骇不知所

为。姚启圣奏：『郑经死，子少国乱，时不可失。水师提督施琅习海道可用』。内阁学士李光地奏亦同。

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六月，施琅以王师发铜山，窥澎湖。国轩帅兵屯风柜屿、牛心湾，而别遣林升等屯兵鸡笼屿；沿岸筑垒环二十余里，间垒列炮，星罗棋布。丁亥（十六日）质明，微风起，琅令蓝理、曾诚、吴启爵、张胜、许英、阮钦为、赵邦试等七船突入，纵火焚舟，风发潮涌，我前锋簸荡飘散；琅亲督■〈舟宗〉大冲围赴援。国轩分两翼夹击，矢集琅目，几殆；力战始解。越七日癸巳（二十二日），琅申严号令，分兵为三路：以五十艘出牛心湾、以五十艘出鸡笼屿为奇兵，分敌势；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队攻其中坚，以八十艘继后。每路中复各分三队，不列大阵；惟约以五艘攻其一艘，人自为战。酣鏖竟日，声闻数百里。国轩发火矢喷筒，毒焰涨天，降将朱天贵战死。我军士裹创力战，阵斩林升、邱辉、江胜、陈启明、吴潜、王隆等，兵士死者万余人，焚大小战舰三百余艘。国轩由吼门逸去。

先是，有道士黄性震自言能得国轩要领，启圣官以千户，使奉密书招之；国轩以书报，性震故泄之，于是上下解体。王师乘胜逼台湾，至鹿耳门，胶浅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忽大雾，潮高丈余，舟浮而过。台人骇曰：『先王得台湾，鹿耳门涨；今复然，天也』！七月，遣使赍延平王金印一、招讨大将军金印一、公侯伯将军银印五，籍土地、户口、府库军实诣军门降。其故明监国鲁王世子桓、泸溪王慈旷、巴东王江、乐安王俊、舒城王着、奉南王燿、益王宗室镐亦诣军门降。宁靖王术桂叹曰：『是吾归报高皇之日也』！具冠服，设宾礼于庭，北向再拜二祖、列宗，招台人别饮，舍所居为佛寺，从容投缢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殉之（考曰：「台湾府志」云：『术桂字天球，太祖九世孙，辽王后；长阳郡王次支也。初授辅国将军。流寇破荆州，术桂偕惠王避湖中。弘光时，晋镇国将军；令同长阳王守浙之宁海县。乙酉，我师平浙西，长阳王入闽，术桂留宁海。鲁监国之在绍兴也，传云长阳王死；监国以术桂袭封。闽中封亦如之；已闻其兄袭封辽王，术桂疏请以长阳之封让兄次子，隆武帝不许，改封宁靖王。尝监方国安、郑鸿逵军』。而黄宗羲「行朝录」「郑成功传」以为宁王权之裔，「台湾外纪」又以为宣宗九世孙。俱乱后传闻错误，附辨之）。

先十日，台湾有大星如斗，殒于东南。自成功初起，迄克壤奉永历正朔三十七年，而明朔始亡。越日，施琅刑牲告于延平王朱成功之庙曰：『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人；逮赐姓启土，始为岩疆，莫敢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独琅起卒伍，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于赐姓，翦为仇讎，情犹

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则已』！语毕，投地大恸。疏请经略台湾。礼待克塽及诸将帅，归之京师；授克塽汉军公、锡范汉军伯、国轩天津总兵、何佑梧州副将。收其地，置台湾府，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西为澎湖厅。逮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仁皇帝诏曰：『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敕遣官护送成功及子经两枢归葬南安如田横故事；置守冢，建祠祀之（考曰：云归葬者，盖挈棺入京行献俘礼）。

臣薰曰：「纪年」一书，纪福、唐、桂三王事也；终之以台湾事何？要其终也。桂藩之亡，二十余年矣；郑氏负隅抗拒，久稽天诛，事亦何与于明乎？夫汉亡而孙、刘割据，唐亡而闽、蜀僭立；大统绝续之交，魁垒桀骜焉窃名位而擅正朔者，何代蔑有！朱成功凭赐姓之宠，王扶余之国，使刘渊以汉甥自许、尉佗假帝号自娱，夫谁得而禁之？而乃田横耻为亡虏、克用靡失臣节，彤弓之锡拜命遐荒、缟素之师洒泪宫阙；附共和之义，用天复之年：亡国逋臣，于义无愧！读仁皇帝『明室遗臣，非朕贼子』之谕，圣人大公无私之心，宣昭义问；盖以为万世为人臣者劝哉！经与克塽，俘馘之余耳！书曰：『明朱成功之子经、明朱成功之孙克塽』者，绝经、克塽之伪托而嘉成功之遗烈也。曰古有之乎？「春秋」终获麟之岁，而左氏附悼之四年；犹此志也。

跋一

自来修史皆广延名宿，合数十人之见闻精力，才成一书。而先生以一人之力兼之，集诸稗史，博采诸家文集、各地志书，订讹求是，至博至精；成此巨制，以为修正史者之助。此绝大史才，又非马、郑所能兼矣。拜服拜服！泰顺林鸮谨跋。

跋二

咸丰己未（九年、一八五九）先生奉命守温麻，宗善获游先生幕。公余之暇得读所著「小腆纪年」一书，翫缕甲申以后颠末正史所不及载者。先生独能博采海内遗书，订坠阐幽，汇众流而成巨浸；绝大手笔也。夫名节重则冠履严，廉耻亡则人心坏。观夫板荡黍离之际，或为疾风劲草、或为窃柄奸回，先生谆谆然严褒贬、慎予夺，正纲常而维风尚，此作书之微意也。先生通籍词垣，服官中秘，无书不读，经术渊深。惜戎马干戈，旧述半湮兵燹；莅闽行篋，仅存此本。因请急付剞劂，以示来者；盖有关世道之文也。后之论史者，当楷模奉之矣。福州谢宗善谨跋。

跋三

「小腆纪年」一书，详叙福、唐、桂三王始末，自南都立国、至台湾郑氏止；皆我朝定鼎以后事，有明史所未及载而其人、其事不容湮没而不彰者；固

人人所欲目而睹之，而又不肯笔而书之者也。先生仰遵纯庙谕旨，独能搜罗野史，博采稗官诸家之说，实事求是，会萃而成此书；笔削本之「春秋」、褒贬衷诸「纲目」；而于每条后自为评语，华衮、鈇钺不爽毫厘：则刘友益之书法、尹起莘之发明，又兼而有之。煌煌巨制，实擅才、学、识三长。此书一传，必与河山并寿。盖所纪皆忠义节烈之事、贤奸劝惩之端，其有关于世道人心，正非浅鲜也。先生著作如林，文集、诗集外，「读书杂释」十四卷考据详明，洵堪羽翼经传。其「周易旧注」、「四书广义」、「度支辑略」、「务本论」若干卷，皆以卷帙繁多，未付剞劂。见刻者「小腆纪年」二十卷，「小腆纪传」卷倍之；指日合刻成书，允称全璧。后之秉笔修史者，将有所遵循而奉为指南之针也；岂第独出机杼，自成一家而已哉！镇宁宋光伯谨跋。

跋四

癸丑（咸丰三年、一八五三）之春，粤匪窜距金陵，犯六合；夫子奉命团练，为桑梓卫。谓士民必知忠义而后可为国家用，登陴之暇，辄举所著「小腆纪年」中之忠义城守事及纯庙褒谥祠祀之典，慷慨陈说；众多感奋。书中寓褒贬、别善恶，俾孤忠不至以微贱没草莱、大憝不得假名号逃斧钺，自叙所谓「正人心」以「维世运之愚衷」也。紫阳踵事「春秋」，是书则又踵事「纲目」。范蔚宗曰：『体大思精，天下奇作』。是书殆无愧夫！同里受业汪达利谨跋。